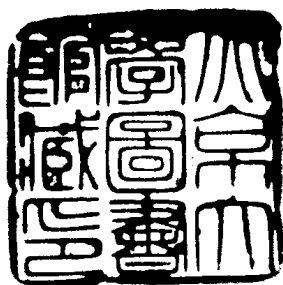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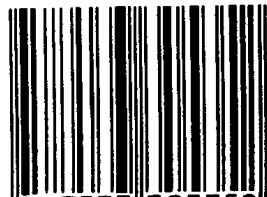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八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八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八五册目次

## 史部・傳記類

#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外紀二卷續集二卷

〔明〕姚履旋等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清康熙項亮臣增補本

蘇米譚史廣六卷

〔明〕郭化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末胡正言十竹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蘇米譚史廣六卷》提要

蘇米譚史廣序

何偉然曰士爭說於兊也嘗祀東方朔淳于髡李白諸子舉優孟優旃輩配享置蘇米廡下凡語通靈郎焚香致告設爲虐于唇造妄于舌有媿前脩遲以無間獄故遇諸子餘慧如贊手菩薩開我青蓮無不如意猶日親蘇米二老同盡其照明珠在衣獨惜鈍根人一資齒牙生活鸚鵡能言反拙人趣自非收其譚眉約之典章二老幾爲滑稽剝牀肩吾氏有憂焉史其譚使譚者便作史想廣其史使譚者不復更條譚想其人非史未可容易譚也然惟二老自可史之必可史而後譚天下無譚矣嗟乎有竅而生寧惟混沌無竅而奏何擇宮商卿法我法請從所安蘇之紫微玉堂也何以珠压儋耳也米之天子捲簾而動色也何以洗去火藻而硫職也二老且惟史者譚之矣請弄宜僚之丸以合兩家之美

汪襄賢曰天地古今史句也亦譚資也舉世不

以莊語語則譚言微中可以內外無障矣用史巫紛
若何暇清譚哉昔蘇米二學士文章丰骨稜縫更無
未盡其攝身應世往往得之虛實實虛動靜靜動之
間故其留詛盟而發機栝者每能當世波而巧電轉
使當之者或愧而不能恚或激而不能撓說者謂程
朱輩全少此一段而范文正公躬爲說論以率朝士
非與蘇米相合轍哉大凡學問到極深處其言語正
自淺淺都近人情則茲公差可步矣郭有吾之績此



也意在是乎若夫別業清辰良朋佳話危酒既參闡
倘以此緒而用之則抛書枕書有吾東坡南官在簡
主盡東南之美矣

俞恩燁曰余入國門讀星源汪蔡予機警編語語得
機事事生機而始爲天下國家見措大斡局既而讀
宣州郭有吾蘇米譚史廣譚者非禪則譚者謔或譚
山川譚神鬼而又爲宋家南北譏履虎深淵何居嘻
譚者機也機而入於機則造造化化皆爲利益譚而
出於機則咳咳吐吐盡成危端惟危端措於譚而人
與天下國家俱危惟機鋒無不至而天下國家與人
俱利學士泣故主之眷博士笑簾下之墨豈不欲肩
危任鉅者而危機在前非譚莫釋則譚也實機之徼
也故不韻者不譚而譚者皆韻韻中之機若天籟時
發無與人事而又何危乎然尤流離轉徙幾至不測
其於機何如也是集也有吾感出世而譚以機隱桑
乎將入世而機以譚著皆與二公同游於機者乎



吳從先曰野狐參禪於口頭法華生香於舌底總出
齒頰竟岐因緣與其析松叙作塵何如擊玉磬清聽
世人誤認晉人斷斷慧根毒龍在咮嬉笑法輪轉成
怒罵不知有晉安知有宋若知有宋則蘇米二老舉
足風流政不必求之晉人而一言一字可歌可泣能
作是觀者有吾其人收其譚而歸之史史之者其有
編緝之思乎蓋求道學於風流復以風流還道學有
吾晉人耶宋人耶觀是集者其收野狐之口而廣法

華之舌乎

王山曰或曰天有史乎曰天之日之月之星辰之變而爲春爲秋是天之史也曰地有史乎曰地之水火之土石之變而爲生爲殺是地之史也曰人亦有史乎曰人有史焉其言動之淑慝者是也是故古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左右史左者司言右者司動所司雖不同同得經紀其淑慝以鑒諸天下後世而已故史也者天子諸侯所專名者也肩吾氏萃蘇米兩公



之卮言以悅天下之口命名曰談史都門爭懸之茲拾遺廣其不逮復如舊名而今序於余余以蘇米兩公之不可以天子諸侯埒於義且較然而肩吾廼以史系兩公以兩公之談系史是明以天子諸侯埒兩公也肩吾盍商之肩吾曰所謂史者談而已矣非敢以天子諸侯埒兩公殆將謂兩公之不能無所談猶天子諸侯之不能無言動耳是以命其談曰史蓋仍以兩公之談史兩公非敢以兩公之談史天下後世

也余曰是則某已言之矣天地人皆有史焉三萬六千場無日非史之時無地非史之處無時無處非史之人也譚而史之庸何吝於兩公焉肩吾曰善不然兩公之譚可曰史將譚人人史矣然則史亦有遺乎曰道則某何知某所知者譚史而已矣

徐日昌曰或問肩吾蘇長公米南宮之譚何如曰蘇也仙米也顛仙也無煙火氣顛也無人間世咳唾譚笑具可千古千古而下因以不刊典傳之片語隻字



擲地有金石聲搜剔可不盡乎噫言以人重今之視古猶後之視今也無愧乎人則今日之譚又爲後人史矣肩吾然吾言乎

吳台引曰東坡語言文字稱極富而南宮著述不一二見然其議論磅礴譚笑風生開千古未開之眼披千古未披之襟二老差堪伯仲余往時欲擷拾一帙佐友人譚塵而肩吾氏先得我心初爲二老譚史甫十之三今庚爲廣則盡量而止矣余聆其妙真不啻

入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也

沈壽崑曰蘇米才情丰骨栩栩乎仙也他不具論即謦咳間禪那玄理調謔風流令人領取神思躍然吾儕沉酣二老者雅推屑吾氏才情丰骨不減二老惜世無歐陽諸公識拔令半生慨慷豪氣與吐時對二三知巳把酒問天狂呼叫跳謂世事如此如此安得不如此斯言有謂哉然自盟無蘇米之遇不可無蘇米之豪將藉蘇米以不朽因集譚史廣以寄其傲余



竊謂屑吾欲藉蘇米不朽蘇米還藉屑吾以不朽也且屑吾之豪不異兩仙其遇豈兩仙異耶余更執此爲左券矣

濮陽士彥曰予髫時得屑吾刻蘇米譚史奉一冊如獲琅函把玩不能去手今年同事南雍庚見其廣捧讀之喜不自禁如接嚴賓之後對我好友沉酣之餘對驚雷紫茸細細尋味神爲爽心爲怡也

周本正曰鶴唳雎鳴等一聲響而聽鶴者神遊天外

至鼓吹兩部則三字對先生出牛杏馬徒促人塵穢米二老空中傳籟天竅都靈片語驚人至今案間發響若品不兩老漫然喉舌吾恐斤不削入繩不直木矣廣者日口中萬吞吐莫道一倍字芻豢雕啄屑詠雪蒲牙齒即此爲善譚即此稱善史

徐日覲曰舌不可波也世吻剌如矛余避訒不遑敢譚史伊優宴媟媚語如脂弄語如滑與豪有力之一目赧焉羞之矣今取蘇米以譚且爲史而廣之舌不



多談哉雖然才不俊者語不逸識不廣者語不韙我讀古人書莊語矜其神冷語泌其情蘇之達米之邈作世法觀均余藥也阻偌如捆泥而戞戞揚蘇米之波人不詬歟

戚希瑗曰余嘗墜言和齋之譚宜溫爵恭之譚宜勃朗列之譚宜肅凝結之譚宜凜大都善譚者趣在譚表溫也勃也肅也凜也咸趣也王戎之譚禍晉江淹之譚害陳若長公譚而司馬譲規南宮譚而章蔡欽

鍔嗚呼傑矣
徐璥曰蘇爲百丈虹米爲百霰風不惟其奇惟其氣
不惟其意惟其情聯臏皆雲片言等熤也人劣今與
古江左清言莫不ㄗ之漂說于今且宛舌矣茲之史
廣箴世夫
徐造曰新婦入帷三日不得聲以怛也丈夫磊磊欹
氣匿屏間不愧覥乎肩吾譚史廣見嘻哭文章怒罵
皆丈夫烈也



張一紳曰往見秀山坊中刻蘇米譚史一書其爲帙
無幾友人争得之一時紙貴予每把玩津津不置竟
編是者必襟期曠遠磊落不羈之士雅莽其風者久
之一日遊白門晤於白從齋頭從旁詢名姓知爲肩
吾氏相與抵掌而譚舌鋒譚刺令人驚怖乃知其與
蘇米合神故肖速也復出廣一帙見示余縱觀之猶
河漢無極一過一傾倒因爲之訂交而從史其梓
梅士俶曰囊讀譚史如青蓮花香溢于鼻其刺世處

豪前猶狂欲吼廣若譚而蘇米之豪宛在睫矣肩吾
不步蘇米之塵印蘇米之神者耶
丁益高曰繪花不繪聲繪月不繪影閱兩公譚史廣
而韶倩超佚可可心目其率然而吐直令花香月色
別作一番想解顣齞人未可供半睫也文長曰石頭
五色爛如花女媧石筍高能許
梅士旂曰烏臺以譚災也南宮以譚顯也啓蘇米於
今恐當艮輔茀閉舌而纖遊不如直行其意肩吾之



史蘇米良自史也杰于天婁于俗扼腕欽願借蘇米
愉耳後有史肩吾者得是說而存之

# 東坡先生諢史廣卷一

宣城肩吾郭　化輯
有道徐日昌閱
海陽日從胡正言校

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東坡曰觀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呪咀念觀音之力而使還著於本人則豈觀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



家總沒事

坡老云潞公坐客有言新義極迂怪者公笑不答久之曰頗常記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校者上呼曰朕有一破損平天冠汝能釘校否此人既為完之上曰朕無用此冠以與汝為工直其人惶恐謝罪上曰俟夜深閉門後自藏甚無害也

東坡云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他日得志當飽喫飯了便睡睡了又喫飯一云我則異於是當喫了又喫何暇復睡耶吾來廬山聞馬道士弟睡於睡中得妙然吾觀之終不如彼措大得喫飯三昧也

坡老云余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膾余欲聽之而口不可曰我與子為口彼以子為眼彼何厚我何薄以彼患而廢我食不可子瞻不能決口謂眼曰他日我痁汝視物吾不禁也

東坡云顏回簞食瓢飲其為造物者廢亦省矣然且



不免於夭折使回更喫得兩簞食半瓢飲當更不活得二十九歲然使造物者輒支盜跖兩月糧料為回七十年糧矣但恐回不要耳

南岳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巖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巖老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陽公詩云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

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是類也
東坡云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之以餉稽叔夜叔夜視之則堅爲石矣當時若杵碎或錯磨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輩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言我能詰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如退之性氣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叔夜婞息又甚於退之也
坡老云浮玉老師元公欲爲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



之田相近者此意迨不可忘予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不歸無乃食言於神也
東坡云紹聖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亦衒術矣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東坡云陶潛詩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與劉潛石曼卿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盞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百許盞然醉輒高拱叉手語彌溫謹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淡然與平時無少異若僕者又何其甚飲一盞而醉醉味與數君何異亦無所羡矣
子瞻在黃州術士多從之游有僧相見數日不交一



言將去懷中取藥兩貼如蓮蓬而黑色曰此燒煉藥也有緩急服之子瞻在京師爲公言至今收之後謫海島無恙疑得此藥之力
東坡曰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閒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不下
先生在東坡每有勝集酒後戲書以娛坐客見於傳

錄者多矣獨畢少董所藏一帖醉墨淋漓而語特有味云今日與數客飲酒而純臣適至秋熱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無臧任見大王既與純臣飲無以侑酒西鄰耕牛適病足乃以爲肴飲旣醉遂從東坡之東直出至春草亭而歸時已三鼓矣所謂春草亭乃在郡城之外是與客飲私酒宰耕牛醉酒踰城犯夜而歸又不知純臣者是何人也豈亦應不當與往還人也



東坡嘗約劉器之同參玉版器之每倦山行聞玉版欣然從之至簾泉寺燒笋而食器之覺笋味勝問此何名東坡曰玉版此老僧善說法令人得禪悅之味于是器之方悟其戲

有美堂在鳳山之頂左江右湖舉目下子瞻九日泛湖而魯少卿會客堂上妓樂合作子瞻從湖中望之戲以詩云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髯翁誰知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中又云西閣珠簾捲落暉水沉烟斷珮聲微遙知通德淒涼甚擁髻無言怨未歸通德乃趙飛燕女史後爲伶玄妾魯公使事已完不回朝家有美妾故子瞻譏之

東坡喜食燒肉佛印住金山時每燒猪以待其至一日爲人竊食坡戲作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東坡性喜嗜猪在黃岡時嘗戲作食猪肉詩云黃州好猪肉價錢如糞土富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



一日子瞻會客堂上妓樂合作周長官邠同數僧泛湖戲以詩子瞻因和二首靄靄君詩似嶺雲從來不許醉紅裙不知野屐穿山翠惟見輕橈破浪紋頗憶呼盧袁彥道難邀駡坐灌將軍晚風落日元無主不惜清涼與子分又云載酒無人過子雲掩關晝卧客書裙歌喉不共聽珠貫醉面何因作纈

紋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歛鶴鶩軍憑君遍遶
湖邊寺漲淥晴來已十分
坡老云醫官張君傳服絹方眞神仙上藥也然絹本
以禦寒今乃以充服食至寒時當蓋稻草席耳世
言著衣喫飯今迺喫衣著飰耶
東坡云歲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
余病目昏乃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
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魯直云



眼惡剔決齒要漱潔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
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
王祈有竹詩兩句最爲得意爲東坡誦之曰葉垂千
口劍幹聳萬條鎗坡聽畢笑曰好則好矣只是十
條竹竿一箇葉兒也
王介甫與蘇東坡論楊子雲投閣爲史臣之妄劇秦
美新之作亦後人誣子雲蘇曰軾亦疑一事荊公
曰疑何事蘇云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聞者皆大

笑
東坡在雪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
徹一徧卽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
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
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
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
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
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



識
司馬文正公薨時程正叔以臆說歛之正如封角狀
蘇東坡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
閻羅大王者耶
東坡作百步洪詩云有如兎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
丈坡嘗在黃時有人云千丈坡豈注馬處及還朝
其人云惟善走馬者方能注坡聞者謂之注坡
蘇子瞻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

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傳
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邪坡曰途中見
章子厚乃回反耳

蘓子瞻元豐間逮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
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魚使伺外間
以為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一
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以鮓送之子瞻乃
大駭自知不免因書云余以事繫御史獄獄吏稍



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見吾子由乃作
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然獄吏不敢隱遂以
聞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從寬釋
凡衆請用深文者皆拒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于
此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瑯璫月向低夢繞雲山
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無子身後
牛衣媿老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

還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
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為海外人
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索紙筆焚香曰
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既
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
命至

王晉卿暴得耳聾意不能堪求方于東坡答之曰君



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
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
三日病良已以頌示東坡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
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校君不割且喜兩家總平
善

蘓子瞻倅杭日府僚湖中高會群妓畢集惟秀蘭不
來營將督之再三乃至子瞻問其故答曰沐浴倦
臥忽有叩門聲急起詢之乃營將催督也整妝趨

命不覺稍遲府僚有屬意於蘭者見其不來恚
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蘭含淚力辯而子瞻亦從
旁冷語陰爲之解府僚終不釋然也適榴花開盛
秀蘭以一枝藉手獻座中府僚愈怒責其不恭秀
蘭進退無據但低首垂淚而已子瞻乃作一曲名
賀新凉令秀蘭歌以侑觴聲容絶妙府僚大悅劇
飲而罷其詞云乳燕飛華屋稍無人槐陰轉午新
凉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



眠清熟簾外誰來推繡戸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
却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
作君幽獨穠艶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
被秋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
共粉淚兩簌簌

黄魯直戲蘓東坡曰昔王右軍書爲換鵞字近日韓
宗儒得公一帖于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
公書爲換羊書矣蘓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
冗宗儒繼作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蘓笑曰
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東坡知楊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
驚怖有一紫袍黄冠人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
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鼠子敢爾
本欲杖汝脊豈不知子夜來術也道士懼而
退

蘓惠州嘗以作詩下獄自黄州再起遂遍歷侍從而



作詩數爲不知者咀味以爲有譏訕而實不然也
出守錢塘來別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爲
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興
也便有箋云時有吳處厚者取蔡安州詩作注蔡
安州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興也蓋取毛鄭孫分
六義者

蘓子瞻云惠州市肆寥落然日殺一羊不敢與在官
者爭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骨間亦有微肉熟煮

熱酒漉隨意用酒薄點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摘剔牙綮間如蝤螯逸味率三五日一餔吾子由三年堂庖所飽芻豢滅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此雖戲語極可施用但為衆狗待哺者不悅耳

坡老觀潮詩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是時朝廷方興水利詩意謂其必不可成也

一日東坡謁微仲微仲方晝寢久而不出東坡不能



堪良久見于便坐旁有一菖蒲盆畜綠毛龜東坡云屯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常進六眼龜時伶人敬新磨在殿下進口號曰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雙眼兒分明睡一覺祇別人三覺

東坡與山谷同見清老清語坡前身為五祖戒和尚嶺外詩云老父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豈真戒禪師後身邪而謂山谷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涪陵嘗有告者山谷既坐黨人遷涪夢一女子曰某前身誦法華經志願後身作男子得大智慧為時名人今學士吾後身也學士年來所患腋氣緣某墓棺朽蟻穴兩腋故有此苦此山後即吾墓學士能啓而除其蟻則腋氣平矣既覺訪視如言修掩既畢而腋氣遂除



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識者為此兩句已道盡西湖好處公又有詩曰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余謂此詩又是為西子寫生也要識西子但看西湖要識西湖但看此詩

東坡自元祐初起知登州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召到途中遇當時獄官獄官甚是慚愧東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為冥府所追議法當死蛇前訴曰誠有

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贖冥曰何功蛇曰其有黃可
治病所活已數人矣遂免良久卒一牛至云觸殺
人亦當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
亦得免久之獄吏卒一人至曰此人生嘗殺人今
當還命其人妄言亦有黃冥官大怒詰之曰蛇黃
牛黃皆入藥天下所共知汝爲人黃何功之有其
人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慚惶耳
坡公襍帖云柳十九仲矩自共城來持大官米作飯



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隣此心飄然已在
太行之麓矣
東坡元豐末年得請歸耕陽羨舟次瓜步以書抵金
山了元禪師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王等接人元
得書徑來東坡迎笑問之以偈爲獻曰趙州當日
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
都是一禪牀東坡撫掌大咲
東坡帥杭一日與徐璹坐雙檜堂指二檜吟曰二疎
辭漢去以兄弟皆補外喩也璹應聲曰大老入周
來對偶既親切又善迎公公大喜
東坡在海外至贛上寓居水南過郡城携一藥囊遇
有疾者必爲發藥并疏方示之每至寺觀好事者
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預探公行游之
所多設佳紙尾書姓名氏堆積案間拱立以俟公
見即笑視略無所問縱筆揮染隨紙付人至日暮
筆倦或案紙尚多即笑語之曰日暮矣恐小書不



能竟紙或欲齋名及佛偈幸見語也及歸人人厭
滿忻躍而散
司馬溫公諱光之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
弔暮肆赦畢蘓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
論語子于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
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論曰司馬諸孤不得受弔
子瞻戲曰頤可謂燠糟鄙俚叔孫通聞者咲之
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集謂之南遷

二友

劉貢父滑稽辨捷世推無對晚年雖得大風惡疾鼻
孔子撥了而乘機決發亦不能忍一日擁爐於惠
林僧寮謂東坡曰吾之鄰人有一子俯長使之代
掌小解不逾歲談質盜物資本耗析殆盡其子引
罪請曰某拙於運財以敗成業今請從師讀書勉
赴科舉其父大喜擇日具酒肴遣之既別且囑之
曰吾老矣恃子以爲窮年之養今子去我而游學



儻或僥倖改門換戶固吾之大幸然切有一事不
可不記或有交友與汝唱和須子細看莫更和却
賊詩狼狽而歸蓋譏東坡前遠詔獄王晉卿周開
祖之徒皆以和詩爲累也貢父語始絕口東坡卽
曰某聞昔夫子自衛反魯會有召夫子食者羣弟
子相與語曰魯吾父母之邦我曹久從夫子轍環
四方今幸俱還鄉里伺夫子之出當共尋訪親舊
因鬨市肆衆欣然許之始過鬨鬨未及縱觀而稠
人中望見夫子巍然而來惶懼相告由夏之徒奔
蹕越逸無一留者獨顏子拘謹不能遽爲闊步顧
市中石塔似可隱蔽卽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過
羣弟子因共目之爲避孔子塔云蓋譏貢父風疾
之劇不免鼻孔子撥也

蘇子瞻有和楊公濟梅花三絕亦皆西湖景也詩云
春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艸抱山斜盈盈解珮臨
湘浦脈脈當爐傍酒家又云湖面初驚片片飛尊



前吹折最繁枝何人會得春風意怕見黃梅細雨
時又云北客南來豈是家醉看參月半橫斜他年
欲識吳姬面秉燭三更對此花更有紅梅臘梅兩
種子瞻紅梅詩云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
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
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
看綠葉與青枝

朝雲者姓王氏錢塘名姝也蘇子瞻宦錢塘絕愛幸

之納爲常侍朝雲初不識字既事子瞻遂學書粗
有楷法後從泗上比丘尼義冲學佛亦通大義有
子曰幹兒未朞而夭蘓子貶惠州家妓多散去獨
朝雲依依嶺外子瞻甚憐之贈之詩云不似楊枝
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
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
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陽臺雲雨仙未幾朝雲病
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絶葬之惠州栖禪寺松



林中東南直大聖塔子瞻悼之詩云苗而不秀豈
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
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
卧行根無遠近夜深勤禮塔中仙又作詠梅西江
月以寓意云玉骨那愁瘴霧氷肌自有仙風海仙
時過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翻嫌粉涴洗粧
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大通禪師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東坡挾妓
謁之大通慍形於色乃作南柯子一首令妓齊歌
之大通亦爲解顔公曰今日參破老禪矣其詞云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
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眨眉却愁
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
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
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



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蟻附于芥
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
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
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山谷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後騎
且勿驅云此老未死

東坡帥定武諸館職餞於惠濟坡舉白浮歐陽叔弼
陳伯修二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但飲此酒酒

醉當言所罰三君飲竟東坡曰三君爲主司而失
李方叔茲可罰也三君者無以爲言慙謝而已張
文潛舍人在坐輒舉白浮東坡曰先生亦當飲此
東坡曰何也文潛曰先生昔知舉而遺之與三君
之罰均也舉坐大笑

東坡初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語
題壁於一山中寺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
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壁者豈



此郎也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
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
一婢曰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
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捧腹大笑

東坡過溫泉壁下見詩云直待衆生總無垢我方清
冷混常流問人云何遵作因題一絕云石龍有口
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呑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
何處覓寒溫何遵緣此知名後來京師每有賓客
必出數篇讀者無不絕倒

蘇東坡謫監黃州市征有一舉子惠簡求免稅書禮
稍如法乃言舟中無貨可稅但奉大人指揮令往
荊南府取先考靈柩耳同官皆絕倒

蘇子瞻守杭時毛澤民者爲法曹公以衆人遇之而
澤民與妓瓊芳者善及秩滿辭去作分飛詞以贈
妓云淚濕闌干花着露愁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



取更無言語空相覷細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
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子瞻一日宴
客妓歌此詞問誰所作妓以澤民對公語坐客郡
僚有詞人而不及知軾之罪也翌日折簡追回留
連數日每預文酒之會澤民因此得名

宋時西湖多詩僧熙寧間有清順字怡然可久字逸
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順尤約介不妄交人無
大故不入城市士夫有以米粟饋者受不過數斗

盎貯几上日取二三合啖之蔬笋之供恒缺之也

東坡一日游西湖僧舍壁間見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誰所作或以清順對即日求得之聲名頓起

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峯俯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一曲曰鶴南飛以獻



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笛又快作數聲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佳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絶句足矣坡笑而從之詩曰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元祐間黄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樗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據一局投迸盆中五皆六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濃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爲卓絶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效閩人語邪衆賢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東坡云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一法爲里人療疾驅邪東坡嘗傳呪法以授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分吾祟吾亦不汝苦

譚史廣卷之一 終

東坡先生譚史廣卷二

東坡云羅浮道士何宗一以其猶子爲童子狀貌肥黑矮小予嘗戲之曰此羅浮茯苓精也俗諺曰下有茯苓上有兔絲因名之曰苓之字表絲且祝老何善待之壯長非庸物也

東坡云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旣畢



進御上極歎其敏

東坡云徐寅唐末號能賦謁朱全忠誤犯其諱全忠色變寅狼狽走出未及門全忠呼知客將責以不先告語斬于界石南寅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太原賦以獻其略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膽落全忠大喜遺絹五百疋全忠自言夢見淮陰侯授兵法一眼胡奴指李克用也寅雖免一時之禍殊不憂一眼胡奴見此賦也

可笑

韓康公絳謝事後自穎入京以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完夫錢穆父蘇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出家妓十餘人中讌有新寵魯生者舞罷爲游蜂所[illegible]公意不喜久之呼出以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一絕窓搖細浪魚吹日手弄黃花涼透衣不覺蠭風吹酒醒空過明月伴人歸上句記其姓下句記



其事康公大喜坡曰但恐他姬厮賴故云耳

子瞻歸自道場山遇大風雨因憩耘老溪亭命官奴秉燭捧硯寫風雨竹一枝題詩云更將掀舞勢把燭畫風篠美人爲破顏恰似腰枝嫋

范蜀公鎮蜀時每對客尊嚴靜重言有條理客亦不敢慢易惟蘇子瞻則掀髯鼓掌旁若無人然蜀公甚敬之

東坡十月赴杭州倅作別子由詩云至今天下事去

莫如子猛此因子由爭議新法不合乞罷既美其去果決恨新法之不便也十二月又寄子由詩云獨眠林下夢魂好回首人間憂患長殺馬毀車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藏又云眼看時事力難勝近來愈覺世味隘所以可憂患也

東坡云國朝試科初在八月中旬頃與黃門公既將試黃門公忽感寒臥疾自料不能及矣相國韓魏公知之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



最有深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候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安否既問瘥安方引試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日並在九月蓋始於此比者相國呂微仲語及科何故延及秋末之說東坡爲呂相言之相國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深可慕爾

秦少章云郭功甫嘗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坡曰十分祥正喜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螄店余將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時善醫而聾安時雖聾而穎悟過人以指畫字不盡數字輒了人深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水西道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瀟



瀟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難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極飲而歸

東坡云頃示制舉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知制誥即未可且與

修起居注可乎魏公曰記注與制誥爲鄰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帖職與之他日擢用亦未爲晚乃授直史館歐陽文忠時爲參政慮報政官中有不喜魏公者喋喋於東坡坡曰公所以進其之意乃古之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歟

坡老云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爲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爲命宮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東坡云予過濟南龍山鎭監税宋寶國出王氏華嚴經解相示曰公之於道可謂至矣予問寶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寶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爾予曰予藏經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子能識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獨子不能王氏亦不能予昔在坡下聞沂陽猪肉至美遣人置之使者醉豬夜逸置他猪以償吾不知也而與客食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大慚今王氏之猪未敗爾昔者買肉娼女歌或因以悟若一念淸淨墻壁瓦礫皆說無上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也

坡老云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詞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生平只於瓶



中見粟也耶馬后夫人見大練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饑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爲好事者一笑永叔常言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縫使堪織能得多少

劉貢父一日問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是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月也二公大笑

東坡謝魯元翰寄㬉肚餅云公昔遺余以㬉肚餅其
直萬錢我今報公亦以㬉肚餅其價不可言中空
而無眼故不漏上直而無耳故不懸以活潑潑爲
內非湯非水以赤歷歷爲外非銅非鉛以念念不
忘爲項不解不縛以了了常知爲腹不方不圓到
希領取如不肯承當却以見還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子厚坦腹臥適子瞻
自外來子厚摩其腹以問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
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東坡云日者王實王寧見訪實韓持國少傅之壻
因問持國安否實寧皆曰自致政尤好觀伎嘗自
謂人曰吾以癃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不爾無
以度日東坡曰惟其殘年正不當耳君兄弟至親
且舊頗爲某傳一語於持國可乎實寧曰諾坡曰
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
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即



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乃惶遽呼號
曰大人今日乃爲世訣乎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
本欲無言今爲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
曰何也惟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勾
當則必不可矣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蚤起舉家
諸事皆是自家事也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
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
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果自以謂殘年
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勾當自家事與
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者計
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于黃州之岐亭自稱龍丘
先生又稱方山子好賓客喜畜聲妓然其妻柳氏
絕凶妬故東坡詩云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
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東坡送劉攽通判泰州詩云君不見阮嗣宗片舌如
鎖耳如聾以朝廷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不敢

耳不聞而口不言也又寄劉攽詩云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衆如今各漂泊筆硯誰能弄我命不在天畀敫未必中作詩聊遣意老大慵譏諷夫子少年時雄辯輕子貢爾來再傷弓戢翼念前痛廣陵三日語相對恍如夢況逢賢主人白酒潑春甕竹西已揮手灣口猶屢送羨子去安閒吾邦正喧鬨此言新法不便日益不堪也與孫覺詩云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此言時事多不便更



不得說說亦不盡也又次年寄詩云徙倚秋原上淒涼晚照中水流天不盡人遠思何窮問俗知秦過看山識禹功稻涼初吠蛤柳老半書蟲荷背風翻白蓮腮雨褪紅追遊慰遲莫覓句效兒童北望苕溪轉遙今震澤通烹魚得尺素好寄紫髯翁又作堤捍水非吾事閒送苕溪入太湖皆以時勢與昔不同而水利不便也

東坡云元豐八年正月旦日子由夢李士寧草草為具夢中贈一絕句云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雞豚旋烹炙人間飲酒未須嫌歸去蓬萊卻無喫明年閏二月六日為予道之書以遺過子

浩翁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為苦筍歸明日春衫誠可脫蘇得詩戲語坐客曰吾固不愛做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

東坡云予在黃州夢至西湖上夢中亦知其為夢也湖上有大殿三重其東一殿題其額云彌勒下生



夢中云是僕昔年所書衆僧往來行道太半相識辨才海月皆在相見驚異僕散衫策杖謝諸人曰夢中來游不及冠帶既覺忘之明日得芝上人信乃復理前夢因書以寄

坡老云詩至杜工部書至顏魯公畫至吳道子天下之能事畢矣能事畢而衰生焉故吾于詩而得曾劉也書而得鍾索也畫而得顧陸也謂其能事未盡畢也噫此未易道也

東坡和陳襄冬日牡丹四絕句云一朶天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閒花得少休又云當時只道鶴林仙解遣秋光放杜鵑誰信詩能回造化直教霜枿放春妍又云花開時節雨連風獨向霜餘爛熳紅漏洩春光私一物此心未信出天工又云不分春光入小園故將詩力變寒暄使君欲見藍關詠更倩韓郎爲染根此詩皆譏諷執政之人以化工比之也寄司馬光詩云先



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拊掌笑先生年來效喑啞此言四海蒼生望司馬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見任執政不得其人也

予昔爲鳳翔幕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淸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淸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强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誰人念此翁蓋記原父語也

子瞻渡江至儀眞和介甫遊蔣山詩介甫指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几嘆曰老夫一生作詩無此兩句又誦子瞻荔枝一聯云海中仙人絳羅襦紅



綃中單白玉膚歎絕以爲名言

東坡參玉泉皓禪師師問尊官高姓坡曰姓秤秤天下長老輕重師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坡無對於是尊禮之後過金山坡題自巳照容偈曰心似巳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坡老云馬夢得與僕同歲同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爲窮之冠即吾二人而觀

之當推夢得為首
歌者袁綯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政間供奉九重嘗
與東坡泛客游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無
際加江流澒湧俄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山頂之
妙高臺命綯歌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
青天歌罷坡為起舞而顧問曰此便是神仙矣
東坡賦詩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如壽州龍潭
云觀魚并記老莊周病不赴會云空對親春老孟



光看潮云猶似浮江老阿童贈黃山人云說禪長
笑老浮屠元長老衲裙云乞與佯狂老萬回東軒
云挂冠知有老蕭郎侍立還英云定是香山老居
士贈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蒜山亭云奇進
多問老敬通汶公東堂云一帖空存老遂良次韻
韶守云華髮蕭蕭老遂良游羅浮云還須略報老
同叔贈辨才云中有老法師寄子由云青山老從
事贈眼醫云忠言老尊宿妙高臺中老比丘謝惠

酒云青州老從事謝餉魚云誰云老方朔贈吳君
對扇云得之老月師次韻李端叔云此是老牛戳
是皆以為助語非真謂其老也大抵七言則於第
五字用之五言則於第三字用之若其他錯出如
再說走老瞞故人餘老龐老濞宮桃傳父祖便腹
從人笑老韶老可能為竹寫真不知老壯幾時歸
之類皆隨語勢而然白樂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
亦有自來矣



坡在黃州坡之下種稻為田五十畝自牧一牛一日
牛病呼牛醫療之云不識證狀王夫人多智經
涉謂坡曰此牛發豆斑瘡法當以青蒿作粥啖之
如言而效後舉似章子厚云我自謫居後便作老
農更無樂事豈知老妻猶能接黑牡丹也子厚曰
我更欲留君與語恐人又謂從牛醫兒來姑且去
遂大笑而別　俗呼牛為黑牡丹
靈隱寺僧了然戀妓李秀奴者日久衣鉢蕩盡秀奴

絕之僧迷戀不已一夕了然乘醉往秀奴弗納了
然怒擊之隨手而斃事至郡時子瞻治郡送獄院
推勘見僧臂上有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
今世苦相思子瞻見招結舉筆判踏沙行詞云這
個禿奴修行忒煞雲山頂上空持戒只因迷戀玉
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色空
空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
判訖押赴市曹處斬



東坡云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
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
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麽歇不得處由是如
挂鈎之魚忽得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
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甚麽時也不妨熟歇
坡老云金買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者乃作椎石去
木一紙每遇饑時輒開看還能飽人否若是果與
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
者便以贈之不爾令雙蓮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
可也
韓子華玉汝兄弟相繼命相未幾持國又拜門下侍
郎甚有爰立之望其家搆堂欲榜曰三相俄持國
罷政遂請老東坡聞之曰既不成三相堂可即名
三相公廟
坡老云元符三年歲次庚辰正月朔戊辰是日辰時
則丙辰也三辰一戊四土會焉而加丙與庚丙土



母而庚其子也土之富未有過於斯時也吾當以
斯時摩養黃中之氣過此又欲以時取薤䪥寄作
粥以啖吾終日默坐以守黃中非謫居海外安得
此慶耶
東萊云昨夜夢參寥師携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
茶詩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
夢中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
當續成詩以紀其事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正可稱家有無草草相聚不必過爲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食皛飯坡至乃設飯一盂蘿蔔一楪白湯一盞而已蓋以三白爲皛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食毳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苦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坡笑曰湯也毛飯也毛蘿蔔也毛非飯毳而何穆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食抵暮別去 毛去聲俗呼無曰毛



司馬溫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菓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眞率會嘗見於詩子瞻在黃州與隣里往還復殺而爲三自言有三養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蘇東坡自謂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心頗憂之顯學壽禪師放生以證善果敬以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盡買放生以薦父母冥福其子邁在東坡之側見所買放生盈斬蔽地或掉尾乞命悚趄哀鳴邁憐悲其意亟請放之旁有侍妾名朝雲見邁衣衾有蟣動視之乃蝨也妾遽以指爪損其命東坡訓之曰聖人言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放之汝今近取諸身以殺之耶妾曰柰蠚我乎東坡曰是汝氣體感召而生者可罪彼耶當捨而放之

東坡云近時世人好蓄茶與墨閒暇輒出二物校勝負云茶以白爲尚墨以黑爲勝予既不能較則以茶較墨以墨較茶未嘗不勝也



坡老云韓縝爲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暴虎不逢韓玉汝玉汝縝字也[illegible]臨最喜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可怕李金吾天下以爲口實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爲商令同試永興軍進士劉厚父爲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一日同遊南山諸寺寺有山魈爲祟客不敢宿子厚獨宿山魈不敢出招仙遊潭下臨絕壁岸

甚狹橫木如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過之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章惇蘇軾來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

坡老云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饑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吸初日光嚥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饑身輕力



强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以百數此爲上妙法止於此能服玉泉使鉛汞具體去仙不遠矣此法甚易知易行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何則虛一而靜者世無有也元符二年儋耳米貴吾方有絕糧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故書以授之

真皇既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言微臣之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躭盃酒再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即放還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見余出門皆哭余無以語之但顧曰子獨不能如楊朴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老妻不覺失笑余乃去

東坡遊廬山東林寺作二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



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山谷曰此老與般若橫說竪說了無剩語非筆端有口安能吐此不傳之妙乎

子瞻在黃州參寥子自錢塘訪之酒中子瞻令官妓馬娉娉乞詩于參寥子參寥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粘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子瞻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老先收得可惜也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棋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耳僕言公禪人亦復能愛此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朵頤

坡老云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予亦謂唐無文章唯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効此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今為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

東坡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公即呼味道前訊問其卷中果何物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

鄉人集錢為赴省之贐以百千就置建陽小紗徑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竊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唯內翰與侍郎耳總有敗露必能情貸味道遂假先生台銜緘封而來不探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吏令去舊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示謂味道曰先輩這回將



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中過當却惠顧也味道悚謝再三次年果登第還具牋啟謝殷勤公甚喜為延款數日而去

坡老云徐陵多忘每不識人人以此咎之陵曰公自難識若曹劉沈謝輩闇中摸索亦合認得誠哉是言

洗兒戲作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悞一生唯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建中靖國中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羡陽羡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坡買一宅爲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公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至是以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坡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即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値

東坡云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步隊相遠饑甚



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云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餽以蒸猪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抑有他技也僧自言能詩公令賦蒸豚援筆立成詩云嘴長毛短淺含膘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更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熟真堪玉筯挑若把羶根來比並羶根只合喫藤絛公大喜與紫衣

一日與溫公論事坡偶不合曰相公此論故爲鼈廝踢溫公不解曰鼈安能廝踢坡曰是之謂鼈廝踢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主人此爲何名主人對以無名坡又問爲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爲名矣潘長官以坡不能飲每爲設醴坡笑曰此必錯煮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詩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雖繫一葫蘆已傾潘子錯煮水更覓君家爲甚酥

二卷終

宋柳耆卿蘇長公各以塡詞名而二家不同東坡一日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曰學士那比得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公詞須用丈二將軍銅琵琶鐵綽板唱相公的大江東去柳學士却着十七十八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爲之撫掌大笑優人之言便具褒彈

東坡食肉誦經或云不誦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盌水如何漱得坡云慙愧闍黎會得



王荊公居鍾山一日於客處得東坡寳相藏記展誦於風簷之下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貧不若日勝日負東坡聞之拊掌大笑以爲知言

東坡云軾初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淸宮夢明皇令賦太眞妃裙帶詞覺而記之今書贈何山潘大臨邠老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佩搖聲

東坡云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聞潤州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跡余感之賦詩其略曰四雄皆龍虎遺跡儼未刓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化遷逝誰控摶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嘆不得雍



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太白登古戰場詩云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迺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故一放於酒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東坡云頃同黃門公初赴制舉之召到都下是時同召試者甚多一日相國韓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校試何也此語旣傳於是不試

而去之者十叄八九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叅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操曰隨他楊學士鼈殺鮑叅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落髮為尼



東坡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黃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臣曰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東坡云予嘗夢客有携詩相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是九折亦自是忠臣文有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修不賊其牛

蘇東坡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眞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及拜相東坡當制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



熙寧六年周邠嘗作詩與坡坡和贈蘇舜舉詩宏喃槽方熟寢洒而嗅不醒奈何效蝙蝠屢欲爭晨暝詩意以譏王庭老又作詩寄答周邠云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勞處處避嘲謳河吞巨野那容塞盜入窮山豈易搜事道固應慙孔孟扶顚未可責求由此詩自言遷徙數州未蒙朝廷擢用老於道塗并所至常遇水旱盜賊數起皆新法之所致而執

政大臣不能扶正類仆也
蘇東坡遷黃岡京師盛傳白日仙去神宗聞之嘆息
久之後東坡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其已
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
坡老云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間以文字
問之云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
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
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



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東坡云王僧虔居建康里馬糞巷子孫皆篤實謙和
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
廣趙戒猶糞土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
比胡廣則糞土有時而不幸
公在黃州都下忽盛傳公病歿裕陵以問蒲宗孟宗
孟奏曰日來外間似有此語然亦未知的實裕陵
將進食因嘆息再三曰才難遂輟飯而起意甚不

懌
東坡有題織錦圖上廻文三首其一云春晚落花餘
碧草夜凉低月半枯桐人隨遠鴈邊城暮雨映疎
簾繡閣空其二云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
回腸風吹絮雪愁縈骨淚灑縑書恨見郎其三云
羞看一首回文錦錦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
賦客斷腸愁似斷絃琴
東坡云吾故人黎錞字希聲治春秋有家法歐陽文
忠公喜之然爲人質木遲緩劉貢父戲之爲黎檬
子以謂指其德不知果木中眞有是也一日聯騎
出聞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幾落馬今吾謫
海南所居有此霜實纍纍然二君皆入鬼錄坐念
故友之風味豈復可見劉固不泯於世者黎亦能
文守道不苟隨者也



蘇子瞻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青熒熒
時於此間得少佳趣一日輒似劉貢父曰前數句

是夜行迷路誤入田螺精家中來

東坡既就逮御史府一日慈聖曹太皇語上曰官家何事數日不懌對曰更張數事未就緒有蘇軾者輒加謗訕至形於文字太皇曰得非軾轍乎上驚曰娘娘何以聞之曰吾嘗記仁宗皇帝策試制舉人罷歸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不亦可乎因泣問二人安在上對以軾方繫獄則又泣下上亦感動始有貸軾意



東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遺拍板一串意余有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傳大士唱金剛經耳字畫奇逸如欲飛動魯直以小楷書其下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滿庭芳亦不惡也

呂惠卿之謫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父平生作劊子今日纔殺人也貢父引疾謁告東坡一揮而就傳寫都下爲之紙貴

蘇長公奉祠西太乙見王介甫舊題六言詩曰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坡老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數人論左傳云祈招之詩固善語然未見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車轍馬跡之意者有答者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酒適於饑飽之度而已若過於醉飽則民不堪命王不獲沒矣覺而念其言似有理三不獲一作王不獲



東坡既謫黃州復以先知徐州日不覺察妖賊事取勘已而有旨放罪乃上表謝神宗讀至無官可削撫已知危笑語曰畏喫摔耶

坡公嘗有修丹賛云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鉛汞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鷇培以戊已耕以赤蛇化以丙丁滋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煉於日赫然丹霞夜浴於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此贊信筆直書不加

點定殆是天成非以意造也
東坡自海還過惠州州牧故人也出郊迎之因問海
南風土人情如何東坡云風土極善人情不惡其
初離昌化時有十數父老皆携酒饌直至水次送
某登舟執手泣涕而别曰此回與内翰相别後不
知甚時相見
趙成伯家有姝麗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負此春雪
謹依元韻以當一笑繡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梅花



落鏡臺試問高吟三十韵何如低唱兩三杯莫嫌
衰鬢聊相映須得纖腰與共回知道文君隔青鎖
梁園賦客敢言才
坡老云兒子邁幼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脫
半腮近日鬭先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
老無他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詩云葉
隨流水歸何處牛載寒鴉過別村此句亦自可喜
有村校書年已七十方買妾餞客東坡杖藜相過村
校大喜延坐其妾起為壽且乞詩東坡問所買妾
年幾何曰三十乃戲為詩其略曰侍者方當而立
歲先生已是古稀年聞者絕倒
坡老云鵞能警盜錢塘人喜殺日屠百鵞而鬻之市
余自湖上夜歸過屠者之門羣鵞皆號聲震衢路
若有訴者余悽然欲贖其死念終無所置之故不
果然至今往來余心也鵞不獨能警盜亦能却蛇
其糞皆殺蛇蜀人園池養鵞蛇即遠去有此二能



而不能免死且又有祈雨之厄悲夫安得人人如
逸少乎
東坡云今日見王鞏云張安道向渠說蘇子瞻比吾
孔北海諸葛孔明孔明則吾豈敢北海或似之然
不若融之惷也吾謂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
勢足與曹操相軒輊决非兩立者北海以一死捍
漢室所謂輕於鴻毛者何名為惷哉
東坡云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而歎使

戰國時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三不意老年見此奇特

蘇子瞻自黄從汝過金陵荆公野服乘驢謁于舟次子瞻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公笑曰禮豈爲吾輩設耶因招游蔣山坐方丈飲茶指案上大研曰可集古詩聯句賦此子瞻應聲曰巧匠斲山骨公沉思良久起曰且趁晴色窮攬蔣山之



勝此非所急也田承君與一二客從後觀之言曰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門下士往往受困今日反爲蘇公所困矣

東坡云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猶以爲妬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此哉漢文帝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爲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豈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他人之妾也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晁美叔每見以此爲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賢科一時魁舊往往爲知巳上賜對便殿有所開陳悉蒙嘉納巳而章疏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使某不言惟當言者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美叔默然



坡浩歎久之曰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了你遂與大笑而起

坡老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黄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日黄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

蘇東坡云硯之美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

兼非獨愧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眞書患不放草書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發一大笑也

坡老云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常與劉原父食輟筯而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原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



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原父雖戲言實大類此

庚辰三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歎曰無佐我藷吾食薑多矣因并原父言記之以爲後世君子一笑

東坡云倅杭不勝盃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自杭倅爲酒食地獄其後袁轂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疏袁語所親曰酒肉地獄今値獄空傳以爲笑

東坡云玉川子作月蝕詩以謂蝕月者月中之蝦蟇

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食日者三足烏也此固俚說以寓其意也然戰國策曰日月彫輝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尚矣

東坡云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聵甚畫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東坡與李公擇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之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自謂長策不敢獨用因獻之左右往京師尤宜用此策也

東坡云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伏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云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

間惟有蟄龍知有無譏諷東坡荅云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獄吏爲之一笑

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侍者投牒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西湖舊廬東坡仰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衆聚觀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作無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



之久別亦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以文爲戲一時咸慕其風

東坡云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酤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寢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誨者未必得大魚也

東坡云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鞵青竹杖自挂百錢遊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憶清賞初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眞箇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擧廬山記



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元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地十餘日以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山詩盡於此矣

東坡云余飲少輒醉臥則鼻鼾如雷傍舍爲厭而不
知也一日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告余廣
利王來請端明余被褐躧草黃冠而去亦不知身
步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暴如觸石意不知在水深
處有頃豁然明白其所詣水精宮殿相照耀也其
上則麗日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貽目不可仰
觀琥珀珊瑚不知多少少間廣利王冠而出從者
二青衣余對以海上逐客重烟遨命廣利且歡且



喜項南溟夫人亦造焉王令出素紋綃丈餘命予
題詩予乃賦之曰天地雖虛廓惟海爲最大聖主
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三
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旗搖紅梅亦虬噴滂湃
家近玉皇樓形光照無界若得明月珠可以償我
債寫竟進廣利諸仙咸稱妙獨廣利傍一鰲冠水
族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
諱王乃大怒余退而歎曰到處被鼈相公厮壞

東坡云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
用吾詩八陣圖詩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呑吳人
皆以謂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仇故恨其不能
滅吳非也我本意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
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呑吳意此爲恨耳此理
甚長然子美死凡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
其意此眞書生習氣耶
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



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東坡取筆疾書其上
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
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慍吏
微笑曰此兩句當有怒者傍一吏云不妨此是喚
醒他
坡嘗飲大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技其間有
善歌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持所
鍾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爲四句云舞袖蹁躚影搖

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
不悅而去，彭指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石
曼卿松詩也

東坡謂文與可既死，崔公度於建康城中忽見與可
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如
餅引至眉間，公度大驚，然則與可已得不妄語菩
薩道，故出廣長舌，能覆于面，覆南贍部州一四天
下，能覆一千二千三千世界，普覆十方世界，如金



光明經所云矣

蘇子瞻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千字，覺酒氣拂拂從十
指上出去也，一時聞者皆笑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浴
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
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為潭，深者磓石五丈不
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厓有巨人迹數
十，所謂佛迹也，暮歸倒行，觀山燒火甚，俛仰度數

谷至江山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復
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頹然，不復甚寐，

先生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于營
妓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頗知
書札，未嘗獲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
拜，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濃，取筆大書，東
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筆袖手，與
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



徹，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
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歡而
散，

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
談詭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遼使素
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
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徧國中無能屬
者，有以請於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

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
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
對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辯坡曰而謂我忘
其一耶謹閟而言一兩朝兄弟邪卿爲外臣此固
仁祖之廟諱使臣出竟大駭服既又有所談輒爲
坡逆斂使自愧弗如及白溝往反齚舌不敢復言
他



公嘗令門人輩作人物不易賦或作一聯云伏其几
而升其堂曾非孔子襲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
蓋元祐初士大夫皆效東坡頂高桶帽謂之子瞻
樣故云

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師林子中作郡守有會坐中
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呈東坡
東坡索筆爲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容
我樓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
白早瑩骨冰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
湖時用鄭容落籍高瑩從良八字於句端也

坡老云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
君握拳透掌

東坡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
張子野皆從予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
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
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
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懽甚有醉倒者
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
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架潮平地丈
餘蕩盡無復孑遺矣追思曩時眞一夢云



東坡臨錢塘日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公呼
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死而又自今春
以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公熟視久
之曰姑取汝所製來吾當爲汝發市也須臾扇至
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草聖及枯木

竹石頃刻而盡卽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
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
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得者懊恨不勝去遂
盡償所逋一郡稱嗟
東坡謂李廌與李祉言曰某平生於寢寐時自得三
昧吾初睡時且於床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
一未穩須再安排令穩旣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略
按摩訖便瞑目聽息旣勻直宜用嚴整其天君四



體雖復有苛癢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
如此食頃則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思旣至雖寐
不昏吾每日須於五更初起櫛髮數百頮面畫服
裳衣畢須於一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之味
其美無涯通夕之味殆非可比平明吏徒旣集一
呼卽與冠帶上馬率以爲常二君試用吾法自當
識其趣愼無以語人也天下之理能戒然後能慧
蓋慧性圓通必從戒謹中入未有天君不嚴而能

圓通悟覺者也二君試識之
東坡嘗舉坡字問荆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曰然
則滑者水之骨乎荆公默然
子瞻通判杭州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有營妓投牒
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
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超絕爲一郡之魁閒判
亦來投牒欲援例脫籍子瞻惜其去不許判云慕
周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不允其敏



捷善謔如此
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箇搽
粉虞侯欲出來祗應也
蘇東坡見一家有界尺筆槽而破者向其主人曰韓
直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事矣
主人大笑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
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

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但少如吾兩人耳

譚史廣卷三終



# 東坡先生譚史廣卷四

坡老云唐人煎茶用姜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姜宜著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輒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若川姜煎信佳也鹽則不可

章子厚人言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爲人救止其後朝士頗聞其事蘇子瞻嘗與子厚詩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之語子厚謂其譏己頗不樂



東坡云松煤遠烟馥然自有龍麝氣初不假二物也世之嗜者如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少啜飲之蔡君謨嗜茶老病不能復飲則把玩而已看茶而啜墨事殊可笑

坡老云久在江湖間不見偉人前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一箇没興的張鎬相公且爲我致意别後酒狂甚長

也
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擢御史蘇
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
有甚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
余始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意頗以
為恨今將適嶺表過臨城道中天氣爾然西山葦
木皆可數忽悟笑曰余南遷其必返乎此退之衡
山之祥也作詩志之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



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留柳可獨衡山解釋韓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
往還諸韓燕集喜極飲盡歡或以禪悅相勉蜀公
頗病之東坡時謫黃州公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
曰麴糵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
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
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
面瞿曇亦須斂衽況學之者邪坡意因以曉喻蜀

蜀公公終不領
東坡過天竺謁佛印款語間因言聽前兩松昨為風
折其一悵恨成一聯竟未得續其後舉以示坡云
龍枝已逐風雷變減却虛窗半日涼坡續云天愛
禪心圓似月故添明月伴淸光佛印喜而歌嘆服
不已
司馬文正公見賓客多論語言不窮一日東坡謂老
謂文正曰告相公少住教誨之言容軾道幾句文



正大不樂遂不以語
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
極口稱誦季默云如臥聽疎疎還密密曉看整整
復斜斜豈是佳耶坡云正是佳處
坡老云司馬長卿始以汙行不齒于蜀人既而以詩
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亡絲毫之善以自贖
也而創為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
適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

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値主人故其詩云山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關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旣至惠州殘臘獨出至栖禪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稚掩關睡所嘗在一食食已寧復事客行豈無得施于淨掃地松風獨不靜送我作鼓吹



東坡云西南地溫少雪余及壯年止一二年見之自退居天國谿堂山深氣嚴陰嶺叢薄無夕而不雪每一玩賞必命諸子賦詩爲樂旣而襲蹈剽略不免涉前人餘意因戲取聲色氣味四字離爲四章章止四句以代一日之讙且知余之好不在于世俗所爭而在于雪仍效歐陽公體不以鹽玉鶴鷺爲比不使皓白繁素等字其二云石泉冰合竹無風夜色沉沉萬境空試向靜中閑側耳隔窓撩亂撲香蝨屑 其二云朋來披氅學王恭姑射群仙避近逢只爲肌膚酷相似遶庭無處覓行蹤色 其三云半夜欺凌范叔袍更兼風力助威豪地爐火暖猶無奈怪得山村酒價高氣 其四云兒童龜手握輕明漸碾槍旗入鼎烹擬欲爲將修水記惠山泉冷釀泉清味

石塔別東坡子云經過草草恨不一見石塔塔起立云遮着是磚浮圖耶子云有縫塔塔云若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子首肯之



東坡云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柂牙爲柂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伏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爲末服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耶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盥

水可以療貪食比干之餕餘可以已佞舐樊噲之
盾可以治怯臭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公遂大
笑

蔣仲甫問之孫景修近歲有人鑿山取銀礦至深處
聞有人誦經聲發之得一人云吾亦取礦者以窟
壞不能出居此不知幾年平生誦金剛經自隨每
有饑渴之念即若有人自腋下少餅餌遺之殆此
經變現也道家言守一若饑一與之糧若渴一與



之漿此人於經中豈所謂得一者乎

東坡云予在東坡嘗親執鎗匕煮魚羹以設客客未
嘗不稱善意窮約中易為口腹耳今出守錢塘厭
水陸之品今日偶與仲天貺王元直秦少章會食
復作此味客皆云此羹超然有高韻非世俗庖人
所能彷彿歲暮寡欲聚散難常當時作此以發一
笑

東坡云貴公子雪中飲醉臨檻向風曰爽哉左右有

泣下者公子驚問之曰吾父昔日以爽亡楚襄王
登臺有風颯然而至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庶人
共之者耶宋玉譏之此獨大王之風庶人安得而
共之不知者以為諂也知之者以為諷也唐文宗
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之曰薰
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惜乎宋玉不在傷也

子瞻贈惠通詩云語帶烟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
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為無酸餡氣也聞者



皆笑

東坡居西山探徐都尉其所居之處面山闢一花圃
廣植奇花異果名曰藏春塢時傾芳春名花競秀
盛稱一時東坡同佛印相訪之値徐都尉出外兩
人不遇洞門鎖鑰無得啟扃俱各悵然見樓頭有
一女子美貌凭闌凝望東坡遂索筆題一首于門
上詩曰我來亭館寂寥寥鎮鎖朱扉不敢敲一點
好春藏不得樓頭半露杏花梢佛印借東坡韻亦

題一首云門掩青春春自饒未容取次老僧敲簾他蜂蝶無情物相逐偷香過柳梢二人題訖回去忽一日徐都尉回見所題詩在門明日乃約二人再來久而不至因用前韻自作一首云藏春日日春如許門掩應防俗客敲準擬欵爲花下飲莫教明月上花稍須史佛印東坡至徐都尉又出去家姬女侍宴遍賞紅紫真勝集也酒半酣坡即席間贈一詞與姬女詞名帶人嬌○滿院桃花盡是劉



郎未見于中更一枝纖軟仙家日日笑人間春豔濃醉起鶯落亂紅千片啓意難窺羞容易見平白地爲伊腸斷問君終日怎安排心眼須信道司空自來見慣徐都尉歸見隨和坡詩付姬歌此以勸坡大醉而別徐詞云小苑藏春信道遊人未見花臉嫩柳腰嬌軟停觴緩引正夕陽將晚鶯誤入蹴損海棠花片空悵春心當時露見小樓曾勞目斷燈前料想也儀心他眼從此去縈心有人可慣

東坡云昨日夢有人告我云如真饗佛壽識妄喫天廚予甚領其意或曰真即饗佛壽不妄喫天廚否曰真即是佛不妄即是天何但饗而喫之予其人甚可予言

明日兒之生日昨夜夢與弟同自眉入京行利州峽路見二僧其一僧鬚髮皆深青與同行問其向去災福答云向去甚好無災問其京師所需要好硃砂五六錢又手擎一小卯塔云中有舍利兒接得



卯塔自開其中舍利燦然如花兒與弟請吞之僧遂分爲三分僧先吞兒弟繼吞之各一兩細大不等皆明瑩而白亦有飛迸空中者僧言本欲起塔卻喫了弟云吾三人肩上各置一小塔便了兒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無縫塔僧笑遂覺後胸中噎噎然微似含物夢中甚明故聞報爲笑

元祐二年北虜賀正使劉霄等入賀公與狄詠館伴錫燕回始行馬而公馬小驟劉即前詢曰馬驚無

苦否公應之曰，聖勅在御，雖小失無傷也

東坡云端午日未出于艾中以意求其似人者輒擷之以灸殊有効幼時見一書中云爾忘其為何書也艾未有真似人者於明晴間苟以意命之而已萬法皆妄無一真者復何疑哉

東坡云僕謫居黃州鄭元輿君乘亦官於黃一日以紙一軸求僕字云有故人孟訪者酷好君書囑我為求之仍出孟君書數紙其人亦自善書用筆灑



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懃甚殆不可沮後數日適會中秋僕與客飲酒江亭上醉甚乃為此數字時元豐四年也明日視之紙乃絹也故古者本為絹紙近世失之君乘簡中云孟倅之子本謂河陽倅也而僕誤以為姓乃鄭也子瞻雖醉甚亦是用若[illegible]鮮故態視絹為紙以鄭為孟適當子瞻看朱成碧時耳此公胸中落落決不至如劉儀同訪同舍見其子猶不悟也

徐黃州之子叔廣十四秀才先生與其易張仲謀書所謂十三十四皆有俊性者是也嘗出先生醉墨一軸字畫欹傾龍蛇飛動乃是張無盡過黃州而黃州有四侍人適張夫人攜其一往漕家為浴兒之會無盡因戲語曰厥有美妾良由令妻公即續之為小賦云道得微章鄭追往稱孫姿閭齊浴兒于玉閭之家一夔足矣侍坐于冰清之寓三英粲兮既葬而張夫人復還其一還乃閭姬也最為徐



所寵公復書絕句云玉筍纖纖揭繡簾一心偷看綠羅尖使君三尺瑠頭帽須信從來只有詹

東坡云柳公權論研甚貴青州石末云墨易冷世莫曉其語此研青州甚易得凡物爾無足珍者蓋出陶竈中無潤澤理唐人以此作羯鼓腔與定州花瓷作對豈研材乎研當用石鏡當用銅此真材本性也以瓦為研如使鐵鏡耳人之待瓦研鐵鏡也微而貴之也輕蟲能磨墨照影便稱奇物其實豈

可與萸林本性者同日語哉

曇秀來惠州見東坡將去坡云山中人見公還必求土物何以應之秀曰鵞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着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言法華裏頭有災福

東坡云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取之雖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取齒足以殺兒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荊此一拔取



齒之道也泰亦憊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衆服其議

東坡云故人董傳善論詩嘗云杜子美詩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僕笑曰此句殆爲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爲獨苦豈獨畫哉

東坡云水族癡暗人輕殺之或云不能償寃是乃欺善怕惡殺之甚不仁甚於殺能償寃者李公擇嘗謂金鷄有無雄而卵者抱之雖能破殼而出然不數日輒死此卵可食非殺生也余曰不然凡能動者皆佛子也竹蝨初如塗粉竹葉上爾然久乃能百千爲曹無非佛子者梁武水陸畫像有六道外者以淡墨作人畜禽獸等形罔罔然於空中也乃是佛子流浪陋劣之極至於濕生如竹蝨者尤不可得但若存若亡於冥漠間爾而謂水族鷄卵可殺乎但吾起一殺念則地獄已具不在其能訴與不能訴也吾久戒殺到惠州忽破戒數食蛤蟹自



今日懺悔復修前戒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瓮中須其死而食生卽放之聊記其事以爲一笑

東坡云吾昔謫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長吉時事以上帝召他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嘆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來言之今日有從黃州

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月忽失所在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間而身宮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且曰無善聲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爾

子瞻守杭日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



其所適晡後鳴鑼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夾道雲集而觀之故其詩云游舫已妝吳榜穩舞衫初試月羅新又云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烟雀尾爐誠熙世樂事也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杯作字數紙書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開戲為柳生李白尚氣乃自招

不識字可一大笑不如韓愈崛強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仙也

坡老云予昔讀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愉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昨日復遊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百餘年已有遲留之語則此魚自珍貴蓋久矣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得如此壽耶



東坡云青天素月固是人間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雲點綴乃知居心不定者常欲滓穢太清

東坡云芝上人言近有節度判官朱炎學禪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所得者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往江云此身未死此心何往炎良久以偈答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炎復竟坐化真廟時人也

東坡云荀卿言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世之言弟子勝師者輒以此為口實此無異夢中語青即藍也冰即水也釀米為酒殺羊豕以為膳羞曰酒甘於米膳羞美於羊雖兒童必笑之而荀卿以是為辨信其醉夢顛倒之言以至論人之性皆此類也

蘇子瞻去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詼諧放蕩不復為畛畦有不能譚者則彊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東坡云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籌爾來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于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崙山齊矣以余觀之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劉伯倫常以鍤自隨曰死即埋我東坡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為達苟為不然死則已矣何必反埋

王荊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賾微窅窮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如犇麤二字言之牛之體壯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積三為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荊公無以應

東坡云予弟子由作栖賢僧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也僕當為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為生客也



司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曰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黔皙美惡之不同其德操同也公嘆以為然

東坡云僧謂酒為般若湯謂魚為水梭花雞為鑽籬

萊竟無所益但欺而已世常笑之人有為不義而
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以異
東坡之妹少游之妻也一日妹歸集宴因食焙栗妹
謂坡曰栗破鳳皇見坡思數日未就適佛印來訪
問坡何所思坡曰欲作一對未能也因舉前事佛
印應聲曰何不言鵜斷鷺鷥飛佛印復曰正如無
山得似巫山聳此亦同音兩意坡即對曰何葉能
如荷葉圓子由曰不若云何水能如河水清以水



對山最為的當
東坡一日携宅眷遊西湖因住靈隱適見佛印臨澗
掬水怡然忘機坡詰之答曰聞此中有花紋小鮮
可愛欲得數枚置之盆池間以供清玩猶恨未獲
坡戲之曰佛印水邊尋鮮喫佛印應聲答云予贈
船上帶家來鮮與僊家與伽同意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墜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
一日與東坡會飲蘇引古人一聯相戲曰大風起

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劇貢父默
然
蘇東坡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目殆遍
獨于司馬溫公不敢有所重輕一日相與共論免
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
曰司馬牛司馬牛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
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



下桃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
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請妙總大士看此一轉語
東坡一日與秦少游夜宴忽得身上虱坡為少游曰
此垢膩生成少游曰不是綿絮毛汚成矣兩人相
辨久而不决東坡曰明日同問佛印若輸作一宴
席酒散少游私去佛印處謂佛印曰適與東坡辨
虱來歷坡說垢膩我說綿絮毛生成他來問只說
我的眞當作餺飥會為席少游密囑去旋坡至為

佛印曰前與少游辯秃來歷我說垢膩生他說綿
絮生等他來只說我的是當作令淘會為席言訖
兩下到詰辯印曰易曉耳是垢膩成身綿絮為腳
先吃冷淘後吃飯飩衆大笑而別
劉貢父觴客蘇子瞻有事欲先起劉以三果一藥調
之曰幸早裏且從容蘇答曰奈這事須當歸
蘇子瞻與姜潛之字制飲姜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
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子蘇子子瞻應聲曰



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定是厚朴衆請其故曰
非半夏非厚朴何故曰姜制之衆皆絕倒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
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
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汚朝衣家
人小過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大畜小畜蠢指
荊公父子也衆皆絕倒
東坡問荊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為篤以竹鞭

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証據詩曰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箇
東坡有妹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坡嘗戲曰蓮步
未離香閣下梅妝先露畫屏前妹即應云欲扣齒
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公多髯鬚遂戲答之
時年十歲也
佛印訪東坡偶值坡出外蘇夫人臥於紗帳中佛印
出對曰綠紗窓裏睡佳人烟籠芍藥夫人聞之對



曰青草池邊洗和尚水浸葫蘆佛印笑曰和尚得
對夫人實出望外
東坡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有老婦謂內翰
昔日富貴一場春夢耳東坡然之里人呼此媼為
春夢婆
佛印令一僧每于東坡前言詩公甚鄙之一日僧乃
携詩軸求公為序正所謂持布鼓過雷門也公戲
題之曰大杜下有小杜小杜下翹然傑出者非吾

師而誰大杜者杜甫也小杜者杜牧之也牧之工詩時人謂之小杜杜字與肚同音公以此譏之

東坡與子由夜雨對牀子由曰嘗見鬻術者云課賣六文內卦三文外卦三文思之亦未易對一日同出坡見戲場有以棒呈戲者云棒長八尺隨身四尺離身四尺坡曰此語正可還枕上之對子由曰觸機而發誠佳對也

東坡與子由佛印同飲于水閣偶見一婦人洗衣脚



白東坡曰玉筍插銀河佛印曰紅裙蘸碧波子由大笑咏後二句云再行三五步浸入老僧巢

東坡隔句對着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逐定遠燕頷飛虎頭或云結古髻字也退之序是長頸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未爲僧日乃儒家流書無不讀滑稽應對當時無出其右與東坡厚善會飲必相諧謔在宋神廟朝因禱旱乃詔在京各僧入內修設道場演經說法東坡乃戲謂佛印曰君素喜釋敎竊聞詔僧供奉盍不冒侍者之名入觀盛事佛印信之旣入上適見之狀貌魁偉遂賜披剃佛印不得已而順受實非本意亦頗啣恨後東坡宴而戲之曰向嘗與公談及昔人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叩門僧又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嘆息前輩以僧對鳥不無蔑僧之意豈謂今日師親犯之佛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得對學士



東坡愈喜其辯捷

東坡謫官黃州一日佛印來訪居佛印于雪堂而寢食焉官妓月素者坡嘗喜其吟詩凡會席必命其至一日坡方宴佛印月素適從外來坡問汝來何爲對曰適過門聞宴客敢來求一盃酒坡曰汝來撥坐我作一令汝能還之方與汝坐要一物不與自來下用兩句詩坡出令曰酒旣清稅又磬不喚自來是青蠅詩云不識人嫌生處惡撞來筵上敢

管營佛印即還令曰夜向晚睡思濃不與自來是蚊虫詩云吃人嘴臉生來慣枵腹貪圖一飲充月素曰只將自身還令得否坡曰人亦天地間一物耳何害乃還令曰綺筵張日將暮不與自來是月素詩云紅裙一醉又何妨未飲先論文與字坡喜其以巳自喻因命入坐同飲

東坡與佛印同飲佛印曰敢出一令望納之其令云不慳不富不富不慳轉慳轉富轉富轉慳慳則富



富則慳東坡見有譏諷即答曰不毒不禿不禿不毒轉毒轉禿轉禿轉毒毒則禿禿則毒

東坡與佛印最厚一日去訪佛印語言投合不覺坐久東坡倉皇登廁有一行者會意便隨後送些茅紙與之東坡喜其會事次日以本度牒捨與披剃一寺僧行駭然纔知其因送茅紙之有功也後東坡又訪佛印因而再至廁所衆行者喧閙廁中答將茅紙進前東坡在廁所聞外面嘈雜作聲遂問其故左右以實對東坡笑曰行者們自去廣上營修不可專靠那屙屎處

佛印持二百五十錢示東坡曰與你商此一箇謎東坡思之少頃謂佛印曰一錢有四字二百五十箇錢乃一千箇字莫是千字文謎乎佛印笑而不答

# 南宮先生譚史廣卷一

宣城肩吾郭化輯
有道徐日昌閱
海陽曰從胡正言校

僧敎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其麓受水可磨米後得之抱之眠三日屬子瞻爲之銘

元章中秋登望海樓詩云目窮淮海兩如銀萬道虹光育蚌珍天上若無修月戶桂枝撑損向西輪



米嘗以九物換劉季孫子敬帖不獲其意歉然張芸叟作詩云請君出奇帖與此九物并今日投汴水明日到滄濵又有破紙博珠玉之句亦可謂膏肓於詩書者

米元章爲書學博士一日上幸後苑春物韶美儀衛嚴整遽召芾至出烏絲欄一軸宣語曰知卿能大書爲朕竟此軸芾拜舞訖卽綰袖舐筆伸卷神韻可觀大書二十言以進曰目眩九天開雲蒸步起雷不知天近遠親見玉皇來上大喜錫賚甚渥哉問之答云初叩軒陛闢門臣僚以笏引之升殿此上天梯也

題彌勒像云如來髓釋迦骨人不識彌勒佛

米元章書畫奇絶從人借古書自臨搨臨竟併以臨書眞書還其家令自擇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人古書畫甚多東坡屢有詩譏之云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饞水又云錦囊玉軸來無



趾槃然奪眞擬聖智又云巧偸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山谷和云百家傳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鈎輙折趾皆言元章好奪取人書畫也

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艮嶽召芾至令書大屏顧左右宣取筆硯而上指御案間端硯使就用之芾書成卽捧硯跪請曰此硯經賜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舞蹈以謝卽抱負趨

出袖墨濡漬袍袖而喜見顏色上顧謂蔡京曰顛
名不虛得也京因奏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
不可有二者也
元章有詩云手摩一丈石讀盡上元碑
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執札子上顧視令留椅子下
米乃顧集殿云皇帝叫內侍要唾壺閣門彈奏上
云俊人不可以禮法拘
徽宗嘗命米芾以兩韻詩草書御屏次韻乃押中字



行筆自上至下其直如線上稱賞曰名下無虛士
米嘗謁見來帝於宣和殿帝乃從容顧芾問曰聞卿
復工畫然乎芾適置其子友仁所筆楚山清曉圖
在懷袖間因即出以獻御覽大稱旨細善
徽皇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于瑤林殿張絹圖方廣
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
紙水滴召米書之上出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
酒果元章乃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飛

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上大喜蓋
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
元章春和便思弄筆札手龜不作乃自滌研若不自
滌者書皆不成
徽廟時民間競以前代筆蹟來上萃於秘府號宣和
御覽幾百帙特詔丞相太師楚國公跋尾元章亦
被旨縉紳以爲榮遇
芾嘗被召書屏風數日賜銀十八笏芾對中使言曰



且告奏知知臣莫如君臣自知甚明如此者再四
上聞大笑蓋十八笏九百兩也
東坡睡起聞米元章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寄詩云一
枕清風直萬錢無人肯買此窗眠開心暖胃門冬
飲知是東坡親手煎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欲置
從者之手恐爲所涴既坐轎爲頂蓋所礙遂撤去
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道大笑下

轎握手問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絶倒時西邊獲賊寨首領鬼章檻車入京故以道爲戲

米南宮相石法曰瘦曰秀曰皺曰透

米元章居鎭江常在甘露寺榜其所曰米老庵一日甘露大火惟李衛公塔及米老庵獨存元章作詩云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庵

孔廟檜贊焯東皇養白日御元氣聡道一動化機此



檜植矯龍怪挺雄質二千年敵金石紀治亂如一昔百代公蔭圭璧

元章一帖云承借剰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輙欲爲父之兄若爲大叔猶之可也

周仁熟與芾交契一日芾言得一研非世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而識之荅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眞贋各半特善誇耳芾起取于笥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覩狀芾喜出研周稱賞未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芾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研汚矣不可用爲公贈繼歸之竟不納又元章嘗以端研呈子瞻子瞻故唾之因以爲遺

元章云大抵畫今時眼生者即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似者即以正名差配之好事者與賞鑒之家爲二等賞鑒家謂其篤好徧閲記録又復心得或自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貲力元非酷好



意作標韻至假耳目于人此謂之好事者置錦囊玉軸以爲珍秘開之或笑倒余輙撫案大叫曰慙惶殺人王詵每見余作此語亦常常道每見一可笑必曰米元章道慚惶殺人

元章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元章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黄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曰卿書何如曰臣書刷字

芾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
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
見從某即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
之

古書暨畫皆圓蓋有助于端唐皆鳳池硯中心如瓦
凹故曰硯瓦因其凹勢一援其筆鋒已圓矣書畫
安得不圓今硯心平如砥一援筆則褊故字畫亦
褊近又有皺心硯援筆則三角字畫安得圓哉

林希逸送余詩壺嶺共傾銀雪水墨玉猶展玉樓風
壺嶺謂余研山也又劉巨濟收右軍子鸞帖作贊
見寄其略曰執墨帝矩作黑風雨大一尺許星五
十五奇文也

王荊公於人才少所許可獨愛元章詩摘其句書之
便面

有客造元章者去必滌其坐榻屋宇器具時滌之巾
帽稍有塵則滌之後加於頂



米少時作邑遣吏捕蝗鄰邑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
境米大書牒背遣之云蝗虫本是天災不由人力
擠排若是敝邑遣去須煩貴縣發來聞者莫不大
噱

余臨大令法帖在常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作廢帖
裝褙以與沈括一日林希會章惇張詢及余于甘
露寺淨名齋各出書畫至此帖余大驚曰此芾書
也沈勃然曰某家所收久矣豈是君書余笑曰豈
有變主不得認物者耶

元章與大觀學士步月湖上各分韻賦詩元章獨賦
無聲之詩其一乃梅松蘭菊相因于一紙上交柯
互葉而不相亂

關蔚宗有褚河南所撫虞永興枕臥帖落筆精微備
盡絲髮既存骨氣復有精神米見而愛之崇寧間
過其子長源於京口時蔚宗已下世米從長源求
此帖長源靳之曰惟得公臨搨微師子乃可從之

長源復斬曰此書不足以當此帖更得公案上盈
尺硃砂乃又從之長源又斬之曰細思二物皆有
愧於虞帖非得公頭不可米乃移書曰頃在揚州
蔚宗待我甚厚示以此帖追想筆法寫一通去較
其所藏妙若刻楮不復能辨

南宮稱法書曰墨王可謂極稱非右軍大令東武亭
侯不足當也

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
去塵眞壻也以女妻之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刹也唐沈傳師有
道林詩大字猶掌書牌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閣貯
之米元章爲微官時游宦過其下艤舟湘江就寺
主僧借觀一夕張帆攜之遁去僧亟訟于官官爲
遣健步追取還世以爲口實

東坡在維揚一日設客米元章在坐酒半元章忽起
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子瞻坡笑曰吾
從衆

元章云余老矣每求新賞與賞鑒之家博易書畫最
多不一一記上多有印記可辨無非奇筆萬金之
詎自付識者擎節不爲好事道

黃寔師是言爲發運使時大暑泊清淮樓見米衣犢
鼻自滌研於淮口因索之篋中獨小龍團二餅丞
遣人遺之趣其滌研未畢也

元章灑落不羣冠服多用古制張大寧嘉父贊其像
曰衣冠唐制度人物晉風流



米芾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羈士夫共目之曰米顛蔡
魯公深喜之嘗爲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
數遺白簡逐去一日以書抵公訴其流落且言舉
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
行間魯公笑焉蔡絛得是卷而藏之時彈文正謂
其顛而芾又歷告魯公洎執政自謂久任中外並
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百皆用吏能爲稱首無

有以顛厲者世遂傳米老辨顛帖

元章賦詩絕妙而人罕稱之者以書名掩之也如不及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詩及棲雲閣詩殆出翰墨畦逕之表蓋有邁往凌雲之氣流出非尋規索矩者之可到

元章登金山賦云浮玉掩露石簾落溯

米知無為軍見州廨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為笑或語芾曰



誠有否芾徐曰吾何嘗拜乃揖之耳

世傳米元章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一帖云朝靴偶為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靴且屢洗其餘可知

涪翁云米淮揚遊戲翰墨聲名籍甚其冠帶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語嘿略以意行人往往謂之狂生然觀其詩句合處殊不狂斯人蓋既不偶於俗遂為此無町畦之行以驚俗耳清老到揚計元章必

相好然要當以不鞭其後者相琢磨不當見元章之吹竽又建鼓而從之也

陳寺丞伯修子也嘗于枕屏效元章筆蹟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修命出拜元章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着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扆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歎服因請其法元



章曰此無他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當自熟矣

元章嘗以銀為斗置長柄俾奴僕執以瀉水於手呼為水斗已而兩手相拍至乾都不用巾拭

丁瞻云吾嘗疑元章用筆妙一時而所藏書真偽相半元祐四年六月與張致平同過元章致平謂吾公嘗見親發鎖兩手捉書去人丈餘近輒掣去者乎元章笑遂出二三長史懷素輩十餘帖而後知

平日所出皆苟以適衆目而已
元章一日見蔡魯公蔡云元章書法之妙今日可謂第一龜山須還他石曼卿佛牌第一米曰憑地時龜山却做第二
米老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恤浮議自薦之日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有才不入党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且死不一潤色皇猷黼黻皇度臣某實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



料理之生以爲何如芾皇恐世又傳米老自存帖
南宮嘗大字書曰君有瀑布詩古今賽不得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人固已怪之其後自題云蘇仔
瞻曰此是白樂天奴子詩見者莫不大笑
潤州鶴林寺有馬素塔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節此地也元章愛其松石沉秀誓以來生爲寺伽藍永護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無故塌下里人知公欲還宿願于此至今祠于寺之左偶

黃山谷贈米元章云芾以能詩知名喜蓄書畫有米氏書畫史行世崇寧間爲江淮發勾揭牌於行舸之上曰米家書畫船萬里風帆水着天麝煤鼠尾過年年滄江盡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
楊次翁守丹陽米元章過郡留數日而去元章好羹易他人書畫次翁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爲君作河豚其實他魚元章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無疑此魘本耳其行送之以詩有淮海聲名二十秋



之句林子中見之謂次翁曰公無乃過歟次翁笑曰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顛子耶
米老云心經呪從後倒念七遍吹氣枕席間蚤蝨皆不敢近試之信然
元章云有人收得虞世南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之至磬卿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研一枚房郎二字得芋千頭隨人好之深淺
子瞻自海外歸與元章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

米常關念但念吾元章邈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
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
耶元章荅云更有知不盡處修揚許之業爲帝宸
碧落之遊異時相見乃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

米譚史廣卷一終



南宮先生譚史廣卷二

元符末蔡魯公自翰林謫香火祠因東下無所歸止
擬將卜儀真以居焉徘徊久之因艤舟于亭下米
元章賀方回來見俄一惡客亦至且曰承旨書大
字舉世無兩然某私意不過賴燈影以成其大不
然安得運筆如椽者哉公哂曰當對子作之也二
君亦喜俱曰願與公觀公因命具飯磨墨時適有
張兩幅素者食竟左右傳呼舟中取公大筆即將



一筒從簾下出筒有筆六七枝多大如椽臂三人
已愕然相視公乃徐徐調筆而操之顧謂客子欲
何字耶惡客即拱而答某願作龜山字爾公乃大
笑因一揮而成莫不太息墨甫乾方將共取視方
回獨先以兩手作勢如欲張圖狀忽長揖卷之而
急趨出矣於是元章大怒坐此二人相告絕者數
歲而始講解迺刻石於龜山寺中米老自書其側
曰山陰賀鑄刻石

元章寫高麗經以孔子爲佛顏淵爲菩薩

元豐建尚書省於皇城之西鑄三省印米芾謂印文背戾不利輔臣故自用印以來凡爲相者悉投竄善終者亦追加貶削其免者蘇丞相頌一人而已蔡京再領省事遂別鑄公相之印又謂省居白虎位故不利京因建明堂還尚書省于外以避之然京亦竄死二子坐誅其家至今廢不知爲善而遷省易印以避禍亦愚矣哉



米爲臨江太守聞有怪石在河壖莫知其所自來人以爲異而不敢取公命移置州治石至而驚遽命設席拜於庭下曰吾欲見石兄二十年矣聞者以爲笑坐是罷去

東坡與元章云兩日來疾有增無減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僕臥聽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盡如我輩聵聵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務我詭也

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第加以美名入玩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爲憲使因往廉焉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趨前曰問也乃揣物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峰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



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米以楊奪其所最憫然自失者累月屢以書請之竟不復得

米好奇怪嘗平世葬其親潤州山間不封不樹嘗自詫於人言莫有知其穴者有王相者子韶之子也素與米遊甚狎獨知之米一日與客遊山因至墓所周覽之次相忽溲於草間米色變意甚怒然業

已諱之竟不敢止相

芾崇寧初爲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直達綱運置司眞州大漕張勵深道見其漫然玩世不能俯仰順時深不樂之每加形跡芾不能堪會蔡元長拜相芾知已也走利僕剏於元長乞於銜位中削去制置發運司五字仍降旨請給序位人從並同監司元長悉從之遣僕持勑命來芾既得之閉戶自書新剌凌晨拜命畢呼騶徑入抵張公之廳事張驚



愕莫測及展剌即均敵之禮始知所以既退憤然語坐客云米元章一生澄淡今日乃使着矣

米元章書自得于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即書至盡乃已元祐末米知雍邱縣蘇子瞻楊州召還乃具飾餉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傍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伸紙共作字以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

米知無爲軍每雨暘致禱設宴席於城隍祠東向坐神像側舉酒獻酬往往獲應得新茶果輒以饋神令典客聲諾傳言以致之閒有得緡錢於香案側若神勞之者嘗晨興呼譙門鼓吏曰夜來三更不聞鼓聲吏言有巨白蛇纏繞其鼓故不敢近米頷之叱吏去不復問故羣人疑其蟒精至今傳之又鑿墨池嘗治事池上鼃聲聒人因取瓦書押字投



之池由是鼃不鳴

米芾元章初見徽宗命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擲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古徽宗潛立於屏風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嘆賞

米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問露兄故實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米南宮孔子贊云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孔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海嶽名言

元章云余采隋唐至本朝書法得一十四家僧智永書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胄褊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糧道士神格雖清而體氣四疲歐陽詢如新痊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眞卿如項籍挂甲樊噲排突硬弩欲



張鐵柱將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富小民舉動囁嚅強禮節生疎徐浩如蘊德之人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沈傳師如龍游天表虎踞溪傍神清自如骨法清虛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空健而舉刃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襄如年少女子體態嬌嬈行步緩慢多飾繁花蘇舜欽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張友直如宮女插花媚嬌對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嬌態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唯家藏眞蹟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爲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爲祖也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頭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



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也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生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是病也

唐官告在世爲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

生士子字亦自此肥删元巳前古氣不復有矣一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已書也故必須
真蹟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
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惟吉州廬山題名詭
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之差乃知顏
出於褚也夫真蹟皆無蠶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
爭坐位帖有篆籀氣柳與歐爲醜怪惡態但其弟
公綽乃不俗於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誓



張爲筋骨不知不怒張自有筋骨也

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
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則未
之見也

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
如百物之狀活動完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足
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茲古語也吾夢古衣冠人
授以摺紙書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都不曉蔡
元長見而驚曰法何遽太異耶此公亦具眼人章
子厚以真自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如排竿子然
真字須有體勢乃佳爾

智永硯成臼乃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索也可不
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思澁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因思
蘇之才桓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爲天下法書



第一

江南吳皖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兒友仁
大隸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友知代吾名書碑及手
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
可使令嗣書謂友知也

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爲太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修
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
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碑乃有真趣不陷醜怪

眞字甚易惟有體勢難謂不如畫筭子之勻其勢
活也
字之八面惟尚眞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
面巳少鍾法丁道護歐虞筆始勻而古法亡矣柳
公權歐陽不及遠甚爲醜怪惡札之祖世始爲俗
書
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摺之勢小字展令大大
字促令小是張顛教顏眞卿謬論蓋字自有大小



相稱且如寫太乙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乙字肥
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展促也
余嘗書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多畫在下
各隨其相稱寫之掛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
般眞有飛動之勢
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
脫子敬體乏纖穠徐浩晚年力過更無氣骨皆不
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
全無妍媚有識者當自知之沈傳師變格有超世
眞趣徐浩不及也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
出其右爲司馬隸南嶽眞君觀碑極有鍾王趣餘
皆不及
顏魯公行字可教眞便入俗品
友仁等古人書不知此學吾書多小兒作草書大段
有意思
半山莊臺上多荆公書今不知存否荆公學楊凝式



書人尠知之余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
金陵幞山樓隸榜乃關蔚宗二十一年前書想六朝
宮殿榜皆如是
老杜作薛稷書慧普寺詩云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
纏今見其本乃是勾勒側收筆鋒筆筆如蒸餅普
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由是論之古
人無眞大字明矣
本朝太宗挺生五代人物巳盡之間天縱好古之性

眞造八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
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鍾王至李宗諤主文既久
士子始皆學其書肥褊樸拙是時不勝錄以投其
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趨時貴書矣

宋宣獻公綬作參政傾朝學之號曰朝體韓忠獻公
琦好顏書士俗皆學顏書及蔡襄貴士庶又皆學
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學其體自此古法
不講能隸書者武勝留後劉瑗能草書者承議郎



滕中孚趙仲忽能行書者宣德郎鮑慎由能篆書
者宣德郎趙霆已上是學古人書者餘未見

楊凝式字景度其書天眞爛熳縱逸類顏魯公爭坐
位帖紛披老筆王安石少嘗學之元豐六年余始
識荆公于鍾山語及此公大賞歎其後與余書柬
皆此等字

智永臨集千文秀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眞蹟自顛沛
字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所收不及也

唐人以徐浩書比僧虔甚失當浩大小一倫猶吏楷
也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王子敬無異大小各有
分不一倫徐浩為顏眞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脈
來故顏眞卿大字促令小小字促令大非古法也

褚遂良字登善臨晉王右軍蘭亭宴集序本朝丞相
王文惠公故物壬午歲見於晁美叔齊之借于公
孫辛巳歲購于公孫獻黃絹幅至欣字合縫用謎
摹刻僧字果徐僧權合縫書也雖臨王書全是褚



法其狀若巖巖奇峰之峻英英穠秀之華翩翩自
得如飛舉之仙爽爽孫騫類逸羣之鶴蕙苾振和
風之麗霧露擢秋幹之鮮蕭蕭慶雲之映霄矯矯
龍章之動彩九奏萬舞鶬鷺充庭鏘玉鳴璫窈窕
合度宜其拜章帝所留賞羣仙也至於永和字全
其雅韻如鵬字備著其眞標浪字無異於書名由
字益彰其楷則若夫臨倣莫稱于薛魏賞別不關
于歐虞信百代之秀規一時之清鑒也

李伯時雅集圖序

元章李伯時雅集圖敘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爲着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絕妙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爲凡筆也其烏帽黃服捉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者爲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几而凝竚者爲丹陽蔡天啓捉椅而視者爲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侍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



姬也孤松盤鬱上有凌霄纏絡紅綠相間下有大石案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於石盤傍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爲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蕉箑而熟視者爲黃魯直幅巾野褐據橫幅書淵明歸去來者爲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爲晁無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爲張文潛道巾素服按膝而俯視者爲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於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爲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花者爲陳碧虛唐巾深服昂首而題名者爲米元章幅巾褎手而仰觀者爲王仲至前有鬅頭頑童捧古硯而立後有錦石橋竹逕繚繞於清溪深處翠雲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爲圓通大師傍有幅巾褐衣而諦聽者爲劉巨濟二人並坐於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潨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煙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



於此嗟呼洶湧於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辯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僧羽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是爲敘

同治甲子六月[illegible]

蘇米譚史一卷蘇米譚史廣六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郭化撰化字肩吾宣城人始末未詳譚史序題辛亥葢萬歷三十九年也是編雜採蘇軾米芾軼事可資談柄者各爲一卷又廣蘇軾事爲四卷米芾事爲二卷皆摭拾小說無他異聞又皆不著所出彌難依據

# 海珠小志五卷

〔明〕李韡撰

無錫市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三年刻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海珠小志五卷》提要



粵江有海珠石在朝臺南郡城臨之宋寶祐間李忠簡公興僧鑒義創寺奉佛額以南漢慈度舊名蓋二十八寺之一也寺有文溪祠堂石刻遺像至今梵剎僧廬不改鷲林鹿苑鴛殿鴈堂之勝而李忠簡公冠劍帷筵如豆蒸嘗在焉余每過輙仰而思俯而吁曰佛氏之為世教君子之為世風不可已也故緣化于無法與善建于不拔者功並乎

亭育默拯於人心興顯著其風
軌者道資于蕉濟粵自周秦而
下趙佗劉鋹稱雄據矣僭國蕩
于沙礫霸基荒于榛莽海珠一
卷石控引三江星躔之所交絡
襟帶都會方國之所走集化城
樓閣渺若煙霄滄島絟祠巋然
香界與曹溪共永曲江菊坡比
隆昌故哉是可以知西方無量
之因而李忠簡公之風節耿耿
千秋矣公之孫武定太守韡韡
小志四卷余為叙其大都云

明萬曆二十三年五月朔
奉政大夫南京工部虞衡清吏
司郎中南海歐大任撰

劉克治書

文溪公像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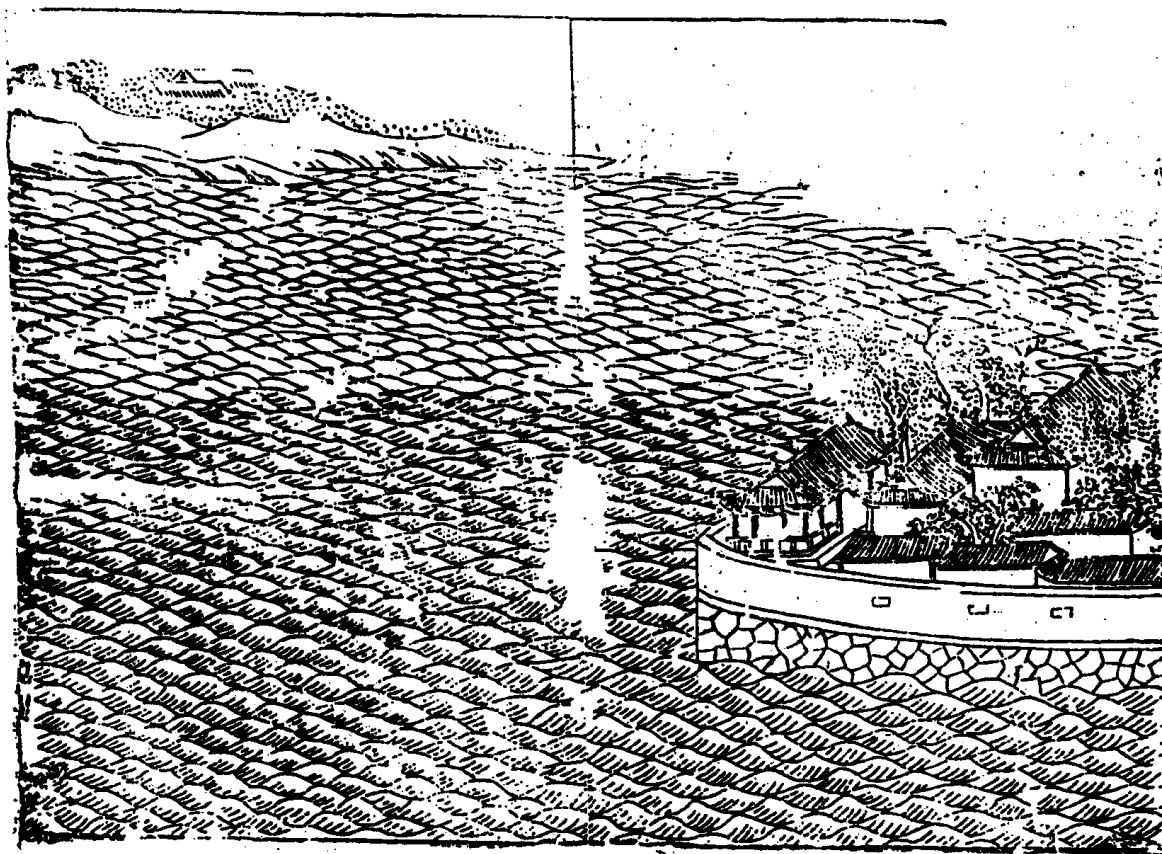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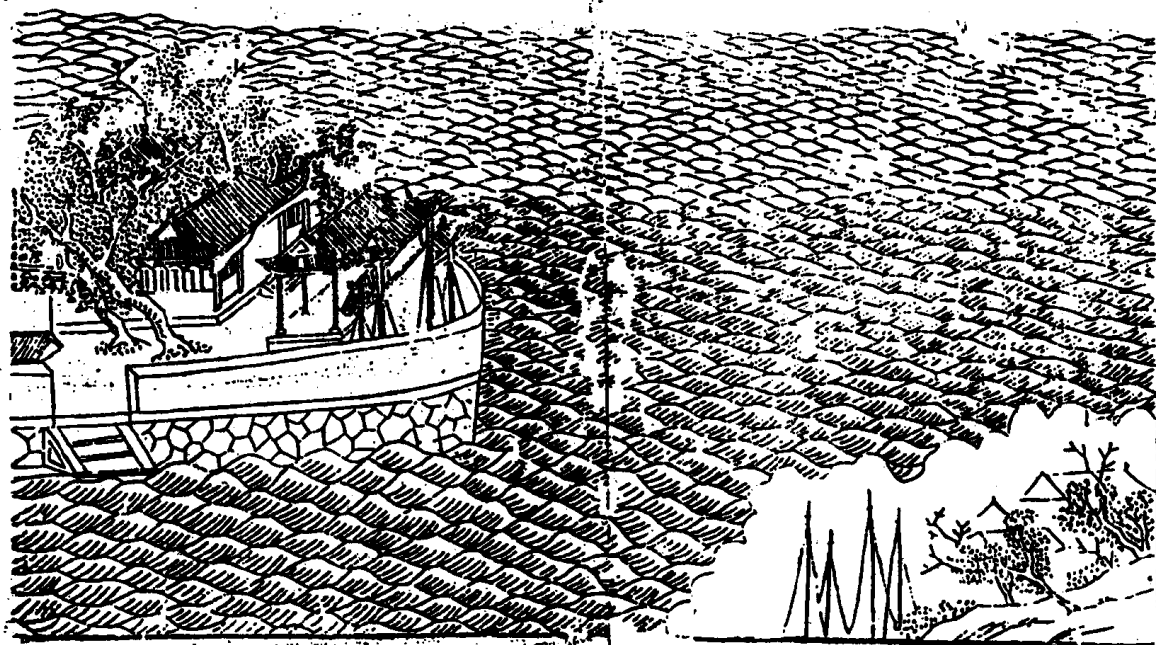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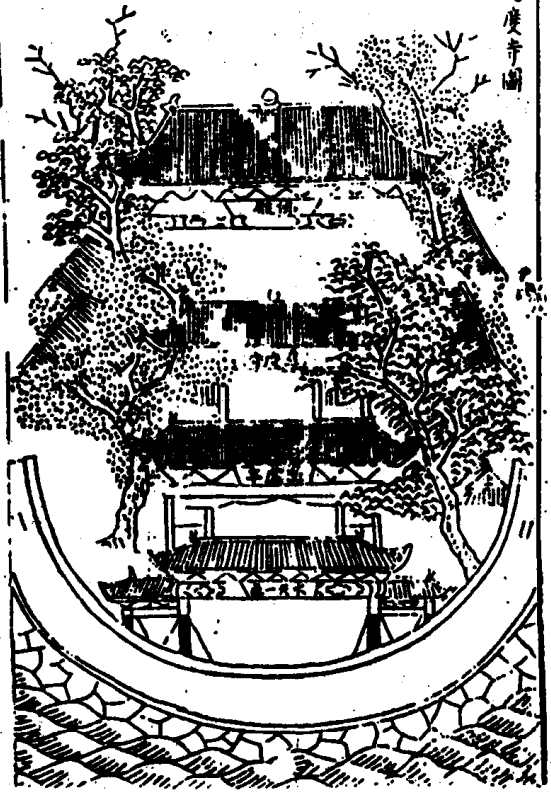
夫何若目之瑩然憂世志也若冠之峩然撑天墜也若笏之奮然擊佞史也若綬之縈然縋賊壘也若愷悌之藹然賴民惠也若覗之瞠然從師義也若神之淵然文思致也嗚呼此非文溪先生之行義文藝卓然流光於百世也乎

甘泉湛若水贊

文溪自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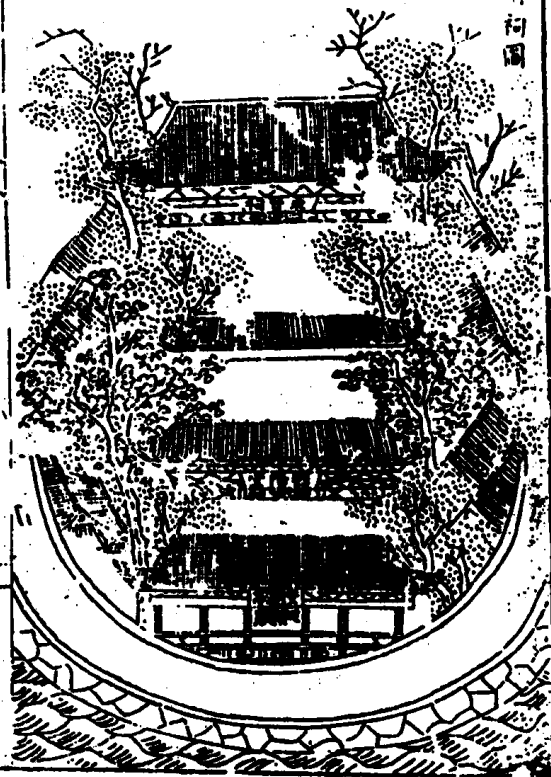
岭嶙山癯拾颯野服煮茗松根煨芋巖曲且農且漁非傈非俗淇傍何有秋鶴霜竹

海珠小志目録

海沐總圖

對聯

海吐明珠四面波光天上下
月生玄圃兩涯花影岈東西

東訖扶桑煙消日出金光燦
西通法界疲淨風来寶篆香

莫道明珠之寂寥海上乾坤常露端倪一點
且依卓錫窺禪定檻前風浪都隨變化千層



對聯

瓊海風清擊節和漁歌牧唱
珠宮日暖凭欄觀魚躍鳶飛

紅塵不到宮墻外
紫氣常盈宇宙間

撫景情俱一
匡時道自殊

明十二世孫知府辭　編次
庠生光
于霖
勷　同編
十三世孫庠生宜禎
宜權校刻
宜標



猶龍
燦星
從龍
弘猷
超猷
十四世孫庠生大騰
綦昌
後學門壻　區慶雲同校

海珠慈度寺記見郡志

海珠慈度寺舊在州東舊志載南漢[illegible]始創合南海定林等二十八寺列于郡之四方以應列宿自東之慈度寺至南之地藏等十寺則番禺縣地今慈度寺乃番禺東南十四寺之一也歲久頹圮宋寶祐間文溪李昴英捐財與僧鑒義從創江心海珠石請舊額扁之侍郎王埜書寺有文溪祠堂石刻遺像（迹寺志所載云侍郎書寺有文溪祠堂石刻遺像則宋人祠公于海珠山有足徵矣）元大德間元帥羅壁捐俸重脩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清理佛教寺為叢林歸併僧衆舊傳昔賈胡墜摩尼珠于海化此石故名予則以為不然石之生於江心如金山焦山象磯江心之類是石圓秀如珠且廣人稱江河為海故名之如此址廣十丈餘四面環匯皆水林木森蔚殿宇列布雖潮涝巨浸不

能沒詞人墨客多泛舟此遊而餞行者亦往
往之焉郡志舊八景有越臺秋月今易為海
珠秋月亦一景也宣德間寺毀闍帥程瑒脩
之命遊方僧以居然去留無定寺復日圯正
統間憲使蕪湖郭公始命光孝寺擇僧明通
住持而贍僧田土已逸失過半矣然寺居江
心四時之間未免上為風雨所凌下為江濤
所嚙故寺為易毀明通見寺日敝迺捐己貲



併募緣之鏃市堅材昂建佛殿三門周圍廊
廡石基墻壁於成化八年以次俱完見管常
住田增城縣寄庄四頃七十畝零本縣三十
一畝零肇慶府高要縣樟村都寄庄魚塞一
所土名大步頭大步尾低演三萆汪拽木汪
棟諫鱔婆灣裊滘等處共稅一頃四十九畝
五分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歸併逸失者茲不及贅宋

從建寺事具寶祐五年僧鑒義記今昂建寺
事具肇慶府學教授浮梁王文鳳記

# 海珠山慈度寺記

僧[illegible]

大塊開鑿元氣流行穹窿雄大之[illegible]博厚之為地凸凹為崗阜潤濕為水澤群分類聚各安其生海若山靈威神輔德嘗觀杭之飛來峰廣之飛來殿五羊化石南康殞星皆名勝之處佛菩薩化居也昔人從異國來得珠徑寸舟歸日珠飛入海無所尋覓是夜此處光怪呈露因名海珠洲寶祐四年郡人



文溪李左史施財創寺於其上奏佛安僧請額海珠慈度寺立為十乙住持院在南海之外越臺之前舶之聖暨實洲治之正印西江之水澎湃漩洑而田瀾東海之潮奔趨洶湧而收浪綠樹排秀遠山送青漁舟半夜見星燈而明滅譙樓將曉聞晝角以悲鳴慨嘆昏迷其誰能悟月皎金波蕩星光銀漢低垂補陀瑞象玉毫增輝兜率絆容妙相顯露僧

和梵唄鐘扣鯨音穂石福地其名四馳寺底而雲衲四集遂置田土名荒谷下澗朗下麻涌下疆黃泥匹東街田地黃泥欝種子田官田峒等田撥鑿常平司撥渡額名河南北上渡下渡窰頭橫水等處以充晨夕香燈之用師闍又撥蛋民丘三林六二郭二兒孫一十余人永遠充本寺洒掃之役此皆係常住利便之事且有生者幻生塵象中幻居塵境上



實非久處是亦幸乎有本無今有已有還無斯佛語也雲峰祖師曰從緣而得者始終成壞不從緣而得者歷劫常存命工鐫石以紀歲月後昆當鑒是無忝也峕寶祐五年良日

記

重建海珠慈度寺記　浮梁王文鳳撰

夫世事之廢興莫不有關乎天人若焉關乎天者在乎運之復關乎人者在乎人之得故中庸曰其人存則其政舉殆以此也匪特為政者為然而佛氏之教崇寂寞外倫理雖興廢興而所以廢興之者則未嘗有所異焉廣之海珠石在郡南大江之中清奇圓瑩若浮印然盖天地之儲此所以固東夫扶輿清淑



之秀而孕毓廣之英賢以資世用者也上故無寺宋寶祐間李左丞昴英捐貲與僧鑒義構此仍扁南漢慈度舊額於上不忘舊也時以左史之建故常平為置田七以贍緇衆撥渡額以充香火閫帥僉番丁以備洒掃而寺之興可謂盛而得人矣其事具見僧鑒義記元大德間復毀得元帥羅璧為之重修迨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華夏春煦秋翕萬象維新嶺海生靈咸資長育而山林雲衲亦賴生成洪武辛未清理佛教寺為叢林時歸併今順德縣北水堡隆興寺田四頃零二畝白藤堡鎮康村國壽寺寄庄新會縣田二頃一十二畝一分巴由都茶泥堡瑞雲山隆興寺田七頃五十五畝九分是時寺可謂盛矣迨宣德間寺毀都閫帥程公瑒倣之俾雲遊僧居之去止無定而寺日就敝而歸併三寺之田亦遂



亡矣正統間憲使燕湖郭公智乃命光孝寺都綱擇行僧住持而明通始膺是命既至乃朝夕祗懼恐負上人之托乃鉏梳補葺數月之間廢幾少成所入之租惟寺之舊增城縣田四頃七十畝番禺縣田三十畝肇慶高要之塘塞一頃四十九畝內而贍寺之衆外而供雲水之游與夫旛幢法具之器香燈果供之儀罔不悉備而賓客之至樂然如歸又莫

不咸稱昔之廢今之興寺之得人乎天順五年明通復與通判黃諫創處遠樓於寺之後登眺者倚焉弟寺處江心荐歷年久風浪四衝隨葺隨損明通乃與其徒明昇議曰脩葺之工日多僅足以支風雨苟非重建則殿廡將壓於是罄衣鉢之資會常住之入為不足乃廣化衆緣之鎰市堅良之木於成化四年始工至八年訖工凡佛殿三門兩廊方丈廚庫之室俱煥然一新周圍石基墻壁俱甃砌完固以次粧嚴佛像彩飾殿廊爛然俱備明通俗姓黎南海之西南金紫堡人自幼莊重與群兒嬉惟學禮佛父母知其為出塵器遂於正統二年禮光孝寺副都綱慧俊為師明通外貌惇樸內性明了凡於言下多有領悟師甚器之在寺戒行頗嚴法衆敬慕故其來住持也始則勤補葺之勞終則成昂建之功

其視世之據勢位頤廢興而有作者曾幾何人乎故曰人存政舉者此也茲是功之成明通朝夕祝頌之暇靜居丈室必求所以契夫道者予作一轉語以助倘有觧焉則西方功果盡在是矣語曰水去心常靜潮來夢不驚坐看波底月道果自圓成庶幾諦聽用勉將來故記

宋龍圖閣待制尚書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監修國史番禺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謚忠
簡文溪李公行狀 見南海志
李公昴英字俊明番禺人將誕母夫人黎氏
夢大星降於庭因名少雋穎閱書史一覽成
誦博學多識文思絕人弱冠以春秋首計偕
清獻菊坡溪器之諸老見其文咸謂當遜一
頭地寶慶乙酉再薦于鄉明年試春闈知舉



南谷先生鄒公應龍得公文欲置第一或曰
上始即位宜崇帝王之學時方諒陰擢王會
龍書義第一屈公居魁洪平齋徐梅埜諸公
異其才以為南方間氣由是名動海內如景
星鳳凰士爭先快覩初調汀州推官守陳孝
嚴鷙悍不恤其〻江閩寇相挻郡無壁壘公
料其禍必至力請增陴浚湟以備不虞會守
書殺兵校十數人又欲造州楮強戍兵充口

劵公爭不聽吏持州楮請署押公厲色呵之
徑弃官歸亟出郡郊倅貳偕士民數百邀而
留之曰環境皆〻公恐弃吾民乎盍田揉民
命洎田悍兵王寶已闕然閧閧殺首吏士民
擁公入公以身翼蔽守開諭諸賊衆必欲得
守乃散公叱曰若欲得守盍先害我自投于
地衆嘖舌掖公起逆謀遂沮守以是獲免既
而朱積寶合傜寇攻城公設備待之調左翼
軍合民兵討賊面授方畧躬督戰相持五日



戰二十餘合賊敗北功聞于朝旨特遷貳秩
除大學正丁太夫人艱服闋除武博端平乙
未摧鋒戍卒叛縣惠州趍番禺承平久人不
知兵郡太恐帥守曾治鳳航海潛去石漕孝
淳避寇水之南〻庭使黃公岌請于菊坡崔
公權宜措置守備菊坡登城撫諭賊羅拜城
下公毅然請與楊經幹汪中傳出諭賊甫綫

賊羣党露办森立公不為之動從容諭禍福
賊執迷怙終公知其黠不可口舌説徑歸翊
日厲兵秣馬將〻鬪擊賊賊知有備遁去事
聞有旨除公大理司直主管經撫司機宜文
字起蔚坡鄉帥指授諸將悉力討賊不數旬
而定一道生靈賴以全安公贊畫之功居多
召除大傅賜對　王音有膽畧之褒公首言
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王安石所以誤



先朝今天變頻仍人言壅遏獨不思廣開言
路以弭天變乎　上意嚮納尋召試館職除
校書兼崇邸教授繇改教授沂邸遷宫郎兼
屯田郎官朝廷方除蔚坡右相蔚坡力辭端
揆不拜　上以公從蔚坡遊俾奉御札趣召
除直秘閣知贛州蔚坡辭不行公亦不拜贛
州之命遷大宗丞權兵郎以親老丐外便
養除直秘閣福建提舉登車志澄清貪吏望

風解印歲大荒捐俸賑貸活饑人甚衆會蔚
坡薨訃聞請于　朝丐歸服心喪不許無何
丁先太師艱哀毀終喪既塋築室墓下聚宗
族子弟講學若將終身焉累召不起淳祐更
化立齋杜公範入相首薦公曰李昴英好監
司也以吏部郎官召丐祠不允再召始幡然
改曰權奸去國衆賢拔茅　朝廷清明時也
吾敢有遐心乎丙午赴闕奏言　陛下裝乾



剛奮夬決逐貿國之權姦而阿匼取容者猶
尸素充位以兩史挾扶之羞狀而叶贊萬機
蓋議時相也杜丞相範劉侍御漢弼徐祭酒
元杰忽相繼暴卒人皆疑姦相之為廷臣斷
舌莫敢言公獨斥言不避廷紳學校始相繼
論列乞正姦相〻〻罪以伸三賢之寃又言
陛下於定國本猶未決去權姦猶未勇宮媼
闕寺猶未斥絕是皆為更化之累上可其奏

且書御屏記姓名十月拜右正言上謂宰相
曰李昴英南人無黨中外煩畏悸之除兼侍
講公感激親擢知無不言首抗疏乞早正儲
貳言極懇切劾相服闕規謀復出朝論洶洶
浚奏史嵩之譎詐貪婪很愎殘忍罪浮四凶
盍遠竄荒裔不報又率同列抗疏亦不報公
獨再疏曰臣疏列嵩之姦狀踰旬不報
陛下一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大臣臣



何敢不將順然事有害大禍深與國家不兩
立者嵩之包藏禍心乃誤國巨姦賊民巨蠹
疏三上語益切上為動容即與姦相宮觀時
執政很愎自用尹京者日益橫公力詆之上
始問所論謂誰以陳韡趙與簋對上却其疏
公引上裾跪奏上怒拂衣入公留疏御榻再
拜而退旨與在外差遣三學諸生用李師中
送唐御史韻餞公國門外有庾嶺梅花清似

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聞者壯之上書留
王留行者紛然公歸之日父老爭持彩幟刻
迎里閈詫為盛事除知贛州再除福建憲又
改漳州俱辭不赴時庸齋趙公汝騰有三老
八士之薦三老李公韶陳公愷徐公清叟也
八士公其一也所謂國之干將莫邪者也天
下萌心聞公之風咸謂有唐子方劉器之之
風家食數載杜門却掃會權鄉帥有嗜殺人



者淫刑以逞戮及無辜公憫之移書白帥帥
不然而暴愈甚公遂繳告勅留郡庫乞辯罕
民之冤於是全活者數百人然亦以此為姦
憸所中褫閣職命下公怡然賦詩曰但得四
方全性命何妨三字減頭銜其勇於為仁如
此淳祐壬子徐公清叟參大政又力薦之上
思其賢起家除直寶謨閣江西憲使兼知贛
州慨然以洗冤澤物為己任劾贓貪決冤滯

道肅然置平糴倉以惠饑餓罷官酤聽民
自願而薄其征民至今以為便郡人崇像祠
之諸峒負險盤據撫御乖方則相挺為亂公
申嚴保伍之法使相糾察且諭峒酋各率子
弟詣臺訓治掇魯論首篇有子曰其為人也
孝弟一章解義以訓飭之酋豪各録本以歸
私相告諭自是革心嚮化無復為梗徐公清
叟奏其事詔以其本頒示天下使為矜式課



治最陞直寶文閣寶祐甲寅正月被召除大
宗正卿赴闕兼國史編修實録院檢討時方
以言為諱公上殿一疏概論時事援唐憲宗
之言曰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
宰相未有再三提奏皆懷祿偷安　陛下當
以此言責之時宰左右皆側目上有西太一
之幸又抗疏力諫其略曰方四郊多壘此正
卧薪嘗膽時湖山在目似涉游觀道路頗遠

駕還必暮意料之外事非一端上嘉納之除
兼侍講時皇子忠正行冠禮上進公太常卿
為之賛禮成除右史遷左史兼權吏部右侍
郎公奏曰臣聞人主之心必有大警悟則天
下之勢不患其岌岌然者甚矣東南輿圖浸
非全璧之舊吾國事力何異垂罄之虛外侮
內政之多虞百孔千瘡之暴露如居敗屋東
撐西柱於疾風苦雨之中如駕漏船左支右



吾於汪洋驚濤之上既非出一奇所能振亦
非變一法所能維持也　上深嘉納尋除龍
圖閣待制尚書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監修
國史時嬖盧董二巨閹竊弄威福御史洪天
錫累疏攻之不行公乃直前敷奏疏入不報
其略曰今歲以來天變頻仍正當脩人事以
應之倘人事又變是以變弭變天怒何從而
釋耶臺臣非他官比今以劾寺璫而去之紀

綱紊矣非是易置去留倒施人事之變孰人於此疏上不報公又再疏曰邇来北司専恣旬甚一日他人不敢言察臣天錫獨言之俄而解言職以去中外莫不駭愕始天錫登朝臣實薦之如不行其言乞與俱貶公留疏拜辭遂與御史俱出國門縉紳草茅祖餞者絡繹于道咸惜其去時軍國多務上思公賢有詔除端明殿學士僉樞密院事公乞辭不赴



上屢有大用意竟為憸嬖尼焉而公不赴公家文溪之上因以自號自乙卯歸澹然無復仕進意漁釣自適與世相忘著書作文行于世上賜所居扁曰久遠曰文溪曰嚮陽堂丁巳秋忽一夕大星隕舍東闔城駭觀後數日公歿迺宋理宗寶祐五年丁巳秋八月初九日壽年五十有七謚忠簡公天資勁直議論高邁其文簡而有法婉而成章一時同館名

勝涵古心諸公皆心服之平居温然接物竟而有容至于臨大節處大難毅不可奪雖鼎鑊在前不可懾也景定三年漕使洪天錫因鄉人之請祠于海珠山咸淳九年士人又請于郡與菊坡合祠

## 李文溪傳

戴璟撰　忠廣東通志節傳

李昴英字俊明番禺人少雋穎絕人寶慶丙戌試春官知貢舉鄒應龍欲置第一時方諒陰或曰上始即位宜崇帝王之學遂擢王會龍書義第一昴英第三人調汀州推官郡守陳孝嚴鷙悍不恤其下江閩寇相挻郡無壁壘力請增陴浚湟以備不虞會守虐殺兵校昴英爭不聽徑棄官歸亟出郡郊倅貳偕士民數百邀而留之曰環境皆盜公忍棄吾民乎泊田悍兵王寶已閉關將殺守吏士民擁之入昴英開諭諸賊乃得解既而朱積寶合磜寇攻城設備待之調左翼軍合民兵討賊面受方略躬督戰相持五日戰二十餘合賊敗功聞于朝特遷大學士乙未摧鋒戍卒叛昴英出諭賊甫縋城羣兇露刃森立毅然不為動從容諭禍福賊退事聞除大理司直主



管經撫司機宜文字後與之平賊以昴英有贊畫功召除大學博士賜對上奏數千言極剴切上賜金爵其直尋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兼沂王府教授遷著作郎兼屯田郎官首言天變伊至所以仁愛人君也人君交進所以忠愛人君也天惟不言故告戒寓於災異臣當盡言故論諫出於災危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王安石所以誤先朝者今災沴頻仍言路壅遏當開心聽言以弭天變上意嚮納尋丁父艱既終喪累召不起杜範入相首薦為監司以吏部郎官召丐祠不允丙午赴闕上言請正史嵩之罪以伸杜範劉漢弼徐元杰之冤又言陛下於定國本猶未決去權姦猶未勇宮媼閹門猶未斥絕是皆為更化之累上謂宰相曰李昴英南人無黨中外畏憚之除兼侍講益感知遇知無不言抗疏乞

早正儲二言極懇切又極言史嵩之包藏禍
心乃誤國巨姦賊民巨蠹疏三上語益切上
為動容以抗疏與在外差遣俱辭不赴人咸
謂有唐子方劉器之之風徐清叟參大政力
薦之上思其賢起家除直寶謨閣江西提刑
兼知贛州劾貪決滯一道肅然課治最召除
大宗正卿赴闕兼國史編修實錄院檢討上
殿疏極言時事既奏左右皆側目有西大一



之幸又抗疏諫之上嘉納除兼侍講擢龍圖
閣待制吏部侍郎封開國男董盧二閹竊弄
威福昴英乃直前敷奏疏入不報又再疏之
不報上屢有大用意竟為憸壬尼焉遂歸卒
謚忠簡平居溫然接物至于臨大節雖鼎鑊
在前不懾也

## 李文溪傳　　肖　佐譔　見通志

李昴英字俊明番禺人寶慶間以春秋擢進
士第三人初調汀州推官遷太學正除武學
博士未行摧鋒戍卒叛寇廣崔與之登城
撫之昴英偕楊汪中出城諭賊事平召除太
學博士試館職為校書郎累疏言事上意嚮
納丁喪服闋淳祐初赴闕擢右正言劾奏知
臨安府趙與簒聚斂害民理宗難之至牽裾



力諫後罷歸適摧鄉郡丘迪嘉寇殺無辜昴
英繳告敕乞辨平民之冤於是全活甚多以
此竟褫閣職而歸淳祐壬子徐清叟薦起除
直寶謨閣江西提刑兼知贛州被召赴闕兼
國史實錄院檢尋擢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
屬中官董宋臣竊弄威福御史洪天錫攻之
俄解言職昴英奏乞與俱貶留疏拜辭遂歸
居文溪卒年五十有七謚忠簡

論曰孔子稱叔向曰古之遺直於子產曰古之遺愛也李昂英信兼有之觀其攻擊賈史菲揭綱常於宇宙間而奸諛為之寒膽惠先鄉閭寧褫職而不顧粒饑坻肉白骨在在歌舞之非胸中仁涵義茹其何以有是白沙陳獻章曰嘗觀文溪存稿初涉其流渺瀰汪洋若江河之奔駛而又好為生語險怪百出讀者往往驚絕至或不能以句以謂文溪直文



耳徐攷其實則見其重內輕外難進而易退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自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蓋亦庶幾乎浩然而自得者矣斯言也殆知言也乎

## 李文溪先生傳

後學莆田姚　虞撰

公名昂英字俊明別號文溪廣之番禺人其先家乘國史未詳父奉直大夫諱天棐有隱德母夫人黎氏有娠夢大星降庭未幾公應期而生弱冠登上第洪平齋徐梅埜諸公異其才以為南方間氣調推汀州平反清讞民無寃者時守陳孝嚴鷙悍刻下遂致變作公委身蕩平之端平乙未戍卒亂由惠州直趋



番禺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守臣曾治鳳航海潛去公與崔清獻公提兵討賊一道生靈賴以安全事聞入朝理皇以膽畧褒美首上疏言畏天變恤人言追斥王安石叛經之罪風紀凜然提舉閩粵貪吏望風解印蓋氣節之悚人也如此淳祐初杜公範入相與劉侍御漢弼徐祭酒元杰時稱為三賢僉庭薦公公至抗言時事一曰定國本二曰去權奸三曰

斥絶宮媼閹寺尤喬激論列仲三賢纍卒之
兒上論壯之上嘗從容謂宰執曰李昴英南
人無黨進秩兼講筵公益自感勵知無不言
劾奏史嵩之奸謫貪殘罪浮四凶宜遠竄荒
裔疏三上迺出嵩之于外時陳韡趙與篕輩
貪緣為孽公力詆之至引上裾奏不納旨與
外遣三學生用李師中送唐介韻餞之有庾
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與論
傳誦然公之忠鯁出於天性未幾遂直寶謨
進大宗正卿貳家宰志在格心時宰側目竟
以世議迫阨不容其高公亦莫之顧也若其
廬墓卓行積穀惠民孝弟之化及於崗酋嗜
殺之殃止於鄉帥尤有出入情守官之道之
外者及歸田賦詩抱道自樂湛然若終身焉
謂為立身制行大節足以應頑而立懦是耶
非耶卒之前數日忽一夕大星殞既而公沒

識者謂公之辰繫于不囿異云所著書文有
二十卷行于世名文溪集

論曰嶺之南儁士奇人亦多矣唐宋而下莫
重張文獻公九齡崔清獻公與之立朝造粵
皆有異勳由今觀李忠簡公班于二公之間
豈其軒輊哉善乎文文山許之曰崔公天人
文溪崔公樣人崔公不可作已願見文溪嗚
呼文山振古人傑其為許亦心服于文溪可
以觀公之平生矣士行懍珍瑤而色輝光者
亦何可限哉

脩復李忠簡公海珠祠像記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兼
經筵官同修國史增城湛若水撰文
賜同進士出身廣東按察司僉事吳興顧應祥
書冊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國史編修南海倫以訓篆
額

正德十有二年三月之望庠生甘生劉生陳



生拜進其言于憲副汪公曰學相朝紀時維小子閎聞知嘗交于李忠簡公文溪之孫庠生達元獲講其世蓋公世系在譜牒勳業在國史文藝在本集罔敢有攸述仰惟公之懿德大節嘆身焉科立朝以正追斥安石乞正儲貳去嵩之奸引裾抗疏列盧董二宦落職而不悔曰忠從其親築室終制于墓若終其身累詔不起曰孝乞歸制服心清獻之喪立師傅之道曰義慕于汀奮身諭賊以其守兇贊閫清獻縋城入諭賊壘出白刃下却推鋒之變而逐之廣郊曰勇提舉于閩捐俸賑饑活人之命守贛置常平罷官酤嚴保伍以為民安曰惠屢進屢辭登能以其身退曰廉夫斯六行者君子之所以立身也忠簡備焉足為生人之表固宜里置血食焉以彰鄉先生之道況海珠公之築也而下帷之地也其寺



田公之所置守也其祠置洪漕使從邦人之請公也乃反忘本而浮屠焉徙據甚非所以繼往而示來也仰惟明公風化是務浚菊坡祠于南庠增飾文山祠于五坡學相朝紀等誠不揣冒昧以言惟明公其圖之公曰欽職也何辭乃撤其居而新之肖其像而妥靈焉數百載之廢墜一朝而復於是陳侍御吉甫顏之毛侍御鳳請典祀之黃僉憲昭申董之

劉憲副伯秀資助之王僉憲大用設門役以守之魏大守廷桿先後賛襄之番禺王知縣澄經營之祠以地主寺以祠存復舊也汪公曰事已不可無記記必於湛子或謂觀吏部霍進士韜亦曰必於湛子若水曰義也吾不可辭郭太保總戎勛曰子其無辭焉吾謹有供粢牲之碑督市舶牛太監榮至則曰復舊以明義也因為加飾之嗚呼茲非忠簡公六



義之實先得乎人心之同然而能起人心於百世之下不期同而同然者乎祠成公儼然臨之在上於是奸邪之臣觀之將愧其忠薄子觀之將愧其孝師友操戈者觀之將愧其義懦怯于難者觀之將愧其勇殘刻之吏觀之將愧其惠貪進而無恥者觀之將愧其廉而後之忍心於廢興者觀之將愧脩復之諸君子也愧之何如脩之而已然則是祠也其

立教之本歟因為迎送神辭三章俾歲祀而被之樂歌鼓之舞之以盡神

悵靈蹇兮多脩脈六美兮孰儔爍雲漢兮以為章招箕尾兮與同游既容媚兮多姱永貞則兮服休靈不來兮予愁悵獨立兮中洲　一右

靈之來兮駕玄武乘北風兮下土先朱鳥兮前驅左蒼龍兮驂白虎薦溪毛兮玄尊



明德馨兮簠簋呼天吳兮總干紛江靈兮起舞　二右

目窅窅兮西沉雲冥冥兮霾陰西無畔兮莫杭靈胡去兮騷騷悵獨立兮容與羌神徃兮形猗猗神徃兮玄武服雨駿兮入寒門瞻樂錦兮悅象將天飛兮莫予遺言慨莫聞兮予顧焉鼓兮攔闌　三右

右迎送神辭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章

十有二句

皇明正德十三年戊寅八月九日立

海珠祠像成闔郡士夫祭文　王漸逵譔

嘗謂古今豪傑之士其名於世也雖其山川瑰奇跌宕之氣之所鍾而亦其進脩精練蘊藉之所至譬之層巒列巘峭昂削拔於數百里之區而其中之盤鬱儲衍者未嘗不易也譬之長江大河湍激洄洑於一瀉百折之下而其中之淵澄停蓄者未嘗不止也仰惟先生稟岐嶷之資毓間世之氣早師事於菊坡知琢磨之有自其養之虛也雖跲魁天下而不以為高食邑實封而不以為意其立之勇也雖四疏劾奸而不以為疑縋城諭賊而不以為異其守之介也雖逍遙於霜鶴秋竹之間而不以為孤徘徊於松根巖曲之際而不以為忌此先生名德卓行之見於世而不可



議如此而其詩文之[illegible]磊落奇崛屈詰聱牙而率流於胸次謂非山川跌宕之所鍾而學問進脩之所深詣者耶

重脩李忠簡公海珠祠像文移

正德十二年三月十五日郡庠[illegible]陳朝

紀劉相具呈于

臬司憲副汪公請復公之海珠祠像蒙批李

忠簡公德業文學與夫出處大節載諸史冊

炳炳琅琅百世欽仰海珠寺乃公讀書之所

故舊有祠像歷年既久廢圮不存勢則然矣

然名賢遺跡不可終泯先世墜典所當興復



仰番禺縣掌印官查照親詣該寺相計估當

如式脩造完日具由回報原呈繳來（汪公名鋐直隸婺源縣人）

正德十二年四月初十日十世孫本邑庠生

達元具呈于

臬司僉憲黃公請復公之海珠祠像蒙批海

珠山既為李文溪居業之所先有祠像義當

追復仰廣州府簡委能官相度中室禮設崇

奉量舉時儀則有司尚賢後學景行與其子

孫孝思一舉而三得矣具由繳來（黃公名昭直隸江陰縣人）

正德十二年四月十日十世孫本邑庠生達元共

呈于

郡侯魏公請復公之海珠祠像蒙照得署番

禺縣事長樂守禦千户所吏目陳焞在任合

委脩理為此帖仰本縣着落當該官吏照依



帖文內事理轉行本官即將李文溪海珠山

祠宇脩復塑像完備舉以禮祀事完具脩理

過緣由申報以憑轉報施行毋得違錯須至

帖者（魏公名廷楫湖廣華容縣人）

正德十二年七月蒙

臬司憲副劉公捐俸銀捌兩以助脩理祠像

之費（劉公名伯秀仁[illegible]南昌縣人）

正德十一年八月蒙

巡按侍御陳公親書李忠簡公祠一扁表賢
一扁文溪亭一扁揭之海珠祠額（陳公名言福建長樂縣人）
正德十二年八月蒙
元戎太保武定侯郭公賚以廣右石碑以刻
公之海珠祠記（郭公名勛直隷鳳陽府懷遠人）
正德十二年九月十五日三學生劉相并學
林喬費炳等四十五人具呈于



臬司僉憲王公請義舉公之海珠祠役蒙批
看得名賢祠像既先該准行作興脩濬所據
供應開閉洒掃以嚴崇奉之意不可缺仰縣
查編門子一名時常看守（王公名大用福建興化縣人）
正德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三學生劉相朱
冕費炳等五十七人具呈于
巡按侍御毛公請義舉公之海珠祠祀典蒙
批布政司勘實議報此繳（毛公名鳳浙江紹興衛人）

潘司方伯吳公臬司憲副王公尤加意作
興令有司脩理祠像縣尹王公命工用財凡
百猷為罔不完美（吳公名廷舉廣西蒼梧縣人）
（王公名弘直隷六合縣人）
（上公名澄湖廣羅田縣人）
正德十三年五月蒙
中貴市舶牛公加飾公之祠像門宇缺者建
之蔽者葺之俾公之祠像煥然一新（牛公名榮直隷河間府滄州人）



嘉靖十八年
侍御王公查革河南渡夫羅綺等四十八名
給與坊長供應各衙門以資疲困獨存留李
遇陽僧慧政二名以供海珠寺文溪書院香
燈李遇陽擺十一月分僧慧政擺十二月上
半月行府各給帖照用垂永遠凡閏月該銀
拾兩亦扣送府庫以為脩理本祠之費
憲司出示嚴禁勢豪不得占奪今顛末見刻

石海珠祠左

閩郡來及寺記所載則海珠之河南渡顏從來舊矣寺剏於宋歷元而入我

明幾四百年其間廢且復興祀典如在沿至侍御王公加意申飭禁約所為念先德者甚厚萬曆十八年李遇陽分額奪於李洪二十二年僧慧政分額入於市民裔孫宜楨先呈番禺蔣公惟十一月分給李永項擺續呈方伯游公番禺　蔣公准十二月上半月給僧賢澤頂擺而前額復完矣敬錄以識不忘

游公諱應乾直隷婺源人
蔣公諱之秀廣西全州人



附建會城祠行移

嘉靖十五年閩郡舉人倫諫梁津李鸞曾貫周樾德黎民表言于僉憲李公曰忠簡公古今師表請祠會城以示風厲詳于督府錢公甚遠其舉付郡守鄒公創之郡丞程公成之巡按王公親書李忠簡祠扁于門學憲吳公親書久遠堂南方間氣扁于堂今祠在城西之官巷有司春秋致祭

錢公名如京直隷桐城縣人
王公名德溢福建連江縣人
李公名默福建甌寧縣人
吳公名鵬浙江秀水縣人
鄒公名守愚福建莆田縣人
程公名鐸直隷徽州人

春秋有司祭文

惟公豐功茂德照耀史冊流風餘韻啟我後人名教所關實切企仰今茲仲春秋謹以牲醴用中常祭公其鑒之

萬曆二十九年創造稅衙改建城西宮巷祠
于兩帽街蒙
署藩司學憲袁　捐俸錢共壹百兩助工廟
貌賴以重光文移備錄于後以誌不忘
萬曆二十九年伍月蒙
廣州府爲脩復祠宇事奉
布政司信牌照得李忠簡祠所以崇祀先賢
表厥閭里乃以稅監走造衙門致茲拆毀府



縣原議改建于社學舊基今既數月矣未聞
作何區處殊非所以妥先靈示風勵也本司
有恫于中竊謂事關俎豆非爲觀美始也該
監既不待兩院之詳允而急于拆今也有司
又悼土木之繁興而幾于復祇恐築室之議
將貽名教之譏本司顧與同志者蚤力維之
備牌行府即喚李氏諸生推擇老成謹厚者
親董其役仍委官公同相度社學基址剋日

遷竪除舊料外合用木植幾何除該監五十
兩外尚費工價幾何兩日內備細開報俸與
贖鍰本司隨力捐補務期不煩公帑恢復廟
貌切須視此如家事留心節約剩量速報奉
此案查前項祠宇先據南番二縣行據縣丞
吳主簿葉前去社學相度明白擇於四月初
二日拆卸初十日興工建復共估計銀肆拾
捌兩六錢零肆厘報縣申府就據生員李宗



禎等具呈所估前銀短少不敷又經行回南
番二縣覆加查估去後今奉前因除行庫將
內府原發助工銀伍拾兩支與李氏諸生老
成謹厚者一人領親辦料物董役外合行遵
照作速查估牌仰本縣即行委官將原度定
社學基址建復前祠即今果否完工尚未得
完公同董役本生剋期完建共一應工料除
舊物外尚用木石幾何除該監五十兩外尚

費工價幾何兩日備細開報以憑轉報捐補
務期不煩公帑恢復廟貌切須視此如家事
留心節約覈量造冊具繇速報須牌

萬曆二十九年六月蒙

布政司爲修復祠宇事照得李忠簡祠見今遷
建完先賢之廟貌樹閭里之風聲有光祀典
合行資助共成美事為此票仰本府官吏即
将發去本司贖鍰伍拾兩貯庫以為修理工
料之費仍速擇日興工完日冊報毋得有違

學憲袁諱名茂英號
文海衡江[illegible]縣人



## 海珠祠祭業

番禺縣鹿步都鹿步堡叁甫

土名汀瀾蒴原額肆拾畝今丈叁拾畝零

土名下蘊原額叁拾玖畝零

土名姚家崗原額玖畝今丈田地山塘共
拾伍畝

增城縣青湖綏寧綏福金牛四都

原額稅肆頃柒拾壹畝陸分今丈叁頃伍
拾柒畝



高要縣寶查都叁甲

土名大步頭大步尾低演三草汪拽木汪
棟諫鱔婆灣裏滘破洲岁原額壹頃伍
拾畝今丈連低洼荒蕪共壹拾貳頃零
肆畝

番禺縣河南上下渡窖頭横水等渡十一月
分十二月上半月分渡額九閏月該銀拾

兩扣送府庫給僧領回修寺之用
東莞縣教場来廣渡叁隻逓年每隻銀貳兩
共銀陸兩扣送府庫給僧領回修理之用



# 海珠小志卷二

## 海珠寺謁李忠簡公祠

李質 德慶人 刑部尚書

儔嚧早已擅英聲疏艸忠勲答聖明解組獨
懸歸梓里下帷曾憶駐蓬瀛雲霞一片祠宮
色伏臘千年俎豆情海内共推瞻北斗高風
何但重鄉評

陳璉 東莞人 禮部侍郎

宋朝名碩彦卜築紺園幽濤洒琴書潤珠聲
棟宇浮下帷脩素業通藉賛皇猷不作南人
黨長懸社稷憂封章歸白簡高隱戀菟裘風
采千人失遺祠萬古留波光揺寶樹雲影拂
滄洲地擬壺中勝帆從鏡裏游儀形空歲月
蕉荔自春秋縱有懷湘賦巫陽不可求

錢溥 華亭人 尚書

祠宇開珠石懷風悵夙遊禪林依萬劫文藻

重千秋。几静潮聲潤。天清蜃氣收。遺碑鐫德

磬江海此長流。

吳廷舉 蒼梧人 布政使

石自蝸宮出。祠疑蜃閣成。江苍臨岍艷。蔄槳

撒波平。杖屨東山望。瞻依北斗情。風裁歸太

史。不朽是家聲。

湛若水 增城人 吏禮兵三部尚書

崢嶸起孤根。四面無人僯。云是文溪築。當作



李公墩。屹立波中流。以墩肖於人。廢興無定

主。此事亦迷淪。萬物理固然。自餘可紛紛。瞻

像遶三匝。感慨復何云。藤蘿附高木。得意淩

青雲。惟有夕陽鴉。江水自冬春。

李晟 南海人 叅政

行祠築傍蓝珠宮。砥柱狂瀾障海東。一代才

猷光竹帛。千秋文藻陋雕蟲。丹心抗疏孤忠

在。黑髮還家大隱同。祀典極知南國重。芳名

誰復步長風。

游居敬 南平人 侍郎

江寺祠宮亦壯哉。表賢千古見風裁。紫雲山

色當窓出。黃木潮光入座来。夜静蛟鰐吟海

府。天清鸞雁下瑶臺。臨流不盡瞻依思。清獻

祠宮得共陪。

黃衷 南海人 兵部侍郎

沐日浣波面面賒。想從鰲背駐靈槎。陰晴晝



借漁人景。雲水偏宜野衲家。月鏡東西浮殿

壁。風帆下上掠窓紗。文溪精舍隨長劫。夢寐

儀形鬢欲華。

翁萬達 潮州人 尚書

古寺江心石。高名大宋聞。窓含香浦月。簾捲

越城雲。岍樹凝秋色。江鷗下夕羣。菊湖祠不

遠。千載共遺芬。

曾世昌 南海人 僉事

海珠漾秋月郊墟薦新凉我携二三子駕彼江心航舣貯山笋蕨壺列新芻漿舉杯邀明月明月来我傍海珠意中僧飄飄羽衣香大斗醉復酌溟渤誰斛量醉拍浩歌放東壁光寒芒滔滔大江水宇宙同歸藏類彼東坡老赤壁遊倘徉面仰文溪翁萬仞騰鸞凰風霆共流止星斗争耀煌美人在何許咫尺成天荒歌成欲誰寄寫之寄盤岡規規事為末不



齒君子行豪宕本吾事勿哂黠也狂

鄭洛書 莆田人 提學御史

有祠東海上簪笏儼生榮問此為誰歟忠簡李先生昔為宋朝彦史誌留其名讀書遺故處香火妥精英天吳護飛宇孙嶼永不傾不見来駒人空聞流水聲流水不復返海川迴来明思欲扳前駕悽惻徜馳情

侯緘 臨海人 布政

寒雨瓦冥海上臺雪濤面面拍天開千年薦蒸趋祠屋此夕開進坐石苔龍樹炯霞依四壁虎溪冠蓋集羣才焚香共對心如洗寂寞臨厓鴈鷺哀

陳謹 莆田人 狀元

諭作金門一歲星儼然遺像表山亭立朝不附南人黨千載風猷照汗青



又

廟額何年建海濱清幽元自隔紅塵屏邪躡列頻登閣諭賊臨危肯愛身衣挽玉階曾碎首劍持金錯肯批鱗文溪千古精忠在山斗遥瞻憶宋臣

甘學 南海人 庠生

誌傳海珠山古人讀書處古人今不見榕首泪如注般若據高臺憑虛獨流盼幾度遊情觀對景不成句固以歷語人力薄弗我遇天

慰懷古心今秋祠乃倒

李春芳

孤嶼浮滄海四面無人俳煙飛畫荻湿潮聲往来吞此地古之開文溪李公墩我欲發長歌浩浩清海門醉以訪紅日莫使近西村漁郎多晚網沽待酒盈樽

陳惟順

一珠浮海瀛雙栢拂蒼旻忠簡前朝謚春秋今代禋諸書驚澤國諭賊救斯民萬古芳聲在應同宇宙春

王縝 東莞人 南京户部尚書

珠江江上李公墩松檜森森廟貌存文藻先朝推昂卬勲名千載照乾坤身扶黃屋興炎祚疏伏青蒲動至尊却憶梅花相贈句遺行猶尚有殊恩

吳尚質 高要人 封郎中

樹色依微晤遠眸千年形勝冠南州檻前炟水紅塵斷天外雲霞紫氣浮景仰高賢曾勒土揭來海客一維舟經綸社稷重回首竹鶴蕭然故國秋

陳觀 南海人 布衣

昔賢卜築處開檻俯江流旭日波心沐碧雲天際浮縹緗遺世業忠孝足貽謀欲遂摳衣願千年此繫舟

馮大樹 順德人 布衣

千載文溪存古寺相逢江上起遺思文章政蹟傳當世紫綬玄冠狀昔時秀氣並看花灼灼丹心偏對日遲遲表賢堂上誠追憶無限清風吹鬢絲

李時行 南海人 兵部主事

勝境遥臨粤海東烟波深處敞龍宮到来自覺群喧息坐久能令萬慮空隔座影移蒼檜

日入簾香透緑荷風先賢曾此談經地遊客瞻依感慨同

郭棐（番禺人 光祿卿）

一代人龍起海東頓令千載仰流風祇今南宋遺編在猶述當年補袞功白簡纚裳明旭日雁聲秋色満晴空亦知地勝因人僻同砥江流砥柱中

戴冠（河南人 戶部主事謫烏石驛丞）



科名冠海方輿論重千将南渡匡時畧西垣報主章雲霞浮紫翠皆葱競芬芳欲問當年事前津思渺茫

王思（泰和人 翰林院編修謫三河驛丞）

平生氣節挺剛方不變權奸壽自將廟祀南濵忘歳月人瞻北斗矢歌章淇傍霜竹凌空勁庾嶺寒梅傲雪芳倚檻不堪舒老眼海天秋思正茫茫

右用戴仲鵬韻

侯國治（南海人 參政）

江上蓝珠宮前修曽卜築重瞻祠像新間氣鍾南服昂甲早致身正言清輦轂引裾去奸回排難全郡牧縋城散羣兇萬家再造福趋閼晏抗章拂衣返嵓谷心與秋鶴飛節竝凌霜竹奕奕紹家聲振振蕃公族遺廟敞雲根故國存喬木環宇暁峯青映皆炯水緑千祼仰高風流峙長清洲



陳邉（南海人 知府）

名賢祠傍海東湄尸祝分明奕世思抗疏昔曽留御榻詔歸猶有贈行詩遺編尚遺流雲護麗藻重鐫蘚蝕碑旭日當窓光凛烈還如端笏立朝時

歐大任（順德人 郎中）

宋家遺直廟臨滄異代人来奠桂漿杖履舊随江祖石几筵猶在鄭公鄉瑣牕島霧沾書

帶書閣汀雲護笏裊惆悵梅花清似玉海門

東下引扶桑

黃志尹　番禺人　知縣

龍圖遺像背禪堂具見丹心的獨陽四面洪

濤涵正氣一庭明月自清光生膺男爵無餘

祿殁著賢聲有抗章血食萬年香火地繩家

名世代成行

張廷臣　番禺人　鹽運使



雲根古寺立中流曾是名賢舊此遊剡剡天

人長在望堂堂貌廟幾經秋山容隔岸青如

護波瀲環堦翠欲浮風景不殊凝眺久乾坤

間氣到今留

梁有貞　番禺人　知州

畫棟接花宮名賢想像中前朝瞻令德異代

仰高風古木梢蒼碧滄波浴日紅衣冠看後

裔蘋藻薦何窮

有宋遺中葉南溟起哲人生平多節概在位

以經綸事業光編簡儀刑肅縉紳千秋一祠

宇遺像儼江濱

謝有光　番禺人　知州

東南間氣屬名賢岳降生申豈偶然抗疏精

忠霜雪肅匡時勳烈日星懸梅花數詠明清

節珠海千濤壯大篇廟貌堂堂雙樹裏春秋

蘋藻自年年



楊茂先　番禺人　同知

讀羅貞珉日未殘如公報國古来難憂時諫

艸冰霜凜午節鐃歌嶺海安天上星辰干氣

象宋廷風采儼衣冠我来拜謁瞻山斗祠樹

森森雨露寒

杜漸　番禺人　知縣

前哲高風播海潯祠堂瞻拜愜遐心東南秀

氣干星象文武才名振古今萬頃春潮廻砥

祛。九重時祀到訶林。文溪千載清流在，不共珠江較淺深。

陳堂 南海人 光祿寺少卿

文溪祠下水如天，四面波光照几筵。屹立中流成砥柱，遺風千載肅官聯。蘋蘩不盡英賢淚，獻納猶存琬琰編。出處如公誰得似，莫邪千將事空傳。

黃鏊 香山人 知縣



長江千頃一珠浮，祗樹曇花墅色幽。初地半分詞客座，春濤雙繞謫仙樓。鰲擎砥柱雲霏出，鯤化重溟日月悠。北斗泰山時入望，潮回猶未辭蘭舟。

楊瑞雲 南海人 戶部主事

滄江萬頃一珠浮，燈火長為學士留。絕代文章推大雅，千年砥柱在中流。風清瑤島僧鐘出，峽夾桄蓉水榭幽。潮去潮來人事改，還向

清獻表南州。

陳大猷 南海人 副使

扁舟遙泛寶珠圓，柱砥中流別有天。萬頃琉璃涵日月，千秋祠宇肅忠賢。先朝正氣孤風凜，昭代崇恩奕世綿。賒望地圖東去盡，目隨征雁破蒼煙。

乘紳端笏偉人哉，瞻拜人依釣艇來。千仞羽儀翔百粵，萬年英氣燭三台。酣聽榜枻歌漁父，醒續離騷弔楚才。閱世瞰流心百折，滄桑何處不堪哀。



鄧時雨 從化人 山人 封文林郎

萬頃蒼波上下浮，天開奇勝郎丹丘。三朝俎豆威儀在，累代勳名竹帛收。日上海門騰紫氣，風生洲渚散清秋。瞻依砥柱中流地，弭棹雲房竟日留。

林萬韶 番禺人 同知

寶刹滄浪裏波光映海門宋臣遺像儼山斗
望高存抗疏權奸日雄文嶺表傳憑欄瞻仰
後返照落前林

姚光泮 南海人 知府

明珠江上吐驪龍一點光凝學士容四面波
濤涵世澤千年燈火伴僧鐘孤標兀峙流中
砥正氣長浮檻外峰景物不殊人已遠幸從
蕭寺挹遺蹤



滄溟迴合斷塵紅祠宇岧嶤出鏡中異代丞
今還俎豆嶽聲終古薄雲空抗章獨正嚴廊
色討亂誰如社稷功一自科名誇宋室頓令
五嶺日增崇

陳三俊 南海人 知縣

嶺表滄桑不計年珠江風景故依然孤忠節
氣知能幾一代文章孰敢先御榻抗言如尚
在梅花詩句至今傳慚余後學摳衣日想像

高標海國前

鄧于蕃 南海人 鹽運同知

珠宮屹立湧江心宋相祠前古木陰異代文
章歸國史千年香火接禪林清香尚帶寒梅
色久遠猶傳玉翰音獨步海天遙縱目依然
間氣鬱森森

金節 番禺人 副使

曾聞燈火寄舟江廟食珠江砥柱流宇宙獨



存清節在如來長護玉香浮半空臺島開初
地萬祀簪裳憶壯猷欲薦溪蘋滄海隔西風
吹送一輕舟

王原校 番禺人 知縣

鄒陽堂上儼光儀多感龍頭締會奇道派澈
清清獻援心源虛白白沙知經城偉績千年
重食邑殊恩異代思故里雲仍堅世講至今
淑艾有餘私

王思賢 揚州人 高州推官

突兀珠宮紫氣浮詞臣手采此間留雲移掌上青螺出潮帶天邊赤日流一代人龍遺像儼數株瓊樹晚堂幽君家世業存餘裔今古聲華播遠州

馮紹京 順德人 知縣

烟帳遺蹤此地留先生半望重南州菊坡門下傳心印淳祐朝中展壯猷正氣直凌霄漢



上清風長對海門秋表賢堂上瞻遺像猶有龍光射斗牛

盧龍雲 南海人 進士

科名前代探花郎早毓星精耀海方忠赤有心懸虢州勳猷何意在旂常提戈自障鯨波險請劍寧辭鳥道長遺像清高瞻拜肅珠江猶自勝桐鄉

梁紹裘 南海人 庠生

原缺第十七葉

知宋社成阬隍遠引高棲球獨憂化及峒酋謝殘敍遂初忘物樂天眞雅咏長吟照華札哲人既萎喪典刑廟貌空留依淨刹我來三匝想像公之孤標彷彿砥柱中流振衣坐溟渤丈八金身知是誰若海波濤巨汨沒吁嗟乎張文獻崔清獻徽猷煒煒揺列傳如公昂立在其中千秋百世開生面栖神未必滄波祠星辰河岳終難變 國家元氣凌鴻濛道



德文章奪化工至人本是無名我三世如來空不空

鄧良佐 從化人 知縣

廟貌森嚴俎豆新前朝冠冕識南人孤忠獨抗雲霄志百折猶存社稷身麟閣千秋爭想像龍門一代許攀麟江邊何物堪持薦欲駕扁舟采白蘋

張鳴韶 順德人

高臺晴倚玉芙蓉灝氣遙連海上峯名第先朝留翰墨芳傳昭代見儀容重頂日麗文長在斷壁雲深蘚自封千載衣冠還此地滿天波影吼魚龍

陳彥陛

維舟塘謁李公堂梵宇中流肅衮裳正氣直從潮水繞德星長並斗山光歲時俎豆隆恩



遶世代衣冠衍慶長景仰高人千古上扶胥遙望水雲鄉

崔嵩来 順德人 庠生

緋細南武津晴瀾泛柔櫓祇樹植何年香水環玄圃中有宋名賢祠宮傍蓮宇緊昔矢孤忠引裾諫明主法矯白眼郎疏排徐卧虎鼻車晴鬧擊縋城慰叛伍凜凜堅直風道不隨時癖憶歸成遂初泥塗眎簪組雲路騫鴻冥

抗志辭公府懿諡表勳名郡閭有遺矩喆人雖云亡汗青永不腐陟彼海珠山舊芳藏修土江河日長流伏臘薦蘋蘩披雲瞻儀容景行將千古

陳裳 南海人

石瀾方丈鎖江皋一眺祠宮勝獨勞遺範世瞻滄海上清標遙對白雲高堂開南浦迎朝旭廟擁象風入夜濤緲緲閣雲天外處雄前



祠影自瀟騷

區慶雲 南海人 庠生

片石峙嶒一鑑中昔賢今此築祠宮人間白鶴何年到海上青騾有路通脩禊薦蘋仍越俗登壇揮翰已齊風常玄世業丹霄近翹望關門氣鬱蔥

劉克治 從化人

維舟海珠石憩風蕩漣漪慈度古剎中晚睇

忠簡祠淵毛登成拜洋洋如見之遺愛與遺
直俟矣百世師當公未遇時於此曾下帷楚
楚擬高第輝輝大業垂為李及監司在在著
口碑累戰隕攙槍譚笑大難夷抗疏正儲貳
前星為之輝攻擊賈史輩翼虎不敢飛南人
自無黨忠骾帝所知賢賢不大用但為後世
欽高風表千祀清塵播于斯餙像冊舊楹徒
甄不可追揆公在今日引裾寧詎辭有美休



消者鮮慰拊髀思逝者儻可作惻愴有餘悲

朱學顏 清遠人

子產古遺愛炑向乃遺直猗歟公兼之千秋
瞻碩德海珠一卷石寶剎明佛日冠劍儼几
筵公靈此血食高節奮先朝遺芬播千億唐
宋二獻間公也稱鼎立我來酌蘋藻低回欽
消伏俯仰有餘思清風猶習習

朱學曾 清遠人

汁青先烈在寶剎古祠存伏臘蘋蘩薦美牆
劍履揪齊名高二獻棲武有諸孫再拜瞻遺
像天人世共尊

朱士讚 清遠人 庠生

兀兀中流白石粼粼後生何敢望清塵艱危不
避牽裾疏天地常存報主身二代詞華收太
史萬年燈火薦芳蘋菊坡門下推多士衣缽
如公問幾人



王謝詞華絕學難先生千古此登壇風裁何
處霜同肅權貴于今骨尚寒珠寺曉鐘鳴夜
月越江飛浪障東瀾哲人回首瞻依在步武
誰彈柱後冠

帥廷鎮

靈祠奕奕水中央映帶珠城倍有光四壁雲
牙占節聚千層雪浪見文章煙霞未改緇帷
色草樹猶含綠野香惆悵九原那可作空餘

閒氣在南方

陶焯 太學生

島外禪林入画圖樓臺蜃氣棲虛無風吹漁唱寒傾耳月伴龍眠夜吐珠蘭若鯑然香火永文溪兇在廢興殊揭来清淑鍾南土留得儀形爾海隅

黎崇王 庠生

雲接天疑近潮平日似遲春秋昭代典燃火



宋臣祠地據三城險人真百世師不窮桑梓意瞻拜政遊時

歐起龍 庠生

大海何年結梵宮先賢遺像仰雄風千山王樹嶙峋外萬派銀河蕩漾中老蚌吐舟驚乍渴神驪探取信相同幾回細玩留題句翠竹凌霜鶴突空

蘊群岳

昔賢遺蹟至今存欲酌蘋花溯酒尊聽世蕭條周柱下千秋悵望漢龍門江濤斷岍重城晚刹湧中流一石蹲往事無端滄海去銜由名姓在乾坤

蘇百昌 順德人

壁古冊青落名今日月懸寺雖千劫後門對一江前此地僊蛟室疎鐘到客船徘徊久凝眺八之滿山川



蘇肇昌 順德人

星河四面送涼飇寺冷疎鐘坐寂寥暮蟲樓臺知蜃氣寒生蛟室散氷綃金篦西梵空津筏雉堞南陀古市朝往事滄茫重回首天共怒激海鶩潮

蘇多昌 順德人

將刷千里發長江笑狎輕鷗泛一雙晚泊潮生古祠下秋聲雪浪到蓬窓

陳子壯 南海人 明探花

宋道日南行。番禺分鮮象。勝達祠成門。風徽弘嶷獎。既植外除聲。亦稱金華省。委身小朝廷。乾坤就函葬。諭賊障鄉邦。蹤姦明且讖。御楊引裾年。氣與霜旻上。清切九閽鑒。南人信無黨。貫董寶縱橫。真魏虛來往。太乙西湖觀誰與論。羣枉。拳手犒陽堂。端為文溪傍。海珠石上。本潮瀾奔泱漭。官津有送迎。城堞橫舟葉蒲與瓣香。亦可並瞻像。茫陬昆姓繁。茅邑詹時嚮。姐豆固未替。旌亦未廣。毋自感遺編。淵居色敞惘。寧知禮彿懂。不見讀書幌。同陟科名間。半采乃千丈。面裏出孤峰。溯天雲日朗。以貽同遊客。懸懃致所仰。右海珠詩 忠簡公祠堤公下帷處

謝長文 番禺人 康生

中朝如豆宋衣冠祠畔濤聲日未殘將流自



憑三草疏攖鱗誰識一忠肝劍光劃彩猶飛雪玉韻吹香尚帶冀五世澤留曾未遠至今半采照琅玕

謝先春 候選官 番禺人

祠宇傍鰲宮春秋報祀隆推餘瞻壯節抗疏見精忠不盡蘋蘩意長懷社稷功凡能號望切千載挹高風

翟如威 金吾衛鎮撫 南海人



翁殿睛色海天秋秀毓忠良表俗儔自出禁城圍遂解直乘珠石砥中流千秋食邑人如在奕世恩波澤未休拭目太平逢 聖主衣冠猶喜紹箕裘

孫謂周 庠生 順德人

遺像肅珠江掘衣客恩降高名天北斗開氣日南邦綠蔭連金刹黃流注玉缸豐碑讀不盡欲去更留戀

孫搢何幪道 庠生 香山人

暫買方舟向水涯瞻依前哲起遐思立朝獨恃風裁肅抗疏能令佞魄褫高節雅知憐翠竹清標猶自想芝眉中流牘有談經地懿範千秋屬我師 右謁李忠簡公

壓外招提興復翩憑虛擎出小梵天浣開蓬島人疑玉影濯秋夢亦仙露挹曇花爭旖旎風廻玄鶴舞翩躚更邀月姊雲中駕一石

海珠小志 〔卷〕二 十五

和韻興轉延 過海珠 訂

陳邦彥 順德人 廩生

江流不轉蓋臣心先代遺蹤閱古今地借招提留閒氣人瞻山斗愜登臨明珠焰耀天南北寒玉香侵雪淺深自是星精垂粵海淩將名勝擬東林 同諸子遊海珠寺謁忠簡公次梁文康公韻

古寺臨流春後春菊波一派更何人山河滿目多鼙鼓童冠天南自葛巾借劍尚方英瑩在採蘋江畔歲時陳三城俎豆雲仍遠猶記

海珠小志 二 十五

曾年解卜俊 先生韻

李樞臣 春叟十四世孫東莞庠生

縹緲烟波飛彩鷁登臨梵宇晤高僧浮生作得清閒半觸景偏驚歲月慨增漫道書香然不武敢云文獻足吾徵 仰事家史紹衣念慚對先人重撫膺

竹隱公乃梅外公諱春叟之父著有論語解家殘皆帙已燬於元兵 兕按御史物閱邸志旁求之樞臣訪於石壁手城諸子姓供未有存者寺中賦此志感

蕭皷從天落海壖水晶宮殿集群仙畫船停橹隨潮上金吕烘醪信手傳寶笈聖恩憑使節錦囊行色借詩篇匆匆不盡陽關意西望丈洲路幾千

王 清 濟寧人 都指揮使

何年神物抱珠游遺向滄浪第一洲五色化成金世界六鰲擎出寶香樓光涵鮫室星辰動影落龍宮日月浮萬古團圞天地裹寒聲



敲徹海門秋

戴 縉 南海人 工部尚書

島嶼如珠璅碧瀾天然勝槩鏡中看旃檀雨過石臺淨越海風生水殿寒旅客遊來觀色相羣公吟望倚闌干蓬萊東去仙凡隔欲訪金丹乏羽翰

張名謙

海心笄刹向天西始覺中華寄四維鰲背片

鮮掀疊漲驪珠一顆浴晴漪要知夢外田光我莫問人間砥礪譏潮古潮今無盡藏茶甌忝罪且題詩

許天錫 福建人 工科給事中

冠山浮動小金鰲擁出蓬壺控巨濤沙渚南來遺讖在海門東望暮潮高芳洲碧艸連蒼靄上界青蓮吐白毫醉卧中流呼不起欲招王子奏仙璈



潘 洪 番禺人 參政

天然蜡石奠江潭遂有樓臺構蔚藍四面不扃山色入孤根無恙鏡光涵篙前茶鳥悦歌舞水底魚龍駭笑談我已結盟於此久了無名跡愧瞿曇

陳 騏 南海人 副使

古刹峙寒流虛明面面幽魚龍波底見天地鏡中浮篙響風晨鐸僧歸月下舟濯纓歌一

曲餘興付滄洲。

傳 倫 守珠池都知監太監

仙洲鰲殿梵王宮，砥柱東南萬派中。龍女散花香氣譪，烏鱗放絲瘴煙空。畫船駕到無河境，詩酒豪來欲遡風。千載登臨真不偶，留題贏得繼諸公。

徐 瑞 番禺人

絕島波心見樓臺，玉鏡中。欲觀鰲背日，還仗鷁艘風。客思負空外，雲程若木東。蜃光晴作霧，海氣晝成虹。僧剎蛟龍護，神珠水月通。同遊多逸興，歸棹擬乘空。

林廷玉 福建人 尚書

馮夷波底策鯨鰲，故擁身軀出水濤。玉鏡汪涵山月小，金莖搖動海天高。宮中樹色浮琳剎，背上苔衣長綠毫。忽聽天風雲外起，却疑誰共八瑯璈。

當日何人解釣鰲，至今形勝擁風濤。相離碧海無多遠，突出滄波幾丈高。身世居諸歸泛蕩，眼睢雲物入絲毫。千登望望無消息，訏聽泉聲似玉璈。

海面稜稜伏巨鰲，剗風千古任波濤。望來北極天樞近，占得南溟地步高。金背嶙峋擎梵剎，鏡光清徹見秋毫。人間亦有丹丘境，可拉雙成共奏璈。

海上仙山駕六鰲，摩尼浪說化鯨濤。風波自古從渠險，砥柱中流只任高。金界浮空人離世，樹根浸水石生毫。天荼散亂香煙靄，閒聽僧伽擊梵璈。

右海珠寺次許給事韻四首

張 琮

金鰲背上會詩仙，醉墨揮灑彩旂翩。貝闕[illegible]稜飄海日，畫廊繚繞枕江煙。虎頭門逐通諸國，雁翅城高俯百川。向晚笙歌猶未徹，驪龍

拏月賓珠圓

澤媚川明凍霧消海珠冬日似春朝石潭龍女潜吹笛氷室鮫人織綃樹色汾分南北岸江流一帶古今潮天生此景通寰宇解送諸番盡入朝

右賦月裏川集海珠

林廷選 福建人 右都御史

載酒乘流濯我纓每於送客寄閒情海中寶地一珠小檻外登江雙練明夜月頻窺鮫女



泪曉風長送梵鐘聲片帆借得涼颸便且作蓬萊閬苑行

陳熊 合肥人 平江伯

分明仙闕蓬萊境屹立中流迥異常雨霽蜃樓添秀色日和鮫室靄祥光周圍激灔[illegible]峰小東望微茫海嶠長幾度追陪華月底氷晶宮裏倒壺觴

曹琚 桂陽人 知府

度嶺南來見此宮一拳羞樹海天空雨餘水面魚翻白浪静江心日映紅遠樹周遭層巘外孤山砥礪倒流中人間何處尋蓬島襟次登臨廓外空

王昊 衡陽人 巡按御史

五羊江上海珠寺四面玻璃接遠宮合浦雨來雲井黑扶胥日出蜃樓紅曉鐘暮鼓玄虚外雲影天光蕩漾中携手重來清興發欲憑



鵬翮於旻穹

王弘 僉事

曉日東風到上方半空樓閣午天長白雲已去僧猶定黄鳥飛來客不妨蓬島幻成仙境界海珠生出水中央叨陪我愧諸公後亦飲華筵醉一觴

當頭日出滿東方一望乾坤萬里長霄漢有情燕地濶煙雲何處楚天妨道逢姬孔心如

醉夢想黄虞夜未央最是老懷題不盡欲傾
南海一吞觴

鄭金 清遠人 廣東都司

四面無涯擁一峰海心擎出梵王宮秋空寒
浸滄浪碧開檻光涵浴日紅寂寂遠通三島
外巍巍孤立八荒中乘閑載酒頻歌眺只恐
豪驚鉢呪龍

致祥 椒山人 户部員

南粵江山奇此鍾東西才目海門通掌登塏
率水雲裏僧住輞川圖畫中蜃氣樓苹浮世
界佛龕燈火照龍宮舟航来往拋梭急咲殺
長廊面壁翁

張直 南海人 國子監典籍

寺以文溪始有名團圓太極本天成忽看新
刹憑虛搧翻記前遊處遠亭鵰背日高籠樹
影鯉魚風起逝鐘聲誰云不是瀛洲景那得

金盤海上鰲

一棹幽尋到上方城中人事遠相望融流萬
古長自在浮世百年徒爾忙軟飽衣溪玄石
暈黑甜還藉得雲房吾鄉山水多奇勝獨此
猶能四海揚

潮汐奔流西復東萬年天地不終窮孤根滄
海眞盤結一柱金山無界同僧掃島中閒歲
月漁郎波底動蛟龍弱水三萬知何處且得
滄浪一盪胷

碧流遠遠梵王宮倒影分明接遠空兩岸煙
籠新柳暗一江風戰落花紅魚龍竟在遊延
外鱗介應多瀲灩中歌酒送行無日歇幾人
能得上層穹

胡經 廬陵人 進士

五羊風景珠江寺勝日行行今幾迴石映波
光衣鉢影坐吞山色搢紳杯水神於我宜相

問蒼烏逢詩莫浪傳蕭敲不聞鷄犬隔洸從
何處覓蓬萊
黃 玲 香山人 知縣
古寺臨珠石高僧住鏡天波環中印岸達
上乘禪鯨吼通鮫室漁歌雜象蓮市塵飛不
到沽酒白鷗邊
陳 言 福建人 監察御史
寶坊澄霽靄簪纓野興貢吏適官情遠渡要
八 三 十一
同溟海闊虛心休讓貝珠明村無俗駕多清
氣鳥喜遊人送巧聲三復華篇嘶莫和仰瞻
猶似侍公行
右次竹田翁韻
梁喬升 順德人 主事
兀然一塊江心浮撞破江潮兩道流若把梵
宮品題遍海珠端合在前頭
師 夔 江西 僉事
暇日尋幽到海珠上方風景自然殊水因潮

汐分高下山為煙雲忽有無萬里飄零舟一
葉半生潦倒酒千壺與君坐對松蘿月身世
渾疑入畫圖
張 詡 番禺人 通政司參議
中間一座歸禪宮四面如山浪拍空雲影下
連山樹碧波光長影佛燈紅依稀蓬島移塵
外焯灼金山在眼中閱盡興亡知幾代誰能
回首問蒼穹
右和曹太守韻
十二
中流砥柱咲堪擬滄海遺珠亦浪情隱約龍
宮開棟宇分明弱水隔蓬萊詩人錯咏金山
寺佛子惟知般若臺來往莫言風浪惡禪林
自有渡僧盃
王 億 鳳陽人 山東參議
卷石龍蟠海噴珠雲天倒影地應殊林開梵
宇清光映香逐晨含俗翳無點破江心浮屠
氣浪逆仙子醉蓬壺潮生潮落人今古造化

難更此畫圖

閑入招提景白雲占半窩紅塵飛不到翠竹舞風多

風靜修巖榻雲龍蘚氏窩玄譚渾不厭落日亂山多

右絶句二首

・梁儲　順德人 太師兼大學士

足誰驅石到江心天為羊城鎮古今歲月不心人共老滄桑寧藉我登臨詩情肯與珠爭



蘿欒意還了海共深怡淂蘭撓歸去晚貪看寒雨遍山林

・駱用卿　餘姚人 御史

海珠春曉樹成煙華節亭邊水作田兩廣月隨驄馬足三江潮送綉衣船了無議論留人口剩有詩章耀海天此去京華千萬里毫端起拜又何年

樓臺倒影勢孤懸疑是南溟出水蓮雲宿空濛方丈地潮生虛白四圍天無多石逕緣禪枝剩有僯家泊釣船曾濯塵纓遊月窟幾回清夢月娟娟

・霍韜　南海人 禮部尚書

有山何處坐巢由水繞南溟地軸浮青史半篇閑老眼泰山千仞一江舟枯坭蒼蘚隨風雨在處光陰幾轉流垂洒珠江亭畔汗不知今又幾千秋



林應聰　莆田人 郎中

九日拏舟江上寺炎荒到此始知秋遂萊寂風塵逈溟海茫茫日月浮兩岸帆檣靡越樹數聲雞犬出滄洲昇平何處非行樂肯向尊前作楚囚

倫以諒　南海人 通政司參議

千江月色濕煙流萬里長空紫氣浮入夜海聲長似畫烈雲卷影不知秋石床鶴叫回應

夢海寺風生逼酒回首南溟星斗落筆端

雲錦瀾江樓

兩岸秋風吹白蘋三城煙火隔紅塵天涯寒菊雙蓬鬢海上青樽幾故人謀國計從窮處拙倦遊心向暮年真羅浮東去扶桑近黃木灣頭好問津　右海珠別李三洲王青暘二子

王弘東　廣西參議

斷岸沙灣石闌微茫艸樹小金山浮波玉界平空見濤落珠光合濤還日暝龍宮風雨刷夜晴象座斗星環興君便作舟仙泛一破淹留宦海顏

獨尋幽景五層樓擬著星槎百粵浮遠散海丘危日眄虛凌霄漢怯雲遊扶桑日近消殘蜃芳艸潮平起暮鷗千載趙佗歸漢統不須臨眺寄邊愁

湛若水　增城人　尚書

孤根分穗石樹影帶城隄泛泛星槎外荒荒日馭西兩崖烟火斷一嘯海雲迷便欲依僧寺終同野鶴棲

王洙　天台　參議

浮石通潮候玄珠照海濱江心旋地軸嶺外轉河文粵秀中天斷羅浮月半分山城荒滄嶼水府隔重黎陰雨驟龍出長風白鶴羣委輸輕百朔田蒋重三軍遠接扶桑日長留析木雲阜無陸路天塹限塵氛獨試三踰術遂尋五德禁巨鰲真一見精衛豈多關樹坐珊瑚碧瀾觀促穀紋坤區淡蜃宅佛闕隱竈蓊飛鷗風回急鳴擲響過紛洪濤驚昏匝積氣悞氤氳漱滌厓餘骨牢籠石露鹼清磯濯塵足古碣表崇勳碧髓清煎茗丹爐淨露芸天吳供海月仙子舞湘裙送客開文座吟詩盡夕曛五雲來彷彿九曜聖般勤北斗銀河

洛青霄王霧汾鄉心憐亦雁萍跡碍朱垠水
面三光合春潑茁象欣援龍懷一顆掣鯉淂
千斤飛錫真誰躡乗桴未足云鳴騶又城市
流水自沄沄　右海珠寺二十六韻

張　祐　鉛山人 布政使

海神鞭巨石珠顆媚清漪屹立狂瀾柱奇呈
粤水文鯨鰲疑獨跨潮汐自中分梵刹涵空
碧炎熇絶氛𤇆蜃樓天外影鳧鳥鏡中羣星



嚴瀛洲侶營田細柳軍鬲春穿返照孤嶼閣
輕雲浄遠瀅江練全消紫陌氛蛋船趨泛泛
沙坦望春耘古木凌風出踈鍾隔岸聞汲瀾
分瀝液俯静皺眉紋香篆晴凝霧譙門晩軋
薮曇苍飛閒寂貝葉貯繽紛浪遠聲猶隱春
融氣自氳苔衣平綴錦石骨厲森齦風桀殊
方勝珉瑶永世勲源燦寒傍竹僧定暎歆芸
小醉輕塵鞅清歌陋苦裾勵勤思暫憩登眺

幾斜曛興逸還敲詠愁来忽倦勤幻塵虛上
界仙泒遡逍汾足躡天無際神遊地限垠冥
芒傅雁杳樸剌戲鱗欣盛集開塵榻蕪詞藉
郢斤方壺真足訝蓬島復何云一咲忌羈旅
寒漪帶雨沄　右和王少叅韻

趙善鳴　順德人 知府

渺渺煙波焰佛燈迴瀾光浸海雲騰濤聲入
座清饒汎客舡維舟静愛僧兩岸樓臺隨曼



見四洲帆影與時更此中妙在應無住正是
禪家第一層

雲飛泉落兩悠悠積雨初収聽鶺鴒眼底冇
憐僧可共腰間那有玉堪留園林幾日看将
遍水石何時話再投更與相期煙火外亂崖
森樹竹門幽

入越尋吳不憚遥祝融峯影杖頭挑到時茗
罷和雲嶮出汲山泉帶葉焼六碗通靈師道

化三千來路爾詩瓢明年茶爛春深雨莫遣

江南蜀重翻

老僧檢約自脩然半榻閑雲伴打眠厨内半籬陳粟米門前三畝舊耕田渴斟江水煎茶鼎凍剪殘霞補衲穿不信侯王人爵貴拍天破浪欲摧山　右四首

泛泛仙槎偶北來光涵四面水瀠洄推開東閣收江月分得南溟入酒盃境界離人真可



愛魚龍吹浪差輕倩兩涯炬火聲相接喚我中流是島萊　右與諸公海珠泛酌一首

蔡鼕　寧鄉人 行八

避暑海珠寺涼生夕未還倚樓聞風吹拔劒舞龍泉尊酒乾坤外孤槎牛女邊淹留逢一妙散帙各忘年

海珠何所似波穩石船輕層閣天光動孤根地軸撐一輪山月白四座水天清瀟洒佳遊處令人萬慮平

屠僑　布政使

萍踪浩渺海南行海上珠宮一顆明兩岸瓊華如赤野中流樹影奪增城龍淵不競舟來往鰲極常隨潮落生風物可占清世事猶餘合浦聚晶英

靈洲勝又海珠雄圓折波流萬頃中世路無端窮嶺海人間元自有方蓬奇觀極目雲濤



迴長嘯一聲天地空酌水江心酹明月文溪千古樹清風

李遂　豐城人 尚書

亭開四面水雲圍海國風煙入望微山柏潮聲依岸靜江流天影帶晴輝衣冠道意忘人我歲月田看幾是非待月不妨蟾兔[illegible]乘槎共泛斗牛歸　右海珠寺聯集用韻

葉學　南海人

扶病强登江上臺芙蓉玉鶴共徘徊三千世界杯中見九萬扶搖醉裏灰前世蕤翁眞佛祖再來耳了對蒼雖光陰遮莫憐萍水竹院尋僧惡却迴

林誠通 南海人 通判

蘭若幽虛傍水湄乘閒半日訪禪師坐看海角白雲起醉見梁間紫燕飛寒氣不凌棠棣樹清風恒滿木綿枝塵纓無奈塵襟并欲借江流一濯之



曾世昌 南海人 僉事

四朝元老訪仙山杖屨叨承咲語間雲雨天龍起蟄溪林幾樹鶴飛還白頭詎老因憂國綠野裴公今解顏梅子綠陰前度訣先翁留與後翁看

黃佐 香山人 詹事

珠江煙水碧濛濛錦石琪花不易逢三島樓臺開日月三儀風雨動魚龍浮雲在前閩秋扇野樹依微亂晚空越女未知搖落早輕舟何處採芙蓉 右雨後海珠登望

海珠山下寒潮生擊鼓放船君欲行釃酒千巡谷鳥轉粵城十月江花明碧鷄金馬在何處遊子孤臣俱有情此去登臨不同賞倚樓詩句向誰成 右海珠別方塘汪憲副



王漸逵 番禺人 刑部郎中

三山失爲擢鰲極騎劫傳聞遺一洲奇城相對亦海市珠宮未必非蜃樓寒光切逼南斗避靈怪恍忽天吳愁醉來一榻倚雲逕榆蒼滿空楓葉秋

南風忽阻江上舟欲行不行還自留煙雨獨迷遊子夢海潮多長故鄉愁冥鴻幾點客懷惡孤磬一聲梵宇幽共對芳樽拚一醉莫言吾土倦登樓

林繼阜 福建人 進士

海上明珠寺奇峯突地浮飛來傳外國舉六屹中流縱望聯三極高吟徹十洲此間樓隱足何必學天遊

李兆龍 南海人 行人

有洸洋洋可樂饑文公何許未樓遲樓臺午日影中影梅蕚香亂枝上枝大虛無雲淨如洗珠江有客心何羈相看若問蓬州景唉指登樓人醉時



倫文 順德人 知府

酌別珠江上憑虛瀲影重海天飄逸思蒼烏送行踪興好催詩急情深覺酒濃何人溪畔女一舸采芙蓉

毛伯温 吉水人 兵部尚書

筵開共酌蘭陵酒病起初登海寺臺兩岸鐘聲開不斷半江雲氣去還來虛堂晝永禪心寂落日潮平賈舶迴莫道炎荒近多事諸君原是濟川和

王少山 郎中

水湧荒天外石浮萬頃中海神忘所自天巧不知功四面風霜異孤根今古同屹立知惟予遂流任自紅

姚虞 浙江奉化人 巡按御史

萬頃波光一片瓊千年樓閣迥深情水清鏡現三天象金刹珠涵四面明樹杪亭雲高息憇石牙旋沫晚潮平臨流掃石題詩暮返照歸林彩鷁輕



獨立空亭天一涯江煙初散落洲沙壯遊不倦登山屐野興何妨泛海槎萬頃乾坤浮石榻千年島嶼立瓊蕤芳樽爛熳滄溟水唉倚雲樓月已斜

馮煥 都給事

不入菩提室誰援海底珠慈航原可駕衛岸
不為迓雲外天華雨風前法象驅業緣寂澄
水磾礙前鰲無鰲嶺春光嚴龍宮惠澤濡愿
登最上乘怒板老龍鬚寸心皆佛地萬里總
天衢明珠在眞境苦海非良徒謗對天心月
閒傾酒百壺

查應兆 長洲人 布政使

大嶺迢迢来千里縱奔放神龍天外翔里海



汲溟漲光吐頦下珠苑苑波心漾孤砥一砥
徽盤凝一何壯晨昏潮汐生浮聲訖不蕩日
月涵中過合璧氣斯旺規制豈人謀渾淪出
天匠幾時置蘭若守宛無淂喪數間石室虛
四面開屏障煙雲含太清晴景呈異狀估舶
日經遊魚鳥亦相向吁嗟拳石多獨當嶺海
曠諒哉五羊跡標勝百粵上

徐九皋 浙江人 參議

桂海飄靈鷲鯨波出化城潮平天共遠岸迥
月孤明客似五羊至地分三島清歸依知不
染夷衍淂無生

欝海眞如界春風宴眺初清梦壓市遠孤嶼
水雲虛蜃氣橫緋殿珠光傍綺疎九疑迷舜
跡五嶺是秦餘地接鮫人室山連赤服裾長
安雖萬里臨眺獨躊躇

徐元春 浙江人 韶州府推官



天開萬頃光明鏡印我如来古佛心水月空
中空色相煙花象外失浮沉清時孤兔蠻荒
盡秋日魚龍禹穴深嶺海茫茫隔塵世不堪
回首憶朝簪

陳元珂 福建人 郎中

澤國饒形勝六鰲擁寶車海中開世界鮫室
維禪居檻外元無地潮來併是虛更憐明月
夜雲水自眞如

米端明　前田人　三水知縣

萬里滄江長綠蘋借開高閣浣飛塵凭欄欲待今宵月對景還思異代人四面波光常變態百年心事竟難眞丈夫行止原無滯欲向銀河遠問津

暫對天風歇擦蘋此心元自不棲塵神遊物外疑無地惟了諸緣不見人風雨昨朝來海怪月星今夕會仙眞故情未盡金罍酒日暮登臨且渡津



李萬　順德人　布政使

扶胥雨霽鶴初回秋水清光梵宇臺遷客誰憐遊海曲憑虛吾欲入天台人間錦瑟亭酒鼓江上芙蓉獨未開珍重臨風數杯酒歸期先約隴頭梅

又

秀色東南海欲浮李公墩上一維舟潮平水

翡翠樓野色向人撣短登瀛亦有殊風致黃木

麥易冬　番禺人　知縣

東風披拂上雲旌春曉亀横雪浪平燕雀高低驚百雉龍蛇騰影動三城豪吟蓬島仙為侶往醉江天酒作兵咲指上林花似錦長安飛馬上衣更



寺連闠今里興裝趣來過雷向窗間聽人從鏡裏磨塵稀嬾地小水潤見天多小艇如沭度江僧奈爾何

珠宮盤石上萬古在波心有月寒光迥無風爽氣深漁燈分佛火野語雜龍唫日有携樽客誰為醒者斟　右為少林上人作

方紹魁　番禺人　知縣

鰲背東南戴巨山一拳珠吐海中涵天光上

下西涯水帆影迴翔十里間白浪不堆眞地脉紅塵不到是非關一聲鐵笛群鷗起人在文溪第一灣

趙崇信 順德人 副使

紅槿黃蓮開渡頭煙苍不減到瀛洲人間絕勝風塵隔石上長江歲月流時事不關僧對語瀟湘無夢夜乘舟蒹葭汎汎生寒漚紅日遠天鐘鼓浮



余坤 湖廣巴陵人 廣州府知府

南溟之水無極深老龍吐珠不復沉扶桑浴日有昏旦波斯献寶無古今琳宮突聳金鰲背玉印常浮碧海心砥柱中流屹瑤島虬枝若木欝瓊林鷲刹蜃疑齊宇宙蓮臺泡幻禁氛氲曇花藹若芳更潤琅函貝葉寂猶岑佛久即空有色界僧方入定無弦琹天地虛册任激撞方壺眞境何歎岑潮来響振千山雨

浮影光浮萬頃金紅塵不到人寰隔白鶴飛来仙子臨文童華國鍾間氣豪俊接踵鏗希音勝遊美景難萃薮遷客騷人函盞簪牙檣錦纜紛下界市廛闤闠枕危濤脫落完徒何處得清幽須向此中尋感我重来登彼岸眞情時聽水龍吟

張鰲 南昌人 布政使

瓊筵佳節上鰲峰帝遣佳人劇卧龍萬里碧空飛蜿蟺一枝紅錦奪芙蓉山含宿雨嵐光潤澤浣晴雲畫景濃陽氣動天簫鼓振醉歸城闕遍歌鐘



王呈山 林排人 曲江知縣

幽尋直到海珠宫屹立中流砥柱同今古水天浮上下晨昏潮汐任西東溪山隱隱眞蓬島雲樹重重説壽功滿目奇觀收未盡小舟回首又乘風

李萃 茂名人 增城知縣

寶閣玲瓏海上浮、相邀昏黑泛中流、名山白
合隨緣到、春夜還應秉燭遊、兩岸鐘聲潮似
長、一天星影月如鈎、常心老衲能爭色、更約
重來煮茗留

何天祿 桂陽人 增城知縣

蒼珠碧海若為浮、境出乾坤第一流、萍氷豈
期今日會、風光猶憶去年遊、雲橫遠樹迷蹤



烏潮落扁舟繫、釣鈎娩我元非韓刺史、一詠
獘舊為誰留、

王彬 潮縣人 同知

片石珠為寺塵心坐欲降山容浮兩岸濤爸
到三江蜃結成樓緣龍吟奏笛腔蕭然凉雨
至歸去洒遊艭

何孟倫 新會人 主簿

玫璃滉漾浴晴空突出中流見梵宮綠陰周

遠煙樹杳黃灣迢遞海潮通光涵南極搖星
綿影動波心起臥龍回首滄江明月上滿天
秋色磬聲中

拈提古樹隱江城江上潮聲雜櫓聲絃月乍
窺潭底見微風不動鏡中行雲連琪樹青蕪
合雨逗春江綠漲千萬頃搖光漫無際水天
涵映夜珠明

乘月誰將獨夜舟偶尋幽勝得芳洲青連淡



樹四時景綠泛微風兩岸秋地隔飛塵無俗
客僧閒作伴有盟鷗何時好遂滄洲約山色
湖光共白頭

綠樹微濛兩岸分樓臺隱映隔江津機心自
息鷗盟我俗客不来月是賓臨水清秋開疊
疊濯纓綴夜動星辰文溪逝水東流遠猶有
餘波屬後人

右題海珠寺用韻四首

許烱 新會人 舉人

樓閣參差映碧空，六鰲擎出蕊珠宮，微茫煙浪無人到，咫尺蓬萊有路通。縹緲乘槎觀日月，依稀浮海駕蛟龍，黃灣東去銀河濶，障盡狂瀾是此中。 右題海珠寺

萬頃玻璃浴化城，龍宮隱隱送鐘聲，寺從寶鏡光中見，人在冰壺影裏行，錦水連天斜日照，白雲滿地暮潮平，何時載酒清秋夜，來醉波心看月明。



未羨山陰雪夜舟，越王城外有瀛洲，千尋浪捲四時雨，八面風生六月秋，蕩槳客來先起鶴，渡盃僧過不驚鷗，憑虛縱目雲霄近，北望長安天際頭。

三島樓臺一水分，蒼茫隱映武陵津，洲憐玄圃斷來往，門對青山作主賓，日暖海雲浮棟宇，夜深燈火亂星辰，清風明月無拘束，盡付漁舟吹笛人。 右題海珠寺四首

孫永思 山西人 巡按御史

慈航今剎涉，始識海珠宮，鷲嶺中流出，鯨波四望通，松亭籠沙色，鐵笛響雲空，莫惜相逢飲，奇遊屬此中。

金象僻蛟室，江流達海門，上方無陸路，四壁有潮痕，香霧飛珠樹，松蒼墮玉尊，漁歌相聽處，萍水不須論。

叢林邀二妙，恣意水雲扃，曲度璃宮靜，[illegible]



佛日明，孤樓江浩浩，兩岸樹冥冥，莫向煙波望，夕陽愁易生。

回舟雲自暮，江靜俯星河，列炬交波影，鳴簫雜棹歌，孤煙裝島嶼，雙盖下藤蘿，萬頃平如掌，疑從天上過。 右海珠寺讌李凉溪崔南馳二鴻臚卿文四首

吳旦 南海人 知州

地控蛟人室，天回象帝宮，寶苍紛映水，香閣迥臨空，剎影江鴻觸，鐘聲海霧籠，戒珠長

蜮靈景波昭融。

張臯 兩廣軍門

珠宮瀟洒泛摩尼玉鏡氷壺此更奇濤湧海門標砥柱星垂鼇背隱蛟螭千帆影亂浮生景萬井煙飛太古時適向孤亭會真意空雲瓶水自依依

何維栢 南海人 禮部尚書

渺渺長江秋水清况逢江上雨新晴同来淨



上消塵暑閒坐中天看月明語罷光風孤榻靜酒闌涼夜一肱横蹉跎吾道成何事華髮年来白數莖

閒雲遠水澹孤清古寺疎鐘報晚晴樹抄秋聲聞淅瀝波心月色湛虛明中天靜倚樓臺迥午夜遙看斗柄横更與同心期白首艸堂寒菊茁霜莖

右早秋同諸生宿海珠寺夜坐

董漢臣 杭州人 御史

島嶼春開緑海斜金蓮刼外擁龍華窓懸日月看流水鳥逐帆檣送落霞芳草還迎塵内騎清波長照苑中苍越王臺上樓雖好此地登臨興更嘉

龍宫掩映碧波寒七樹三苍白玉壇泛海遥看一珠小入門始覺四天寬危欄面面迎青嶂曲磴年年濯錦湍東望蓬莱千里外飛身便擬鶴鵬摶



黎呆翁

海上禪關路不遥高人移棹晚相招蠔山遠送東風浪龍窟長停陽夜潮四壁溪雲連巨浸幾村烟樹出層霄閑來更有游仙約一局碁杯酒數瓢

陳大綸 山陰人 廣東都司

禪林列祖大江中樹影鐘聲四望通蕭劣已忖昔事棄芳樽招幸故人同石花向晚衡濤

白海若乘流逆棹紅從此佳帆煙水渺明朝
回首思無窮、 石熊海珠寺留別藩臬二臺諸公一首

章接 蘭谿人 南雄府知府

石溪山逕路多斜、一見滄溟眼界賒、水底疚
光含月色。座間法語落天花。負暄欲獻蒙身
褐、素飽應慚覆頂紗。隱隱蓬萊三萬里、五雲
深處是仙家、

張益 豐城人 刑科給事中



江心孤嶼啟珠宮、隱隱蓬萊蕩漾中、紫氣氤
氳香殿靜、黃雲隔絕寶林空。鷲風疑有天花
落、臨水看殘海日紅。欲問禪房聊借榻、蕭然
無處覓支公。

水連南海浸丹丘、名托禪林寄勝遊、四面雲
霞朝暮起、一江潮汐古今流。客來奏鼓驚蛟
室、酒散迴舟渡蜃樓。青鎖烏臺遲退食、故憐
此日到瀛洲、

曾佩 吉安人 御史

水濶波心曲檻斜、遠帆秋練帶飛霞。起從作
境同仙侶、謾感殊方對物華。何處煙村閑艸
屋、幾船漁火卧江沙、相逢勝會人千里、留擬
芳蹤赤壁誇、

四望憑虛水若環。客檣遊舫幾曾灣。飲收煙
月無邊趣、看到蓬瀛不盡山、共訝豸冠開閣
意、乍憐鳧舃托雲間、年來隨處滄浪濯、欲采



芙蓉興未慳、

殷正茂 徽州人 兩廣尚書

月練江如掌平。櫓船蕭鼓潮初生。玄龍一
出地維動。黃鵠高飛矢籟鳴。四海交遊苦不
數。百年離合難為情。飲餘百斗珠江酒。千載
寧知誰獨醒。

李義壯 番禺人 都御史

珠寺春江淨不肥、雙溪人共試春衣、舞雩童

冠依然在又逐東風一詠歸
右海珠寺贈別盧士珍封居暉衆啟匕舍遂嘆溪

吳文華 連江人 兩廣軍門

海天霽雨並仙舟珠寺波心影四流疑出龍
頷成紺宇還離鷲嶺結丹丘隔江樓閣高低
見繞檻星辰上下浮欣對壹尊聊寓目南溟
氛氣坐中收 右汪藥瀛侍御邀遊海珠寺

汪言臣 四川人 巡按御史



春晴江寺共維舟面面波光天際流石湧水
晶開寶地海縈明月照蓬丘數聲清磬吟龍
起幾點禪燈貽蚌浮玉帶喜逢留鎮處瓊卮
相對暮雲收 右次司馬中丞吳小江翁海珠寺韻

趙志皐 蘭溪人 學士

何年明月吐重淵一水蒼茫四接天縹緲樓
臺環島嶼週遭城郭隔風烟山青雨歇晚雲
碧樹倒中流落照懸醉倚玄堂正空闊獨堪

簫鼓促離筵 右伏日海珠寺餞湯方伯鳳濮

嶺外深秋木未霜江城送客又重陽尊開喜
見涯邊菊帆駛愁生海上航高閣幾番酬荔
酒故鄉何處佩萸囊不應此際遠知己古樹
蒼烟正渺茫 右重陽海珠寺餞別劉初川

劉堯誨 湖廣人 兩廣尚書

四水中央積翠浮微茫烟樹隔芳洲天蒼初
落登壇雨性海猶遲到岸舟勝地恰曾為後



會幻身端是續前遊憑高何處鄉關晚落日
西風自白頭 右遊海珠寺萬曆己卯冬至

吳國倫 興國人 副使

海寺飄飄巨浪中凌虛一葦信長風六鰲湧
駕金銀闕孤鷲疑投碣石宮坐久曇蒼天上
墜望來烟水日南空君今莫訝珠還早此地
還應合浦同 右海珠寺席上贈蘇廣州

游朴 福建人 副使

滄江合有蚌珠宮，萬頃雲濤擁護中。貝闕直分貞嶠勝，鮮光欲抗越城雄。烟消兩岸橫春練，潮送千帆捲暮空。一曲滄浪歌自和，不將清管托悲風。

蒼烟一簇點平川，鰲忭鯨翻勝自偏。八月流槎浮漢渚，中流廣樂奏鈞天。鳧鷖長日迴灘狎，桃竹臨風照水妍。眞境坐來心已醉，小舟況送酒如泉。



仙洲宛轉罨崖炎，海霧輕颸景自恬。雉堞漾波搖玉壘，鮫宮浮水浸朱檐。潮來滄海無天湧，杯有黃花見白淹。醉去不知曾落帽，歸舟倒載攷無嫌。　右九日集海珠寺

施　儒　僉事

故人道別地，簫鼓雜漁歌。白日生風雨，滄江舞黿鼉。萬居官多孟浪，對酒肯蹉跎。此後還相憶，天空月色多。

一年此爲客，九日共攜觴。宦海頭空白，炎洲菊未黃。歌聲來極浦，帆影亂斜陽。却怪琵琶索，能添酒興長。　右海珠寺客一首

崔景初　南海人　山人

瀟湘有賦憶河濱，展盡江湖極目天。楚竹曉寒分宿火，岸楊風軟飽春烟。轟雷破浪蒼龍見，恠石橫江白鷺眠。夜半天風吹海立，一簑端合問漁船。　右集古



黃持衡　番禺人　郎中

雁翅城邊雷雨乘，高臺面面有風吹。潮奔徙馬排金剎，雲駕殘虹吸玉池。鮫室鳴機勞素女，龍宮聽法舞馮夷。酒闌僧定禪關暮，鼓柁洪濤縱所之。　右夏日燕集海珠

許　洛　舉人

昔年曾覽三吳勝，此際經過百粵來。瓔海瑤波吞島嶼，珠江佛日照蓬萊。帆檣頓覺諸天

近星斗中看接地隴新月一鈎愁似織五雲

回首鳳凰臺　右增城歸給泊珠江

金　浯　浙江人　坐營都司

萬里孤臣歸去來相逢知己重裵裒嶺頭雨
歇春潮起渡口風生畫鷁催龍劍分開何日
合魚書遠達幾時裁依依古寺桄榔下默默
同看酒一杯　右奉別諸士大夫于珠寺　一首

朱孫炎　錢塘人　舉人



諸君携我步龍宮飛上丹梯第一重地近羅
浮山疊障水蹤瀛海日瞳朧象挐自昔称吴
會形勝由来讓海東眺崔天風吹两袖夢䰟
疑在五雲中

江空浪湧雨濛濛海上珠宮此日逢瓊樹高
低棲燕雀銀河隱約見魚龍三山地迥浮金
壘五嶺天高疊翠峰借問支機何處是不妨
乘興採芙蓉　右同五羊諸子遊海珠寺　二首

劉　鐄　指揮使

亭亭雲樹布空濛蓋世英雄勝地逢寶剎射
香浮海宇兔毫揮墨走虬龍風摶雨氣過南
浦鳥度晴嵐落晚峯珎重若耶溪畔女謾桃
煙艇采芙蓉

海上龍宮忽洞開化成珠壁雨苍臺三山貝
採靈風起四面潮聲帶雨来古木籠葱飛翠
濕靈鰲撑住倒瀾迴酒斟謾試弾棋手一咲
輕看破虜才



黎　輔　廣州衛人　武舉千户

三秋風雨渡空濛早閣凉生幾咲逢障樹叢
中驚宿鳥蛟潭深處起蟠龍煙浮日動揺孤
嶼雲捲花飛點萬峯撫石自慚傷往事且拈
仙境對芙蓉

仙山何處向陽開古木青青遶石臺两岸月
明漁笛響一濛潮長客帆来龍知王洞携雲

至鶴向冊巢帶雨廻乘興暫随芳徑樂白憐
誰識濟川才 右和劉御尊韻二首

劉鐸 廣州衛人 指揮

海風吹霧散微濛玄圃遊觀不世逢秋水斷
雲開野馬疲光星斗見驪龍百川東走鞏孤
島一雨南来洗萬峯製却裳衣載登眺謗聽
溪女唱芙蓉 右和劉司察公韻

賀涇 僉事



明珠幻出水晶宮獨駕瓊臺萬頃中緣岸屏
開煙拂曙青天鳥度境浮空星槎不逐江帆
動波印常迎海日紅碧水黄塵共咫尺樊籠
偏愧紫芝公

眈奇曾訪到瀛丘停艦重来汗湯遊日轉琅
玕清磬裝香飄蘭若彩雲流孤亭几席湖中
景鷗井煙風漢外樓寒玉無塵僧共話恍疑
身世在仙洲

趙鶴隨 南海人 司務

江心珠石起孤根鞏出金蓮敞法門圓月肖
形常作侶青山常帶若為垣競奇蓬島彷依
郭差勝湖西更傍村海藏龍宮託靈賜五雲
呈瑞見朝暾

顧言 杭州人 副使

海波吞不盡孤嶼斷中流疲靜潮聲急鷄鳴
日氣浮曉鐘開岸火煙月弄沙鷗樓閣依雙



樹星辰動十洲何年曾度鉢今日已添壽炎
嶺多時客風帆一葉舟登臨無限意迴首白
雲稠

皇甫漁 姑蘇人 參政

古寺江心出明珠不暗投亭空含煙色檻外
湯清流日落千山紫潮平兩岸浮客遊逢勝
地且復醉金甌

顧起經 長洲人 監課提舉

碧海珠為赤金沙歷結樓樹光圍水月潮勢
任沉浮室畫鮫人住舟多漁浦嵩證公相宴
語錯比石家鷗

僧家愛空穽禪觀水中開梵響毒龍出鐘鳴
巢鳥来窓風颸衲絮江雨暗香臺暫此塵緣
息無堪畫舫催

祁　清　山陰人 副使

築来慈度是何年珠石臨江別有天潮湧萬
山縣浪遠雲開千堞雁城連磯亭竿醮波間



月香積茶烹竹裊烟興到金貂何惜醉夜深
猶送酒人船

滑　相　新寧知縣

海天珠寓小蓬萊不似神仙附曲隈影結驪
珠成灧瀩波騰蜃氣映樓臺應知有相元非
相誰識無来有本来鶴蹟紙今惟古寺總多
題到亦塵埃

郎看海上有遺珠化作中流石一味秀毓有
天昭色象翠凝鰲背出塵無靈光掩映沙門
曉紫氣氤氳法界什水底卧龍誰喚起早興
霖雨闡東隅

千頃波涵白玉盤就中珠現水雲寒原從鉅
海潭中出附與摩尼靜裏看般若有航通彼
岸空門無樹駐飛翰迴頭日落風波起隔水
樓臺已失觀



百川東逝已還難秪見中流石一拳縹緲香
雲蘭若舍霏微苍雨梵王天誰能有帶眞吾
愧[illegible]無珠與法進仗劒西来了魔業錦江
鵷鷺莫生嫌

客路閒休不得休無邊苦海復飄流每憂鯨
浪思飛舄暫過禪林一艤舟山水恍如前世
夢煙雲空伴此身遊山僧欲識予眞跡原是
江南艸木儔

崔吉 南海人 主事

四望波無際胡珠化石留禪房長瑣月客槳欲驚鷗雲擁三山樹潮生五色樓不須千橘種原是李衡洲

劉憲 惠陽人

偶爾維舟訪梵林一珠成寺粵江心琪花遥砌開晴晝寶樹低枝護晚陰塵斷白雲舩島跡潮迴滄海有龍唫清歌浩蕩諸天外始信滄浪適興深



吳世良 博士

巨力盤根磯砥柱神劉波際見明珠方圓瞻露合龍廂南北連天控楚吳倚檻微風招白鶴捲簾淂月下仙鳧滄溟別有西宗界面面嶙峋總畫圖

招提自覺飛塵世况復海洲映五天寶座琴鳴龍出就金窓霞影鷺聯翩平堆鰲背乾坤鎮特出樊籠日月圓夢覺前身應是佛欲起苦海續緣緣

疲月僧眠依貝闕曉雲龍出倚繩床曇花照海潮浮錦白足懸江杯作舫不數大金揚子勝分明藥石火山光追思十載羈塵網覽海衲含蓮葉芳

海心金剎潮高下天外青山景有無漁帶笛苓歌疲月僧閒鷗鷺出秋蘆傳燈巨浸淋為館洗鉢滄溟石作淀中歲王維神五蘊餘光試約坐團蒲



紀振東 東洲人 知縣

江城一望禮氛空變樹何思問遠公濤靜鐘聲迴緋殿操山樹色入珠宮登臺幽想棲寒月倚檻狂歌遡晚風搔首不知秋已莫壓樓追起海門東

海上環看紅槿巷西風旅思蕩燕鼓雲迴僧

含低鴻影霜落江亭帶日華多病茂陵應倦
客長貧杜曲尚無家同遊揔是青雲彥遲尒
鑾坡共艸麻

江寺悲風起白波棲遲吏隱奈愁何班超投
筆非干主王粲登樓秪放歌湖海遨遊還歲
月乾坤涕淚已兵戈碧鷄金馬空如昨目斷
天涯感慨多

清梵逢君日已晡南來時事揔難虞千山日



落傳刁斗列戍霜飛瘖僕姑共說王恩弥宇
宙秪聞使者下江湖竭來暫向招提宿滾滾
長江劒氣孤

蘆葦蕭蕭風日清全襟遊客不為情迴廊色
暝黄苍合遠浦霜寒白雁征雲外小山空入
夢塵中傲吏自逃名坐看羽檄銷金甲擬製
鐃歌獻漢京

百粵風高入暮秋何妨簫寺共遨遊趋時不
觧塵中事結社重登海上樓金馬雄才堪並
起仙郎征旆悵難留庾公徙倚江南日綠水
微茫隔十洲

塵外招尋興轉遙微茫仙界接飛橋祇園燈
火秋相亂炎海魚龍夜自驕墮葉霜飄鳧雁
冷長林風落蕙蘭彫客緣已有蓬瀛夢向暮
清飈轉寂寥

菩提影落虛壇靜橘柚涼生碧殿蒼薄宦不



知緣物態閒心長喜卧江鄉十年成賦興齊
壁千里思歸托楚裳不盡客情乘夜月青天
獨倚任徜徉

海珠小志三卷

遊海珠寺詩

黎民表 從化人 參議

靈氣方壺媲，眞緣子獨泛，片雲凝野思，明月寄遐心。羅網鴻飛急，烟霄鶴去沉。瑤臺知不遠，何日一追尋。右歲何二子約予與易居士會海珠山不果有詩見貽奉命

歐大任 順德人 郎中

漸過廬城遠，後帝幾萬重，夜禪江上月，海梵雪前鐘。林白驚馴鴿，天寒起毒龍。思君蘿幌夕，高卧紫雲峰。右寒夜同潘少承泛舟聞海珠山鐘

江遶前朝寺，山開故國樓，胡床還對月，楚客自悲秋。葉落禪房冷，鐘鳴旅雁稠。僧逢大小朗，地即鳳麟洲。酒為攢眉去，言從灌頂酬。寂寥師講後，幻滅祖燈留。旛影開宵梵，潮聲急順流。袁宏將訪道，相約過羅浮。右海珠意愛上



與顥炳二樵子對月

劉格 從化人 荆府審理正進階承德郎

赤水玄珠在，乾坤此蚌胎。五羊餘王氣，萬蜃息氛埃。檀海眞源注，慈雲佛殿開。白鷗看不厭，爭拂釣船來。

潘光統 順德人 光祿寺署丞

寺裏逢佳節，同游意氣親。尊開南至日，船送北征人。詞客今蟬冕，書生尚葛巾。獨憐交誼重，能不薄清貧。

雪殘江上水，如天重過空。門一繫船小，隱欲尋中閣去，閒身先借上方眠。裁詩夜乞緇綍火，煑茗寒分供佛泉。滿眼風塵欺短鬢，無如此處學參禪。右長至日社中諸子陪黎司馬泛舟過酌海珠

陸萬鍾 華亭人 副使

右夜過海珠寺

何年幻出蕋珠宮，海淨天開一鑑空。席上水光浮睥睨，簾前山色度青葱。雲霞明滅帆檣

外魚鳥游翔指顧中使者丈情元不淺將軍意氣那能同供張偉餞存交誼樽俎雄談見武功無限離心嗟浪泊新詞忍聽大江東

右北行承大都督王西湖鄉丈餞別海珠賦謝

鄒繼芳 遊擊府

彩雲擎日散溟濛五色波光水面逢風度梵鈴飛燕雀潮平津閣起魚龍兩川綠樹迎島一派蒼煙接遠峯問訊江僧移白日肯蓮



宮殿折芙蓉

武尚文 廣州左衛人 守備仔

法乘驅犀地金輪駕雀辰波瀾迴柱石祭戟擁嶙峋衛 命趋瀧鎮宣威愧遠臣祖筵盻至論紅日麗秋旻

右秋日珠江舉餞友贈言賦此奉荅

區益 高明人 同知

碧海珠光日夜浮百年天地此奇遊蒼宮遠映二山樹水國寒凝四序秋雨過欲明雲外屭來忽結海中樓為兟隹勝依仙侶向晚還淹島上舟

右海珠寺同韋崑岡節推賓

顧文燿 吳郡人 提擧

南海浮蓮宇勞勞送客行數人珠是淚蜃氣貝為城我自牽衣別君多擊楫情一杯不易盡隔岍促鐘聲

張士純 僉事

蓬瀛矪苑三山勝瀟洒如何此地偏蜃氣凌空蜃市隔月華流影法心懸龍鱗不記山僧歲牛渚時乘漢使船懶向世緣爭鶩逐儘知色相着雲煙



岑用賓 順德人 知府

一官遲暮詎稱雄行李圖書一匣中老驥自能諳去路來鴻何日慰飄蓬鵲橋天上添秋興漁笛灣頭響暮空惜別且椅江寺醉翩翩旌旆欲乘風

陳國藥 南直隸人 廣州府知府

片石磯頭祇樹林摩尼何代此鋪金浪苍遥濺天苍界梵闕幽通貝闕潯樹老蒼皆知佛臘山蟠碧水見禪心迷川寶筏應堪渡不向沉淪苦海深

郭棐 番禺人 光祿卿

地毗江心寺天成嶺外雄珠明三寶霧苍送一帆風中古情逾劇凭高眼自空倚闌一回首天際日初紅



郭槃 南海人 同知

銀海光芒寶鏡浮梵宮深鬱起瓊樓神光暖護摩尼室靈樹長生聚窟洲上界蒼茫元氣合中流崒屼水雲幽馮虛我欲乘風去直誇金鼇絕頂頭

黃志尹 番禺人 知縣

暫把綸竿俯碧潯故山田首隔雲林煙霞興有巢由癖猿鶴盟同歲月深在野久忘彈鋏念臨淵因起羨魚心晚潮逆浪兼天湧真怕人間果陸沉 右白雲山樵繼海珠寺晚釣

客途秋月帶愁看此夜憑虛慰所歡王宇四空涵古剎澄波千頃漾旃檀魏華有影歸溟渤和璧無因碎激湍籬籠棲真潯地一區門外郎江干 右賦潯海珠秋月

杜漸 番禺人 知縣



息偃頻來借上方曉瞻晴旭捧扶桑烟消黛色橫明鏡風漾波光上畫廊海潤直疑天地小僧閒真覺世人忙生平但得煩襟滌不問山間白石羊

屹屹中流開梵宇盈盈一水隔人間驪龍去矣珠仍在罔象求之意自閒雲氣抹成秋色淡漁船爭趁晚潮還何為身墮塵中老不共禪棲海上山

鄧時雨 從化人 山人

盈盈一水隔塵寰開道摩尼化此山翠竹簫踈開緋殿綠蘿無蔭護禪關未能聽法諸天到且得逢僧半日閒曾是昔賢燈火地至今功德滿人間

楊茂先 番禺人 同知

何年滄海一驪珠湧出靈區入畫圖上界樓臺臨絕島中流烟樹隔千蕪尋僧載酒潮初



上譚劍酣歌晚更娛尊俎不妨頻秉燭角聲吹徹起城烏

右珠江寺夜集次盛總戎韻一首

楊瑞雲 南海人 主事

兩岸風峇赴綠漪共憑水寺一流連大江波漾驪珠色滄海僧留梵宇烟冠蓋並酣瓊島宴魚龍亦識使君船野人醉倒歌鐘夜謾借雙林半榻眠

右珠江赴潘幕曹司理招 得眠字

珠寺依依蜃氣蒸相逢海內幾賓朋中流亭榭雲隨動四顧蒼茫檻可憑石壁千年留賦筆松峇盡日伴閒僧酒闌烟暝天風起萬里離愁為女增

右偕朱一甫梁公瑞過海珠得憑字

誰堪行客日匆匆話別天涯酒正濃萬頃波濤浮古寺兩崖雲樹度踈鐘潮生滄海催飛鷁天轉延津看躍龍南北地霄瞻望切好憑旅雁寄行踪

右珠寺同譚太史送譚章伯太守還延平

堤柳青青接嶺雲可堪話別更論文風塵書



掩三城色瓜潤曾從千里分四顧水雲杯共白中流亭榭且微醺懸知後夜江天月無限愁心雜寄君

賢聲燁燁動遐方把袂江心思倍長萬里瓊樓飛白雪千年棠樹蔭高凉雲邊吹浪鯨鯢立天外攀轅父老忙 聖代只今公道在佇看前席對明光

從君一聽廣陵徽幾度論心坐翠微老大路

岐誰將意飄零時節更相違驛傳水檻連朝
醉兩岸風花共旆飛有日嶺南還借冠蘆花
深處覓漁磯

右與高涼王司理話別海珠寺

劉克正 從化人翰林院檢討

玲瓏光四壁寶剎兀中流佛燈明嶺樹漁笛
起沙鷗山聳連雲出江空帶月浮登臨追勝
賞疑是武陵遊

王思賢 揚州人高州推官



為探驪龍窟来遊鷲嶽宮兩厓津渡濶一棹
水雲通龕火侵漁浦爐烟繞雁空坐来頻極
目山色有無中
客到水心寺僧開竹裡門凭欄看倒影移席
破苔痕遠樹依城堞晴帆盪酒尊幾年江海
上落跡不勝論
曲徑通幽處迢遙水國晴玄關塵劫斷法海
夜珠明自覺機心息誰同客思清斜陽飛鳥
外片片彩霞生
問奇来草閣把酒渡迴河雲護莊嚴界風吹
欸乃歌臨流看水鳥適意在烟蘿別去勞相
憶何年復此過

右揚肖韓招飲海珠次孫侍御韻四首

梁紹裘 南海人庠生

何年棲覺樹此地傲滄波三悟超空界群生
溺愛河石龍餘讚歎瑤島謗經過何似心珠
妙圓明照大羅

右與方外友終南王守虛少室倪志玄譚名理



時[illegible][illegible]寺之上人招称珠江之勝

淑景開瑤島條風引畫舫一眞涵宇宙三教
隱羲皇佳句分禪偈高僧對晚涼逍遙忘去
住誰復問行藏

右春日梁公實招余與吳而待閩中傅木虛珠寺劉談限韻

共道江珠鉅且圓何如罔象得遺玄驪龍戲
去浮波上神女擎来獻佛前屹立狂瀾標億
劫不開勝槩入諸天乾坤幻境渾如此弱水

三山恰並傳
自性本来無執著為仙為釋更爲儒作荀卓
錫依珠寺須信枘神上玉都苦海波濤原浩
浩覺城色相本無無大千世界河沙數盡入
如来一黍珠
右珠江偶遇五臺山僧智一談三教宗旨示此

石龍浩劫度何年島嶼中流別有天燈火沖
霄歡海若星河留月醉神仙國開極樂吾能
到夢入華胥亦覺先一顆摩尼耶珠黍三千
世界本完全
右元夜命酌終南山水天録師于珠江寺信宿賦此

區大相 高明人 翰林院檢討

烟波縹緲散蒼臺祇苑初傳鸚鵡杯島上一
珠懸法乘江中雙樹辨如来林開碧嶂孤城
轉水合青天兩岸迴已泛仙槎逃苦海欲乘
靈氣望蓬萊
清涼緋殿水雲隈碧石晴江素練回似有法
王驅象至豈無神女弄珠迴栖禪鶴下驚飛



錫聽偈龍歸引渡桮日暮天蒼何處落幽香
長繞譯經臺

馮紹京 順德人 知縣

何年神女弄珠来蜿蜒靈光照法臺四壁潮
聲相噴薄諸天雲影自徘徊波心猶有驪龍
認刹裏常聞象教開秦帝不須東望幸此間
疑是小蓬萊

謝與思 番禺人 進士

碧樹明秋靄清颸度晚鐘迴流影組練列嶂
削芙蓉漁唱紛堪引鷗盟浩欲從却憐星聚
處珠已探驪龍
右秋日同諸君遊海珠寺

李時畝 太和人 山人

八月南荒暑未收尋僧聊作渡杯游梵宮獨
潋中流斷法座常隨萬象浮雙樹影移滄海
月孤鐘聲發碧天秋曇花說得從空墜回首
浮生事事休

潘豫之 順德人 太學生

雪後移舟江上臺潮聲聽處興悠哉風生蕭寺隨鐘去月過盧城逐雁來僧向中宵親洗鉢人從何處渡浮杯可憐日夜東流急不念馳光白髮催 右夜泊海珠聽潮

鄧良佐 從化人 知縣

扶光寒射海東紅砥柱中流起梵宮粵徼千年留壯觀江波萬派盡浮空依微樹色當窗



見隱約禪房有路通解道摩尼知是否乾坤清氣藹鴻蒙

劉克治 從化人 庠生

古刹何年據上遊扁舟乘興竟淹留千秋雲物懸孤島萬里乾坤到十洲水恠然犀光見底天吳將蜃幻為樓酒闌莫漫愁昏黑明月先來學上投 右海珠寺與諸公燕集

朱學成 清遠人 太學

白波鷗舟浮海島何來蜃氣幻樓臺千秋山斗先賢像三界金銀古刹開白雉遠夷脩貢至驪龍夜聲抱珠來幾回欲擬玄虛賦徙倚仍停濁酒杯

崔如衡 南海人

空門徹日是殘緣萬慮都從靜後捐珠色畫沉功德水磬聲寒破蔚藍天心將松栢俱忘騰身比鳧鷗慣近禪洗展滄波幽事足咲看



樓櫓御風烟 右冬日過珠江

林 穆 南海人

雙樹開江刹歡逢問玉壺星光摇舍利蜃氣湧浮圖境寂雲冬落天空海月孤慈航如可渡吾欲探玄珠

陳宗愈 新會人 大理寺評事

燈火同道社中流此濯纓簫鳴孤鶴起珠湧暮潮平渾塵僧前席散花石悟繆龍阿分佩

後雲水亦含情
烟郭蓬瀛地同心十載留重来江寺月依舊
綈袍秋方圓波若媚瀲灔色長浮歆遡文溪
水杜蘅何處洲　右登海珠寺有懷李彥周彥衡二難

何喬遠　晉江人禮部郎中

海國入扶桑南天極望長一拳浮石嶼四面
至風檣維艇如水步登樓似岳陽無因隨化
鳥羽翼恣游翔



樊王衡　黄岡人御史

孤嶼迷雲逕疎鍾落海潮龍華開寶樹鰲首
冠銀嶠入望窮青靄傾聽但激飈無勞到溟
渤僊路匀非遥

郭棐　番禺人光禄卿

危亭突兀戴鰲頭　元汲翁　形勝先推第一洲
許大淵　山色遥連秦樹晚　韓翃　磬聲敲徹海
門秋　王清　樓臺倒浸參差影　楊茂　客舫隨潮
上下浮　趙紳　坐待滄江明月上　杜本　更疑神
女弄珠遊　孟浩然
金碧玲瓏殿宇開　元祝孟獻　登雲遠上妙高
臺　宋魏瑲　僧依王鑑光中住　元蘇紳　人泛仙



槎海上来　宋申屠駉　四面濤聲驚鶴夢　明俞
綱　一天秋色帶潮回　明存忠　蕊珠宮裏笙歌
閙　唐曹唐　不惜千金奉酒盃　唐吳融
玉女何年遊碧落　宋劉子翬　肫前推下水晶
珠　唐李白　光涵蛟室星辰動　明王清　影落龍
宮歲月疎　元張翥　萬頃寒波疑素練　唐陳
一天星斗湛水壺　唐岑羲　鳳城回首三千里　元
艾芳　腸斷飛鴻月色孤　明李夢陽

百越風烟接巨鰲 韋[illegible] 遂應選地種仙葩 譚
用之 靈潭浪息蛟鼉出 黃翰 宮殿風微燕雀
高 杜甫 千尋寶刹含秋色 陳元輿 萬壑松聲
雜晚濤 李翰 詞客倚闌看不厭 道避 詩成珠
玉在揮毫 杜甫
芙蓉簾幕扇秋紅 陳雲嶠 鰲背翊蟠紫翠峯
㫄端 樓閣光涵龍伯府 張表 露華偏濕蕊珠
宮 戎昱 逢僧且了三生話 袁經 絕壁遙知四



面空 郭郛 我欲放歌乘小艇 桑汇學 恍然身
在畫圖中 道避
危樓高架泬寥天 放尧瀚 砥柱中流不計年
揚茂 玄鶴夜深和月舞 劉成 驪龍春暖抱珠
眠 諱用之 江波渺渺青烟合 張伯玉 雲樹森
森紫檞連 黃翰 六鼇塵根俱洗盡 申屠駉 懸
知此地是神仙 農瑺
仙人掌上玉芙蓉 王建 陡倚闌干四面通 背

于國 窗裏日光飛野馬 韓偓 江邊鐘鼓振蛟
龍 鄭谷 雲連瀛海三千界 劉昌 身在仙宮第
幾重 韓愈 我欲尋源訪仙隱 劉靜脩 未知何
日得相從 白居易
金鰲屹立貝禪宮 道避 碧水澄潭映遠空 沈
佺期 幽洞烟橫春艸綠 司馬垔 扶桑日漲海
門紅 張靈受 山川晻映蒼茫外 徐絃 星斗光
涵玉鏡中 孫原眞 正是滄浪濯纓處 胡宿 此



心期與故人同 鄭士乙
苍裏尋師到杏壇 錢起 城頭旭日照闌干 薛
逢 光搖蛟室通銀海 金幼孜 影裱驪珠浸碧
湍 汪翰 烟外驛樓黃隱隱 常非 塢中蝸篆白
湧湧 許渾 往来未欲奇張翰 王初 却傍漁郎
把釣竿 許渾
六龍擎此寶珠山 程息 路入松苍第一灣 文
天祥 天襯樓臺歸苑外 韓偓 風飄鐘磬落人

閶(揚公濟)嫦娥擁出瑤臺鏡(嚴維)龍伯來登
舍利壇(高鑑)極目乾坤凝望處(王溥)海頭潮
落有僧還(高鑑)　右海珠寺集古十首
珠水微茫映碧天暮雲離緒共蕭然曇雲苍芳
繞金銀氣貝葉青蓮罨畫船蘂髮別堪三握
外踈翎謗向五雲邊醉餘把袂情何劇腸斷
羊城綠樹烟　珠江寺引諸親友
千頃滄波漾碧空萬行烟樹鬱龍葱樓臺瑤



映虹光外城闕參差雁翅中巨石自撐江浪
白飛濤晴浴海門紅乘槎若問蓬萊水黃木
灣頭有路通　右遊海珠寺漫賦
李義壯　番禺人　都御史
夢回殘月轉長廊何處僧歸半夜航水色不
隨山色改風聲偏助雨聲狂依依鶴鸛棲林
越個個芙蓉隔石塘幽興杳然從此逝不堪

漁笛起滄浪　右宿海珠寺
李時行　南海人　兵部主事
島嶼中流出憑空結蜃樓浪翻沙際月楓落
海門秋照水禪燈寂棲雲祇樹幽坐看神女
見清夜弄珠遊　右秋夜宿海珠寺
吳國倫　興國人　參政
良夕豈易逢奇遊夙所慕況迺同心者招携
越壓圓瞑陰薄層城浮雲莽相赴湏臾明月



生澄空皎如素縱艇隨輕潮披衣下纖靈彷
彿海市通相將天河渡中有弄珠人亭亭出
煙霧手裂雙扶桑化作千琪樹幻景良若斯
倘然啓冥悟　右同李周二使君珠江泛月
汪言臣　同前
蕭艅出郊際(江文通)覽物眷彌重(謝靈運)挂
席拾海月(謝朓)涉江采芙蓉(十九首)青青河

咩𤘬古樂府聲聲澗底松左大冲桂水日千
里江文通臨流怨莫從謝宣遠　右懷同游海朱

龔錫爵　嘉定人　按察使

片石分流瀰珠江萬里廻踈鐘雲外落飛櫂
日邊來野霧低山郭春潮漲玉醅祇園今夜
月樽酒為誰開　右海珠寺憶澹生

鄧應仁　南海人　知府

閑尋滄海寺蕩槳路非迷看竹諸天眇聞尊
二仲齊法雲廻鷲隨香水繞曹溪何羨紗籠
句林間認舊題



仇萬化　順德人

浩浩烟波人極浮誰將砥柱樹中流若非龍
女開蓬島似是鮫人架彩樓日月光浮銀漢
曉星辰不動海門秋步虛臺上簫聲寂蕩出
芙蓉一葉舟

王佐　臨高人　正統甲戌進士

漁官羈人賦遠遊杜陵枚老只滄洲百年世
事共携手萬里雲山入倚樓潮汐日消惟石
在海門天闊有槎浮相逢珠寺休相勸遮莫
黄苍領素秋

張鳴韶　順德人　庠生

清津闊水國天際見孤洲湯指羊為石遥看
蜃作樓波濤元浩劫身勢亦虛舟坐久忘醒
醉漁歌浪唱酬



崔光玉　南海人　知縣

四宇徽茫外中流勝可招空臺留海色斷石
咽江潮梵刹晴還濕魚龍晚日驕長風堪破
浪應任此身遥

緬憶舟游好難忘是海珠滿天飛雪鏡倒影
漾金鋪近郭酒船至憑軒暑氣無歸時須結
侶擕漆表靈區　右懷海珠寺

海珠小志四卷終

海珠小志補遺

文溪公贈海珠僧湛

也曾勘破到風幡坐得形枯鬢草斑衲子指
為眞鉄漢江神幻出小金山華亭浪急翻船
入葱嶺雲深挈屐還香燼未寒行道處蕭森
翠竹護禪關

陳獻章 新會人 檢討

清獻堂堂四百春夢中眉宇識天人報君西

海珠小志 卷四 廿三

蜀青油幕老我東籬白葛巾萬里歸心長短
賦九天辭表十三陳南風欲理增江棹也借
青山卜墓鄰
宋史記中堪列傳菊坡門下豈無人彈文驚
世頻登閣散髮從師懶着巾嶺海一星元屈
李古今全華揔帰陳山齋夢破公何在疚半
欹聲徹四鄰
右夢崔清獻坐床上李忠簡坐床下野服搭颯而子
紘芸閒

雨洗江天碧以諒 稜層紫氣浮坐中閒眼界
霍韜 身外一虛舟屹立中天柱長江萬里流
梁焯 興入無言妙霍韜 簫鼓何處秋以諒
右霍倫梁三公珠江聯句

黃學準 南海人 通判

竹房遥閉上方幽劉長卿 先劈崑崙一派流
許渾 應有禪僧飛錫渡李攻 更疑神女美珠
遊孟浩然 光涵蛟室星辰動王清 水接扶桑

海珠小志 卷四 廿四

日月浮韓泳熙 身世直超人境外楊東里 數
聲漁唱起滄洲劉因
浮雲流水自相隨朱放 問我来時揔不知元
微之 緑樹碧簷相掩映吳融 玉樓金殿影叅
差盧綸 佳人拾翠春相問杜子美 江女笙簫
報始催楊廉夫 安得便乘雙翼去元好問 白
頭吟望苦低垂杜子美
右春日同戴叅軍白泉鄧山人
喜川泛舟海珠寺集古

楊王休 番禺人 岸上

何年神物抱珠遊，寶閣玲瓏海上浮。玉鏡汪涵山月小，瓊卮相對暮雲收。千尋浪捲四時雨，一派潮生兩岸秋。頓覺洒然遊上界，煙巻不減到瀛洲。 右集占

陳　錫 南海人 南京府尹

拍天烟浪四冥濛，許大遺珠豈易逢。滄島月明翔野鶴，石潭雲冷睡驪龍。潮聲夜鬧鮫人市，海色晴連般若峯。東望羅浮生逸思，倚空無數碧芙蓉。



・沐昌祚 黔國公

坐聽潮聲萬里長，人間何處是慈航。龍笺帶筆書眞諦，貝葉翻經衍梵王。海上霞明紅日小，天邊風細紫芝凉。閒来竹院尋高隱，與爾同裁薜荔裳。

王命璿 漳南人 進士

羊城瑞靄散南薰，坐擁紅亭對夕曛。青柳露邊浮積翠，黃鸝林外襲青芬。楊帆恍是浮槎客，捲雪疑来騎鶴群。極目風烟吹不斷，天花空說墮曇雲。

把袂芝蘭近欲薰，滄波萬里蕩江濆。天壇傍海摇霜練，河峽浮煙繞翠芬。紫氣光騰凄劍合，絳霞色映五羊羣。風塵吾道閒来往，碧草芳洲思暮雲。



忞綻輕紅帶暮曛，三城景物鬱氤氳。山山碧綠開霞錦，樹樹青黃傍日芬。移步欣聞鴻送語，傾樽因咲馬空群。偏驚物候縈遊思，親舍悠悠看白雲。

春麗仙城芝木薰，嫖姚懸羽靜烟氛。珠遺合浦浮銀色，人倚華胥識露芬。忽愕鯨魚翻海浪，坐看鷗鳥入鵷群。請纓報國標銅柱，長靜

天闊擁薄雲、右偕孝廉韓孟郁林司湛仲賓游海珠寺四首

徐仕陞 浙江人 儒學

江干維楫黯離情、樽酒酣臨海氣清殘雪暗
零孤寺冷疎燈常傍夜珠明、千秋廟貌瞻前
哲兩代蘋蘩識大名獨向風塵憐薄宦景行
唯有罄生平、庚戌冬日葉珠江李君邀餞海印寺得謁令祖忠簡公留題其上

帥廷蕡 臨川人 南海丞



誰將孤嶼天隈祇覺珠從合浦來雲暗幾
回龍欲睡月明何處拜初開亭亭宛映衣為
寶磊磊無煩玉作臺十二昏衢還自啓何如
照乘有寶胎

黎崇王 庠生

背城烟樹有無間海上懸樓不可攀兩岸江
風吹素練半空漁火送青山覓裳舞月寒歌
扇玄草停雲晚閉關何日問奇因載酒采蓮

人共放舟還、右珠江夜集有懷李伯鳳伯章二仲泥津

陳紹文 梧郡 南海人

江亭青簟月華流、永夜潮生水國秋、萬馬急
追風磧戰六鰲初戴雪山遊、歸漁暫失殘荷
浦、落雁應迷亂荻洲、料得此時天際客可勝
離思滿扁舟、右送別比部梁公賀汪珠江宿憑虛閣聽潮分得洲字

陳良楚 南海人 湖廣藍山知縣

飛錫梵王從上遊、明珠遺落在中洲、光含蟾



窟金精彩、影照龍宮瑞氣浮、隻洞烟霞楊子
暮、君山波浪洞庭秋、乘槎未覺銀河迥、何事
仙家十二樓、

張萱 博羅人 知府

一江晴色滿蒹葭、水寺尋僧繫客槎、湧說新
恩榮五馬、且從老衲問三車、戈船所岷潮初
上、海客收帆日正斜、斐向空門分半榻、香爐
茗碗足生涯、

淇水影留照客夜危欄哭獨凭乞法喜
逢鐘後飯緇書時借佛前燈吟風潮送城頭
角載月船呼渡口僧為問鮫人何許泣淚珠
迸作石崚嶒

篝燈檏被宿招提奠向風塵問路岐去國尚
留三尺鐵迴頭終是一枰棋深宵露洗尊前
月未曉鐘催枕上詩最喜投閒身尚健肯將
清恨



口禪關曾向三生石上還蜃氣迎
風檣不動翻更疊浪月初彎殘燈得句唯招
隱賣賦餘錢且買山從此江頭清夢穩不須
迫遞繞朝班 冬夜宿海珠寺書懷四章時有出守夜郎之報

董 遲 湖廣人 廣東提學

峯兀一拳小禪宮水面浮鰲擎自久古浪嗟
已千秋市鬧蜂房擁帆檣鱗次遊魚龍能聽
法明月照無休

何吾騶 香山人 大學士

南武天清海氣虛故呈瑞石擁名區客來影
炤澄潭水坐久身環明月廬運甓陶公能可
有酌泉吳隱意何如誰家學士留香火此地
當年有讀書

一珠天外閣中原滿目滔滔孰可言抱惻當
歌寧為酒臨流擊楫未銷烟赤榕樹底琴三
疊紅葉前秋半船誰是東山謝安石圍棋



清嘯台 遊

五丁開嶂濬江流百粵重瀾一掌收貝葉露
凝鮫室靜鉢雲波穩蚌光浮漁燈幾點環空
燒城角數聲洗畫遊安得長留風雨夜與僧
危坐海門秋

石鯨鱗湧湛金輪風動漣漣萬里津直北浮
雲餘仰睇四方多難此閒身愁看雉堞搖江
東哭指珊瑚上釣綸千古茫茫天上下鏡中

麟閣畫中人

清曉蛟龍出弄珠玉沙朱砲絶樵蘇粤王錦纜迷烟雨陸賈金裝誨舳艫世治豈須鷩海市時危休使駐胡䲨戈船楼艣交南北緩帯輕裘日擁鑪

征驂别棹每登臺去國離家濁酒盃僧有碧紗能話舊壁懸湘榻許歸來香罏烟逐孤帆出海燕已啣送焰回隔岸勞勞塵是夢中原



韓嶽夜泊崔

吕非熊 廣郡庠生

日冷江寒走暮烟渚清沙淺過遊船松篝燕雀春能語石竇魚龍夜不眠城裏孤峰偏出海枕邊流水欲稽天黄塵擾擾還今古漁子清歌自渺然

誰布黄金海上面望中楼閣儼蓬萊洪濤萬里次天轉叠角孤城動地來水落魚梁恒抱石霧深蜃氣儼成臺乘流會有清酣好貪看江雲嬾記杯

天風吹浪鼓冥冥勺水猶堪敵巨溟地似折盤曾面壁人疑登岸湧心經日沉書變樓臺紫潮落空田宇宙青聞道海龍知聽講夜深還叩緑蘿扃

鄧文明 知州

一葉浮舟五石磯千尋若木眷蕭蕭虖疑秦



地驅神鬼實有虞淵結綺寮殿角似聞山鬼嘯潮頭如擁海神朝平吞渤澥渾無賴湧道明珠久寂寥

蘇學程 順德人

牂牁東匯水連空極淡黄雲映晚鴻澤國疎烟寒倚棹城陴哀角暮隨風千家碪杵秋先斷數點漁燈亂後紅摇落江湖欣底事幾堪瀟瑟月明中 右珠江感秋

原缺

黃先彥 順德人

頻向風前問海濱只今畱作大江神空傳洛水思王賦不見淩波步襪塵 右珠海弔䰟

蘇羣岳 順德人

紺殿淩虛四望開蘋邊風起水瀠洄白雲峰杪天俱聳黃木灣頭首重回每以炎蒸成嬾僻作因清梵幾徘徊渚鷗寧管人間世日又烟波江上來 右海珠寺同歐伯麟而駕李伯章子霑諸子彝柬李伯鳳



黃公余 順德人府庠生

珠江又上散炎蒸避暑祇林晚浪澄百雉高臨蒼靄合千山遙聳白雲層誰憐禮法疎中散自喜聲名御李膺自昔每傳河朔會尊前令復酒如繩 夏日海珠寺避暑喜遇李伯鳳伯章二子

黃公儀 順德人 己酉舉人

摩尼波面一珠浮避暑逢君到此丘半偈可能觀衆妙上方原自足清幽窓前流水寒相

附子姓謁祠遊覽詩卷五

七世孫公禎 徵士

六鰲高駕海山靈詞客相携倒醁醽紫府玉樓雲縹緲清都金闕月瓏玲洲中儼界開三島天上奎垣聚五星醉後臨江風且御高歌歸去漫揚舲

十世孫樣 贈奉議大夫

海上仙山汗漫遊殘陽西墜尚維舟琪林歸鶴聲偏遠碧海眠龍影倒浮山月照人疑不夜江風拂面最宜秋琉璃鐘滴珍珠蘂一醆能消萬斛愁



十世孫用仁 司訓

出郭晴登江上臺江心祠宇即蓬萊天連百粵懸孤柱地隔三城絕片埃聽裏漁歌和短笛望中禪棹渡行杯到來瞻侍龍圖範却憶當時濟世才

十世孫翀　知府

媿我懸車不記年欣逢謫宦綢園邊東阿舊識黃公石南海今傳范蠡舡坐有金龜呼換酒匣開玉版共譚禪結游不待東林社流水浮雲意已傳　右同岱麓王中丞海珠燕集侍王謫戍於此

十一世孫策　同知

古寺中流天際分蕭聲吹徹大江濆淒淒散响飄黃葉嫋嫋餘音裊白雲幽壑潛蛟頻欲舞孤舟嫠婦詎堪聞隔溪共聽人多少洗耳誰能俗世氛　右晚泊聞簫



十一世孫符　壽官

棲遲安用寄浮屠只傍先人舊草廬月映波光涵几席雲連海氣閏琴書地金久識懸蕭寺天寶誰知射斗墟莫向天南頻極目且從江上釣鱸魚

十一世孫夢蓮　贈奉政大夫

有懷聊爾泛滄溟載酒袛園野興生故醉直須邀夜月相逢猶欲賦秋聲波光搖日如旋軸雁陣連雲似列城悵望蒹葭情未已臨流空自濯塵纓

十一世孫祈禋　庠生

梵刹中流峙長江碧練澄磬聲供佛唱龕火雜漁燈地迥紅塵隔天空紫氣騰紛紛車馬客誰訪渡杯僧



十一世孫元白　司教

撫景臨流自已斜閒來趺坐傍禪家江中風靜旛無影臺上塵空鏡不瑕蓮謝瑤池惟水月林深寶藏白煙霞飄飄獨立如遺世不必還尋葛令砂

十二世孫華

祠廟堂堂據上游天然仙界鳳麟洲玲瓏寶閣大開曉蔥鬱琪園露報秋潯采澧蘭供禴

薦遠看豊芑籍詒謀碑鐫勲業垂千古衣鉢
慚予是後流

十二世孫廷芸 庠生

玉樓十二藹朝輝頗似瑤池一水圜圍在崑
崙開佛國山疑負嶠出禪扉怪龍聽法臨江
起馴鴿窺人傍塔飛撫景風前應羽化醉凭
芳檻試春衣

十二世孫來 壽官



白業開初地龍圖瞰化城向陽攀杜石環翠
軼蓬瀛水鏡方中照玄珠象外明息波長浩
瀚沾灑有餘清

十二世孫韡 知府

渺渺曇花映座光周遭石檻繞滄浪居如龍
樹趺為坐水似曹溪挹亦香向晚落霞浮棟
宇有時白月度慈航表賢最切瞻依地不但
祇林叫詠觴

十二世孫韞

百里星輝紫氣摶偶逢珠海盤交歡九龍江
上多儒客五穗山城見夏官羽馭飈輪爭快
覩竹符冊篆遞相看垂裳天上虛前席佇
聽金門振羽翰 右海珠贈駕部薛遊羅浮

十二世孫汝梅 知縣

海印一珠浮先人廟貌留冠裳榮百越山斗
重千秋伏臘蘋長薦松蘿地最幽寒予懷仰



止何以紹箕裘

十二世孫于霖 庠生

先公燈火地虛幌對珠林水月坐禪性冠裳
接武心蜃光浮海市雲影護囊琴旦夕瞻遺
像非緣聽梵音

十二世孫勅 庠生

珠石長懸海色明祠宮兼慰斗山情帆前風
兩雙龍起島外波濤萬馬鳴穿竹茶烟臨紺

字隔村漁唱接廬城壯圖早策永家業不是
談空托此生

十二世孫于朱 札部儒士

珠江頻極目一水畫烟霞風起波濤湧寒深
徑竹斜船頭飛白練江口散棋花喜得三城
近尊中酒易賒 海珠晃雪

十三世孫時發 庠生

孤淒寂寞山房夜四壁蕭然古木幽風帶潮



聲渾不暑雨連嵐氣漸成秋當窓開卷青藜
入傍水鳴琴白雪流何處漁翁初夢覺鳴榔
驚起欲眠鷗

十三世孫仁富 司訓

芙蓉城接趙佗城此日登臨縱酒情珠樹徑
歸山月皎寶潭龍卧海雲清詞人不愧陶徵
士酒客何慚阮步兵雙枕御風還獨坐海門
敲徹晚鐘聲

十三世孫師中

巍巍堂殿樹中流極目諸天景界幽遠圃淡
烟臨海閣碧霄明月照蓬丘金龍護法曾歸
鉢玉崔聞經亦舞樓宴坐蓮宮清夜裏飄然
身世在瀛洲

十三世孫期春 徵仕郎

南國曾鍾濟世賢九霄鵬翮起翩翩膺功已
奏完城日正氣還看抗疏年蘋藻千秋開寶



地衣冠百代仰遺編樗材自愧雲仍末一拜
虔堂一愴然

十三世孫宜楨 庠生

法中懸象兩花臺避暑袁劉共舉杯步入梅
檀原寶地望穹烟水即蓬萊鉢衣京送山雲
入舍利光揺海月開酒罷夜留禪榻卧興高
河朔未言迴

十三世孫宜權 庠生

給園珠石俯晴潲灩瀲秋光夕照遲東望海門濤頂洞北臨山色翠參差飄香蘑蔔供僧訖窺席沙鷗與客期莫向滄浪誇濯足扁舟猶欲采江蘺

十三世孫宜標　庠生

清高遺像肅豈獨見羨墻先代勳名著吾家奕葉長一珠城市外半剎水雲傍燈火當年地蘋蘩意不忘



十三世孫猶龍　庠生

我祖藏脩處珠璣海內明孤高擎砥柱獨立聽潮聲文行傳家秉忠勳付史評龍頭嘉會在心印有遺經

十三世孫燦星　庠生

砥柱中流似鷲峰宋朝遺直表儒宗千年祠廟留金碣一代勳名著景鍾日暮海樓蜃氣夜深波月吐驪龍世傳江左青箱學感慨空懸振藻雄

十三世孫宜森

海印蓬壺雁作堂先祠開傍水雲鄉檻花近接天花滿燈影高懸月影光白簡風裁帰汗史冊心名節動垂裳傳家賸有遺經在不廢江流萬古芳

十三世孫従龍　庠生

滄洲之景即蓬瀛香閣凌空寶樹平波湧陽



侯天外至珠看神女掌中明曇雲谷曉散依禪室貝葉春開入化城無限風烟頻極目水天高處五雲生

十三世孫聰

宋家遺廟表南州俎豆明禋萬古留秘閣分藜懸水夜清標擎柱砥中流天邊月出珠光滿江口雲開鏡影浮隔斷紅塵飛不到衣冠長護此仙丘

十三世孫廷標 恩貢

月出臨江酒頓醒漣漪分影上踈櫺含虛一鑑連天碧盻盡雙眸大地青檻曲芙蓉增皎潔畫中樓閣見瓏玲蕭蕭萬籟知何覓只是潮音聒耳聽 右賦得珠江秋月

其二

夢隔氷壺二十年秋山珠光逈無烟空瞻紛榮嗟時事不復蓬萊紀勝緣 祠前舊有潮長小蓬萊



戶門漁火落露凝鮫室夜光懸粵王綵鷄歸何處杳杳長空水柏天 右夜泊珠江有感

十三世孫敵 庠生

寶刹孤巒靜點埃碧潭深處法筵開雲門月月環金闕水殿較龍擁翠臺怪石冷看天地變怒濤分送汐潮回光公香火中流坐長護文星映上台

十三世孫宣柏 庠生

飛閣稜層出鏡中移舟晚泊帶霞紅虛城晝角吹殘月寶刹踈鐘度晚風神女弄珠遊海島高僧談偈坐龍宮蕭然夜半秋聲起遙見闕門紫氣葱

十三世孫廷棟 庠生

摩尼擎出蕊珠宮長護金光照漢中砥柱當年誰作去化城千載自淩空雲開弄樹榑秋



潮月澄潭渡晚鴻極目郊原多感慨振翰何以跨天風

十三世孫祖楫 庠生

覽勝何須紀十洲梵宫兀峙亦丹丘亭開四壁滄波渺簾捲千山赤日浮瑞石影侵鮫室冷蓮珠光映越城秋先公廟貌隨長劫瞻拜遐思紹壯猷

十三世孫萬齡 贈奉直大夫

島嶼蒲森瞰上流茂林翠蓋即瀛洲孤蓬夜
繫山門月鶩起驪龍光自浮　右夜泊

十三世孫化龍　庠生

吾祖藏脩卜地靈滄江小景勝蓬瀛波光擎
柱中流砥月吐驪珠四面明手采勳名彰宗
室冠裳禮樂肇家聲燃藜細把遺經看何日
箕裘紹始成

右同子芳家叔夜宿海珠覧
忠簡祖文溪集



閑賦…鑑印江洲嶺表滄桑不計秋老蚌吐
將為片石錦鰲擎取漾中流潮生波湧疊花
現山秀風涼水榭幽最是習家他亦近不妨
盃酒醉仙丘

右西粵單都諸同袍偕遊海珠
酌于安瀾亭得秋字

十三世孫廷標　庠生

襟江浮鰲磚三城蜃氣翹瞻水國宏嶺杪翠
懸千嶂沙粵臺高聳半江横每慷祖武澄清
壯欲紹前猷砥柱聲漫說登臨能賦誓中流
期踵祖生纓

十四世孫統先

牂牁江水接貪泉湧出蓬萊一洞天玉麈淨
揮龍殿棗颸輪輕駕蜃樓前青山濃淡籠秋
月碧海微茫鎖暮煙莫謂明珠多寂寞摩尼
光照自年年

十四世孫琪枝



下帷嘉得洗塵根自有仙才動　帝閽賦就
子虛那所似楚天雲夢若為吞
祠開雙樹俯滄溟正笏千秋肅典刑遊宦也
嚴崇奉意本原應自重雲仍
興來吾亦愛逃禪誰謂過逢類杳然倘亦一
心偷靜業不妨面壁自年年
仙山僧舍頗稱奇法海真源大可思自信此
心如水月倒身何用並生疑　後二首因示
寺僧

邁心依淨土愛此即蓬壺曠劫人煙杳彌天
佛日旅作消江似練熟視壁成圖悟到三明
徹家來五白呼竹林推小阮蘭砌重封胡縱
乏旃檀侶（特作未定）持靈根自煥敷（同家姪華集成得五言排律）

十四世孫大騰（庠生）

孤亭縹緲接流霞澤國迎春此繫搓門護慈
雲香篆裊窗含晴日柳烟斜鶴逢慣客依行
錫波浮嵐光漾酒花羸得江邊青玉色環拏



黃卷儘生涯
百年生事但昂藏曼衍時能到上方庭樹蔭
垂沙界冷浪花湧出雪山涼經翻貝葉燈偏
焰珠現摩尼夜有光極目汪洋原浩瀚不知
何以達慈航

十四世孫廷龍（壬戌進士）

何處招提倚粵臺日南烟水上方開銀河[illegible]
帶支機石巫峽靈同灔澦堆豈是明珠浮合

浦懸知貝闕集蓮來慈航不盡臨流意擬把
禪宮作渡杯
鑑外蒼茫海氣凝憑凌派刹興堪乘摩尼珠
在經千劫舍利光寒續幾燈島嶼遠依玄圃
外風幡時曳白雲層宗風敢道饒衣鉢欲踵
玄蹤愧未能
先臣玄草地名勝渴滄州豈是蓬爲島將無
蜃作樓禪心依水月幻迹雜鳧鷗不盡傳燈



意人來夜色幽

十四世孫應明（庠生）

先宗構跡海山岑寶樹金沙見法心道在竺
乾皆淨土蓮開香閣盡潮音燈懸璃映花中
現巖寂煙清野外陰水月自空諸色相不教
身世幻緣侵

十四世孫翔龍（庠生）

僉鰲黎島碧波間黑髮先翁此大還竹鶴瀟

然漁自適更須預作富春山

十四世孫龍騰

寶樹祥河物外天宗 公廟貌併依然樓臺掩
映驪珠色香火光浮鴈塔煙開匣喜看衣缽
舊涉江忻得藻蘋鮮可能秘受飛騰訣一借
扶搖羽翩翩

十四世孫恭高 庠生

古寺依巖渚香浮寶閣深禪心江上月經梵
海、晉霞色淡珠䑛花明空樹陰彌清法雲
外映坐石梁吟



十四世孫際明 庚辰進士

亭亭祠剎峙中流蜃氣光涵一鑑浮總引浦
雲歸佛閣簷迎溪月漾仙舟箕裘遠錫千秋
範蘋藻遙存百代猷東望羅浮猶似舊年年
春色滿江樓

十四世孫光藻 庠生

驪珠光焰碧波明寶篆香浮法界輕月照仙
舟依佛殿談玄梵含釋心靈德垂後嗣千年
重忠並長江萬古心撫景能無追遠念徘徊
吟咏不勝情

十四世孫耀樞 舉人

門枕江流古木清先人曾此結幽盟聲名遠
并珠胎麗精爽常連斗極明每向几筵思夙
昔月從蘋藻見平生欲繩祖武慚何似千載
彌深仰止情



十五世孫世榮

珠江仙界路非遙不借星河萬里橋月出滄
浪浮棟宇風生松柏韻簫韶數杯酒色凋秋
葉幾杵鐘聲落暮潮廊罷歌聲盈海島半[illegible]
猶托木蘭橈

十五世孫五超 庠生

鼓棹瞻遺像悠悠魂夢間春秋肴典禮今古

寶江山忠氣留餘裔德音思遠顔勝遊慈度
袁刹蹟染苔班

十五世孫祖卓

石築桃浪厰蓬壺往事休將訝賈胡自是
光長赫奕誰云滄海有遺珠

十五世孫嘉光庠生

中流幻出蕋珠宮島嶼潆洄萬派空海晏波
光閈高日潮平江樹吹清風覊侵貝葉翻經
冷地接瀛洲法界通我亦登臨思紀豆千秋



鐘簴幾人同

十五世孫文爕恩貢生

自吾祖之沒于今四百年當時宋社屋何有
奸臣全史相終彈去文山頵見焉能留々名
琉不愧師門賢緬昔讀書地敞茲崇祀筵篘
祀儼昨日生氣尚身前洲潔崇蘋藻汀芳長
蔥蒼早潮浴赤暈暮竹倚蒼烟冠盖勞瞻謁

聲歌屬簡編我來但祭拜孤鶴唳霜前右謁祠
静水晴河淡遠天隔村娟月浣妹炯鐘聲恰
在僧前定鶴夢應將樹杪懸影自聽霜閒此
夕神知依篆亱參禪漢幢拂々青琉熖攫[illegible]
高亭彝屡翩右同江劉諸子夜集

十五世孫文煥庠生

盈々一望滿晴煙江上鳴箏載酒船揮塵僧
翻貝葉坐看雲人倚石床眠鏡湖島嶼平浮



玉潭影樓臺倒接天欲向滄浪還濯足不勝
清怨却惝然

十五世孫文焰庠生

孤上危亭首重回真疑身世在蓬萊扶胥曉
日浮金現黄木流霞濺雪來玄鶴獨鳴草
柱彩鸞雙舞雨花臺寒棠不為芙蓉涉托鉢
人歸有渡杯

十五世孫文顏

寂〻江寒夜正寘阿誰洗鑑浴滄溟瑤階千
户霜為幙素練一簾霰作經晴漢斜横銀瀉
影翠巒回蘸水流青氷壺心事還如此欲叩
山門問閉扃 右同興迥興漢兄各次呂帝而韻

十六世孫昌典 禮部儒士

紅塵断處即蓬瀛醉殺秋光水上情黄木青
來蹂雨過白鷺浪湧晚潮生雲留石室僧猶
定風掩松開鳥自鳴肅穆表賢祠下戸先人
曾此作書城



續刻

十三世孫弘猷 庠生

一陽初轉碧天寒眉宇依稀入夢間常念宋
朝驅虜猶懐胡馬在燕山姑蘇麋鹿忠魂
泣南國衣冠間氣還豈爲 皇明嚴鎖鑰欲
將簪笏鎮岩關

宋代遺中葉奸臣肆轉翻董盧除不易賈史
去猶難壯氣雄千古精魂寄此山醒人警[illegible]
血闘述愧無顔 戊辰冬月夢入珠寺忠簡正笏屹立語以史誤國者為弾擊之狀竊而賦此



十四世孫光蘭 大學生

昔聞慈度寺先世讀書堂日出疑朝浴珠浮
似夜光千秋崇俎豆百代見文章賴有清緗
在為箕意不忘

十二世孫汝海

砥柱中流浄世氛先人曾此坐論文汪洋永接崑崙派明媚原從合浦分古木庭堦餘綠蔭白蘋水殿送清芬登臨不盡瞻依思極目煙波遠映雲

十三世孫啓寅

嵯峨飛閣倚江開砥柱中流絶點埃金闕玉樓宏殿刹寶花天雨散經臺摳衣肅肖它人範杖錫凌空法佛回無限往來瞻眺二個酬成羨濟川才

十三世孫應雷

何緣滄海一珠藏勝地靈根不可量惟是先人留棟宇却教来世肅冠裳磬敲大振孤忠凛水激中流萬派長遥憶源頭知濬發承宗應念有書香

十四世孫龍庠生

砥柱中流海上山偶來蕭寺扣禪關茶烹活火僧初起樹鎖晴煙鶴未還几席每從瞻廟貌滄江遥憶點朝班珠光北斗懸相望地與銀河咫尺間

十四世孫振鷺庠生

海印江心出雲深古寺前空堦花雨散禪定佛燈懸鐘磬超凡界琴書在几筵憑虚時極目心與白雲連

十四世孫大明

危亭突兀倚丹丘引興揚帆作壯遊綠水遠迴依島嶼紅塵迥隔即滄洲輕煙鬱嶺孤峰暝澹月蛟宫一鑑浮瞻望虚堂先世範千秋形勝砥中流

十四世嗣孫裕俊

先人祠宇壯江臺靈跡疑分穩石来突峙卓成擎柱勢乘流眞羨濟川才三春雨沛雷聲

澤幾度香傳庾嶺梅轉信乾坤留景仰却教
名勝寄羊裁

十四世孫日雲 庠生

參差樓閣畫圖間卷起晶奩十二鬟不見老
龍聽偈去空留神女捧珠還憑雲每切懷先
志景仰徒慚屬後班為語漁人莫吹遂梅花
香已在江關

十四世孫廸龍 庠生

蛟室澿三島龍宮隱十洲星辰空裏片〻片
望中浮練靜銀成闕霞明蜃結樓衣冠勤想
像徒自愧箕裘

十四世孫惕

寶鑑光涵罔象空漣漪面面碧芳蘸臨流倒
浸三千界拂檻憑虛九萬風銀浦霞明環蜃
氣瑤波練靜漾驪宮迴瀾佇有蒹葭思寄漢
高懸入望中

十四世孫遇明 太常寺典簿

表賢江上豎清標霜竹蕭蕭鶴影遙翠引白
雲來隔浦碧連黃木隱洪潮秋聲遠度疎鐘
冷海氣高騰篆炷飄衣帯瑣窗霞布錦龍光
千仭接玄霄

十四世外孫何祖璋

巍巍廟貌鎖烟重海吐露珠隱現中慷慨竹
遺匡國績瞻依如見立朝風倚欄客訝雲花
墜坐石僧翻貝葉紅乘興杯歡歸棹晚月明
江樹藹玲瓏 右同陳蔚園諸子遊海珠寺詞外祖忠簡公分賦紅字

十四世孫瀧

皈依已往珠江上悟到真空即法航水月一
龕香一縷拈題何用寫詩囊 右戲贈慎初上人

十四世孫其實

先人燈火地片石即丹丘帆月窗前渡溪雲
席上浮表賢尊劍履傳世奕弓裘遙憶談經

夜藜先擬扶頭

十四世孫馬鏊

極浦長波雨乍收相隨函丈到江頭黃龍影
亂荷花語青雀驚飛楝葉稠綠縷共傳南國
俗靈罷如念楚臣憂登臨况屬笄裘地閒氣
天南擁勝遊

乃同陳會試老師暨社中諸子海珠觀
蓮於師命分韻賦詩得頭字

題海珠石小志後

海珠石生粵水中宋以前不名見
自吾祖忠簡公讀書其地因指貲
與僧鑒義剏寺後人即寺祠焉興
廢比滄桑矣
明政懷柔四被蒞茲土者力振而
光大之於是俎墉欽祀祥其法嚴
型貞軌尚其傑擒精摽采闡其蘊
崇儀表勝協其聲蓋駸駸虖一大
觀也不佞慮金珉之易泐恩先德
之彧湮爰屬兒楨權輩裒輯為志
遣余還秩過家而書成雖余者曰
夫志信史之流而懲惡之公也纘
承刪述義各當爾竊取而自傳之

奚信焉余曰唯唯否否不闚室堂
菑穫之說虖月出游衣冠後之人
直羡壖睎之矣且微禹魚鼈獨河
洛功也虖哉余爲是編原始以標
例考規以論世分類以收博採遺
以定亂而其大要則在丕昭文獻
闡揚芳躅奬評旦之風厚而挹之
闕之誼高也夫論海瑤於方内空
會全燚之一巒而大衰之一腴哉
迺今賴吾祖而寺寺而志志而得
托諸君子以不朽即余不佞迂踈
竊祿萬里登堂一朝涉筆受成事
有若山川鬼神默相其間未必非
天之有意虖斯文也茲刻也提綱

表概實出胷臆至於蒐羅考権以
俟来哲則同校諸子與有力焉雖
然畏壘世棠千載同賦析薪克負
是謂繩武紹聞衣德言惟在嗣人
哉准在嗣人哉　峕
萬曆　未四月既望
中順大夫雲南武定府知府十一
世孫韡頓首百拜謹跋

海珠小志五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李韡撰韡番禺人萬歷中官至武定府知府宋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李昴英之裔也廣州城外珠江有海珠石屹立水中昴英常讀書其地捐資剏寺曰慈度後人即寺祠焉明萬歷中韡因考尋古跡輯爲此志凡四卷

國朝康熙丁丑其後人文焰重加校刻增以近人諸作共爲五卷前一卷載圖像諸記行實祭文後四卷則遊覽謁祠詩詞也

# 程朱闕里志八卷首一卷彙增一卷

〔明〕趙滂輯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三年紫陽書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程朱闕里志八卷》提要

---

康熙御筆之寶

學達性天

康熙二十六年歲次丁卯

皇上欽賜御書匾額

欽差內大臣二員捧奉

御匾至洛文武各官暨闔邑紳衿並

程氏世官宗族跪迎郊外於本年

三月二十八日音樂節奏迎入兩

程伊洛淵源祠捧奉懸掛各官循

首謝

恩



欽差禮部員外郎李起鰲字龍章滿洲籍江西人官生

欽差內閣辦事中書支六品俸又加一級納麟字漢雍

河南布政司理問佟國弼

河南府糧捕通判署本府事朱作舟

經歷章　麐　照磨趙一焜

洛陽縣知縣佟學翰　縣丞薛士瑋　典史楊鎮

河南府儒學教授萬維賢

洛陽縣儒學教諭杜　訓導齊

河南府城守都司向騰蛟

鄉官孟長安　楊彪　董元輔　陳尚
史喬松　孫光印　趙起渭　呂律
明道後世襲博士程佳璠
伊川後世襲博士程延祀率奉祀等同叩首
謝
恩



康熙二十六年歲次丁卯四月十
五日恭逢
皇上隆恩欽賜御書匾額差內大臣
阿畢達喇薩里賚捧
御匾至癸文武官員暨朱氏世官宗
族衣冠音樂節奏叩首迎入文公
闕里廟內捧奉懸掛歡呼
謝
恩　國子監監生臣朱欽爵恭紀



家承闕里並鄒魯以成三典重
朝廷邁古今而無兩欽惟
聖主篤念先臣朱熹循格致下學之功妙性天上達
之理
親書
宸翰日邊册鳳啣來特榜祠堂井內赤虹繞出在昔
天咸思瞻仰矧後裔敢忘
高深敬壽梓奉傳至寶賡光華之復旦頌覆載於
無疆
翰林院五經博士臣朱坤恭紀

欽惟
皇上天縱聖神統承堯舜學傳洙泗於往代諸儒之
有功聖道者皆隆
褒典而先臣朱熹尤蒙
恩渥
御匾煌煌光昭雲漢仰見
聖天子表章絕學風勵宇內盛心而鳳翥鸞翔淵涵
嶽峙筆法爲千古帝王所不能及臣啟昆肅拜瞻
仰莫名



高深惟有感戴
皇恩生生世世永祝
聖壽於無疆云爾

翰林院編修臣朱啟昆恭紀

爲欽奉
上諭事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准 禮部咨禮
科抄出該本部題前事內開康熙五十一年二月
初四日滿漢大學士九卿等奉
上諭朕自沖齡即好讀書亦好寫字一切經史靡不
徧閱成誦在昔賢哲所著之書間或字句與中正
之理稍有未符或稍有疵瑕者後儒即加指摘以
爲理宜更正惟宋之朱子註明經史闡發載籍之
理凡所撰釋之文字皆明確有據而得中正之理



今五百餘年其一句一字莫有論其可更正者觀
此則孔孟之後朱子可謂有益於斯文厥功偉矣
朕既深知之而不言其誰言之於朱子宜如何表
章崇奉爾等與九卿會同具議以聞欽此欽遵臣
等公同集議得仰惟我
皇上統紹勳華遠崇鄒魯禮明樂備治定功成勤勞
萬幾閒有餘暇手不釋書心惟志學 躬聖神文
武之德契濂洛關閩之傳 寶頒 親題昭文明
於天壤

雲章永煥樹儀表於人間彰顯遺徽甄錄嗣裔既光
前而耀後洵振古而超今而尤於朱子之全集沉
潛研極實踐敦行嘗謂朱子發明聖道軌於至正
高不入於虛寂卑不雜於刑名使六經之旨大明
聖學之傳有繼孔孟以來爲功弘鉅今
特諭臣等集議優崇之典臣等謹查朱子在孔廡
東廡先賢之列相應仰遵
論旨移於　大成殿十哲之次配享　先聖以昭我
皇上表章先賢之至意等因具題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到部該臣等議得將朱子木主升
配吉日交與欽天監選擇去後今准欽天監選擇
得本年六月十五日丁卯未時將木主升配吉等
語欽惟我
皇上念朱子發明聖道軌於至正有益斯文爲功弘
鉅
特諭九卿集議優崇之典移於　大成殿十哲之次
升配理應告祭其祭祀供獻等項并派遣行禮官
員交與太常寺辦理祝文交與翰林院撰擬木主

神龕陳設等項交與工部照十哲例製造今朱子
木主既升配　大成殿內其所遺原位不可空缺
應將以下木主挨次移升可也等因具題奉
旨依議

欽惟我
皇上睿資天縱聖學日新郅治時雍化邁堯舜禹湯
文武之上經筵恒御道契詩書易禮春秋之全直
追洙泗心淵深晰經傳與旨乃乘萬幾之暇獨勤
乙夜之觀謂先臣朱熹者本誠正之學殫詮釋之
勤講道以格致爲先空寂非流二氏爲學以性天
爲要精微獨闡千秋洵爲孔孟功臣實過漢唐學
者特申
上諭通酌追崇自廡廊以躋升居殿堂而配享揖讓

顏曾思孟之下儼如躬侍門墻追陪閔冉游夏之
中恍若親承几席
允俞廷議特舉隆儀更傳命於九區俱造主於十哲
肅申祭奠虔告升堂此眞萬古未有之洪恩實著
百世不刊之盛典臣坤世承俎豆分列草茅曩崇
御區褒崇久仰
天章雲漢茲奉
隆儀升配益窺聖學淵源爰望
闕以叩首并闔族以鏤心世祝

聖治彌隆儒風丕著行見虹井雲騰五色叨興敷而
徧光紫陽山聳千層誌
隆恩於不朽
翰林院五經博士臣朱坤恭紀

皇躬體道重儒賢
御筆親題翰墨鮮虹井光搖欣接
日星江浪湧喜朝
天高懸北極千秋遷遠被南都萬世傳刻劃臨摹爭
擬似鋒中難解意方圓

國子監監生臣朱鈫爵恭紀

聖主崇文祖
熙朝重紫陽性天優入聖道學自超王共沐
綸音寵爭傳
御墨香星江騰
鳳彩虹井照
龍章飛舞來
宸殿燀煌燿草堂先臣應有祝
萬壽頌無疆
婺源縣奉祀生員臣朱起鍊恭紀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錫類乃朝廷之典服勞為臣子之常爾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朱坤饒有任事之才克
盡服官之職適逢慶典用錫恩綸茲以覃恩授
爾為修職郎錫之勅命於戲欽茲綸綍之榮益
勵恍恂之誼
初任
令職
勅命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之寶

恭請
御書扁額以光文治疏　吳苑
題為恭請
御書扁額以光文治事臣本江南下士蒙
恩選授詞林得侍
講幄歷今十有餘載未能少報涓埃復蒙
特簡俾典成均
聖恩屢加感激無地伏覩
駕幸闕里時
御書萬世師表之扁懸掛孔廟後又頒發天下學宮此誠
亘古以來未有之盛典也獨國子監至今未蒙頒賜
竊念京師首善之地天下士子之所觀瞻伏祈
皇上萬幾之暇幷賜
御書或仍用闕里
宸翰容臣遣博士孔尚任馳赴曲阜敬摹來京令工部製
扁張之聖廟與
御製至聖先師孔子贊四子贊輝煌廟庭並垂不朽於萬
世矣更有請者宋儒周敦頤等俱蒙

御書學達性天之扁懸掛各書院臣按朱熹係臣徽州府
人少年讀書府城外紫陽山宋淳祐間郡守爲建紫
陽書院宋理宗書額賜之載在一統志可考朱熹別
號紫陽實因此山爲名今橋曰紫陽橋城門曰紫陽
門地因人重也後入閩建書堂仍曰紫陽書堂示不
忘本也今
御書賜婺源文公闕里而徽郡紫陽書院未蒙頒賜臣請
命五經博士朱坤敬摹送徽州府令知府製扁懸掛
紫陽書院則先賢遺跡咸有光矣伏祈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康熙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題六月初三日奉
旨國學聖廟扁額着照式摹刻懸掛餘着議奏該部知道

禮部覆疏

爲恭請
御書扁額以光文治事該臣等議得國子監祭酒吳苑疏
題前事奉
旨國學聖廟扁額着照式摹刻懸掛餘着議奏該部知道
欽此應將
御書萬世師表之扁遺博士孔尚任敬摹令工部製扁張
之聖廟外其紫陽書院相去婺源文公闕里不遠俟
命下之日臣部行文該撫轉令徽州府知府照式敬摹製
扁懸掛紫陽書院以仰副
皇上崇儒重道表揚前哲之至意康熙三十二年六月十
二日題本月十四日奉
旨依議

安徽巡撫謝疏 高承爵 三韓

題爲恭請



御書扁額以光文治事康熙三十二年七月初八日准禮
部咨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該本
部題覆國子監祭酒吳苑題前事等因康熙三十二
年五月二十九日題六月初三日奉
旨國學聖廟扁額着照式摹刻懸掛餘着議奏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於本月初十日到部該臣等議得國子監
祭酒吳苑疏云云等因康熙三十二年六月十二日
題本月十四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部送司奉此相應移咨爲此合咨前

去查照施行等因移咨到臣欽此臣隨檄行徽州府
遵照去後今據徽州府知府朱廷梅申稱奉此卑府
遵覓精工好手將婺源縣文公闕里
御書學達性天匾額照式敬摹虔製匾額擇於九月十六
日吉時率同文武僚屬幷鄉耆人等及博士朱坤等
恭送紫陽書院敬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懸掛訖自茲書院輝煌叨沐
聖恩永垂不朽於萬世矣等情到臣據此該臣欽惟我



皇上神明天縱德業時新堯舜禹湯披對接傳心之學關
閩濂洛羹墻得見性之眞道統治統之兼隆作君作
師之並懋洵足超前軼後垂教萬年矣乃猶睠懷前
哲時切褒榮幸宣聖之門墻旣極尊崇之典念羣賢
之講席各抒賛頌之文如朱文公熹婺源闕里已奉
御書頌之匾額更以紫陽爲誦讀之地豈
宸翰有兆及之施特允監臣命之摹掛誠曠古僅見之隆
施奕禩流傳之盛舉也茲據徽州府知府朱廷梅申
報敬摹
御書匾額於康熙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懸掛紫陽書院
臣謹恭疏題報伏乞
睿鑒施行爲此具本由驛遞傳交提塘官張承祉賫捧謹
具題報

議建
程朱三夫子闕里祠啟 有引
新安吳子粲雯 諱廷彥 留心理學表彰先賢獲
古刻本程朱闕里誌書查復
先賢祖塋秋闈後來揚以 歙休 兩邑侯 蔣朱 製序重刊
闕里志一册見貽並議建
三夫子祠於篁墩俾祠墓相依可垂不朽業經 上
江孫學憲批准在案又經歙學務縣具詳 亨等
忝司教職素切尊賢覩茲盛舉不勝忭躍爲此

奉邀
闔郡紳士協力捐輸行見功成不日永奉烝嘗而
道統之傳於千古者亦知其發祥於一脈也云
爾
竊惟
盛世崇文教黌宮祀典爰遡及
聖人之本本水源
天子重師儒配享禮儀並上追
貴胄之祖功宗德児程朱統緒道脈衍自尾山漢唐

支離心傳獨宗練水發吟風弄月之趣河南兄
弟聯輝集鶖湖鹿洞之成紫陽後先濟美惟
三夫子淵源古歙斗山之俎豆常新派萃篁墩漁梁
之講堂不墜慨自依稀莫辨徒指第宅於荒烟
蔓草之中彷彿難尋孰掃墳塋於春露秋霜之
下幸賴粲雯吳子百計查復朱子祖塋因而邑
令蔣公多方贖歸先賢稅業蓋晦庵臨文手敍
云家世肇自新安而程子墨跡圖章稱中山出
自忠壯源流合轍世系昭然想篁墩彈丸一區

而篤生程朱以永道統之寄則闕里祠堂合祀
實輝暎鄒魯以標毓秀之奇覽朱博士謝啟諄
諄居然孝子慈孫面貌閱藺府君募檄烈烈允
矣崇儒重道肝腸誦其詩讀其書而被其澤者
孰非聖賢之後則脩厥墓建厥祠而崇厥祀者
誰無仁孝之思矧黃山白岳奇英握瑜廣陵者
不少而青雲華屋傑士跨鶴邗江者實多欲留
不朽盛名永垂金石豈肯遲茲義舉耽誤歲時
愧亨輩桑梓天都志弗先夫温飽承乏揚郡心

豈羨於鉛華惟期埏闕無嗟悉歌風而鼎雅宮
墻式廓咸舍舊以增新旣喜多士郁郁彬彬蟾
宮折桂更願文獻巍巍煥煥鳳苑簪花薄輸涓
滴於苜蓿之餘樂襄盛舉早潤江河於珠璣之
須尚望
高賢不恡蕪辭敬呈
台覽謹啓

揚州府 許象亨
江都縣 儒學 黄昇遇 同具



議建
程朱三夫子闕里祠啓
新安吳子粲燮諱廷彥者理學名家景仰先哲
念切表章因獲古本程朱闕里書查復
先賢祖塋請之歙休兩邑矦蔣朱製序重刊闕里志告成
並議建
三夫子闕里祠於徽郡之篁墩俾祠墓相依永垂不
朽業經 孫學憲批准在案 大復秉鐸休陽躬
逢盛事爲此奉邀



紳士諸君協力捐輸行見功成不日廟宇維新令
瞻拜者知其發祥之有自也云爾
竊惟千秋道統程朱直接乎尼山百代儒宗道
學實培乎練水標英挺輿燈傳煥若日星抉輿
闡微燭照懸諸編簡際四海同風之盛經術莫
不尊崇仰
九重衛道之殷哲範尤當揚顯河南發蹟花萼實煥於
根株忠壯傳宗水木直溯乎源本迨紫陽之接
踵崇正闢邪暨鹿洞之傳經訂訛補闕迄今星

霜之屨易彌欽典籍之流馨但仰止維虔僅抒
忱於春秋禋祀追思咸切徒翹企乎岳斗範模
茲幸絜翁吳君志切表揚舊誌與先塋並行刊
葺暨我許黃寅友心懷景仰同聲而協力特創宏
圖欲建
三夫子祠宇於篁墩爰請
衆紳士勗勷於梓里况
欽休兩邑賢侯之序述昭昭喜俊髦多英藝苑之冠
裳濟濟過　先賢之墟墓僾乎見而愾乎聞景
曩哲之儀型言思道而行思法庶幾正心誠意
隔世而儼在同堂亦且繼往開來從風而無殊
接席復籍隸濡江鐸秉練浦忝貽謀於徽國敢
附振繩述祖德於新安欣逢盛美用抒楮牘布
告儒林踴躍輸資快覩翬飛於指日聯翩振翮
佇觀鳳翥於良時謹啟

休寧縣儒學教諭朱大復頓首拜具



覆邑宰建程朱闕里於篁墩書　吳曰愼 徽仲

屢承下問以歙邑所當興起之事某再三詢訪反覆熟思有地至近事至易名至正功至大跡至久者莫如程朱闕里一事篁墩者程朱之祖基也程子雖生於河南實忠壯之裔其先世自新安遷中山又歷數世而遷河南前輩考得其實歷歷可據朱子雖生於閩其祖墓尚在篁墩又自序其先世本篁墩人因戍婺而家於婺也然則篁墩宜建程朱闕里以祀三夫子因使有志於學者得以講習於其中所以上尊先賢以明道統下作人才以正學術向來諸先生有志於此而力未逮又不得當道者倡率成就之是以逡延而未能遂也今善政昭灼茲邦且欲修舉廢墜而況於聖賢道統萬世學脉所關者乎在得爲之位有可爲之勢而其事至近且易其功至大且久此亦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前此亦有建程朱闕里於他處者然非其地程朱之靈未必憑依故荒廢頹敗今以其祖墓爲闕里則名實相副程朱在天之靈當必有以默相之矣向聞汪惕若先生在無錫時曾以高忠憲

公程朱闕里志序及合祀三夫子議轉致郡學趙師而胡槃明先生亦面言之未能舉行豈非不朽之業必留以待其人而後成之非偶然也且此事果行則學者有講習之所風俗有興起之機接壤諸鄉尤大益也蒙不鄙棄故敢以此言進外序記二冊呈覽粗見梗槩儻肯舉行諸先生自當呈請經畫以圖其成惟高明留意焉



## 程朱三夫子合祀議

汪學聖 惕若

嘗讀忠憲高子程朱闕里志序竊歎黃墩片壤爾褒崇其議直與尼山并峙寰區以爲無忝者豈阿私所好歟高子曰六經者天之法律也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天下所以治而無亂亂而即治者以六經在也嗚呼天下不能有治而無亂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常在天下也天下雖亂必轉而爲治以孔子之六經能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常在天下也孔子歿而孟子知續見聞無君無父之人心以正孟子歿而



程子朱子力任表章有實有用之學術以明蓋此天然自有之理顯之在民彜日用微之即知化窮神惟程子兄弟體認得眞惟朱子窮極其至繇天地山川之氣鍾靈異於篁墩培護有素故能奮起於四百載之下繼孟氏而紹孔聖之傳豈偶然哉夫三夫子表章六經用即未竟於當年功則丕彰於異代自元歷明又五百有餘歲而道南薪炳晦塞重開新安嫡系賴梁谿諸先哲力挽未喪之天心仰止尼山者其孰能舍黃墩而別尋谿徑乎學聖庸陋無聞幸從吾師

高蘗旟先生奉家學之令緒討聖賢之源流自維衰
邁身生三夫子儲靈胎秀之鄉每過其地凜乎有深
思焉凡吾徽大姓以族望著稱者其先世或出三夫
子之後或游三夫子之門至今沐浴餘澤人尊洛閩
之書戶式鄒魯之教出則本正心誠意以端笏廟堂
處則講主敬窮理以揚礎巖谷息邪距詖尚不乏人
然紫陽白嶽鏵響鏗鍧而黃墩爲三夫子之祖所自
出之地忠壯之廟貌雖雄供香火者奔走惟里老田
夫文公之先壠在望闕邱墟者咄嗟於春霜秋露則
合三夫子而祀之奉
朝廷飭郡縣虔俎豆之實意倣前輩志闕里建祠宇
之芳模一旦鼎新堂廡崇典禮而謹學規嚴奏格以
勤講習使天下萬世知道脈之同源發祥有基信天
理之合律世守朱艾當亦三夫子之所式靈凡爲其
後與得其門者所應有事也若夫遡黃墩之培塿以
上躋尼山之崇隆行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煥
然如日星經天沛然如江河行地是又守先待後之
士當乘時鼓勇以求有補乎天地山川之英爽千聖



萬賢之黃墩炳然常在高子豈欺我哉學聖人賤言
輕敢獻末議惟
有道大君子不棄芻蕘與起有心趨蹌恐後執鞭固
所忻慕也謹識

三夫子祠事又議　汪學聖 惕若

自古天生豪杰關係運會事莫大於尊聖經狀名教以正一代之人心以開萬世之平治故議崇祀

三夫子於黃墩言似迂濶實有見於人心可正治平可開惟此時爲然惟此地爲然耳葢二程一朱相繼崛起前續孔孟之心傳後啟元明之熙洽無如盛衰相爲倚伏異端邪說充塞六籍寂滅虛無蠹蝕五倫此學術所以禍天下而大亂隨之會逢

淸運鼎革鑒往弊而歸咎於制舉之八股由不尊信



程朱者自取詬厲也逎

功令仍用八股程士申飭大全性理諸書則程朱之學剝極而復天地之心於此可見矣維黃墩扼歙休之接壤爲各邑之要衝三夫子發祥肇基於斯迄今忠壯之廟貌官民同欽棠陽之先塋碑表在望宜乎昔之名公巨卿考源流而議典禮謂黃墩乃千聖萬賢之黃墩生斯地者能奮起而繼往開來

皇天后土將黙相之矣夫程子起伊洛私印必佩忠壯朱子生建陽著述必繫新安是三夫子精英眷顧皆在玆土也鄉先達如鄭時夫方定之趙誠之三先生合祀之議事詳志書惜建置祠宇不在黃墩而僻壤私營終湮荆莽今日而有孕川岳之靈膺時地之望者討故典而重申之就黃墩里地淸理基址合飭祠規使

三大儒之堂構同昭億兆人之觀感有自則林泉志士得勤講習而厲躬修黌序英流咸遵傳註以正文藝黃墩爲天下萬世之黃墩尋源不貳瞻仰同歸事半而功倍孰有大於此者在



主持運會之君子力任擔當耳

程氏倡建兩夫子祠引

予不敏奉
聖天子特簡新安學博甫蒞任登郡城中斗山謁程朱三夫子祠見山椒有程朱闕里坊因思朱子每自稱新安而稱兩夫子爲河南程氏夫子茲合題於坊心竊疑焉歲在甲午河南翰博公佳璠來徽謁始祖元譚公顯祖靈洗公墓敘其世系實本新安自兩夫子祖羽公爲元譚公三十一世孫始遷居河南今雖七百有餘載而水源木本之思依然嫡派相承也始知三夫子闕里並稱有由來矣乃翰博公尤念黃墩爲本族合祀之所其祠右舊有
勅建世忠廟以祀靈洗公則兩夫子亦不可不建祠於此以奉祀焉於是聚族而謀而海陽乎夏適符素志遂慨然力舉其議與歙槐塘青路倡衆謀建而翰博公臨別請弁於余予思兩夫子道德爲萬世師表今此祠之建豈徒依附祖先祠墓足動仁人孝子之思行將於此講道論德使先聖之心傳昭然復明於世則斯舉也其關於世道人心詎淺鮮哉余忝司教之



職特因其請而樂爲引端焉爾
賜進士出身內閣撰文中書舍人改任江南徽州府儒學教授後學黃師瓊撰

篁墩紀事 甲午冬

休寧 程瑞禴 季夏

予家自東晉太守公肇迹新安後因遷徙不一而程氏幾遍寰區矣河南兩夫子爲忠壯靈洗公支裔其先世官楚之黄陂因轉判開封府事遂以嵩陽萃中州之秀而卜居焉今翰博會玉先生乃伊闕二十一世孫也以七旬老人不憚數千里携令孫服伯來故土謁祠拜墓可謂曲盡水源木本之思爰係以詩俾後人知所考云

洛水相承號大儒曾將聖學佐唐虞盤桓猶憶同官日（癸酉相聚于京邸）下拜欣看列墓圖（予家藏有宋代真蹟及闕里列墓圖）愧我未能瞻闕里多君今已到新都祇緣東晉豐碑在萬派分流總不殊



具呈徽州府舉貢監生員麥賡臣程允元吳日章等呈爲尊賢衛道公額 題請建祠崇祀事歙邑篁墩地方古稱程朱闕里以 二程夫子暨 朱夫子二姓先人皆居斯土歿葬其地歷年久遠 朱子祖墓遂至遺失前明萬曆壬子歙令劉太學生趙滂攷訂確實清墓立碑惜其未於篁墩水源木本之鄉懇詳具題勅建廟祀以致僅百餘年而碑已無存墓復湮廢本年四月歙邑生員吳廷彥查閱刻本程朱闕里誌書按圖查訪逐一清出呈明縣主 縣主蔣捐俸贖產修墓工已告竣及今復得建立祠廟於篁墩地方則與前名程朱闕里既相符合而祠依墓以永烝嘗亦墓藉祠以昭世守當今

聖天子郅治右文崇儒重道臨雍講學特加

至聖五世之封發微闡幽

勅建忠孝節烈之祀此眞文德誕敷至敎昌明之候至於 程朱三夫子崇正黜邪承前啟後道接尼山之統學開萬世之蒙生不推排廓淸之功羽翼經傳之績久在

聖明濬照之中生等沐浴聖化私淑典型幸生　程朱
夫子理學之鄉乞建廟祀於其發祥之地斯固仰體
聖天子尊賢育才加恩崇報之至意知必上邀
宸聽俯順輿情以成不世之曠典者顧上作下應登高
易呼有開必先全持爲重恭遇
憲天大宗師盛世鴻儒斯民先覺氣和守正仰窺淡
泊寧靜之操學博用閎深得致知力行之効觀教條
務先期遠大知舉措必超越尋常惟茲建立賢祠得
蒙鼓舞倡先則聞風而起者自當趨承恐後伏乞



憲天大宗師俯鑒羣情恩賜　題請得蒙
俞旨勅建廟祀於篁墩則祠墓相依共垂永久是誠千
載一時之盛遇成此萬年不朽之鉅功行見棟宇維
新表鴻名於百禩碑銘紀盛同俎豆於不祧矣上呈
提督安徽等處學憲大宗師　施行
雍正三年十一月　日具　公呈人衆　再登誌書　祠成之日
孫學憲十八日批　程朱貌緒發祥一脉諸生欲追
逈表彰建祠其地斯誠盛舉本院亦樂觀其成至
於　題請應由學縣府司通詳核奪

江南徽州府歙縣儒學爲尊賢衛道公籲詳請　題
建崇祀事據徽州府舉貢監生員麥廣臣程允元吳
日章等具呈前事呈稱歙邑篁墩地方古稱程朱闕
里以　二程夫子曁　朱夫子二姓先人皆居斯土
殁葬其地俱歷數世迨後程氏遷洛朱氏由婺遷閩
闕洛儒宗由斯顯著然　三夫子意皆拳拳不忘新
安水源木本之地是以程子圖章則稱忠壯後裔朱
子著書姓氏皆係新安但程氏繁衍本鄉剏有耑祠
先墓世守河南博士朩一來徽展墓賓至如歸朱氏



緣昔遷遷土著者少先年墳墓遂至遺失前明萬曆
壬子歙令劉公太學生趙滂考訂確實淸墓立碑復
行採輯程朱夫子遺文以及先賢博議彙爲程朱闕
里誌書刋刻垂久惜其未於篁墩地方懇詳具題勅
建廟祀至今僅百餘年而碑已無存墓復堙廢雍正
三年四月歙邑生員吳廷彥查閱程朱闕里誌書按
圖查訪逐一淸出呈明　縣主　縣主蔣捐俸贖産
修墓工已告竣十一月恭遇　學憲按臨徽郡考試
生等竊思及今再得建立祠廟於篁墩地方則與前

名程朱闕里旣相符合而祠依墓以永烝嘗亦基藉
祠以昭世守况復恭逢
聖天子郅治右文崇儒重道詣學展禮特加
至聖五世之封發微闡幽
勅建忠孝節烈之祀此眞文德誕敷至教昌明之候至
於　程　朱夫子崇正黜邪承前啟後道接尼山之
統學開萬世之蒙生平推排廓清之功羽翼經傳之
績久在
聖明睿照之中　生等沐浴聖化私淑典型幸生　程



朱夫子理學之鄉乞建廟祀於其發祥之地斯固仰
體
聖天子尊賢育才加恩崇報之至意知必上邀
宸聽俯順輿情以成不世之曠典者是以不揣冒昧連
名公籲　學憲懇賜　題請
勅建廟祀蒙
學憲孫大宗師鈞批程朱統緒發祥一脉諸生欲追
遡表彰建祠其地斯誠盛舉本院亦樂觀其成至於
題請應由學縣府司通詳核奪　生等謹遵　憲批

公呈上請伏冀
老師臺據情轉達通詳　各憲會題　勅建得奉
俞旨建立祠廟於篁墩地方則祠墓相依共垂永久斯
爲千載一時之盛遇若夫鳩工庀材凡屬有知皆深
好義捐輸襄事固可不費公帑而奏不朽之鉅功者
等情呈學據此該　儆學　看得新安之稱闕里也詔賜
於宋咸淳顯著於明萬曆程朱闕里歙城有坊可稽
歙西有祠可考前明歙令劉公太學趙滂旣清祖墓
於前吳生等復尋祖墓於後今欲建祠於墓旁以永



烝嘗合之朱夫子世居篁墩之譜序誠　先賢未竟
之緒也茲據公呈相應轉牒
貴縣合無轉詳伏冀裁鑒施行爲此今備前由呈乞
照驗施行須至牒呈者
右　牒　呈
本　縣
雍正四年二月二十一日牒呈
尊賢衛道等事

江南徽州府署歙縣事休寧縣朱看得 程 朱三
夫子統傳鄒魯道闡唐虞衛正學而無異端闢賢關
而優聖域迹雖分徙於閩洛系固同出於篁墩遡闕
里之嘉名賜自宋而顯自明請合祀之確議徵諸文
而考諸獻水源木本墓碑之表煌然春露秋霜廟享
之儀允合祠以堂而精靈彌赫塋以祠而堂斧長留
豈徒一代弘規實屬千秋盛典是以請生公額
學憲在案茲准儒學牒呈前來相應詳請
憲臺鑒裁施行



## 朱文公祖墓碑誌

蔣振先

徽國文公朱夫子繼往聖之心傳為斯文之宗主其
有功于三代孔孟之道古今人盡知之予固不敢具
論獨是新安之有朱氏自文公十世祖師古公由燕
還于歙之篁墩八傳而至 韋齋公因仕于閩遂家
焉當宋淳熙丙申間文公自閩歸里展謁先世祖墓
痛失三穴無考因有茶院世譜之作至明萬曆間有
太學生趙 諱 滂者于篁墩訪得之遂告諸邑宰劉公
題曰朱夫子祖墓并篆刻程朱闕里誌載其事甚詳



道歲久為土人踞占三穴復不可稽康熙戊子春邑
諸生吳 諱 延彥等留心理學慨然訪先賢遺跡復于
篁墩劉家門前得二穴石碑半沒土中拂視之知此
業係短字一千九百四十八號地稅一畝五分有奇
乃為師古公子亭英侯之余陳二夫人墓當經前邑
宰仰君鳳起朱君坤各有碑誌以記其顛末惟朱家
巷一穴未詳坐落何處雍正乙巳夏吳生偏查舊誌
有短字一千九百八十八號地稅五分有奇土名號
稅與誌合但其地舊為人盗賣與程姓吳生與朱氏

族衆執書清理而程姓以祖業爭論不已予諗荷守土不忍先賢祖墓蕪湮因再三勸諭捐俸備價付程姓贖回其稅即歸紫陽書院户下祈紀其得失之由而勒諸石以誌垂永久嗟夫桑田滄海今古同悲文公祖墓三穴歷今已數百年始得故址昭然則自此之後又安知不以世遠族繁漠不關切復委此一坏予草莽也是望後之賢者體前人尊賢之心修廢之志春秋祭祀勿絶庶幾其能悠久乎是爲記



## 朱夫子始遷祖師古公墓碑記

徽國文公之先著籍新安自師古公始唐廣明之亂由蘸之洸馬橋遷於歙居篁墩再傳而古寮公以刺史陶雅命領兵戍婺源遂家於婺八傳而韋齋公爲尉於建之政和世亂不得歸葬又家於建蓋自文公而上溯師古公已十世矣其在婺在建者族姓聚處世守祠墓自古寮公而下圖域班班可考惟師古公始居篁墩再世即遷其子孫之在歙者又散居他所故碑志有缺明萬曆中歙太學生趙君滂徙來篁墩



詢之故老得文公祖墓三穴然世次不詳僅題識曰朱夫子祖墓而已事載程朱闕里志百餘年來又復湮廢康熙戊子歙諸生吳子廷彥於荒墟中偶得斷碑辨其文知爲師古公之子亭英侯余陳二夫人之墓時邑令鄧君立石表之雍正乙巳余來新安欲求程朱闕里志觀之訪於吳子居月餘得其書則知篁墩尚有文公祖墓一穴然已爲蠧册隱佔亟言於邑令蔣君清其稅畝而歸之紫陽書院然後三穴復完然尚未知其爲師古公墓也適吳子於郡城中得朱

氏古本族譜載師古公葬長汲里故篁墩里名也以
今地考之良是師古公既居篁墩葬不出鄉又與亭
英夫人兆域相望此理之可推者於是定爲師古公
塋無疑今督學孫公郡守常公題識于石爾邑令蔣
君爲文以記之矣余惟文公生平惓惓不忘新安師
古公又其始遷祖篁墩之墓宜百世守之然歷年既
多荒忽難考猶幸而有志可稽有譜可証僅乃得之
夫事有晦於昔而顯于今然嘗患於修復之難而堙
廢之易繼自今朱氏之子孫與居是土者溯厥本源



以時展省過墟加敬樵牧弗侵則庶乎可以永保矣
又邑西舊有程朱闕里祠亦久蕪没僉議重建於篁
墩故里則名與實稱茍遂成之祠墓相依烝嘗洒掃
歲時無缺其於事尤便且易是在好義景行者勉之
而已雍正三年季冬月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署徽州府儒學教授事猗南後
學儲郁文記

雍正三年夏月府學生員吳廷彥查復

朱夫子篁墩祖墓紀畧

按朱氏之居新安也自文公十世祖師古公始因
避黃巢之亂由蘸洗馬橋遷歙之篁墩遂家焉再
世古寮公乃以歙州刺史陶雅命領兵三千戍婺
源居萬安鄉松巖里及卒葬連同傳八世而生韋
齋先生爲尉於建之政和誕文公於官署後爲兵
亂所阻不得巳葬承事府君於其邑淳熙丙申文
公還故里展連同之墓云巳失之而况連同以上



者至明萬曆間有太學生趙滂歲省其祖武城公
墓於篁墩詢諸故老得朱氏祖塚三穴清其稅業
明於邑宰劉公立石題曰朱夫子祖墓趙生纂刻
程朱闕里誌載其詳迄今歲久復爲鄉愚佔踞康
熙戊子春廷彥會文於篁墩方氏家課餘晚步訪
先賢遺跡見劉家門前二穴石碑半没土中惻然
心動欲爲清理是夜夢朱子之神相爲感召爰邀
同志二十餘人設壇立祭越五載有朱氏後裔名
嘉惠者査得此業爲短字一千九百四十八號地

稅一畝五分有奇係師古公子封亭英侯諱瑋公之佘陳二氏夫人由是率其族屬大修舊塚時邑宰邵公鳳起五經博士朱坤各爲碑誌以表之惟朱家巷一業尚爲土蠹謀佔人莫之知雍正乙巳四月廷彥幸獲誌書方知短字一千九百八十八號地稅五分有奇內仍有朱夫子祖墓一穴憑書清理册蠹轉將號內抱木四株伐去廷彥聞於儲姚兩師尊暨諸紳衿後公鳴於 邑侯蔣公大動尊賢之思懲册蠹捐俸保歸稅業於紫陽書院命



匠修理古墓以表先賢有文公十八世孫諱澄者在婺聞之函書稱有明吳士奇諸先輩曾於萬曆年間清册復業今又叅此義舉闔族同爲感戴廷彥合之誌書有趙時勉先生程朱三夫子源流考方弘靜先生崇祀三夫子議案族吳士奇先生建三夫子祠誌三作鼎峙劉公總序而趙生刊之但未核某穴爲某公耳今劉家門前二穴業已俾墓輝煌矣獨朱家巷一穴尚欲考其眞而古寮公與瑋公後裔共閱宗譜累世墳塋皆歷歷可數惟師古公墓杳不可稽咸以此爲師古公墓亦有以書示廷彥者適廷彥於郡城中見一古本載師古公葬長沙里而篁墩里名實然足見此爲始基之地亭英夫人之葬尚未出其鄉矧師古公自黟而來首遷是土則其生也居於斯沒也葬於斯千百載後夫復奚疑焉今果於發祥肇基之域立千秋祀典於其間卽師古公之靈當必實式憑之而洋洋乎來格矣廼憶十八年前幸得夢見夫子未必非爲今日之兆也故謹述其顚末如此云

嶽國文公朱夫子十七代嫡孫應蔭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諱　廷錫率闔族公啟
吳先生書　台甫燦雯
先生學足三冬道奘　二子倡鄉邦未有之功復聖
賢無前之業新安生色寒族叨光是舉也議者謂
文祖失於數百年之前而今訪得於數百年之後
未有不指虛為實者不知文公譜序瓌公來婺遷
自歙之篁墩其先皆歙人也師古公瓌公之先人
也居於斯葬於斯古今人大抵不甚相遠墓在即



祖在如尸像神祀墓即祀祖念神敬像
先生大義了然於心何必理滋多口又謂弟輩坐觀
成功罪以不孝者昔　蕭太尊為朱子募建牌坊
撤於六邑曰朱子非惟星源之朱子乃新安之朱
子也非惟新安之朱子實天下萬世之朱子也誦
其詩讀其書而被其澤者孰非聖賢之後也歟為
聖賢之後也者則為聖賢修祖墓建祠祠是義舉
也其誰曰不宜弟輩此言非飾詞也冀知我貧也
希恕云爾惡得無罪適僑宇姪全舍郎當率族運

庭致謝奈歲迫途遙祈宥是幸敬脩數字聊佈葵
忱餘容面　叩不宣
諸位紳衿先生統祈　申謝
弟名丹肅
恭候　慶長
台禧　眷世弟從吉朱廷錫率男世潤仝拜
有副言



眷世教弟朱國璧　琦　致蕃　率姪欽爵　欽孟　仝拜

具呈婺源縣朱子十七代嫡孫應襲蔭生朱廷錫抱呈

朱發

呈爲叩謝洪恩事生遠祖諱師古之墓前朝萬曆年間蒙歙縣尊劉公偕諸先輩清理贖業脩墓建祠刊誌先博士囑生家支派之近墓者逓年拜掃適祠被燬以致祀典荒廢居民伐蔭侵塋是以府學生員吳廷彥仝生侄嘉惠等暨諸紳衿忿其盜砍戕害具呈府學儲姚兩師尊印送天臺准究在案幸際

大父師臺兩粵名儒尊賢重道生等祖墓旣蒙捐貲贖回又蒙捐俸脩理重刻誌書此千古未有之鴻恩實百世不刊之盛典匪惟生等銘刻卽祖靈在天亦感戴於無旣矣上呈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婺源縣具呈朱子十七代嫡孫廕襲廕生朱延錫抱呈
朱發
呈為叩謝洪恩事生家遠祖唐中丞諱師古之墓前
朝萬曆年間歙邑宰劉公偕諸先輩清墓立碑題曰
朱夫子祖墓且造有程朱闕里祠坊刊有程朱闕里
誌書先博士蠋生家支派之近墓者遞年祭掃甕因
祠燬以致祀典荒廢四方居民伐蔭侵塋是以府學
生員吳廷彥同生姪嘉惠等暨諸紳衿具呈蒙歙縣
王　蔣父師准究捐俸贖地修墓重刻程朱闕里誌



書今又蒙
府憲太宗師尊賢重道廻碑煇煌一姓叨光萬民瞻
仰此千古未有之鴻恩實百世不朽之盛典不惟生
等永守勿諼即祖靈在天亦感戴於無既矣叩謝
天恩上呈
府憲太宗師太老爺施行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萃英文會公啟
伏以
徽國名高
滎陽澤遠
席尼山之俎豆咸瞻道里非遥
闢關洛之新傳共推發祥有自
恭惟
晦菴朱夫子唐朝遷歙家世黄墩闕里尚存
祖塋伊邇在昔有明中葉　劉父師竪墓碑以肇



將來洎乎
盛朝龍飛　朱公祖修祀事以光前烈矧我萃英文
會吊址幸依丘隴不隔車服禮器孰不動念其
高曾百歲千秋當必樂揚乎桑梓玆議本月之
吉初九之辰爰致祭於
祖塋而配饗以
夫子庶幾冠裳赫奕共仰貽謀籩豆偕陳式昭舊
澤從此家絃戸誦罔不重道崇儒將蹕亭培葺
不獨觀禮於此日自聯翩鵲起得邀黙祐於他

時請書

台甫居期早臨計貲壹星預祈概付謹

啟

司會吳廷彥謹邀

方嘉謨

司事孫國禋仝具

方尊倫



黃墩朱夫子祖墓誌銘　達庵吳之騄撰

歙黃墩自南唐至今遺荒塚二明季萬曆間邑宰劉公伸率紳衿趙滂等豎碑大書朱夫子祖墓五字歲久將湮康熙戊子春篁南諸生吳廷彥字粲雯者偕友課文於黃墩方氏之家課畢晚步共閱先賢遺跡見此碑半沒土中二塚已藏荊棘廷彥惻然心動謂先賢祖墓奈何鞠爲茂草我同人忝在宮墻宜共爲修治俾無終沒是夜還宿館中夢黃袍神人爲朱子像鬼役環侍前列祭品或持黃甲以獻一有兩夫人前



日此翰林設祭也夢覺大驚坐以待旦爰邀諸友捐貲共備牲醴剪除前後荊棘設祭壇位衆推廷彥首事爲祭主廷彥以同人年長者多不敢任但從旁贊禮自後逐年設祭四方傳爲美舉距此二十里爲汪川朱氏族居有諱嘉惠字僑宇其人者艱於嗣念其先人遺命有祖墓遺失宜加尋訪嘉惠自責謂我生大事未行何以得嗣因亦夢兩夫人龍車鳳輦送一子與之而其室中遂有佳兆及聞黃墩有文會祭朱子祖墓事訪之初有四其目認者後又夢老人持書

一部示之曰汝欲求祖墓非得此書不可因率其族人復來訪問果遇一老者形貌與夢相肖嘉惠異之而揖其前備述其訪祖墓之由老者唯唯偕歸贈以書詰其姓字天毓其號廷瑞其名出梁忠壯程靈洗公嫡裔世家富登覽其書卽前竪碑之歙宰劉公所序趙生滂所刊程朱闕里志繪圖註稅墳穴年號姓氏無不犁然乃知此二塚係唐開國勳臣封亭英侯朱諱瑋公之余陳二夫人實徽國文公數世前之伯叔祖母例也瑋公塟休邑鬲山園兩夫人塟此地後



嗣繁衍有春滿園林秀五大支遠遷各省者數十派散居新安各邑者亦數十派嘉惠率其族人大修舊塚是年爲癸巳冬廷彥遊學於楚嘉惠求邑宰郎公鳳起五經博士朱公坤各纂碑記夾竪墓旁甲午秋闕後廷彥歸里覩前之二塚藏荊棘者今碑墓煥然一新爲之稱快謂幽明之隔一誠之感廷彥一夢於前嘉惠兩夢於後事非偶然要惟兩夫人生平有盛德嶶音故能如此之神且異也嘉惠感廷彥之始事求撰碑文載爲家乘之光廷彥愼重其事代懇於騄以賢者祖墓不敢辭畧述其事而爲之銘曰

夢之數疑幻而我夫子生則常夢姬公其將没也亦夢坐奠於兩楹豈非幽明異致而可通之於一誠其在賢哲往往生爲偉人而死爲明神而我輩之讀書聞道者尚其顯微闡幽毋使忠臣孝子偉人賢媛埋没於荒烟蔓草之中而必表其功德以永爲名教之干城

程忠壯公本傳　陳書　　唐常侍姚思廉撰

程靈洗字玄滌新安海寧人也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百餘里便騎善游梁末海寧黟歙等縣及鄱陽宣城郡界多盜賊近縣苦之靈洗素爲鄉里所畏服前後守長恒使召募少年逐捕劫盜侯景之亂靈洗聚徒據黟歙以拒景景軍據有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梁元帝於荊州承制又遣使間道奉表劉神茂自東陽建義拒賊靈洗攻下新安與神茂相應元帝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



新安郡諸軍事雲麾將軍譙州刺史資領新安太守封巴邱縣侯邑五百戶神茂爲景所破景偏帥呂子榮進攻新安靈洗退保黟歙及景敗子榮退走靈洗復據新安進軍建德擒賊帥趙桑乾以功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戶將軍太守如故仍令靈洗率所部下揚州助王僧辯鎮防遷吳興太守未行僧辯命靈洗從侯瑱西援荊州荊州陷還都高祖誅僧辯靈洗率行所領來援其徒力戰於石頭西門軍不利遣使招諭之久乃

降高祖深義之紹泰元年授使持節信武將軍蘭陵太守常侍如故助防京口及平徐嗣徽靈洗有功除南丹陽太守封遂安縣侯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户仍鎮采石隨周文育西討王琳於沌口敗績爲琳所拘明年與侯安都等逃歸兼丹陽尹出爲高唐太原二郡太守仍鎮南陵遷太子左衛率高祖崩王琳潛軍東下靈洗於南陵破之虜其兵士并獲青龍十餘乘以功授持節都督南豫州緣江諸軍事信武將軍南豫州刺史侯瑱等敗王琳於柵口靈洗乘勝逐北據



有魯山徵爲衛士將軍餘如故天嘉四年周迪重寇臨川以靈洗爲都督自鄱陽別道擊之迪又走山谷間五年遷中護軍常侍如故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宣毅將軍郢州刺史廢帝即位進號雲麾將軍華皎之反也遣使招誘靈洗靈洗斬皎使以狀聞朝廷深嘉其忠增其守備給鼓吹一部因推心待之使其子文季領水軍助防是時周遣其將長胡公拓跋定率步騎二萬助皎攻圍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退乃出軍躡定定不獲濟江以其衆降因進攻

周沔州克之擒其刺史裴寬以功進號安西將軍改封崇安縣公增邑并前二千戸靈洗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軍法誅之造次之間便加捶撻而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衆亦以此依附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伎妾無游手並督之紡績至於散用貲財亦弗儉吝光大二年卒於州時年五十五贈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壯大建四年詔配享高祖廟庭子文季嗣



## 程都督本傳

唐常侍姚思廉撰

程文季字少卿幼習騎射多幹畧果決有父風弱冠從靈洗征討必前登陷陣靈洗與周文育侯安都等敗於沌口爲王琳所執高祖名陷賊諸將子弟厚遇之文季最有禮容深爲高祖所賞永定中累遷通直散騎侍郎句容令世祖嗣位除宣惠始興王府限內中直兵參軍是時王爲揚州刺史鎮治城府中軍事悉以委之天嘉二年除貞毅將軍新安太守仍隨侯安都東討留異異黨向文政據有新安文季率精甲



三百徑往攻之文政遣其兄子瓚來拒文季與戰大破瓚軍文政乃降三年始與王伯茂出鎮東州復以文季爲鎮東府中兵參軍帶剡令四年陳寶應與留異連結又遣兵隨周迪更出臨川世祖遣信義太守余孝頃自海道襲晉安文季爲之前軍所向克捷陳寶應平文季戰功居多還轉府諮議參軍領中直兵出爲臨海太守尋乘金翅助父鎮郢城華皎平靈洗及文季竝有捍禦之功及靈洗卒文季盡領其衆起爲超武將軍仍助防郢州文季性至孝雖軍旅奪禮

而毀瘠甚至大建二年爲豫章內史將軍如故服闋襲封重安縣公隨都督章昭達率軍往荆州征蕭巋巋與周軍多造舟艦置於青泥水中旹水長漂疾昭達乃遣文季共錢道戢輕舟襲之盡焚其舟艦昭達因蕭巋兵稍怠又遣文季夜入其外城殺傷甚衆旣而周兵大出巴陵內史雷道勤拒戰死之文季僅以身免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安遠將軍增邑五百户五年都督吳明徹北討秦郡秦郡前江浦通塗水齊人竝下大柾爲杙柵水中乃前遣文季領驍勇拔開



其柵明徹率大軍自後而至攻秦郡克之又別遣文季圍涇州屠其城進攻盱眙拔之仍隨明徹圍壽陽文季臨事謹急御下嚴整前後所克城壘率皆迮水爲堰土木之功動逾數萬每置陣役人文季必先諸將夜則早起迄暮不休軍中莫不服其勤幹每戰恒爲前鋒齊軍深憚之謂爲程虎以功除散騎常侍明威將軍增邑五百户又帶新安內史進號武毅將軍八年爲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譙州刺史其年又督北徐仁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餘竝如故

九年又隨明徹北討於呂梁作堰事見明徹傳十年春敗績爲周所囚仍授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自周逃歸至渦陽爲邊吏所執還送長安死於獄中後主是時旣與周絕不之知也至德元年後主始知之追贈散騎常侍尋又詔曰故散騎常侍前重安縣開國公文季纂承門緒克荷家聲早歲出軍雖非元帥敵行爲最致果有聞而覆喪車徒允從黜削但靈洗立功捍禦久而見思文季之埋魂異域有足可憫言念勞舊傷茲廢絕宜存廟食無使餒而可降封重安縣



侯邑一千户以子嚮襲封

史臣曰程靈洗父子竝御下嚴苛治兵整肅然與衆同其勞苦匪私財士多依焉故臨戎克捷矣

唐亭英侯朱公傳

公諱瑋與文公九世祖古僚公同行又名古佑字鼎臣師古公之子登大中二年戊辰進士授修職郎八年授監軍總管咸通二年賊裘輔寇浙東公授監軍使收捕河中克復浙江諸郡陞河南節度使乾符元年公築室黄墩奉父居焉因號黄墩居士三年勅牒馬軍總管時黄巢作亂攻陷吉饒信宣歙池婺等州又陷廣潭公勦戮五年平復一十五州廣明元年勅授馬步都總管兼宣歙討擊使光啓三年制授勇衛



將軍江南招討軍容使龍紀元年除江南觀察討擊使草寇陳儒楊仙童等引兵自黎陽而下所在丁山容山黟山等岩寨俱破公勵士卒小溪岩將程澐首尾攻擊接戰再四賊懼而退大順元年除勇衛將軍兼宣歙觀察使景福元年制封銀青光祿大夫大憲御史爵授江南領將歙州開國亭英侯食邑五千戸二年楊太尉行密領江南遣將田頵畧地因陳儒孫端之孽未靖表僕射之陶雅知歙州奏公領兵鎮汴梁敵行至黎陽居民遮道請留遂居篁山又號篁

山居士光化三年卒塟休寧二十二都土名篁山園夫人余氏陳氏塟歙縣二十五都土名黄墩古競字今短字號地一畝零八步半生五子曰春瀟圖林秀

皇清雍正六年歲次戊申仲春之吉

篁南後學吳廷彦頓首拜撰

桂溪岑山書院誌

天生聖賢豈偶然哉以布衣而爲萬世仁義禮樂主當時尊之後世誦之則曰魯人也其周公之澤乎不然周公之得其傳於六甲子者遂絕而曲阜之墟何述焉孟氏嗣出乃近聖人之居者理有固然歟自程氏學興世以爲實得聖賢久絕不傳之緒然考其歲月則大中公尉齊安之黃陂秩滿不能去而兩夫子相繼而生焉迺其師授則元公周夫子生於舂陵北方之學者羅公李公私淑於閩而未顯者文公朱先



生系出新安實太史吏部韋齋府君尉滿之後而講學於閩始天意耶程既待之而傳周因之而始尊楊公師友由之而益著以明經四書之教近被中夏遠及四裔家藏戶識則曰踵尼山一脉也於是道學盛於東南豈偶然哉公生於庚戌與尼山降毓之年同斯亦異矣祠徧天下而新安又文公先生父母之邦也當韋齋府君講學於紫陽書院邑令李脩始即舊館合韋齋並祠之淳熙丙申文公先生歸省卯墓宗族而與宗人講學岑山書院則邑尉方之泰繼之今予守歙之明年文公之宗彥有曰敏攷訂文公父子歷仕經游事跡請予爲誌吁生斯時也其有感發乎故自紹道統言之雖難其學公之學者莫閩中爲切而新安尤近者也顧瞻典型儼然在目以心會心若合符節豈口耳誦說云乎哉遂畧推明聖賢之生其不偶然也類如此修與之泰皆閩人勉諸太琮亦閩産也敢因其請書此以志學之所自且以自勉云耳

景定元年歲次庚申七月穀旦

後學朝請郎秘閣修撰歙州僉判方太琮誌



小溪在歙南二十六都仁愛鄉湧泉里又名貴溪即桂溪林公仲子九公自洄溪徙居之地　岑山書院在小溪狀如玉几溪流環繞宋明輔公結屋數楹以淑後進至淳熙丙申年晦庵文公講學於此扁其顏曰岑山書院舊載府誌方山黃公十嶽王公作詩紀之

文公嘗於小溪岑山書院中講學其論道體詩云莫道溪流小深源更可尋又云衆派殊流源有在萬山總是一山來此借小溪之境爲一本萬殊之

詠遺址雖湮詩人詞賦紀籍所載猶有信也

岑山書院詩　王十嶽

開門見山樓書聲喧日夕古樹藏雲烟先賢舊遺跡

黃方山

厭彼城市喧愜茲丘壑美時聞讀書聲遥出烟蘿裏

此邨老人吳峰

岑山頂上讀書堂父老傳曾宿紫陽一自人亡名共化遂令茅塞地成荒既因舊雨雲還往肯爲空山草不香我欲橐駝傳手法遍栽梧竹待鸞凰



皇南山人江璀

聯袂逃蒸暑捫蘿日欲昏水環三曲秀山爽百靈奔愛聽名賢詠狂呼北海尊丹邱何必兩髣髴武陵邨

紫陽天都兩書院合記

國家立學校設官師教民之意周矣然古者三代之世國有學術有序黨有庠家有塾無地而不建之學無人而不勸之學後世於學宮之外別有書院往往擇勝地治精舍以爲學者羣居誦習之所亦此意也新安城西舊有紫陽書院院之建肇於宋守韓公理宗爲之賜額明守熊公張公相繼買地築舍擴而大之已而彭公鄭公何公迭置學田以其所入歲給多士何公又置養賢倉而譔文以記其事以爲教士以



行誼爲先期爲國家有用之人若徒工章句獵科名非余樂育之意也嗚呼可謂盛矣歷歲既久其法寖廢不第棟宇傾頹鞠爲茂草而記載田畝久爲吏胥里坊所侵蝕且借學田之名歸其租於督學使者俾後人莫得而稽察焉前人之良法美意幾於澌滅而無有豈不重可嘆哉鼎望涖任之後即加修復捐俸養士期於扶進人才以宣布

朝廷崇文之大旨於是歲春秋祀

華齋晦庵夫子則六邑之宿儒碩彥負笈踵至講書

習禮彬彬乎一如疇昔焉會　撫憲大人靳公檄與
義學因復搆學舍於天都書院聘禮名儒嚴立條教
拔六邑之俊秀子弟而肄業其中鼎望按月考試資
以饔餐爲之稽其勤惰而覘其進退顧一人之俸薪
有限而四方之來學無窮心竊憂之會有程生子謙
者賢而好義載筆狀隱公府慨然出其橐中金五百
兩買田取租以資膏火雖曰人性皆善要豈非
聖朝德化之所感哉每見古今之事前人創之則難爲
功後人因之則易爲力然賢者固樂其久成而愚者



或至於終廢是故謹而書之勒之於石俾其垂諸永
遠自今以往其用則掌於教官其入則歸於書院務
使絃歌之聲久而不輟倘有不肖之徒倡議移爲學
租以開侵漁之漸者此邦人士鳴鼓攻之可也

旹
康熙癸丑陽月之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知江南徽州府事加一級前刑
部山西清吏司郎中翰林院庶吉士燕山曹鼎望
撰

祝永叔先生墓銘　朱韋齋獻靖公作

孰約其功孰顯其終約以俟命顯以著功紫陽奕
奕練水融融山環水遶君子之封惟後之振惟前
之光宜爾孫子篤念無忘

後學歙庠生徐[illegible]敬錄

吳泰伯公墓記　　　　高攀龍撰

吾邑之鴻山古所稱皇山皇山有泰伯墓甫徐記及聖賢冢墓記詞其爲泰伯墓審矣蓋梅里乎墟爲泰伯端委之地皇山爲歸藏之地兩地並重今梅里廟貌肅穆而皇山草莽榛蕪邑之人往來於此者不知其爲墓指點疑似樵蘇畜牧且狎遊而穢踐也於大聖人宜然乎萬曆之季紳衿始搴立碑而表之旁爲屋而居道者禁樵牧而憩往來之伏謁既立石欲余記其事於碑陰余惟茲土古所稱荊蠻聲教不通於



上國泰伯至止而東南之文明始闢今且擅宇內之英華而上國莫及焉則是至德之聖讓天下而逃不之於名山大川不之於長林浚谷而之於荊其之於荊也不之於三江五湖不之於幽巖絕壁而之於吾錫之央莽乎墟豈無其故耶況乎臨於乎墟墓於茲山相隔數里而遙則其有擇於茲者又豈無故也錫之士可思矣之於荊而東南之文明甲天下之於錫而錫之文明不當甲東南乎錫之士可思矣夫文明者非文詞繪藻之工已也記堯者曰文明記舜者曰

文明則文明可思也堯之文明曰親九族舜之文明曰徽五典至德之聖以天下讓者在父子兄弟之間則文明可思也嗟乎古之聖人以父子兄弟之間讓則天下而不顧世之人乃不免簞食豆羹見於色若是者尚可稱錫之士而遺梅里之墟皇山之野乎人人思而效之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錫之文明甲於天下矣

漢長沙王廟碑

饒舊有番君廟范文正公爲守時改作於州治西北距今益三百年廟亦已壞延祐四年三山王君都中爲守乃重作之廟傍又作芝山道院館道士以爲廟守番君廟者祀漢長沙吳文王芮也方秦虐毒天下秦吏亦乘之毒虐其民所在囂然咸思覆秦殺吏獨番陽令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及諸侯兵起遣梅將軍鋗助漢入關得長沙王功著漢令番人奚有王之功高哉徒知令之德而已後雖去而他都世世不



忘廟而祀之尸而祝之此民之心也此文正公之改作也王君忠信而說禮達治大都皆著能聲今守饒又能紹前賢所爲以爲治安知今日所思者他日不必思王君哉廟成圖之以祀郡人玄教嗣師吳眞人曰此先眞人昔嘗勸我者今已成矣廟堂有紀眞人囑筆於明善遂作漢番君廟碑其頌曰

翼翼新廟有寢有堂薦我溪毛奠我酒漿靈舞靈歌與其來享誰繫君駒芝山之崵誰維君舟番水之洲君不來遊增我百憂靈風淒淒陰雲冥迷彷彿君旂導以兩旆君其遐思使我心夷君既醉止錫我繁祉廩有稻粱箱有絲枲飽煖而嬉疫癘不起太守作廟從民攸好春而有祈秋而有報億萬斯年君子是倣

翰林侍讀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仝修國史元明善撰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書

資德大夫中書右丞高昉篆額

延祐六年歲次己未三月　日郡人喬孫



榮祿大夫大司徒襲封饒國公吳克己立石

吳少微公傳　　鄂州羅　願撰

吳御史諱少微新安人第進士長安中累至晉陽尉武功富嘉謨同官友善先是文章以徐庾爲宗氣調益弱獨公與嘉謨屬詞本經學雄邁高雅時人慕之文體一變稱爲吳富體公預修三教珠英撰崇福寺鐘銘嘉謨作雙龍泉及千燭谷頌尤爲作者推重并州長史張仁亶待以殊禮坐必同榻時魏郡谷倚爲太原主簿亦以文詞著名時號北京三傑中興初吏部侍郎韋嗣立薦公與嘉謨亦以同時爲左右臺監



察御史公臥病聞嘉謨死慟哭賦詩尋亦卒有文集各五卷谷倚後客死文章遺失公生子鞏公開元中爲中書舍人

御讚　左臺監察御史吳少微　謚文惠

卿之材學精明敏茂異人之文過人之悟嗚呼休哉古今不售

永昌二年三月十日下

像讚

於惟正憲典天之憲人呼鐵面姦邪不容材兼文武躬履仁義以正正國古之遺直　公之愛民語之涕泣　公之懷抱十襏一試眞王佐才用之未至公忠直亮淸白御史

資政殿學士富弼拜撰　封鄭公

文以振三變之衰德以立千載之祀瞻彼容儀迺眞御史李唐以來如公有幾

新安朱熹拜讚

吳友堂先生小傳與李以申郡志同少有詳畧　程敏政

先生諱杲字叔夏歙向杲人少刻志爲學通五經時羅鄂州端良洪內翰景盧程尚書泰之皆負重名當世先生悉與之友文名藉甚淳熙丙申文公朱子以掃墓歸婺源先生幡然悟俗學之陋率先執經館下獲聞伊洛至論久之僞學黨作弟子多更名他師先生志益堅徒步寒泉精舍就正所學得文公心印文公深嘉之書劄往來不輟待之與滕德粹德章程允夫相等安貧守道意薄進取以薦徵爲校書弗就先



生嘗得文公親筆四書註稿以歸終身守其師說造詣愈深泰之著雍錄禹貢圖演繁露諸書皆先生爲之折衷以嘉定巳卯八月十五日卒塟向杲市北卽今之校書墓也建有宋賢坊於其側從祀廟庭先生自號友堂學者稱友堂先生所著有易論及書說八十卷史評七卷詩文五十卷行於世

文公梅花原韻

文獻通考云文公觀梅開盡不及吟賞感嘆成詩聊遺吳叔夏以好者二首

憶昔身無事尋梅只怕遲沉吟窺老樹取次折橫枝絕艷驚衰鬢餘芳入小詩今年何草草政爾負幽期

棐几氷壺在梅梢雪蘂空不堪三弄咽誰與一樽同鼻觀稱香裡心期昨夢中那知此枝北猶有未開叢

奉和晦翁梅花詩　時胡氏卒借韵寫懷

玉蘂開何早吟身賞却遲半窻殘照斷一捻褪香枝紫竹吹遺調焦桐鼓斷詩絕憐春未盡樂事又愆期

問訊春何許參差雪蘂空丰姿應我識氣味少人同餘韵東風底殘粧夕照中殊憐有佳實磊落滿青叢

## 重刻程朱闕里志跋

廷彥余幼甥也少孤受學長甥邦彥寒暑弗輟讀書常達旦隣有蚕作聽鷄鳴者往往與書聲相間遠近莫不嗟異遇經書奥旨不數日必面質理學敬菴先生曾手授紫陽書院講義



遂悟洛閩之源余時閲其所作詩文尊賢之心敬祖之念至誠懇惻流露筆墨間不屑工辭華媚世近讀程朱闕里舊志清復朱子千年祖墓碣數載心力不問身家計增訂原書重刋並久匯第功在紫陽亦且上遡伊雒

矣不寧唯是又使累世之祖功宗德咸因舊志原圖附傳記碑文以永表彰即寒宗始祖東晉新安太守積公實嗣程夫子始祖元譚公任潔巳克勤褒善糾邪祠墓皆在黃墩亦因舊圖刋載墓道並藉不朽惜余暫任寒



氊無首蓿之餘少資鐫費幸族有同志者若而人協力賛勷以成完璧足驗仁人孝子之思永錫不匱也甥每與余言少失怙恃未奉一日甘旨爲終天憾今以尊賢之心上尊先賢之祖遂及本宗累世之祖兼尊及寒宗

始祖是甥之孝思洵無忝於孔子所
云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者
矣遂踴躍而書於簡末

旹

雍正六年歲次戊申春月　吉旦

歲進士湖廣德安府雲夢縣儒學
訓導七旬老舅黃雲生跋



重刻

程朱三夫子闕里誌書序

余嘗遍觀今古之書其必以聖賢重也由
來尚矣自庖羲畫卦只有圖象而無書
文孔子刪書始自唐虞迄以十六字傳
心開萬世道學之統由是而禹湯文武
之君皋陶伊傅周召之臣其所以接夫
道統之傳者悉於尚書焉載之至論語一
書集群聖之大成為六經之總會曾子
約之以大學子思傳之以中庸孟子而外
家自為書皆無與於道統濂溪周先生
晚出河洛之數特畫太極一圖專以明

理固主之說復爲道書以互相發明二程夫子得親授受故所著書咸足以紹先聖之統而大其傳朱子篤信表章之集諸儒之大成接千年之道脉我

聖朝功令一以遵朱爲的是以三夫子之書家絃户誦即山陬海澨莫不同然矧闕里

十

誌一書世系源流墳塋第宅備載其中其關於三夫子也尤大明邑令劉公序而刊之惜流傳未廣得讀者希今歲之夏篁南諸生吳廷彦心沉理學力表先賢覓得此書查復朱子祖塋適余淮任茲土遂濟捐俸贖歸税業於

紫陽書院命匠修理古墓以表先賢皆賴此誌書力也但原板無存他日滄桑變易恐難修保用是捐貲倡梓以廣其傳凡讀三夫子之書者諒必踴躍爭輸共襄厥舉將見計日功成三夫子世系益以昭著之天壤而朱夫子祖塋亦可以長保於

三

千秋矣況乎書文圖象開卷了然三夫子實行文章更足續羲文以來列聖相承之統繙則此書之重刻也所係豈淺鮮哉

是爲

雍正乙巳年孟冬月　穀旦

文林郎知歙縣事蔣振先譔

重刻程朱闕里誌序

粵自我孔子以大聖人不得位退而刪述六經然後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皐益稷契尹傅望旦之為臣其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燦然大明于斯世越百餘年孟夫子出復尊崇而表章之凡周末諸子百家詖淫邪遁之說始不得起而淆亂其間顧孟氏去聖未遠願比私淑故談道統者必以孔子為大宗及孔子既遠而漢人以傳註而附會穿鑿晉人以清談而踰越規矩宋人又以訓詁而支離破碎其他異端老佛之徒從而据摭其形似創為虛無寂滅之教簧鼓天下于是號為儒者亦且口孔孟而心老佛間有能自振拔稍稍知正學黜異端盤師心自用言人人殊遂使大中極正之道猶若歧途然有志者無所從往蓋于今五百年矣迨宋孝宗光宗之際晦翁朱子乃特興於新安亦不得大用因博搜遐討窮精探微集諸儒之大成裒群言於至當別黑白辨淄澠毫厘千里剖析無隱于是日月為之光華江河加



以疏濬而後孔子之道不啻家喻戶說亘萬古而不可磨滅晦湮然則孔子者誠堯舜數聖之嫡派而朱子者實孔子大聖之功臣昔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孔子下豈非古今來道統絕續之一大關哉于百世後尊孔子者輒愛其居因誌之曰闕里宋咸淳五年詔褒朱子賜新安所產亦曰文公闕里孔子有闕里而名朱子無闕里而亦名明以朱子之功為足繼我孔子也斯其識固獨絕千古矣然孔子以天縱至聖立道統之極無所師承師承者即堯舜數聖人傳不云乎祖述憲章班班可考至朱子之學則得之延平李子而延平則得之洛中明道伊川二程夫子蓋自濂溪周子以太極通書發其蘊授二程子以大其傳二程子授朱子以闡其秘是故言理學者並稱程朱淵源所自不可誣也獨是世知朱子由新安遷閩而朱子序書亦必自紀新安至程子則以為由中山遷洛家世洛中人耳今讀三夫子闕里誌乃知程子固祖梁

將軍忠壯公而忠壯公與朱子之祖同出于歙之篁墩居相接趾相錯也噫斯亦奇矣原夫天生聖賢必鍾地靈自混沌開闢歷數千萬載而篤生程朱以壽道統之傳乃皆不越于篁墩一彈丸篁墩殆與鄒魯後先相望而新安闕里宜與尼山闕里輝映東南故建武劉侯遜總趙誠之方定之二先生源流考合祀議作堂而並饗焉而當事諸公亦直署為程朱闕里則以三夫子之于孔子其功同即移闕里之名而共表之亦無不可同



也然而無徵不信不信馬從誠之文孫滂為作誌以傳之烏可少哉余生也晚不獲親受業於三夫子之門且生長北鄙間從先大夫涖來齋魯吳越楚宋間未嘗不慕中原文獻為曠古罕盛今眷承乏休陽見郡人士咸彬彬郁郁有儒者風竊幸其沐浴於聖教者非伊朝夕歲之冬同年學中歙令蔣君偕篁墩諸生吳子廷彥輩按誌謀復朱子祖墓稅業紫陽書院方喋是書有功於先賢者不少及考其原板已毀無存力圖

再梓以垂永久惜蔣侯以疾告未幾去余維是誌之作開卷瞭然巨細精粗靡不備舉理學文章俱于是乎在重光梨棗又烏可少哉夫篁墩為余治所接壤而三夫子為萬世道學統緒所攸闕凡在名教中者均有其責遂余又奉委署歙篆暫作主人固不可以鄙郵謝亦不得以賓吏諉也行見是書復成流傳廣布俾海內束髮受書者咸識三夫子闕里之所在與孔子同不朽將孔子之道益大著明而堯舜以來相傳之



統緒真可謂日月之復旦江河之永清而凡生長斯土者親炙耿光聞風興起益當奮勉於正學而不能自已矣爰喜而為之序

時

雍正三年歲次乙巳季冬之吉

漯陽後學知休寧縣事朱鷺拜譔

重刻程朱闕里志凡例 共二十四則

一原書八卷悉遵趙伯雨先生刻本不敢擅有增改所以傳信也即有叅訂附於書之前後

一卷首恭錄

本朝特典悉本河南故里志婺源闕里志二書皆程朱賢裔所刻者

一大司成家鱄潭先生題請

聖祖御匾遵江藩鄂公新刻紫陽書院志錄刊卷首

一蔣邑侯儲師尊皆淸復　朱子祖墓功臣故先



紀畧載其碑記以見源委

一婺源博士公閤族公啟語多過奬本不敢載因諭以歙休各派恐有疑信相叅者特刊之以便通傳今各邑朱氏族衆已共立祀典每歲於淸明後八日集墓摽祀

一議建程朱闕里於篁墩其公啟乃我邑許黃二公秉鐸維揚倡率吾郡紳士欲成此盛舉者特載之以待將來

一孫學臺批准公呈及歙縣學錢師尊牒文朱邑侯申府詳文理當備載侯有倡義建祠者增刊以表功績

一程氏　二夫子出忠壯公後本傳不容不載

一文季公爲忠壯公長子忠孝兩全亦　二程夫子之祖本傳不容不載

一汪愓若先生三夫子祠議家薇仲先生覆邑宰書兩先生皆祟祀紫陽書院因載之以見建闕里於黃墩非後儒私見

一原書　韋齋獻靖公像後未刻有讚 廷彥家藏



文聖木公諱楷遺有聖賢像贊一書因採錄刊入

一紫陽書院爲祀永叔先生築室館甥韋齋公讀書之所書院左有祀公墓久無標祀韋齋公嘗日墓銘字跡模糊後儒手摸其文讀之始得其全今刊入誌書中庋先賢外祖古墓永傳不朽

一原書所載　朱子茶院世譜後序云淳熙中展迎同之墓與方夫人十五公馮夫人墓皆已失之是三穴皆在婺源而明歙令劉公伸太學趙

生旁所杳復三穴乃皆在黃墩實非當年所失
之三穴今幸得朱氏桂溪派古本族譜載文公
十世祖師古公墊黃墩長沙里是朱家巷一穴
爲師古公墓無疑 延彥於明倫堂偕六邑同學
呈明郡伯常公因准題碑紫陽書院講書畢又
呈明學憲孫公同准題碑其劉家門前二穴據
朱氏族譜係亭英侯琸公佘陳二夫人墓而琸
公乃師古公子明邑侯劉公概題曰朱夫子祖
墓今前邑侯邵公鳳起五經博士朱公坤撰有



碑文恐閱者不知其詳特另刊朱家巷劉家門
前二墓圖以便詳考
一紫陽書院爲　韋齋先生講學之所歙南桂溪
有岑山書院淳熙丙申　朱子與宗人講學其
中題有詩句匾額今遺趾雖湮而歙州僉判方
公書院舊記及前賢題詠俱確有可信特載之
以俟有志者重興庶先賢餘澤流被無窮
一萃英文會公敬實祭　朱子祖墓之始特載之
一亭英侯琸公佘陳二夫人墓與師古公墓接壤

俱載有墓圖琸公當年身拒黃巢克復本郡功
績亦可表揚況朱楓林先生理學文章勳業皆
其後裔尤不可沒因借傳補入
一河南博士大程夫子二十一世嫡孫諱佳璠字
魯玉以七旬之年不憚往返數千里率孫服伯
來嶶展始祖元譚公墓黃墩顯祖忠壯公墓立
闕里淵源祠匾當時紀事詩歌亦得採入
一前府學黃師尊倡建兩夫子祠引亦博士公佳
璠與海陽程子瑞綸歙槐塘程子遂遠同欲與



此盛舉者不可不載
一程氏子謙能捐五百金買田以資書院讀書講
學之費故郡伯曹公碑記亦當附載
一篁墩全圖載　三夫子祖墓而趙吳黃畢諸姓
祖墓之在篁墩者皆得與焉想趙生當年因其
祖武城公墓在此故並附於先賢祖墓之旁今
延彥藉邑侯師尊各紳士之力得復　朱子祖
墓遂不自揣因原圖舊載有吾族十八世祖將
仕公墓上溯新安始祖少微公傳得邀　朱子

有讚更上及得姓始祖泰伯公墓記實開東南
文明之始者敢僭附焉
一程朱三夫子祖墓墪黃墩長沙里而我溪南
漢洞嶺後諸鄉皆同此里名遡厥由來乃吾族
三十一世祖諱芮漢諡曰文封爲長沙王故也
謹載碑文於後
一吳友堂先生當 朱子僞學黨作之時弟子多
更名他師先生徒步寒泉精舍就正所學得親
筆四書註稿有倡和詩因得並載小傳



一刊書之始蔣邑侯廳卽告歸囑 廷彥成之實藉
各邑紳士之力得以刊全特遵原書第八卷識
餘舊例備載姓氏於卷末以表尊賢之心
一原書告成之後果有關於先賢祖墓及建祠之
事並有關於志書者或詩或文均可採擇補刊
以附卷內

篁南後學吳廷彥識

# 重刻程朱闕里志姓氏

知歙縣事蔣振先
署歙縣事休寧縣朱鷺
徽州府教授儲郁文
徽州府儒學姚嵩年
徽州府儒學葉世璜
歙縣教諭錢濈
休寧縣教諭朱大復
休寧縣儒學錢淮



揚州府儒學許象亨
揚州府江都縣儒學黃昇遇
湖廣雲夢縣儒學黃雲生
寧國府涇縣儒學朱日隆
程瑞綸 程有高 吳廷銓 倡捐
朱良矦 黃德徵 吳安國 贊成
程廷瑞 朱蔭越 朱 鎮
方 本 蒐舊誌書之人
程乔姓 程繼朋 程 竝 刊三夫子年譜

重刻闕里志程朱兩族

程　喈　程　佶　程子章　程子瑜　程應珂
程瑞社　程世繩　程世綬　程兆元　程兆龍
程兆衍　程行恕　程文俊　程休徵　程　識
程兆潤　程及申　程道深　程　綸等　程家棟
程預仕　程預順　程士鏇　程昌嗣　程其淑
程其祖　程　中　程　書　程丙然　程沛然
程　揆　程時賓　程毓蕃　程啟良　程啟昭
程鳳錫　程萬春　程　宮　程　佑　程　機



程芳亭　程崇禮戸　程爾成　程梁選　程中斐戸
程士祐　程士錦　程啟璠　程定公　程之鵠
程雲尚　程　滰　程承茂堂　程敦倫堂　程明聰
程雲翀　程鳳鑑　程培德堂　程之鴻　程之鵷
程　禧　程敘倫　程達伯　程　式　程夢瑛
程　坦　程尊儒　程萃貞　程德濤　程德泓
程世本戸　程國成　程端戸　程　瑜　程　璋
程　式　程　綸　程光佐　程光燦　程　霖

朱國璧　朱欽爵　朱　澄　朱世勲　朱　陵
朱良儒　朱良健　朱嘉惠　朱有才　朱崇文
朱天植　朱天根　朱　覲　朱懋椿　朱從選
朱從琯　朱從遐　朱維幹　朱燮訓　朱燮誥
朱光祚　朱　城　朱成鳳　朱全鼎　朱日炳
朱　綬　朱　紱　朱　瑾　朱　培　朱象咸
朱象蓋　朱佳章　朱其傳　朱其伋　朱文錦
朱文銑　朱光城　朱　纓



程　贊庭 人表　庭夢 庭梁　天植 友靜　正言 又若　秀若 弘業
朱　崧甫 勗仁　德基　共州　三夫子行實

重刻程朱闕里志姓氏

張登鏜　江芹芳　唐維仁　麥賡臣　黃廷琨
黃　源　項一淸　畢滋大　張廷瑛　許鳳岐
黃廷琳　黃　標　唐　禮　許　崑　許　沛
江　菘　孫穆文　畢　登　江國遂　畢　楷
王士珙　王　孫　項和春　汪　楷　畢秉鈞
許登俊　江宜撓　戴大昌　江　澍　王　滂
胡與宗　江序紀　計元坊　江芳益　孫光祖
汪廷堅　孫起晨　趙　名　黃之綱　江　珽



李應乾　李　菁　倪德亮　汪　潍　汪由憲
鄭爲墳　曹天麒　王者佐　江　楨　方祖堯
俞培靈　施　澴　任師濂　徐邦憲　孫起鳳
徐人驥　江國瑋　江維翰　方元謙　江金瀛
徐　份　汪廷龍

重刻程朱闕里志姓氏

吳　範　吳祖霖　吳　松　吳承昇　吳　挺
吳秉醴　吳志仁　吳起煌　吳廷標　吳國瑛
吳岡峻　吳繼歷　吳師輿　吳　燐　吳廷仕
吳世楫　吳之銓　吳賜犇　吳兆綱　吳書升
吳孔衆　吳秉吉　吳秉度　吳允洽　吳　炳
吳　易　吳　淞　吳　翰　吳振穆　吳　釆
吳曰章　吳師陶　吳人藻　吳瑞壎　吳韞生
吳　遂　吳典禮　吳一生　吳和生　吳秉忠



吳　廸　吳敦敘　吳文堂　吳兆琦　吳維仁
吳思爆　吳維義

# 程朱闕里志原序

建武劉伸撰

闕里志者何志

程朱三夫子之所自出也三夫子之鄉爲闕爲洛夫人而知之至先世之肇起於歙歙而同出於邑之篁墩則世人罕知也既已罕知矣胡以祠又胡以志也邑鄉紳武城趙公誠之得三夫子源流著爲考司徒方公定之欲崇祀三夫子著爲議今之祠且志者緣兩公之文獻而紹成之者也始余令郫城得伊邇尼山已遷歙見程朱闕里坊竊竊然喜之



謂不佞何修得承乏先聖賢湯沐也顧朱產新安未聞爲歙程則胡彌邑產事不經見後世毋乃滋疑曾有鄉約之役趨行里黨得太學趙生溶出其家武城公所遺考余受而卒業乃知三夫子之先其孕精毓秀而産此一丸土者其地同程自梁將軍忠壯公靈洗纂興一再徙而中山而醴泉朱以唐刺史陶雅命戍婺自婺而之闕中者其還同茶院譜爲瑰翁手敍云吾家先世居歙州歙縣之篁墩程之見于歐陽公碑志云中山出自靈洗子鄉

僉憲唐公堯臣家藏元祐諸公墨蹟有忠壯公裔則明道先生之圖章也其拳拳不忘原本同縣斯以譚闕里祠惡可無建而志又烏可緩也余生也晚不獲聆武城聲欬而猶逮事司徒司徒亟吏不佞謂老夫耄矣徵往與來與令長事余既奮然毀邪驅僧臨而開

當道隨而葺祠宇於是閭邑士紳欣然慶此舉之不朽也顧簿書鞅掌志缺焉未遑趙生乃旁蒐博採編集成帙今請其志爲綱者八爲目者一十有



七諸如地靈崇祀世考實錄道統錫典藝文識餘之類種種具悉俾攬者知滄桑白換故址依然枝派雖繁源委可溯哲人逝而風韻存彌切高山之仰門戶分而統緒一敢擬入室之戈累朝之褒錄適新祉茁之吟䞑甚咏偉哉生乎何其用心勤而爲力殫也三夫子之明德益用昭揭而趙方兩君子論世溯源之志賴以不孤若余不佞藉手一編以附於千秋勝業其榮多矣抑寧獨三夫子血食也嗣是人文蔚起霞蔚雲蒸相與紹程朱於勿替

嗣是人還沕穆家衍正傳相與賡程朱世澤以式
海內則三夫子之靈實式憑之茲志之作又奚翅
爲歙樹哉是役也闕里址始狹而未充胡梟慕祖
詒能捐近田爲助已斯夕經營俱屬其程督余深
嘉焉并識之以貽後世

萬曆壬子孟冬　　穀旦



# 程朱闕里志原序

錫山高攀龍撰

自昔大聖賢之生必有同道共德者出於其地相
與左右後先以明其學撥天下之亂而反之治吾
夫子生尼山而顏曾思三大賢非出其家卽出其鄉
七十二弟子大抵魯人爲多至孟氏道益大明而
近聖人之居又若是其甚也豈偶然之故歟孟氏
之後聖學不傳千四百年重開於周子光大於程
朱程夫子生洛朱夫子居閩人知三夫子洛閩相
去之遠不知兩姓之祖同出歙又出黃墩之撮土



也天地之氣山川之靈鍾爲聖賢或發於一時一
地或培其先世而發於異地異時益上下千古不
能幾見然則黃墩者固千古靈異所鍾而歙之宦
勝事也朱子而來四百餘年未有表其事者表之
自趙誠之先生始方定之先生繼之而後歙侯劉
公卽地擬祠焉太學趙生滂誠之先生孫也乃博
考旁搜舉凡有關三夫子者彙而志之使新安人
士開卷見三夫子也志成以鮑公中素教徵言攀
龍攀龍何所知益嘗竊窺古今之槩矣三代而後

聖王不作於是夫子出以六經治天下决是非定好惡使天下曉然知如是爲經常之道越志者欲有所肆焉民得執常道以格之故亂臣賊子不旋踵誅夷生民之類不至糜爛而無遺餘是六經者天之法律也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天下所以治而無亂亂而卽治者以六經在也然漢唐之間儒者溺訓詁而傳六經之糟粕佛氏言心性而亂六經之精微傳其糟粕者言理而不本之心亂其精微者言心而不本之理一則窮深極微而外於彝常



日用一則彝常日用而不可知化窮神於是六經又獘而周程張朱五夫子者出五夫子出而後知六經者天理二字而已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之爲人者也無所增於聖無所減於凡無所升於古無所降於今者也誠者誠此敬者敬此格物者格此明此而後知俗儒之所蔽佛老之所亂一膜而千里也人知程朱三夫子之黄墩亦知其學之黄墩乎豈惟三夫子千聖萬賢之黄墩胥於是乎在尼山乎黄墩乎天地之氣山川之靈鍾爲聖賢其生也有自其出也有爲夫何爲哉明此而已矣

萬曆己卯季夏　　穀旦

程朱闕里志序　　　婺源後學汪應蛟撰

夫星嶽毓粹則聖哲挺生人以地興地以人重所從來古矣尼丘誕聖洙泗廟祀擬於王者世世弗替儒者尊崇其地即平陽蒲坂景亳豐鎬不啻過之則

先師爲之重也程朱三夫子一自婺入閩一自中山徙洛其先世皆出歙之黃墩紀籍互載非無徵不信故武城令趙誠之先生作三夫子源流考方司徒定之先生作合祀議皆欲建祠於歙祀三先生



明正學淵源俾後進有所興起意深遠矣頃歲建武劉侯來令歙猶及見司徒而咨度焉遂毅然撤去淫祠即其地拓擬之堂寢翼如坊表翬如祀事秩如於是新安士紳咸相與欣躍謂百年曠典幸樂成於一朝也侯復命趙生滂蒐輯爲志以垂不朽於是山川里墓及宦蹟道統世系錫典崇擬祿然備具志將成侯以遷去而嗣部鮑君以書抵予謂當有言爲序憶予嘗兩道曲阜謁瞻聖廟志肅神竦恍然如摳衣脫屨而親承函丈低徊不忍去者久之恨無能受一廛日夕近其耿光已進其逢掖諸生問尚有陋巷繩袍見聖門志操者乎亡矣春風沂水未改有童冠偕適得其胸次者乎亡矣有能習籩豆簠簋考彝之數能歌先王風雅稍知其節奏者乎亡矣予於是不覺[illegible]嘆

先師有靈當恫焉於狂狷無人雖王祀未必樂也然則三先生之靈何以異是忠壯遺烈寄夢寐於圖章紫陽松楸曾過而問者再以歙祀三先生必洋洋來格無疑顧身任千聖道脈亦欲紹明於來學



豈其於宗國而忘引掖之思矧先哲垂範而後人弗繼則後者愧徙者駿發於他邦而居者闇汾無聞則居者愧今俎豆於斯歌舞於斯其搏心揖志而講習於斯以作求爲對越者烏可已也涵養用敬莫覩於不睹不聞窮理致知要歸於正心誠意此三先生自爲授守上遡虞廷精一孔門一貫如符節合如日星昭示深造自得惟待其人矣彼溺志於詞章利達既不知所學或言學而妄希頓妙賤視誠敬自謂得無罣礙將必至弃軌裂維豈惟

三先生之憂亦
先師所謂過門不入無憾焉者願吾黨人士愼擇而
亟裁之也夫昌期五百年一啟豪傑無文猶興有
能一日用力從三先生爲入門直躋
先師闕與誰能禦之毋寧使人謂新安借三先生重
而不能自爲重則於趙方二先生創議與劉侯創
祀之意庶不孤哉趙先生力行古道爲令未究厥
用今輯志者其胤孫可謂能繩武云



程朱三夫子闕里志序　温陵後學黃國鼎撰

宇宙間山川精靈凝結之氣誕爲名人其醇疵多寡
與其氣之厚薄盛衰輒相關此夫以地囿者夫才偏
一世澤被一國其稱奇一方亦若是已矣若夫紹繹
聖統羽翼性眞發不傳之閟秘闢道學之根宗如日
之照無不被海之流無不灌天實以斯道不絕之脉
付之斯人以教天下萬世於無窮豈可以世論以地
囿哉然而寅賓暘谷發源崑崙原原本本實有所自
桑梓後學推原世系禮前賢水木之思引後人仰止



之門功烏可誣程朱三夫子闕洛皆後徙祖同出歙
之篁墩邑故武城令趙公埘勉爲源流考司徒方公
弘靜爲合祀議欲大令劉公伸建爲祠趙公之孫太
學生滂博採信史編緝爲志大都世系考據源派甚
眞而晦翁手敘及歐陽公爲程兩夫子碑確乎有徵
夫篁墩地不越數武三夫子舊宅故址環以巨湖護
以白虹修篁蔽映蔚然可勞可不謂奇乎孟氏曰地
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
國若合符節舜文行之而其道合三夫子不行而以

空言明之其道合舜文相去千餘里其道合三夫子生同地而其道合舜文隔千歲之遠而相合三夫子隔舜文不知幾千百歲而與舜文合嗟乎道之合固不論世與地也蓋自精一傳心道學肇開幾經斷續得孔孟維持不墜至宋而異端煩興俗學競靡道學晦久矣程二夫子得濂溪朱夫子得統延平延平之統原自程氏源流相接其學大約曰仁曰靜曰誠曰敬合之一中也其隨處用力不外日用五倫合之一精一也故合而言程朱三夫子世系篁墩之一脈



也三夫子之學唐虞之嫡派也其斥近學聲利之陋辯異端寂滅之非至於齮齕斥逐不能一日見容而執之愈堅辯之愈力則孔孟之功臣也夫其識道之真闡道之明固自天地篤生以維斯道之統而其定見定力執之不移或出於山川精粹鬱勃之氣未可知也趙生參互考訂成乃祖武城公之功而表三夫子源流於不朽蓋合欲之人心亦合天下之人心也雖然愚有感焉自龜山受學明道明道送之曰吾道南矣繼而龜山授于延平延平授于豫章而紫陽寔親受延平道學固在闕也明道之言不虛也愚闕人也茲然無識不能少窺其藩籬三讀闕里志滋媿矣

滋媿矣

程朱闕里志序　古歙後學鮑應鰲撰

程朱之學大明於天下天下之學宮莫不崇祀程朱三夫子矣乃若三夫子肇祥之地又舉而合祀之則獨吾歙歙之合祀三夫子則自邑大夫劉侯始其稱闕里葢宋理宗皇帝所表文公宅里若曰文公朱子紹明孔子之道者也宜闕里也而朱學原本二程二程與朱之所自出其先世皆由歙黃墩徙故稱程朱闕里所從來遠矣朱久有專祠二程則始元泰定間以鄉賢祀雲峰胡氏記之然未與朱合祀也至



國朝鄉先達武城令趙誠之先生作三夫子源流考始欲以三夫子合祀既而司徒方定之先生亦有合祀議然未及舉也而劉侯乃毅然撤梵宇創闕里三夫子之廟貌一日森嚴莫不慶闢邪崇正盛舉又召太學汸以闕里志屬之汸乃精心蒐集徧索羣書摺摭見聞凡一言一事有關於程朱者無不載筆歷兩載寒暑不輟恭川力若斯之勤也而書且成日與余往復商訂刪繁組刪潤焉凡八卷爲志者七志地靈則星精嶽降光遠有耀之秘闡矣志崇祀則清廟閟宮祼獻駿奔之儀肅矣志世考則勳庸爵里代有聞人而祖功宗德之烈彰矣志實錄與道統則眞儒體用正學宗傳霅霅煜煜而聖脩道脉之懿昭矣志錫典與藝文則鸞誥揚芳鴻篇唱德斐斐翼翼而表章玥贊之藻煥矣余讀而歎曰數百年曠典一旦鼎新猗與盛哉欲觀聖人之道則於其粲然者此物此志也而獨詫夫世之君子舍其家而覬他人之室忽其宗祧而稱異人之支未爲得也居敬窮理之學本以開博約之左藏令天下學者各自得其家珍乃反以



瓦礫視之而駕言於當下虛談去直指則庠序之教不行而新說日熾彼見夫三夫子之學詳密嚴整不便於時情而別開一戶牖別築一堂奧自以爲簡易直截托於一徹永徹曰吾以見性也一切遂可任情馳騖而不知夫便於情即遠於性其弊至於蕩撿踰閑不煸亂天下不止此正學問之大關而今日闕里之創所裨學術人心不小也夫鄒魯蹈壞孟氏猶以自幸日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而私淑諸人者獨亟今三夫子先世皆吾鄉之所自出紫峰練水脈目

羹墻高山之仰可獨後乎語曰望國表者昭然知路今以闕里爲之表而入道之路坦於周行使能儼聲欬於在望覲襮瞻以興思瞻拜其下講習其中人人謹言愼行皆可以爲聖人之徒者夫有志之士直下承當主敬即是戒懼篤恭徑達天載之微格物原以窮理大徹不斷明德之基則由此上接洙泗無難尤三夫子在天之靈所爲實式臨之者也新廟奕奕靈闕歸然豈徒以備觀美而稱三夫子市重於天下而已吾黨於此尚其於繹思哉劉侯是舉識其大者趙



方兩先生皆敦崇正學而趙公爲令有循聲至留聖像一疏忠藎辨博與三夫子源流考亟垂不朽有孫滂茸志繩武皆可書

## 程朱闕里志原序

古歙畢懋康撰

稱闕里者惟孔林是闕里則何稱乎宋咸淳間詔賜文公闕里於婺源則今猶稱焉爾今何闕闕巖鎮古聖堂之址焉址何爲闕則前令劉公撤堂而祠焉爾自程忠壯射蜃蜃斃湖爲沃壤廼今祀若裔兩夫子若朱夫子焉不召待也與黃墩並祀吾郡何肇則泰定甲子祀諸州學胡炳文載諸記言矣志何昉則今趙氏滂繩其祖志焉爾祖何志則先進趙誠之溯程朱祖焉則祖忠壯霧洗則祖茶院壞猶乎孔子而系殷



焉爾夫系而記源焉核矣滂何志乎沿祀稽霧則山川是區挺彼三儒古跡是輿黃墩其廬世忠廟食忠壯不易朱巷在斯茶院改息越在婺源虹井肇異白紫如虹子父蒸氣程墓既洗朱墓式恢方馮十五將焉沒哉述地霧一太中獻靖儼象啟先純正若文象乃昭天咸淳有制迄斯廟祀典匪有曠猶其肇自述崇祀二系則有宗晉牧伊始中山之程出自霧洗昱裔北遷爰著于羽再遷河南實維瑚祖朱世有源瑚從黃墩三千戊婺迄森有聞自歙入閩徽國以尊宗

系祖德比脊比倫蓮世考三表年繫德受業于周再見吟風與點是遊利不已功去不苟潔純金潤玉道明則晢開迷歷古斯文詎闕顚曰不及豈不揭揭應召師席六參納誨爰比潞公恭嚴輿對既判西監洛蜀以紜涪州渡漢老丈云云易授焞繹力疾微瓝道用則非非用仰置指日問天能言何與稟學胡劉顏會是畏既師愿中洞明道要非動則無豈他有妙鍾聲未絕聞心已走致志乎斯學其何有逮次程書經則傳俱性餘經政靡學不儲積誠悟君開盎無隱豈



意洸胡僞學見隱爰稽行狀如影斯象惟此程朱大儒孰尚迷實錄四道必有師周李是嗣楊謝蔡黃十百其枝如水行地靡源有道如星麗天靡曜不暉述道統五生非僧貴没豈世志錫命崇褒遐不德光爰及見仍永茲保艾嘉定見錄今秩以泰述錫典六喟德仰高述徽溯始司徒决疑大祭記里祭禱祝告式昭式篤挽拜咏題式儀式謁言或匪倫事足垂紀相雜則文錯亦有悄述藝文七雜記八於乎帝衝之木幹大其本則志本者有不先忠北制置也乎哉弘道覺來紹統嗣徃則三夫子身大其本矣何本乎于以聖宗經則于以性定理窮則學爲世脉祖系光焉爾志是闕里不以三夫子逮其祖哉蓄城娠之祀殷周之所神明舊矣滂積歲而志具則玄鳥生民亦其志其物乎予故次其志序焉以諭夫與斯文者焉

萬曆乙卯玄月二之日

# 程朱闕里志目錄

程朱闕里志卷之一

明　古歙後學趙滂編集

同邑後學鮑應鰲纂次

洪世俊

汪元功

畢懋良

方道通

畢懋康參閱

鮑觀光

汪自霑

程鳴瑞

趙有成

趙　濟

曹應鶴同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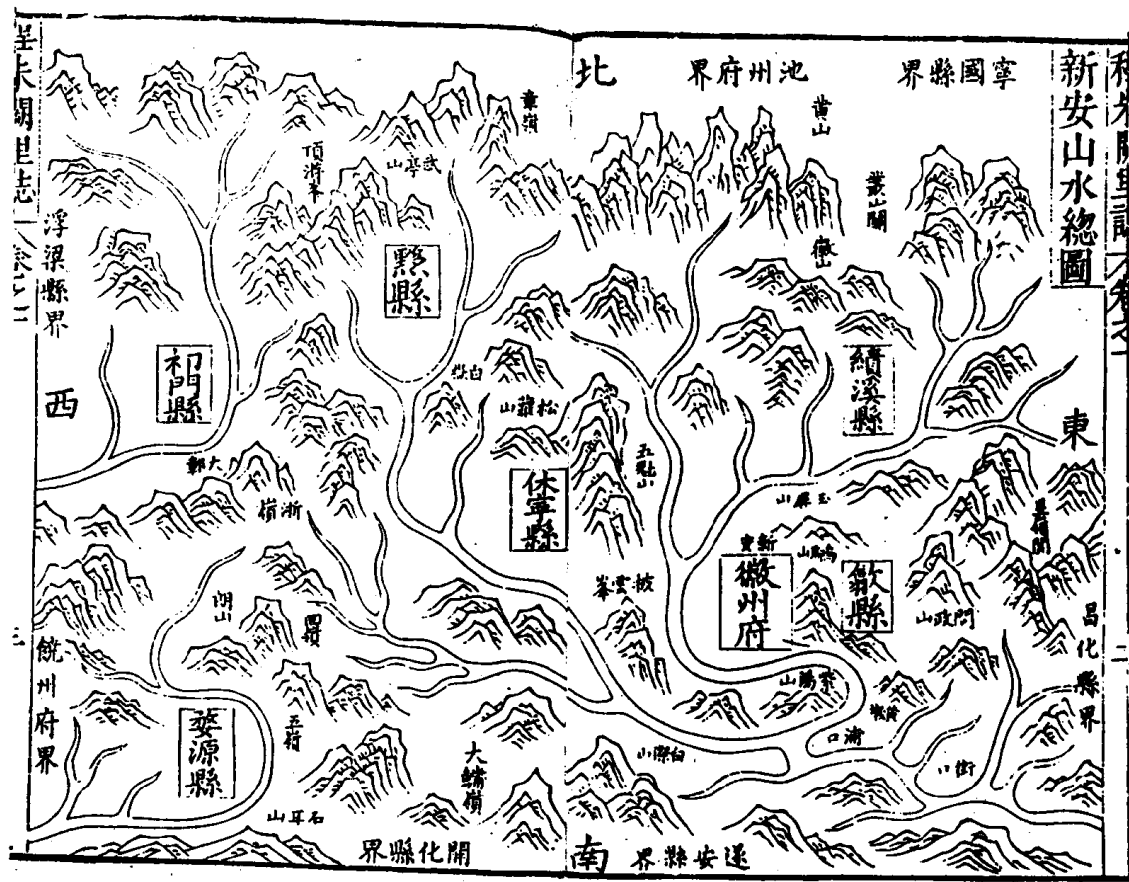


地靈志

自古明聖之生必有山川清淑之氣爲之孕毓故地靈者焉新安山水雄深包絡江左其渟發而爲人文如昔賢所稱輿才間出賢哲迭生武烈文勲皆足以聳動朝野殆非虛語顧其氣鬱渟澹奇綠亘最遠源深而流長逴逴著於他徙如程朱三夫子以曠代眞儒其先世並在歙之篁墩亦奇矣然紫陽之顯人皆知爲新安發祥若伊洛則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而世遂鮮知之後先源委歷歷有徵豈非地脉使然哉作地靈志第一

山川

大鄣閒氣磅礴扶輿挺生名世嗣統眞儒後先相望爲程爲朱東南鄒魯𩇕𩇕道區

古蹟

地分閩洛世變滄桑創玆新典沿彼舊疆深山大

澤永識不忘黍離興感賴此蒸嘗

篁墩

篁墩地在歙之西南隅去縣治三十里而遙發源

於黃羅石際旋西北蜿蜒而來天馬列其前石壁

擁其右古嵩輔其左大河前遶重山後鎮居然一

奧區也其地故多修篁蔽映因以篁墩名程朱二

氏肇基於此後徙而篤生三夫子皆大儒名世地

以人重艮非偶也

二程夫子故祖忠壯公之宅在篁墩世忠廟（即忠壯廟）迤南里許跗相湖嶺下其上有相湖亭云遺址昔匯爲湖今淤爲壤雖波流環遶而階除巨礎有時仍露砂磧之濱旁爲忠壯公射蜃湖洗馬池鏵卜橋諸故跡

射蜃湖

公所居在篁墩湖側湖之神嘗見夢于公曰吕湖



蜃將恣陷篁墩諸村明當與之决戰披白於肩者我也敢求助于公明日公俟於湖上頃之霧晦水聲洶洶兩牛角於湖上而肩白者屈公一矢中其黑者已而晴明湖水皆赤不踰夕有黑蜃斃於吉陽灘下

相公木

射蜃湖中有巨木相傳爲射蜃時所立柵木也更代猶存漁者觸之必有禍號曰相公木以公爲開府儀同三司使故云

鼓吹臺

公起鄉兵拒侯景時嘗率諸少年習戰湖上傳聞風雨之夕猶有鼓吹聲

鏵卜橋

公破賊後散兵於農方自負鏵入川而朝命適至公命旦以鏵置水中卜休咎得吉卜焉橋因以名

洗馬池

初公與侯景别將戰後洗馬於此

相公湖



公故宅匯爲湖時有巨魚出沒人不敢取天氣清晏時見宮室其下

朱家巷

朱家巷在篁墩爲朱夫子先世故址朱子自敘茶院譜後云先世居歙之篁墩是也程學士敏政送文公裔孫椕序云聞之故老淳熙中文公歸省祖墓慨然思返故廬蔡西山勸之還闕乃不果在崇安嘗顔其居曰紫陽書堂以識不忘故土之意

虹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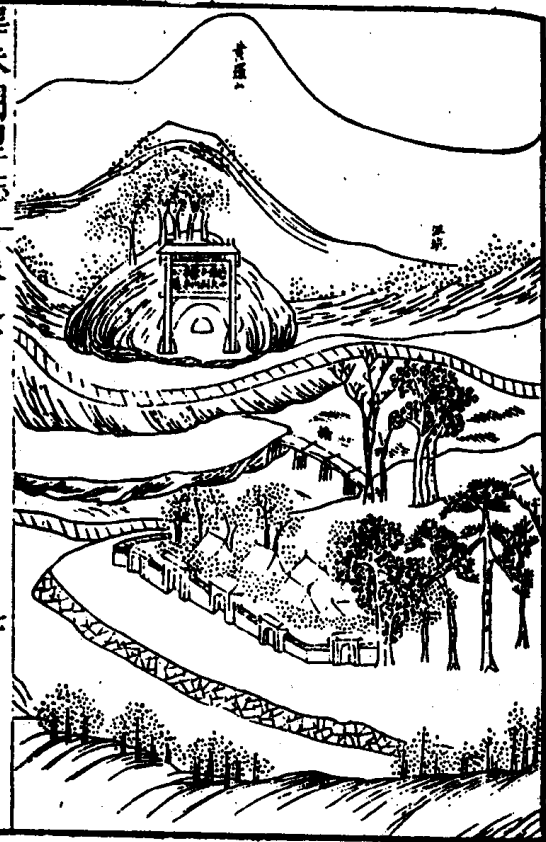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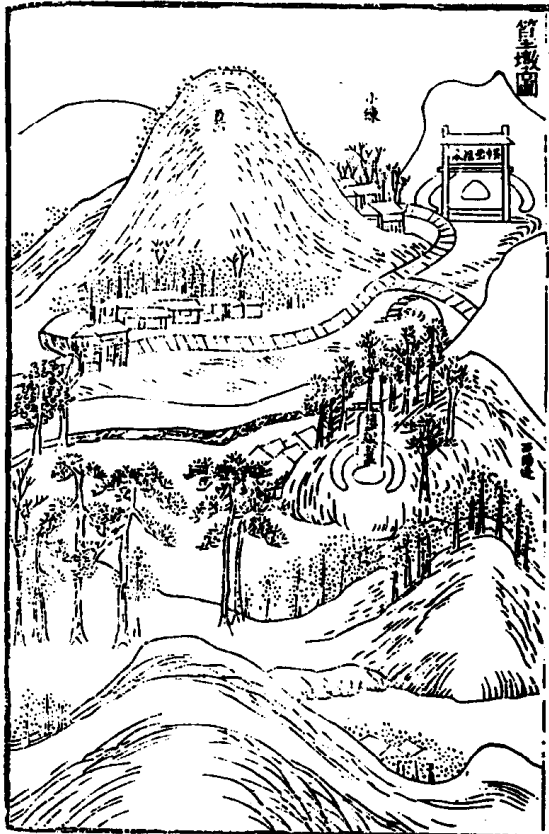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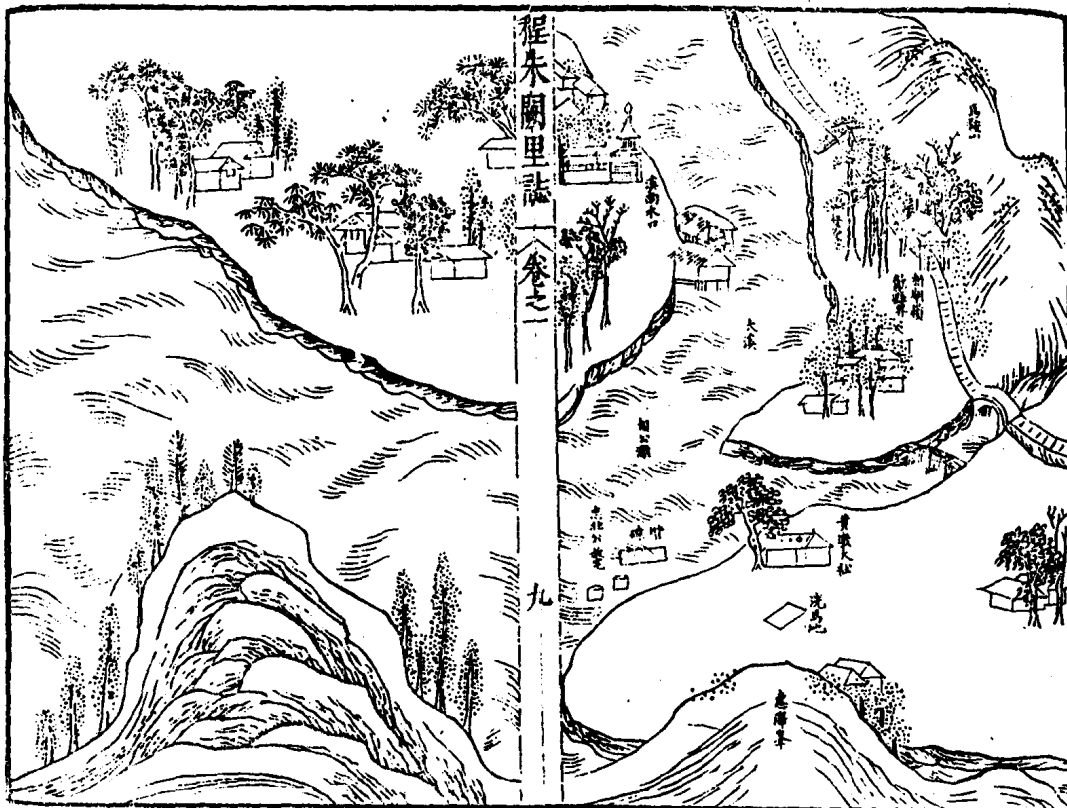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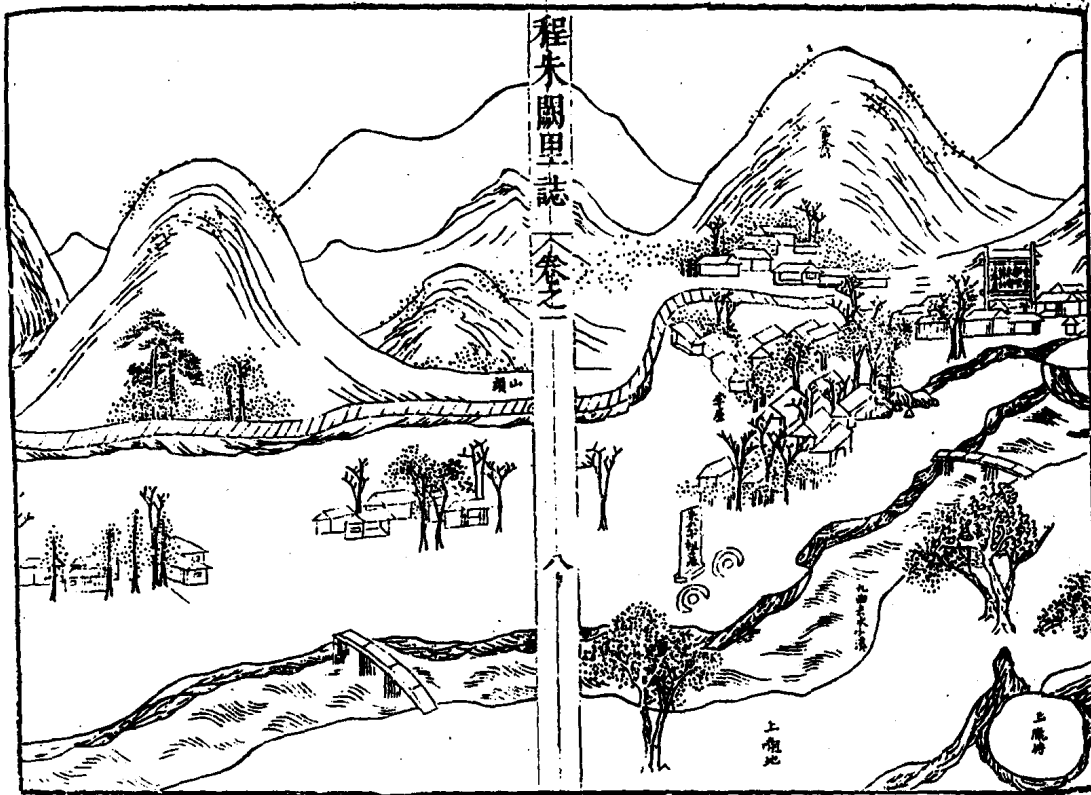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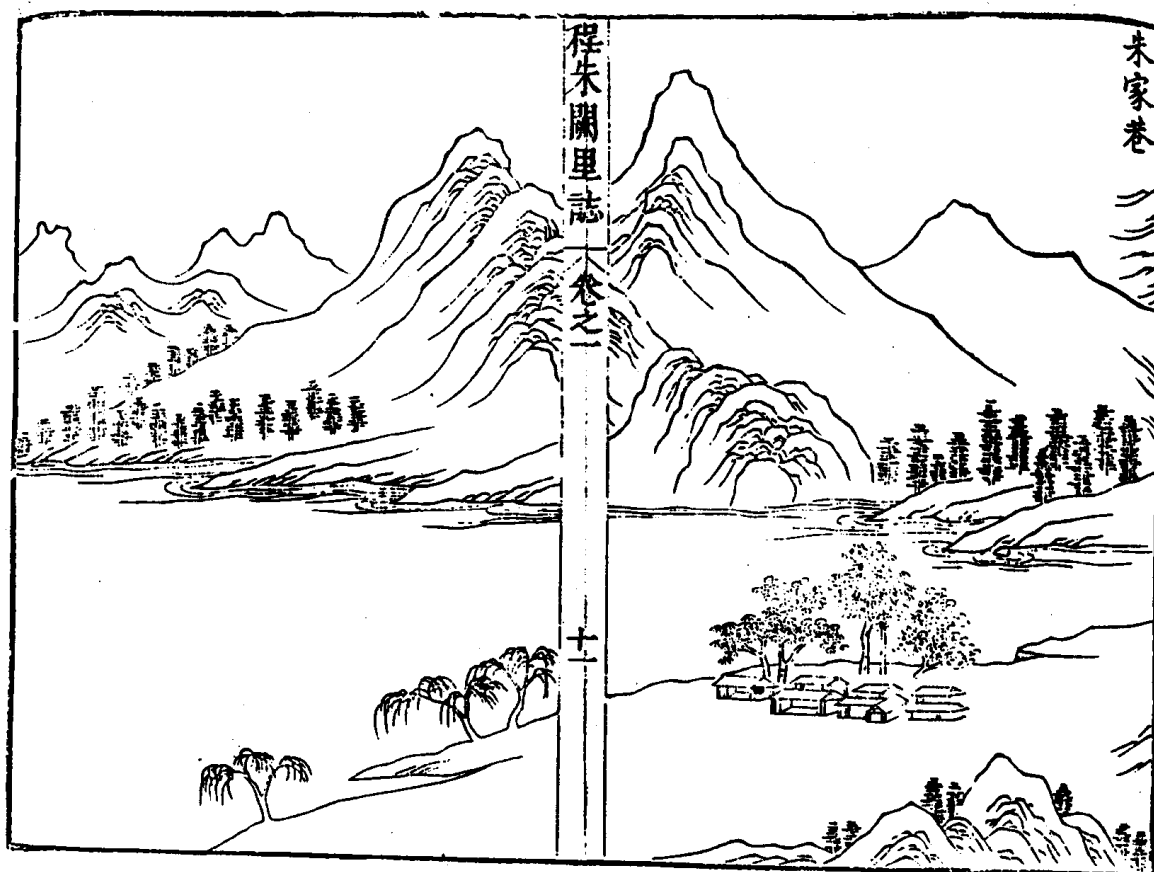
井在婺源縣城中初韋齋先生生時有白氣如虹自井出及文公時復有紫氣如虹自井出騰上光耀星日因名之曰虹井其井今在文公闕里左

一名韋齋井在婺源縣治南朱子故居之左韋齋作井銘云道寓斯人如水在地汲之益深有味外味朱子嘗曰聞先君子太史公生此地時井中有氣如白虹經日不絶後朱子生時井中有紫氣見

程朱闕里誌
卷之一
八

程朱闕里誌
卷之一
九

射蛟臺
程朱闕里誌 卷之一
十

朱家巷
程朱闕里誌 卷之一
十一

林墓

兩姓同域咸此首丘千秋封樹無復松楸凸者不凹誰爲伊留精誠終古永庇九幽

程朱祖墓

二氏祖墓竝在篁墩忠壯墓或云蕩於水然今尚有丘木封識遺跡而朱氏之塋則久爲土人隱占文公作世譜後序云淳熙中展速同之墓有方夫人十五公馮夫人之墓皆已失之屬望子孫訪求表識云滂幼從先廸功祭掃武城公墓墓亦在篁



墩去程朱故居里許徃徃以古蹟詢諸土著咸曰某爲程氏址某爲朱氏址某爲程氏墓某爲朱氏墓故老相傳歷歷可指滂幸親見聞之會邑大夫劉公鼎建程朱闕里祠以志授滂編集因憶舊聞尋厥遺址於朱家巷得古塚一穴滂卽捐貲易之又劉家門前古塚二穴卽故老相傳文公祖塋者今爲李子繼業滂以白邑大夫李不敢隱而三墓頓還舊觀似有神護於是重加封識足慰文公於九京矣

朱氏林墓圖
朱氏祖墓
程朱闕里誌
卷之十
十四

程朱闕里誌
卷之十
十五

# 程朱闕里志卷之二

明 古歙 後學 趙 滂 編集

同邑 後學 鮑應鰲 纂次

洪世俊

汪元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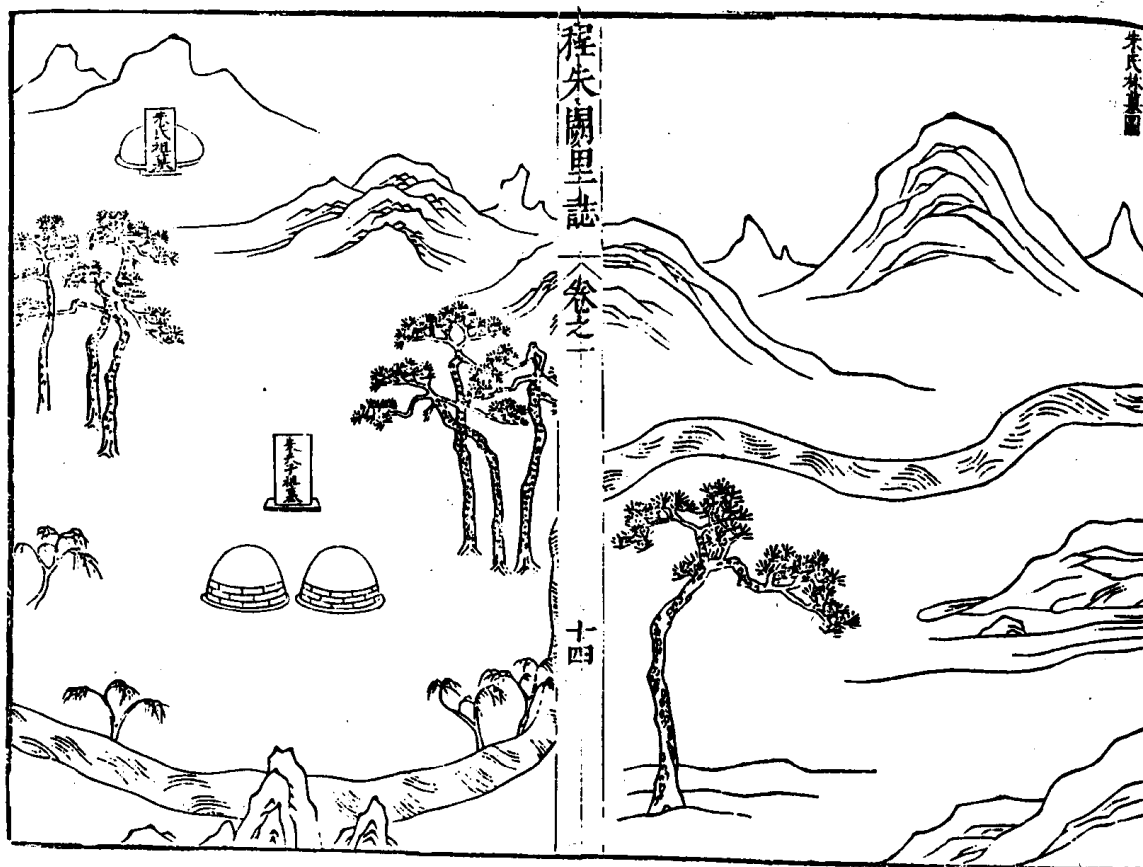
畢懋良

方道通

畢懋康 叅閱

鮑觀光



汪自需

程鳴瑞

趙有成

趙 濬

曹應鶴 同校

## 崇祀志

郡故有程朱闕里坊而未有玆祀曠典久虛輿情屬望先武城公源流考方司徒公合祀議均有志焉而未之逮邑大夫建武劉公來蒞玆土慨然以表章爲已任廟祀遂以隆興甚盛典也夫先賢過化之區尚不忘尸祝矧兆祥之地乎哉爰本從祀以及廟祠作崇祀志第二

### 像圖

道貌天形不隨生滅高風自遠遺芳可攝毫彩傳心千秋如揭見若羹牆儼茲對越

三夫子像世或有之不可多見今所刻圖者二程夫子與太中公三像則滂之先世得於河南程氏裔名蕃者之家歷年最遠其圖最古滂又從朱氏



家譜內得文公及韋齋先生二像皆神色如生道範可掬信非後人所能模倣者遂圖諸簡編昭示千載使披對儼然寸心如動且以二程夫子而先之太中公以朱夫子而先之獻靖公前有所開後有所承猶之至聖先師推尊啟聖良非偶爾

大中公贊

突然天造粹然自存伊洛發始道學啟源歷官十二振耀乾坤不先有開誰裕後昆於乎若人小子有言

陳宣謹贊

天地儲精河洛間氣人文有開性學獨昧兩賢之宗三朝之貴顯顯令德顒顒弘毅道啟中原先生百世

喬縉謹贊

明道純公贊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溥

朱熹贊

天高曷依地厚曷載誠立於中亘古無外嗟嗟先生元氣之會紛而知此參合成大渾渾充融見於面背承風革心孰爲頑猶我不及門亦霑餘霈遺像遺言敬傳未艾

陳齊之贊

於惟先生會其純全天理之揭聖學淵源

張栻贊

從容見道左右逢源面粹背盎邪閑誠存敎如時
雨德如春温使相熙寧福被黎元

趙汝騰贊



伊川正公像



伊川正公贊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
文菽粟之味知音者希孰識其貴

朱熹贊

道如皎日縣毫不隔人自迷之轉南爲北寥寥千
載膩膩百家精疲力憊言多道遐惟吾夫子神交
累聖一念合德千差盡正發古關鍵推與人同學
焉得此作聖之功浩乎無倪體之甚邇力扶斯文
仆而復起我瞻遺像非沒非存傳之後裔愈久彌

尊有功生民不下神禹非知道者將誰告語

張齊之贊

窮理盡性居敬集義道紹前哲言詔來世潔靜精微篤實弘毅講筵奏篇伊傅經濟

趙汝騰贊



韋齋獻靖公像



韋齋獻靖公贊

喬年之學得自龜山河洛之秘更埀兩間打透誠意自欺非關有子元晦曾孟同班

呂元善謹贊

圖書探奥古先聖賢意誠得地佩韋儆偏屬子三友別有心傳嶶國之儒父有訓焉

呂濬謹贊

晦菴文公像

朱夫子自題畫像曰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晦菴文公贊

理明義精德盛仁熟折衷羣言如射中鵠絕學梯航斯文菽粟在慶元初中行獨服

趙汝騰贊

義理精微蠶絲牛尾心胷恢廓海闊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卿雲泰山喬嶽

吳氏草廬贊

又贊

貌溫而嚴德剛而粹春融秋肅淵澄岳峙道光二程識高百氏生遇明時進難退易天假之間斯文大備偉哉夫子教垂萬世

陳宓贊

又贊

自甲子來凡幾庚戌不有二庚戌安有今日前庚



作後庚續日月行天照人心目

林興祖贊

又贊

龍門遺顏氷壺的源理一分殊折衷羣言潮吞百川雷開萬戶灑落荷珠霈然教雨

王柏贊

又贊

全體大用之學繼往開來之儒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

丘濬贊

祠廟

大事在祀追崇本始廟貌未新曷陳簠簋曠典聿
修義牆頹諟祼麟駿奔風我多士

宋咸淳元年制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
傳至我朝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真見力踐深探
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
思明辨折衷會融使中庸大學論孟之書本末洞
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



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宜令學宮列諸從祀以副朕
崇獎儒先之意

宋嘉定元年謚朱子曰文封信國公紹定間改封徽
國公從祀孔子廟

宋淳祐六年徽州守臣韓補徙朱子祠于江東道院
舊基御書紫陽書院額扁賜之

宋咸淳五年詔賜文公闕里於婺源繡使方逢辰書
額

元皇慶二年六月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
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
從祀廟庭

元至元元年三月婺源知州干文傳請于朝得旨立
徽國文公之廟

元至正間遣京學危旂奉制加封朱子齊國公羿頒
上醞少牢致祭

國朝

正統四年奉禮部勘合據順天府推官徐郁奏准行
今該縣毎年于均徭戶內僉點二户看守朱子祠



廟

景泰六年九月三十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
胡濙題本月二十九日該太監舒良傳奉
聖旨顏子孟子程明道程伊川朱文公禮部行在有
司與他整理祠堂有的修理無的蓋造務要時常
修理不許損壞春秋猪羊祭祀欽此傳奉到部除
欽遵外欲行翰林院撰祭文毎該禮生依時陳設
掌禮門子四戶常用看守遵行欽遵未敢擅便今
將祭祀品物開坐上請奉

聖旨是欽此該禮部格字四百九十一號勘合行在
有司每遇春秋上丁日先期備　送赴主祭官就
差合用執事人等于神廚內成造不許怠慢廢弛
褻瀆

程朱闕里祠基址

祠基即古聖堂遺址其地在巖鎮佘翁橋北舊所
稱呂湖東距堨田西連朱方南接湖村北抵後美
周圍十餘里湖有山名曰湖中山今在後美者是
自湖屢見甃于忠壯公而湖淤爲沃壤仍一水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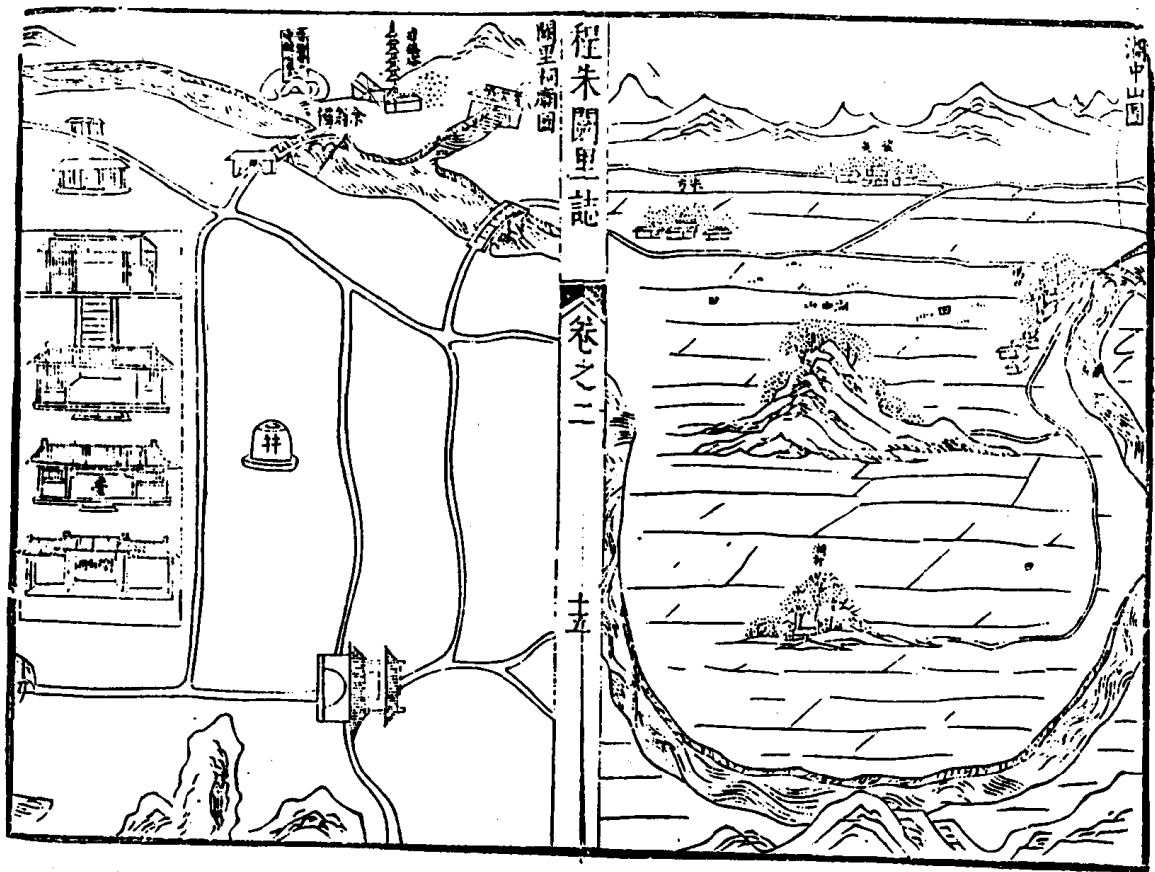


然長注如練古聖堂故爲梵宇僧多不法邑令劉
公撤之爲闕里祠規模軒敞境地曠遠足稱偉觀
云

程朱闕里圖式

闕里祠南辰寧堵北面呂湖堂高一丈八尺縱五
丈横六丈有奇中爲石臺置木座設主三題程朱
三夫子神位監司張公頫其楔曰正學維風石柱
六外爲遊廊堂左右爲房各一以備齋宿對廂爲
小室以備淋沐堂皇左右兩門相向而無扉下堂
而北垣牆隔越中門以通直指荆公榜曰正學淵
源兩楹之外榜曰斯文在玆則太守楊公題也中
堂靚深軒豁高二丈餘縱四十步横如後堂而石
柱倍之三兩廂亦爲房各一中爲甬道不階礪廻
廊周遭皆石擱前爲門凡三碧欞朱戶非有事祠
祭則闔其中闢左右以便行者榜曰程朱三夫子
祠祠東爲大路建文昌閣祠右爲聚奎堂後爲集
賢院集賢者集鄉先正理學之賢兩旁書舍各十
二間以居後學祠左前則邑大夫廣昌劉侯生祠



以彰崇正之功先是郡伯熊公桂歙令李公彥建
有逸民義士三祠於鎮之東嶽道院夾今附祠左
右亦崇獎之遺意云距祠前五丈餘立石坊吳中
翰兄弟所樹兩臺諸司署曰程朱闕里是役也土
木鳩工籍鄉紳捐俸太學出貲官不費帑藏民不
奪農時成以匆亟煥然改觀石坊址下生有巨石
承載詢天造地設云

禮儀

於穆清廟祀事宜虔桑梓餘思寄之几筵畢舉惟
時式禮莫愆以嗣以續於萬斯年

祭期

春二月十日　秋八月十日

祭品遵顏廟式

羊一　豕一　太羹　和羹　魚醢　兎醢

醓醢　藁魚　鹽　芹葅　笋葅　韭葅

棗　栗　榛　菱　芡　黍

稷　稻　粱　酒　香　燭

帛

祭文 春秋通用

維　年　月　日　某官　某里後學　某　謹率邑諸生

某　等以少牢儀醑致祭于

正公伊川程先生
純公明道程先生
文公晦菴朱先生　三夫子之靈曰乾坤間氣鬱浡此邦務祚三哲以翊素王斯文宗主吾道津梁顧瞻

雨露（秋用霜露）肅予之將心通萬古來格洋洋

設禮生八人掌春秋祭祀陳設贊相之儀主祭者



本縣正堂如公冗不赴本縣儒學教諭攝之員缺

分齋攝之禮生以郡邑諸生或以宿儒端潔知禮

儀者充之

鼓樂八人

陳設圖

帛　爵　爵
羊
香　燭　燭

置帛置爵案

爵　饗　稷　粱

豕
燭　燭

先師闕里陳設
四配以下俱有此

每位一壇　讀祝案

祝板以木為之高九寸闊一尺二寸用白紙寫祝

文貼板上祭畢揭而焚之

附製祭品法 遵顏廟式

太羹 用淡牛肉汁如無以羊肉汁代之



和羹 用猪脊膂肉切薄片滚湯焯過漉起然後用鹽醋拌勻腰子切荔枝形蓋面臨祭用淡牛肉熱汁流上

黍 用黍米揀過完潔滚湯撈起只如撈飯法製造

稷 用稷米造法如前

稻 用白粳米造法如前

粱 用粟米造法如前

形鹽 用篩過潔淨白者

藁魚 用白魚一尾大者約一斤小者十二兩以白鹽水許醃過曬乾臨用時溫水洗淨酒浸過片時方用

棗 用膠棗或紅鮮棗皆可用須揀過潔淨者

栗 用大栗揀過好者如無用核桃龍眼荔枝

榛 用榛子揀過潔淨如無以荔枝龍眼核桃代之

菱 用菱米或鮮菱須揀過潔淨者

芡 即雞頭實揀過潔淨

鹿脯 用活鹿一隻宰取肉一塊如無麞代之

黑餅 用蕎麥麪造用砂糖為餡印作圓餅子

白餅 用小麥麪造法如前

韭菹 用揀過生韭切去本末取中三寸淡如無時用其根亦可



醓醢 用豬脊肉細切小方塊用鹽酒葱花椒蒔蘿茴香拌作醢

菁菹 用揀過菁菜略渫湯切作長片淡用

鹿醢 用鹿肉切作小方塊用油鹽葱花椒蒔蘿茴香拌勻作醢

芹菹 用潔淨生芹菜切作長段如無用其根亦可

兎醢 用活兎宰取肉切作小方塊用油鹽葱花椒蒔蘿茴香拌勻作醢

筍菹 用潔淨乾筍煮過以水洗淨切作長片淡用

魚醢 用活魚切作小方塊用油鹽花椒蒔蘿茴香拌作醢

祭胙

凡祭畢歸胙於郡邑大夫府幕縣佐兩學各齋鄉

先達創議者之後以及贊禮董事人員數目多寡

揭兩廡扁額詳見識餘

設門子一人專司本祠管鑰啟閉及灑掃之事而

蠲其雜役

歙州學鄉賢祠記　胡炳文

歙婺源為子朱子闕里亦既有專祠矣州學鄉賢祠復並祀二程夫子者何孔子之先宋人孟子魯公族河南實吾新安黃墩忠壯公後也忠壯公諱靈洗仕梁陳贈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有功德于民配大



享南史有傳宋號世忠廟封忠烈王新安志序先達居第一謹按程叔子撰純公行狀河南之程出自中山博野又按歐陽公撰程文簡公父冀國公碑銘中山博野之程出自靈洗文簡公諱琳與太中公珦為兄弟如此則新安為河南所出何疑哉或曰朱子自書新安程子不書者何蓋由新安而建寧一世而近故書由新安而河南已歷十餘世中間遷徙不常故不以獨書然程子可不書新安紀新安之人物而不書程子是諳宋之後而不書孔子系魯公族而不書

孟子非歟典歟近有爲道統之說者曰聖賢之生天地氣化相爲循環其在北岐周在西魯在東春陵新安在南夫斯道絕續天也自北而南迭生聖賢以續道統之傳非偶然也方今程子之學行天下四海之外遐陬僻壤猶有學其學者況茲大好山水乃其雲之泰山河之崑崙也哉此鄉賢祠之所由作也詩不云乎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吾新安以之又不云乎高山仰只景行行只吾新安之士當以之祠成於泰定甲子發其議者州學賓前兩貢補生京學諭萃庭程



公鼎新主之者提學官太守史奉議光祖記之者胡炳文書之者王儀皆州人也

直隸徽州府爲優崇儒先祠嗣事禮房准本房別卷付准勘合科付奉禮部貫字六百四號勘合御付內一件前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連送該本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兵科給事中戴銑題爲優崇儒先祠祀事臣竊惟三代而上聖人疊出至孔子刪述六經遺言緒論載于論語孝經諸書而後斯道大明於世三代而下儒賢疊出至文

公朱熹註釋羣經及論孟學庸子史等書而後孔子之道既明而晦者復大明于世孔子大聖朱子大賢道德雖有不侔事功則不相遠自古聖賢皆莫能及崇報之典誠不可以不厚也故歷代之于孔子尊之以王號祀之以帝禮既使其嫡長子孫世爵上公又擇族之賢者授以縣令學錄之職崇報之厚無以加矣乃若朱子當宋元之季固嘗加贈公爵列之通祀間亦錄其子孫至我

朝景泰間特以建安嫡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恩



數優渥前代所無但朱子乃徽之婺源人其父松宦遊閩歙是實生熹南渡兵阻不克歸鄉里因寓家焉宗戚墳墓故在婺源無恙也生也自書新安殁也追贈徽國宋表其故居爲闕里元即其故宅以立廟源本所在愼重如此頋今祠圮於火營葺未完春秋致祭皆有司私辦未載令甲子孫繁衆苟無祿仕往往貧不聊生情然寡學修名求實大弗克稱伏惟

皇上天縱

聖明重道崇儒振古罕儷於凡任使之際寸長片善
悉見甄收有功如熹豈吝厚報先大婺源之闕里
端在玆矣伏望
特敕該部會同翰林并多官議處乞將朱氏婺源祠
祀比照建安一體優崇祠宇行令修完春秋定與
二祭官爲措置祭田若千畝給以供祀及將長房
子孫略准孔氏學錄之例量授一官世襲奉祀兼
教族人其應襲者先送本縣儒學讀書肄禮俟稍
成材方許送襲如此則崇報儒先之禮益以優厚



而朱氏子孫皆沾恩澤化成俗美流聲聞於無疆
矣臣昔居庠序目玆曠典每用興懷今幸待罪言
官適遇
聖明正修舉禮文之日輒敢疏陳上瀆
天聽末議迂談萬一可采乞賜允俞斯文幸甚伏候
敕旨弘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題初五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除將子孫量授
一官世襲奉祀移咨吏部另行外今該前因案呈
到部看得給事中戴銑題稱朱熹乃徽之婺源人

宋既表其故居爲闕里至元又於故宅以立廟近
厄于火未克興復今題乞將婺源祠宇修完每歲
春秋祭祀一節誠景慕先賢而知報本者也況婺
源乃朱子父母之邦宗族聚于斯丘壠在于斯先
朝既祠而祀之今遭火厄合無允其所請行移該
府轉行該縣照舊將婺源祠宇如法修完翰林院
撰文每歲春秋該縣備辦祭物致祭有以表先儒
衛道之大功見
皇上重道之盛舉緣係優崇儒先祠祀及奉



欽依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本年四月十三日
本部尚書張昇等于 奉天門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直隸徽
州府轉屬着落當該官吏照依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等因奉此依奉擬合就行爲
此帖仰本縣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帖備勘合開欵
內事理壹體欽遵依期致祭施行毋得違錯不便
先具不違依准申來

初銑下拨近思竊謂朱子闡明道學之功如是
其大而婺源子孫幾於不振肄量授祠官俾世

奉祀似不爲過疏上薦紳先生乞趣其議而當事者互相推諉遂使
聖朝崇儒重道之盛意推行不盡豈非惜哉然朱子之德之功固不以是爲加損也

明道書院祀三夫子議　方弘靜

程朱三夫子出自吾鄉朱氏之去鄉也近故稱新安程氏之去鄉也遠故稱伊洛郡中故有程朱闕里之坊而程氏之源流人多未知也歐陽諸家之文郡志載之詳矣余昔叅知江藩時南昌唐氏僉憲堯臣者其先世遺一籠封識甚固僉憲開之中間皆元祐諸公墨蹟其識子孫勿開者懼黨禁之嚴也余與藩臬



諸公往觀之明道先生有忠壯公裔之章諸公皆不知所謂余爲言其故斯道之明自孔孟以來六經之訓如日中天矣而邪說之紛紜猶未免如浮雲之間蔽未盡息也至二程夫子表章正學朱夫子申明之始粹然一出于正
聖朝同文之治薄海內外無敢異言者三夫子之功不下孟氏矣余叅與郡人言欲建三夫子之祠使學者知所趨向庶幾入德之門若大路然異言者不得作而歲月荏苒忽復耄期友人聞余言者咸踴躍以爲宜姑識之付兒輩以俟同志經始之日兒輩以一千五百工倡俟有序乃以聞于當道

萬曆甲辰孟春望識

# 程朱闕里志卷之三

明　古歙後學趙　滂編集

同　邑　後學　鮑應鰲纂次

洪世俊

汪元功

畢懋良

方道通

畢懋康

鮑觀光



汪自霑

程鳴瑞

趙有成

趙　濟

曹應鶴同校

## 世考志

君子尚友必資論世先河後海源委固然尼父魯人而司馬遷作世家推本於宋至其自敘則曰丘殷人也皆不忘先世之意也學者於程朱三夫子有高山之仰而世可不考乎篁墩以後世次彙纂可紹作世考志第三

### 宗系

有開必先邈厥令緒晉牧梁勲中山是啟虹井鍾靈考亭濟美本本元元無忘豈芑

程氏之先祖顓頊重黎周程伯休父其後也東晉永嘉初諱元譚者持節守新安有惠政民請留賜第歙之篁墩因家焉新安之程自此始其著者爲忠壯公靈洗至裔孫六合令大辨因亂播遷再世徙



中山博野其著者爲文明殿學士羽又再世遷河南羽生虞部員外郎希振希振生黃陂令遹遹生大中大夫珦卽明道伊川二先生父也

朱氏之先亦祖顓頊至周封曹挾於邾子孫去邑以朱爲氏其後居歙之篁墩唐天祐中八世祖以陶雅之命總卒守婺源遂於萬安鄉松巖里居焉五世甫生振振生絢絢生森森生松卽晦菴先生父也

考新安程朱三夫子源流記　趙時勉

夫道之有統猶水之有源而人之有祖也乃後世學
者每汩於多岐必得統先聖方可世爲後學宗焉故
辨支流者必遡其源所自來而宗先正者不得忘其
本所自出古先聖之統自孔孟而下一脉滙於朱子
而朱子得之二程子人知朱子世家新安不知程之
先亦自新安而徙也後世興說殄行淫祠徼福在在
而是乃程朱故鄉鮮有知崇重者甚則攘臂操戈徼
獨趁之不定要亦核之不詳也余邑鄭時夫氏與余
同里而同舉於鄉習知予祖德相公世稱博雅郡中



譜氏族多出其手程朱世系詢予考之詳矣鄭成進
士晉祠部
奏立朱夫子後予竊有志建三夫子祠因按所考核
而爲之記元禮部程公黟南書河南上程氏宜振錄
後云河南夫子胄出中山中山之胄出自新安之黄
墩實忠壯公之裔陳末播遷而北者也永新劉文安
公定之記程氏義田云公之先家徽郡忠壯公靈洗
蔓延厥系于海內明道伊川實祖之鄧州李文達公
賢志程晅中公墓云靈洗仕陳至開府儀同三司謚

忠壯元封忠烈王五世孫大辨徙中山博野六世少
師羽再遷河南醴泉三世曰元白宋宜春令追封冀
國公四世曰琳宋太師中書令謚文簡曰珦大中大
夫子爲明道伊川二先生也李公心傳識伊川先生
後譜系云靖康之難先生之孫倅狄流寓池州紹興
褒錄黨人詔下提舉招二千之孫審驗其譜系上長
孫觀之年七十四補登仕郎充池州州學賓令本
州于上供錢內支錢三千米二石俾奉祭祀次謙之
子源四世嫡孫也赴吏部銓量補廸功郎本府志云



先代原有鄉賢祠併祀二程先生先儒胡雲峰撰文
具新安文獻志謂程之河南實晉新安黄墩忠壯公
後也按程叔子撰純公行狀河南之程出自中山博
野又按歐陽公撰程文簡公文冀國公碑銘中山博
野之程出自靈洗文簡公琳與大中公珦爲兄弟則
新安爲河南所出何疑哉成化間知休寧縣歐陽公
旦業已
奏建祠矣按朱夫子世家載之志而朱夫子自敘世
譜後先世居歙之黄墩天祐中以陶雅之命總卒三

千戌婺源民籍以安因家焉祖日森仕宋爲承仕郎
配程生子三長日松年踰髻髫以上舍登第授建州
政和尉以父喪値亂寓建安之崇安服除調建州尤
溪尉建炎間告歸十餘年紹興四年內翰綦崈言於
上名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上言切至遷尚書度支
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兼史職如故
後以抗疏阻和議出知饒州請老得主管台州崇道
觀交遊得人大明六藉要旨徽之理學寔開其先力
行砥礪自謂性卞急害道因取佩韋之義名齋所著



有韋齋集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甲寅生熹於
尤溪寓舍先是松生邑城有白氣如虹自井出至是
復有紫氣如虹自井出其光上騰因名虹井母祝氏
爲祝確女出於祝夫子歷有顯者世謂祝氏世生貴
女然則新安爲程朱夫子所自出歷歷可據矣邇流
於源生其鄉者可無崇祀之思哉竊維道之正統待
人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
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明朱
子之學本之二程子朱子之生則本之新安粤稽程
子先世且自新安徙焉然則新安之地自昔崇正學
之藪也由周而來得爲往聖繼絕學則生斯地者不
容不奮矣今之人心豈異古昔之人心今之學術豈
必古昔之學術亦未嘗以程朱所得統者自思奮焉
是故祠三夫子非獨爲三夫子也爲當世之人心也
爲萬古之道脉也繼而起者誠秉吾道之旌旂執斯
文之正印
皇天后土將默相之嗟夫此予夙志也顧力不能從
心姑記所考以俟來者



嘉靖元年龍集壬午十月朔旦

程朱三夫子源流考跋　　程大賓

選予與討偕道經武城謁
先聖廟像故儼然在也竊訝
今上明詔後武城何獨得存舊制守者以趙侯泣留
對及詢侯爵里則予鄉誠之先生也先生雅有志斯
道予心切嚮往之厥後昭先生三夫子源流考乃知
先生擬師後學特祠之故鄉志念深矣夫紫陽得以
博士奉祀裔同顏孟寔疏自先達鄭府夫先生於予

宗兩程夫子未遑議也先生考核謂宜躋諸紫陽尸
祝新安道脉不益光昭乎哉卽未酬所願顧先生夙
志允爲後學樹幟於鄕徵往俟來功當不在旹夫先
生下後有繼先生志者三夫子故鄕俎豆行且不朽
先生樹幟之功亦且不朽

嘉靖甲子歲重陽日

程朱三夫子源流考跋　鮑觀光

余往欲建程朱三夫子祠于里與同志者歲時脩祀
事于以講明正學厎厲薰修已從少司徒方定之先



生受祀三夫子議已友人趙伯雨氏膀持其故祖武
城令誠之先生三夫子源流記示余因嘆兩先生之
先得我心也所爲鼎建祠宇紹明聖學意在斯乎然
斯事體大方先生謂俟有序乃以聞當道趙先生亦
謂力不從心姑記之俟來者示不敢輕也夫二程子
從遺經繼絕學而朱子申明之孔子之道賴以不墜
卽方行天下無異局矧近其居者敢不自厲焉往朱
夫子之後新安未有謂士而我里衆政鄭時夫先生
請立于

世廟至今因之然兩先生崇建廟貌之議寥寥無聞
吾儕與有責矣誠之先生諱時勉伯雨之曾祖以舉
人聽選卽抗疏言時務二十事
世廟可之下該部議舉行爲武城累有異政公之祖
德相工詩文有淸德里中有六逸祠相與焉今鞘爲
茂草矣相子驥昌淸苦好學弘治初舉脩
憲廟實錄在宋有日善瓊者登嘉定進士累官至尚
書郎有自警編行于世夫鄭方先生一代名宦而趙
氏世有聞人可不謂聖人之徒歟鄭先生請立事竣



矣而祠可無議舉乎伯雨其珍重此編與時同志與
起相與請建三夫子闕里于新安也厥功不可少矣

萬曆丁未歲長至日

程朱三夫子源流考跋　洪世俊

學者景行往哲猶將祓瘠痳於遐方矧枌榆近三賢
之居源流宗六水之派者乎登崇祀典蓋無容須臾
緩焉朱夫子鍾靈虹井聚精紫陽猶之傳記較若列
眉矣其二程夫子出自新安則何以徵往歲同郡宦
京邸者取吾鄕文獻志繙訂校讐豊城朱備萬先生

撰程忠愍侯神道碑敘其本忠壯公靈洗之後唐六
合令大辨徙中山再徙河南生兩程夫子按譜索牒
淵源可鏡也余歸里中則知巖鎮趙氏世稱文獻其
王父誠之先生特著程朱源流考條分縷析與前志
符合則三賢爲徽之自出文獻具在焉且也誠之先
生其人足重也故其言益足徵也當其令武城時拯
饑修救疏請蠲貸民賴以蘇卒之日歸櫬蕭然得配
陳守專祠名宦僅五人公其選焉載覩上疏二十事
通達國體似賈傅指切時弊似宣公而壹本於君心



之純則與三夫子當時告君語若出一轍彼其志行
旣依故考證俎豆之念自殷耳辟之星緯中天萬國
共仰焉然而分野所麗者則睎光尤近也水行地中
四方被潤焉然而發源所鍾者則沐浴更親也矧淫
祠與宇相錯如繡黜邪崇正端在吾儒新安之崇祀
三賢羹牆仰止夫亦觸斗於野挹練水於梁已然則
武城公所著源流考其將以譜系爲餼羊余讀空言
於末簡抑業觀爰禮者見諸行耳
萬曆辛亥端陽月

## 程朱三夫子源流考跋

程　寰

蓋太史公云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
然心嚮往之矧生於其鄉近先賢之居若此其甚乎
新安以文獻著斐然鄒魯同風而朱子爲一代大儒
伊洛爲紫陽心印宮牆相望於百里學脈淵源於一
時論世尋源眞後死事嘗瞻雲雨則溯開先睹河海
則探源委也浸淫末季異說紛行務張皇以立門戶
甘發塚而號操戈即紫陽功令不深信從而伊洛源
流烏知所自是晉祠惡池而廢河齊祠配林而廢岱



失其本矣吾鄉誠之趙先生雅志斯道寤寐往哲考
逈三賢爲新安自出而余家兩程夫子實系中山博
野而祖先忠壯靈洗公慨然欲崇俎豆於吾鄉以覿
法後學興起斯文其維道統正人心意甚切至余讀
程朱源流考而知趙先生之意念深已文獻具在其
言足徵其功亦不朽葢自先生爲孝廉時已毅然以
世道爲已任所上二十事具是矣筮仕武城奉
詔毀
先聖廟像普天皆爲烏有武城歸然獨存則以先生

號泣懇留欲存江漢秋陽之輝光以儀刑其鄉國也此卽羙牆三夫子於新安至意生紫陽之鄉官鄒魯之地志行皈依唯是一望三賢爲尸祝若先生者儻所稱賢聖之徒非歟祠於官祭於社不虛耳余是以願爲執鞭而返其後

萬曆壬子七夕

程朱三夫子源流考跋　畢懋良

余觀程朱三夫子考未始不竊嘆淵源之有自來而嘉趙誠之先生之篤志斯道遠也蓋程朱三夫子先



後振起闊洛間赫然稱百代醇儒比適先世原本及遠近從遷之跡實自吾邑黃墩始距今且數百年往矣世既不盡見先代實錄間相傳闕里二三耆舊稍能指點其處然亦幾幾荒臺野煙不且爲餼羊而祀宋乎哉先生篤行君子也而藏多奇書惟是綜其年譜世系與耳目所未經見者捃而紀之議崇祀三夫子于鄉學詎使郡人士披牘而知文獻瞭若指掌兩家在天之靈千秋萬歲後俎豆英英有生氣乎毋亦三夫子于吾道猶日月江河也于吾邑猶豐鎬洙泗也高山之仰近則人爭守其功令以爲畀行地私淑淑人嘉惠來學意益遠矣蓋先生雅以世道爲己任自孝廉時已上封事數千言慷慨有直聲令武城初卽以體統力爭再疏而肆赦眚災三疏而議恤流亡讀之至涕淚千古不忍終篇若有得于三夫子愛君憂世之誠者先生蒞武城于今數十年武城尸祝先生有合祠又有專祠廟貌森然比方言子則其徵往俟來以一念眞實自結契于紫陽伊洛間所從來矣讀其言想見其人鄉先生沒可祀于鄉其在斯與



萬曆癸丑七月

跋三夫子源流考　畢懋康

夫泉有沸濫河有伏源壑有歸墟而學術是物已需於吾郡若向杲杲崇安穆汝溪時莫不宗事紫陽氏矣然紫陽則源正公頤源純公顥三夫子者遞起絕學之後上繩孔孟下詔來茲豈不千載而一大儒得元統哉紫陽之緒肇於吾郡司勳松則適系者業昔其世矣惟河南醴泉二夫子出於中山博野大辨大辨系出吾郡忠壯霧洗洗故族於篁墩則自文弼趙

先生始核之矣而誠之先生復核諸文安核諸心傳核諸歐陽冀國之碑核諸雲峰祀二程之記嗚呼是豈張郡有大儒焉爾哉雖聖必從其朔雖聖而適聖必系其祖天漢之始河太一之始水契之始孔子祖之也五行宗水水宗河河宗海則其委而已然則程朱雖麗河海有不祖天漢太一乎哉先生之功三夫子大矣功三夫子所以紹學紹學所以繩聖繩聖所以昭統昭統所以闢道夫道不足以經徃緯來即起三夫子面詔之猶未免鄉人焉已程伯休父之於程



曹俠之於朱豈不稱系始乎然有三夫子則大於海巳吾黨溯源術學而第以三夫子爲師不第曰吾鄉云爾

萬曆乙卯病月朔日

祖德

深山大澤發祥肇祉有德則興世濟其美挺生賢達若若纍纍其人可徵視諸文史

歙黃墩程忠壯公靈洗廟碑　羅　願

壯士之出身用武以立功顯名於時者世常有之然能使其鄉百世思之者鮮矣中古以來相矜以權利有嚙臂而去其親爲鬬而焚其孥臨陣而欺其友苟取一切不顧所厚其威則伸於敵矣而不見信於族黨其位則列於朝矣而不見譽於州里激揚人主之



前矜視同列得志富貴矣而不可以見故鄉之父老先世之丘墓徃隨官留止不能復還使其子孫爲羈人於四方數世之後燕秦楚越矣而況能使其鄉百世思之者哉若吾州程公則不然公諱靈洗始梁侯景之亂公以布衣起義奉太守蕭隱以捍州里元帝因命以郡事以故此郡之人得免於亂陳高祖名號既著公晚而後屈猶及爲佐命上將當時論其功烈因以定配高祖之廟而鄉人追思其義亦相與祠之不忘今距州三十里有地名黃墩者墓與宅在焉宅

既匯爲湖其清可鑑時有巨魚出遊漁者莫敢取相
傳天氣清晏往往見宮室其下云又卽其墓旁爲壇
而祀之如是古矣水旱必求求必應比近祈報常八
十餘社於是有方氏者以爲古之祭用壇降及後世
肖像以捿神設牀以安像非棟宇無以拒旁風仰雨
之入故自郊社之外古百辟卿士在今者例皆廟事
矧神出三代後乃獨用古之壇無益於實若廟而嚴
之庶於時爲稱乃以某年月爲屋若干楹嗚呼吾乃
今知有功烈者之不忘也古之見祭於人者當時則



祀過則舍之梁陳氏之去今六百餘年矣其恩及我
者耳與目不接矣不接則宜懈以廢然益相與崇奉
以壇爲未足昉於此乎立廟是非其道有可懷者乎
由此觀之雖百世可知也於是方氏之進士曰必東
因顧所善張師顏以請乃爲之詩曰

士生立朝終始于鄉一有可稱沒而不忘有用其力
勤於衛上鐘鳴魏氏以從大饗有厚其黨而薄其躬
燕齊相率祉彼欒公趙越儀同義烈兩出節扞父邦
功書帝室於穆高廟龍衮日容冠劍佾旁儼如在宮
其在于鄉壇壝是飭羔豚毋薄亦人之力偉哉如公
神明之特優游祀典進退血食載祀六百物有廢興
慨思昔賢廟食是矜古今異[illegible]
榛莽易陵隨時稱物亦神所憑乃作新廟邦人所瞻
芴久則替我久益嚴坎其擊鼓黃牢之下牲升于堂
樂作于廡以齊以肅以拜以俯我公比鄰公我父母
追惟平生勿忘吾土時節請帝以相風雨配食一代
有丐暨隆不如鄉人與其始終始吾莫原終則未已
銘詩于石維廟之始



梁將軍程忠壯公靈洗碑　胡麟

陰陽愆違水旱不節誰其序之天災流行人物疵病
誰其禦之明爲人禍幽爲神助誰其尸之凜凜乎克
當其任者吾忠壯公之神歟公姓程諱靈洗字元滌
其先出於黃帝重黎之後自休父仕周宣王爲大司
馬封程伯其後曰嬰仕晉平公有託孤之德封忠誠
君東晉時諱元譚者持節爲新安太守有善政詔賜
宅于歙黃墩子孫遂以爲桑梓自元譚六世生天祚
仕宋爲山陽內史九世生茂仕梁爲郢州長史皆以

忠勇開茂生晉梁秘書少監晉生寶惠爲本郡儀曹娶安定胡氏而生公公性寬惠孝於親友于弟待羣下以恕處鄉黨以義别嫌明疑定是正非無得誰何者所居之偏其湖深廣有神居焉與呂湖爲鄰呂湖有蜃素爲居民之害湖之神一夕爲黃冠見夢于公曰呂湖蜃稔惡于此不早圖去民其魚乎明日吾復與戰披帛於肩者我也以公義士敢以相辱公倘爲助酬報敢後翌日公果率鄉之少年鼓譟於湖側而俟有頃湖水浩蕩雲霧隱暗兩牛角於灘上而肩白



者屈公挽弓發矢中彼黑者俄而陰晦廓清湖波澄靜居不更夕有巨魚死於吉陽灘下即呂湖蜃也至今號其灘曰蜃灘自是呂湖漲塞而居民之害除矣越數日有道士叩門候公公爲具饌道士曰公嘗有德於我矣又勞雞黍之勤何以爲報吾素習天機昔能卜善地當隨我以行至黃牢山以白石識之曰遷此可暴貴矣公於是爲太夫人壽塋焉梁太寶間侯景之亂公摝聚欲以拒之侯景移軍新安太守蕭隱奔依焉公奉以主盟景不得而陸梁也其後平徐嗣

徽破王琳走周廸敗華皎降元定擒裴寬與士卒同甘苦雖節制甚嚴而人樂爲之用太淸承聖間除散騎常侍建威將軍累遷新安丹陽太守歷譙州青州豫州刺史巴丘縣侯食邑千戶事武帝以功授蘭陵南陽太守封遂安縣侯遷太子左衛率事世祖爲豫州刺史持節西道授都督食邑千戶鼓吹一部班劍四十人又遷中護軍出都督郢州廢帝即位進雲麾將軍封重安縣公卒贈鎭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配享武帝廟庭謚曰忠壯夫人董氏生子二十有二人



長文季有高烈傳于公後裔多以功顯於時今程氏散處四方者其源皆出黃墩國史家譜載之詳矣故此可得而略也初公微時其聲名氣節達于朝廷嘗負鏵視田而詔使踵門公置鏵水中以卜休咎果得吉卜今尚有鏵卜坑焉其旁則公之宅也今衆水瀦爲深湖湖之水淸瑩可鑒時有巨鱗聚浮其中人不得而漁焉號曰相公湖不數百步公之墓也公嘗自營其兆域以縑帛埋之墓前祝曰吾子孫有能大吾門戶當生大木以爲休證既而楠木生焉今大且十

圍其一不知何代為風雨所摳旁出二枝亦合抱矣號曰千年木鄉人遂於其下壘石為壇以奉祭祀號曰相公壇公生為黃墩人死為黃墩神祈雨而雨祈晴而晴瘟火疾癘有禱即應黃墩之民受公之庇為不淺矣日牛一日羊一日豕一與夫脯醢之薦莫不時謹故自夏四月秋八月土鼓蓁蓁不絕其聲展敬乞靈于祠下者又百餘社陳奠薦辭何其虔也公之壇與里之社接宇春秋戊祭以公配焉公之功德與勾龍氏相為終始乎曁今數百年而益大故凡謁於



廟者皆願豐碑以識公之始末里人方汝舟實贊成之捐金刻石求記於麟惟公歷事梁陳功業著矣雲仍詵詵以文章登顯位者代不乏人固有能發潛德之幽光以傳不朽而乃屬記於麟其不贅乎益嘗遙於夔衆而僉謀所憑何敢不勉謹按圖經史氏與夫講討村老之傳聞端拜而特書之庶幾後人益加嚴奉永永不懈亦使訪古者併有所攷焉

嘉熙己亥孟秋既望謹記

## 宋宜春縣令追封冀國程公 元白 神道碑

歐陽修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為叅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州宜春縣令為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贈太子太師其為資政殿大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中書令其為宣徽北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兼尚書令其為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定國公徙鎮鎮安又追封冀國公諱元白字某少舉明



經仕不得志退居于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為之子初以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篤德偉望顯于朝廷遂以中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太師中書尚書令位皆一品有國定冀以啟其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嗇于一時而顯于百世蓋夫享于身者有時而止施于後者其耀無窮表于其鄉以勸為善可謂仁人之利博矣惟程氏之先自重黎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于

詩書其後世遠而分至唐定世族而程氏之望分為七中山之程蓋出于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為中山博野人曾祖諱譔祖諱新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人考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唐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大夫宋興天下一於今百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太宗自晉王即皇帝位為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今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為時名臣子孫蕃



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來者遠矣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名公及象明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于此不欲子弟並登科選使其自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困汝退而使人察公無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為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經中第為虔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母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為鄉里所稱而仕宦不求名譽為贛縣尉

七年不代既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于蔡州淳化三年七月甲子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聖十年十一月甲子葬于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璀官至大常博士次曰瑗曰琬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大師也次曰琰國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顓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聲詩孔昭世不絕聞盛于有唐程分為七三祖安鄉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霛洗實昱裔孫



仕于陳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為博野人道德家潛孝悌邦閭不耀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將相文武有國寵章覆其考祖定冀之封實開土宇程世其隆公多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執禦刻銘高原以示來者

謹按碑銘所云中山之程出自靈洗靈洗者即梁將軍忠壯公諱先武城公紀程朱三夫子源流所云程于先世從自新安之篁墩者是也方司徒所見元端諸公墨蹟則明道先生圖章用忠壯公裔四字又可為攷古一據而文獻有足徵云

宋故文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師程公

# 羽世錄

程琳

五代祖秀生二子長即吾之高祖也次儆贈少府少監生公諱羽字冲遠通經書之學擅詞章之業幼舉進士黜于禮部皆侍郎張允知貢舉公每下第輙詣門獻文謝不敏允心媿重之天福中允復知貢舉公遂登一科調鄆州陽穀縣尉秩滿易帥孫公辟觀察支使改華商支使府罷授河中府虞鄉京兆府醴泉成都府新都三縣令選東銓引見于崇政殿太祖以久次有勞特遷秘書省著作郎知興州未逾年權山南府太宗潛淵判開封府太祖妙揀時髦備賓僚之選宰相趙公普凡三進朝臣名不可上意一旦太祖謂趙相曰吾自得之矣昔者縣令授著作郎程羽在何處可召來除判官時與權官賈琰同幕也太宗承乾纂緒升離繼照雲龍胥會千載一時超授給事中權知開封府并門不稟正朔太宗將興問罪之師且以坤維遼服藉人鎮撫非公才不可倚出知益州陛辭面諭曰此行非大事不久當召卿至任幾二載召還授禮部侍郎文明殿學士以宗伯之任選群材時謂得人上益知遇之護從北狩歸感疾甚累拜章求致政不遂所請郊祀恩改兵部侍郎終于位太宗聞訃驚悼曰方將大用贈禮部尚書累贈太子少師生一男希振終於虞部員外郎希振生三男長適終于右班殿直次適終于黃州黃陂縣令次道無祿而卒適生三男長珦見任殿中丞次璠見任贊善大夫次琉未仕道一男瑜汝州龍興令監解州安邑鹽池公以耆艾之德逢熙洽之運寵遇隆重才望烜赫而不登三事弼輔萬幾命矣夫先是公自醴泉移新都屬國都新定川蜀所在盜起入劒門塗梗不可進棄官東歸俄而令下有司有不之任官謫嶺表永不錄敘公即時奔赴交代以親老有退之志端居醴泉私第晨夕潔養怡素爲樂無何鎮將使酒凌公公慷慨發憤受代詣闕遂遇太宗拔擢登朔王府斯亦命歟平生所著文稿未嘗編緝門戶零替嫡嗣淪亡僅爾收散落殆盡前歲從弟珦寄公五七言詩一軸廿六首云偶得於他所吾因略敘夫宗派世家附于貽範集云

大宋勑賜故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鎭安軍
節度陳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
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軍州事
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四百戶食實
封二千一百戶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謚文
簡程公琳神道碑　歐陽脩

惟文簡公旣薨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勳皆第二請得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



予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卽賜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太中祥符四年服勤辭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郞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郞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召還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卽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脩眞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追脩太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脩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郞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卽位命公迓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



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啟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卽救止終宴民

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
曰豈有是哉監軍悍戾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
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
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
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
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
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
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
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

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
天子思其治名爲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
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
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
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
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它官
怒言陛下雖有所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
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
以本官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公益自信不疑宰相

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
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
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
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
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意解而後
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
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
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
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

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
市恩公爲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
視之還直公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
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
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
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
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
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
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

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陜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勝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乎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數出兵夏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



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願安一郡爾不足以自効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月七日巳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日文簡以嘉祐二年二月十八日葬河南府伊闕縣神陰鄉張留里明年祫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封戸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

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日嗣隆太常博士嗣解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爲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



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爲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日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聞充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日噫歟予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燗其文惟此勞臣實予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

厥休戚躬有請未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
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自撰墓誌　　程太中公

程姓珦名伯溫字姓源世系詳于家牒故不復書曾王父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諱羽曾王母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王父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王母高密縣君崔氏考贈司空諱遹妣追封趙國太夫人張氏冀國太夫人張氏予性質顓蒙學術黯淺不能自奮以嗣先世天聖中仁宗皇帝念及祖



宗舊臣例錄子孫一人補郊社齋郎歷黃州黃陂吉州廬陵三縣尉潤州觀察支使由按察官論薦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冀州徐州沛縣監在京西染院知鳳磁漢三州事熙寧中厭於職事丐就閑局得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遂請致仕官自大理寺丞十三遷至大中大夫勳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永年縣開國伯食邑戶九百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長女封壽安縣君先三十八年卒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顥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卒次頤今為通直郎次韓奴蠻奴皆夭女四人長婆嬌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馮兒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孫男五人長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監西京酒次端中治進士業次端輔早亡次端本治進士業次端彥郊社齋郎孫女八人長適宣義郎李偲次適假承務郎朱純之次適安定席彥正次未嫁而卒次為李偲繼室次適清河張敷次幼亡曾孫男六人昂昇昺易旻舉曾孫女一人元祐五年庚午春正月十三日己卯以疾終于正寢先居



儀室既得疾命遷正寢享年八十五越二月孟夏庚戌塟於伊川先塋之次上谷郡君祔焉予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勳勞可以報國無興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謫為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賢製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辭溢美徒累不德爾只用此文刻於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為有知也先公太中年七十則自為墓誌及書戒命於後後十五年終壽子孫奉命不敢違惟就其闕處加所遷官爵晚生諸孫及享年之數終葬時日而已碩德懿行宜傳後世者皆莫敢誌著之家牒孤頤泣血書

婺源茶院朱氏世譜後序　朱文公

熹聞之先君子太史吏部府君曰吾家先世居歙州歙縣之黃墩相傳望出吳郡秋祭率用魚鱉唐天祐中陶雅爲歙州刺史初克婺源乃命吾祖領兵三千戍之是爲制置茶院府君卒葬連同子孫因家焉生三子仕南唐補常侍丞之號其後亦有散居他郡者熹按今連同別有朱氏舊不通譜近年乃有自言爲茶院昆弟之後者猶有南唐補牒亦當時鎮戍將校也蓋其是非不可考矣先吏部於茶院爲八世孫宣



和中始官建之政和而葬承事府君於其邑遂爲建人于今六十年而熹抱孫焉則居閩五世矣淳熙丙申熹還故里將展連同之墓則與方夫人十五公馮夫人之墓皆已失之因亟詢訪得連同兆域所在乃率族人言於有司而後得之其文據藏於家副在族弟然而三墓者則遂不可復見癸卯五月辛卯因閱舊譜感世次之易遠骨肉之易疏而墳墓之不易保也乃更爲序次定爲婺源茶院朱氏世譜而併書其後如此仍錄一通以示族人十一世以下來者未艾徽建二族自今每歲當收名數更相告語而附益之庶千里之外兩書如一傳之永遠有以不忘宗族之誼至於蘆村府君其墓益遠居故里者尤當以時相率展省更力求訪三墓所在而表識之以塞子孫之責而熹之曾大父王橋府君無他子其墓在故里者恃有薄田於其下得以奉守不廢當質諸有司以爲祭田使後之子孫雖貧無得鬻云九世孫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熹序

先君森行狀　朱獻靖公



公諱森字良材姓朱氏世家歙州之黃墩七世祖天祐中以陶雅之命總卒三千戍婺源邑民賴以安因家焉曾祖甫祖振父絢皆不仕公少務學科舉既廢不復事進取既冠而孤他日歲時子姓爲壽舉先訓戒飭諸子諄諄以忠孝和友爲本且曰吾家業儒積德五世後當有顯者當勉勵謹飭以無墜先世之業已而鳴咽流涕以奉養日短爲終身之憂胸中冲澹視世之榮利泊然若不足以干其心者家人生產未嘗掛齒子松遊鄉校時時小得失無所欣戚家既素

單久而益念或勸事生業曰外物浮雲爾無庸有為也使子賢雖不業於我足不然適重為後日驕縱之資爾獨見松從賢師友游則喜見言色其篤於道義而鄙外浮榮蓋天資云晚讀內典深解義諦時府為歌詩恍然有超世之志與人交無賢否皆得其懽心然胸中白黑了然人莫能名其為通與介也以某年月日卒於建州政和之官舍享年若干娶程氏三男松舉進士廸功郎初尉則政和也次檉次槔二女未適人將以某年月日寓葬于政和護國院之側謹狀



右先大父贈承事郎府君行狀先君太史吏部贈通議大夫君所撰也當時既以請銘於政和主簿盧君點未及磨石而葬盡遐文書散逸於今僅存半葉不可復刻矣熹竊惟念吾家自從入閩而府君始葬於此不可使後之子孫不知其時世歲月與其所以積德垂慶開祐後人之深意敬立石表刻狀下方樹于墓左先世墳廬在婺源者及祖妣孺人以下別葬所在亦具刻于碑陰使來者有考焉盧君字師于老儒博學清謹有聲行定宅者弋陽金生字希然亦嘗術士頗通方外之學姓字皆見先集云慶元五年十有二月甲子孝孫朝奉大夫致仕熹謹記

宋史館吏部贈通議大夫朱公松神道碑

周益公

祖宗時擇儒學為館職自館職擇侍從由侍從擇輔相所謂儒學者明仁義禮樂通古今治亂其議論可與謀慮大事決疑定策文章特一事耳治平中歐陽文忠公在政府奏疏邛此尋命宰執各薦士其效見於元祐之際高宗方內修外攘著置秘書省以儲人才他有司治事日不暇給獨館職涵養從容要路闕必由此選國朝盛舉乃復見之新安朱公蓋其一也公諱松字喬年世家婺源曾祖振妣汪氏祖絢妣汪氏父森常曰吾家五世積德業儒當有顯者後贈承事郎妣孺人程氏公生以紹聖四年兒時出語驚人



未冠力學繇郡庠貢京師文體清新恥於蹈襲政和八年上舍登第以廸功郎調建州政和尉丁父憂服除再調南劍州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詩名聞四方他文涸涵流轉惟意所適然謂於道為遠益取經子史傳考其興衰治亂從應時合變見之事業又因師友浦城蕭顗子莊劔浦羅從彥仲素而得龜山楊文靖公河洛學問之要夲夲服膺每疑下慾害道取佩韋之說名齋自警在尤溪聞靖康北狩大慟幾絕自是奔走卑冗假祿養親無仕進意紹興初監察御史

故世將撫諭入閩公袖書告之曰今不自荆襄起與
元結夏人控引五路東嚮爭中原則當幸金陵固守
荆淮柰何局促一方徒費日月竟將何爲世將奇其
才歸薦于朝會前執政謝公克家守泉南亦露章薦
公學問不宜滯管庫遂召試館職策問中興難易公
乞順人心任賢才正綱紀累數千言辨論精博高宗
嘉賞除秘書省正字四年二月循左從政郎趙忠簡
公以元樞都督諸路軍馬約公入幕公以親疾辭尋
丁母憂七年服闋上已進都金陵九月再召對公勸



上抗志高明垂精延訪求經遠持久計遂言中興之
君惟光武身濟大業可以爲法元帝肅宗志趣卑近
宜以爲戒上明日對輔臣稱善且謂光武無可議肅
宗雖優於元帝然觖人子之行於其終爲可恨也特
改左宣教郎除校書郎是時呂祉代劉光世統軍淮
西酈瓊擁衆叛去廟論欲斂兩淮戍兵衛行都公率
同列疏言不可亦會虜疑劉豫得叛兵不可制執而
廢之當路不能乘機會乃亟還臨安八年三月遷著
作佐郎御史中丞常同薦公可任大事四月復賜對

公言國論不過兩端進取者失之疎玩惕者失之媮
惟自治觀釁爲上策願陛下並進忠賢脩明紀律革
姑息振國勢虜不足平也上悅擢尚書度支員外郎
兼史館校勘刊脩綦卞所改哲宗實錄公用力爲多
歷司勳及吏部員外郎史職如故實錄成遷左奉議
郎磨勘轉承議郎趙忠簡公罷相秦忠獻公當國決
意講和公與史官胡珵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合奏陛
下以梓宮母兄天屬未歸不憚屈已和戎曾不思項
羽置太公俎上邀高祖高祖知其詐日夜思所以感



羽者彼兵疲勢窮太公自歸此今日龜鑑也秦方惡
公異議參知政事李莊簡公又力援公虜使再至
許歸河南地公請用漢制命廷臣雜議又言二三大
將擁重兵將有尾大之患請復武舉儲將帥選驍勇
補周衞擇守帥壯藩維興太學明大倫以倡節義規
模大率類此秦滋不樂諷言者論公懷異自賢出知
饒州十年春也未上請主管台州崇道觀和議俄變
秦蒼黄不知所措有郎官代作自解之奏曰伊尹告
成湯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臣前贊議和今請伐虜是

皆主善爲師如其不濟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當遵
孔聖之訓泰大喜擢郎官爲右史而不暇問所引皆
訣也是時秘書省寓法慧寺大書于門云周任爲孔
聖太甲作成湯泰大怒疑出於館職相繼汰去而引
用其黨公遂不可出矣祠滿再任命下而卒十三年
三月辛亥也享年四十有七公性孝友於朋友重然
諾不以死生窮達易其志誘進後學揚人之善凡邪
佞嵬瑣鄙而遠之没一甲子秦熺異時名士抑遏竄
逐者悉起爲大官獨公無年識者惜之其將終也手



書與所善胡憲原仲劉勉之致中劉子翬彥冲屬其
子熹使往受業其後遂以學高文推重當世今上
開其名以待制侍講禁中累贈公通議大夫初公卒
之明年葬建寧府崇安縣五夫里西塔山勢頗卑下
乃卜慶元某年某月某日還葬武夷鄉上梅里寂歷
山中峰僧舍之北公嘗賦詩有鄉關落日蒼茫外尊
酒寒花寂歷中之句茲其讖乎待制以某先太師與
公爲同年進士故來請銘公娶同郡祝氏處士確之
女贈碩人事姑孝謹待內外姻親和順得其懽心後

公二十七年卒別葬建陽縣崇泰里後山鋪東寒泉
塢一男熹也女嫁瀏陽丞劉子翔早世孫男三長塾
已亡次埜將仕郎次在丞務郎女三人脩職郎劉學
古廸功郎黃幹進士范元裕其婿也曾孫男五人鉅
鈞鑑鐸銍女九人長適文林郎趙師夏餘未行公平
生所爲文有韋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外集十卷藏于
家吏部侍郎徐度自言少多與前輩游迨識公及張
戒定夫始得爲文之法欲爲公集序未及成而文士
傅自得實爲之謂公詩高潔幽遠其文温婉典裁非



溢美也公母弟槔亦負軼才不肯俯仰於世有詩數
十篇高遠近道號玉瀾集云銘曰

信道惟人窮理以書合而一之乃曰通儒表表朱公
邁往于初師友淵源名實允孚蘭臺史觀卿材是儲
有昌其言有宏厥模人雖我抑豈無後圖高皇更化
羣賢畢趨公則逝矣齋志弗舒幸哉有子播穫菑畬
追爵黃散肇營新墟揭以銘章永鎮龜趺

尚書吏部員外郎朱君孺人祝氏壙誌

朱文公

先妣孺人祝氏徽州歙縣人其先爲州大姓父諱確始業儒有高行娶同郡俞氏以元符三年七月庚午生孺人性仁厚端淑年十有八歸于我先君諱松字喬年姑朱氏逮事舅姑孝謹篤至有人所難能者以先君校中秘書賜今號及先君卒熹年才十有四孺人辛勤撫敎俾知所向不幸旣長而愚不適世用貧病困戚人所不堪而孺人處之怡然乾道五年九月戊午卒年七十生三男伯仲皆夭熹其季也嘗爲左廸功郎差充樞密院編修官一女適右廸功郎長汀縣主簿劉子翔孫男埜埜在女巽兌皆幼熈明年正月癸酉葬于建寧府建陽縣後山天湖之陽東北距先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不孝子熹號慕隕絕敢竊記壙中如此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 程朱闕里志卷之四

明 古歙後學 趙滂編

同邑後學 鮑應鰲纂次

洪世俊
汪元功
畢懋良
方道通
畢懋康參閱
鮑觀光
汪自霑
程鳴瑞
趙有成
趙濬
曹應鶴同校



## 實錄志

實錄者錄三夫子始末道德行藏之實也旣表之以年而又備載其狀誌諸文事跡彰彰可攷矣所謂讀其書而知其人論世之實於是乎在百世之下聞其

風者寧無興起之思乎哉作實錄志第四

年表

大儒輩出是鍾間氣天不虛生德與歲至朝乾夕惕日孜月異夷考當年尚論其世

明道先生年譜

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　月　日先生生 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日喬伯為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為氏東晉永嘉初諱元譚者持節守新安有惠政及代民請留詔許之賜第歙之篁墩因家焉十二傳至梁將軍忠壯公靈洗當梁侯景之亂捍州里賴以保全觀佐陳高祖定天下配享太廟鄉人義而祀之其後有唐六合令大辯遷中山博野又再遷為先生高祖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京師居再世曾祖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祖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父珦大中大夫母封壽安縣君侯氏曾祖而下塋河南遂為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未能言叔祖母任氏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



七年戊寅 先生七歲

八年己卯 先生八歲

九年庚辰 先生九歲

慶曆元年辛巳 先生十歲能詩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許其志操

二年壬午 先生十一歲

三年癸未 先生十二歲時居庠序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是為彭夫人封仁和縣君

四年甲申 先生十三歲

五年乙酉 先生十四歲

六年丙戌 先生十五歲與弟頤正叔受業于汝南周茂叔先生 大中公知虔州興國縣事嘗假倅南安軍茂叔時為獄掾不為守所知大中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為學知道者因與為友乃遣二子從游自是先生遂厭舉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七年丁亥 先生十六歲

八年戊子 先生十七歲

九年己丑 先生十八歲

十年庚寅 先生十九歲

十一年辛卯 先生二十歲

十二年壬辰 先生廿一歲

十三年癸巳 先生廿二歲

十四年甲午 先生廿三歲

嘉祐元年丙申與正叔寓京師 時關中張子厚載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

者甚衆一夕二先生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兩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初予厚因范希文勸讀中庸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竟無所得至是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按此年以前無可考門人劉立之說曰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莫不造門謁交當是宋制每年貢士先生常往來京師

二年丁酉年二十六舉進士及第是科歐陽脩知貢舉仁宗御殿親試先生與張載朱光庭曾鞏蘇軾蘇轍同登第乙科則呂大鈞與焉先是貢士張吳二人以殿試黜積忿降元昊生事邊疆朝廷因其家屬未幾復出之自是殿試士無不登第者

三年戊戌調京兆府鄠縣主簿先生初至令以年少易之鄠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錢兄之子訴曰父藏也令以無證佐難決先生曰此易辨耳問其人爾父藏幾何時矣



曰四十年彼借居幾何時曰二十年即取錢視之謂訴者曰今官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有稅官以賄聞而怙力文身衆皆憚之監司州縣莫敢發獨心懼先生揚言曰外人謂我盜官錢新主簿且發之吾勢窮必殺人先生笑曰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救死不暇安能殺人稅官嘿無以對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之敢禁先生戒寺僧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卒皆狼狽獨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問其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其所欲

八年癸卯調爲江寧府上元縣主簿先生居鄠縣再期以避親再調

上元邑多美田近府貴富家厚價薄稅告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田稅大均其始富者不願多爲提言既而莫不服者會令缺先生攝邑事邑訟稱煩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盛夏堤大決法當言之府轉聞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須月餘乃興作先生曰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即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饑且病矣先生自漕司給米貯營中至則與食自是生全者大半常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至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遺詔不可違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止二日耳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龍池有蜥蜴五色而文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云一龍飛空而



去遂嚴奉爲神先生捕而脯之衆疑始解初至時見持竿道傍以粘飛鳥者取其竿折之令勿爲自是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其不嚴而令行大率類此

英宗治平四年丁未年三十六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必告之孝弟忠信事父兄長上之道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鄉民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强盜及鬬死者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先生質其驗乃出懷中書稱張三翁先生問張時四十安得稱翁叟駭謝邑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

就羅則價高先生擇富民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費大省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助民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秩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果然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晉俗尚焚屍先生禁止之先生去後郡官有以遂遠行之者愚俗祝效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憾之先生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

熙寧二年巳酉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時年三十八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諮訪比二三見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久日官報午正先生求退出庭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詞辨獨以誠意感動人王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爲首所上章疏稱于弟不得竊見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仁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神宗曰朕未之見也先生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不敢朕不致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援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嘆賞以爲得御史體時王安石方相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神宗嘗稱介甫之學對曰安石學不是神宗愕然問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如是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及此數月



之間章數十上如論君道論王霸論養賢諸儒學按尊師儒取士論十事諸劄子多所嘉納其尤極論者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責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判民希寵不加黜責諸事安石與先生道雖不同而心服先生忠信嘗論事不合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捕風安石亦不怒及置條例司遣人使于四方先生在遺中會盛暑與安石對語安石子秀因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安石曰新法數爲人沮乃與程君議秀箕踞以坐大言曰衰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安石曰見悞矣先生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于弟不可頭姑退秀不樂去自此與先生不合時方行青苗法有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與者迎合安石入奏請民皆歡呼感德先生與右正言李常論廣淵揞克迎合以困百姓不聽先生又正疏乞留張載按獄浙東不聽神宗問張載邢恕之學曰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遊

三年庚戌夏四月巳卯出爲京西路提點刑獄疏辭

不拜是時侍從臺諫多以言新法不便外補而司馬光辭樞密不拜韓琦請解安撫領鄆貶知審官院孫覺知廣德軍于是先生上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使青苗錢利息及汰知提舉官未崇施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議舉劾不奉行之官中外物情愈致驚駭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伏乞檢會臣亦上言施行幸甚不報又上疏言大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四方人心日益摧勤臣奉職不肖望早賜降責神宗令指中書議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先生以言不行懇求外補會張戩李常王子韶亦以不合乞罷各罷補州縣安石素敬先生忠信但出爲京西提刑先生疏辭曰臣學陋識疏徒有搽日之心會徵閏天之力逝巳抗章自劾屏居俟

命豈意刑書未正恩典過頒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臺諫之任綱紀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弛廢臣雖無狀敢以死請投諸荒服實所甘分從之先生出而臺諫一空○張載按淅東獄成還朝會弟戩以言得罪乃謁告西歸居終南山下會問先生以定性之學有答書見第二卷

壬午改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時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任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權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

四年辛亥先生居鎮寧是年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埽決先生方教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于河橋先生謂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



塞亦爲之請公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耳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以爲至誠所致十二月朝廷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決口鎮寧河清卒于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于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懽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乃揚言于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于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

五年壬子先生自鎮寧罷歸是年十二月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奉親得罷歸

六年癸丑先生家居時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先生家居不補久之

七年甲寅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尋改太常丞時薦者言其年勞應敕乞還職故有是改然先生仍家居不赴

八年乙卯差知扶溝縣事時年四十四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是歲十月甚



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

九年丙辰十月同平章事吳充薦先生不報時安石罷相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充與安石連姻而心不善安石所爲欲有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薦頌又薦孫覺李常及先生光自洛貽書充不能用

元豐二年己未召判武學未至報罷仍令扶溝時年四十八時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李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兼包豈悉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如頤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已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

子之體兼所除武學亦未爲任官要津而小人蔪蔪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指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敎化爲先雖若稍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産專以脅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窮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縣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延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良善之民俾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重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敎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請發粟貸之鄰郡



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鄉邑而令逮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王謂扶溝盡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逮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貴爲之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以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今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寃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經以官制得收除奉議郎仍知扶溝朝延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劵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收稅作租不復加蓋及聽貧易如私田民既惓于追呼又得

不加賦乃皆願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撰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其速數日而事集先是鄰邑民犯盜繫扶溝獄而逸先生坐是以特旨左調邑人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〇按范祖禹曰先生以親老求爲閑官居鄉殆十年與伊川先生講學于家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養志賙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遠千里而至按此則當是己未以後家居至乙丑邇前此自鎮寧歸癸丑甲寅乙卯三歲共近十年言十年者舉成數也

元豐八年乙丑夏五月召爲宗正寺丞時哲宗嗣位朝政方新賢



德登進先生雖小官特爲時望所屬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故有是召先生以疾不行

六月丁丑先生卒太師文彥博題其墓曰大宋明道

先生程君伯淳之墓伊川先生行狀畧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已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知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先生進將覺

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爲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發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導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又敘墓表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慭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湮明道之名亘萬古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

朱光庭曰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與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

范祖禹曰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眞學者之師也

游酢曰先生平日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少長親闊藹之如傳又氣衆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莅役雖祁寒烈日不權褻不御蓋將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先生部小人使不罷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養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久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

伊川先生年譜

宋仁宗明道二年癸酉 月 日先生生 先生名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

慶曆六年丙戌先生年十四與明道同受業於周茂叔先生

皇祐二年庚寅年十八上書闕下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 上書畧見第一卷

四年癸巳始遊太學 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師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

嘉祐四年己亥年二十七舉進士廷試報罷 先生自是不復應試大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按是年以前當是應舉往來京師曾與橫渠論易見明道年譜

英宗治平 年 時呂申公公著判太學命衆博士郎先生之居敦請爲太學正先生固辭呂公卽命駕過之

治平三年丙午 是年九月呂申公知蔡州將行上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寔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



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

熙寧二年己酉 是年明道爲御史屢薦先生不報

神宗元豐八年乙丑先生年五十三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義于朝 是歲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同薦先生疏云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諫官朱光庭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質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有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啟道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論祖宗時起陳摶种放高蹈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摶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摶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眞得聖人之傳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言至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正學之初若俾眞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再辭尊召赴闕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 先生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三月先生應召至京師 是時王巖叟奏

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至君子之純粹
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
之頤趣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向
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施
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
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
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
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爲朝廷出矣

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再辭不獲仍受西京國子

教授先生辭免狀畧云臣草萊之人旣蒙賜召禮合
見君先受恩命義理未安況祖宗朝布衣被召
者故事具存伏望聖慈令臣入見王巖叟奏云臣
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
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
區區之誠而有以爲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
試以一言問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
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



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
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爲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
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
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
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
西監之命且上奏欲再上殿進劄子三道且云若
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時劉忠肅
某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
非不報旣
而命下

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
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
輔導少主不宜疏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
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

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

制先生所定條例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
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

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
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
任勵行檢以厚風俗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
如是者亦數十條時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取
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
舊因是極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
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祀生靈長久之計
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
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
聖德今聞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旣少又自四月
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
意乞俟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
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一人侍上肄業且以邇英
迫暑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
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
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
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
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



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
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

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再辭不受先生引前說
且言入談道
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冬至百官表賀時神宗
之喪未除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
慰從
之

二年丁卯先生年五十五是年三月神宗服除有司
以故事將開樂致宴先生
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也今
特設宴是喜之也不可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
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
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
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
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
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
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

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諛已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技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恕乎因言人君當推已欲惡知小民饑寒稼穡艱難明宗年六十餘即位猶書田家詩二首于殿壁其詩云云又講君祭先飯處因說古人飯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夫爲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爲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又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罷文義乃復言日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

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嘆服而哲宗亦嘗首肯之講退范堯夫日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日只爲不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却無許多也不知者或請其委曲已甚先生日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郎日就醫官問起居然人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解上雖斷以必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日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執爲得失先生日潞公四朝大臣事功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日有是乎上日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日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日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覺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問之日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因進言日臣講書見內臣賜却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居億兆之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此皆是左右近習輩養成



之不可不戒嘗觀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爲始月蒸餅爲炊餅皆此類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次日孫莘老講論語讀子畏於匡爲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正是甚義理每講一書有以開導人主處必懇懇言之始初內臣宮嬪皆携筆在後抄錄後來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之嘗聞後范以全製木桶問之日崇慶宮物也先生日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嘗空之諸公知之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曆于先生云某起自草來無前任曆于遂令戶部自爲出券曆戶部只欲與折支諸公云理會節閤尚請見錢豈有經筵官只請折支又檢例已無崇政殿說書多時戶部送定已前未請者只與折支自後爲始支見錢又不爲妻求邑封嘗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及太后太妃趙范更問備辦因問先生先生云某家無命婦二公愕然問何不敍封先生日某當時起自草來三辭不獲然後受命豈有今

日乃爲妻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召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日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退相與歎日眞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能文章者疾之與其黨類巧爲詆謗內翰蘇軾奏狀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會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先生言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有賀赦才了却往吊喪坐客有難之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吊喪於禮無害軾日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一日先生奉命主溫公喪軾周視無開禮乃日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日軾聞居喪未瑩讀喪禮大中康寧何爲讀喪禮乎先生不答鄒志先聞之日伊川之母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國忌行香先生令供素饌軾詰之日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日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

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黄輩食肉皆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並具蔬饌然以麤糲遂輸爲食會皆用肉食矣先生以食肉爲非是議爲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淳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子瞻以鄙語戲先生門人朱公掞輩銜之是後蔬饌亦不行蓋當是時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于先生進退人才子瞻兄弟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又朝廷欲以游酢爲正言蘓右丞沮止毁及先生宰相蘓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須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横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按舊實錄文仲傳載呂申公



之言曰文仲爲蘓軾所誘脅其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抗直稱然惷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亦不爲無據新錄皆删之失其實矣

八月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 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説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稀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於聖明臣雖孤老在外無所憾矣

某月先生再疏乞歸不報 先生既就職再上奏曰臣本布衣因説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不報

三年戊辰先生年五十六再乞致仕不報 是歲先生又乞歸田里不報乃乞致仕亦不報再上狀畧云歴觀簡册自古母后臨朝未有能爲如此之事者豈止聳動一時足以輝光千古臣既遭遇如此宜有令德重望爲朝廷光而乃德義不修誠意不至上不能取信人主下不能鎭服浮議遂致詆毁潛加罪纍陰積招延未幾斥逐隨至使陛下高古之盛美翻爲



天下所譏議古之君子用之則其君尊榮今臣之進乃爲聖明之累則臣之罪大矣是以累上封章願歸田里臣若得去則天下後世當謂陛下前日招延雖不得獲上有道明哲保身之士猶不失行已有聖進退顧義之人則朝廷之舉未爲大過二三大臣之薦未爲甚欺故臣之累請不止自爲亦所以爲朝廷也竟不報

五年庚午正月丁大中公憂去官

七年壬申三月除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 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先生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恐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先生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蘓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先生竟爲蜀黨所擠又適蘓轍執政才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説故不復得召先生再辭免

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

五月改授左通直郎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未拜以疾乞尋醫

紹聖元年甲戌哲宗初親政授前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專主敎導再辭不就先生再辭狀末云臣誠微賤然臣之言本諸聖賢之訓臣之進退守儒者進退之道雖朝廷不見省察臣恐天下後世有譏其言思其義而以進退儒者之道議朝廷也故臣區區愛君之意不能自已尚冀微誠感格聖心竟不就職

紹聖四年丁丑十一月送涪州編管時年六十五先是先生以黨論放歸田里是歲哲宗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先生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竄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卽日追遣先生欲入內别叔毋清臣不許明日仍贐以銀百兩先生不受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先生赴涪渡漢江中流颶風作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

元符二年己卯正月易傳成

三年庚辰徽宗卽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任還洛



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畏爲守待之甚厚先生曰某罪戾之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時事雖變某安敢變○又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卽不須學也

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卽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决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吾所欲耳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

前此未嘗致仕疑西監供職不久卽嘗致仕也未詳

崇寧二年癸未四月用言者追毁文字是年四月言者希蔡京意論其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毁朝政於是有旨追毁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范致虛又言程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先生于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五年丙戌年七十四是歲正月彗出西方又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先生得復宣義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詳味卽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不能無失也

大觀元年丁亥九月庚午先生卒于家年七十五

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先生瞑目而臥忠孝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没先生將屬纊時顧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適子端彦也語絶而没既除喪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侯師聖不可昂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敢容私明道先大中而卒繼大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彦而何議始定或乃謂師聖曰明道既死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況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況立廟自伊川始乎

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寛猛合宜莊重有體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大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



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頤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之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卑則鹽易泄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司馬公大變熙豊復祖宗之舊伊川曰設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 晦菴先生年譜

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甲寅朱子生于延平尤溪之寓舍 朱子先世居歙州之黃墩唐天祐中遂祖瓌以刺史陶雅命領兵三千戍婺源因家邑之萬安鄉松巖里七傳至韋齋先生松當宣和末尉建之政和丁外艱時方厭亂雖道梗且貧不能歸遂葬其親于政和護國寺之側自後往來僑寓建劍二州是歲館于鄭氏而朱子生焉○按甲寅乃是月十五日相傳朱子生時婺源故宅井中有紫氣見

紹興元年辛亥 朱子二歲

二年壬子 朱子三歲

三年癸丑 朱子四歲○嘗指日問於韋齋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韋齋奇之○按行狀云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與此所記不同然當是一事其日能言必三四歲時也



四年甲寅 朱子五歲 始入小學 韋齋與內弟程復亨書云媳婦生男名五二今五歲上學矣○按朱子小名沈郎小字季延此云五二蓋以行稱耳

五年乙卯 朱子六歲

六年丙辰 朱子七歲

七年丁巳 朱子八歲 通孝經大義 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閒從羣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視

八年戊午 朱子九歲

九年己未朱子十歲 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 按語錄云十數歲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

十年庚申朱子十一歲 春韋齋出知饒州旋請祠 朱子傳學於家庭 初韋齋師豫章羅仲素先生與延平李先生爲同門友聞龜山楊文靖公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其齋以自警飭朱子之學固有自來矣

十一年辛酉朱子十二歲

十二年壬戌朱子十三歲



十三年癸亥朱子十四歲 三月辛亥丁韋齋憂 韋齋卒于建之水南享年四十七 稟學于胡籍溪劉草堂劉屏山三君子之門 先是韋齋疾革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公子羽而訣于籍溪胡憲原仲白水劉勉之致中少傅之弟子翬彥冲且顧謂朱子曰此三人者吾友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韋齋歿少傅爲築室於其里第之傍朱子遂奉母夫人遷而居焉乃遵遺訓稟學于三君子之門三君子撫教如子姪而白水劉公以其息女女焉然不數年二劉公相繼下世獨籍溪胡公最久○朱子作屏山墓表有云先生病時某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汝尚勉之又命字祝詞有云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又云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言而思毖動而思躓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其期望之意如此朱子晚歲猶書門符日佩韋遵考訓晦木謹師傳蓋識父師之傳誨也草堂墓表有云初在太學劼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而抄誦之聞涪陵譙天授嘗從程子遊兼邃易學即往拜焉盡得其學之本末遂棄錄牒而歸過南都見元城劉公還毗陵見龜山楊公皆請業焉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踐履日以篤籍溪行狀有云先生從胡文定公學始聞河南程氏之說又嘗受學于譙公其言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於是喟然嘆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也耶由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文定稱其有隱君子之操朱子所得於三君子者大畧如此

十四年甲子朱子十五歲 葬韋齋于西塔山 在崇安縣五夫里其後改葬于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峰之原○按朱子皇考遷墓記云乾道六年七月遷于里之白水鵝子峰下行狀又云慶元某年某月遷于寂歷山豈韋齋之墓嘗再遷歟然行狀成於慶元五年止云初藏地勢卑濕不著白水之遷又不載寂歷的遷年月者竊意當乾道間墓記雖成不果于遷其後始卜遷寂歷耳但明年庚申朱子歿矣不知寂歷之遷果在何歲也



十五年乙丑朱子十六歲 ○按語錄云某年十五六時見呂與叔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一段解得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

十六年丙寅朱子十七歲 ○按語錄云某年十六七時喫了多少辛苦讀書

十七年丁卯朱子十八歲 秋請建州鄉舉 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篇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按語錄云某年十七八讀中庸大學每早起須誦十遍

十八年戊辰朱子十九歲春登進士第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人○按
語錄云某少年時做得十五六篇義後來只如此
發舉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
如此或問先生省試報罷時如何曰某是時已自
斷定若不過省定不復應舉矣又云某年十五六
亦嘗留心于禪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
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
說試官為某說
動了遂得舉　夏准敕賜同進士出身

十九年己巳朱子二十歲○按語錄云從十七八歲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理會更
不通透二十歲後方知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
又云自十五六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
沒要緊不難理會又云二十歲前得上蔡語錄觀
之初用硃筆畫出合處再觀用粉筆三觀用墨筆
數過之後全與元看時不同矣又云二十歲前已
看得書大意如此又敢會南豐帖云某年二十許
時便喜讀南豐先生
之文而竊慕效之

二十年庚午朱子二十一歲春始歸婺源省丘墓宗族按虞
學士集作復田記略云韋齋之仕于閩嘗質其先
田百畝以為資同邑張敦頤教授于歙請為贖之
韋齋沒敦頤以書慰朱子於喪次而歸田焉至是
朱子省墓婺源以租入充祭祀省掃之用○時董
琦侍朱子於一鄉人之坐酒酣坐客以次歌誦朱子
得歌離騷經一章音吐鴻暢坐客竦然○有帖與
內弟程洵論詩且日學者所患亦不在此學者之
要務反求諸己而已語孟二書精之熟之求所以
見聖賢用意處佩服而力持之可也○按語錄云
縣有五通廟最靈怪某初還或勸謁之不往是夜
會飲灰酒遂動臟腑次日又偶有蛇在階旁衆以
為不謁廟之故因告以某幸歸此去祖墓甚近若
能為禍福請即葬某於祖墓之
旁甚便其特立之操亦可見矣



二十一年辛未朱子二十二歲春銓試中等○夏告授左
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二十二年壬申朱子二十三歲

二十三年癸酉朱子二十四歲夏始受學于延平李先生
之門李先生愿中受學于羅公仲素龜山倡道東南從遊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羅
公一人而已李先生實得其傳同門皆以為不及
然樂道不仕人罕知之沙縣鄧迪天啟嘗曰愿中
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韋齋深以為知言朱子少
耳熟焉至是將赴同安故往見之○初朱子學靡
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亦既有年及見
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端之非盡能掊擊其失由
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
統之傳始有所歸矣○朱子嘗言初師屏山籍溪
日見於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又云自見李先生
為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於釋老之說皆非
又云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李先生曰公恁
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卻理會不下
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
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
耳又云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始見李先生告之
學禪李先生但曰不是再三質問則曰且看聖賢
言語某遂將一所謂禪權倚閣起取聖賢書讀之
來讀去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
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又云李先生
令去聖經中求義理某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
信前日諸人之誤又云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易
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是最
切要處舉以問李先生李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
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
說得此語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
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

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又云此人極頴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絡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則非矣○按已上數條蓋非一時語以其歲月無考因聯書之

秋七月壬寅之同安任丁酉子塾生

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廨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以令中几簿所當爲者大書揭之楣間職兼學事身率諸生規矩甚嚴厲以誠敬間以義理初士子尚循故態食已則去朱子爲文勸論之以爲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豈愛日之意哉蓋今日之學者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故苟足以應有司之求則至於惰遊而不知反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矣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諸君苟思於科舉之外而知所以爲學則將有欲已而不能者因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得許生升而愛敬之有柯翰者宗之居教授常百餘人行峻不爲苟合遂請爲學職衆豈有所嚴憚不敢爲非又以爲區區防之於法制之末而理義不足以悅其心則亦無以使之知所趣而興於行乃增修講問之法使職事諸生相與漸摩理義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學者舍然從之以至學殿講坐齋舍悉加整葺云○按七月下先紀壬寅次丁酉則壬寅二字必有一字誤

二十四年甲戌　朱子二十五歲　七月子埜生

二十五年乙亥　朱子二十六歲　正月

請于帥府盡模府中所有書以歸建經史閣以藏之而爲之守視出內暴凉之禁戒又計簡故匱治平中所藏書得尚可讀者二百餘卷悉上于閣學者得以覽觀焉○立故丞相蘓公頌祠以學術名節爲可師也○縣學釋奠舊闕止以人吏行事朱子至求政和五禮新儀印本於縣無之乃取周禮儀禮唐開元禮紹興祀令更相參考畫成禮圖訓釋辨明纖悉畢備執事學生得以日夕觀覽臨事無舛○朱子常病州縣之間士大夫庶民之家行禮爲難因考釋奠儀著論以爲宜取政和禮凡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別加纂錄號曰禮畧刊印而頒之州縣州縣刊印而頒之民間擇士之篤厚好禮者誦其說習其容州縣各爲若干人廩之於學使行禮者有攷焉其祭器祭服皆給一爲式使州縣倣而備之禮書之未備則更加攷正而皆爲之圖與書並頒而藏之其拳拳於禮如此○按語錄云在同安夜聞鐘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

二十六年丙子　朱子二十七歲　七月考滿代者不至

按語錄云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客邸借得孟子一冊子細讀方尋得本意

冬奉檄走旁郡

因送老幼東歸

二十七年丁丑　朱子二十八歲　春返同安

館于陳氏○六月作畏壘庵記

冬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

其去也士思其教民懷其惠相與立祠于學

二十八年戊寅　朱子二十九歲　正月見李先生于延平○

十一月以養親丐祠十二月差監潭州南嶽廟歸自同安彌樂道其於仕進泊如也

二十九年己卯朱子三十歲○三月作謝上蔡語錄後序八月召赴行在辭用執政陳俊卿薦也十一月省劄趣行辭朱子方控辭會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以故不就○是歲籍溪胡公由司直改正字將就職朱子送行有詩曰執我仇仇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猿驚鶴怨渾閒事只恐先生袖手歸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峩豸角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詳味此詩則朱子任道自重之意亦可略見五峰胡宏曰此詩有體而無用因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似爲籍溪解嘲以其皆是歲事足以互相發明故附焉

程朱闕里志 卷之四 圭

三十年庚辰朱子三十一歲冬見李先生于延平退寓舍旁西林院閱月而後去○按是歲延平與朱子書云聞名命不置復有指揮今來亦執前說辭之甚佳蓋守之已定自應如此

三十一年辛巳朱子三十二歲○冬有與黃樞密論恢復書

三十二年壬午朱子三十三歲春迎謁李先生于建安遂與俱歸延平復寓西林者幾月○汪端明應辰嘗稱朱子師事延平久益不避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夏五月祠滿復請六月

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八月應詔上封事是月得祠其略曰帝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夫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得矣至於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也又曰今日之計要在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陛下前日所號召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誠與之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是從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不一於正矣不報○十月作論語纂訓序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朱子三十四歲三月再召辭七月丁酉行十月至行在辛巳入對垂拱殿其略曰太學之道本於格物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謂之理則無形而難知謂之物則有迹而易覩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

程朱闕里志 卷之四 圭

則應事自然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動講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願博訪眞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止上爲之動容次論今之論國計者三日戰日守日和此三說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談者各飾其私聽者不勝其眩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騖於利害之末流故也君父之讎不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也國家之與北虜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慾之私忿也三論先王制

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强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紀綱願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爲急先之務度我形勢自强而恢復可冀矣時朝廷遣王之望使虜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覿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是朱子將趍召命問李先生所宜言以爲今日三綱不立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趍利而不顧義而主勢孤朱子首用其說以對○按朱子與魏元履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幸鴟張則不復聞聖語矣

十一月戊辰除武學博士昔成賚闕拜命遂歸

是歲論語要義成有目錄序論語訓蒙口義成既序次論語要義又以其訓詁略而義理詳殆非啟蒙之要因爲刪錄以成此編按此書當是成於

元年二年之閒○正月答陳漕書論鹽法六月答汪尚書書論龜山以錄其後又屢論之

二年甲申朱子三十五歲正月之延平哭李先生比葬又往會○先是閩帥汪應辰延請李先生至帥治坐語未畢而卒

困學恐聞編成朱子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因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按此書當是成於此年及次年春

乾道元年乙酉朱子三十六歲四月請祠先是省劄趣就職既至而執政錢端禮等復主和議不合請祠歸五月差監南嶽廟拜命六月作戊午讜議序云戊午之讜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讐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說不出於利害之間又其餘則志其時昔之言厭或告之則曰處士之大言耳因讀魏元履所序次戊午讜議爲之流涕



二年丙戌朱子三十七歲

三年丁亥朱子三十八歲八月如長沙訪南軒張公道經昭武謁黃端明端明名中字通老朱子以其齒德俱尊故先之以書請納再拜之禮而見之○九月抵長沙留止兩閱月而行○按朱子與曹晉叔書云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胷中灑然誠可歎服又南軒贈行詩曰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朱子答詩曰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茲酧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又中和舊說序云予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後朱子卒更定其說以此觀之則二先生晤聚講論而深相契者大略可見而未發之旨蓋終有未合也

十一月庚午偕南軒登衡嶽至儲州而別有南嶽唱酬集

己丑除樞密院編修用執政陳俊卿劉珙薦也越二日拜命

十二月至自長沙與南軒別後遂偕范伯崇林擇之東歸掇拾道中所作詩得二百餘篇名東歸亂藁

四年戊子朱子三十九歲四月崇安饑朱子貸粟于府以賑之時盜發浦城崇安人情大震朱子請于府貸粟六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民以不饑是冬有年民願償粟於官知府事王淮俾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法始此

編次程氏遺書成初二程子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間頗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出取精審學者

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于世○凡載書成皆以序文歲月爲定五月兩被省劄趣就職辭中省乞嶽廟差遣七月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省劄再趣就職又辭時國于學錄魏掞之以論曾覿去國朱子遂力辭詳見次年夏秋與陳丞相汪尚書諸書

五年己丑朱子四十歲正月戊午子在生○六月作大極通書後序九月戊午丁母孺人祝氏憂八月省劄復趣行會丁祝孺人憂孺人歙虞士確之女後贈碩人追封粤國夫人○按朱子於父母墳墓所托之鄉人必加禮敬已以上則拜之

六年庚寅朱子四十一歲正月癸酉葬祝孺人于後山天



湖之陽在建陽縣崇泰里名曰寒泉塢先生自作壙記家禮成朱子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蓋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成盡其變因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共爲一編命日家禮既成爲一童行竊去至易簀後其書始出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黄榦云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七月作皇考朱府君遷墓記十二月召赴行在以喪制未終辭侍郎劉珙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

七年辛卯朱子四十二歲二月省劄俟服闋依巳降指揮○八月五夫三里社倉朱子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易至挺變遂因前所貸米服立社倉爲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皆備其規畫條約見社倉須知及社倉記又延和奏劄云臣等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支息米造成倉厫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係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十二月趣行以祿不及養辭省劄檢會服制已是從吉令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按大全集此月省劄趣行至次年正月建寧府遞到二月始謝恩具辭則前此未嘗辭也以祿不及養辭六字疑衍

八年壬辰朱子四十三歲正月編次論孟精義成初學者讀二書未知折衷至是書出始知道之有統學之有宗因而興起者甚衆○是書初名要義改今名最後更名曰集義二月以祿不及養辭○四月再趣行有旨林栟朱熹



辰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資治通鑑綱目成初司馬公既編成通鑑又著目錄又著舉要曆故文定公又著舉要補遺朱子因二公四書別爲義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註以備言大略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自有通鑑以來未有此書其後再加更定未畢然大經大法則已粲然矣六月省劄趣行辭以遭期親服辭十月西銘解義成自二程子皆推西銘爲擴前聖所未發遂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而未有發明其義者朱子皆爲之解十二月省劄再趣行辭○八朝名臣言行錄成按此書之成歲月無考然觀大全集此書序列于綱目序後當在是年或次年成耳

九年癸巳朱子四十四歲三月省劄再趣行又辭且乞差監嶽廟

四月太極圖傳通書解成 其序畧曰周子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子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然周子既手以授二程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不復知有所統攝矣○序尹和靖言行錄 五月有旨特與改秩宮觀辭 朱子既累辭召命宰相梁克家因奏朱某累召不起宜蒙褒錄上曰朱某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 六月編次程氏外書成 遺書外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十有二篇名曰外書而二程子之遺言備矣○九月序中和集解

十一月省劄檢會依已降指揮行下

淳熙元年甲午 朱子四十五歲 二月辭○三月省劄檢會不



許辭免指揮行下又辭○五月省劄再檢會依已降指揮六月拜命 初朱子以爲改官賦祿蓋朝廷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求退得進義所不安故三具辭免遜避逾年上意愈堅始拜命

二年乙未 朱子四十六歲 五月東萊呂公來訪講學于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錄成 呂公自東陽來會留止旬日相與掇周子程子張子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錄朱子嘗語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言爲學當自此而入也○其後守臨漳日添入數條刊之于學 餞東萊至鵝湖陸子壽子靜來會 東萊歸朱子送之至信之鵝湖寺江西陸九齡子壽弟九淵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二陸俱執已見不合而罷○鵝湖辯論今無所考子壽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只今朱子和云德業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以詩觀之則學之同異可畧見矣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後東萊與朱子書云子靜留此數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日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朱子答書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



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着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窮竟也其又答書云子壽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同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什去七八耶又云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答趙子欽書云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功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功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功夫者又安在哉 七月作晦庵於蘆峰之雲谷 有雲谷記○跋袁機仲通鑑紀事本末

三年丙申朱子四十七歲二月歸婺源省先墓有歸新安祭墓及祭
告遠祖墓文時邑令張漢率諸生請講書于學辭
復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
經說司馬氏書高氏送終禮呂氏鄉約鄉儀等
書留學中日與鄉人子弟講學于汪氏之敬齋聽
其咨禀術誘不倦至六月初旬乃去○按朱子答
東萊書云取道浦城以往自常山開化趨婺源又答
云季通旦夕或同過婺源然後入浦○又云某十二
日早達婺源作到一番人事冗擾更一兩日徧走
山間墳墓歸亦不能久留也又作茶院朱氏譜序
云唐天祐中陶雅爲歙州刺史初克婺源乃命吾
祖領兵三千戍之是爲制置茶院府君卒葬連同
子孫因家焉先吏部於茶院爲八世孫宣和中始
官建之政和而葬承事府君於其邑遂爲建人淳
熙丙申熹還故里將展連同之墓則與方夫人十
五公焉夫人之墓皆已失之因亟詢訪得連同兆
域所在乃率族人言於有司而役得之然而三墓
者則遂不可復見王於蘆村府君其墓盎遠居故
里者尤當以時相率展省更力訪求三墓而表識
之以塞子孫之責而熹之曾大父王橋府君無他
子其墓在故里者特有薄田於其下得以奉守
廢當質諸有司以爲祭田使後之子孫雖貧無
得鬻云○已上數條有關省墓時事故附焉　六
月除秘書省秘書郎辭○七月答汪尚書書云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
不能回從來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
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故二十年來甘自
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
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
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
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
念也八月不允再辭仍舊宮觀時上諭大臣欲奬用廉退之士參政龔茂
良以朱子操行耿介屢召不起爲言遂有此除朱
子以畋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之節今乃冒進擢



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乃辭會有言虛名之士
不可用者以故再辭遂差主管武夷山冲佑觀
十一月令人劉氏卒次年二月葬於建陽縣之唐石大林谷名其亭曰宰如而
規壽藏於其側名其庵曰順寧
四年丁酉朱子四十八歲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朱子既編次論
孟集義又作詳說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
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然恐學者轉
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竊
刊行者亟請諸縣官追索其板故惟學者私竊錄
之其後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
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然辨析毫釐互有發明亦
學者所當熟味也詳說即訓蒙口義○十月周易本義詩集傳成詩自
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穿鑿
爲說以通之前後諸儒莫能釐正朱子獨以經文
爲主而訂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其經後以還
其舊又答東萊書云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
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王弼象文言之作
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
人但見孔子所說之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
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
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無復包
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
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
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十一月跋麻衣易說
五年戊戌朱子四十九歲八月差知南康軍辭不允令疾
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宰相史浩必欲起朱子或言宜以外郡處之差
權發遣南康軍事兼
管內勸農事仍借緋十月丐祠東萊累書勉行南軒亦謂須一出爲
善雖去就出處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消息勿至
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爲用於

大體却有害也朱子於是始有出意十一月省劄檢會已降指揮十
二月又趣之任
六年已亥朱子五十歲正月復丐祠未報敕行至信州鉛山俟命寓止崇
壽僧舍陸子壽來訪○跋婺源縣中庸集解周子通書板本二月在道丐祠省
劄趣行○三月再趣行是月晦到任首下敎三條
一以郡土瘠民稀役煩稅重求所以寬卹之方俾士人父老僧道軍民有能知利病之源者悉具以
陳二俾管下士民鄉父老歲時集會敎戒子弟使脩孝悌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
上篤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以成風俗之美三俾鄉黨父老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
於學者遣入學當以暇時與學官同共講說一經旨以誘掖之庶長材秀民爲時而出○每五日一詣



學首爲諸生講說大學終篇則令學官授以論語覆試未通則爲敷暢其旨亹亹不倦郡之有賢德
者禮之以爲學職士風翕然丕變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宮以二
程先生配別立五賢堂以祠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先是移文
敎授司戶以爲蒙恩假守界付民社固將使之宣明敎化爲厲風俗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
其爲訪尋陶威公侃謝文靖公安陶靖節先生晉前朝孝子司馬暠熊仁贍義門洪氏等遺跡與夫
白鹿洞學館之廢址濂溪先生周公西澗先生劉公了齋先生陳公祠宇之有無並覈其實以告至
是施行○按三先生祠張南軒爲記五賢祠尤延之爲記○五月序再定太極通書六月奏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事下戶部戶部下漕司責以對補會有言庶僚不當用劄
子奏事者引以自劾禁別籍異財巳犯者復合之○六月記濂溪先生事實八月跋濂

溪撤賦愛蓮說跋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以雨不時
高仰之田告病行視陂塘並廬山而東得樵者指示白鹿洞書院故基喜其四面山水清邃環合即與
羣居講學遯迹著書之所遂命敎官及星子令即其故址復建書院且言於朝得賜敕額及賜御書
石經監本九經又捐俸買書以益之置田以贍來學者數月告成率郡僚寓公過客學徒釋菜于先
聖先師以落之呂東萊爲記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
乃返又與時宰書乞復洞主廢官使得備員與學徒講道其間假之稍廩略如祠官之入不報○刱
欲訪唐開元禮只爲虛殿遇釋奠釋菜旋立主行事後守錢子言不可遂塑像設如今川縣學制云
○約聖賢敎人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爲說以勉之而去學規不用規模廣大工夫切密足爲
萬世學者定式又嘗爲賦以紀復建本末卒章云日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



巷顏之飮執彼靑紫之勢榮亦何心乎俛拾明誠敬義四字其示學者尤切○按語錄云大學中庸
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以前做了十二月申請陶威公廟額
七年庚子朱子五十一歲正月丐祠未報○二月南軒張
公訃至罷宴哭之時南軒卒于江陵府治朱子爲文祭之略曰蓋有我之所是而
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擠而曉得其味蓋
徵紛往反者幾十有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又曰兄喬木之故家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
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將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
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觀此則二先生志同道合與所以相期任者可
見矣又與呂東萊書云欽夫云見某者經說乃知閑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也因此畧述向來講學與

所以相期之意而嘆吾道之孤且窮非欽夫則不
能有所發明也○朱子作南軒墓誌云常言學莫
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
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則皆人欲
而非天理矣斯乃擴前聖之所未發而與性善養
氣之論同功因附見焉○按大全集朱子與南軒
書辨論太極仁語孟中庸諸說甚詳

三月復丐祠不允○脩學乞申省以
泗水侯孔鯉從祀先聖中部乞檢會政和五禮新
儀內州縣臣民合行禮制鏤板行下諸路州軍其
壇壝器服制度亦乞詳畫圖本頒下以憑遵守後
又申省以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顛末詳
備乞討論行下以成全書

四月申減三縣科紐木炭錢歲減錢二千緡

應詔上封事時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
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
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
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
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
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貲開
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
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所得差遣爲
賣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裒斂刻剝以償債負
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
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
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是以比年以來生民
日益困苦無復聊賴有識之士私議竊歎以爲莫
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顧陛下未之知耳爲
今之計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爲
然後乃可冀也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
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
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
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
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
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



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
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
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
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
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
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
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
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
望其風旨以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
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
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
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
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
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
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并與
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
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
宗廟之讎恥又何自而可雪耶疏入上讀之大怒
命朱子分析宰相趙雄詭辭救解乃已

秋旱甚竭力爲荒政備先是大旱
盛暑中禱祠山川却蓋暴露蔬食踰月恐懼憂勞
無頃刻暇兩以人戶逃移自劾不報至是約苗失
收什八已上乃竭力措置爲荒政備首諭民毋流
移以待賑恤使主戶各存濟其客戶富民無增穀
價以救鄉閭令饑民毋得強糴而勸種蕎麥以接
食隱度常平義倉爲數甚少乃勸富室分認米數
會詔江東帥守恤民隱決滯獄以銷旱災且須勸
分賞格因即二事推廣爲奏乞降特旨減前所申
星子縣稅及三年赦文已蠲官租禁州郡勿得催
理若因繫淹延則在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
立程限排日結絕行下乃可遂以賞格諭先已詔
米之富室合得二萬不使椿留以待復奏請截留
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
鄰路斷港遏糴之禁而通誘客舟選官吏授以方
略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
既覈饑民之數乃造曆頭牌面置簿曆印付三縣

俾散給之郡濱大江舟檥岸者遇大風輙淪溺至
是募民築堤捍舟蓋捐振業飢者舟患亦息預戒
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糶合
爲三十五場其闕食甚者先期濟焉○八月與東
萊書論憂旱致疾　冬以旱傷分數告于朝乞蠲閣稅租 本軍
苗米四萬六千五百餘石檢放三萬七千四百餘
石有吉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畸零並與倚閣放數
既寬民以故無流徙○按語錄云在南康時才見
旱便劄刷官錢物庫中得三萬貫准擬糴米添支
官兵却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糴米賑糶早
時糴得却糶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闕事　十一
月作臥龍庵祠諸葛武侯 庵在廬山之陽五老峰下朱子自爲記越數百
步面龍潭作亭爲民禱賽之所命之曰起以爲歲
適大侵龍之淵臥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皆捐俸資
而屬西源隱者崔嘉彥董其役官民成無預焉書
諸葛武侯像於㘴中復書武侯制表中語宏毅忠



壯志身憂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一十六字於亭
之楣間其微意必有識之者矣○或語孟要義
八年辛丑 朱子五十二歲 正月開場濟糶 初既分場選見任寄居指使添
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沿一
場以幹糶濟而分委縣官超察之以戢減乞見
之弊至是人戶赴場就糶其鰥寡孤獨之人則用
常平米依令賑濟既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之錢則
凡合糶者皆濟半月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升五
合皆一頓與之都昌無米則自鄰邑運而往千里之
內莫不周浹閏三月望以二麥秀茂食新不遠糶
濟結局凡活飢民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
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
以爲法時孝宗臨御久垂意恤民凡所奏請無不
盡可至撥借上供錢物糶米賑糶復求旱餘苗米
亦盡得之以故得行其志民無流離捐瘠之患
二月陸子靜來謁 子靜來請書其兄教授墓誌銘朱子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
洞書院請升講席子靜以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
論大略謂科舉之士日從事聖賢之書而志之所
向專在乎利必於利欲之習但然爲之痛心疾首
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
之斯謂之君子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
病請書于簡以諗同志○按朱子答東萊書云子
靜近日講論比前亦不同然終有未盡合處幸其
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又答劉子澄書云子靜
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拾得學者
身心不爲無力然其下梢無所據依恐亦未免害
事也　三月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初到南康有任滿奏事之旨將滿廟
堂議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除此職然猶待
次朱子愛君之誠深願見上以罄平生之蘊既不
獲前乃奏本職四事一請勿拘對補之說特旨蠲
減星子縣稅二請照賞格補授諸出粟人使民間
早獲爲善之利三以爲救荒之政獨除賑貸固當
汲汲於其始而撫摩存養尤當講之於其終請凡



被災之郡盡十年毋得理積年舊欠而去年倚閣
夏稅悉與蠲放一二等戶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
不及賞格者亦請許其多作料數帶補去年夏稅
殘欠如此則無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矣其四
則申言白鹿賜勑額及監本九經多施行者　閏三月合符解綬東歸 朱子
治郡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暴細民撓法害政擇其
一二尤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爲急
務風俗丕變文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　四月過九江拜濂溪先生書
堂遺像 劉子澄來謁請爲諸生說太極圖義濂溪曾孫玄孫設食于光風霽月亭朱子題名
以誌之渡潮口以是月十九日至家　七月除直秘閣 無以修舉荒政民流殍除朱子
以前所勸出粟人未推恩不拜告下復辭不允　東萊呂公訃至爲位哭之
朱子以東萊與南軒相繼下世深痛斯文之不幸
既爲位而哭復遣奠於其家○呂公定周易爲十

二篇以復古經之舊朱子深喜而從之又謂大事記一書自成一家之言有補學者故祭文有事記將誰使續之語蓋嘆其難繼也又與呂公帖云昨扣比日講授次第開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此恐未必盡為學之序為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為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二先生切磨之意此可槩見

八月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荐饑上軫宸慮遂拜命不敢辭即日單車上道辭前所授職名仍乞奏事十月堂帖報南康出粟人已推恩乃受職名○九月戊劉十一月巳亥奏事延和殿朱子于澄所編會子去祠

二十年一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脩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略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歟業之廣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歟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歟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歟直諫之言罕聞而謟謏者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勢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數者而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又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間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御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



無閒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史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已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徵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姦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竦聽因條陳救荒之策首劄畫為七事其一以為救荒之務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其二勸分之數量與增減使得其平其三上戶蓄米不多特許減半推賞使應募者衆其四乞撥豐儲倉米三十萬碩以備糶濟其五民間官物並與住催其戶部指定支遣之數且於內庫支借絹與丁錢宜預行蠲放其六受命之初即嘗印榜招海商販廣米至浙東許以不收力勝及雜稅錢到則依價出糶更不裁減其七乞申嚴行下官吏奉行不虔者奏劾老病昏愚者汰遣惻怛愛民才力可仗者許不拘文法時暫差權謂如治獄補盜官不許差出之頻仍依富弼趙抃例通差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時暫管幹次復陳二說乞著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戶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戶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則第四等戶亦如之及推行崇安社倉法於天下次言紹興和買均數之重請革其弊

十二月視事于西興朱子既至司則前所募海商米舟已輻輳矣日與僚屬寓公鈞訪民隱規畫纖悉晝夜不倦至廢寢食分晝既定則親出按歷始於會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不遺餘力然每出皆乘輕車屏徒御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部內不知官吏憚其風采夙夜戒飭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發有朱縣尉不伏賑糶及稻

衙屬吏賈祐之等不恤荒政皆按劾其罪大抵措
畫類南康時而用心尤苦所活不可勝計○有短
先生者謂其踈於為政上謂宰
相王淮曰朱某政事却有可觀
九年壬寅 朱子五十三歲 正月條奏巡歷諸郡救荒事宜
且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推賞獻助人又請
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行住催
夏詔捕蝗復奏疏言事
略云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
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
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
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
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
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
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
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飢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
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略云
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



愛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
務為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
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
收身危猶可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
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
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
得旨須行社倉之法
其須下台婺有
應時為之者
條奏紹興和買之弊
與帥守同上其
說欲乞痛減歲
額然後用貲頭均紐仍用高下等第均
數而免下戶出錢使得相乘除以優之
奏免台州丁絹
本州丁絹錢有抑納陪輸之
患奏乞每丁納半錢半絹
條奏義役之法
條具差役利害凡數千言上之義役之法請令民
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
收義田仍令
戶兼充戶長
上奏立沿海四州鹽法
乞做福建下
四州產鹽法
行
之
奏改諸郡酒坊
做處州萬戶酒法○救荒之餘
凡可以便民者要深慮遠莫不

規為經
久之計
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七月巡所部
將趨溫州涉
台州境民訴太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者
紛紛急趨台城則訴者益衆至不可勝窮因盡得
其促限催稅違法擾民貪汙淫虐蓄養亡命偷盜
官錢偽造官會等事節次劾之仍送紹興鞫實丞
相王淮與同里閈為姻家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辨
且乞送浙西無礙官體究未幾仲友罷新任初王
相嘗薦甚至而紹興獄具情得按章至十上丞相
度其勢益熾乃取首章語未甚深者及仲友自辨
疏同上曲說開陳故他無所削止罷新
任台州久旱雨遂大注是歲穀重熟
毀秦檜祠
永嘉學有秦檜
祠移文毀之
八月除直徽猷閣
以賑濟有勞
進職二等
改除江西提點刑獄辭
詔去冬已經奏事不候受告
疾速之任蓋奪仲友新任也
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再辭
九月進職命
下朱子辭以



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
流殍之民顯等疏業罷非所以示勸懲況近按唐
仲友反為所訴雖已罷其新任而根究指揮尚未
結絕方藉藁以俟斧誅豈敢遽竊恩榮以紊賞刑
之典新命至即日解職還家亟具辭免大略以為
所除官乃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
子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願得歸耕故壟畢志
舊闕詔與江東梁總兩易力辭且言祖鄉隸江東
墳墓田產合該迴避詔特免迴避復辭以為今或
所除仍司按察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為
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下負
上孤眷使乞特與祠使得卒其舊業退避悠時
辭職不允之命同下又辭以為前按唐仲友既不
差官體究恐臣所按有不公不實之罪難以冒
恩賞詔
並不許
十一月受職名力辭新任乞祠
極言昨來
所按贓吏
黨與衆多棊布星羅並當要路自其事發以來大
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所以蔽日

月之明而損當塗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
臣不遺餘力則遠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
故橫肆詆排向非聖明洞見底蘊則不惟不肖之
身反爲魚肉而其變亂白黑詿誤聖朝又有不可
勝言者時吏部尚書鄭丙監察御史陳賢奉時
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朱子故奏及之

十年癸卯朱子五十四歲正月詔與宮觀上覽奏知不可强起詔朱某累乞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二月拜命初朱子起守南康使浙東始有以身徇國之意所立卓然可紀及是知道之難行退而奉祠杜門不出海內學者尊信益衆然憂世之意未嘗忘也有感春賦四月武夷精舍成正月經始至是落成始居之四方士友來者甚衆有精舍雜詠幷序

十一年甲辰朱子五十五歲力辨浙學之非朱子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答呂祖儉書云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以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若通古今考事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不足觀如此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答潘景愈書云示諭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罷勉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爲師取其是而鑒其非不當以彼爲准則也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還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又曰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論聖賢何爲却取此等議論以爲標的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會大段用功而便於討論世變著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又與劉子澄書云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黨不可今者循未肯竪降幡也○是年春讀東萊桑中詩說著論辨之十二月序資治通鑑舉要曆



十二年乙巳朱子五十六歲二月崇道秩滿復丐祠○四月拜華州雲臺之命○八月有記孫覿事

十三年丙午朱子五十七歲三月易學啟蒙成易經自文王以前皆爲卜筮至夫子作十翼專用義理發揮經言而未行於世遭秦燼易以卜筮故獨得全迄于漢魏流爲讖緯之學王弼始刊落象數釋以淸談諸儒因之至伊川程子始發明孔氏之微言而卦爻之本則未及焉康節邵子傳伏羲先天圖蓋得其本而亦未及於卜筮也朱子既推羲文之意作周易本義又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啟蒙四篇以爲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牽合附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變占爲次凡揲蓍及變爻又皆盡破古人諸儒之失而易經始還其舊八月孝經刊誤成○與劉子

澄書云諸書今歲都修得一過儘簡易條暢

十四年丁未朱子五十八歲正月至莆中哭陳福公以三紀遊從晚歲知巳且爲中興賢輔故千里赴弔爲文祭之○序律呂新書三月編次小學書成朱子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內篇四日立教日明倫日敬身日稽古外篇二日嘉言日善行雖已進乎大學者亦得以兼補之於後修身之事此略備焉差主管南京鴻慶宮四月拜命○五月答陸子靜書七月除江西提點刑獄辭不允時上諭宰執楊萬里封事薦朱某久閒可與監司必大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金穀非所長故有是命○九月記周子通書後〔十月拜命〕按大全集辭免狀俱無拜命之文十月拜命四字疑衍



○十一月跋程董二生學則

十五年戊申朱子五十九歲正月趣奏事之任以疾辭不允○二月題太極西銘解後三月遂行在路兩丐祠○五月復趣對○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會宰臣王淮罷政乃以其月入國門丞相周必大令人諭意云上問朱某到已數日何不詣對遂詣閤門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自陳昨任浙東提舉日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自煞究心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卿剛正今留在此待與清要差遣不復勞卿州縣奬諭甚渥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願聞其一言皐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三代之制亦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推之後世論刑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刻薄者既無足

論至於郤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伏見近年以來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議刑率從流宥之法伏願詔中外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卑凌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上曰似如此人只貸命有傷風教不可不理會其二言今天下之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州縣之具獄使其文案粗備情節猶圓則雖顚倒是非出入生死有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清庶獄之源者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竊見縣獄止是知縣



獨員推鞫一或不得其人則拆換款詞變亂情節無所不至欲望明降指揮令縣丞同行推訊無丞處即用主簿仍遇大囚到獄即限兩月內具入門款先次飛申本州及提刑司照會庶幾狙革舊弊其三言經總制錢其四言諸州科罰上曰聞多是羅織官民其五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効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克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堲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

理也則敬以攄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又言置將之權旁出閹寺上日這箇事卻不然蓋是採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日彼雖不敢公薦然皆託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且如監司守臣薦屬吏蓋有受宰相臺諫風旨況此曹奸僞百出何所不可臣往業賜對亦嘗以此爲說聖論謂爲不然臣恐疏遠所聞不審退而得之士大夫與夫防夫走卒莫不謂然獨陛下未之知耳至去者未遠而復還謂甘昇問上日陛下知此人否上日固是但漏洩文書乃是他子弟之罪對日豈有子弟有過而父兄無罪然此特一事耳此人挾勢爲奸所以爲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日高宗以其才薦過來對日小人無才尚可有才鮮不爲惡至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奏日陛下以曾任知縣人爲六院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途轍一定宰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人之人及當言責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日然近日之事可見矣至知其爲賢而用之則用之惟恐其不速聚之唯恐其不多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唯恐其不早去之唯恐其不盡奏日豈有慮君子太多須留幾箇小人在裹至軍政不脩士卒愁怨日主將刻剝士卒以爲苞苴陞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日卻不聞此果有時豈可不理會卿可子細採採來說未後辭云照對江西係是豈賤刑獄浩繁去處久闕正官臣今適遷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上日卿自詳練不在多囑○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朱子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可回互而與吾君及奏上未嘗不稱善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乙亥依舊職名江西提點刑獄仍給還官後不曾陳乞磨勘當日中免謝辭○前數日兵部侍郎林栗



與朱子論易及西銘不合栗怒至是遷吏抱印來勉以供職時朱子以足疾甚在告申部乞候疾愈不聽翌日栗疏其欺慢請行罷逐故事無以侍郎劾本部郎者滿朝皆駭笑之於是朱子請祠併進呈上日林栗似過當丞相周必大奏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日朕亦見其跛曳時上意方嚮朱子欲易他部丞相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七月在道辭免新任

○八月以足疾丐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辭磨勘及職名皆不許轉朝奉郎先是朱子行且辭日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上覽之喻宰執日林栗章初未降出何得外廷喧播或對以栗在漏舍宣言章疏人人知之上不悅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極言栗以私意劾熹所言不實侍御史胡晉臣論栗狠復自用黨同伐異之論乃起於論思獻納之臣無事而指學者爲黨最人之所惡聞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栗遂罷去詔朱某力疾入對奏劄皆論新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固辭足疾不任起發復丐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時廟堂知上眷厚俾朱子復入故爲兩罷之策焉九月復召辭初朱子之去上悟其故至是復召之朱子以爲遷官進職皆爲許其閑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十月受職名○十一月趣入對再辭上封事初朱子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略日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

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
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
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
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宦
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左右前後一動
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
頃得以聽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
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
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
知然賞罰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
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
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此輩但當
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
逞妖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
外以累聖政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
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罷之得失給舍不得論
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
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



之後宮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
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
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
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
臣宦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
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
臣得待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
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
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
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
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
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
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故也至
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
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
據於其間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
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正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
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

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
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
計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
譏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
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
謂元祐學術者排擯抵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
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
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
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
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
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
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
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
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
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幾
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
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
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



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
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
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
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蔪以姓
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
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
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
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
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如此而
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耶凡
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
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
憊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
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
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楊復曰先生當孝宗初
政囊封陛對皆陳復讐之義力辨和議之非其後
追還而不論何哉竊觀戊申封事有曰此事之失
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

壽之志曰滋日長坐薪嘗膽之志曰遠日志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以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此所以拳拳獨以天下之大本天下之急務爲言也又曰大本誠正急務誠脩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强中原不復仇虜不滅臣請伏鈇鉞之誅以此言觀之先生曷嘗忘復讐之義哉但以事不可以幸成政必先於自治能如是則復中原滅仇虜之規模已在其中矣翼

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辭時上已有倦勤之意

蓋將以爲燕翼之謀朱子因密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遂不果上○朱子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則直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緝摩祕省郎曹之除蓋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强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朱子之盡心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爲不遇也然朱子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疾者愈深是以一日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

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初陸象山之兄九韶子美嘗有書與朱子言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爲病根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朱子答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虛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子美不以爲然而詆濂溪不已是夏象山自謂其學少進因爲之申其辨以詆濂溪第一書有曰易之大傳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所無有也朱子答書有云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象山第二書有曰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朱子答書有曰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以是歲事故附之

十六年己酉朱子六十歲正月除秘閣修撰仍舊宮祠

○二月光宗卽位拜祠命辭職名不允甲子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二書之成久矣脩改不輟至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序之二書又各有或問及中庸輯略○序通鑑顛語四月再辭職名○五月從所請仍舊直寶文閣令學士院降詔

獎諭詔詞云云以爲寵褒以旌秩不若全卿名節之爲尤美也乃上表謝閩五月覃

恩轉朝散郎賜緋魚○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再

辭詔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朱子以祖鄉田產辭詔免廻避又以江東漕司建康奄竪守行宮術習與監司帥守迭爲賓王故不敢受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以光宗初政再被除命乃不敢辭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朱子六十一歲四月到任首下教令數

條臨漳素號道院比年風俗寖薄朱子以民未知禮王有居父母喪而不服衰絰者首下教述古令禮律以開諭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爲盛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庵舍以居悉禁之俗爲大變時即學校誨諭諸生如南康時其



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又擇士之有行義知廉恥者使列學職爲諸生倡學舊有東溪先生高登祠以敢言忤秦檜既死容州朱子既爲祠記至是奏乞褒贈以旌其節○按語錄云先生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分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不射及者留射又及等則止終不及者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又熟間知錄趙師處之爲人誠之政事又得其實遂首舉之聞者無不心服

奏蠲減本州諸色上供及經總制無額等錢四千七百餘緡

奏經界利害初朱子爲同安簿已知經界不行之害及改命臨漳會臣僚有奏請行於閩中者詔監司條具利害以聞監司下其事於州朱子既至適與初意合即加訪問乃講求纖悉畢究以至弓量算造之法盡得其說乃奏經界行否與詳略之利害各一所必可行之術三將不得行之慮一蓋謂一田稅均則爲公私之利否則爲害行之詳則足爲一定之法行之略則適

滋他日之弊故必盡行差官置局打量步畝攢造圖帳三說而後可三者又各爲條畫其便宜使之無擾而辦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雖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皆單弱困苦無能之人故雖有懇誠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財力辯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爲說詞以惑羣聽恐脅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怯倒爲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此則誠不能無將不得行之慮也疏于朝久之未報又與政府劄子云經界尤利害之大者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模措畫蓋已十八九矣鄙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爲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劃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某自到官蓋嘗



反覆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度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嘗於州治射堂之後圃畫爲井字九區中區石甃爲高壇後區爲茅庵庵三聰左聰儒爲泰卦右爲否卦後爲復卦前爲剝卦庵前接爲小屋前區爲小亭亭左右三區各列植桃李而間以梅九區之外圍繞植竹嘗笑謂諸生曰上有九疇八卦之象下有九丘八陣之法按此條未詳何年月以與經界事相類故附焉○五月跋陰符經說十月以地震及

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仍丐祠不允○郡刊四經

四子書成壬辰奉以告于先聖其文略曰恭惟六經大訓炳若日星不幸前遭秦火煨燼之厄後遭漢儒穿鑿之謬不惟微詞奧旨莫得其傳至於篇帙之次亦復殽亂云云又各爲說繫于其後以曉世之學者易取古文分經傳爲十二篇其說曰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

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用一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某蓋病之詩書皆取序合為一篇寘諸經後其論書曰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讀者姑務沈潛反覆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傅會於其難可也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為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



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亦非所以為入道之漸○按語錄云某如今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曰某覺得今年方無疑又曰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列上釋奠禮儀數事先是守南康日嘗言之朝乞取政和新儀鏤版頒下而本書多牴牾復以告焉則莫之省至是列上釋奠數事且移書禮官督趣乃得頗為討究則淳熙所鏤之板已不復存百計索之然後得諸老吏之家又以議論不一越再歲乃能定議條奏得請施行而王其事者不適從他官因格不下

冬有旨本州先行經界朱子以閩南春早事已無及請益講究俟嗣歲行之先是條畫經界當行之事鉅細畢備謗州縣貧民下戶莫不深喜而寓公豪右兼併侵漁者所不便既為異論以搖之州人有居要路者幸其有是請亟啟從之後遂有言經界不便者詔寢其事而三州經界竟不行如所料云

二年辛亥朱子六十二歲春復陳君舉書朱子往歲聞陳傅良君舉嘗著詩說以書問之至是書來報云來教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恐見願以推須之音簫勻群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辯他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蓋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朱子答書云嘗謂人之為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較計依違遷就以為諸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為學既已過高而傷



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胷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辭也若某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為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復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冐致悃愊鄉風引領不勝馳情後無聞焉○二月與趙尚書論招州軍募江戍

三月復除秘閣修撰宮觀以正月長子塾卒于婺州報至即繼體服斬衰丐祠歸治喪葬遂除秘撰主管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任

四月拜祠命辭職名解組而歸朱子去郡即辭免職名蓋上初政嘗中是命朱子力辭已降褒詔從其請難以復受辭至于再是月與留丞相書云論諫華資所不當得然亦且得去此只俟受命一面控辭而於前路聽從欲之

報也又衆垂論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某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蓋未遠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願丞相先以分別忠邪賢否爲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朱子治漳僅及一期以崇敎化正風俗爲先務南陬僻陋累聞正大之論始而驚中而疑越半歲乃寬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



慮而不敢行奸豪猾斂跡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爲傳經禮塔朝嶽之會者在在爲之屛息平時附鬼爲妖迎遊於街衢而抄掠於閭巷者亦皆相視斂戢不敢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化成而去漳民久思之○常病本州鬻鹽重爲民害首罷灑海十有一鋪其餘諸鋪欲俟經界正賦稅均乃悉除之人以不及行爲恨○所立社稷風雨雷師壇壝之制皆稽今古典可爲世法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由橋

○七月再辭職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不敢辭○九月除湖南轉運副使辭不允再辭仍以漳州經界不行自劾　○秋冬累書與留丞相論出處

三年壬子朱子六十三歲二月乞祠湳宮觀從之先是詔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相關可疾速之任遂有是請始築室于建陽之考亭先是韋齋嘗過而愛之書日記曰考亭溪山淸邃可居故遷焉六月落成而居之○歸自臨漳學徒益盛始議建精舍于所居之旁以待來學者○跋趙直閣忠節錄四月跋方季中所校韓文

陳同甫來訪同甫名亮永康人以文雄浙間自負王霸之略而任俠豪舉朱子往歲嘗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甫亦有書辨難朱子累答書極力闢論同甫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每遇朱子生朝雖居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爲常至是來訪○朱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西經略辭○孟子要略成按行狀不載此書大全集亦無序跋俟更考



四年癸丑朱子六十四歲正月有旨不許辭免疾速之任

再辭○二月仍舊宮觀○七月序詩集傳十二月差知潭州湖南安撫辭或傳是冬使人自廣中回廣問南朝朱先生安在答以見擢用歸白廟堂遂有是除以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

五年甲寅朱子六十五歲正月有旨不允再辭○二月詔疾之任部長沙巨屛得賢爲重往祇成命毋執謙辭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會洞獠侵擾屬郡恐其滋熾遂拜命四月啟行五月至鎭在途所次老稚携扶來觀夾道擁塞幾不可行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及鄰郡數百里間學子雲集朱子誨誘不倦坐席至不能容溢于戶外士俗懾動遣諭洞獠降之往以蒲來矢出省地作過或薦軍校田昇可用

召闕之以爲可招撫以某日不俟以來將斬汝昇師以數十輩馳往取文書祖若告身者數通自隨諭以禍福來矢寄聽命遂并其妻子俘以至官給衣冠引赦不誅　更建嶽麓書院書院本栢密劉公南軒先生舊規久沒殿陞擇士之淳實者往整復之別置員額以待不由課試而入者其廩給與郡庠等後復更建於爽塏之地規模一新焉○朱子窮日之力治郡事甚勞夜則與諸生講論隨問而答略無倦色每訓以切己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　奏撥飛虎軍隸本路節制從之以本路別無軍馬雖賴飛虎軍以壯聲勢而乃遂隸襄陽不便遂有是請　六月申省乞歸田里不允時孝宗陞遐朱子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蓋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唯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有以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强猾奸宄無所逞志不然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恃而能服其衆哉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過宮禮言頗切直後以寧宗即位不果上　七月寧宗即位召赴行在奏事辭上在藩邸聞朱子名德每恨不得爲本宮講官至是首加召用○先是蜀人黃裳爲翊善善講說開導上學頻進一日光宗宣諭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因進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光宗問爲誰對曰朱某或言長沙之命亦頗由此彭龜年繼爲宮僚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對曰朱某之說自後每講必問朱某之說云何蓋頗心已久故履位之初首加迅召皆出上意也○或東萊辨志錄　考正太常所下釋奠申明指揮付學官遵行先是漳州任內得請施行所列上釋奠禮儀旣去官復格不下至是前太常博士詹體仁還爲少卿乃復取往年所被敕命下之本部然吏文重復繁冗幾不可讀且曰屬有大典禮未遑循下諸州也既而朱子召還奏事行有日矣適苦目眚乃力疾躬爲鉤校删剔猥複定爲數條以附州案仍移學官符屬縣且關帥司并下趁內諸州俾舉而行則聞詹卿補外而奏常果不復下其書他州矣　錄故死節五人爲之立廟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屈而死五人皆以忠節歿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乃牒本州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象五人及考譙王本傳并象其參佐數人侍左右各立位版記其官職姓名奉祀如法後又請于朝廟賜額曰忠節　八月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辭不允力辭奏事之命兩旬不報遂東歸道中被



除命以爲超躐不次之除不免冒昧之譏乞仍舊奉祠行至信州有旨不允○或南軒三家禮範　九月再辭有旨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供職行且辭至再且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繫非輕蓋朱子右道闕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　是月晦次闕外先是朱子行至上饒聞以內批逐首相有憂色學者問其故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堂之意曰何不風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道之使輕逐大臣耶及至六和塔永嘉諸賢俱集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紛紜不決朱子曰彼方爲几我方爲肉何暇議及此哉蓋是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朱子憂之　十月朔乙

且帶舊職奏事已丑入國門辛卯奏事行宮便殿其略曰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也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所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耳克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克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知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蒸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期以格夫親心然後濬發德音痛自克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則臣不信也次言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而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



不易之理也夫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其粲然之跡必然之後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以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耳此窮所以必在於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好之者不免夫貪多而務廣誠能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誠能嚴恭寅畏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施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又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

知此其三劄皆言湖南事宜○初朱子行至宜春門人廬陵劉黻遮見請曰先生是行上虛心以待致問其道何先曰今日之事非大改更不足以當天意服人心必有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之志而不敢以天子之位為樂然後庶幾積誠盡孝黙通潛格天人和同方可有為其事大其體重以言乎輔贊之功則非吾之所任以言乎啟沃之道則非吾之敢當然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人主無不可進之善以天子之命名藩臣當不俟駕而往吾知竭吾誠盡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預計也

辭待制侍講不允壬辰辭待制職名乞改說書差遣奏事

後面納劄子辭職名有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日下供職乃受講筵職事又申省以為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效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竊待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乃拜命

上孝宗山陵議狀



趙彥逾按視謂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視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日月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朱子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礫之中發破浮淺之地不報

辛丑受詔進講大學

庚子內引辛丑進講○引故事講筵每遇隻日早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大寒大暑亦繫罷講月分乃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朱子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聖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

差兼實錄院同脩撰辭不允再辭不許遂拜命

覃恩授朝請郎甲辰例賜紫金魚袋乙巳晚講乞

令後省看詳封事時以霜雨之異下詔求言因奏登極之初獻言者衆乞令後省官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施行庶幾開者知勸直言自聞詔差洗有關劉光祖看詳限十日奏聞

乞三年內賀禮並免瑞慶聖節前一日曉關報來日百官稱賀朱子欲不出不可乃草制于明日立班投進有旨却賀表不受末復請三年內賀禮並免飾序進名奉慰

庚戌講筵留身奏四事時有旨修葺東宮三數百間而諫臣黃度將論近習遂以特批逐之朱子不勝憂慮乃具奏四事其略日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浹旬百姓饑餓流離太上皇帝有進見之期而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煞憂不苦晨昏之養尤不可闕不宜大興土木以適安便又壽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頻日繼往顧乃遜進紓緩無異尋常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闕之必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至於殯宮之卜偏聽臺史謬妄之言墮其交結賊感之計但欲於祈思諸陵之旁趨那遷就苟且了當既不爲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臣願陛下首罷脩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此一事也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政服紫袍執鞋馬前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說之先入首自太上皇后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子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



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喻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懽意浹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材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較量物宜已見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卜亦望先寬七月之期次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此四事也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及復思慮斷而行之上爲感動然卒無所施行

閏月戊午朔曉講是日講至盤銘日新因論成湯有盤銘武王有丹書皆人主要勤警戒之意○講及數次復編次成帙取旨進入上喜且令點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日宮中常讀之其要在求放心耳朱子頓首謝因復奏勉上進德之略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略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王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所以推廣上意○朱子謂門人日上可與爲善願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

庚申早講辛酉曉講奏禮律嫡孫承重斬衰三年禮經敕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爲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以代之執喪義當然也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適孫承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攣之制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册爲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

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
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
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
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
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
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
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
官稽攷禮律預行指定詔禮官討論後不果行○
又書奏藁後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
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歿
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
記云祖父歿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為
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
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
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
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歸來稽攷始見此說方得
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
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
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奏疏論廟祧

孝宗將祔廟禮官初請祧
宣祖而祔孝宗權復有請併祧僖宣二祖而正大
祖祫享東向之位乞議祧主所歸者宰相趙汝愚
素主此說給舍樓鑰陳傅良皆附和之癸亥當集
議朱子度難以口舌爭乃辭疾不赴而入議狀以
為不祧僖祖則百事皆順　祧僖祖則百事皆舛
雖三年一祫太祖不得享時暫東向之禮而可以
遂其尊祖之心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諡者也又
訪得其故大儒程頤之說或謂僖祖無功德顧謂今
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豈可謂無功德併其說上
之宰相不聽復奏疏論之臺諫因乞且依禮官初
議樓鑰獨乞主併祧之說丙寅得旨來日內引丁
卯入對賜食上問外事人才畢請宣引之旨上於
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
說初朱子既被旨恐上必問及乃取所論畫為圖
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善且
曰僖祖乃國家始祖高宗時不曾祧孝宗時亦不
會祧太上皇帝時又不會祧今日豈可容易可於
榻前撰數語俟徑批出施行朱子方懲內批之弊
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之既退即
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毀四祖廟而祔之別廟矣
時相既以王安石之論為非與議之徒忌其執己
藉以求勝事竟不行天下恨之○又與汝愚書云
祧廟之議上意已自開納而丞相持之不下便將
太廟毀拆及臺諫有言不知只作如何處分致後
省復有云云揣其所言亦未敢深以熹說為非但
云未見本議欲乞降出而丞相又不肯降出便從
其請以此而觀其罪不在樓陳而丞相實任之也
然丞相以宗枝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
議毀撤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
欲望神靈降歆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　甲子
在告乙丑直日准告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戊辰入史院　朱子以實錄院略無統紀修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



統攝所修前後往往不相應嘗與衆議欲以事目
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
部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
為書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簿
抄出與衆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總底在及置
六房吏若周官史幾人各掌其事時檢討官不從
○有擬上
政府劄子
除宮觀辭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湖
北安撫辭
庚午面對乙亥直日丙戌晚講留身中
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朕憫
卿者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
宰相趙汝愚留御劄固諫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
即附奏以謝仍申省照會遂行給事中樓鑰封還
錄黃中書舍人鄧驛繼對奏留之上許除京祠已
而不下起居郎劉光祖又言之中書舍人陳傅良
再封還錄黃有旨依已降指揮工部侍郎黃艾因
對問所以逐朱某之驟上曰始除熹經筵爾今乃
事事欲與聞吏部侍郎孫逢吉亦上疏留又因講

權輿之詩反復以諷上曰朱某所言多不可用十一月差知江陵府詔不候受告疾速之任○初上之立也趙相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知閤門事韓侂冑自謂於太皇太后親屬也請劾力遣人白不許出遇內侍關禮于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太后許之乃命復將侂冑入使諭意廟堂其論遂定侂冑自謂有定策功且依托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子雖長沙已闕之卽傷然以爲憂因兌牘上徼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陳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請對白發其奸龜年出護使客侂冑盍得志時丞相方收召四方知名之士聚於本朝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朱子既屢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遺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朱子獨懷忠憤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冑大怒陰與其黨謀先去其爲首者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中爲優戲以熒惑上聽會朱子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切頗見嚴憚而一時爭名之流亦潛有悲間之意由是侂冑之計遂行及講筵留身再乞施行前奏到內批至下示于託言國彭龜年遂攻侂冑因奏日政緣陛下近日逐得朱某大暴故亦欲陛下亟去此小人既而省劄直批龜年與郡侂冑由此聲勢益張羣憸附和并疑丞相祠正士如深仇衣冠之禍蓋始此云○戊戌行至玉山邑宰司馬迨請爲諸生講說辯不獲乃就縣庠賓位明學者所請問而發明道要聞者與起迨刻講義一篇以傳于世此乃朱子晚年教人親切之訓讀者其深味之

丁未還家辛未復辭前命仍乞追還新舊職名〔授伊川辭朝官例也〕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竹林精舍成〔後更名滄洲○朱子既歸學者甚衆至是精舍成率諸生行釋菜之禮以告成事其文曰後學〕



朱熹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孟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日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某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親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尙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今以吉日恭脩釋菜之禮以先師兗國公顏氏鄒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節邵先生橫渠張先生溫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從祀○又精舍規約整肅置堂長以司之且書其門符示道遠前聖統則謨遠方來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朱子六十六歲〕正月復乞追還舊職名不允〔○二月答曾致虛書論從祀畫像〕三月再辭不允〔以議僖祖祧不合自劾并累中省有旨次對之職除受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依已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先是吏部取會磨勘狀是轉朝奉大夫〕五月乞致仕不允〔初侂冑卽欲併逐趙丞相而難其辭及是誣以不軌竄永州中外震駭大權一歸侂冑矣侂冑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除去異己者然後可以肆志而莫予違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更道學之名曰僞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眞情其廉潔好脩者皆僞也於是群小附和以攻僞于進者譸起而大府寺丞呂祖儉以論救丞相貶韶州朱子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嘿乃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賈禍朱子不聽蔡元定入諫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朱子默然退取奏藁焚之更號遯翁遂以〕

疾丐休
致去
七月復辭職名拜乞休致
詔辭職謝事非
優賢之意不
得再有
陳請
九月乞鐫職名
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待罪
乞鐫職名詔無罪可待餘
依已降
指揮
十一月再辭職名
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
帶侍從職名詔從之
十二月詔依舊充秘閣修撰宮觀
制詞有大過如
慢小過如僞等
語中書舍人傅伯壽所行也初侂胄稍未敢有加
罪朱子之意遂讀再上皆有褒詞廟堂寄聲云朝
廷欲以此別與僞望諭此意勿固辭朱子辭益力
廟堂不樂伯壽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已因行詞以
進迎之是後小人
始敢直詆朱子矣
是歲楚辭集註成
又有辯証及
後語○揚榷
攻元慶元乙卯得侍先生于考亭精舍時朝廷治
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謫死于永先生憂時之意屢
形於色忽一日出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某退
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學者首以大學語孟中庸四
書次而六經又次而史傳至於秦漢以後詞章特
餘論及之耳乃獨爲楚辭解釋其義何也然先生
終不言某輩亦不敢竊有請
焉揖之言戚而深挾錄也
二年丙辰
朱子六
十七歲
二月申省乞改正已受從臣恩
數
言非來疏封錫服封贈蔭補唐
𢳑轉官恩數皆當改正不許
十二月褫職罷
祠
先是臺臣擊僞學旣捞朝堂未幾張貴模指論
太極圖說之非省闈知貢舉葉翥倪偲劉德秀
奏論文弊復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
動天下故文氣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
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
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士子避時所忌文氣日卑
臺諫洶洶爭欲以朱子爲奇貨門人楊道夫閩
曲射刊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之
告朱子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
㤗久之相顧不敢發獨胡紘草疏將上



果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爲察官緣以業授之諸
祖鋭於進取意謂立可致富貴遂奏乞褫職罷祠
從之○蔡元定隱居不仕亦特編置道州善類重
足以立○董銖曰僞學之說蓋始劉德秀鄭丙陳
賈之緒餘始猶未敢詆言姓名是猶有羞惡之心
也至是抗章無所忌憚則幾於無是非之心矣然
先生之學之行卓然在世果何
傷於日月乎○作皇極辨後記
是歲始修禮書
名
曰
儀禮經傳通解其書大要以儀禮爲本分章附疏
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篇及他書可
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職保
傳傳之屬又自別爲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鄉
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大傳外傳其大
體以具者蓋十七八○先是草奏欲乞修三禮曰
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
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
王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
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
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通習而知其說熙寧
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
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
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
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
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
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
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
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
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
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
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
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
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
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諸
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
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
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

甚會去國不及上

三年丁巳 朱子六十八歲 正月 按是月朔旦朱子書於崧書閣下東楹日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此其憂傷微意可見矣○跋河圖洛書

拜命表謝 略云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而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

○前數日之夕朱子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者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翼旦諸生乃知有指揮後竟無告命蓋被坦不敢秉筆公論焉可証也

別蔡元定於寒泉

周易參同契考異成 郡縣遣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動說行朱子與寄所游百餘人會別淨安寺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坐客感嘆有泣下者朱子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日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明日獨與元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寐次年元



定卒於春陵朱子為之哀慟元定從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朱子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因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故其貶也恨無與晤語者其沒也祭之以為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見並游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蓋深致其哀焉○八月覆袁樞仲所校參同契○時黨禁益譁術禰善類斥逐無遺至薦舉考校皆為厲禁朱子方與同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為輟或勸以謝絕生徒避禍者朱子曰禍福之來命也或又微諷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曰某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謗訕只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又與留丞相書云某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為巳之學而心竊好之又以為是乃人之所當為而力所可勉遂委己從事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初不敢為異以求名也既而聞里後生有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為不同然皆以是心至某不得拒也不謂某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註誤連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倒得詭偽之名訴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罹其禍者杜門循習私竊負愧跡欲悔之而歐路無繇矣顧其繼而來者又未忍卻然每對之未嘗不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童也今幸旬月以來各以事歸計亦聞知外間風色自不敢復來矣

是歲韓文考異成

四年戊午 朱子六十九歲 集書傳 按大全集止載二典禹謨金縢召誥洛誥武成諸說又蔡九峰書傳序云慶元己未冬先生令沈作書集傳又云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而此乃云集書傳侯更考

十二月乞致仕 以年及七十申建寧府乞保明中奏致仕○記



外祖祝公遺事○是歲答李季章書云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所以借此餘日正為所編禮傳已略見端緒而未能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且與了却亦可瞑目矣

五年己未 朱子七十歲 四月詔從所請 朱子初疑名在謫籍不敢陳請羅以尚帶階官兼當納祿有旨依所乞守朝奉大夫致仕有致仕謝表

始用野服見客 榜略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為禮而嘆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又謂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十二月作皇考朱公行狀

六年庚申 朱子七十一歲 正月作聚星亭贊 考亭陳氏故有雜樹名日

聚星亭至是作贊之朱子爲本原荀陳事迹畫若屏上而爲之贊末云竊乃附曹群亦於漢綱守之難古今共嘆又曰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諜忠貢孝傳槩于衷百爾瘝臨鏡考毋忘死國承家永奉明戒其意蓋有在矣

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戊午歲書與廖德明帖云

大學又脩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是日改誠意章午刻疾甚不能興○先是已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甚詳且言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集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甲子以疾終於正寢

前夕癸亥精舍諸生入問疾告之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乃作三書一與子在令早歸收拾遺文一與黃榦令更加勉力且云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及令收禮書底本[illegible]面成之其書界行闕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爲式一與范念德托寫禮書甲子卽命我寢中一堂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朱子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乃領之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人無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午初刻也享年七十有一送終諸事皆用遺教焉是歲大風拔木洪流崩岸哲人之萎豈小變哉○朱子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自少卽以興起斯文爲已任俛焉孜孜不知老之將至若不屑於斯世者及其出而事君則竭忠盡誠不顧其身推以臨民則除其疾苦而正其風俗未嘗不欲其道之行也雖遇知於人主而不容於邪枉故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豈非天將以斯人紹往聖之統覺來世之迷故嗇之於彼而厚之於此歟○初居崇安五夫榜其讀書之室曰紫陽書堂以新安有紫陽山識鄉關常在目也後得地於建陽蘆峰之巔曰雲谷因創草堂扁以晦庵自稱雲谷老人亦曰晦庵既又得武夷五曲之地結廬其間曰武夷精舍晚卜築于考亭又曰滄洲精舍時號滄洲病叟最後樸著遇遯之同人因更號遯翁○按語錄云先生每日早起升影堂率子弟以次列拜炷香又拜而退登閣拜先聖像方坐書院受早揖飲湯少坐月朔影堂薦酒果望日則薦茶有時物薦新而後食又按吳壽昌云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大酢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已此二條歲月無考故附于末

十一月壬申葬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 送者幾千人

行實

偉哉儒宗式如金玉聲律身度永標世鵠有道碑銘昭回日旭衆流仰鏡萬古欽躅

明道先生行狀　　程　頤

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珦見任大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



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華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



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朞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

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旣而無一人敢不
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盡以他官經歲歷
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
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
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
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漑盛夏塘
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稟於漕司然
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
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



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
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
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
於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
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
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
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
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
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

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
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
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
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
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傍以黏飛鳥取其
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
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獸不嚴而令行
大率如此再期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
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



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
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
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
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名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
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
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敎之去邑纔十餘
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
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强盜
及鬭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

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騰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貯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



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嚴吏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人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

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



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材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貢

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道雖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發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



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鎭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淸卒於法不佗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

城門吏報河淸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既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



塞亦爲之請帥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鎭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耳先生命善泅者運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

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决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説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敘年勞丐遷職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脩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問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



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日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行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敎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產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

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遺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戸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敎人掘井以漑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



鄰郡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曰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戸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戸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今有故青帳可

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
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
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
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
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
官括牧地民田當牧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劵以自
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
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
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



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
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
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
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
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速數月
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
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
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
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

上嗣位覃恩改奉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
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
所屬召爲宗正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
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
朝廷恨生民惜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
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
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煦聽
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
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



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
已不欲者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
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
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
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
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
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
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
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

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惑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



所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

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不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有五字）子（一有三字早卒）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女適假承務



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於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志於作者謹狀

元豐八年八月日弟頤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敘述序（序述四篇見附錄）

先兄明道之葬頤狀其實以備異日史氏採錄既而門人朋友爲文以敘其事迹述其道學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

附于行狀之後

明道先生墓表

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宋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於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天下貿貿焉莫知



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採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知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

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程伯淳墓誌銘　韓持國

伯淳姓程氏諱顥其先有爲周大司馬者曰喬伯封於程後遂以爲氏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有功太宗朝賜第京師居再世遷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秀爽異於常兒才數歲誦詩書强記絕人故戶部侍郎彭公季長一見異之遂許妻以女舉進士中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有石佛像浮屠歲傳佛首放光則遠近男女晝夜集會觀不止爲縣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徒曰吾聞石像歲現光有諸曰然



戒之曰光現必先告我我當取其首視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大水諸縣爭卒興役皆狼狽失措置惟獨鄠人無死者監司欲薦之問其所欲先生答以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避親嫌移江寧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稅遂均會令罷攝邑事縣訴日不減三二百數先生處之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俗種稻賴塘陂以溉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言之府稟

之監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比如是苗稿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穰仁宗升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除三日旦知府事王贊率郡官將釋服先生進曰請盡今日贊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一府觀君亦莫敢除移澤州晉城縣令民以事至庭下者必教之以事父兄奉長上之道暇則親至諸鄉校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者爲正其章句置師不善則易之初俗甚野不知爲學後數年服儒衣冠者遂衆鄉里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姦僞無所容孤煢老疾者責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三年盜無剽刼民無鬭死者河東路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踴黃爲民患先生度所須使富家預儲其物定價而出之富家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才十二三鄉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以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使者諒君之誠亦不問先時民憚差役鄉鄰往往爲讐先生盡得民産厚薄按籍而命之莫有辭者義勇常以農隙講事



然但文具而已先生至晉城民遂爲精兵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晦叔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聞先生名陛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顯用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爲先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時王荆公爲宰相多所措置先生每進見必爲上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不當及功利又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有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章數十上論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賣祠部牒青苗取息提舉官多非其人命出不由門下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荆公雖與先生異論而嘗目君以忠信言既數不用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差權發遣西京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當賜顯黜請罪而獲遷失刑賞矣改差簽書鎭寧軍節度判官事河清卒法不他役時中貴人程昉爲外都水怙勢凌轢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拒以法昉請於朝命

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衆不勝役潰而歸城吏來
報一府相視畏昉不敢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休三
日而復役曹村決先生方䕶小吳埽知州軍事劉渙
以急告先生夜馳至州謂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
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未集
公當率禁兵繼之徑走埽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曹
正爲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師乎吾與爾以身捍
之衆皆感激自效決口將合先生謂衆曰得彼木橫
流入口吾事濟矣語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郊



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可以去矣遂求監臨得西京
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君未嘗敘年勞遷秩特改太常
丞其後彗星見有詔求直言先生極論時政語甚切
直還朝差知扶溝縣事廣濟河出縣境瀕河姦民不
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數十以立
威先生始至捕一人使引其黨得數十輩不復根治
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姦不變者自
是焚舟之患遂絕畿縣民苦稅重歲常以赦獲蠲免
然良農輸率以時而稽故獲免者皆頑民先生與之

約前獲免者後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
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三請給第四
先生力陳不可諸邑賴以皆免水災民饑先生請發
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而鄰邑令遽自
陳穀且登可無貸使至謂先生曰盍亦自陳先生請
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以濟司農益怒視貸籍
兩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而不
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已內侍都知
王中正行按保甲所至官吏多見慢辱諸邑供帳競



務華鮮以悅其意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
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今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
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竊盜者先生謂
曰汝能改行吾薄汝過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
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吾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
何面目見之遂自縊官制行改奉議郎朝廷遣官括
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券契自明詔改
稅作租許賣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
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徙

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死矣因爲言使者當以仁厚爲心不可便己以害人官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遇赦猶以特旨罷先生邑事邑人詣開封及司農丐留者以千數先生之去縣不使人知老穉追及境上攀挽號哭不肯去以親老求祈資便養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名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形以朝廷失賢



者爲恨父珦太中大夫致仕時年八十母侯氏壽安縣君妻彭氏仁和縣君皆先君以卒五子三早卒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舉進士四女三夭一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卒之歲十月乙酉葬于伊川之先塋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浮屠老子莊列莫不思索究極以知其義而卒宅於吾聖人之道其持己清峻若不可及而與人甚恕而溫論治道卓乎至於無能名而應世接物莫不曲盡其宜苟善於君矣爵祿可捨也苟利於民矣法禁不避也自元豐以來論賢士大夫宜在天子左右者君必與焉先生之罷扶溝貧無以家至潁昌而寓止焉大夫以消德退居弟頤正叔樂道不仕先生與正叔朝夕就養無違志閨門之內雍肅如禮家無儋石之儲而愉愉也予方守潁昌遂得從先生遊先生不以老耄棄我周旋啟告所以爲益良厚故於其亡也哭之加哀而銘不以辭銘曰

善乎孟軻之言義命也蓋不知義不足以立命不知命不足以存義先生居官不問內外大小率所言所



事一出於正雖貴勢豪力不爲少變嗚呼其處義命可謂兼之矣

元豐八年十月乙酉

按朱子編伊洛淵源錄云明道誌文韓維持國撰孫永曼叔書韓氏家集經亂而失然程氏家譜實載此篇今秘閣所藏亦有此集

明道先生哀詞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生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使聖

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及
求諸巳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苦不可行異端
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
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
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
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
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
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
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指也其自任



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
物不被澤爲巳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巳功其自信
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
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
也振巳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
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
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
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幼
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

志爾

宋故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
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　黃文肅公

曾祖絢故不仕　妣汪氏
祖森故贈承事郎　妣程氏贈孺人
父松故任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
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　妣孺人祝氏
碩人
本貫徽州府婺源縣永平鄉松巖里



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爲婺源著姓以儒
名家世有偉人吏部公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
爲學者師號韋齋先生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
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
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寓舍幼穎悟莊重能言韋
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就傅
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
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
志聖賢之學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

以左廸功郎主泉州同安簿涖蒞勤敏郡縣長吏事
倚以决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
聖賢修巳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者巳知學之有師
而尊慕之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急二十八年
請奉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詔赴行在言路有託抑
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因上
封事其畧言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
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
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
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
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
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
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
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曉咨大臣總攬羣策閉關
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攘夷之外
了然無一毫可恃爲遷延中巳之資而不敢懷頃刻
自安之意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
國富兵强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



往次言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
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巳明年改元隆興
復名辭不許卽入對其一言平治之効所以未著由
不講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今
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末言古
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
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
而在乎紀綱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
除武學博士待次軋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
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差充樞密院編修官
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戒言既不行雖
擢用狎至不敢就行丁內艱六年復名以未終喪辭
七年旣免喪復名以祿不及養辭有旨安貧守道廉
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
畀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於
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
宣敎郎奉祠二年除秘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
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

辭會有言虚名之士不可用者從其請主管武夷山
冲佑觀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
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屬心
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需然矣至郡懇
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值不雨講求
荒政凡請於朝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選官吏授以
方畧俾視境内具知荒歉分數戸口多寡蓄積虚實
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録以爲法
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



不少貸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每休沐輒一
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又求粟里陶靖節之居
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贍之閭旌顯之猶以不
得悉行其志爲恨明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
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
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正
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
免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惟有選將吏覈兵
籍可以節軍實開廣屯田可以益軍儲練習民兵可

以益邊儲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厮役凡流
所得差遣爲費不貲到軍之日惟望裒斂刻剝以償
債負總饋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
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
輸權倖之門者不可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
必盡反前之所爲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公議
則可以絶請託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又擇老成忠
實者使領屯田之事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
損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兵民既練然



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寛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
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然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
紀綱蓋天下紀綱不能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
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
能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
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
之臣皆失其職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
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心志使陛下
不信先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讜言

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安可



得而恤財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讐恥又何時而可雪邪詔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凡三辭會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即日就道且乞奏事之任言陛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

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使陛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灾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挻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



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洩後五劄亦無非一時救荒之急者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糴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先生嘗帥鄉人置社倉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白鹿書院事前期執政使人諭且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爲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先生初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巳輻湊復以入奏荒政數事

推廣條上日與僚屬寓公鉤訪民隱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有自引去者先生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饑民自劾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無得催理舊欠依條檢放稅租沙汰



被灾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在於盜賊蠭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且及於國家也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贓僞造楮幣等事劾之奏上淮匿不以聞論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鞫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尋令兩易江東辭及

辭職名具言仲友雖褫新命巳具之獄竟釋不治則是所按不實難以復沾恩賞並不許授職名再辭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贓吏黨與衆多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觝排時從臣有希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巳試之効卓然而卒不果用退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



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罷相遂力疾入奏言近年以來刑獄不當甚至涉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又言州郡獄官注擬及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與江西諸州科罰之弊末篇乃言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効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是以

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其中禮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深惡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察之此爲天理邪爲人欲邪果天理也敬以充之不使少有壅閼果人欲也



敬以克之不使少有凝滯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

告遂劾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栗亦罷辭職名不許轉朝奉郎未踰月再召先生受職名辭名命以爲遷官進職皆爲許其閑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又促名再辭遂具封事投匭以進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



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

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須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
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
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効乎宮省
事禁臣固不得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
不勝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之
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
抃之徒勢焰熏灼今已無可言矣然臣之愚以為此
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
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



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諸將差除多出此人
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將帥巧奪其糧
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
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
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
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
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
陳良翰之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又時使邪佞儇
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

應文備數而未聞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
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
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
獨使臣宦者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
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使臣
宦者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
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
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
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



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
人為輔相則必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
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
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
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
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
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
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
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

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正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惟其私意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



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在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

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督趣日峻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守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財然後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然後



具奏爲牘而言之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豈知其詣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熹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爲燕翼之謀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修撰仍

奉外祠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
因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
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
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
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
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唯
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
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先生進疏雖切
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秘省郎曹之除蓋將引



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强留
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
盡言亦未爲不遇也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
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
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
舊直寶文閣降詔奬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
再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再以疾
辭不許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
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敎誘諸生又以習俗

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釋氏之敎南
方爲盛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庵舍
以居悉爲之禁俗大變郡有故廸功郎高登忤秦檜
貶死爲奏請昭雪褒其直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
經界先生遂疏其事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
至於不能行之說一蓋謂經界法行大爲民利而占
田隱稅侵漁窮弱者所不便寓公豪右果爲異議明
年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
鴻慶宮辭者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



湖南路轉運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報罷遂以前言
經界可行自劾三年再以疾辭又數月差知靜江府
廣南西路經略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宮
未幾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力辭五年再辭有旨
長沙巨屏得賢爲重會洞獠擾屬郡遂拜命赴鎭至
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敎令嚴武備戢姦吏抑
豪民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何公退則請質所疑爲之
講說不倦四方學者畢至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
釋奠儀式爲請錄故死節五人爲之立廟孝宗升遐

先生哀慟不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
益憂懼遂巾省乞歸田里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
不應以小嫌廢彝倫言頗切直會今上即位不果上
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宮講官至
是首名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
許又再辭且言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
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
儒臣專意講學將求所以深得親歡者爲建極導民
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



臣實資輔養用人或繆所繫非輕蓋先生在道聞南
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又不許
及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太皇太后躬
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
其正矣然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禍亂之本又
已伏於冥冥之中竊爲陛下憂之尚猶有可諉者亦
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
親之懷此則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所
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轉禍爲福易危爲安

亦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充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
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溫凊定
省之禮始終不踰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次言爲
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
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既對而
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乞改說書差遣上
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
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
陵以爲土肉淺薄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先



生竟上議狀言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
史罔上誤國之言委之礫破浮淺之地不報覃恩轉
朝請郎賜紫章服兼實錄院同修撰再辭不許拜命
受詔進講大學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分並
令蚤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瑞慶節免稱
賀皆從之復因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遂
具四事奏言當上帝震怒災異數出饑何百姓饑餓
流離不宜大興土木以就安便壽康定省之禮所宜
下詔自責顧乃遜避舒緩無異尋常太上必以爲此

特備禮而來其深閉固拒而不得見亦宜矣朝廷綱紀尤所當嚴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謂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未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不報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其略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



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名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略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得失民情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又奏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所宜著在方冊爲世法間者遺詔初頒一時倉卒不及詳議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欲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議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復引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安得爲無功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因節略狀文及



爲劄子畫圖以進上然之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寮集議既退復以上意諭廟堂而事竟不行上之立也丞相趙汝愚寄與知閤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長沙辭免待制侍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再三而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先生又於所奏四事疏中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

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又乞追還舊職不許趙丞相亦罷誣以不軌謫永州丞相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丞相方謂其易



制所倚以為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自念身雖閒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寃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取諫藁焚之自號遯翁以廟議不合乞收還職名又以疾乞休致不許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又辭職名乞休致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詔依舊秘閣修撰二年又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蔭補

磨勘轉官皆為已受從官恩數乞改正沈繼祖為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以來歲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六年三月甲子終于正寢十一月壬申葬建陽縣唐石里大林谷嘉泰二年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鄙夫憸人迎合其意以學為偽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潔廉好禮者皆偽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為世之大禁猾胥賤隸頑鈍無恥之徒往往引用



以至卿相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先生既沒侂胄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邊釁幾危宗社而生靈塗炭矣開禧三年侂胄伏誅嘉定元年詔賜先生諡與遺表恩澤明年賜諡文又明年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以明堂恩累贈通議大夫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未振則感慨以至泣

下然謹難進之禮一官之拜必抗章力辭厲易退之節一語不合必奉身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求售其愛民也不狥俗苟安故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



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每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而學之所造益深矣

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



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有以全乎天理之正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其得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



有不足之意而非後學所可擬議也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未嘗有須臾離也於家也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終日不樂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閫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



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于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鬱而不章先生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

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哉擔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



微文詞字畫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資禀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泰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造其閫域嗚呼是殆天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先生疾且革手爲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黄榦尤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旦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苦問温公喪禮曰疎略問儀禮頷之已而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門人治喪者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而聚哭焉嗚呼天又胡不慭遺以永斯道之傳而遽使後學失所依歸哉先生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語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集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錄古今家祭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若大



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大學誠意一章乃絶筆也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修補爲恨編次禮書用工尤苦竟未能脫藁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平生爲文則季子在類次之以生徒問答則後學李道傳嘗裒輯鋟版未備也娶劉氏追封碩人白水草堂先生之女草堂即韋齋所屬以從學者也其卒以乾道丁酉其葬以祔穴子三人長塾先十年卒次埜廸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户部新市牆賞酒庫後十年亦卒季在承議郎提舉兩

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女五人婿儒林郎靜江府臨桂縣令劉學古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黃榦進士范元裕仲季二人亦早卒孫男七人鑑鉅銓鐸鋌鉉鑄鉅從政郎新差監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門銓從事郎融州司法參軍鑑廸功郎新辟差充廣西經略安撫司準備差遣餘業進士女九人婿承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趙師夏進士葉輸甫周巽亨鄭宗亮黃輅從政郎紹興府會稽縣丞趙師䣊黃慶臣李公玉曾孫男六人淵洽潛濟瀚澄女七人竊聞道之正統待



人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摭其言行又可略歟輒采同志之議敬述爲狀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攷焉嘉定十四年正月　日門人黃榦謹狀

按先生行狀自有刊本行世今取建安熊氏海虞吳氏二節本稍加檃括使觀者得見先生家世出處之槩云

○陳北溪與朱敬之書近得先生行狀後段印本不書姓名想直卿筆鋪敘得大意頗出甚穩帖然亦有小造語立字未安處不知前段如何如云正統有歸恐只宜作全體有在又如秋霜處恐尚欠溫和一節又如有功天下後世處恐欠集諸儒大成底意又如天文地理樂律兵機等類皆吾道中之事自巳本分著實工夫所以明明德體用之全止至善精微之極底意思所係不可闕而精粗者今乃結上文以道德光明俊偉如此却分析此節謹爲二截似出道德之外不相管屬大底先生之教喫緊爲人至切要處是就下學上極著工夫凡上達之妙道精義須從人事千條萬緒中串過來極是著實更無一點懸空極是縝密亦無一點疎闊恐不必如此分開了失其旨矣又如碑記等文多是發明義理不可與騷賦等別作一等看蓋理明義精詣極悉到自無所往而不適無所發而不當非可以常迹分別也凡此等處恐更當修刮純粹無病方爲盡善盡美

程朱闕里志卷之五

明古歙後學趙滂編

同邑後學鮑應鰲纂次

洪世俊

汪元功

畢懋良

方道通

畢懋康參閱

鮑觀光



汪自霑

程鳴瑞

趙有成

趙游

曹應鶴同校

道統志

斯道之統至孟氏而失其傳者千四百年兩程夫子始續其絕又百有餘年朱夫子乃集其成可易言哉所爲開其統於前翊其統於後者固三夫子之所賴而道脉之攸關也淵源統緒何可無紀作道統志第五

師授

道在宇宙待人而傳統緒幾絕千四百年天挺真儒教鐸重宣遁有師承燦然中天

兩程夫子從學于周子

周子名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學者稱濂溪先生所著有太極圖說通書卒年五十七諡元淳祐元年追封汝陽伯從祀孔子公始掾安南時程大



中公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使二子受業焉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明道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伊川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明道少年好獵既見茂叔自謂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見獵者有喜心乃知茂叔非虛言也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訪茂叔茂叔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

還自謂所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卲伯温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掞訪先君先君與論道伊川指面前食棹曰此棹安在天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朱子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灑落有僊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大中獨知之宜其生兩程也



朱夫子從學于延平李先生

先生名侗字愿中世號延平先生南劍之劍浦人幼而穎悟少長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于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中庸語孟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是退而屛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爲本韋齋于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鄧廸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黨所及韋齋以爲知言韋齋歿後朱子歸自同安不憚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先生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此子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静處有



而動處無則非矣卒年七十有一謚文靖朱子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静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或問朱子曰延平欲于未發之前觀其氣象觀只恁平常否朱子曰此是以不觀觀之語錄云初朱子學靡常師出入經傳泛濫佛老有年及見延平李先生先生曰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由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源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蓋有所歸矣

門弟

萬川宗海百家開戶至有不至且失故步多方易

迷亡羊岐路得正依歸庶幾無斁

兩程夫子門人

楊時 字中立號龜山劍州將樂縣人陳氏淵曰明道在潁昌時龜山往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宋熙寧九年進士歷官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諡文靖 國朝弘治間追封將樂伯從祀孔子所著有龜山文集若干卷載性理宋史

謝良佐 字顯道上蔡人元豐中與游察院楊文靖同受學程子程子嘗曰顯道爲切問近思之學其材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矣歷仕州縣建中召對除書局官後復出爲筦庫以飛



語生繫詔獄褫官集有論語說行於世載性理及游公墓誌

李籲 字端伯洛人一云緱氏人程子曰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又曰語錄只有籲得其意記二先生語一編號師說元祐中爲秘書省校書郎載程氏遺書性理大全最詳

張繹 字思叔河南壽安人祁氏寬曰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記有伊川言行一編名師說所著詩文甚多歷官學士載宋史及祁氏語錄

范祖禹 字淳夫華陽人一云蜀人元祐中爲給諫講讀官入翰林爲學士後坐黨論貶死宗傳遺事載其言行甚詳然不云其嘗受學於二先生之門也得見于諸傳信錄記伊川亭而門人稱之所著有論語說唐鑑議論見伊洛淵源錄

呂希哲 字原明滎陽人正獻公之長子也讀書記云哲從安定胡先生與程先生並舍察程先生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以恩補官元祐中爲講官還諫官不拜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謫居和州徽宗召爲光祿少卿出守奉祠而卒載伊洛淵源錄西山眞氏讀書記

楊國寶 字應之程子嘗曰應之在交遊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托吾道者呂氏言其元豐中已老則年歯與先生相若云官除學士載性理

呂大忠 字進伯藍田人丞相汲公之兄程子嘉其篤志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元符以寶文直學士卒有實錄傳世見程氏遺書

呂大鈞 字和叔藍田人程子嘗品藻之曰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沉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嘉祐三年以進士中乙科授秦州司理監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耀州三原縣事以



諫議授果州乞代親入蜀知綿州巴曲縣事未赴旋以諫議致事移疾不行載性理及狀略

呂大臨 字與叔藍田人學於橫渠之門橫渠卒乃東見二先生而卒業爲元祐中爲大學博士秘書省正字范內翰薦其脩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爲講官不及用而卒有易詩禮中庸說文集等書行世見伊洛淵源錄

朱掞 字光庭河南偃師人語錄云公掞見明道於汝川踰月而歸語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元祐中爲給諫見侯仲良語錄

劉絢 字質夫緱氏人程子嘗曰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行之果得之多守之固若質夫者幾希元祐元年資政殿學士韓公維以開封府界留縣尉劉絢名聞授京兆府學教授侍御史王巖叟奏絢通春秋詔復爲大學博士及就試甚請外未報卒於官錄有戊冬亥八月巳巳冬

洛中所聞載性理
及李校書誌銘
馬伸 字時中或作時舉東平人崇寧中禁元祐學
姦人用事書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
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問以趨利叛去
時中方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曹事鋭然爲親
依之計至因張繹求見先生辭焉時中日而使伸
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于死乎先生聞而嘆
日此眞有志者一逆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
公職雖風雨必一造焉靖康初爲御史以論汪
黄誤國貶濮州監酒卒
謚文定見何兗逸士狀
劉安節 字元承永嘉人所記有伊川先生元祐遭
喪後紹聖四年遷諸前手編諸冊元符三
年擢進士第調越州諸暨主簿國子祭酒
歷殿中侍御史暨太常少卿見二程全書
尹焞 字彥明和靖人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日
程頤倡爲異端焞釋爲之左右靖遂不欲仕

程朱闕里志　卷之五　七

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
日我死而不失其正尹氏子也後仕受經筵侍
講所著有論仁道及涪陵記
善錄載性理大全呂稽中誌
張戩 字天祺大梁人一云鳳翔人遺書云戩嘗於
政事堂與介甫爭辨事因舉經語爲証介甫
日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戩不能答伊
川因日却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少就
鄉貢既冠登進士第熙寧二年趙爲監察御史
轉運使舉監鳳翔府司竹監而卒見二程遺書
呂大
臨狀
游酢 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元豐中與楊中立來見
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立侍不敢去久之
先生乃顧日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退則門
外雪深尺餘矣元豐六年登進士第歷宣德郎
博士及簽判上皇即位召爲監察御
史見侯仲良語錄楊文靖公誌略

侯仲良 字師聖河東人一云江陵人二先生舅氏
華陰先生無可之孫或日初策杖訪濂溪
濂溪留之對榻日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伊川
亦訝其不凡日非從濂溪來耶後手題上蔡謝
公帖云顯道與予爲同門友然親于爲後生
則師聖爲伊川門人云詳載伊洛淵源錄
唐棣 字彥思既從人初見程子問初學如何答日
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
書見伊
川語錄
邢恕 字和叔河間人一云原武人神宗問明道以
張載邢恕之學程子奏日載臣所畏恕臣所
遊其行事詳具國
史見晁氏客語
王佺期 字子眞來洛中居於劉壽臣園亭中一日
忽戒灑掃又於劉丐茶二盃炷香以待是
日伊川來款語終日蓋初未嘗
夙告也載祁寛所記尹和靖語

程朱闕里志　卷之五　八

鄒浩 字志完張繹云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
也程子日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
過不可於無過中求
有過載張繹師說編
李處遯 字嘉仲洛人爲中書舍人溺死維揚名見
唐錄
邢明叔 河間人程子嘗謂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
世務練習蓋美材也載性理
林大節 不詳其鄉里名字但程子嘗謂節雖差魯
然所問便能躬行載程氏遺書
郭冲晦 亦未詳但見程子嘗日冲晦西北人氣質重厚
淳固但識不及載性理
謝湜 蜀人過洛求見程子者二不許因陳經正以
請先生日聞其來問易遂爲說以獻載師說
呂本中 字居仁榮陽人原明侍講孫著有呂氏童
蒙訓行世見二程全書
王得臣 字彥輔錄有二程傳聞雜記見塵史

王巖叟　字彥霖大名人元祐中爲臺諫官登政府正直不撓當世稱之墓碑本傳記其行事甚詳然不及其學問源流也惟遺書前篇有其答問而其集中亦記有先生語數條又祭明道先生文有問道於先生之語亦在弟子之列也載伊洛淵源錄

劉立之　字宗禮河間人叙述明道先生事者其父與二先生有舊宗禮早孤數歲即養於先生家娶先生叔父朝奉女郭雍稱其登門最早精於吏事云見遺事條

馮理　字聖先汝州人尹公嘗記先生門人聖先號東皋居士曰二十年間先生教誨今一奇特事先生一問之理日夜閑燕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顧亦有一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載中外書

鮑若雨　字商霖一云汝霖永嘉人遺書記其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有答問數條及錄伊川語一卷見文集

周孚先　字伯忱毗陵人建中靖國初與其弟伯溫同受學有語錄及答問各數章仕臨安教官其家有伊川帖數紙見書集

王蘋　字信伯吳人一云福清人時程門先進羣曰同門後來成就莫過於信伯上召見賜進士第出身除秘書省正字未幾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歷官左朝奉郎致仕記有春秋拾遺錄載章憲墓誌

胡安國　字康侯崇安人一云武夷人從學先生先生獨奇重之與論經史大義自是迥出群流紹聖四年登進士第除荊南教授謚文定子寅字明仲號致堂弘字仁仲號五峯皆著述有辭於目見語陵記善錄



蘇昞　字季明關中人一云武功人先是橫渠門人而卒業程氏者呂進伯薦之自布衣召爲博士後坐上書邪黨竄鄱陽錄有明道師說諸篇載呂公薦扶累著

陳經正　字貴一永嘉人與弟經邦同受學一日問曰據貴一所見盈天地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爲我子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餓乎載二程全書

周行己　字恭叔永嘉人遺書十七卷即所記也恭叔自太學早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規然一室未嘗窺牖初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載祁氏寬記和靖語錄

孟厚　字敦夫穎川人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然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傳敦夫與尹張范棫邵溥送焉見祁寬記尹和靖語

李朴　字先之贛上人爲西京學官因受學焉呂氏雜誌云李先之周恭叔皆從程先生學問而學蘇公文詞以文之世多譏之者載性理大全

暢大隱　字潛道洛人遺書第二十五卷即其所記也遺書云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得也載伊洛淵源

郭忠孝　字立之事見伊川年譜尹和靖語云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近思宜徵使之子載祁氏寬所記

范育　字巽之程子嘗曰與巽之語聞而多疑者先入也與叔語宜礙而信者至誠也所著有正蒙序及性理諸篇載性理

邵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平日問答頗多著伊川語錄康節先生之子

祁寬字居之記有伊川問答語存二程全書

陳經邦字貴叔永嘉人經正之弟有問詩說存時氏拾遺

潘旻字子文永嘉人與伊川先生有問答見二程語錄

范文甫名未詳但一日問四象程子答曰左右前後故楊遵道錄

晁以道字說之開封人一云嵩山人

劉安世字器之元城人

劉安禮字立之河間人

馮忠恕字貫道汝川人理子



李舜舉字嘉仲洛陽人

周憲信州人記有震澤語存二程全書

呂堅中記有伊川問答見和靖語錄

范季平唐彥思紀其平日與伊川問答存語錄

張閎中鄉里名字不可考有答書見文集

周恭先字伯溫毗陵人伯忱弟

陳恬字叔易

薛景衡永嘉人

戴述永嘉人

許景衡永嘉人

邵公清洛陽人

程季參洛陽人

王彥明

朱子發

黃敖

呂給

譙夢授

趙承議



暢悅道

林志寧

杜孝錫

田明之

胡宿

郭雍

范域

朱定

鮮于洗　趙開之

## 朱夫子門人

**蔡元定** 字季通建州建陽人學者稱西山先生朱子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又嘗薦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蓄引以自匹也卒贈廸功郎謚文節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潜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陰符經解運氣節略脈書及雜說若干卷

**黃榦** 字直卿號勉齋福州閩縣人朱子之婿以蔭補歷官知漢陽安慶和州授承議郎朱子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卒贈朝奉郎謚文肅所著有儀禮經傳續解文集若干卷

**蔡沈** 字仲默元定次子學者稱九峯先生朱子嘗令作書集傳卒謚文正　國朝正統元年詔



從祀孔子成化三年追封崇安伯

**劉爚** 字晦伯號雲莊建陽人乾道八年進士歷官權工部尚書卒贈光祿大夫謚文簡所著有奏議史藁雲莊外藁續藁經筵故事講堂故事東宮詩解禮記四書集成文集遺錄等書

**真德秀** 字景元一字希元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其學一以朱子為宗歷官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謚文忠所著有西山讀書記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及藁編集文章正宗諸書　國朝正統元年詔從祀孔子成化三年追封浦城伯

**張洽** 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嘉定元年中第歷官著作佐郎直秘閣朱子嘉其篤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卒後除直寶章閣所著有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歷代郡邑地理沿革表文集

**陳淳** 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嘉定十年以特奏恩授廸功郎安溪縣主簿學者稱北溪先生朱子嘗目安卿看得道理儘密諸生未有及之者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錄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

**李燔** 字敬子號弘齋南康建昌人紹熙元年進士歷官潭州通判直祕閣朱子嘗稱之曰南康得敬子便覺得此箇氣脈未至斷絕將來有可望者卒贈直文華閣謚文定

**輔廣** 字漢卿號潛庵慶源府人居崇德學者稱傳貽先生朱子嘗曰漢卿身在都城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金華同門之士鮮有其比所著有五經註釋四書問答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日新錄師訓編

**葉味道** 初名賀孫以字行括蒼人居永嘉嘉定十三年進士歷官祕書省著作佐郎謚文脩



所著有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及所錄朱子問答〇按一統志溫州有葉味道處州有葉賀孫皆朱子門人而事實微有不同蓋本一人誤析為二也

**李方子** 字公晦號果齋邵武光澤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辰州通判朝奉郎朱子嘗謂之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所著有禹貢解傳心精語紫陽年譜

**陳埴** 字器之永嘉人擢第授通直郎學者稱潛室先生所著有禹貢辯洪範解王制章句木鐘集

**李季札** 字季子婺源人所著有明齋蛙見錄肩荒仁說近思續錄字訓續編會遇集家塾記問諸書及錄丙申乙卯問答

陳宓 字師復號復齋守之弟以蔭補歷官提點廣東刑獄直祕閣贈直龍圖閣所著有論語註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疣槀

彭龜年 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乾道五年進士歷官吏部侍郎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以僞學追三官停勒再起除集英殿脩撰卒贈寶謨閣直學士加贈龍圖閣學士諡忠肅所著有經解祭議五致錄奏議外制

馮椅 字奇之號厚齋南康都昌人紹熙四年進士歷官江西轉運司幹官所著有易書詩語孟太極圖西銘輯說孝經章句喪禮小學孔子弟子傳讀史記及詩文志錄合二百餘卷

潘柄 字謙之號瓜山植之弟所著有四書講說易解尚書解及錄癸卯以後問答

趙師淵 字幾道號訥齋黃巖人朱子嘗令修校通鑑綱目



楊復 字志仁號信齋福寧州長溪人所著有祭禮圖十四卷儀禮圖解十七卷家禮雜說附註二卷

黃灝 字商伯南康都昌人隆興間進士歷官廣東提點刑獄朱子稱之曰商伯講論精密誠可嘉尚卒諡文簡所著有西坡集

廖德明 字子晦劍州順昌人乾道中進士歷官吏部左選郎朱子稱之曰德明學有根據所著有春秋會要槎溪集及錄癸巳以後問答

陳可學 字子上號持齋莆田人歷官忠州文學朱子嘗謂之曰斯道不絕如綫惟冀勉勵以副所望所著有春秋博議三朝北盟舉要師說詩數百篇

童伯羽 字蜚卿甌寧人朱子爲扁其樓曰辟經堂曰敬義齋稱敬義先生四書諸經皆有訓

解及錄庚戌問答

徐僑 字崇文號毅齋婺州義烏人淳熙十一年進士歷官權工部侍郎寶謨閣待制諡文清朱子稱其剛直所著有讀易記讀詩紀詠雜說文集

鄭性之 字信之初名自誠改今名福州侯官人嘉定四年進士第一歷官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所著有嘉平奏議宋編年備要

王遇 字子正號東澗龍溪人乾道五年進士歷官宗正丞右司郎中朱子稱其篤信嗜學所著有論孟講義兩漢博議及文集

滕璘 字德粹號溪齋婺源人淳熙八年進士歷官浙江福建帥司參議官朝奉大夫所著有尊所聞等書及溪齋類槀



鄭文遹 字成叔號庸齋福建閩縣人嘉泰甲子貢士朱子嘗令編次喪禮所著有易學啓蒙或問春秋集解喪禮長編庸齋集等書

程先 字傳之休寧人所著有東隱集

祝穆 字和父歙人君建安朱子內姪所編輯有事文類聚方輿勝覽諸書

胡泳 字伯量南康建昌人朱子稱其堅苦又曰伯量兄弟孝友所著有四書衍說南康胡氏鄉約及編次喪禮戊午問答

何鎬 字叔京邵武人潭州善化令學者稱臺溪先生所著有易論語說及錄乙未以前問答

江默 字德功崇安人乾道五年進士建寧縣令朱子嘗曰吾鄉士大夫如德功者一意讀書亦不多得所著有 國朝綱集易訓解四書訓詁

陳孔碩 字膚仲號北山侯官縣人淳熙二年進士歷官中大夫祕閣修撰所著有庸學講義北山集

傅伯成 字景初泉州晉江人隆興元年進士歷官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所著有文集若干卷

程端蒙 字正思號蒙齋饒州德興人朱子為表其墓稱其任道勇而用志專所著有小學字訓及錄巳亥以後問答

黃士毅 字子洪號壺山莆田人徙居吳嘗譔次朱子書說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語類一百三十八卷類註儀禮未成書

陳駿 字敏仲號仁齋寧德人登進士所著有語孟筆義詩筆義未脫稿



林用中 字擇之古田人朱子目為畏友嘗曰擇之見趣操持愈見精密偕訪張南軒于長沙有南嶽唱酬集

林夔孫 字子武古田人以特奏名任縣尉所著有書本義中庸章句蒙谷集及錄丁巳以後問答

陳易 字後之泉州永春人慶元丙辰進士授懷安丞朱子嘗曰後之持守見識不易得所著有論孟解義

程洵 字允夫號克庵婺源人朱子內弟以特科恩任吉州錄事參軍朱子稱其好學而敏於文所著有尊德性齋集

楊楫 字通老號悅堂福寧州長溪人淳熙五年進士歷官吏部郎江西運判朱子稱其溫厚質實信道甚篤所著有奏議悅堂集

度正 字周卿合州人紹興元年進士歷官禮部侍郎兼右侍郎官兼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朱子稱其志趣不凡所著有性善堂集

周端朝 字子靜號西麓永嘉人嘉定中進士歷官權刑部侍郎太中大夫贈宣奉大夫謚文忠所著有西麓文章藁

吳昶 字叔夏號友堂休寧人所著有易論書說史評詩文若干卷

鄭昭先 字景紹閩縣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歷官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謚文靖所著有日湖遺藁

程永奇 字次卿號格齋先之子所著有六經四書疑義朱子語粹中和考娶齋藁



潘友恭 字恭叔友端之弟任從事郎明州司理參軍朱子嘗令編次禮書又除從官舉友恭自代狀畧云居家孝友持已廉靜其於世務亦所該通

林允中 字擴之用中之弟朱子稱其專志苦學所著有草堂集

王力行 字近思泉州同安人嘗著朱氏傳授支派圖及錄辛亥問答

高禾 字穎叔晉江人淳熙辛丑進士歷官兵部郎所著有愛閣集

方士繇 字伯謨莆田人寓居建安朱子稱其詩溫潤可觀所著有遠庵錄

徐寓 字居父永嘉人朱子稱其務學求師志尚確所著有中庸說及錄庚戌以後問答

曾興宗 字光祖號雅庵寧都人肇慶府節度推官朱子稱其純茂篤實用功正當所著有作庵棐藁

黃義勇 字去私臨川人白鹿書院堂長所著有屯田議

鄭師孟 字齊卿號存齋寧德人朱子稱其志趣堅苦所著有洪範講義

劉砥 字履之號存庵長樂人朱子嘗曰砥及其弟礪更歷變故志尚愈堅察其居家孝友臨事謹畏所錄有朱子庚戌問答及編上朝禮節孟註解未脫藁

余偶 字占之號克齋古田人朱子稱其警敏有克齋集

林學蒙 字正卿福州永福人道南書院堂長所著有梅塢集及錄甲寅以後問答

汪莘 字叔耕號方壺休寧人所著有柳塘集

龔鄭 字景伯號南峯寧德人有詩文雜著數卷

曾逢辰 字誠叟閩縣人所著有月林麗鏡



林湜 字正甫福州長溪人晚居平陽紹興庚辰進士歷官直寶謨閣浙江運副進龍圖閣所著有槃隱類藁

黃㽦 字子耕豫章人舉進士歷官知袁州所著有復齋集及錄戊申問答

趙詠道 師淵之弟朱子嘗令編禮書

李閎祖 字守約號綱齋光澤人嘉定辛未進士歷官廣西經略安撫司幹官朱子答書有曰所論克己工夫甚簡潔史論亦甚正所錄有戊申以後問答

李相祖 字時可閎祖之弟嘉定辛未進士所編有書說三十餘卷

吳必大 字伯豐興國軍人以蔭補吉水丞朱子稱其警敏過人守官治事皆有方所錄有戊申己酉問答

陳文蔚 字才卿號克齋信州上饒人端平中詔補迪功郎朱子稱其功夫精進所錄有戊申以後問答

楊道夫 字仲思浦城人所錄有己酉以後問答子若海亦有所錄

楊驤 字子昂道夫族兄所錄有己酉甲寅問答

楊與立 道夫從兄所編次有朱子語畧及壬子問答

潘植 字立之福州懷安人所錄有癸丑問答

龔蓋卿 字夢錫衡州常寧人登第歷官右正言所錄有甲寅以後問答

劉礪 字用之號在軒砥之弟中童子科所錄有己未問答

甘節 字吉甫臨川人所錄有癸卯以後問答



潘子善 字時舉天台人所錄有癸丑以後問答

晏淵 字亞夫號蓮蕩涪陵人所錄有癸丑以後問答

黃義剛 字毅然臨川人所錄有癸丑以後問答

竇從周 字文卿丹陽人所錄有丙午以後問答

林學履 字安卿學蒙之弟所錄有己未問答

萬正淳 字人傑號止齋興國軍人朱子稱其氣質甚美所錄有庚子以後問答

楊至 字至之晉江人朱子稱之曰至之講論儘精細所錄有癸丑甲寅問答

徐容 字仁父寓之弟朱子稱其志趣正所錄有辛亥問答

余大雅 字正叔劍州順昌人朱子深與其進所錄有庚戌問答

鄭南升字文振潮州人朱子稱其資質好所錄有癸丑問答

金去僞字敬直饒州樂平人所錄有乙未問答

林恪字叔恭天台人所錄有癸丑問答

李儒用字仲秉岳州岳陽人所錄有己未問答

廖謙字益仲衡陽人所錄有甲寅問答

孫自脩字敬父宣州宣城人所錄有甲寅問答

王過字幼觀鄱陽人所錄有甲寅以後問答

陳芝字庭秀所錄有壬子問答

蔡懋錄字行夫平陽人所錄有壬子問答



郭逍遙有所錄問答

林賜字聞一所錄有乙卯以後問答

嚴世文字時亨臨江新喻人所著有疑義問答

吳英字茂實邵武人紹興三十年進士所著有論語問答略

魏椿字元壽建陽人所錄有戊申五夫問答

游倪字和之建寧人所錄有癸丑問答

周明作字元興建陽人所錄有壬子以後問答

吳雉字和中建陽人有所錄問答

湯泳字叔永丹陽人所錄有乙卯問答

鍾震字春伯潭州人所錄有甲寅問答

黃卓字先之有所錄問答

吳振有所錄問答

吳琮字仲方臨川人所錄有甲寅問答

劉子寰字圻父建陽人號篁嵊所著有詩集及錄己未問答

楊方字子直長汀人隆興初登第歷官廣西漕使直寶謨閣兼吏事朱子稱其篤學不易得所錄有庚寅問答

楊長孺字伯子廬陵人歷官直敷文閣屯田郎中所錄有甲寅問答

潘履孫字坦翁友恭之子寓居紹興歷官奉議郎通判江陵府所錄有甲寅問答



曾祖道字擇之所錄有丁巳問答

周謨字舜弼南康建昌人朱子稱其講學持守不懈益勤所錄有己亥以後問答

錢木之字子升晉陵人寓永嘉所錄有丁巳問答

石洪慶字子餘臨漳人朱子稱其強毅方正所錄有癸丑問答

李煇字晦叔南康建昌人疑燔之兄有所錄問答

李孝述字繼善燔之從子有所錄問答一卷朱子答書有云所示疑義甚精到

林武字景文號尚絅永嘉人以恩科授河池縣尉所集有朱子語錄

劉剛中字近仁光澤人嘉定四年進士調蘭溪丞所輯有師友問答兩漢奇語

吳壽昌字大年邵武人所錄有丙午問答

梁瑑 字文叔邵武人所輯有朱子語錄潛臺石刻考證

呂燾 字德昭號月坡南康建昌人所錄有巳未問答

沈僩 字莊仲永嘉人所錄有戊午以後問答

陳枅 字自修福州長樂人朱子稱其切問近思有所錄問答

汪德輔 字長孺鄱陽人所錄有壬子問答

包揚 字顯道南康建昌人所錄有癸卯以後問答

郭友仁 字德元山陽人寓臨安所錄有戊午問答

李杞 字良仲平江人所錄有甲寅問答

蕭佐 所錄有甲寅問答



舒高 所錄有甲寅問答

黃升卿 所錄有辛亥問答

丘玨 字玉父邵武人所錄有主敬問答

林子蒙 湖南人有所錄問答

李文子 字公謹方子之弟紹熙四年登第知潼州有所錄問答

劉炎 字潛夫邵武人所錄有巳酉以後問答

董拱壽 字仁叔鄱陽人所錄有甲寅問答

歐陽謙之 字晞遜吉州廬陵人所錄有癸丑問答

范念德 宗伯崇建安人歷官朝奉郎江東帥機朱子嘗曰伯崇學大進未可量臨歿囑其脩正禮書

劉炳 字韜仲僴之弟淳熙戊戌進士歷官朝請大夫朱子稱之曰韜仲不苟如此不易得其兄晦伯亦甚好他日皆未可量

林大春 字熙之號慥齋朱子有詩送之

林師魯 號芸谷古田人朱子稱之曰師魯問學行誼克世其家

余範 字彝孫古田人朱子稱其淳靜

陳齊仲 同安人朱子答書有曰詩解用意甚深

許升 字順之號存齋同安人朱子爲作字序齋記稱其學專用心於內及卒爲文祭之

許景陽 字子春同安人朱子稱其意趣儘好



楊履正 字子順朱子稱其細密

包定之 永嘉人朱子稱其用意精密

余大猷 字方叔大雅之弟朱子稱其看道理穩實

徐子融 鉛山人朱子稱其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

詹體仁 字元善浦城人隆興元年進士歷官直龍圖閣知靜江府朱子稱其才雋行馴好學不倦

任希夷 字伯起邵武人淳熙三年進士歷官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贈少師諡宣獻朱子嘗曰伯起開濟士也

王玠 字南卿江州人隆興元年進士歷官知撫州朱子稱其才氣術略過人

陳定 字師德守之弟以蔭補授布承事郎朱子銘其墓

潘友端 字端叔金華人朱子稱其有志操

傅君定 婺州人朱子稱其刻苦

李唐咨 字堯卿朱子稱其持循雅飭

方誼 字賓王朱子稱其爲學親切的當近日朋友講習未有能及之者

滕珙 字德章號蒙齋璘之弟淳熙十四年進士合肥令朱子銘其父墓有曰二子皆能自立有聲州縣間又稱珙廷對甚佳

劉孟容 字公度隆興府人第進士歷守長沙南康朱子稱其謙默自好學問有方

葉賔 字直翁邵武人朱子稱其謹愿詳審



馮允中 字作肅邵武人朱子名其居曰見齋

彭蠡 字師範號梅坡南康都昌人朱子稱其疑端甚精

呂煥 字德遠燾之弟朱子嘗曰二呂講論相有條理

李宗思 字伯謙建安人朱子稱其爲新教專以古人爲己之學教人

吳居仁 字溫父建陽人融州節度推官朱子稱其貞廉

傅脩 字子期號章進賢人朱子稱其孝

林憲卿 字公度號存齋福州懷安人朱子哲其忠信

委大中 字叔權朱子稱其天姿慈詳

丁堯 字復之崇安人朱子誌其墓稱其篤厚慈良有志爲己之學

包詳道 建昌人朱子稱其篤實

方耒 字耕道莆田人乾道中登第任宣教郎連江縣令朱子稱其明敏果決

方壬 字若水莆田人淳熙丁未登第任從事郎寧鄉縣令朱子守漳辟壬主學事

游開 字子蒙建安人朱子稱其議論文學皆有餘

趙蕃 字昌父號章泉官至秘閣朱子稱其志操文詞非流輩所及

宋之源 字深之婺源人弟之潤之汪朱子稱其昆仲耆學而有文

黃幹 字尚質長溪人官至直學士院著述甚富

陳址 字廉夫莆田人以恩補調監南安縣鹽稅朱子誌其壙稱其爲原明敏

汪清卿 字淮仲婺源人朱子嘗寓其家與鄉人講學爲作敬齋箴



汪端雄 字季英婺源人嘗建東山九曲亭與朱子講道其間

劉炯 字季銘綸之弟慶元己未進士固始縣令

李壯祖 字處謙閎祖之弟嘉定辛未進士調閩清尉

董銖 字叔重饒州德興人登進士授金華縣尉韓從事郎

呂勝己 字季克號渭川居士邵武人歷官朝請大夫知沅州

陳孔夙 字仁仲孔碩之兄寓平江慶元五年進士

王介 字元石婺州金華人紹熙元年進士歷官集英殿脩撰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謚忠簡

曹彥約 字簡甫號昌谷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歷官兵部尚書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韓

華文閣學士通議大夫
贈宣奉大夫諡文簡

郭磊卿 字子奇台州僊居人嘉定七年進士除起居舍人諡正肅

葉武子 字成之邵武人嘉定甲戌進士歷官直龍圖閣加祕閣脩撰

陳宓 字師中莆田人以蔭補歷官奉直大夫提舉湖南路常平公事遷將作監

陳守 字允初莆田人以蔭補歷官太常少卿奉議大夫

楊仕訓 字尹叔漳浦人擢進士第歷官監郢州糧料院

傅誠 字至叔號雪澗莆田人淳熙中登第歷官太常博士

潘友文 字文叔金華人福建提舉

陳範 字朝弼崇安人嘉定七年進士調崇仁丞



戴蒙 字養伯永嘉人紹興庚戌中第調紹興府石堰鳴鶴場鹽官

李東 字子賢邵武人紹熙中進士萬安縣令

饒幹 字廷老邵武人淳熙二年進士歷官知懷安軍

趙師端 知撫州兄弟皆師朱子

趙師恕 字季仁餘杭縣令

余元一 字景師興化軍僊遊人淳熙五年進士池州通判

俞聞中 字夢達邵武人淳熙八年登第知黎州

張揚卿 字清叟瑞安人登第任南康軍教授

祝汝玉 信安人休寧縣令

胡安之 字叔器袁州宜春人

黃謙 字德柄光澤人

趙希漢 字南紀岳陽人

李如圭 字寶之廬陵人

鄧絅 字衛老將樂人有近思錄問答

黃東 字仁卿幹之兄

葉任道 味道之弟

郭叔雲 字子從潮陽人

趙師邦 字恭甫天台人



劉黻 廬陵人

林稱 字退思永嘉人

林暮 字丕顯福州連江人

彭鳳 字子儀宜春人

陳祖永 字慶長會稽人

王春卿 建安人

陳士直 字彥忠閩清人

張彥先 字致遠臨淮人

傅公弼 字夢良莆田人

林仁實 永福人

杜斿 字叔高金華人

杜旟 字幼高斿之弟

杜煜 字良仲號南湖黃巖人

杜知仁 字仁仲號方山煜之弟

許儉 字幼度閩清人

程深父 古田人

程若中 字實石號槃澗古田人有槃澗集

馮去疾 知南康軍



蔣康國 字彥禮號鬥山古田人

趙子明 開封人

魏恪 字元作朱子之甥

劉學古 朱子之婿臨桂縣令

祝癸 穆之弟

劉子禮 建州人

翁易 字粹翁崇安人授徒竹林精舍

劉叔通 建州人

黃仲本 邵武人

趙師雍 字然道師淵之弟

程實之 字士華號尊己翁歙人遷德興

程櫄 字文伯號翠林婺源人洵之從子所輯有先賢格言

滕珙 字德玉璘之從弟

陳利用 字光卿同安縣學司書兼奉詞皆編大同集

周介 字公謹初姓葉

林克之 余正父 閭丘次孟 黎季成

周伯壽 曾可幾 李德之 鄭仲履

康淵 字叔臨



連嵩 劉季文 邵浩

林揆 字一之

符叙 字舜功

周僩 劉純叟

劉礪 字正之建陽人

劉寶之 礪之弟

李克宗 字子能泉州南安人

方大壯 字履之號履齋莆田人

陳勝私 南康軍人

黃謙 南安人
鄧植 廬陵人
饒克明 邵武人
劉鏡 字叔光惠安人號稱高弟
曾彥純 彥約之兄
輔萬 廣之弟
黃孝恭 字令裕邵武人
吳唐卿 南康人
林謝 泉州人



曾晉叔 建安人
魏應仲 建陽人
朱魯叔 僊遊人
劉貢 字炳文南康建昌人
薛洪 字持中永嘉人
蔡元思 江東人勉齋稱之
王仲俶 字之才縉雲人
彭樓 字子應宜春人
葉永卿 周符之 江孚先

俞子壽 李季文
符敘 字復中
俞嘉巳 字季清
詹觀 字尚賓
丁仲澄
王翰
周願
劉子晉
劉定夫



吳南 字宜之
張顯父 字徵之有孟子問答
曾極 字景建
華仲至

程朱闕里志卷之六

明　古歙後學趙　滂編集

同邑後學　鮑應鰲纂次

洪世俊

汪元功

畢懋良

方道通

畢懋康叅閱

鮑觀光



汪自嵒

程鳴瑞

趙有成

趙　濬

曹應鶴同校

錫典志

三夫子道未及大行於時迨身後而國家之優崇褒顯有隆無已延至我聖朝猶烏奕焉噫何其盛也於此見吾道如日中天雖暫晦而卽明而人主之崇儒重道可謂得治本者矣前後制辭煌煌具在或於其身或於其子孫作錫典志第六

襃崇

道尊德貴不爵而王名高風遠不土而疆優崇表錫國有彝常追隆歷代彌久彌光

宋寧宗嘉定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軍器監兼權考功郎官樓觀上純公覆謚議

議曰嘗觀明道先生有言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



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之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也先生之品藻聖賢區別於片言隻字之間儼然如在其左右也然則今之議先生之謚者烏可泛然而贅爲之說乎博士謚曰純公豈有得於春生而爲和風慶雲者乎及觀伊川先生狀其行曰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信斯言也謚之以純日宜謹議六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依

魏了翁乞定程先生諡議

臣聞諡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自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于是常位大官者雖惡猶將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于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諡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諡文正鄧洵武蔡攸而諡文簡呂惠卿而諡文敏張商英而諡文忠張淵明而諡文獻林希而諡文節温益而諡定簡汪伯彥而諡忠



定秦檜而諡忠獻此皆名浮于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訝也至于倡明正學于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大儒高第其有功于生民之類亦不爲小矣世之相後不爲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爲闕也臣竊爲之不平久矣迺自前歲誤被簡擢抔承清寄遂因職分所關輙於貼黄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拭皆已賜諡而熹拭之學寔宗程顥今錄其後

而遺其先似于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皇明丞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雜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爲請申命所屬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准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兹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邪抑自邇年以來諡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程之苗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諡法亦豈無可以加此者舍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歸承之間亦不嫌于同諡



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諡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向之的則其于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于此者臣出位犯分涔瀆聖聽伏俟斧鑕之誅

宋理宗淳祐六年二月追封河南伯制

勑明道初元天於河南篤生大賢是似顏子故任承議郎宗正寺丞諡純程顥德性粹甚天理渾然由明而誠有過化存神之妙自體達用有綏來動和之功使得相於熙寧蒼生之福未艾朕每追背

之然誦其遺書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與足以開萬
世之大平也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
來者可特封河南伯餘如故 趙汝騰行詞

宋神宗元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鄉貢進士程頤
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制

勑鄉貢進士程頤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
焉吾思起巖穴之士以扮澤太平而大臣以爾好
學篤行薦於朝願得試用故加以爵命起爾爲洛
人矜式此故事也盛名之下尚愼處哉可特授汝



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塡見闕 王震行詞

宋哲宗紹興元年九月二日崇政殿說書程頤贈直
龍圖閣制

勑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朕惟周衰聖人
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爲
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求之亦孰從
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
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
卒使流離顚仆其禍賊於斯文甚矣爾頤潛心大

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師則子弟從之孝弟
忠信及進侍講帷則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由
其外以察其內以其所已爲而逆其所未爲則高
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學問文
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
實奔競外示朴魯中實姦猾外示嚴正中實回僻
遂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爾朕
錫以贊書寵以延閣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
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尚其明靈知享此哉可



特贈直龍圖閣 林適行詞

右伊川先生舉逸民追贈之告詞也昔先生居洛以道自任元祐初始應詔未幾以間去中與首明黨議而先生下世矣先生之孫源將以二詞刻諸石先生之道雖不行於時此抑以見我朝崇儒重道之意嘉定庚辰二月朔東陽徐僑書

宋寧宗嘉定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軍器監兼權考功
郎官樓觀上正公覆謚議

議曰伊川先生程公頤奉其兄明道先生親得濂
溪先生而師之宜其心同道行同功無間乎一氣
今博士謚明道以純謚伊川以正曰正與純亦有

與乎此覆權者所當辨也夫有天資有學術學術得於師承之素天資得於稟賦之初以學術而充天資固可以造道之精微然而天資之得於稟賦者雖聖賢不能以强同而終亦同歸於道也明道天資純粹其接物如春陽之溫其言之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故曰純若夫伊川天資勁正法度森嚴豈明道所謂秋殺盡見泰山巖巖氣象之遺風餘韻者乎考之議論揆之躬行參之立朝大節謚之以正日宜謹議六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依

宋理宗淳祐六年二月追封伊陽伯制

勑明道二年天於河南挺生儒宗是似曾子故任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贈直龍圖閣程頤直內方外智崇禮卑物格知至則由體驗之功任重道遠則自持守之固發明六藝辭嚴義密怡然理順渙然氷釋豈獨天下之士受先覺之賜朕萬機之暇垂意經術所藉以緝熙多矣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伊陽伯餘如故 趙汝騰行詞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七月 日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朱熹誥

勑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爾好古道據正不回利物愛人用志彌篤擁州麾分使節先德後刑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活者尤衆久從家食念之不忘江右持平往哉惟允行爾盡心之學廣我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 陳居仁行詞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八月 日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朱熹誥

朕惟廉節不立風俗未淳思得難進易退之士表而用之庶幾驟然變其舊習爾之學術遠有淵源其爲操行養之久矣志在憂世曾未得一日立於朝比以部刺史入奏便殿朕嘉其讜論留寘郎曹蓋將進諸清要之地遽以疾辭亟反初服旣勉從於素志復更請於真祠夫招麾何意於去來仕止不形於喜愠此古之淸達之士也朕察爾於是陞

職二等聽食優用之祿身雖在外亦有稱於風化
云 中書舍人鄭僑行詞
宋光宗紹熙四年十二月　日除知潭州湖南安
撫朱熹誥
勑具位十國為連師帥是寄矧長沙據湖湘上游
賜履甚廣覜那選侯尤難其人以爾學古粹深風
節峻特可以為世之師仁心仁聞威惠孚洽可以
為時之帥兼是二者往臨藩方聲望所加列城聳
服儒先相望士氣方振爾其為朕敎之楚俗雖安



尚有凋瘵爾其為朕撫之典刑所存奚事多訓可
中書舍人樓鑰行詞
宋光宗紹熙五年八月　日除煥章閣待制侍講
朱熹誥
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帷詳延學士眷儒
宗之在外召節之趣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具位
朱熹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為不
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
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於紹興副吾尊

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於士
論直將增益於朕躬非不知正化方行帥垣有賴
試望之於馮翊不如寘之本朝召賈傳於長沙自
當接以前席慰茲渴想望爾遄驅可 黃山行詞
宋光宗紹熙五年十月　日覃恩授朝散郎朱熹
誥
勑具位學先王之道而明於當世之務三仕三已
義不苟合天下高之蓋累朝之所嘉嘆而不忘也
長沙謀帥强為時起肆予初政式遄其歸于以勸



講朕將虛已聽焉爰因大賚序進厥秩雖曰舊章
亦冀樂告可 中書舍人陳傅良行詞
宋寧宗慶元元年三月　日轉朝奉大夫朱熹誥
勑登崇俊良固欲符於衆望丕視功載自難廢於
彝章雖吾法從之英亦用敘遷之典具位受才宏
遠造道精醇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夙懷此志以六
經為諸儒之唱務淑斯人爵每見於辭榮節素高
於難進載稽吏考爰賜文階積久以致官恐未免
如昔人之議舉賢不待次當有以狥天下之公其

體朕心勿忘猷告可中書舍人鄧馴行詞

宋寧宗慶元元年十二月　日詔依舊充秘閣修撰官觀朱熹誥

勑具位朱熹從欲者聖人之仁尚謙者君子之行眷我執經之老辭夫次對之榮既諒悃誠其頒茂命以爾心耽墳典性樂丘樊被累朝之特招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翻然既陪東學之遊兼侍西清之邃見卿幾晚方善桓榮之說書高論未聞遽若貢生之懷土仍夫華職秩以真祠蓋彰優



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感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頗而務狥於名高在我詎輕於得馭俾解禁嚴之直復於論著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咈噫歷永明勞侍從既遠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業其祗于訓用蹈于中可中書舍人傅伯壽行詞

賜謚指揮

勘會嘉泰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已降指揮朱熹已致仕可除華文閣待制依條與致仕合得恩澤十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特與賜謚令有司議定申奏仍依條與遺表恩澤一名　右劄付禮部太常寺嘉定元年十月二十九日

謚議

宋寧宗嘉定二年　月　日太學博士章徠

議曰三才定位非道無與立也儒者之學所以講明大道正人事之綱常而參天地之化育故世之



治亂常視道之隆汚若饑者之食必以穀粟寒者之衣必資桑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學不明道術分裂急功利者味本原其流爲申韓尚清虛者忘實用其弊爲莊老孔孟生乎其時躬履是道既與其徒辯問講究又著而爲書使後世有傳焉然轍環天下詆毀困阨至老而不獲用身死而後其道始明是何不能取信於當時而乃獲伸於後世邪蓋真僞之相奪固不容以口舌勝而枉已直人者又聖賢之所不爲也百年之後愛憎泯而是非定

則誇毀熄而公議行矣至漢之楊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學孔孟者也其出處通塞大抵皆然故待制侍講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仕志愈篤累辭召請益得以涵養所學其後不獲命亦嘗位于朝分符持節于外而類多齟齬不合主上龍飛擢侍經筵未幾力排權臣而逐去尋以論者詆爲僞學奪職而公亦繼以下世矣權臣既誅聖化日新乃還舊職特命賜諡以公之學曾不究用於平生而僅邪白於身後豈其儒之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不



可以終泯蓋興時而同符也謹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廉公方正曰忠惟公躬履純誠潛心問學近承伊洛遠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閑邪存誠以爲踐履之實用功於不睹不聞之際加省於日用常行之間及行著而習察德新而理明然後明聖賢蘊奧之旨救苟談功利之偏訓釋諸經平實坦明使後學有所依據居鄉則信於朋友而有講切之功居官則信於吏民而以教化爲務非道德博聞之謂乎勤恤民隱如恐傷之奏減横賦修舉荒政爲民有請不避煩瀆必使實惠下究任部使則糾發吏姦不撓於權勢雖忤時必得其職乃已至於立朝則從容奏對極言無隱剴切論疏發於至誠方權臣初得志竊弄威福知其漸不可長禍且及天下抗章極論繼於講筵密奏雖知取禍弗顧也非廉方公正之謂乎彼詞章制作兼備衆體雄深雅健追並古作亦可以爲文矣而未足爲道德博聞之文也彼盡心獻納隨事規拂或抗直以揚名或削藁而歸美亦可以爲忠矣而未必皆廉方公正



之忠也曰文與忠惟公足以當之而無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傳之天下與來世庶乎久而益信謹議

覆諡議

尚書吏部員外郎兼考功郎官劉彌正上諡議奏

聖旨依

議曰諡古也複諡非古也諡法曰謹生於行者也苟當於其行一字足矣奚複哉故侍講朱公沒於爵未得諡上以公道德可諡下有司議所以諡諡

獻議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子思孟軻更遞其遺言以持斯世文幸未墜漢末諸儒采拔以資文墨鄭司農王輔嗣輩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眞在何黃而已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涉聖賢闕奥韓愈氏復出特其文近道爾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闇如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嘘其爝至公聖道粲然矣公之學以誠持中敬持外其於書捨六籍則諸子



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兩不敢過求也恐汨其統讀書初貫穿百氏終也縮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耿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不多有也公中科第猶少也薄游徑隱閉門潛思朝廷每以好官召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自官簿書考者九而閑居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長問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

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學者必行已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愛民重名節而愛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若此者眞公之學也嗚呼師友道喪人各自是公力扶聖緒本末宏闊而弄筆墨小技者以爲迂癯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沿沒朝市者以爲矯自童至耄動以禮法而斯弛於繩墨者媚以爲誕世嘗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諡公按公在朝之日淺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于後合



文與忠諡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諡文而得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非醇也其事業亦有可恨揚公正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多評韓愈爲文而非也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晚爲韓文立考與一書豈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諡諡公謹議

宋理宗寶慶三年正月　日贈官封爵指揮

御批　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法

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厲志
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
公謚如故 翰林學士陳珖行詞

宋理宗寶慶三年正月　日贈太師追封信國公
朱熹制

天之未喪斯文以方册之具在書者所以載道歷
古今而罕明惟我宋之化成有二程之傑出雖博
極群經而窮理必提挈要指以示人故於論語大
學之傳與夫子思孟軻之作常誨人而不倦俾學



者之易知治業既訛本眞浸失嗣與道統允屬儒
先具位某極高明而道中庸多聞見而守卓約允
六籍悉爲之論述於四書尤致於精詳紛然衆說
之殊折以聖人之正朕自親學問灼見淵源常三
復於遺編知有補於治道載惟一節歷事四朝早
錫爵追覽登崇從始終之際待遇弗渝然而學士
既名博聞羨議備舉當時之茂典未光列聖之盛
心是用折于五等之尊定位三公之冠中加寵贈
式究前猷噫身沒言存所恨丘原之難起源深澤

遠食同義理之無窮尚其不忘歆此嘉命可 王暨行詞

宋理宗寶慶三年正月　日郊禮推封制

肇祀南郊已訖泰壇之禮推恩邇列爰中禰廟之
褒式重典刑用昭懋錫具位某心潛列聖德配前
修家有成書發千古不傳之祕戶多滿屨爲四方
來學之宗聽白首於禁塗繳孤忠於講席雖用之
不盡莫紓經濟之懷然仰之愈尊済厚推崇之典
滋孫令子克相精禋適當竣事之初宜舉因心之
教維垣極品已增秩之春廣信稱公不改封疆



之舊諒惟英識克對殊休 陳卓行詞

宋理宗紹定三年九月　改追封徽國公朱熹誥

藝明堂而需澤具有彝章謂故國以務封式尊儒
道昔屢舉褒揚之典茲再疏追穢之恩眷我宗工
若時明訓其位某傳孔孟之學抱伊傅之才講道
以致知格物爲先歷萬世而無弊著書以抑邪與
正爲本關百聖而不憖阜陵知之而有廉靜之褒
寧廟用之而賴論思之益非漢唐諸子所可擬議
於伊洛二老尤能發揮肆予訪落止之初深有不

同時之恨每閲四書之奥旨允爲庶政之良規雖
已加禮贈之崇然未盡憲章之善適逢禋歲載錫
嘉名爵之父母之邦位以公師之品豈專踵故式
表教忠噫指書社而封斯道遂明於今日即桐鄉
而祀厥光愈興於前聞有赫其靈尚淑爾後可依
前贈太師改封徽國公謚如故 鍾震行詞

元順宗至正二十二年二月 日追封齊國公朱
熹誥
聖賢之蘊載諸經義理實明於先正風節之厲垂

諸世褒崇豈間於異時不有鉅儒孰膺寵數故宋
華文閣待制累贈寶謨閣直學士太師追封徽國
公謚文朱熹挺生異質蚤擢科名試用於郡縣而
善政孔多迴翔於館閣而直言無隱權姦屢排志
慮不回著書立言嘉乃簡編之富愛君憂國負其
經濟之長正學久達於中原渙號申行於仁廟詢
諸僉議宜易故封國啓榮丘爰錫太公之境土壤
鄰洙泗尚觀尼父之宮墻緬想英風載欽新命可
追封齊國公餘並如故 危素行詞

錄後
昭茲來許祖武是繩璚枝珠樹奕葉常新用章播
獲爰賁簪紳以引以翼勿替雲仍

伊川孫賜補官敕

敕黃行在尚書吏部准尚書左選關准紹興十年
四月二十九日敕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
狀承都省付下遂安軍奏右承直郎桐廬縣令程
易中故祖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程頤係元祐黨
籍承都省指揮特與本家恩澤一名本家自被上

件恩澤即未曾陳乞今有堂弟賜係故叔端彥之
子見今白身欲乞將上件恩澤奏補堂弟賜於文
資內安排又緣元降指揮內即無與補是何名目
之文所有元得一資與本札子粘連在前合申取
朝廷指揮伏候指揮仍連與本札子一道四月二
十九日奉聖旨程賜與補將仕郎其敕到札子令
尚書省毀抹今來本人依上件指揮令行補官奉
敕補將仕郎

伊川孫賜授將仕郎敕牒

尚書省牒程暘本貫開封府祥符縣施孝鄉近善里五世祖爲戸曾祖珦故任太中大夫祖頤故任崇政殿說書累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父端彦故任從政郎所生母史氏年六十自身年三十一牒奉勑程暘宜補充將仕郎牒至准勑故牒

宋哲宗紹興十年五月四日

錄用伊川子孫詔旨

勑三省同奉聖旨伊川先生紹明道學爲宋儒宗雖屢經褒崇而世祿弗及未稱崇奬儒先之意令尚書省訪求其後特與錄用



宋寧宗嘉定十七年正月一日

伊川四世孫源授廸功郎制

勑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諡正公程頤四世孫程源朕惟道德性命之旨具載魯論孟氏之書闢洛諸儒講明益備奈何頃歲各欲專門遂致邇來横生邪說朕所以悉易先儒之諡併及張呂之傳曲阜來歸既尊崇於孔氏元日發制復訪後於伊川覩之年高廪而奉祀源方强仕遂命以官庶幾感發人心推明道統俾務躬行之實無爲邪說之歸爾其懋哉朕意深矣可特授廸功郎

宋寧宗嘉定十七年六月三日

修職郎程源授籍田令制

勑修職郎程源爵祿朝廷之名器固能砥礪於一時賢者風俗之樞機實可作興於百世激勸有道今昔所同睠惟爾祖之賢一出濂溪之正盡心知性無非根本於大原啓鑰抽緘用以開明於後學求其嗣裔得爾端良隆然受道之資甚矣典刑之舊錫之命秩擢寘班聯庶幾風動於聽聞無或頹寘於邪僻克遵先訓尤殫乃心可依前修職郎行籍田令



行太社令程源改官制

勑宜德郎行太社令程源外服之臣儻或名對則雖選調亦吏京秩有位于朝者乃獨不然拔其一二尤異而特奬之所以厲群工乎爾源大儒之後業履温純昕朝入告通達詳明其越去試銜擢爵

宣德官簿寖華矣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尚克
懋哉可特改宣教郎依舊行太社令

將作監丞程源轉朝奉郎致仕制

勑宣教郎將作監丞程源公侯之子孫必欲復其初爾正公諸孫溫良質厚克紹家聲故起之布衣廉之好爵蓋欲光昭令德振起遺風俾天下後世知儒先之有後也歷官未久遽没其世天乎人乎良可慨矣特轉七品名在員郎庶幾可以延賞裕後奉先養親尤有賴焉匪直慰爾九原之思抑亦



見國家念儒先之意無厭斁如此爾其欽哉可特轉朝奉郎致仕　侍郎兼給事中鍾震行

薦伊川四世孫淮劄子

定子等惜有申控仰干鈞聽定子等項者恭覩篤臨監學斥荆舒從祀陟饗五先生明示天下學者以趍嚮之正竊見伊川正公嫡孫程淮嗣守家訓承親兄源錄用初調掛子尉肯待闕日久偶被衛倅池守常平使者具薦剡乞加旌擢己蒙
即施行緣其兄源官員判郎嘗二繼門戶之責淮實任之既得一官未霑寸祿欲望鈞
慈泰酌池守所薦特賜陶鑄一近次差遣庶不虛
公朝尊禮儒先崇尚正學之美意定子等不勝戰慄俟命之至右謹具申呈伏候鈞旨

宋理宗淳祐二年　月　日

尚書高定子李性傳侍郎杜範程公許劄子

程淮補官之始係左司吳淵擬筆備坐其兄程源元錄用補官指揮扎下池州從實契勘保明申奏以聞後據池州主者江東提舉兼知池州王伯大行下本廟官集鄰審實照得程淮委係伊川正公四世次嫡長孫五九承事議之之親次子添差江州通判程監丞源之親弟結罪保



明申上得旨程淮特與補將仕郎。豫章程彝識

附山長周應爲明道立後申請

承直郎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兼明道書院山長周應合申照會書院爲明道先生程純公立也固將有以壽其道脈亦當思所以壽其家脈今純公之後所至未見其人而伊川先生正公之子孫在池陽爲稍衆擬欲從闔府行下池州委請通判教授於伊川先生子孫中自十五至三十歲選其資質可以進學者五人並禮送書院

養而教之覲其有立別議區處庶幾爲子孫者崇
德象賢足以嗣續先世之舊而家脈與道脈俱壽
矣更合取自指揮奉鈞判行池州同申

伊陽伯四世嫡長孫程淮劄子

通直郎新差知與國軍永興縣主管勸農公事兼
照得明道先生子二人而端懿居長孫四人而昂
居長曾孫六人其後不復可考淮本位伊川先生
亦二子四孫曾孫八人元孫十二人仍孫見止十
人來孫見止四人可以遷繼明道者實難其選獨



節之之子濤濤之子傴孫乃伊川一氣之正脈可
爲明道後節之與克家爲兄弟若塋一代而以傴
孫爲克家之孫於法亦通然不可使節之之無後
也今莫若全以節之一位三世爲明道先生嫡孫
昂繼命節之爲明道曾孫濤爲明道元孫傴孫爲
明道來孫則明道先生之後世世有人節之乃伊
川長子知軍端中第三子通判武之第五子於通
判本位卽不相妨雖非禮之正而合乎禮之權可
以仰稱繼絕之盛德戶部看詳指定伊川先生次
子通判第五子節之一位三世移繼絕公之後援
禮援法實爲允當奉

聖旨依劄付池州

姚希得再爲明道立繼榜

先是往歲朝廷曾劄池州選擇伊川五世孫曰傴
孫者爲明道後前政馬觀文以是邦明道書堂在
焉迎就教育併其母曾節之官宇月給有差未及
兩載而傴孫亡曾母無依先賢弗嗣委爲可念景
定三年據學官申遂再行下池州訪問別無本宗



嫡派可以昭穆遂牒郡庠及書院擇同族而可教
者保明申據續申選到程學儀必貴兄程子材男
慶老年方十歲生質厚重家世詩書可爲明道之
後於是擇日行釋菜之禮告于純公之祠立爲傴
孫之子命名幼學俾職掌祠就學於其叔父程掌
儀何有課程講學不廢其祖母曾就同奉養使不
失祖孫相依之義庶天祐斯文教養至於成立先
賢無或廢祀庶有補於世教云
一行禮幣費用及每月教養廩給具子下方祖母

曾氏送五百貫十七界爲衣被之用掌祠程幼學送五百貫十七界置衣服生父程子材送一千貫土絹四疋建康府月支三百貫十七界米兩石一斗付程掌儀收支爲曾母日逐供給之用一半椿之書堂爲曾母衣服等用明道書堂每日供折錢月支四十五貫十七界米七斗五升撥過程掌儀家爲幼學日食之用程掌儀必責任教導之責書院月餽東脯五十貫十七界米五斗景定四年三月　日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刑部尚書沿江



制置使兼江東安撫使主管行宮留守司公事知建康寧府事兼權淮西總領鄞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戸賜紫金魚集姚　押

程朱闕里志卷之六終

# 程朱闕里志卷之七

明　古歙後學趙　滂編集
同　邑　後　學　鮑應鰲纂次

洪世俊
汪元功
畢懋良
方道通
畢懋康叅閱
鮑觀光



汪自霑
程鳴瑞
趙有成
趙　溥
曹應鶴同校

## 藝文志

語曰玉卮無當雖寶安用侈言無驗雖麗匪經三夫子之立言尚矣而爲三夫子言者或記或文雖各不同竝足不朽以其爲三夫子言也至若胄德欽風咏

愼予古彬彬作者代有其人疇非與仰于高山勤思乎景行者哉亦藝林所亟收也作藝文志第七

序紀

名世之文巧謝七襄作者蔚興煥乎有章在廟在原觸目琳瑯我緋裒之墨苑流芳

朱文公祠堂記　黃榦

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王綱旣正九疇旣敘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



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文公徽人也其歿也徽之士相與言曰公之系茲土吾郡之盛事也郎郡之學繪而祠焉太守趙君師端至視其祠褊且陜不足以稱邦人思慕之意改創於講堂之北且屬榦記之竊惟自昔聖賢之生率五百餘年而一遇孟子旣歿千有五百餘年無聞焉考其世系則又皆中土之所生而南方則又無聞焉歷世之久與地之廣其閒豈無閎博俊偉之士而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至我本朝周程張子旣相望於一時而文公復興於未及百年之後周子旣生於舂陵而文公復生於新安豈非治教休明文風周浹天運之所關地靈之所萃曠古之創見而一代之極盛者歟秦漢以來斯道晦蝕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當然之則昧沒而不彰方策不刊之訓殘闕而將墜周程張子旣推明其大



端而傳訛襲舛淩失本眞逮我文公禀高明之資厲強毅之志潛心密察篤信力行精粗不遺毫釐必辨至其德盛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粲然昭著故雖窮鄉晚出亦皆知有聖賢敎人之旨然則公之生於世有功於斯道大矣至公之歿海內之士莫不齊咨涕洟失所依歸而況生長於公之故里者乎宜其思慕不能自已趙君大其祠宇以慰其心也亦宜矣哉雖然思其人不若遵其道慕其迹不若師其心今公之書旣家藏而人誦之矣惟不爲習俗之所遷

不爲利祿之所誘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
行以踐其實則雖越宇宙如親見之道之明且行世
之盛且治可冀也此當世之所宜共勉徹之士其可
無以勉之哉師端與其兄弟皆從遊於文公先生之
門其爲政知所先務如此堂成於嘉定七年八月董
其役者歙令孫逕十月朔

紫陽書院記　諸葛泰

淳祐六年徽州紫陽書院成明年淮西總領上饒韓
公補移書金壇爲泰言曰余之守徽也紫陽之地未



及闕而書院未及築也踰年郎江東道院舊基而創
焉前爲祠堂坐文公像於其上勉齋黄公榦西山蔡
公元定侑之乃爲堂中揭明明德三字以來學者六
齋並設書樓立其前披雲閣峙其後庖湢廩庾左右
夾翼所以尊師道而昭地靈也聖上表章六經親灑
宸翰作紫陽書院四大字以賜守臣雲漢昭回江山
焜燿植碑亭於門之左設宸奎閣於堂之陰其尊君
命而侈上賜者厚矣抑學成制定而登載無所或者
其何以尊顯前聞開道後學乎泰愧不敢當頃生世

已晚於文公之門無復重游之舊獨嘗授讀其書招
來其徒講游建安攷論其學而未能深造自得何敢
僭以承命夫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紫陽者非
韋齋吏部朱公之所自生而文公所爲不忘其本者
乎吏部少居婺源游於郡學登是山而樂之其精神
志念之感未嘗一日忘也因從宦而寓尤溪刻紫陽
書堂印章以示懷思文公以吏部之志徙崇安潭溪
之上營晦庵於建陽雲谷奉遺命從籍溪胡公草堂
屏山二劉公以學近質於延平李公侗而遂交於南



軒張公拭歸築精舍於武夷最後作室建陽考亭四
方之學者咸聚而名其堂曰紫陽書院所謂正丘首
而營菟裘者意有在矣自嶽麓廬山本書院之舊而
濂溪建安延平考亭其建立次第則因文公之學而
作焉皆有御筆照臨其上然未有若紫陽營乎東南
江流上下山川之美卓然於一埘者吏部所未及登
也吏部當紹興初力排和議大明正論固已開壬午
庚子諭諫之源學莫大於三綱五常而綱常莫急於
忠孝其仁義禮智之論與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端皆由是而之焉者也遷行遺愛一草一石皆文公感念之所故庚午歸婺源省拜墳墓宗黨丙申與蔡元定再至游從數月其鄉人子弟必有躍然興起者其於鄉校記書閣以著易詩書禮春秋之盛記學祠以倣濂溪明道伊川之美則隨其資禀循誘不倦有非筆舌所能盡者矣然則徽之學者當以文公爲始而學文公者蓋自吏部始夫豈屑屑於科舉以釣聲利而已自心而得謂之性率性而行謂之道堯舜禹文之所行是也以已而從乎人謂之學以人而資乎



已謂之問繇孔顏曾孟以至本朝周程張氏之所言是也其行道立言豈但一事一理之合於是而已哉道之統學之的在乎以朱氏爲師法而已則夫游乎書院者沉潛乎四書之妙玩味乎易詩之秘涵泳乎太極通書西銘之解而終之以通鑑綱目讀書者與理一則養心反身而持之以敬油油聖人之歸豈復他求講明是以復明問而使來者學焉是則文公之教與韓公之設書院豈偶然哉泰固不敢愛者言也

淳祐七年八月旣望

## 徽州重建紫陽書院記

方回

紫陽山去古歙郡之南門五里而近故待制侍講贈太師徽國文公朱先生郡人也合山與人稱曰紫陽夫子若洙泗先聖然此書院之所以作而名之曰紫陽也始郡守上饒韓公補作書院在南門之外倚山瞰溪陂其門朱榜金書折旋過風泉雲壑軒拜夫子祠趨而橫入左右齋廡中而肄講爲明明德堂前爲書樓後爲宸奎閣而其上又爲披雲之閣閣之後最穹爲大成殿更六政而後大備紀有文刻有圖傳於



世至元十三年丙子冬去始作時三十有一年矣鎮帥設險固圉撤城外凡屋爲柵郡檄俾遷於南門之內江東道院實古郡學遺址也諸生鄉苑安璽明年建祠於道院西爲外門十五年按察使者王謀諸總府以書院地與古郡學地兩易以溪山偉觀爲明明德堂而書其額得前進士汪君一龍曹君涇爲之師前貢士許君豫立爲學正相與揖縮扭入以其年冬經始與復得經歷趙君仲璋與令治中汪君元龍白總府皆捐貲率同僚爲助而士亦醵泉相役不遑亢

阜據亥揖巽爲先聖廟前門後殿各三楹而崇祀之
廡各倍之講堂東西齋廡之數視廟制而在其西又
西偏足舊重屋爲三以大其門又別爲小重屋三面
水西山以倣披雲之舊服具器備以十七年仲春丁
祭告成於是諸生相與言曰昔之書院西向挾紫陽
山於其左今之書院若廟若祠若堂皆南向得紫陽
山之正學者俯而讀仰而瞻由是以想夫子之步趨
聲欬將必有得其正傳者肅詎知書院之遷非風氣
之所宜乎然回聞之土有廣狹勢有向背棟宇有隆



殺儀文有盈縮皆物也有不物者焉先聖有言殷因
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尚忠質文建寅丑子可
以隨世損益曰綱曰常百千世一也則何損益之有
古之祀也以尸以主而後世肖形以象之古之坐也
以席以几而後世高座以華之古功臣與食於大烝
而後世享先聖也以其門弟子及賢者侑之漢孔廟
不出闕里許天下建原廟自唐正觀始唐釋奠惟侑
顏子加以孟子自宋元豐始宋初止有四書院詔郡
縣皆立學自慶曆中始近世所至有廟學書院而又
升曾思之侑自濂溪至東萊俱列從祀而又無不專
爲之祠益從今尚損與古違世也抑所謂雖百世可
知者亦能從而損益之否乎回嘗陟古兗之郛觀魯
之泰山與洙泗之水而識孔林之所在漢高祖引天
下兵至而聞絃歌之聲魯恭王欲壞其宅而得科斗
之書卒全護之歷世無恙歟今魯也紫陽今洙泗也
夫子之教百世千世與紫陽不朽士欲與之俱不朽
者其亦有道矣文足徵也獻足徵也五典五禮六德



六行待其人然後行天地之常經古今一日也

至元十八年八月望日

重興紫陽書院記　陳浩

紫陽書院三燬三復紀年一百三十斯亦天道一阸
也一燬再燬茲不復紀三燬於西江彭黨一變不存
彼方豕突陸梁於江漢吳越安知紫陽夫子之道在
生民如菽粟布帛不可一日而無者固將與天地日
月相爲久長是燬猶不燬也文運重開
聖人龍飛淮甸所附城郭必先學校次及廟宇無一

不新而紫陽書院豈可後耶然倉廪歲入僅足兵食時固有所不逮不有學道者出不倡善於一鄉一里矣能冀先哲之廟食使千載如一日焉於是徽士唐桂芳請於部使者黄公庭桂卜地東門適走里豪鳩材僦工凡六閱月而成殿三楹兩廡三門衣冠肖像煥然可觀主者郡守魏珎董役者縣丞胡拱辰贊助則前山長張埏也又處院之左方以俟他日有爲予惟紫陽夫子道貫兩間流河峙岳雖牛僮馬走皆知爲大賢君子此固毋庸多喙但院之三燬三復必由



一百三十年者豈無謂哉蓋紀元者必以十二萬爲一元以九千六百年之餘爲元閏紀歲者必以十二月爲一年以氣盈朔虛之餘爲歲閏茲院之燬與不一百二十年必一百三十年天道至此豈非一既閏物已往開物其兆於此乎吁爲天道者至此否而泰爲人事者至此窮而通爲文運者至此晦而復明也歟此紫陽書院所以興紫陽道學所以明桂芳其有功於名教也不既多乎

重修紫陽書院記　　唐仲

郡縣古未有書院也始於白鹿嶽麓者四風俗淸絶褎冠方領之士往往依山林即幽曠以宫以田以講聖賢之絶學蓋不以科目得失累其中遂道義而薄詞章則書院之設廪廪乎不可尚也漢東胡侯善雄才碩德嘗貳臨川典衡陽政稱神明元年春朔
京考功奏爲東南最特拜新安守以衡陽未滿代也新安股肱郡意嚮甚俟下車未久葺壞植仆厲精致治一日伏謁徽國大師朱文公祠下顧瞻棟撓風雨欲壓詰諸生興創之由諸生羅列進曰紫陽書院三



燬三復一燬再燬茲不復述三燬壬辰濁亂莽爲荆棘之區庚子部使者黄公庭桂莽卜東關鳩材就工閱六月成協謀知府魏珎歙縣丞胡拱辰董役則張埏唐仲也後八年仲已退于郊侯念之不肯置命耆老仇棨輔齋府檄就隱所委職祠吏明日躬詣黄堂辭謝不獲將縣丞趙晉覺孳孳以重建爲已任祁門縣丞吳子固適來攝邑事贊襄弘多初穆陵宸翰出兵燹之餘淪落山麓水涘晉覺萃丁壯數百縻以長縄載以巨木轆轤軋軋歷險夷猶如蹴平陵於是宸

翰屹立大門之內士民聚觀摩肩游息侯益以倫堂之楹鳩昂鱗次翬至塗堅乍左乍右輪奐一新俎豆揭虔牲肥酒冽神其肸蠁濟濟從邁莫不服侯之賢如魯僖焉諸生請曰予盍知顛末可碑之以文仲竊謂聖賢之道與元氣相與久長時有隆汚元氣未嘗亡也夫子不生萬世綱常何以賴文公不生箋註諸經何以明哉新安闕里紫陽爲山之重吏部韋齋先生寓閩南印章曰紫陽書堂文公曰紫陽書樓皆不



忘桑梓也二先生尚爾宜後人尸而祝之以爲講學之地也嗚呼文公之道覆燾天下若菽粟布帛豈可一日無者列遺風餘教猶未泯乎繼有作者必有感於斯侯字明善構鼓樓警昕夕浚陂闢虞阜暎衡陽臨川屢建廟學與不鼓書院自有記不特書是年丁未十月

## 重修紫陽書院記　唐仲實

凡有天下郡縣莫不興崇廟學獨宋初稱四大書院歷茲以往殆紛紛矣或父母之鄉或講學之地或仕宦懷其遺愛則尊而祠之尸而祝之以示不忘意有攸在也齊國文公以眞知實踐之學紹聖賢不傳之緒其性理精微著於六經四書出處大節編於年譜不復書書院顛末特加詳焉淳祐間理宗賜額紫陽書院一建于城南門知府韓公思軒魏公靖齋也再遷于南阜山長張公仲文也三遷于東關僉憲黃公德芳知府魏公均祥也自庚子迄于巳未二十稔矣知縣陳侯則威卑卑儒者也咨始惟勤役力有方以尊以蔵以協吉日縣丞鄧侯循理業許以爲巳責陶



戸堅緻伐木孔良中堂靚深甃除朽蠹斗拱四出淸風樓聳兩廡樹之欄楯屹立三門輝映翼翼言言公具玄衮金龍蜿蜒蘋藻薦馨不諂不瀆一日邑毅石仲玉訓導俞希尹汪子實奔走來乞文仲曰文公書院有四建安考亭仕宦之邦也崇安武夷講學之地也婺源晦庵父母之鄉也殊不知其先府君吏部公諱松號韋齋尉尤溪而文公生雖轉徙不常其寓歙閩婺源本歙黄墩之世家也所以韋齋印章曰紫陽書堂崇安搆館曰紫陽樓意公父子拳拳不忘山川

鍾秀其神必靈幽明一致其寃必歸故曰曲阜夫子之闕里也紫陽文公父母之鄉也則專而祠之尸而祝之其制禮之當然者也侯由胄學發身秉性剛决不屈於物廉以養心忠以報國下車以來民懷其愛吏畏其威所謂烈丈夫者非公其誰耶其可敬也已其可歌也已

已未年二月朔

文公生旦致祭詩序　　唐元

天之生聖賢也不數葢將以立萬世之法程爲人心之大防也是故周庚戌而生孔子宋庚戌而生文公尼丘之禱圩頂輒應與宅井之紫氣上騰一生而紫也山頹木壞與大風拔木洪水崩山一死而哀也孔子之道著於心筆於書而六經成先生足其所未盡羽翼之而傳注出其道同孔子周遊天下僅爲侯國司寇先生在朝四十日丐祠在外晏如也其出處又同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先聖後賢之澤雖千萬世不斬可也今天下學者咸知尊紫陽而父母之邦專祠在焉至正二年壬午九月既望惟文公始生



之辰書院率循舊典修舍菜禮初獻則廣信張公景範亞獻則番易朱公克用終獻則三衢張公仲享祼薦有臨塯答靈貺退燕于明德堂酸爵序行酬酢有儀雍雍于于髫冠侍列笑談交作芝蘭芬襲神人懽喜於是新安唐元賦詩以彰盛集明日屬和繼至番易公命元引其首將刻梓以傳山長史君仲衡溧水人元紫陽老諸生也是爲序

文公生日祭禮序　　唐仲實

大賢生於其鄉歿於其鄉祭於其鄉所謂鄉先生者也是故鍾崧嶽甫申生禱泰山孔子生泉趵突二程生井紫氣文公生神人之生異於常人其有以夫文公本歙人八世祖諱瓌由黄墩遷於婺源爲婺源人其考諱松字喬年號韋齋尉尤溪文公生于閩韋齋以文公託孤劉屏山而贅塤焉遂聞師友淵源遡而上之楊龜山程伊川之高弟故曰吾道南矣仲乔教崇安穿巖鑿谿土名五夫里有文公之捌館至於武夷之易室考亭之書院當塤書瞑大賢不作未始不三致意焉廼洪武十一年九月既望恭遇徽國文公

降誕之辰歙縣知縣陳侯則威主簿王惟義用藏祀
典先期祠宇汎掃齋戒潔蠲翌日東方未明炳燭煌
煌牲殺肥腯襟佩濟蹌公雖闕南有感斯格怳兮惚
兮精魂靡測侯也初獻載拜載與簿也次升凛凛祗
承徹俎設燕講堂不佞不贖德將無醉香浮醴醆間
歌鹿鳴瑯琅厥音斯文之壽侯其克膺仲葉拱而進
曰昔崇安鄉賢祠其祭文公上而韋齋則考也屏山
則外舅也道之所寓不越彝倫綱常之間今紫陽專
祠倘原其所自締構數楹妥靈韋齋推其父族又推



其母族外祖父母祝氏之墓相望伊邇一事之舉衆
善之集豈不偉歟況侯川渟海滀之學問稱名進士
秋霜烈日之政治任邑大夫他時於韓思軒魏靖齋
並傳於世不亦可乎予特書之樂與天下道也唐仲
序

復紫陽莊基序　附　唐元

先庚戌而生者孔子也後庚戌而生者子朱子也道
統寔有關焉歸魯之侵疆者仲尼也歸紫陽之侵疆
者唐侯也功有足紀焉嗟夫天下萬變之機日過乎
吾前而吾心自有一定不可移之見所謂一定不可
移之見以理爲之準則也即事論事則如梔言蠟貌
適足以文其姦即理論事則如覆盆之下容光必照
今紫陽之莊基是也惟我書堂前代太守思軒韓公
剏之靖齋魏公繼之靖齋之父鶴山先生與西山眞
先生號南北兩山皆宗文公之學克承父志故於紫
陽特加之意買田刊書惠至渥也佃甲輿臺之役也
始而事主摯跽曲拳終而叛主操戈入室春秋書三
叛人與夫竊寶玉大弓事雖小大不倫叛主之惡亦



無少異宅爾宅田爾田書堂業也今乾沒之以爲已
有天其可欺哉雖犂其庭掃其穴亦不過也昔魯仲
連嘗謂人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釋難解紛也
平原君欲以千金爲壽而仲連却之故有高世之知
術者所以能成不賞之功後世稱誦不已然則昔人
所謂天下之士者其在公門矣惟公文足以善化廉
足以厲俗仁足以及物智足以摧姦以是施之百里
之間一洗往昔臨民之陋習神鑒其衷有孚盈缶於
學田僅一節耳由是以推其餘其允合於人心輿陸

而起廢者何翅百千也夫砥礪以剸犀兕者其鋒不可犯仰觀羣流者惟金石而爲能循良志仰貪夫吐舌其舉甚盛也余老矣幸忝宗盟未諧一識輒爲引首以寓贊美之意焉

重修紫陽書院記　汪道昆

郡中特建紫陽書院祠事徽國文公其地屢遷遷有興廢其一在縣儒學之右文公裳衣在焉建自　國初西向成化庚子郡丞張公改而南向面紫陽山正德壬申郡守熊公遷廢寺以都形勝增置堂廡齋舍



凡若干楹爲臺爲池莫不備具乃簡七校之士講業其中一時人文愈益斌斌矣歲久一切就圯迄今垂五十年嘉靖丙寅縣大夫林公由進士領縣事始謁祠下周視而嘆曰元立闕人也闕之俎豆文公者視闕里有差至盛矣此中薦文公父母之國而祠事不治謂有司何乃鳩工程材葺其舊者咸若更始復度臺前餘地增置講堂堂外爲垣樹桃李若竹箭垣之南爲亭奉世宗皇帝敬一箴堂之東爲門揭宋理宗皇帝賜額其興事自十一月至于正月其財用出公帑若干緡工不告勞民不知役都人士莫不欣欣然喜也縣文學徐君來告成事屬道昆勒石紀之在令甲有司立學率廟祀先師博士諸生咸在學舍法久寖廢學舍曠而不居當事者則又崇事其鄉先生爲之尸祝而誘之進魯人之陟岱嶽必先東山吳人之涉滄溟必先震澤其觀法也近則其用力也專是亦一道也且也國之養賢猶農之樹稼一夫而受千畝歲入幾何第令程力而相土之宜其獲過當乃今養士日廣視疇昔且什倍之使必程督而後刑日不暇



給及既釋業而仕緩急將有賴焉卒然試之所養或非所用何以故失養故也教之必因其材居之必擇其地善養者愼諸此乃亦有秋是又一道也文公以經術明聖人之道若揭日月而行世儒斤斤猶或求多於訓詁要以篤行君子較然與古爲徒故其遺書至今誦之勿絕當世以經術論士舍文公奚適哉使徒挾經術爲取世之資直優孟之抵掌耳尚安事養必也躬行爲本出入不倍所聞是則文公之徒也由此衡用則其所養可知都人士從文公而興觀法不

遠卽有事於海岱夫非東山震澤之類與
今天子改元士蒸蒸嚮用視文公阨于有宋何論徑
庭都人士資適逢時顧自養何如耳語曰良田無晚
歲膏澤多豐年此縣大夫意也道昆不佞敬爲都人
士申之

劉侯新建程朱闕里記　吳士奇

余過魯低回尼山故居觀其堂廡森嚴宛如裳衣具
在夫域中君師兩大玄聖普天同尊而獨崇闕里者
蓋仰止之地辟則朝正之所也故夫聖賢之生於斯



與其遊於斯者未有不以地重而並主尸祀者也余
昔講業吉州吉故詩書禮樂之國而淵源實自二程
始余爲構祠以並祀諸君子而各次其事爲三祀志
蓋取三不朽之義旣從蜀歸復與諸同志聚講於里
之崇文書院如守吉州時而祠則崇事文公所以祠
程者其過化也所以祠朱新都其產也程同產而余
未合祠卽邑故祠紫陽亦未合以伊洛侯考信也佅
之三夫子祠合矣而未揭闕里坊直揭闕里矣而猶
疑信參焉神乎神乎聖賢統系不終湮沒其合而離

離而復合也此豈人力乎荅邑方司徒公嘗覩程伯
子書于豫章唐氏有忠壯公裔之章而忠壯公者歙
人也司徒爲之悚然曰噫千載疑之而一朝決之也
則並致程朱先世皆家邑篁墩而按程叔子所爲伯
氏狀稱其先自中山博野歐文忠所撰文簡神道碑
本中山博野于忠壯公文簡名琳叔子從父則叔子
特偶未書新安而其家系固甚辯夫孟子出魯公族
而未自明孔子生於周而曰丘殷人也要以聖賢追
遠之心必不忘自始於是紳士奮起有闕里合祀之



議而縣大夫劉公豫章名儒也亦雅聞程朱皆新都
人至則首訪文獻之故址慨然以興起爲巳任邑故
有不徙之土當歙之中而以淫祠踞其上公立燬之
而謂去慝莫如反經迺因其地爲三夫子祠直表曰
闕里邑人喜相告日地靈如待道脈當與天牖司徒
而惠我侯也則盍以爲神屬士奇紀其事竊惟唐虞
三代之盛提精一以兼君師天下皆統一尊而不敢
倣虛詞以亂政卽有橫民無橫議周衰而巷議與國
是始分爲二漢中葉而二氏與吾儒遂峙爲三孔子

焜其始潰而孟軻氏承之二程砥其末流而朱晦翁
中之故並稱闕里從素王也廼奉追本始合廟祀則
亶本之三夫子未生以前而非特如伊洛同堂矣顧
闕里胡以名以爲道宗而尊之地主而親之也夫既
宗而主之尊而親之而廼角立門戶使操戈者吾黨
而且于其鄉可恠也
國家一道同風紹明孔孟之統而以程朱傳註爲功
令即有創爲異者孰徵而孰信而劉公之治歙也明
示之鵠嚴爲之防邑人士披服其德政而感發其濡



貞其誰不望而歸之而又曷敢有越志公初宰鄆於
曲阜鄒爲密邇征車由鄆而歙吾道亦自東而南然
則是舉也以紫陽而遡源伊洛以伊洛而本支鄒魯
使兩地誦法無窮而不愧其鄉之先正也則聖賢發
祥之自又得我侯之過化而益彰矣

三夫子闕里祠上梁文　趙濤

伏以勝地可尋名文猶在地雖如是也文不在茲乎
念斯丘爲考亭洙泗稽厥土宬伊洛崑崙所謂接鄒
孟者爲誰無乃推程朱其近是諸生有以嘗尋章句
之書闕里無聞特乏藻芹之薦幸昔有官居鼎鼐媲
今無地起樓臺劉令君適化豐干偶逢交泰呂侍中
曾遺沃野姑藉鼎新變淫祠爲禮義之堂化蜃穴作
絃歌之地斯文增煥日月劃然以昭彰於道彌尊風
雲翼乎其興起遠依茂林松竹之蔭遙帶濤溪錦繡
之光名可並天都峯巒不必靈光殿咨爾匠石聽余
歌謠

東　身在天西影在東更問世間何可擬世
間無水不朝宗



西　一灣水遶萬山西新拓縱橫半畝地天
將木鐸與人迷

南　莫分枝北與枝南須認春風元自好何
如一本化爲三

北　考亭伊洛雖南北發古皆能啟後來雍
雍禮樂無差忒

上　此道天中無等上獨有其間一點鋼不
知鑽破幾人妄

下　人性如何可上下但存誠敬作行藏庶

幾夫子之徒也

伏願上梁之後多有君子焉小人焉皆遂鳶飛魚躍

不無主持者呵護者並期山高水長落成莊嚴允著

功令



祭謁

千秋道韻風傾人耳仰止高山景行行止肅肅雖

雖于藻于芷思軼九招神交貮簋

祭伊川先生文　張繹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于利害而

禮義以爲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而衆乃以爲

迂也惟尚德者以爲卓絶之行而忠信者以爲乎也

立義者以爲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

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合泯然無際無欲可以係羈



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爲言兮知言者識其

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親嗚呼先

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爲病兮此心終

不得而形也惟泰山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

以爲和兮嚴霜以爲淸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

於數或觀於禮學者趣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

無味得味之眞死其乃已自某之見七年於茲含孕

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

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

見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於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猶或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於伊雒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固不可得而聞也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夫子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爲未忘也嗚呼二三夫子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誄而後徵然而山頹梁壞何以寄情斐風一奠敬祖于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棫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卻薄也乃附名焉蓋薄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哭是以後又按語錄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 歸新安祭墓文 朱文公

一去鄉井二十七年喬木興懷實勞夢想茲焉展掃悲悼增深所願宗盟共加嚴護神靈安止餘慶下流凡在雲仍畢霑茲蔭酒殽之奠惟告其衷精爽如存尚祈鑒饗

## 祭告遠祖墓文 朱文公

維年月日遠孫熹謹率姪孫某等以酒果告于遠祖二十一公制置府君祖妣杜氏夫人之墓惟昔顯祖作鎮茲邦開我後人載祀久遠封塋所寄奉守弗虔他人有之莫克伸理茲用震怛籲於有司鄉評亦公遂復其舊伐石崇土俾後弗迷卽事之初敢謝其謹謹告

## 祭朱晦菴文 陸游

捐百身起九原之思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耄神往形留公沒不忘庶其歆饗



## 祭晦菴先生文 范念德 門人

天之生賢蓋亦不數儲精孕靈及河維獄厥惟孔艱是以殊邈先生之生黃河其淸先生之亡維獄其頹不知何年復此胚胎徒友紛集窀穸告朔山哀浦思雲慘風悲臨穴一慟萬古長辭

時僞禁嚴會葬者亦衆千人范念德方爲鑄錢司主管官公數檢視坑場因便道會葬率同門之士設祭於墓隅念德歸未至鄱陽有旨鐫官罷任蓋臺察劾其輸次會葬云

## 祭晦菴先生文 黃幹

吁嗟斯文有廢有興其廢也三綱淪而九法斁其興

也大經正而大誼明是其所關豈不甚重而夫子胡乃一疾而殞其生若昔孔孟迄乎周程與世相望各以道鳴迨去古之益遠紛異說之縱横其精微之蘊旣不可得而見幸而托諸文之間者亦且踵訛承舛而莫見其全經自夫子之繼作集累聖之大成其知生知其行安行其襟懷灑然光風而霽月其言動肅然左矩而右繩望之者雖憚其貌莊而言厲即之者常樂其心和而氣平資本高明而志道益遠性實通敏而索理益精主敬以立本而動靜無間格物以致



知而毫釐畢呈大而察諸天地陰陽之變遠而驗諸古今事物之情仁義禮智不離五性之所賦灑掃應對洞見一理之所形其精義入神旣有自然之權度則窮經考古莫不炳然如日星謂中庸爲造道之閫與謂大學爲入道之門庭究本義以言易而探卜筮之旨黜小序以正詩而力辨雅鄭之聲採語孟之編而如對鄒魯之問答述周之書而一新濂洛之典刑至於星曆地志曲藝小數不可以悉究騷人墨客窮年卒歲僅見其可稱莫不折之以理而各造其極蓋

亦得之於天命而非學可信本深而形鉅故末茂而聲宏其立朝也危言正色屢形於感慨其臨政也仁民利物一本於哀矜立經陳紀而不爲苟簡之計摧姦摘伏而不求姑息之名當就而就不事乎矯激可止而止力辭夫寵榮積者厚而施不遐身雖否而道則亨婁婁丘園湛若無營上以尋墜緒之茲茲下以警暗俗之冥冥諸老先生咸資於質正後學小子幸得於師承肆逃禪之論者莫能以惑世駁雜伯之說者不容於抗衡傳聖統以繼絶學正人心而息邪說



夫子之功大矣則一存一亡豈不有係於斯世之重輕嗚乎蒼天曾是莫聽曷不百年大命以傾幹丙申之春師門始登誨語諄諄情猶父兄春山朝榮秋堂夜清或執經於坐隅或散策於郊坰或談笑而春容或切至而叮嚀始受室於潭溪復問舍於星亭庶依歸以終老指溪山以爲盟胡暌離之未幾忽夢奠乎兩楹奉疾革之貽書對使者而涕零亟奔命以來歸乃獨覩乎丹旐帳此生之疇依蒐欲絶而復醒念囑託之至重豈綿力之能勝想音容而奉遺書敢不早

夜以服膺惟力策乎駑鈍庶無愧於英靈奠卮酒以陳辭尚有鑒於微誠

又祭文　陳淳

嗚呼痛哉吾道之不幸而先生之亡也自孔孟既云沒至周程始得其宗然提其綱者甚備而未悉闡其緒者莫繼其志誦其書者莫追其蹤獨吾先生見明守剛超群儒而俶契能至至而終終體致廣大而用盡乎精微志極高明而行道乎中庸自一本而萬殊無一事之不貫由萬殊而一統無一理之不融所以



能訛者訂而闕者補晦者瑩而略者詳袪群哲之未發集百氏之所長會聖訓以作程極至正而大中辭達意以俱到無或欠而或豐折天下言論之衡而定于一合今古道術之異而歸之同使眞是眞非若黑白之不亂人心衆理有脈絡之可通聖心賢蘊如冊之炳炳帝謨皇範在目之洋洋大金聲之調理粹玉振之玲瓏蓋不直可以當周程之嫡嗣是又益精而益光所謂青於藍而寒於氷牛其事而倍其功天既不付之以重任使大施所學以措斯世於堯舜何不假之遐齡使大備斯文以覺後學於無窮嗚呼痛哉吾道之不幸而先生之亡也禮經修矣而未具將誰有制作才可以畢其業書傳纂矣而未就將誰有帝王之學可以畢其章春秋深斥諸儒失聖經之旨又將誰與發其大義而振其宏綱嗚呼吾道眞不幸而先生之亡也先生之蘊浩乎滄溟先生之德巍乎穹窿望之儼然乎其敬即之溫然乎其雍其春風之和薰然襲人而可挹其雷霆之威厲然斷事而不可當其襟懷磊落明快如青天白日之豁其節行其屹立



萬仞如泰山華嶽之崇其取善也樂而無纖微之棄其疾惡也嚴而無回互之藏其強徳天行而不息其明睿日進以無疆其應學者愈出愈新直探諸懷而不匿而言之入人也又渙然洞徹乎心胸眞可謂通儒全才而體道之大成抑自學知利行之至已純熟而從容淳以小生獲侍門墻荷警策之十年幸不至於逃棠昨歲暮之趍隅誨諄諄而益隆詞懇根本之已立正可濶步而力攻責之以參乎之貫戒之以點爾之狂宜友善於天下毋孤陋乎厥鄉宜上論於千

古毋監守于厥躬須萬變之畢習庶十分之可充於臨岐之叮嚀且再約乎茲冬豈謂斯言之在耳反爲永訣之悲傷嗚呼而今後有疑無復質矣但日誦遺編以自攷而無嚴訓之忘薄寫情而旣奠茲流涕其淋琅惟昭明而不昧有以廸乎愚衷

紫陽書院舍菜祝文 淳祐丙午六月朔　韓補

大道之秘闡自羲軒洙泗旣遠孰窮其源賴有先覺振彼微言四書之述警瞶滌昏扶植民彝罔極之恩贍彼像設徧於侯藩豈繄枌里敢昧所尊谷粟之飽布帛之溫行乎蠻貊配乎乾坤通利而恩盍培其根書堂告成劍佩盈門崇肉於豆崇酒於罇肅拜稽首先生如存

奉安御書勒石告文 淳祐庚戌至日　韓補

聖上留神典學作之君師丕闡文教以範當世嘉與海內之士同底於道惟先生斯道所宗垂規具存廼親灑神毫頒下郡國以詔承學之士憲臺奉承上言特以紫陽故里教所宜先俾刊之琬琰揭於精舍師友講明之地天光下臨昭垂無極雖曰師規猶帝訓



也致告

祭晦菴先生文 至正九年四月　王思順

堯舜之道非孔孟不能明孔孟之道非先生不能識其於聖經賢傳剖釋精微指示歸的折衷異論剷除非僻使後之學者敬之如神明仰之如星日續千載道學之統流萬世生民之澤韓愈云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而孟子之心孰不讓先生之力也哉某以新學之儒生叨清流之要職分憲紀以南廵道大賢之鄕邑獨躬拜於祠下覩顏容而感激致一瓣之名香謝四書之教益器陳祠而祭酒願服膺而勿失

祭晦菴先生文　黃庭桂

先後庚戌篤生聖賢扶世樹教皆原於天惟我文公絕學鑽研由有父師克紹厥傳四書理與六經言玄理自我闡言自我宜如珠貫繩如水赴淵沾溉士類奕奕緜緜茲遇仲秋時祀潔蠲神歸故國被袞龍蜷以安以侑於焉揭虔尚饗

禮部頒降祝文　周洪謨

惟公發明聖經繼承道統功兼諸儒澤垂永世茲逢

佳旦不勝感仰爰備牲醴敬陳明薦以先儒黃直卿蔡元定配尚饗

祭朱夫子文 成化二十一年二月 司馬亞

嗚呼夫子勇決如顏子精專如曾子慎密如子思子剛正如孟子至于大全人之所未備永立後人之所標極其功實倍於四子百世之下不可復加矣亞流行者隱顯游息固嘗在亞心目之間也茲者憑籍餘馥提學東南得過闕里展此誠敬夫子其歆饗之

紫陽書院落成率諸生釋菜告文 熊桂



惟斯道之正統寥寥千百載間不絶如綫賴有周程出焉於是斷者續而晦者顯天復篤生我夫子以嗣其傳訓述群經丕闡餘緒是謂集諸儒之大成開萬世之迷塗厥功盛矣顧茲紫陽寔維故鄉而後學之依歸彌切書院廢興因陋就簡良可嘅也桂忝守是邦景企遺蹤遂議撤佛宮得勝地若天相者攺剏于茲中肖像而祠之規制粗備復選拔七校之有志者俾聚講其間庶密邇夫子英爽朝夕興起蓋不徒誦其書業其文而已所以明正學振士風臻實效為夫子鄉邦之光端有望焉樞趨之初用修虔告惟夫子尚克相之尚饗

紫陽書院開講告文 熊桂

桂承乏先生鄉郡光陰冉冉已五載于茲矣自鼎新書院拔七校士講習于門墻亦已四載矣以先生之緒餘群薦于有司大魁于天下亦已有其人矣然先生之所以垂訓與桂之所以簡授屬望者則不止於此焉尚冀默斡化機使諸生因材成就以下副所期庶紫陽之門墻益有輝光而區區師帥之責亦藉以



無媿也攺歲之初諸生復集謹以清酌用伸虔告尚饗

三夫子闕里祠落成告文 劉仲

於惟傳聖肇自泗洙大明日月誰毀誰踰詖淫力距是謂聖徒揚波遡源代有醇儒紫陽伊洛派衍程朱程朱奚自胥起新都新安朱子人皆信之二程夫子尚屬群疑不有先達源委疇咨惟彼篁墩寔皆湯沐忠壯後賢存于闕籠圖書印正群疑頓熄惟越武城稽覈是仮惟方司徒辨文類族千秋闕里允宜茲復

惟伸不敏忝乏名郡首諏善敗獲謁遺韋亟爲申請
有此遺忘爰毀淫妖修舉典常新成廟貌如見羹牆
昔宰東魯地近汶陽杏壇風教幸炙餘光今來古歙
俎豆流芳斯文興起賢喆騰驤尚饗



題咏

則後無詩逐境爭妍孰發天機亦賴以傳仰止與
懷永言弗諼吟風弄月光景無邊

挽文公先生　曾極

皇天開太極庚戌聖賢生六籍文將絕千年道復明
淵源羅仲素師友李延平遊舍闕溪急潺湲洛水聲

聞考亭先師之訃 時黨禁方嚴　程永奇

忽聞摧岱岳吾黨更何依斂枕看炊黍登樓送落暉
祥麟傷史筆山鳥惟儒衣此道終難絕他年有是非



拜婺源文公祠　李奎

天啟文明贊治平萬年宗主賴先生經窮六籍開來
學道繼諸儒集大成祠枕星源青嶂合亭臨虹井綠
雲橫乘驄遠謁逢秋祀瞻拜偏與景仰情

又　程敏政

洛水初傳道已南後生何幸此庭參一時氣數存虹
井萬古儀刑仰晦庵塵鎖蹟碑餘刼火山圍新廟擁
群嵐正心誠意言猶在三復無能祗自慚

拜婺源文公祠　鮑楠

扱去何年地半虛數椽宮廟作新居遺容不改當時
範刻石猶傳絕代書白日青天須藉此陰雲寒雨適
愁余平生魯頌成虛讀安得僖侯一問諸

拜婺源文公闕里　吳文度

千里登堂愜素衷撥開雲霧見崆峒心傳洙泗功常
在教著徽閩道德崇二氣貞元歸正脉六經山斗仰
高風紫陽亭下空流水百折縈迴繞故宮

又　宋端

千載巍然廟貌存晚生猶得誦遺言六經已變秦灰



後一脉眞傳魯教尊燦燦文星昭聖瑞源源道學在
乾坤摳衣進謁門墻下薄採蘋蘩酹一樽

題文公故居　熊禾

巖巖雲谷山森森滄洲水中有宅一區過者覗闕里
文獻尚可徵豈不自魯始載誦鄒氏書千載若爲俟

又　高道凝

當年韋齋翁曾愛此山水卜居繼先志世北道德里
吳守扁已傾遺構孰經始文運無終窮百聖端可俟

拜文公先生祠　無名氏

夢奠楹間已百年遺經遺像尚依然一生忠孝存方
寸千古文章集大全雲谷春融梅富貴寒泉夜靜月
嬋娟有孫抱道修清節不負朝廷不愧天元注先生之孫名浚宋亡飲藥而死

題紫陽書院　王勣

治教休明景運還先生鍾秀紫陽山平生夢寐惟堯
舜終歲沉潛在孔顏道學淵源無有繼經書傳註不
容刪徽州城外遺書院松竹陰陰義理關

題晦庵亭　錢時



安宅緊誰得奠居流光袞袞隙駒馳晦翁行樂今遺
跡闕里追攀要及時卜築定非徒想像扁題應不爲
漣漪藏修游息皆功用肯受人間外物移
築室如何不立基基成方會展宏規譬如務學先存
志志若無愆久自知偶爾塘名符姓氏更昭亭榜壯
門楣鳶飛魚躍春風裏好爲而翁永保持

又　許月卿

古壇黃葉滿霜林何幸朱塘兀古枌試上月台因問
月知涵雲谷幾多雲夢遊當日成何事嗜學于今喜

舊聞我憶昨遊春水漸重來秋老看崖垠

遊子從來悲故鄉歸來襟袖芷蘭芳夢魂飛去雲濤遠杖策閑行天水光可是月中曾到此安知身後却餘香紫陽弟子有賢子卜築新亭眞肯堂

又次韻　呂午

華居夙近聖賢居傳習何勞更遠驅應想杖藜行樂處恰如琴瑟在前時朱塘境勝深而窈繡水波明淸且漪景象至今同闕里聞知誰不盡風移

亭名赫赫喜初基好揭當年舊學規道造淵源心自



得言垂星日衆皆知定無俗客窺門戶應有山靈護棟楣誰謂東家丘已遠君家世世共維持

又　饒虎臣

魯人尊孔里鄭公亦名鄉聖賢不世出若麒麟鳳凰一時所尊師百代遺芬薌嗚呼晦菴翁天以扶人綱傳道續洙泗致君可虞唐當年困讒口沒世悲壞梁褒崇自神聖尸祝徧四方平生夢遊處築亭仍肯堂斯亭豈徒築景行故不忘而我觀畫圖恨不兩翼翔寄語來登者毋徒翫風光

又　方岳

吾州斷雲邊山水則大好不知幾何年有一晦庵老去為考亭人草樹日枯槁兒時所釣遊豈不慨懷抱歸來乎令儀杖屨費幽討寒綠翁家塘昨夢幾傾倒田田君子花藉藉書帶草誰其三月間聊以寄吾浩翁今為飛僊落葉紛不掃騰佚所書紳歲月略可攷諸郎表章之三峯倚晴昊藐予抱遺書生世恨不早至今章句間兀兀首空皓孔林不我遐魚鳥亦樂道緬懷草堂雲春風動芹藻



又　王亞夫

山川以人重百世亦與起我觀晦庵亭畢見師友義惟翁紹元聖動靜參至理萬物備一身會景皆可喜朱塘豈其夢寓意聊復爾經營得面勢猶想翁所指問誰亭中遊高山同企止鳶魚驗飛躍風月挹光霽婺水流湯湯源流自洙泗肯堂俊師傳美哉賢父子紫陽倣新居封國表故里此意公不忘與亭千萬祀

又　馬廷鸞

翁書河漢明人文快宣朗翁名嵩岱高仕在足標榜

紫陽闕里居朱塘今泗洙誰其薰仲舒復此脩吾書

又　程鳴鳳

古來何物支乾坤除四書外旁無門晦翁乘風遊混淪天宇掃淨浮雲昏周程扶起周孔尊隻手闢斷狂瀾奔當時正氣橫八垠猶爾不免遭群讒曾幾何日班庭鷲曉夢有栩枌榆村翁已僊去誰招蒐有亭渠渠波沄沄風烟苔徑新屐痕滕侯肯堂之弟昆溪山荏苒更寒暄空餘碧樹吟霜猿人間興廢誰能論桑田可變海可翻翁之所恃無有焉斯文不死道常存



又　陳淳祖

翁憶紫陽山君名晦翁亭神行天壤內來去非將迎點參事洙泗父子俱見稱師友出一門漸磨功化精愛君如玉尺典刑諸後生

又　戴復古

晦翁疇昔此登臨草木曾聞謦欬音四海共尊傳道統一亭聊寓敬賢心故鄉景物應如舊前輩風流尚可尋千古文公經史學武夷山水共高深

題道源堂　熊禾

伊洛何年此道南道源堂上意誰參古文夫子遺經六建學文公精舍三落落此生徒苦志悠悠吾道豈空談是邪賴有賢師帥扶植斯文首晦庵

省朱文公官坑祖墓　趙汸

攢簇千峯一嶂開乾坤間氣此胚胎百靈受職環真宅五緯回光拱夜台魯國共悲祠廟毀闕闕不見子孫來干戈未息諸生老獨抱遺書詠七哀

題韋齋井　程文

比屋絃歌古婺源書圖連水水連天文公宅後韋齋



井夜半祥光生紫烟

又　汪偉

韋齋當日浚源深一旦虹光出井陰道學上傳洙泗遠餘波千載淑人心

又　陳宜

混混兮洛上不息兮伊流逝如斯兮源遠挾洙泗兮東周地不改兮如故望空山兮寂無語炁明靈兮漸攜乎頤若兮非稷黍洋洋兮如在乘白雲兮何之亦無內兮大無垠而今而後兮吾深思

拜先世祖梁將軍忠壯公廟于黃墩　程敏政

偕侯東下勢難支出處如公最有辭恐見松楸汙賊手徑提戈甲濟王師兩朝勳德收前史一郡烝嘗奉古祠再拜遺容風動幕凜然猶是起兵時

射蜃湖　程敏政

靑草湖陰路神人跡尚留雕翎方出彀蜃氣不成樓亂石灘聲急連村樹色稠英魂知不散時向此中遊

相公木　程敏政



樹木長千尺蜿蜒距水涯皺皮纏荇帶老色映蘋花雷雨春驚蟄星河夜汎槎漁翁莫輕近神物此爲家

鼓吹臺　程敏政

壯士昔登臺鄉兵取次栽鳴鼙催陣起吹角召軍回舊事傳遺老荒臺沒草萊至今風雨夕猶訝戰聲來

鏵卜橋　程敏政

荷鋤方出郛微詔忽臨身問吉占田具祈靈拜水神風雲曾得意溪壑自生春屴立長橋下悠悠跡未陳

洗馬池　程敏政

山前收戰後洗馬向晴波髀肉加鞭久腰痕受箭多敵兵愁棄甲征戍喜投戈舊蹟無尋處沙頭剩綠莎

相公湖　程敏政

將軍本龍種居處化淵中變態時常見眞游路不通渚宮隨爛顯海市向陽空不似多遺愛人爭說相公

千年木　程敏政

嘉木何年種龍蛇護古墳蛇皮斜溜雨龍角上排雲手植傳鄉土神遊隔世氛子孫全萬派冠珮日紛紛

相公壇　程敏政



結壇嘉樹下村賽鼓逢逢老稚冠裳襍雞豚俎豆豐靈旗朝送雨神馬夜嘶風自是陰功厚年年配社公

射蜃湖　趙顯呂

異物相持事已奇多君絕技似由基一從左袒成輿羨勝敗無人問水湄

忠壯故居　趙顯呂

侯門開在相湖濱幾變滄田事有因却惟豪華消歇後獨留功德未沉淪

黃墩故宅　趙時勉

先賢世澤已荒蕪野竹蕭條泣鷓鴣深巷重門人不見道旁猶自說程朱

朱家巷　　趙時勉

卜築爲鄰擅地靈依然水綠共山青那知樓閣丘墟後又見閣中一考亭

鏵卜橋　　趙時勉

出處成虧信有天何須闔閣卜金錢男兒要佩封侯印豈事西疇二頃田

洗馬池　　趙時勉

驪黃牝牡竟如何汗血當年戰伐多莫遣行人嘆池水甲兵曾已洗天河

射蜃臺　　趙時勉

何物相持木肯降夢中曾許借穿楊羨君猿臂多奇中斷送妖氛下吉陽



# 程朱闕里志卷之八

明　古歙後學趙　滂編集
同　邑　後　學　鮑應鰲纂次
洪世俊
汪元功
畢懋良
方道通
畢懋康參閱
鮑觀光
汪自霑
程鳴瑞
趙有成
趙　濬
曹應鶴同校



## 識餘

事有猥細若無關於典常而實與常之所藉者是以君子列於識小不敢遺也宋儒羅願之言曰曆有歸餘筮有歸奇雜說不齊末篇總之今以其細而有關

係者識之篇末

程朱闕里祠基

祠基古聖堂遺址也規模狹小改爲三夫子祠遂議加廣而近祠田亦有願捐以助拓地者共計十五畝造祠計用九畝仍六畝歲取租以備脩葺其字號畝數開具如左

闕里田地字號併存留經費

在字叁伯陸拾陸號田伍分柒厘叁毛（吳中翰兄弟建程朱闕里坊基）



在字叁伯陸拾柒號田伍分肆厘伍毛四系（吳中翰兄弟建程朱闕里坊基）

在字叁伯陸拾捌號田伍分捌厘捌毛捌系（程連捐助）

在字叁伯陸拾玖號田伍分叁厘玖毛叁系

在字伍伯壹拾捌號田玖分叁厘玖毛伍系（內鄭祖寶陸厘五毛與闕里）

在字伍伯叁拾叁號田捌分柒厘零柒系

在字伍伯叁拾肆號田壹畝玖分叁厘叁毛柒系

在字伍伯叁拾伍號田陸分柒厘壹毛

在字伍伯叁拾陸號田肆分貳厘柒毛壹系

在字伍伯叁拾柒號田壹畝貳分零玖毛貳系（胡祖詒捐助）

在字伍伯捌拾柒號地壹分肆厘陸毛（內鄭文遂貢貳厘壹毛與闕里）

在字伍伯玖拾貳號地肆分貳厘肆毛叁系（內鄭柏秋等貢壹分與闕里）

在字陸伯零叁號地伍分伍厘壹毛柒系

在字玖伯柒拾貳號田肆分肆厘壹毛



在字玖伯柒拾叁號田肆分肆厘零捌系

在字玖伯柒拾肆號田叁畝壹分捌厘貳毛（內闕里五厘）

在字玖伯柒拾伍號田壹畝零貳厘貳毛玖系

在字玖伯零壹號田壹畝零柒厘肆毛（程連世源捐助）

在字玖伯零貳號田壹畝零陸厘捌毛叁系（程連世源捐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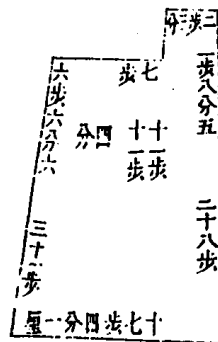
在字玖伯玖拾捌號田柒分叁厘壹毛捌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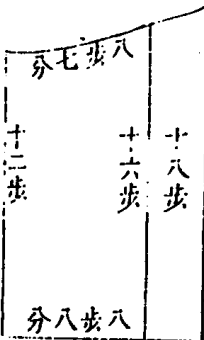
在字壹千零柒號田柒分柒厘貳毛貳系

在字貳千壹伯捌拾肆號田伍分伍厘肆毛肆系
在字貳千壹伯捌拾陸號田肆分玖厘
在字叄伯柒拾壹號塘貳分 衆業
每年納錢糧壹両伍錢伍分存銀捌錢肆分以
備修葺自肆拾壹年始
復朱夫子祖塋緣由
按簠墩册籍短字壹千玖伯肆拾捌號土名劉家門
前地壹畝伍分有奇文公先塋二穴見業李子繼文
短字壹千玖伯捌拾捌號土名朱家巷地伍分有奇



文公先塋一穴見業孫潤澤其屬孫者滂捐貲易之
業送邑大夫驗印批云趙太學幼讀朱夫子之書今
捐貲撰地以存厥先塋好義景行具見此舉准印照
歸祠以彰盛美而屬李者與滂所買朱家巷接壤李
亦因邑大夫名以受價遂自輸于官其稅存李氏戶
內劉侯乃立石于墓題日朱夫子祖墓書于碑側日
知歙縣事廣昌劉仲立二尹潘高梅里人胡祖詒潘
允升趙滂倶刻名
地圖

短字壹千玖伯肆拾捌號 計稅壹畝伍分貳厘
土名劉家門前 朱夫子祖墓二穴



短字壹千玖伯捌拾捌號 計稅伍分壹厘肆毫貳
系 土名朱家巷 朱夫子祖墳一穴

仗義助費姓名

創祠之費不貲邑中輸財者洵係義舉姓名業已

鐫石茲不俱錄錄其重費專成者如左

吳養都吳養春吳琨共出銀肆伯伍拾餘兩建

程朱闕里石坊一座

鮑文憲鮑文孝鮑文楫共出銀叁伯捌拾餘兩

造闕里亭堂三間

潘允升　出銀壹伯兩

程連源　出銀壹伯兩內田肆畝伍分玖厘陞毫壹系作銀伍拾兩



司會勸助姓名

祠工經費倡率醵金者其於崇儒尚義實有勞焉

爰紀姓名

方以蒙佘受豐汪藻吳世綬趙澄汪伯宗潘一

騎方兆禎吳養臯胡舜臣吳自申朱朝仕

董役効勞姓名

祠宇經始百工肇興總理其事者胡祖誥分管其

事者路玄潚王與欽方震岳方嘉泰吳孟禮吳

六二吳守仕方可教方履通項應俎鄭文村

程朱闕里志後序

斯道也自堯舜以至文武周公而盛其傳者則曰

孔子厥後或明或晦迄於有宋諸儒繼出始大倡

明之而續其傳者則曰程朱人皆知朱徽人也故

封徽國公而未盡知程之祖亦徽人也系出忠壯

公之後㓨程朱二祖皆居古歙之黃墩地之靈若

是乎古之歙州即今之徽郡而黃墩則自唐以來

如之道出于天承於地地靈人傑夫豈虛語哉頃

友人致趙君滂所輯程朱闕里志閱之有感焉憶



昔引年歸田後大司徒方定之先生書來有程朱

三夫子合祀議一帙大要表章正學而創祠工料

之數具詳余以示于從此郡中闕典也成化間吾

邑令歐陽公旦業

奏建程公祠而合祠未之及向戚戚於懷詎意祠

成志亦成老眼猶間且見之何其幸歟志凡八卷

始地靈終識餘有像有圖有源有委而特記新安

程朱三夫子源流考者即趙君王父武城令誠之

先生也襄綈造之功以興起斯文者即司徒公也

去淫祠反正道而煥然建闕里俎豆者歙邑侯廣昌劉公也道脈相符時動事起殆非偶然者耶余曩以藩司于役禮竣上泰山返趨杏壇恭瞻孔廟徘徊不能去曲阜令惠以摹不聖像乃佩而歸又嘗入蜀經楚黃陂謁二程夫子廟于城之東有韻語紀其事入閩經建陽謁朱夫子祠猶之吾徽闕里也而三夫子合祠於祖居之邑則惟吾徽有之又何其盛歟予從因述友人爲趙君介紹請數語以復然諸名公序于前者備矣安能贅廼趙君克



成祖德翼道艮勤抑廣其輯志之意以申於末簡乎夫三夫子闡明之道即孔子之道傳於周公以上統于堯舜者也道之流行於古今如一日惟得其人則明不得其人則晦道未嘗亡也江南談學流風吾郡稱最猶不忝三夫子之故鄉焉第近世過高者或不覺以二氏餘燼吹熖于講堂則劉侯驅去之類矣況

聖朝崇儒重道頒程朱訓義於學宮爲多士正鵠如日中天奈之何猶有自書者自鑿者自言而行自背者甚有任胸臆删註傳侮法判道又皆三夫子之隱慝耶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蓋以見知自任也亦自幸也況合祀大儒同茲一郡非鄒魯之巽域乎睹祠宇而與思遡源流於千古氣求聲應必將蒸蒸而起如有未從祀諸儒之盛或遠過之與聖門四科相後先皆未可限量矣猗歟志者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萬曆丙辰春正人日侍寧後學范淶謹撰

程朱闕里志䟦

郡故有程朱闕里坊蓋宋咸淳間詔賜文公闕里厥後莅茲土者以兩程夫子其先世亦徙自歙之黄墩與文公仝是宜並著故稱程朱闕里云然未有合祀之舉先大父武城公居恒慨焉謂靈宮梵宇域中相望而先賢肇祥之地祀典久虚正學維風之謂何隱衷徒切莫克舉之乃考記源流以俟後之君子會邑大夫建武劉公下車首詢故實得先武城源流考毅然以興起爲已任就不佂之土



撤梵宇而新之特祀三夫子士庶聚觀祠下莫不舉手加額曰百年曠典幸樂成於一朝闕里之名不虛表章之功於是爲大一日大夫頫詢滂曰祀闕大事宜正籍書剏祠宇之規剷林墓之侵復三賢之世系源流何可無志令先公業有記在曷踵而成書滂廼志其固陋偏發先武城故篋芳蒐博採求合作者莅無取裁適大叅惠甫陳公省覲還闕取道里中以孟志見貽欣然有感遂倣其大凢釐爲八卷越歲書成就正於縉紳先生曁諸同志諸昆弟然後付之剞劂抑維是藉手先緒報命大夫焉耳昔太公封營丘比五世皆反葬君子以爲知本三夫子之本新安形諸銘傳表之印章者不一而足安知在天之靈不眷眷茲土乎故淵源闕洛而不遡自新安俎豆先賢而不首三夫子是譜宋之後而不書孔子系魯公族而不書孟子非缺典歟有旨哉先儒胡公之推言之也茲闕里之建去黄墩十五里南北相望則大夫以其地當邑之中且毀邪崇正明示標的尤有深意昔文翁以儒



林奬俗蜀士多儒今大夫以正學倡率都人士奬勵如見寧無斌斌興起者哉滂願與諸同志勗之

萬曆乙卯端陽日後學趙滂拜撰

程朱闕里志八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趙滂編滂歙縣人是序前有高攀龍序則成於萬歷中也大旨謂朱子系出新安二程祖墓亦在焉故合志之分爲七門案闕里乃孔子里名非推尊之號宋咸淳五年詔婺源祠所稱文公闕里已爲失實今程子亦稱闕里則尤承訛踵謬習焉而不察者也

# 溫公年譜六卷

〔明〕馬巒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司馬露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溫公年譜六卷》提要

## 司馬溫公年譜叙

余讀譜至司馬溫
吾無過人者但平生
嘗有不可與人言者耳即此
一語公之治術學術心術暴
露殆盡又何事譜也曰公之



平生處其過佚不彰而為是
以著之也夫公之忠清粹德
朝廷知之百姓知之韓富諸
公知之下至商賈走卒匠石
婦人孺子知之即異己如王
安石輩亦知之諒在後世宜

無不知者又何事譜也曰公之平生處其散漫無統而爲是以攝之也細閱全譜事錯出而無歸言半削而未盡其在譜也亦猶之乎在別集也况在別集存公者十之九而



在譜者止十之一又何事譜也如是則此書遂可廢乎然中有精意焉公之可傳者固賴是譜以留之而公之不可傳者亦托是譜以寄之是在逆而得之耳其可傳者何公之平生所爲可對人言者是也而公之不可傳者則毋自欺是也夫欺之中于人也深矣所爲者如是而所言者未必如是即百可濡恐于已而無一可宣布于人托于假宿



于僞走于名炫于奇鶩于僻以爲可籠人愚人而不知遮藏暖昧止養成一段陰濁之氣漸于人心則人心益漸于世道則世道害而國運亦隨以轉移吁可懼也彼熙寧新

法有何神秘不過聚斂之一械而王安石力為張主呂惠卿章惇蔡卞之徒力為羽翼鋤一時正人幾盡世其行事尚可對人言乎政坐欺之闕未破耳試觀公自擊甕以至



含隧自簽判以至宰相進而憂國與退而獨樂有一步一趨不堂堂正正者乎有一話一議不磊磊落落者乎慷慨為之非沽名激切為之非爭勝宛轉為之非湯嘗辭爵謝

賜必欲為其所欲為以奪人之所不可為而非矯非迂蓋公之質行默契人情之極時非無欲鑿棺毀碑者而公之神不可鑿也公之忠不可毀也搖搖主心冥冥天道尚可



以對之無愧而君與天且為公之靈氣所鼓舞搏挽而終不為邪謀所勝寧直可對人言已哉說者猶以元佑之初罷新法大驟激成紹聖之禍咎公之不善調停夫天下方

焚溺于青苗等法望救望拯寧以刻待而一旦事權在握反左顧利右顧害半為己半為人其意急其意緩曰吾以調停也則自欺之別名也公之勳此至熟矣總之熙寧一派小人成就一自欺公之平生成就一毋自欺而已更有快人者公之立朝也在遇與不遇間況夷狄非我族類何以使虜者每問司馬中丞為何官起居再三及其入相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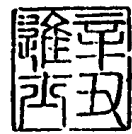


論入朝恐後且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釁則宋家一代神氣公實有以壯之乎今天下大矣豈遂無公若而人吾以為不必浮慕公之治當問公之學亦不必羶悅公之學當求公之心心苟無欺誰謂文正之學之治得專美于前也

國家誠得是人而用之于以折俎豆而張撻伐即屯艱之時勢其何難克濟耶此國譜中

未裘之意特為拈出若夫孝
友天植世徳濟美固爛然于
譜不得再為闡揚巳繼與公
同里開私淑公々為八好學
博稽集群書而譜之蓋君實
功臣也而露亦以先澤故譬
校不遺餘力殆不墜家聲者
是書之成適值余視鹺河東
而涑水去郈城里不半百向
余問序余因述其槩以示執
鞭之意云
皆



萬曆四十六年一陽月吉旦
欽差巡按山西等處督理河東
塩課監察御史益津後學王
遠宜頓首拜撰

# 温公年譜叙

儒者之澤不施於民久矣兩漢唐宋非無賢佐事業從功名中来雖能僅致一旹小康而終愧三代盛治其至誠動物真儒顯効温公一人而已元祐相業炳焕丹青以九月之政繫百世之思何其盛哉方



正學氏謂伊周以来惟公一人誠確論也晦翁以公並周程張邵稱六君子祀于寒泉精舍侑食先聖上繼顔曽思孟之統當其存時程子以公並康節横渠稱為純而不雜敬軒薛子釋之曰蓋所學純乎仁義禮智之道則不雜或出入乎

異端術数世俗之學則雜矣於乎公道學也事業從道徳中来茲其遠超近代而上繼伊周歟嘗怪公之誠信能感婦孺之悦而不能破神宗之愚能動遼夏之慕而不能回荊舒之執能輯金虜之暴而不能弭章蔡之凶蓋公所能者道也



其所不能者命也王氏之黨其如公何雖然元祐数年之澤實以肇南渡百餘年之運使天不生安石移居洛十五年之閒一施於用宋詎三代愧耶伊周之擬豈欺我哉竊嘗評之曰公孝友似曾閔篤信似子夏勇果似季路窮樂孔顔之

道達致伊周之功三代以後鮮有其倫昔南軒誦公天若祚宋之言喟然嘆曰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而晦翁亦以知仁勇許之於乎可以窺所藴矣周程朱皆有年譜近世月湖楊公復撰二程年表公顧少馬非闕典歟巒幸生公闕里慨自



髫年獲讀遺書仰山景行羹墻如見竊不自揆考諸史傳文集記事之書掇取其要次爲此編期與周朱二程之譜同行于世因欲并取康節橫渠南軒東萊事傳統爲編年會濂溪兩程晦菴洎公合爲一集號九大儒譜成一家言而力猶

未暇尚圖嗣成于異日副夙志云

嘉靖壬辰孟秋吉月涑水鄉後學

希迂生馬巒子端甫謹識

凡例

一引用諸書

宋史　宋鑑

歐文　蘇文

小學　大明一統志

黃氏日抄　自警編

傳家集　后山談叢

邵氏聞見錄　聞見后錄

宋名臣言行錄　東萊詩話



許彥周詩話　石林詩話

晁氏客語　道山清話

戴氏鼠璞　可談

談圃　王公四六話

詩林廣記　輟耕錄

改元攷　伊洛淵源錄

古靈文集　程氏遺書

容齋隨筆　景仰撮書

諸臣奏議　文獻通考

東坡尺牘　說郛

性理大全　濂洛風雅

事林廣記　遜志齋文集

道命錄　讀書錄

程子抄釋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黃文獻公文集　洛陽園池記

劉子宣涵言　胡可泉從政錄序

王端溪古學選註

一年譜之作乃太史公諸侯王年表之變也朱子撰伊川年譜止撮大要而不悉編年良以伊川立言多而事功少耳溫公功業甚盛不容畧去故逐一載之



一是編倣歐陽文忠公盱江李先生二譜例而修但著作歲月不暇悉紀盖公事績浩瀚不勝其錄非如盱江之可以文盡也若其著述自有傳家集在覽者當自得之

一於君臣游宴賡酧之詳不能如歐譜詳見者彼則記於同時而此則作於異代也

一是編以公行狀爲主參以本傳言行錄三書所遺者採傳家集中切要者補潤之而詩話小說以類附焉

一事之考據未詳的繫其年者附載於相近歲月之後特以圈隔別之

一是書雖主於載紀公行實而世德濟美不可無紀故於其父兄子弟之出處可以附見者亦畧具焉

一公世系不能詳紀故不立圖但述其槩於卷端



一引用諸書各存其目於逐段之下倣朱子修名臣言行錄之例也

一諸家小說得事之真實者纂入訛舛者不取

一公奏議皆關於國家之休戚生民之利病恨限於譜例不能悉載非謂可以輕重去取也

一公著書最富編纂歲月不能周知止依行狀總列於後

一公奏劄見於續資治通鑑長編綱目者家傳人誦故或畧焉若文集小說之可以詳載者則備書弗遺亦徵顯闡幽之意也

一公歷仕職官嘉祐以前史鑑煩畧時異制殊不能悉考或有遺舛尚俟博雅君子補訂焉

一寧豐之朝每歲必書公居於洛以傷賢人在野時事可知昭後鑒也

一公所著迂書誠德人之言可配通書正蒙經世諸編讀六經四書後宜接續讀去日抄自警編固嘗摭其要矣今不敢取一二而遺十百謹述於此以告同志尚當致力於全書云



一蓄書不備未免有掛一漏萬之失博雅者倘補其不及尤至望也

一括群籍之英華補百世之闕典觀者當知余之苦心幸勿易以視之

一史臣儒先論公先處大致不可破碎於編年者倣朱子定通書之例別爲附錄于後

一引用諸書有直書公名者今皆改稱曰公後學尊前賢宜爾也其文意接換處或欠順及事或失實者畧易一二字竊取朱子編小學之例云

一公事蹟雜見羣書學者不無得此遺彼憾故以類詳抄少異程宋年譜之例

一程子論公多早年未定之見或規切之言自其所謂君實近年病較瞭放得下也之後則固已推許之矣若曰不雜曰能受盡言之類是也故於附錄止取晚年定論數條餘皆不錄

一聽得之見附註於逐年之下繼舊者希迂子其間有論及於公者亦纂入附錄之後盖將俟正于有道蒭荛不棄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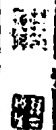


一所引先哲著在天下耳目者無庸詳注出處若同時之人則分注出處於各人之下

一公歷官制誥雖僅見於六一集東坡集鄧潤甫文失考者尚多縱取而分注於各條之後未免掛一漏萬亦不能如歐公年譜之倫也因悉畧之欲取史傳行狀隧碑祭文挽詩并制誥可考者與夫公之父池兄旦子康從姪里姪孫朴事功在宋史及從兄宣等節行在傳家集者當別爲外編以行

司馬温公年譜叙例終

# 温公年譜卷之一

涑水鄉後學馬巒纂輯

温公十八世孫露校梓

公姓司馬氏諱光字君實號迂夫晚號迂叟世稱涑水先生陜州夏縣人（今隸解州）本程伯休父之後秦漢以上世系綿遠無考晉安平獻王孚出封河内遂爲河内人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遷夏縣涑水鄉高堠里子孫因家焉高祖林曾祖政贈太子太保皆以五代衰亂不仕祖炫



始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累世同居皆以氣節聞於鄉里父池舉進士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虢晉六州終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温國公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爲寶元慶曆間名臣曾祖母薛氏祖母皇甫氏母聶氏皆贈温國太夫人公舉進士甲科位至丞相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贈太師封温國公謚文正

配享哲廟圖像貽勲崇德閣度宗咸淳元年從
祀孔子廟庭

宋真宗天禧三年己未　公父池爲光山令十月十八日生公于此(葉佑之撰公祠記)縣學内有司馬井世傳公生時汲井水以浴之後人建涑水書院祀公舊記有云光雖僻陋而生司馬温公則光之爲光也大矣(見大明一統志)公生光州因以爲名(黄氏日抄)

四年庚申公年二歲

五年辛酉公年三歲　公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見傳家集)



乾興元年壬戌公年四歲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公年五歲

二年甲子公年六歲　父兄教之書(見傳家集)按邵氏後録云予見温公親書一帖云光年五六歲弄青胡桃女兄欲爲脱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湯脱之女兄復来問脱胡桃皮者光曰自脱也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見名臣録)

三年乙丑公年七歲　凛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没水中衆皆棄去公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盖活人手段已見于髫齓中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見史本傳并自警編)

四年丙寅公年八歲

五年丁卯公年九歲

六年戊辰公年十歲

七年己巳公年十一歲　天章公任群牧判官(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八年庚午公年十二歲○公幼時患記誦不如人群居講習衆兄弟既成誦游息獨下帷絶編迨能倍誦乃止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精誦乃終身不忘也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見名臣言行録)

九年辛未公年十三歲　公序迂書云余生六齡而父兄教之書雖誦之不能知其義又七年始得稍聞聖人之道(見傳家集)

明道元年壬申公年十四歲
二年癸酉公年十五歲　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
西漢風（見蘇文忠所撰行狀）
景祐元年甲戌公年十六歲　天章公加直史館復
知鳳翔府（長編）
二年乙亥公年十七歲
三年丙子公年十八歲
四年丁丑公年十九歲○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
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



簿（見行狀）（公辭蔭補官事在未第之先未審的在某歲故總附于此後凡編年無考者倣此例皆以闕疑別之）
寶元元年戊寅公年二十歲　中進士甲科聞喜宴
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
除奉禮郎天章公任鹽鐵副使工部郎中歲滿當
遷中書進名上曰是固辭諫官者遂命為天章閣
待制知河中府尋改知杭州公以天章公在杭辭
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覲許之（見行狀及宋史長編）

娶張氏冀州信都人禮部尚書存之女少公四歲
（據傳家集考定）
○山谷云范純甫言公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每
見其卧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
為常竟莫識其意純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
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耶（名臣言行錄）
二年己卯公年二十一歲　集顏太初雜文謂天下
之不尚儒久矣至於西漢之公孫丞相蕭望之張



禹孔光東漢之歐陽歙張酺胡廣世之所謂大儒
果足以充儒之名乎魯人顏太初字醇之常憤其
然讀先王之書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既得
其理不徒誦之以誇誑於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
身與鄉黨景祐初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蕩為事慕
嵇康阮籍之為人當時翕然效之太初作東州逸
黨詩以刺之詩遂上聞亟治牧罪又有鄆州牧怒
屬令之清直與己異者誣以罪榜掠死獄中太初
憐其冤死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於是世人見

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指訐有疵病者所惡聞雖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棄失居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州又得其所爲題名記今集而序之太初雖賤而夭其文豈必不傳見傳家集

按東坡作鳧繹先生集序謂先生之詩文必中當世之過如五穀可以療饑藥石可以伐病乃録而藏之鳧繹太初之號也爲名儒寳重如此則其人可想見矣

康定元年庚辰公年二十二歲　毋夫人錢塘縣君聶氏卒夫人秘閣校理震之女才淑孝睦稱於鄉族公時簽署平江軍節度判官事以內艱去任墓誌



莊敏撰天章府君碑叙修定

慶曆元年辛巳公年二十三歲　冬十二月癸未天章公以疾終于晋州之安靖堂壽六十有二公繼丁外艱偕兄旦泣護旅櫬歸於故鄉據天章府君碑叙修

二年壬午公年二十四歲　秋八月癸酉葬天章公於涑水南原之晁村以從先塋先夫人曹氏毋夫人聶氏祔偕兄旦洎從兄里請龐莊敏公籍撰隧碑冬十月丙辰建石墓道仝上

三年癸未公年二十五歲

四年甲申公年二十六歲　執喪累年毀瘠如禮

五年乙酉公年二十七歲　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宋史本傳

○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爲群牧判官包孝肅爲使時號清嚴一日群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相勸光素不喜酒亦強飲之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光以此知其不屈見名臣言行録○

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見行狀

六年丙戌公年二十八歲



七年丁亥公年二十九歲　○公從龐頴公辟爲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爲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頴公知之對僚屬咨其賢時月給酒饋待賓客外輒不請見自警編

八年戊子公年三十歲　子康生先是生二子童堂皆夭至是生康康字公休端謹誠孝肖公後以明經上第仕至司諫贈右諫議大夫史稱其濟美象賢與公同傳

皇祐元年己丑公年三十一歲　序名苑

○樞密副史龎籍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奇之及是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勲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大乎(見本傳幷行狀)謁告歸鄉里(見傳家集)秋八月公受詔同范鎮讎校賢良方正及武舉進士箓卷寓直於景福殿東廂凡三日(傳家集)

二年庚寅公年三十二歲　張貴妃兄堯佐一日除四使諫官唐介等論之不聽公上狀乞亟召諫官使竭其所聞闢忠讜之路塞僥倖之門不然群臣猶朽木陛下猶雷霆安可以力校哉(見傳家集)

三年辛卯公年三十三歲　上狀請修築皇地祇壇以王者父天母地天地之尊禮相亞埒今圜丘之制極爲崇峻獨於方丘有所闕畧未稱國家嚴恭明察之意乞下有司增修庶合典禮從之(見傳家集)

四年壬辰公年三十四歲　夏竦卒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



謚文莊(見行狀本傳)　范鎮上書議樂自謂得古法公不以爲是數與論難竟不能決(見宋鑑)○范蜀公東齋記事曰君實予莫逆之交也惟議樂爲不合往在館閣時決於同舍同舍不能決遂弈棊以決之君實不勝乃定其後二十年君實在西京爲留臺予往候之不持他書惟持所撰樂論八篇示之爭論者數夕莫能決又投壺以決之予不勝君實懼曰大樂還魂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領而歸(見名臣言行錄)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徳風流足以師表當代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懽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畧則曰吕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舍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

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
知二公非苟同者見蘇文忠撰蜀公墓誌
五年癸巳公年三十五歲
至和元年甲午公年三十六歲　○皇祐至和間名
猶未甚輝赫吕正獻公曰若君實者可謂實過其
名也後温公隆名蓋代士無賢不肖無貴賤皆知
畏而愛之而知之衆人未知之前者龐丞相與正
獻公二人而已見自警編
十一月丁未公上古文孝經詔送秘閣見長編



二年乙未公年三十七歲
嘉祐元年丙申公年三十八歲　仁宗始不豫國嗣
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范鎮首發其議公時
通判并州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太宗無子則小宗
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
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
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
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
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見言行錄

因事至絳私歸拜墳不至夏縣而去見家傳集
二年丁酉公年三十九歲　初龐籍爲鄆州徙并州
皆辟公通判州事感籍知己爲盡力麟州屈野河
西多良田夏人蚕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公按視
公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者衆則糴賤亦
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
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
公三上書自引咎不報見宋史本傳
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見行狀



序迂書見家傳
三年戊戌公年四十歲　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
見行狀　公三上狀乞虢州或慶成軍情願守待遠
闕庶得近便灑掃先塋見家傳集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誠僞不可知使其真非
自至不爲瑞若僞爲遠人笑願賜而還之因奏賦
以諷見行狀
四年己亥公年四十一歲
五年庚子公年四十二歲　遷度支員外郎判勾院

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行狀)

六年辛丑公年四十三歲　同判尚書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上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慝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曆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帝從之後遂以爲常(行狀及宋鑑)



同知諫院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試卷蘇轍答制策切直考官胡默之公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寘末級(傳家集及宋史本傳)

公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皆納之(行狀)

公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者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



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察公從容謂洙曰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義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而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爲此不詳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

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覵行狀及本許行錄

公復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切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其二論御臣曰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



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戒揀軍官又曰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漢吳漢曰臣死無所言願陛下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赦爲美也入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謹微五曰務實帝深納之宋鑑

薦并州盂縣主簿鄭揚庭研精易道成易測六卷不泥陰陽不涉怪妄專用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倫誠難多得乞量加旌異使學者有所勸慕又薦并州鄉貢士劉廱撰成邊議十卷援據古今指陳得失用意甚勤論理頗多乞略加甄奬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卒公上狀言洙資性忠果憂公忘私垂歿之際猶上章奏乞特賜矜恤除子男一人官及下衢信建三州候洙喪柩防護津送以示褒直勸忠終始之恩也又論知壽州張叔夜資性庸下老而益昏乞直令致仕或授以冗散之職勿使親民因改知衛州遂乞致仕許之又論知泰州張方



平怯懦輕易望加譴責更擇明智沉勇之人以代其任又論蘇安靜年未五十乞內侍省押班恐內臣求進者援以爲例國之舊章因此隳壞籍爲朝廷惜之並傳家集

公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不過去御座數步恐泄漏機事詔自今止令御藥使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長編

公上狀論選舉以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爲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文辭者迺藝能之一端

耳未足以盡天下之士也竊以孝者士之尊行廉
者吏之首務故漢世舉士皆用孝廉行之最乂得
人為多乞天下聽舉孝廉有差仍於進士奏名額
內減三十人候剉開日或陛下臨軒親試或委中
書門下若所對[illegible]華矣聖意及時務全不通曉
方行黜落其及第授官並與進士第一甲同在明
經之上若累經敦遣不至即乞臨時裁度特加聘
召不為定制又明經乞以周易尚書毛詩為一科
三禮為一科春秋三傳為一科皆習孝經論語為



帖經又說書一科乞與明經並置每次止取十人
奏名在諸科額內試中授官並與諸科同如此則
求賢之路廣請託之源絕浮偽之風息得人之頌
興矣又乞分十二等以進退群臣若上等有闕即
於次等中擇才以補之其不能稱職者則移易黜
廢有罪者貶竄刑誅親錄傳
十二月復豐州 宋鑑 公上言慶曆初拓拔元昊攻
陷州城州民及蕃族盡為所虜掃地無遺今州城
之中但有丘墟瓦礫環城數十里皆草莽林麓而

已若建以為州勞費甚大此所謂徇虛名而受實
弊也不若遷永寧堡於豐州故城兵馬芻糧不更
增益但擇使臣有材畧者使守之不必假以知州
之名仍召募蕃漢之民使墾闢近城之田俟民物
繁庶皆如其舊然後升以為州亦未晚也仝上
七年壬寅公年四十四歲 諫上元遊幸謂上元觀
燈本非典禮正以時和年豐欲百姓同樂為太平
之榮觀而已去歲四方諸州多罹水旱鰥寡孤獨
流離道路竊恐有司不明大體務循故事無所減



損不稱陛下子愛元元之意伏望比之每歲特減
遊觀之所以憫恤下民安養聖神又論上元令婦
人相撲贏戲於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示四方也若
舊例所有望因此斥去仍詔有司嚴加禁約親錄傳
兗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
姚坦為兗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
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
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為此汝
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

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讓恭率禮
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敎子以太宗爲法公主事夫
以獻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出瑋衛州
母楊歸其兄璋主入居禁中公言陛下追念章懿
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
雨露之感乎瑋既出主安得無罪帝悟降主沂國
待李氏恩不衰（見行狀及本傳）
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辭至八九乃改天
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公有上龐



丞相啓云光於屬文性分素薄又懶爲之當應舉
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不甚工頗慕作
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竊前修之藩徒使其言迂
僻鄙俚不益世用雖親舊書啓不免假手於人令
知制誥掌爲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
答書啓者爲之耶若苟貪榮利強顏爲之不惟取
一身沒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公之
辭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見言行錄及自警編行狀）
辭待制上狀謂集賢校理馮浩端良恬淡久在文
館比材量德臣實不如今舉自代（見傳家集）
公與呂申公友善同召試知制誥公試而申公辭
改天章閣待制公以爲不及命下力興謂同召而
獨就是公著廉遜而臣無恥遂亦除此職予意公
借此以辭寵耳士大夫立身行己各有規繩一進
一退惟心之安豈在苟同范景仁與公爲異姓兄
弟心未嘗不合元祐出處各行其志不失爲同也
人安得議其優劣（見戴埴鼠璞）
秋八月立皇從兄濮安懿王子宗實爲皇子賜名



曙封鉅鹿郡公稱疾力辭公上疏言凡人爭絲毫
之利至相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
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
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
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
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見行狀　宋鑑）
時朝政頗姑息公上疏言經畧安撫使以便宜從事
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

以貴倨自持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
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譴譁而逐御史中丞
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奸譯加
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疑於
用法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法推恩
者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見行狀本傳詳見傳家集謙習
疏
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
慰定謚行册禮塟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



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
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
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
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
定後宫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
微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正爲此耳
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見行狀
公上謝官劄子以方今國家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大
要不過擇人賞罰豐財練兵數事而已臣前忝諫
官已嘗畧言之伏願特留聖心則天下幸甚不然
臣雖朝夕侍前徒汙名位而費廩於公家之用果
何益也見傳家集
樞密副史張昪屢以老疾辭位公上言昪忠謹清
直不可干以私若未能得賢於昪者則使昪且居
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仝上
時有司喜以微文舉刺苛細至於宴飲酒食相饋
皆集累成過詆以岐法知鎮戎軍曹修受鄰州所
送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官處以贓罪公上狀請勿



論仝上
公上狀論停替諸科試官以國家本設諸科以求
經術之士有司專以上文下注爲問已爲獘法竊
聞去歲貢院出義題官更曲爲奇巧或離合句讀
故相迷誤或取卷末經注字數以爲問目雖有善
記誦之人亦不能對是則罪在貢院出義題官不
在諸處發解官也今舉人被黜已非其理又并發
解之官亦坐停替臣恐自此爲吏者益務奇巧從
學者益棄本原殆非所以省刑罰隆經術也仝上

屯田員外郎張田充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兩上
狀論其傾邪險薄真小人之雄傑尋改知湖州仝上
公上疏論財用以公私財用率皆窮窘其憂患不
細必當早爲之謀乞隨材用人使久於其任務農
通商以蓄息財物節省賜予裁損浮費又以宰相
領總計使之職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
之望與公卿大臣定議早賜施行仝上
將有事於明堂公言皇祐二年親祀明堂是時以
初行希濶之禮文武臣僚並轉一官今國家修舉



舊禮乃是常典况今庶官濫溢經費窘竭豈可復
踵往歲之失以增今日之弊望明降指揮更不覃
恩轉官以絶儌倖者之望仝上
初通判麟州夏倚因嘉祐二年麟將郭恩輕且狂
致屈野河沒於敵倚一例獲罪公言倚公忠材智
誠有可稱不可專以一眚掩其衆善又言開封府
賈黯不閑吏事區斷乖方怨嗟盈路乞量其所能
授以佗職庶合衆心又言監兗州景靈宮王逵差
知萊州逵暴戾凶狡淩上虐下所至爲害今年齒
已衰猶汚仕籍望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永
不得令親民仝上
召福州處士陳烈爲國子監直講辭不至王陶言
烈爲妻林氏疾病瘦醜逐歸其家十年不視貪汚
險詐行無纖完乞追奪恩命公上言乞委鄰路監
司再行體量若情理不至深重止於夫妻不相安
諧則使之離絶而已湔洗其過庶幾復伸眉於後
又使四方節行之士不憂横辱得以安恬於閭里仝上
改壽星觀爲崇先觀畫真宗御容公言自古帝王



之孝者未聞宗廟之外更廣爲象設况畫御容於
道宮佛寺而又爲壽星之服其爲褻也甚矣仝上
寒食節例休假七日公言陛下聖體雖安尚未復
舊乞自入假以後每隔日許兩府及知雜御史以
上一次問聖體仍召兩府入對便殿所貴中外盡
知聖體康寧各獲安心仝上
八年癸卯公年四十五歲　春正月己酉公同翰林
學士范鎮知貢舉
三月甲子上御延和殿賜進士許將等一百二十

七人及第六十七人同出身諸科一百四十七人
及第同出身見長編
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
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奸
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
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
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
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則天下服
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



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為元帝後亦
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
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為戒見行狀
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
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
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
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金錢以遺其舅
氏義不藏於家仝上
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
孝治國莫先於公其心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
者仝上
三月戊戌公上疏曰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
方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為不可不慎
夫為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
則遠近翕然向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為而治
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立萬事
隳頹治亂之原安危之機蓋在於是見長編
故相龐籍卒公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



時人賢之見本傳
五月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位伴讀秘閣校理孫思
恭充本位說書公言臣聞三代令王置師傅保以
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
僕從之人皆選孝弟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
側使之日見正事日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成心
俞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代此教之所以為益
也今王陶等雖為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
而還退侍御僕從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雖

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亦終無益也望多置皇子宫屬博選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日與皇子居處燕遊輔成懿德大理評事趙彦若孝友温良謹潔正固博聞強記難進易退國子直講李寔好學有文修身慎行秘閣校理孟恂清純愷悌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望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宫屬 見傳家集 長編

公上劄子云臣累言趙滋剛愎狂妄今再知雄州竊聞曏時本路都轉運使唐介安撫使彭思永皆



曾言滋罪狀令使之再任彼二人者必不肯同心協力以利公家若監司將帥互相猜惡而欲使之安下民扞外敵難矣河北一路繫國家安危察滋所爲皆誇誕不實授滋別路一關慢差遣不惟邊境保無佗虞亦滋一身之福也 仝上

公言醫官宋安道等四人方術無驗並乞發遣令赴貶所僧志緣本不曉醫但以妖妄惑人於江浙之間稱是診人六脉能知災福今亦出入禁庭叨忝章服乞奪去紫衣放歸本州又言内臣年未五十不得充内侍省押班近除張茂則年方四十八一開此例則内臣攀援求進者多人人相效不可禁止不若正之於事初也 仝上

鄜延路經畧安撫使程戡加安武軍節度使令再任公言戡素無才術况今老病昏憒尤甚爲吏兵所慢戎狄所輕陛下踐祚之初而戡首蒙濫賞臣竊惜之 仝上

再言乞開經筵又乞延訪群臣 仝上

公上言人君之職有三而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



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短長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 見長編

司馬温公年譜卷之一 終

# 司馬温公年譜卷之二

温公十八世孫露校梓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公年四十六歲　春正月辛酉詔以仁宗配饗明堂公與呂公著議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荅曾



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爲孝也見長編

三月公上言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況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特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余江

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爲不可當直下合全司移所爲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僞見行狀

夏四月公言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宮下陳者盡放之出宮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癸未放宮人三百五十五人見長編

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者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



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搆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見行狀

公言近者夏國屢起事端爲備之要在於擇帥伏見鄜延路經略使程戡資性姦回涇原路經略使施昌言老病昏昧皆以斗筲罷懦之才當折衝禦侮之任一旦警急必敗大事伏望朝廷早擇智勇

之將以代其任二人並除致仕以安邊境之民戒
偷祿之臣見傳家集
韓魏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凡三丁刺一每人支
買弓弩箭錢三貫文省共得二十餘萬人深山窮
谷無得脫者人情驚撓而民兵紀律疎畧終不可
用徒費官錢公上疏極論其害謂康定慶曆間籍
陝西民間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其毒
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
知其坐食無用大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

南畝強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
勇何以異此
又奏今議者但恠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
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若更聞此詔將忿大致
驚擾又奏古者兵出民間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
其家今既賦歛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
之身以爲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以臣愚見
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遣况陝西未刺之民
乎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持劄子至中書魏
公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驁使聞陝西驟
益兵豈不震慴公曰兵之曰先聲爲無其實也獨
可以欺之於一日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
用矣今吾雖益兵然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
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答復曰公但見慶曆陝
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兵憂今復作爾
今已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公曰光
終不敢奉信魏公怒曰君何相輕甚耶公曰相公
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

見成之兵遣之運糧戍邊反掌間耳魏公默然竟
不爲止其後不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爲常一
如公之言據行狀言行錄蕪修
上諭旨令自九月初五日後逐日講至重陽節住
講候來春別選日講筵公言陛下始初清明方宜
銳精學問之時若既開講筵則恐數日之間未宜
遽罷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願不惜頃刻之閒日
御講筵從之又言尚書者二帝三王嘉言要道盡
在其中爲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將來論語既

畢令講尚書見傳家集　長編
公言陝西都轉運使陳述古昨因巡邊妄奏邊鄙
寧靜不足爲慮後因權涇原經畧司事聞副總管
劉几稱西人將誅入寇述古恐與前奏相違奏稱
不協軍務張皇生事擅移几知鳳翔府數日之間
西人果大舉犯邊述古亦不即時發兵救援致陷
没數千百戶內外之人無不憤疾臣聞舜誅四凶
而天下服如述古平生所爲亦可以爲之凶人矣
陛下縱不欲明加斧鉞以謝邊民亦當投之荒裔



以禦魑魅庶使封疆之臣少知警懼仝上
二年乙巳公年四十七歲　王廣淵除直集賢殿公
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
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即帝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
澶淵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
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
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出之以厲天
下見行狀
執政遂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大常

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
獨奮筆立議曰爲之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
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
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
勑吏以公手稿爲案上奏宜稱皇伯而不名參知
政事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
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
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
皆無典禮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



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奏詔下而太后手詔詰責執
政以不當議稱皇考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
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據行狀兼朱鑑修
初西戎遣使致祭延州指揮高宜押伴傲其使者
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
明年夏人犯邊殺畧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
治邊公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
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代之
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

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生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爲法而以中祐爲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罪之見行狀及本傳

京師大水公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當陛下初得疾之時聞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爲陛下叩頭祈請願爲之傷豈可謂無慈愛之心不幸爲讒



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爲之子安可遂生忿恨乎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升爲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懽心長公主數人皆屛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陛下益事謹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之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或非才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置臺

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陛下當自察其是非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爲非而以他人所言爲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見宋鑑

公言近詔於初任二任通判人中選人權發遣三司判官公事九年之後權爲職司既使之久於其事又待以不次之位誠用人之要術爲政之首務自非奇材異績未可當此舉也竊見都官尚書員外郎皮公弼爲吏之處以貪饕致富資性狡猾善



爲進取在京則造請不倦在外則書啓相尋專用此術致舉主三十餘人一旦膺此選乃是開此僥倖之門以爲佞邪躁進之塗恐非朝廷之福也傳家集

十月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公三上狀固辭尋得旨免諫職餘如前降指揮見行狀傳家集

公言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詳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

日別具劄子數奏庶幾可以輔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 同上

加環慶路經畧使孫長卿集賢院學士充河東路都轉運使公言長卿前在環慶不曉邊事驟措煩苛致熟户蕃部叛亡殺盡臣謂朝廷宜嚴加譴謫以儆群帥不意今日更褒以寵名授以重任外廷聞之無不駭笑伏望速改前命 見傳家集

公言應資蔭出身人委審官院流内銓試孝經論語大義三通仍令主判臣僚更將所對義面加詢問使之口說若義理精通者特為一等義理稍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修學候一周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出官如此則公卿大夫子弟皆嚮學知道亦近乎先王教冑子之術也 仝上

三年丙午公年四十八歲 詔立濮安懿王園廟太后手詔尊濮王珪為濮安懿皇稱親夫人並稱后自是公論愈激中外洶洶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言陛下至公初無過厚於私親之意今忽聞傅堯俞等



三人相繼皆出中外之人無不驚愕此蓋政府欲閉塞來者使皆不敢言然後得專秉大權逞其胸臆伏望陛下特發宸斷召還堯俞等下詔更不稱親不從公又奏臣與傅堯俞等七人同為臺諫官共論典禮今堯俞等六人盡已外補獨臣一人尚留闕下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早賜降黜凡四奏卒不從 見長編 行狀

公以災異迭見上言乞群臣所上表章却尊號而勿受更下詔書深自咎責容諫四方廣開言路求所以事天養民轉災為福之道 見傳家集

命公兼侍講編歷代君臣事迹公奏曰紀傳之體文字繁多竊不自揆嘗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採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為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上下貫穿千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伏見請源縣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有史學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修詔從之其後君錫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劉攽

代之見宋鑑

四年丁未公年四十九歲　春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尚書左丞歐陽修薦公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群臣便以皇嗣爲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决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爲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



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爲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春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見歐陽文忠公集

濮禮之議司馬當擁歐陽矣迨發攻府極其薦揚國馬爲重人已兩宜豈易及哉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歐公有焉此奏在全集中人罕見之邈故備錄

於此以見前修薦賢爲國之忠[illegible][illegible]云

二月知貢舉公等上言所考試合格進士許安世以下三百五人分四等明經諸科二百一十一人分三等詔進士第一第二第三等賜及第第四等賜同出身明經諸科第一第二等並賜及第第三等賜同出身勑下貢院放榜見長編

閏二月擢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



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内臣至閤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見行狀

他日上問王陶曰公著及光爲學士當否陶曰二人者臣嘗論薦矣用人如此天下何憂不治見長編

四月辛酉詔内外官所上封事委公及翰林學士丞旨張方平詳定利害以聞

除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
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
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
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
復爲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
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
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己受陶而宰相獨不
能容乎乃已見行狀下仝

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
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爲諫
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
下平生學之所得盡在是矣

上初即位內臣以覃恩升朝者皆罰內職獨勾當
御藥院高居簡等四人留如故公疏言居簡性資
姦回工讒善佞久處近職罪惡甚多上曰祔廟畢
自當去公曰閻闕小臣何繫山陵先後舜去四凶
不爲不忠仁宗貶丁謂不爲不孝上從之癸巳高
居簡爲供備庫使罷御藥公累劾居簡雖兩留求



外郡請對時公立殿下上諭之曰已來矣呂公弼
曰陛下欲留居簡必逐光欲留光必逐居簡居簡
內臣光中丞願其重者公因曰凡左右之臣不須
材智但令謹朴小心不爲過斯可矣見長編

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
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
者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
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
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
五上上爲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
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
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
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
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
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
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
可不察

詔川宮卿直省郭昭選等四人爲閤門祗候公言

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祇候在文臣爲綰職豈可使廝役爲之

英宗山陵公爲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

八月辛亥公奏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臣愚竊以爲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則天下



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賞罰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爲之受其譏謗也見長編下仝

初公等受詔詳定內外所上封事善者在陛下決行之上曰大臣多不欲行公曰陛下詢芻蕘以廣聰明斯乃社稷之福而非大臣之利也上曰如有言無行何公曰然不知言無以知人要面詢仍試以事則眞僞自辨矣後詔詳定封事所奏如其中有商量不同或難行者可召詳定官赴中書問難令述利害以進

先是邊吏薛向种諤上言西戎步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壬寅公對延和殿言趙諒祚稱臣奉貢不當誘其叛臣以興邊事上曰此外人妄傳耳公曰陛下知薛向之爲人否上曰固非端方士也但以其知錢穀及邊事耳公曰錢穀誠知之邊事則未知也又言張方平文章之外姦邪貪猥上曰有何實狀公曰請言



臣所目見者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公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難之況陛下新即位萬一用一姦邪若臺諫循默不言陛下何從知之上曰吳奎附宰相否公曰不知也上曰結宰相與結人主孰爲賢公曰結宰相爲姦邪然希意迎合覩人主趣向而順之者亦姦邪也上曰兩府孰可留孰可用公曰此乃陛下威權所當采擇小臣豈敢與聞然居易以俟命君子也由逕求進者小人也陛下用人當用君子不當

用小人也又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邊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 見長編 行狀

癸卯復以公爲翰林學士公言臣昨論張方平參知政事不恊衆望臣識淺材下其言不足采向者仁宗時包拯最名公直與臺諫官共言方平姦邪貪猥乞盡令檢取言方平章奏及開封府陳升之兩處推勘劉保衡公案即知臣所言非一人私論也所有新命臣未敢祗受告勑下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具奏封駁上手詔諭公曰適得卿奏換卿禁林復兼勸講朕以卿經術行義爲世所推今將開延英之席得卿朝夕討論敷陳治道以箴遺缺故命進讀資治通鑑此朕之意呂公著所以封還者



蓋不知此意耳於是取詔勑直付閤門趣公令受公著亦具奏朝廷既以臣言不當當顯行黜責其所降勑誥亦須經由本司蓋臣雖可罪而此職終不可廢他日登對上獨留公著謂曰朕以司馬光道德學問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事也又嘗謂公著曰光方直如迂濶何公著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况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于迂矣願陛下更察之 見長編

冬十月甲寅公初赴經筵上自製自書資治通鑑序以授公公受讀降再拜讀三家爲諸侯論上顧禹玉等稱美久之令候書成日寫入又賜穎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 見言行録 長編

龍圖閣直學士韓維侍御史呂景俱從補外公言維沉靜方雅景渾厚剛直請留之若不可留乞更不舉人只於舊臺官呂大防郭源明馬默等數內選擇一人以補其闕所貴得質直之人克厭衆心 見傳家集

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闕

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

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

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

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為所因

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耶自宰相文彥博

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天下非之見行狀



司馬温公年譜卷之二終

# 司馬温公年譜卷之三

涑水鄉後學馬巒編緝

温公十八世孫露校梓

權知審官院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公年五十歲

邇英進讀資治通鑑三葉畢上更命讀一葉半讀

至蘇秦約六國從事上曰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

能如是乎公曰秦儀為縱橫之術無益於治臣所

以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辯說相高

人君委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家者也上曰



卿進讀每存規諫公曰非敢然也欲陳著述之本

意耳上曰朕聞卿進讀終日忘倦見言行錄長編

夏五月丙寅命公與滕甫同看詳裁減國用制度

仍取慶曆二年數比見今支費有不同者開析以

門公登對言國家所以用不足者在於用度太奢

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

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若但欲知慶曆二年

裁減制度比見今支費數此止當下三司供析其

同與不同立可盡見不必更差官置局上深開納

明日即罷裁減司 見長編

秋七月己卯群臣表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公當答詔上疏言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爲故事因循至今太祖尊號有一統太平字太祖以燕晉未平卻而不受太宗尊號盡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稱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恥於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答公曰朕方以滛雨地震日虞傾禍被此洪名有慚面目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 見長編 行狀

八月辛亥邇英進讀已召公問以河北災變公對以饑饉之歲金帛無所用惟食不可一日無耳宜多漕江淮之穀以[illegible]論沿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擇對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餘州責其精擇誠難但能擇十八路監司使之擇所部知州知州擇所部知縣而進退之得人多矣又問諫官難得人誰可者對曰臣賤官何敢薦人上固問之對曰臣賤官何敢薦人上固問之對曰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材鹽鐵副使呂誨累居言職不畏彊禦再經謫降執節不回侍御史呂景外貌和厚內守堅正見得知恥臨義不疑此兩人似堪其選尋以呂誨同知諫院用公之言也 見長編 傳家集 以公兼史館修撰 見行狀

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使以上皆減半公與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辭位不當辭祿且國

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衮辭祿猶賢於持
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
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
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
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
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
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
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
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耳至



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
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
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
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
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衮事責兩
府亦不復辭

日錄又云臣非謂今日得兩府郊賚能富國也欲
陛下以此爲裁省之始爾且陛下強裁省之則失
體今大臣以河北災傷憂公體國自求省郊賚從
其請所以成其美何傷體之有 見言行錄

冬十月丙午上問講讀官富民之術公言凡富民
之本在得人縣令最爲親民欲知縣令能否莫若
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轉運使陛下但能擇轉
運使使轉運使按知州使知州按縣令何憂民不
富也 見長編下仝

十一月甲午公入辭因請河陽晉絳上曰汲黯在
朝淮南寢謀卿未可去也

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土堤利害公用



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土堤約水
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
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
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
後皆如公言賜詔奬諭 見行狀

二年己酉公年五十一歲 二月丙午公登對乞一
州上不許曰君子小人皆知卿方正呂公著使契
丹亦問有司馬光者其人甚方正今爲何官名爲
夷狄所知柰何出外公初罷御史中丞虜因問公

著以公何不為中丞公著歸告于上故上乃知 見長編

呂晦叔曰昨使契丹房中接伴問副使狄諮曰司馬中丞今為何官諮曰今為翰林兼侍讀房曰不為中丞耶聞是人甚忠亮 見言行錄

八月丙申公上言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入宮之後省閱天下奏事夜御燈火研味經史然孜孜求治于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 見長編下全



癸卯侍御史劉琦監處州鹽酒稅御史裏行錢顗監衢州鹽稅初御史知雜劉述及琦顗等言王安石參知政事未踰半年中外人情囂然不安蓋以其專肆胷臆輕易憲度而無忌憚之心也公言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貪闒充圖陛下明知其猥二者皆以知縣稽發遣三司判官及得罪而出皆為知州今琦顗止以逆犯大臣降監當然則狂直之罪重於貪猥得罪大臣甚於得罪陛下也乞於本資不報

上嘗問公外議說陳升之如何公曰二相皆閩人二執政皆楚人風俗如何得近厚又問王安石如何公曰天資僻執好勝不曉事其拗強似德州其心術似福州上首肯微笑又嘗稱呂惠卿美才公曰惠卿過於安石使江充李訓無才何以動人主 道山清話

上問可為諫官者公薦龍圖閣直學士陳薦忠厚質直直史館蘇軾文學富贍勁直敢言職方員外郎王元規志操堅正集賢校理趙彥若強學懿行



遇事剛勁此四人者可備諫職 見傳家集

十一月公言欲據國史實錄所載旁采異聞做漢書作百官公卿表以備奏御從之 見長編

壬午王安石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邇英進讀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

孝惠高后時天下宴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
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
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
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
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
盗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
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
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
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



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
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
且譏臣爲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
布法何名爲變若四歲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
變邪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
變也刑新國用輕典禮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
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
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欲更造非得良匠美
林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蔽也公卿

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
而黜可也不可使西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
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例苟用例則
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
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
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爾何
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令徙戶內左右皆避
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公曰青田
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蚕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况



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
願不強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
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凉其
獘猶貪作法於貪獘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
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
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之患臣恐異
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
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
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

手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柰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見行狀



公與惠卿在講筵因論變法事至於上前紛拏上曰相與講是非何至乃爾既罷講公氣貌愈温粹而惠卿怒氣拂膺移時尚不能言見道山清話

王安石以兩府陷公不可臺諫黨安石者遂誣之如霍光事神宗曰司馬光豈有此事元祐遂獲其用皆神宗保養成就之力見日抄

上一日在講筵既講罷賜茶甚從容因謂講筵官數日前因見司馬光王昭君古風詩甚佳如宮門銅鐶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鄉縣讀之使人愴然時公病足在假已數日矣呂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從而得此詩上曰亦偶然見之惠卿曰此詩不無深意上曰卿亦嘗見此詩耶惠卿曰未嘗見此詩適但聞陛下舉此四句爾上曰此四句有甚深意見道山清話惠卿此語乃高力士譖太白之故智也其後王珪亦舉東坡詠檜詩以爲不臣小人之言不祥孰甚焉嗚呼可懼也哉

上因論臺諫天子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長短者皆斥逐之盡易以執



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蒙蔽也

三年庚戌公年五十二歲　帝欲大用公王安石沮之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

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諭切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由是天下服公先知見行狀

王安石既稱疾家居公再為批答曰今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還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固為無憾朕之所望將以委誰安石大怒即抗章自辯上封還其章手札諭安石曰詔中二語失於詳閲今覧之甚愧安石固請罷上固留之獎慰良久見長編



二月辛巳公言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又言散青苗錢不便臣竊聞先帝嘗出内藏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錢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及一千餘萬石貫今無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為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法之害尤大也十年之外富室既盡常平已壞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加以四夷侵犯邊境當是之時民之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為盜賊將何之矣陛下誠能昭然覺悟采納臣言罷制置三司及追還使者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為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壬午安石始出視事安石之在告也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即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令自罷之安石既視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入矣



公謁告之六日上復趣令入見公言臣近上疏未聞采録獨以何心敢當高位若臣言果是乞早賜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還樞密副使勑誥庚寅詔收還樞密副使誥勑先是上欲置公西府王安石曰光雖好為異論然其材豈能害政但如光者異論之人倚以為重今擢在高位則是為異論之人立赤幟也光朝夕所與切磋

琢磨者乃劉攽劉恕蘇軾蘇轍之徒而已觀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公及安石復視事因固辭遂欲罷之三月甲午公移書王安石請罷條例司及常平使者安石得書大愬欲怒則不敢答書但言道不同而已書凡三返文多不載

上遣劉有方諭公以依舊供職是日公入對曰臣自知無力於朝廷朝廷所行皆與臣言相反上曰相反者何事也公曰臣言條例司不當置又言不



宜多遣使者外撓監司又言散青苗錢害民豈非相反上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公曰以臣觀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上曰元敕不令抑勒公曰敕雖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諷令抑勒如開封府界十七縣惟陳留姜潛張敕榜縣門及四門聽民自來請自給之率無一人來請以此觀之十六縣恐皆不免於抑勒也上敕諭再三公再拜固辭上曰當更思之

初公辭樞密使上許之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書曰臣所陳大抵與光相類而光追還新命則臣亦合加罪責上令再送鎮行下鎮又封還曰陛下自除光為樞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慶稱為得人至於坊市細民莫不歡喜今一旦追還誥敕非惟詔命反汗實恐沮光讜論忠計上不許以詔書直付公不復由銀臺司行下鎮言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遂乞解銀臺司許之

公初除樞副竟辭不受時韓忠獻公在魏聞之亟遣人賫書與路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



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公公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為不少矣後得寬夫書云君實作事令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見言行錄引魏公語錄）

公既辭樞密副使名重天下韓魏公元臣舊德猶加歎慕在北門與公書云多病寖劇闕於修問但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為意屢以直言正論開悟上聽懇辭樞弼必冀感動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固與天下之人 歎服歸仰之不暇非於綿筆

一二可言也又書云音問罕逢闊于致問但與天下之人欽企高誼同有執鞭忻慕之意未嘗少忘也又書云伏承被命再領西臺在于高識固有優游之樂其如蒼生之望何此中外之所以鬱鬱也見東萊詩話　今世所行溫公安陽集遺此三書故縉紳間亦罕知之者謹錄于此庶雅君子尚搜訪全文刊入集中亦百世一快云

公與王荆公書曰光以蒙眷之久誠不忍視天下之論訩訩輙敢獻言于左右作法於凉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



與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之事其所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內藏庫又空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役錢又言利者以聚斂得好官後來者必更生新意以取民之脂膏日甚一日民產既竭小值水旱則光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知其不爲過論也當是之時頗好罪歲見自警編

公嘗謂王安石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或在清要或爲監司何也安石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俟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公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負荆公者雖悔之無及見元城語錄

秀州判官李定以阿附王安石拜御史裹行知制誥蘇頌李大臨宋敏求等言定不由銓考封還制書詔下舍人院須令草詞公上言朝廷知大節等累次封還詞頭今復草之必難奉詔因欲以違命罪之若果如此則自非偷合苟容者皆不得立於



朝政令或有得失陛下何從知之晏嬰所謂以水濟水賈山引秦之季世以戒漢文帝者正患其如此耳見傳家集及宋鑑

夏四月甲申公讀資治通鑑上曰舜聖讒說殄行若臺諫爲讒安得不黜公曰臣因進讀及之耳時事臣不敢妄論也及退上留公謂曰呂公著言藩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公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而發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王安石不好官職及自奉養可

謂賢者公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短
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姦邪而爲安石謀主
安石爲之力行故天下幷指安石爲姦邪也上曰
今天下洶洶者叔孫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
也公曰然陛下當察其是非然後守之今條例司
所爲獨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是天下皆以爲非
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見長編
公乞差前知龍水縣范祖禹同修資治通鑑張釋
之論嗇夫利口因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



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
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茍以爲然則邦家
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公蓋指之也見宋鑑
及公歸詔聽以其屬自隨劉攽劉恕在官所獨祖禹在洛公專以書局事爲之故專夫于此書致力多也
八月乙丑公對垂拱殿乞知許州或西京留司御
史臺國子監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公
曰臣舊職且不能供況當進用上曰王安石素與
卿善何自疑公曰臣素與安石善但自其執政違

迕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
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豈
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云何後毀之云何彼一
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上又曰青
苗已有顯效公曰茲事天下知其非獨安石之黨
以爲是爾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
遠軾以奏槀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及販
鹽及蘇木磁器公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
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



以姻家謝景溫爲鷹犬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
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賢于李定不服母喪禽
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爲臺官見長編
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
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
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
閭里惡少爲奇兵調民爲乾糧糗飯雖內郡不被
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
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

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皸飯皆
常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從若乏軍
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 見行狀
嗚呼此宋室存亡之機也人皆以靖康二年金人挾二帝北去為前宋之亡而不知是年罷公任安石乃基亂之始也有國者如此則必戒權于承平之日愼其用捨而不敢忽矣
公在永興一日行國忌香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
公誤觸燭臺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 見道山清話
人傳公家舊有一琉璃盞為官妓所碎洛尹怒令
糾錄聽公區處公判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
記彩雲易散過差宜恕於斯人 見許彥周詩話



先是公子康舉明經中第公和范景仁瓊林席上
偶成詩云念昔瓊林賜宴歸綠衣綠綬正相宜將雛雖
復慰心喜貧米翻成觸目悲殘角花猶紅勝火樽
前髮白如絲桂林衰朽何須恨幸有新枝續舊
枝康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過人博
通群書公修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公居洛士之
從學者退與康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
雖不識皆知其為司馬氏子也 見宋史傳家集名臣錄蕪修

四年辛亥公年五十三歲 知永興軍公在永興宣
撫司請增修城壁公奏罷之又請添屯軍馬於長
安河中邠州公言歲凶乞罷添屯不許又奏乞災
傷地分所欠青苗錢許重疊倚閣乃牒所部八州
軍未得依司農寺指揮催理詔提舉司催理如司
農寺指揮不得施行光牒公知言不用遂乞判西
京留守司御史臺不報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
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
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若臣罪與



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
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謂
監察御史程顥曰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
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
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固
請留臺久之乃從其請公既歸洛自是絕口不論
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 見鑑言行錄 行狀
洛中新第初遷入一日步行見墻外暗埋竹簽數
十問之則曰此非人行之地將以防盜也公曰吾

篋中所有幾何且飛亦人也豈可以此爲防命亟
去之見道山清話
自長安得請留臺歸始至洛中嘗以詩言懷云三
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
白不負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
好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取閒閒鶴髮翁出處
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時雖以論不合去而神宗
眷禮之意愈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爲言況其下者
乎元祐初起相至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蓋未



嘗以自期也見石林詩話
公閒居西京一日令老兵賣所乘馬語云此馬夏
月有肺病若售者先語之老兵竊笑其拙不知其
用心也見朱彧可談
公居洛買園宅猶以兄卿中爲户見自警編
公居洛在陋巷所居纔能庇風雨又作地室嘗讀
書於其中蓋道德之尊亦不自知顏氏子之樂也
見詩林廣記載文昌雜録
御史中丞楊繪上疏曰老成人不可不惜今舊臣
多引疾求去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
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惡之見宋鑑
公居洛嘗同范景仁登嵩頂由轘轅道至龍門涉
伊水至香山憩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
什自作序曰遊山録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
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云登山
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
哉見言行録
又於柱間大字隸書曰旦光順來其上一字公兄



也第三字程正叔也見石山詩話
呂獻可病公與康節日就卧内問疾一月手書託
公以墓銘公亟省之已暝目矣公呼之曰更有以
見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
公誌其墓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
既見其文遲回不敢書仲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
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摹本恐
非三家之福時用小人蔡天申爲西京察訪置司
西都一甲厚賂鐫工得本以獻安石天申初欲中

公佞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獻可忍死謂公以天下尚可爲當自愛後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獻可不及見矣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至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爲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 見言行錄

五年壬子公年五十四歲 居于洛更定投壺新格

程子曰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温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



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見程氏遺書

潞公謂公曰彥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虜主大宴群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鞭扑之者曰司馬端明邪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公愧謝 見言行錄

公在洛應用文字皆出范淳夫手一日謂公休曰此子弟職豈可不習公休辭不能淳夫曰請試爲之當爲改竄一再撰成巳可用淳夫喜曰未有如此子好學也公事無大小必與淳夫議至于家事公休亦不自專問於淳夫而後行公休之卒淳夫哭之慟挽詩云鮑叔深知我顏淵實喪予 見晁氏客語

六年癸丑公年五十五歲 居于洛

元城先生父開府與公爲同年契因遂從學于公熙寧六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公曰何爲不仕劉公以漆雕開斯未能信之語以對公說安世從



公學與公休同業凡一四日一往以所習所疑質馬公忻然告之無倦意久之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自是拳拳勿失終身行之 見名臣言行錄

公於國子監之側得故營地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衆同也以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以種竹澆花事自比唐晉間人以抹其獘也 見元城語錄

胡苕溪云元城所謂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者意謂金陵也

洛俗春月放園囿子得茶湯錢與主人平分一日

園子呂直納公錢十千公令持去再三欲留公怒
乃持去田顧曰以端明不愛錢後十餘日呂直創
一井亭問之乃用前日不受十千也 見黄氏日抄
參寥如洛遊獨樂園有地高亢不因枯枿生芝二
十餘本寥謂此圃盡潤澤之使長茂圃曰天生靈
物不假人力寥歎曰真温公之役也 見后山談叢
公在留臺每出前騶不過三節後官宮相乘馬或
不張蓋自持扇障日伊川程先生謂公曰公出無
從騎有未便者公曰光惟求人之不識爾 見景仰撮書



公居洛濱買園于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邵康
節遊嘗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
有如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爲貴官職不足道也公
一日著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堤上因過
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既見乃温公也問其
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因留二絶康
節亦和之
公過邵康節居其一曰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
馬罷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其
二曰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携筇杖着深衣白鷗不
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康節和温公韻其一
曰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
将爲事始信人間有大夫其二曰風背河聲近亦
微斜陽侯伯隔雲衣一雙白鷺在煙外将下沙頭
却背飛
公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久而不至乃作一絶以
候之康節至亦和其韻　公候康節詩曰淡日濃
雲合復開碧伊清洛遠縈迴林間高閣望已久花



外小車猶未來康節和云君家梁上年時燕過社
今年尚未迴爲罰誤君凝望久萬花深處小車來
俱見詩林廣記出聞見錄
嘗見某書載公爲康節買宅富公爲買園康節家所藏契約猶以二公爲户故昔人詩有云温公宅子富公池併入老夫户不知洛陽風俗之美可想見矣惜偶忘其出處姑記于此以俟攷補
康節之子伯温字子文入聞父教出則事公及呂公著韓維兩程兄弟公等亦俯名位輩行與伯温爲再世交
獨樂園有讀書堂釣魚庵釆藥圃見山臺弄水軒
種竹齋澆花亭公賦七詠以紀之自擬於董仲舒

嚴子陵韓伯休陶淵明杜牧之王子猷白樂天之列元城先生謂公自比唐晉間人以救時弊蓋指此也 見傳家集

公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紳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 見聞見錄

謹按洛陽園記獨樂園卑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者數椽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見山臺者高不過尋丈曰釣魚菴採藥圃者又特結竹稍蔓草爲之所以爲人欽慕者不在於園爾○夏縣西二十里波底村有獨樂園故址蓋公別墅涑瀾庄也名臣言行錄稱公居洛兄旦居夏縣皆有園池勝槩然夏之園池即此地耳舊有小祠祀公壁間嵌方石刻公子諫議君詩題曰康寔食上冢至涑瀾庄追公祖烈感而爲詩其詩云祖學當年向此勤子孫今日繼清芬賢能自過高陽里尊寵無慙萬石君花滿一川紅蕋亂渠環千頃翠波分高門駟馬流餘慶當見吾家世有聞公休集世失傳特記于此嘉靖十年知縣鍾想攸拓具祠刻石紀成然猶槩稱獨樂園蓋未深考耳又縣東南五里地名赤峪入山一里許有石洞深一丈五尺闊一丈俯瞰溪流清靜可愛石巖鑿玉溪二字相傳公嘗讀書于此或云寓此修通鑑古今紀事書皆失載故附著之云



司馬溫公年譜卷之三終



司馬溫公年譜卷之四

溫公十八世孫露樹楫



七年甲寅公年五十六歲　居于洛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上疏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日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歛下户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團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任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陛下道也 見長編 行狀

左司郎中天章閣待制李師中言旱既大甚民將失所今日之事非有動民之行應天之實臣恐不足以塞天變伏望陛下詔求方正有道之士召諸公車對策如司馬光蘇轍輩復置左右以輔聖德如此而後庶幾有敢言者王安石甚惡師中及是呂惠卿譖出師中所上疏付外乃摘其語激上怒

因察斥之見長編

王安石罷相以韓絳平章事援用公上曰吾於光豈有所愛顧光未肯來耳見名臣言行錄

八年乙卯公年五十七歲　居于洛公兄旦字伯康清直強敏歷官十七遷至大中大夫以是年致仕與公尤友愛終始人無間言公居洛旦居夏縣皆有園沼勝槩公歲一往省旦旦亦間至洛視公凡公平時所與論天下事旦有助焉見宋史列傳

蔡天申爲察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敬事之



如上官嘗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獨爲設一班示不敢與抗公顧爲臺吏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見本傳

帝訪人才之可用者直學士院陳襄薦三十三人而以公爲首謂公素有實行忠亮正直以道自任博通書史之學可備顧問安石惡之出知陳州見宋鑑　古靈文集

古靈爲薦詳見本集所薦者公及韓維呂公著蘇頌孫覺李常范純仁蘇軾曾鞏孫洙王存顧臨林希李師中傅堯俞胡宗愈王安國劉摰虞太熙程顥劉載薛昌朝張載蘇轍孔文仲吳賁吳恕林英孫奕林旦鄭何唐坰鄭俠凡三十三人或極其選于今爲盛使神宗能加信用其于治也何有顧其時方以安石爲聖人惠卿爲伊周之儔而薦諸賢卒老散地惜哉

九年丙辰公年五十八歲　居于洛

十年丁巳公年五十九歲　居于洛

康節與公同時居洛公兄事康節至是疾病公與橫渠二程晨夕候之卒不起

涑水燕談云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心士大夫識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畎畝匹夫匹



婦莫不能道司馬公之名退有十餘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復用於朝熙寧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馬鋪晨起北行見村民百餘讙呼踊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人傳司馬爲宰相矣余以辭出於野人妄傳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故蘇子瞻爲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頌君實走卒知司馬蓋紀實也

知太常禮院橫渠先生張載卒門人欲謚爲明誠中子質於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于公以爲不可

以書荅之曰昨日承問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謚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諸侯相誄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



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决疑於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見伊洛淵源錄

周全伯喪嫡母次所生母死疑其爲服爲位全伯程伊川子婿伊川尚不能决其友邵伯温問之司馬文正公公答曰其承問有人居嫡母之喪而所生母卒疑其所以爲服及位之禮按雜記云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又云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是先有喪而重有喪者皆當别爲服也又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其葬也先輕而後



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此謂遭喪同月者也今之律令嫡繼慈養與母同例皆應服齊衰三年子之於母嫡庶雖殊情無厚薄固當同服而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蓋與女君尊卑雖殊絶設位於他所可也禮者大事先賢不敢輕議况如某者詎敢輙以許人姑據所聞以報尚幸裁之伯温之子慱曰予謂文正公之於禮可以爲後世法矣故表出之見聞見後錄

按聞見後錄云當康節隱居謝聘日伊川年尚少未爲世所知也近時妄人出雜書數十百條託爲

伊川之説意欲前無古人足以重吾之師矣知言馬文正張横渠皆斥以為未至但以康節為數學亦安知所謂數者非伊川之雅言也戀謂横渠張子卒門人議加私謚而明道不敢主周全伯淳母繼喪所生母而伊川不敢議卒皆定正于溫公則其尊之也至矣今程氏之書闕置疵議信知邵公誇之言則今公託為程氏之書者未必二程語也聞見後錄中尊公之詞尚多不暇盡述特雅君子熹併致馬

公以書與吳充言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効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適鄢郢而北轅疾驅也充代王安石為相知天下不便



新法欲有所變更嘗乞召還公及呂公著韓維蘇頌又薦孫覺李常程顥等十數人皆安石所斥退者故公遺以此書而充不能用公亦卒不起見長編

呂正獻公守河陽公與范蜀公往訪呂公具燕設口號有云玉堂金馬三朝侍從之臣清洛洪河千古圖書之奧見東萊詩話

于時館於府之後園既去晦叔名其館曰禮賢見傳家集

元豐元年戊午公年六十歲　居于洛初公辭樞副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呂公起知河陽明道先生以詩送行復為詩與公蓋恐其以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見程氏遺書

明道送呂晦叔赴河陽詩云曉日都門颭旆旌晚風鐃吹入三城知公再為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贈公詩云二龍閑卧洛波清今日都門獨餞行



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見程氏文集

公在洛聞呂申公登樞以書遺都下友人曰晦叔進用天下皆喜以為治表聞其猶力辭光不敢致書君宜勸之早就職見名臣言行錄

二年己未公年六十一歲　居于洛

知湖州蘇軾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托諷庶有益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言軾侮慢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舒亶等雜治之且令多引名士欲

賓之死詩案引及公謂司馬光在西華一園名獨樂作詩寄之此詩言四海望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見任執政不得其人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終當進用緣光曾言新法不便軾亦曾言新法不便既言終當進用光意亦譏朝廷新法不便終用光改變此法也又言光却瘖默不言意望光依前上言攻擊新法也吳充卬救軾甚力帝亦憐之王安禮從容爲帝言之且曰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軾遂得輕貶坐詩案黜



罰者自公而下凡二十二人公坐罰銅 見宋鑑纂 詩林長編

東坡嘗簡公曰軾以愚暗獲罪咎自已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細故所能塵垢然軾思之不翅芒背耳 見東坡尺牘

三年庚申公年六十二歲 居于洛

集天章公遺文手書及碑誌行狀共爲一櫝寘諸影堂作先公遺文記 見傳家集

四年辛酉公年六十三歲 居于洛

五年壬戌公年六十四歲 居于洛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正月壬子晦夫人清河郡君張氏終於洛陽三月辛巳晦葬涑水先塋子康勺飲不入口三日毀幾滅性夫人柔和敬實公叙其行存於家元祐入相追贈溫國夫人 見傳家集宋史

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尚書左丞蒲宗孟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慙懼無以爲容元豐官制成



帝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俟之王珪亦助其說遂寢及除公第四任提舉崇福宮詔滿三十箇月即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蓋將復用公也 見名臣錄 長編

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會閩人鄭奐繪像堂中時

冨公年七十九文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祕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已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慎言皆年七十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請入會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冨二公之後潞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公像又之北



京傳王公像於是預會者凡十三人潞公以地主攜妓樂就冨公宅作第一會至冨公會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爲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爲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太中珦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於資聖院其後公與數公又爲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惟菜羹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公取神宗送文公判河南隷于榜曰訢瞻堂塑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見言行錄

公忽得語澁疾自疑當中風乃預作遺表大略如六事熙寧七年所陳者加詳盡感慨親書緘封置卧内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見行狀

公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大竹筒筒上貼竹籤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籤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講一盃一飯一麪一肉



一菜而已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真飯土簋啜土鉶也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講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

六年癸亥。年六十五歲　居于洛　公與范忠宣公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數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洛中誇以爲勝 見言行錄

真率會約云　一序齒不序官　一爲具務簡素　一朝夕食不過五味　一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　一酒巡無筭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　一召客共作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或因事分簡者聽　一會日早起不待促　一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



公兄伯康與君從七十八歲安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公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五歲故公爲詩云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鬬鷄非我事紵衣絲髮且相輝

胡苕溪云洛中尚齒起於唐白樂天至本朝司馬君實居洛遂繼爲之謂之真率會好事者寫成圖傳於世所謂九老圖者是也　蔡蒙齋云真率會止有七人而畫像有九人不知彼二人者果何人哉集中不載也 按名臣言行錄范忠宣公判留臺與司馬公剏率爲真率會又温公傳家集邀子駿堯夫賞西街諸花詩有云試問二三真率友小車籃舁肯重過子駿和真率會亦云請官循作會中人彼二人者范公鮮于公也蒙齋其未深考歟

公無姬侍張夫人既亡公常忽忽不樂時至獨樂園於讀書堂危坐終日嘗作小詩隸書梁間云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其田人簡有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可見公存心也 見道山清話



七年甲子公年六十六歲　居于洛

公上資治通鑑帝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詔以公爲資政殿學士降詔奬諭賜帶如二府品數者修書官亦遷秩召范祖禹及公子康爲館職時帝初感疾語宰輔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 見宋鑑　言行錄

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說之曰此書成蓋得人馬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

原唐迄五代則范淳甫共在正史外楚漢事則司
馬彪荀悅袁宏南北則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三
十國春秋李延壽南北史太清記亦是採建康實
録以下無機馬挪芳唐曆最可喜唐以來稗官野
史暨百家譜録正集別集墓誌碑碣行狀別傳亦
不敢忽也苟不先讀正史則資治通鑑果何有耶
高氏緯畧曰公居洛十五年故能成此書今學者
觀通鑑往往以爲編年之法然一事用三四處出
處纂成是其爲功大矣不勸正史精熟未易決通



鑑之功續也通鑑采正史之外用雜史諸書凡二
百二十二家謚文定公 安國 曰昔閑諫議大夫陳
公言因讀資治通鑑然後知司馬文正公之有相
業也余自志學以來涉獵史篇文詞汗漫莫知統
紀徒費精神而無所得及讀此書編年紀事先後
有倫凡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若發乎喬嶽天
宇澄清周顧四方悉來献狀雖詢元宰物輔相調
論之業未能窺測亦信其爲典型之總會矣 致
堂胡氏 寅 曰公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歲月既久

又數應詔上書論新法之害小人欲中傷之而公
行義無可訾者乃倡爲浮言謂書之所以久不成
緣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絹帛及御府果餌金錢
之賜耳既而承受中貴人陰行檢校乃知初雖有
此旨而未嘗請也公於是嚴課程省人事促修成
書其表有云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簡牘盈積浩於
淵海其間牴牾不敢自保今讀其書蓋自唐及五
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公以議論不合
辭執政而不居舍大藩而不爲耳就冗散編集舊



史盡頤忠之志而憸險細夫顧謂眷戀匪放之入
孟子曰如使予欲富何辭十萬而受萬乎小人以
臆度君子類皆如是夫編集舊史欲人君學者便
於觀覽其功亦不細矣以久之故尚有譏口又況
矯世拂俗興復先王之治者哉嗚呼悲夫 張新
叟言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爲兩屋黃魯直閱數百
卷訖無一字草書此公所謂平生精力盡於此書
也如人之不能讀何公嘗謂吾此書惟王勝之嘗
讀一遍餘人不能數卷已倦睡矣公此書歷英宗

神宗二世凡十九年而書成見文獻通考

孟和甫曰固在西府親見神宗晚年以事無成功當宁太息欲召司馬君實用之時王禹玉蔡持正並在相位相顧失色禹玉憂不知所出持正密議欲於西邊深入探虜巢穴以爲此議若行必不復召君實雖召將不至自是西師入討夷狄被害死者無筭蓋自西邊用兵神宗嘗持淺攻之議雖一勝一負猶不至大有殺傷至於西邊將帥習知兵事亦無肯言深入者非禹玉持正不歷外任不習



邊事無敢開此議者見自警編

兄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見小學

公薦范祖禹智識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學能文而謙晦不伐如無所有操守堅正而圭角不露如不勝衣臣於熙寧三年奏祖禹同修資治通鑑至今一十五年由臣頑固編集此書久而不成致祖禹淹回沉淪不得早聞達於朝廷今所修書已畢祖禹應歸吏部別被差遣伏望特賜采拔或使之供職秘省觀其述作或使之入侍經筵察其學行自餘進用繫自聖衷見傳家集

八年乙丑公年六十七歲　居于洛

神宗崩哲宗立　初公不敢赴闕會神宗崩闕孫固韓維皆集闕下時程顥在洛亦勸公行乃從之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数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



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群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覬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詔書始末之言固甚善矣中間

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爲人臣惟不言苟上言則皆
可以六事罪之矣或於群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
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
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機事之
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
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
民間愁苦可憫則可以謂之衒惑流俗之情然則
天下之事無復可以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
終於拒諫也乞刪去中間一節使天下之人各盡



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
掌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
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
而言贖銅三千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
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
人見長編 行狀
公上疏曰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諫院臣初上殿即
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官
人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其
後序言人[illegible]其志亦[illegible]所以事
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即位擢臣爲御史中丞初上
殿言人君修心治國之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宗
也今皇帝陛下新承大統猥蒙訪谘誼復以人君
修心治國之要爲獻其志亦猶所以事大行皇帝
也臣近曾上奏乞下詔書開言路伏望聖慈登聽
施行長編又上疏曰先帝勵精求治以致太平乃不
幸所委之人不足以仰副聖志自謂古今之人皆
莫已如多以己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所



欲爲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縉紳士大夫望風
承流競獻策畫作青苗免役市易賒貸等法又有
邊鄙之臣行險僥倖輕動干戈深入敵境使兵夫
數十萬暴骸於曠野又有生事之臣建議置保甲
戶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以增家業侵奪
稅錢以供軍需非先帝之本志也先帝亦遂奔奏
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既
而聞有
旨罷修城役夫撤伺邏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習

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爲煩擾者罷物貨等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愚智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仝上

公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見行狀

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疊足聚觀即以相公目之



馬至不能行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願識者司馬公之手釆耳呵叱不退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時得人之心如此蓋千載一人而已見王明清揮麈錄張淏雲谷雜記

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罪恩遷通議大夫既而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

愛以活我如是者千餘里不 辨德碑

戊午以公爲門下侍郎公具 开請更張新法於是太皇太后遣中使賜手詔諭令供職公乃受命見長編

初公被門下侍郎召固辭不拜兄旦引大義語之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退之正也公愓然就位方是時天下懼公之終不出及聞此皆欣然稱旦曰長者之言也見宋史列傳

公與呂公著同舉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



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見傳家集

公又言陛下推心于臣俾擇多士竊見劉摯公忠剛正趙彥若博學有父風傅堯俞清立安恬范純仁臨事明敏唐淑問行已有恥范祖禹溫良端厚此六人者若使之或處臺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見長編

公上言新法之弊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

不可泥三年不改於父道之説而當時進言者猶謂三年無改父道欲稍稍損其甚者公毅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晩年爲宮市五方小兒暴横鹽鐵月進羨餘順



宗即位罷之當時悦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爲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歳一閲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陜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戸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隷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戸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見行狀

公既改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意間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見聞見録



公乞盡罷諸處保甲保正長使歸農依舊置耆長壮丁巡捕盜賊戸長催督税賦其所養保馬揀擇勾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騏驥院茶碓等執奏不行詔保甲依樞密院今月六日指揮保馬別議立法見長編

公又言臣伏見臣僚民庶上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奏狀必多乞降付三省委執政官分取看詳擇其可者取用黄綵簽出再進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施行從之

公言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狀王嚞等一百五十
道所訴重復外俱已簽帖進入切惟四民之中
惟農最苦蠶婦治繭績麻紡緯其勤極矣農蠶者
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
切聞太宗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下賜
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賜帛遺之太宗興於側微
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故也
真宗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
事真宗自幼聞之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爲有
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敕至今稱爲精當自非大
開言路使畎畝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
由有萬分之一得達于天聽哉
丙子左正言朱光廷奏劾蔡確先帝簡拔位至宰
相送終殊不盡恭章惇素來輕易多言不以朝廷
生民爲慮韓縝內行不修宜令解機任而善去司
馬宜更進之宰輔以盡猷爲范純仁公忠正直頗
進之宰輔俾與司馬光協濟庶物韓維天下之賢
才宜置之宥密退三姦於外以清百辟進三賢於
內以贊萬機太平之風自茲始矣俱仝上
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
詔不許見行狀
上令秘書省正字范祖禹及公子康重校資治通
鑑見傳家集
公還朝作門下侍郎至大拜四方賓客賀啓語稍
過重者必以書謝郤而還之者至多吳處厚爲太
常博士啓賀公曰伏以賢國之基用其賢所以固
國忠民之望擢其忠乃以得民制命一頒輿情共



悦恭惟其官道高致主德裕庇民磨涅而堅白弗
渝用捨而行藏自遂著龜先見昔已推其至誠松
栢後凋今乃顯其孤操方當倚注之際勉率奮熙
之功庶令四海風採措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
茂實以無窮公手來還之曰稱譽太過不敢克當
處厚復啓納之曰處厚前日喜公拜命無階踵賀
輒貢短啓叙致悃愊伏蒙譴損特甚乃謂稱譽太
過不敢克當即時封還使處厚既赧且惕逃罪無
地比欲已而弗再然又以前啓凡二十句止百餘

字字皆摭實而言殆無半語虛飾故首叙國家輔
佐須以忠賢爲本而選用必先從民之望如此則
國家安而民悅若公之進退出處謂之忠賢非耶
今既大用然則天下之人有不悅乎故啓稱用賢
所以固國擢忠乃以得民蓋謂是也又公在先朝
専以正道輔拂故啓稱道高致主専欲惠養元元
故啓稱德裕庇民久居散地未嘗隕穫故啓稱磨
涅而堅白弗渝力辭貴位略不絆戀故啓稱用捨
而行藏自遂往日之明則可謂蓍龜之先見今日



之事則足見松栢之後凋然處厚復以大名之下
其實難副故又愛公而申勸之曰方當倚注之際
龜率奮熈之功則庶幾四海風揺播休聲而不已
千秋史策傳茂實以無窮蓋此等事又在卒功終
譽之後當俟他日見之乃知此啓並無愧辭今再
遣一介仰塵左右伏惟台慈特賜收留公乃受焉
因備書此段以見公之謙德每如是也見王公四六話
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
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
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見輟耕錄



司馬温公年譜卷之四終

司馬溫公年譜卷之五

溫公十八世孫露校刊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公年六十八歲　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時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决公嘆曰四患未除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勑罷之率用熈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爲便用兵爲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彦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将官之害詔諸将兵皆隷州縣軍政委守令通决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



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爲十科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見行狀

公言復行差役之初州縣不能不小有煩擾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有小小利害未備徐爲更改勿以人言輕壞利民良法見長編

侍御史劉摯言臣累彈奏寧臣蔡確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指揮令再論安危所繫之大體伏自聖明臨御之始首起司馬光使之執政光以至誠直道



獨行孤立廟堂同列略無誠心助光爲善者不惟不助而又有忌耻嫉害之心夫嫉光者乃所以害政利于已也陛下雖有仁惠之政爲確等所艱難而不得純被于民下則士大夫雖有忠義之節爲確等所脇制而不得自竭于君今光病羸已甚萬一不能支持則陛下之仁政遂不立矣生民之疾苦遂不復蘇矣仝上

以公爲尚書左僕射疾稍間将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

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内東門子
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
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糴糶法以歲上中下熟
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糴貴及上等則減價
糶惟中則否及下等而不糴及上等而不糶皆坐
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以聽公公知無
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見行狀
賜子康章服公上劄辭見傳家集
公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公方以疾再乞宫觀未



報而有是命公固辭不許見長編
公言天下錢穀皆總於三司自改官制以來將舊
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
總天下財賦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無由量入
爲出欲乞令尚書兼領左右曹諸州錢穀金帛須
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
關戶部符下支撥如此則利權歸一是日詔尚書
省立法
言天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

刑獄王安石欲力就新法諸路始置提點常平廣
惠農田水利官皆得按察官吏又增轉運副使判
官等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爲之詔諸轉運使
只置使一員副使或判官一員其諸路提舉官並
罷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爲一路共差文臣兩員
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使刑獄常平兵甲賊
盜事悉委提點刑獄司管幹
公乞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專一體量鄉
村人户有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



回報即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濟將
來夏秋成熟令隨稅送納一斗只納一斗更無利
息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並不流移者優與酬
獎其全不用心賑貸致户口多有流移者取勘奏
聞三省進呈依奏俱仝上
公作相日親書牓藁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覩
朝政闕遺庶民疾苦若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
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
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

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門

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甃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

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

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許語及光再拜咨白見容齋隨筆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

起居及爲相遼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

毋生事開邊隙見粹德碑

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恠而問之公曰



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見自警編

龔深之言公作相除李公擇爲户部尚書門人問

曰公擇文士恐於吏事非所長公曰天下爲朝廷

急於利久矣舉此人爲户部使天下知朝廷意且

息貪吏聚斂掊刻之心仝上

公爲相欲知選事問吏部欲知財利問户部凡事

皆與衆人講求便者存之不便者去之此天下所

以受其惠也見諸臣奏議范祖禹上哲宗疏

公薦奉議郎張舜民才氣秀異讀書能文剛直敢

言竭忠憂國通直郎孫準學問優博文辭宏贍行

義無闕久淹下僚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劉安世才

而自晦愿而有立力學修己恬於進取其人並堪

充館閣之選見傳家集

公薦劉安世充館職因謂劉公曰知所以相薦否

劉公曰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

節問訊不絶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

相薦也見名臣言行錄

上命取已校到資治通鑑定本逐旋送國子監鏤



板公上言秘書省校書郎黄廷堅好學有文欲差

令與范祖禹及臣男康同校定資治通鑑所貴早

得了當見傳家集

公以人主不可以不觀史顧以載籍浩博非一日

二日所能徧閲而周知宜提其綱目撮其精英然

後可以見治亂存亡之大畧也先于英宗時采獵

經史上自周威列王二十三年盡周世宗顯德六

年爲歷年圖上之又於神宗時受詔修國朝百官

公卿表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各記大事於上

方書成上之至是更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以補二書之闕合爲二十卷名曰稽古錄以進仝上

朱子曰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又曰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史亦好

命公提舉編修神宗皇帝實錄見長編

公言故秘書丞劉恕臣往歲初受勅編修資治通鑑首先舉恕同修恕博聞強記尤精史學舉世少及臣修上件書討論編次多出于恕至于十國五



代之際非恕精敏他人莫能整治今書成奏御臣等皆蒙天恩褒賞甚厚獨恕一人不得霑恩降爲編戶良可矜憫欲乞如劉攽等奏用黃鑑梅堯臣例除一子官使其平生苦心竭力不爲虛設見傳家集

又言嘉祐中仁宗未有繼嗣故殿中侍御史陳洙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爲後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疾而卒臣時爲諫官竊憐其亡身徇國繼之以死而天下莫之知伏望聖慈依張術例除一子官以旌忠義　又言鄆州處士王大臨通經術善講說安仁樂義譽高鄉曲貧不易志老不變節伏望召致京師寘之學官爲士類矜式仝上

公言大師致仕文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詔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見宋鑑

公言鮮于侁之賢不宜使外顧齊魯之區凋弊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以侁爲京東轉運使仝上

子瞻以公論薦寵眷甚厚議者且為執政矣公力言蘇軾爲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如用文



章爲執政則國朝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文稱又言王安石在翰苑爲稱職及居相位天下多事以安石止可以爲翰林則軾不過如此而已若欲以軾爲輔佐願以安石爲戒見談圃

朝廷既招公及申公詔起蜀公蜀公以書問于淳夫淳夫謂不當起蜀公得書大喜曰是吾心也吾所欲爲者君實已爲之矣何用復出見名臣言行錄

元祐初公輔政是歲天下斷死刑千人其後二呂繼之歲嘗數倍此豈智力所能勝耶仝上

公手抄諸子書名徽言題其末曰余此書類舉人
抄書然舉子所抄撮其辭余所抄覈其意舉人志
科名余志道德蓋在相位時也方機務填委且將
屬疾而好學不厭克勤小物如此小楷端謹百世
之下使人肅然起敬見文獻通考
公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
數枚常置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錄式對客即書
率以為常其書字皆真謹見自警編
王安石既病和甫以邸吏狀示之適報公作相安



石悵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及卒公在病中聞之
簡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䘏之典宜厚
公盛德如此見名臣言行錄
東坡簡滕達道云君實恩禮既異責望又重不易
軾舊有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稱司馬持
此將安歸造物不我捨今日類詩讖矣見東坡尺牘
七月辛酉公言知人之難聖賢所重莫若使在位
達官人舉所知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可為
師表科二曰可備獻納科三曰可備將帥科四曰

可備監司科五曰可備講讀科六曰可備顧問科
七曰可備著述科八曰善聽獄訟科九曰善治財
賦科十曰能斷請讞科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
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
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於十科內舉三
人從之見長編
公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
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
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數月復病病革不復自



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
丙辰朔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即臨
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
服賻銀絹七千詔户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
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
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
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嶺南
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
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都中及

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馬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見宋史本傳行狀粹德碑參修方其病也猶有興見呂中公議改都省臨終牀簀蕭然惟枕間有役書一卷故中公爲挽詞云漏殘餘一榻曾不爲黃金見錄

圖

黃文獻公撰白雲許先生墓誌曰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蓋以爲光卒則宋之



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也謹按春秋之筆絕于獲麟治忽幾微以公終焉公其人之靡耶盡行厥志可無左袒之禍矣嗚呼哲人云亡豈特宋之不幸刊

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于天性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及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其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來陝郟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見行狀本傳

公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曆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



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注太玄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注揚子十三卷文中子補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見行狀

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公之所贈也曰堯夫銘者石僕射高[illegible]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

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illegible]
義取而書其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斂以深衣
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惟於德義若利欲
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
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
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經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
爲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
出於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爲與二范公爲心交
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如此其誠心終始如



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
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
爲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
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欽其
德服其名惟至誠故也（見范淳夫撰布衾記）
公以文章名于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
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
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
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

屈原之在陂澤其於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
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
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
奸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
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見忠清粹德碑）
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
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涇野呂氏釋曰正叔亦知君實見程子抄釋）
公薨子康執喪如夫人哀毀有加爲治喪皆用禮



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人康爲人
廉絜口不言財初公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
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
納之乃止（見名臣言行錄）
劉忠定公安世乞不就試狀云王昆京興師事揚賜
傳燮以郡將嘗舉孝廉後聞其喪皆去官行服而
近世臣僚薦辟磨勘舉者亡沒亦皆報罷臣少學
於司馬光晚蒙推薦今光薨謝臣既不能效古人
之節去官送喪而遽飾固陋之辭以干榮進實所

未安（見自警編）
公之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軾率同華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軾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論司馬諸孤不得受弔軾戲曰頤可謂燠糟鄙俚叔孫通聞者笑之（見閒談）
頤怒二人遂成隙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公不立黨（見宋鑑）



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子瞻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軾聞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何爲讀喪禮乎伊川不答鄒至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見程氏遺書）
涇野呂氏（柟）曰伊川不答者知其謅也
公子康服除召爲著作佐郎兼侍講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康自居父喪居廬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謁（事在元祐四年）賜假告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曰得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恨使召醫李積于兗積老矣鄉民聞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者日夜不絕積遂行至則不可爲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嗟痛於朝士大夫相弔於家市井之人無不哀之詔贈右諫議大夫（見宋史本傳）
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以邵伯温爲可託請以伯温爲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温既至官誨植曰温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於世（見宋史邵伯温傳）



資治通鑑板成遍賜宰執侍從及校讎官各以表謝獨張芸叟表能盡著書始終今載於此略見通鑑本末焉略曰英宗皇帝患學者不能遍窺況人主何暇周覽思有所述頗難其人疇若臣哉莫知光者神宗皇帝揮宸翰以賜名勑講筵而進讀目爲通鑑時則弗迷資彼治原捨茲安出又曰上下馳騁於數千載間出入相隨於十九年内尚假言官之督責熟諳里俗之謗嗤卒成一代之書仰副

兩朝之志雖古者興亡事迹固已粲然而光之筋力精神於此盡矣又曰旅遊東國嘗屢嘆於斯文留滯周南遂克終於先業嗟君臣之際遇已極册青何父子之論亡忽悲風露（見王公四六話）

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公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卞等退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止令奪贈謚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



州司户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姦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見宋史本傳自警編）

又按名臣言行錄續集九江有碑工刻字甚工山谷先生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刻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使刻之工曰小人家舊貧止因開蘇內翰黄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姦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遂餽之以酒肉而從其請與安民之見正同使負思排賢之徒聞之其不面熱内慙者幾希嗚呼賢誠因收氏事而附見之以表著于世云

公隧碑紹聖初毁磨之際大風走石群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于碑下而死（見說圃）

陳忠肅公瓘爲大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爲正錄皆蔡卞之黨也卞方議毁資治通鑑板公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問於是昂自駭異而謂瓘曰神考親製耶公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考少年之文耳公曰聖人之學得于天性有始有卒豈有



少長之異自辭屈愧歉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復敢議毁矣（見名臣言行錄）

欽宗靖康元年還贈謚

高宗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見宋史）

理宗寶慶二年圖像于昭勲崇德閣

度宗咸淳元年從祀孔子廟廷（見宋鑑）

按先大夫梅軒集重立忠清粹德碑狀有云初金虜挾公姪孫兵部侍郎伋從遷因家山陰并夏縣之族分爲三矣入元之季子孫不知所終

而夏縣遂無人焉今獨山陰者最爲蕃昌文獻不絶成化十二年十三世孫埰來居夏縣修秦祀事尋以父喪復歸每歲清明有司祭奠墓下而已先大夫姓馬氏諱駸字世用別號梅軒弘治丙辰進士後以直忤逆瑾之黨由刑科都給事中謫淮安府推官終鄖陽府知府　按家譜公子康生三子曰植曰戚曰槇戚無後植生二子曰興老世孫俱早亡槇生二子曰佑曰仅按蘇文忠公所撰行狀墓碑止曰植恐或不及詳考之誤也　仅官禮部侍郎扈從至越子姓皆從之未幾卒于行寓卜葬山陰之亭山時方陸離其從行者因家焉弗克北還矣胡元僭竊隱處草茅

國朝褒崇道學既使從祀孔庭仍録其後百凡繇差使不與編氓伍周程張邵司馬朱一也訪之夏縣無人焉迺移文于浙有司遵守如故十一世孫竹上請立廟專祀[illegible]縣依矣仅贈開國伯宣議大夫數傳而以八[illegible]名系相則從本而八音始盡上距温公凡十有五世矣即今見存食指在紹興及故遷廣右桂陽者不過百數



十和字邦柱別號菲泉正德辛巳進士以刑部主事過夏展墓尋陞員外郎終河南按察司僉事

先大夫狀又曰公薨葬之明年哲宗命蘇文忠公撰其隧碑親爲篆其額曰忠清粹德之碑迨紹聖崇寧間姦臣章惇蔡卞輩反目公爲姦黨而仆其碑磨其文迄于靖康雖復公封爵而碑則埋沒未立也天意欲彰公德乃生杏樹於龜趺之傍形色殊絶見者異之金皇統九年縣令王廷直因杏之異求碑之所在得之土中訪于公從曾孫曰作曰通家得其舊本謀重刻之而碑已破裂乃横截爲四段摸其文而刻之建祠堂於餘慶禪院之右隅中設公像周圍置龕而立之元至正十二年又重刋而移陷壁間增設公父侍制公像其篆額龜趺猶委棄於草莽中嘉靖元年侍御朱寔昌於禪院後之中方呙建祠堂四楹各爲像與位以公父居中公與兄太中大夫旦子諫議大夫康姪孫忠潔公朴列侍左右仍伐石爲碑悉準舊形取原遺篆額龜趺

立故址始還其舊觀矣



司馬溫公年譜卷之五終

# 司馬溫公年譜卷之六

涑水鄉後學馬巒編輯

溫公十八世孫露校梓

附錄

司馬君實嘗言呂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歐陽永叔之不信近夫躁皆不須如此信與不信纔有形跡便不是見道山清話

公問康節曰光何如人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爲知言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



見言行錄

先生每與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人言儘人忤逆更不怒便是好處見程氏遺書

程子曰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上仝

金虜入洛傳令軍中無得驚動司馬太師家見黃氏日抄

程子曰其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

馬君實見遺書

敬軒薛子曰程子言所接不雜者三人盖所學純乎仁義禮智之道則不雜或出乎異端術数世俗之學則雜矣 見薛文清公讀書錄

朱子曰温國文正公以盛德大業爲百世師至忠潔公亮從北仕固守臣節不污僞命又以忠義聞於當世 見朱子語錄

又曰温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見性理大全

南軒張子曰司馬温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



入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使其答之亦不過如此温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已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仝上

慈溪黄氏曰温公欲盡去元豊間人程子謂侯仲良曰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尹子親注云此段可疑盖意其非程子語也然邵氏聞見錄亦載伯淳與

韓宗師語云當與元豊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則胡氏本所載未可以爲疑也豈程氏自有此論尹子鑒後来調停之禍而疑之耶然自古亦未有君子小人共事而可成功者第惟伯淳自足以服熙寧諸人之心必又有所以處之之道耳 見黄氏日抄

又曰温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按温公若不變新法恐天下遂亂其後紛紛却是温公不久而薨然雖紛紛終



賴元祐收回天下戴宋之心迄濟中興伊川若用事勢須别有斟酌以此少温公則未可 仝上

呂氏家塾記曰包孝肅在言路極言時事後爲京尹令行禁止至今天下皆呼包待制又曰包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凡澗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污者曰你一箇司馬家天下稱司馬公曰司馬家 見自警編

張氏無垢曰司馬温公與王介甫清儉廉耻孝友文章爲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有

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温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温公之門多君子温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云全上原出張無垢所撰劉元城盡言集序

敬軒薛子曰司馬公勸仁宗建儲一事可謂大忠讜讀書錄



慈溪黃氏曰漢武帝好大喜功海內虛弊晚年託孤博陸侯漢以再安我朝神宗銳意太平王安石誤以生財用兵幾亂天下晚年議建儲亦指司馬公爲師保太后承其意相之再致元祐之盛事有適相似者三代後功業類豪傑士智力所就耳至誠動物真儒顯效獨温公一人固不當以博陸侯同日語然博陸死丙魏繼之漢遂稱中興温公爲相數月薨繼之者亟丙魏不如天下事遂不忍言日捋瞋也大明元祐之盛類焉嗚呼惜夫王安石引進小人之罪於是又有甚於變法者矣雖然微温公人心我悲禍不止夷狄中興事未可知晦菴次公言行於安石後其剥之復歟見日抄

又曰三代後功名士未必知道德道德士未必就功名功名從道德中来者温公也顏猶不喜孟子識者疑焉愚嘗求其故孟子勸時君行王道以救世隨其資稟如誘小兒多方順適使之悅聽如色可使好如勇可使好明堂可使無毁其要皆歸於誘之及民此孔子之所謂可與權者而公也平生



誠實一語不妄視議論之出于權者宜非其所樂數諫議孝友篤實本無異於公而獨喜孟子稱其醇正其殆有見於孟子之心者乎可以補温公之闕夫善繼善述諫議有焉

又曰温公之得人心生榮死哀自堯舜三代之佐皆無其比者何哉嗚呼事蓋有因變而彰者矣王安石行新法天下苦之公以争新法不便辭樞副不拜退居洛十五年人心感其我愛而悲其身之退者爲何如一旦二聖臨御順民心之所欲相而

相之凡天下之所苦于安石者一洗而盡人心之鬱於久望而快于一遂者爲何如望之十五年之久慰之一旦之頃而俄薨背于三月之遽人心之伸於久鬱而驚其忽逝者又何如嗚呼溫公之得人心蓋有因事變而彰者矣堯舜三代之佐始終與天下相忘於無事帝力且不知其有況相臣乎蘇子不此之言而歸之天要其歸皆天也其論高矣公之事業不於安石欺神廟之日而伸於二聖更新法之初蘇子不特歸重二聖之進用而尤歸重神廟之深知尤高論哉（仝上論東坡辨誌碑）

秀岩李氏心傳曰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定之去留彼一時也聖賢之道學其爲厄已甚矣而義理之在人心者訖不可得而泯也（見道命錄）

史臣論曰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歛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



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爲相或至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一旦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爲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之間剗革畧盡海內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如解倒懸如脫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咨嗟嘆息懽欣鼓舞甚若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於是亦老且病矣天若祚宋憖遺一老則奸邪之勢未遽張紹述之說未遽行元祐之臣固無恙也人衆能勝天靖康之變或者其可少緩乎借曰有之當不至如是其酷也詩曰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悲夫康濟美象賢不幸短命而死世尤惜之然康不死亦將不免於紹聖之禍矣（見宋史本傳）

呂氏中曰天將祚人之國必先祚其君子天將以元豐爲元祐則使司馬光獲相於初元天將使元祐爲紹聖則不使司馬光憖遺於數歲當是時新法

已多變矣然君子未盡用也小人未盡去也公薨於今日而黨議已兆於明日使光尚在則君子尚有所立必無朋黨之禍必無紹復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亂之所係也 見長編

公自題寫真曰黃面霜鬚細瘦身從來未識漫相親居然不肯市朝住骨相天生林野人 見傳家集

朱子贊公曰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見濂洛風雅



又曰上無所傳下無所授天資粹美暗合道妙 見事林廣記

方正學先生贊公曰儒者之澤大行於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未可爲萬鍾不受逢時多艱爲世父毋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即從聖人猶難亦獨何修政化甚速誠於爲善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見遜志齋集

涇野呂內翰曰公之道直如汲長孺而不詰識如賈太中而不騃文如陸敬輿而不冶廣如韓稚圭而人不可欺任如程正叔而世不能黨使在孔門則閔騫之孝友季路之忠信子貢之達冉求之藝未知孰爲先後也於戲實立于脫桃之餘智發于擊甕之頃行成于警枕之時君子謂公天資學力皆不可及不其然乎柰何王安石呂惠卿沮其道于生前章惇蔡卞輩又遏其道于死後則公雖欲闢邪說正人心亦遇臧倉之于魯也宋一用公以成元祐之治一不用公以成赴海之禍公可謂國之蓍蔡者乎 見傳家集略序 呂內翰名柟字仲木正德戊辰狀元



潛江初侍御曰裴子聞東山劉公論近代宰相獨重稱司馬先生焉或問之公曰其誠乎 見集畧序 侍御名杲字啓昭正德辛巳進士

戀當著希迂子書偕取其中論公者三十三條附錄于後

太師溫公功業在社稷忠義在人心言語文章在簡冊較諸韓范富歐功齊而力倍焉

伊周而後吾有取于希文君實焉若范之任司馬之勇雖伊周何以加諸

知足齋三字温公所書今刻石嵩公書院壁間時公爲翰林學士已以知足名齋則堯舜君民固其所任而非所圖也居洛十五年終焉而已矣元祐之相天也九月而薨亦天也章惇蔡卞其如公何

君實優于文稚圭優于詩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温公以待制爲父以諫議爲子亦可謂無憂矣

歸暘豪傑之士也慕温公之風来居夏縣卒塟墓側盛德感人之深如此荆蔡之徒能沮正議于當時不能已公論于後世亦何益耶凡詆排正人者可



以鑒矣

温公之學傳之劉元城元城傳之陳瑩中馬永卿朱子謂下無所授指公精微之蘊焉耳元城亦善學温公而過于激云

朱子所贊六君子周程張邵司馬也王文憲公所贊三君子朱張吕也嘗欲擬孔賢之粹合敬軒薛子之菁類成一編上躋孔孟俯所裨益淵乎深矣士之高談無根者猶或少焉秪自蔽爾於十儒奚損哉

温公之文不在六大家之下而不與並稱者德業掩之耳

史論自遷固而後司馬文正范太史爲最胡致堂次之

孔顔曾父子逆祀于宋元而大正于今日從祀諸儒行輩猶紊横渠兩程之表叔康節涑水兩程之先進位反居下可乎哉若先考世代次其行輩次其齒序則典禮節文大正矣

王魯齋之文清潤有理通鑑託始論至論也（論見王文憲公）



歟

君子小人之分猶鸞梟之不同性薰蕕之不同氣温公斥逐熙豐群姦不少假借可謂大勇矣後日黨禍非公激之也繼公者之弱也調停者之非也君子小人參用是猶儕梟於鸞群植蕕於薰叢豈有和鳴並茂之理哉

歐陽嘗薦司馬公予於居士集見之史傳失載故世多未知

歐陽子上范司諫書司馬公與范景仁書機軸皆自

昌黎爭臣論中來可以參看嘗仰古人責善之風

今人所不及焉

溫公作相遼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金人入汴戒其屬曰無得驚動司馬相公家公之道德行蠻貊生致其憚沒致其思若是當時君相生則置於散地沒則籍爲黨人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程子稱司馬君實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朱子稱張敬夫聽人說話便肯改最不可得世之悻悻



恃己訑訑拒人者真二子之罪人哉

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以侈致敗者多矣溫公訓儉示子康德人之言也可以觀身教矣

司馬朴溫公兄旦之孫宏之子也宏以論紹聖黨禍竄死朴使金不臣握節而沒無忝家世忠潔之謚有光文正較諸韓侂胄貽羞魏公真天淵哉

斛律光忠于齊矣非比魏之臣子乎稽紹忠于晉矣非曹魏之臣子乎君子不幸而丁亂世焉弗仕可也嘗見司馬氏族譜其子孫無一人仕元者可以爲法矣

李燾長編宋事詳矣如司馬池辭待制司馬康在講筵之類續綱目皆不載焉噫孝子貞婦猶書示勸名臣賢輔顧可缺耶

或問伯康(溫公兄旦字也)曰長厚人也問昭遠(名里溫公從兄)曰介人也問周卿(名宣溫公從兄)曰惠人也舊邑志奚其遺曰舊志失紀者衆矣此余所以修歟

啓聖祠從祀已及程珦朱松蔡元定矣盍并孜孔庭從祀諸儒其親之賢如司馬池者通祀焉庶無遺



憾乎

予觀皇極經世觧聞見錄有以知邵子文之賢可謂篤信家學矣司馬公休濟美象賢無異子文乃不克壽焉悲夫

溫公墳祠主待制配太中文正侑諫議忠潔碧溪柱史宋寔昌之勛梅軒府君之撰懋之志也或疑其咸而不專曰茲推文正孝友之心也奚其咸必也闢前堂祀公申特將之敬此爲燕寢彰世濟之美斯其備矣余昔及之而未行也

濂溪虛車之譬涑水烏喙之喻斥文之戾乎道也
康節智可前知溫公誠能動物儒者之學見於功用
章章如是較諸空言未試萬萬不侔或者乃猶少
之其於二賢奚損哉
溫公修通鑑博而有要正而弗雜不敢上接獲麟下
附左氏愼可知已其以述者自處而遜作者弗居
乎賢固千聖乇可則焉
自朱子註楚詞而王逸之註廢矣作家禮而溫公之
書儀隱矣曷若補其遺正其誤同者略異者者各



自爲書翊以行之之愈乎
溫公少號迂夫晚號迂叟晁以道號景迂慕公之風
也
三代人才尚矣漢近古而未純焉晉唐而下士無定
主異教奪焉宋自濂溪倡之二程張邵繼之安定
泰山徂徠先後振作之而後理性明師道立矣自
范文正倡之韓富諸公應之司馬文正益從而光
大之而後事功輝名檢重矣自歐陽子倡之曾蘇
和之盱江后山迭起而師程之而後古文興修詞
典矣士到于今而知遵孔教斥異端誰之功歟揆
諸漢則醇於唐則邁焉可誣也論者或小宋而
右漢唐甚則曰前宋不能取夏平遼後宋不能混
一寰宇諸賢之才則然嗚呼正由試而讒即間戰
輒悍而和議開斯固世主之咎也於諸賢也何尤

續錄

欽緬溫公年譜既成閒閱他書有可采者隨錄
續附若括蒼劉先生通言其論文正與鄙意合
者甚多固喜前哲先得我心孜己學之不謬信



尚友之同然尚恨藏書未備且冀嗣續于異時
故不復詮次焉
或問近世馬范二文正公如何劉氏曰志立范志
於任司馬志於誠始於其身終於事君皆此道也
孔子曰士志於道孟子曰士志於仁義士其可以
自棄哉劉先生通言
人之好妄語者朝與夕異十常一二浹旬之間十異
五六及其久也燕越背馳不自知矣已不知人知
之非惟誠不可掩僞亦不可掩也溫公曰誠自不

妄語始善夫善言身之文也不善則疵善行身之
與也不善則敗君子慎於取舍之權則知言行之機
小人之交以利平時相親不啻父子一旦相噬不啻
狗彘君子之交以義平時詳切水火異齊臨難死
節舟楫相濟善哉司馬公之言曰覆王氏必惠卿
也信然
甚矣執偏之為禍也人主執偏禍社稷大臣執偏禍
蒼生唐德宗執猜忌之見陸贄華千萬言不能回
其聽近世王安石執孫愎之吝司馬公千萬言不



能破其惑其禍社稷蒼生不細矣
緣木坎石可登萬仞之崖所患者進易而退難累枕
疊楯可支吾圯之堂所患者高易而下難是以大
臣以道正君不固天下之權以義定國不留天下
之勢事君以不欺為根本温公思天下事故雖闇
室衣冠肅然以此立朝不復有欺君之事矣
或問濮議之是非曰司馬倡是歐陽倡非二公優劣
於是乎分矣
或問温荊二公之學曰荊公遂已見於食餌温公濟
人見於拏甕
或問司馬修身治國之論曰萬世人君之法也
或問歐陽司馬之文孰優曰歐公本之韓退之學而
至者也温公遠希先漢自誠實而充也
或問近世成人之道曰能行司馬公家教呂氏家訓
亦可以為近世成人矣
或問近世史學孰優曰通鑑歷代之綱目諸史之會
要編年本春秋之意紀事槩左氏之文秦漢以來
作者弗可及矣不特優於近世而已也



或問通鑑之起威烈何也曰平王東遷周於是興矣
威烈壞禮東周益無復興之理春秋始於彼通鑑
起於此温公襲夫子之意而不敢僭其文也曰何
以辨其非僭也曰夫子嚴一字之褒貶温公述往
事以為勸戒也
或問通鑑書詔令獨詳於先漢者何也曰以其近古
也出于人君之口筆于人君之手如郤馬詔賜南
粵書之類是也後世詔令皆代言者為之紛紛何
足多述哉所以温公不屑禁林者不能強作不越

語也
或問離騷上林通鑑何以不録曰無益於勸戒也凡
無與於勸戒及不足爲大禍福者皆所不書此其
爲法非馬所不及也
或曰編年優於紀傳春秋一字之法亦可效歟曰春
秋不可僭也必如荀悅漢紀温公通鑑斯亦足矣
吴十有九侍先君游臨川之泮覽荊公之宇遺老欷
歔不忍道荊公之事近觀國史靖康之變虜馬南
牧輒克衛温公之冢温公見慕於夷狄荊公見棄



於鄉黨二公學術於是可知矣 摂見宋劉炎子宣邇言
考亭朱文公曰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偏廢如車兩輪
如鳥兩翼如温公直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端溪
王公註曰温公相業大可觀恐無致知之功不能
及此而考亭乃病其無致知一段正與辯陸象山
偏於尊德性語義相似故宋太祖謂宰相須用讀
書人張詠教寇準讀霍光傳皆知夫相臣之本者
也試觀元祐之治不學而有是乎故知文公一時
之偶論或其門人不思而録之非所以盡温公也

子懼夫躁妄者又從而附會之因爲說及馬 今大宗伯
澹淵端溪王公古學選註
可泉胡公曰學非聖非學也政非王非政也學不自
孔子非聖也政不自周公非王也蓋有河圖洛書
之旨而後可以言學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
言政後世學者顓顓於辭章規規於智力者皆是
也而可以言學與政哉而可以言聖與王哉纘宗
嘗讀薛敬軒集而見其學與政也由程朱而孔子
者也由司馬而周公者也夫周公孔子其學與政



豈與人異哉亦曰誠而已矣亦曰純而已矣然先
王之至德要道學者内聖外王之本不外是也苟
舍是焉吾不知其學與政矣於戲不欲學孔則已
如欲學孔舍程朱奚以哉不欲學周則已如欲學
周舍司馬奚以哉不欲學司馬程朱則已如欲學
司馬程朱舍薛文清奚以哉 見鄧可泉胡公刋文清公從政名言
本
繼往歳叙温公千載宜以公接伊周之緒而斷
然以道學歸之[illegible]以文軒薛

子續入而未逞也茲觀大中丞可泉胡公序文清從政名言悉契愚衷躍然興起謹掇取其要語如右而復申言之者俾覽者知公論在天下是非在人心灼不可掩如此齊人知管晏之譏吾知免矣

龍泉葉氏子奇曰涑水之學可謂博極群言純乎實踐見草木子

後渠崔公銑曰程伯淳得仁之公者也程正叔得仁之正者也張子厚得仁之勇者也司馬君實得仁之質者也見逌詞



宋臣之疏文繁而用寡氣激而意肆南渡益下矣必也司馬公之剴當程伯子之條暢叔子之簡肅范淳夫之明白可以觀悉焉

司馬氏踐履爲章程叔子道德爲用其文宋也其實則孔氏之遺

司馬君實自判并州已陳大計翰林樞府辭而棄之居洛十年童孺慕名一日入朝徒衛傾留著述通鑑蒐羅典冊究圖治亂品裁體要芟薙異端起而相元祐君子曰吾無憾矣豈[illegible]乎臣模哉見逌詞

吾師古之聖人讀其書求其道切而近人童非可能遠而同天者艾圖測氣和如春詞平如[illegible]而世儒碎文巧說涸其文淳談荒見亂其道求[illegible]明故述其學自漢以來凡百變矣[illegible]行而[illegible]史而靡宋尚言而[illegible]利之談泯入于儒魚目明珠涇流並售程氏之正朱氏之闢邪吾亡間然司馬公之信張橫渠之立尹和靖之毅李延平之約其道乎出中庸凡尊德性論



司馬温公年譜卷之六終

# 温公年譜跋

宋温國文正公維予小子露十八世祖也世爲夏縣人元祐間所勅建塋墓碑碣歸然具存及高宗南渡公曾孫吏部侍郎伋扈蹕南遷子孫因家浙之紹興山陰而吏部公贈開國伯寔爲會稽山陰之始祖云胡元僭竊終其代隱處無一仕者至我

皇明科第相望若大司成恂侍御亜助教公軺未易悉列迨露王父按察使相巳陵



尹初皆起家進士堅有還夏之志賫志而沒露父解元端来夏奉祀事顧奕世宦遊顯矣而家儲蕭然無儋石獨以詩禮聞吴越間五百年来世業所傳遞者惟告身者英圖譜系及傳家集諸書而已周程諸賢皆有年譜行世先公以仁明誠武之學術立旋乾轉坤之勲業先儒謂道媲周邵功並伊姬有宋道德勲名實體實用一人而已其言行歷履之詳散列于諸書有道焉

廣搜傳採集成年譜露謹付諸剞劂氏以傳之永世云文正公嘗曰積德冥冥之中爲子孫長久之計斯非今日左券哉脱使爲子孫計不長久無論以詩禮科第世其家五百年来與圖與書詎能與子孫俱存而更相傳遞無恙耶噫

萬曆戊午長至日不肖孫露頓首謹識

溫公年譜六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馬巒撰巒字子端夏縣人與司馬光爲同里以光舊無年譜因撰此編以補史傳所不及其大指以光行狀爲主參以史傳及名臣言行錄證以光所著傳家集其餘詩話小說皆詳爲考訂分年編載其不可專屬一年者則總附錄於末焉

# 梅墟先生別錄二卷

〔明〕李日華　鄭琰撰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夷門廣牘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梅墟先生別錄二卷》提要

## 梅墟先生別録有序

嘉禾九疑李日華君實識

先生余外從父也家君子少孤先生爲晩年子而俱寡兄弟以故相倚爲同家驩盖無減一氣云先生名藉甚宇内諸名公莫不日緩頰先生顧余以近而昵知先生詳然以甲幼而游揚大人且謂余倍其譽也故特筆其所覩記者一二於左盖用以自法非所以令先生知也客有過余齋頭考先生言動者予輙出此且無煩余踐踐耳



先生父爲東庄翁而毋李氏即余太姑也翁素無子一夕夢黄冠乘鶴者入室覺而生先生聦慧與人殊且又善病也然而攻舉子業日益精藝林中莫不推轂先生者

先生甫束髮翁齒益高兼得足疾往往而劇輙以肩輿出入里中因嘆曰吾得抱孫雖居九原無憾也迺逼令先生婚婚無何而竟搆瘵遂惘惘謝絶一切幽棲於邑之欝秀觀者幾三年

雅善觀王紫霞道人所謂举世外事紫霞道人
者自稱得野雲高士之道至今觀中有野雲像
及
景皇帝誥命先生兼其為人故低徊留之疾竟
愈兼工黃素之術然而無知者
居無何翁疾甚握先生手請曰兒素不任事今
若父不能久留人世矣兒能取南山銅鑄若父
乎翁泣先生亦泣曰兒不肖致遺大人慮願所
以浮游無狀者以大人常為之區畫耳今請大



人高枕臥兒任事請本日始翁始以家務屬先
生先生綜理愼悉而用益饒翁自是有以自慰
而先生稍稍以治家聞矣
踰日翁竟以疾謝世先生哭之哀既而治喪具
甚楚諸宗人父老謀曰若父新喪而輙割產以
厚葬非計也先生泣而謝曰吾不忍以此物薄
吾父耳又踰月而再從兄圍卒家貧無以為喪
先生為治棺槨撫其孤而婚之諸宗人父老又
謀曰方舉若父喪而輙復如是弗太冗費乎先
生又謝曰吾不忍以此物薄吾宗耳由是先生
之義聲著焉
先生性好讀書嘗散貲購書披帙滿架是時有
兒甫脫襁褓余亦五六齡矣余雖幼頗況寐不
喜為童子樂每為先生所憐嘗見先生齋中孤
嘆就而問之先生曰吾覽古人事如是有當於
心而解頤耳兒輩亦不可不知也輙坐予案左
坐兒案右分啖棃栗因教以動作勿苟及書中
易解者譯以方言為略陳其槩焉



先生既日坐一小閣中惟焚香跏趺左右圖書
及古蹟數十卷秦漢鼎彝晉梁隱君子像而已
僕輩輙以營生為事一日諭所以販鬻者先生
曰咄予幸有先人之敝廬足以蔽形薄田足以
糊口柰何從里中兒爭錐刀之末哉卒不肯事
家人產業唯日躭吟咏云
客有持古玩器真蹟售於諸貴人及好事者必
求先生品騭之舉數百載以上無爽也人有問
所以先生曰於色韻中別之窺之以意御之以

神乃得其情曰此亦有理乎先生曰有如往歲有鬻古鏡於市者以八分書鑄其背曰周靈王八年造夫靈王時有石鼓文篆籀而無八分八分起於秦者也故知其爲假無疑然則好得無理乎人服其議

先生學書手不棄筦者廿餘年每作一字則太息以爲不如古禿毛廢楮蒲室寒暑匇易臥則以指書被角被爲穿一日驩躍解脫細楷行草及種種篆籀無不如意嘗醉後學坡老書赤壁



大如掌徽客乞去遇一胡賈以數十金易之盖先生醉中不下名號賈以爲眞筆購去耳所書道德黃庭一出吳越中善書者皆錯愕棄筆流至剡中王元美驚視以爲不可易得遂爲婁東諸名士欣賞如文文水周幼海王百穀等皆跋其尾至今此卷稱妙絕一時然予力購歸爲家寶矣

余讀書白鶴灘先生草書四絕貽余詩意清絕字勢飛動余嘗懸之床頭取其坐臥在目也後竟爲知友索去惟其詩嘗可舉耳

余乳哺時家君子置余膝上口授以大學率能成誦六歲始識字七歲始讀書十二而屬文是時亦知好古矣以家貧無所得書先生悉出所藏書教余後卽讀書於先生晴雪齋中益得親先生言論先生不以余愚幼而謬與譚無出古墨指點筆意或夜深秉燭披咏唐人詩而上下之余雖以青衿肄業而雅好吟弄嘗戲以詩文呈先生先生擊節嘆賞曰異日以詞章起江左



者是子矣余捫心知愧然而余方以古詩文擯于俗而先生不以余爲不肖是先生余鮑叔也先生詩從陶謝門入而波及盛唐諸子故清絕古簡處往往似浩然如木落山容減葉開浦色添如屋窄雲俱住瓢空鸛竝饑如好鳥拂簷過閒雲當戶列如花發溪前樹雲生屋後山如竹爐烹紫菀棐几註丹經池水碧於染山雲淡若空如棹跡分開溪藻綠屐痕踏破野花香如落葉打窗疑夜雨亂松迷徑雜秋烟如喜拋山菓

因風落咲肴溪雲隔水生之句讀之令人五內俱爽今有聞雲館集皇甫司勳彭比部姚太史黃內史業巳為之叙欲付之梓而先生固辭余巳輯為一帙茲不復多綴

郡中大疫先生出貲製藥施濟所全活計數萬奇

言事者以清　國初故籍為言民部下檄諸藩郡郡中故籍皆殘缺朽壞吏民驛騷莫可誰何先生竟詣臺省取故籍一郡用以安堵



浙西稅額居天下十七嘉郡稅額又居浙西十七而諸役稱不便者莫如坊廂氏坊廂氏者典官府宴飲迎候事故嘉郡處水陸衝使者冠蓋相望且世尚紛華用最為煩劇十年之間其不蕩產者鮮矣先生義革是役而為官辦器皿如數該役量出顧直募邑民之熟於官者為之時則別駕張公高其議而允之邑民之得安臥者莫不仰先生之義焉

客有從長安來者謁先生曰以君才誠能為比遊偃仰諸貴人間大則為
主上視草司誥制小則為將相記室取富貴如承蜩耳柰何跼蹐一方與魚蝦為儔乎先生曰僕生而無用於世無益於人日與山樵野牧咏歌太平足以忘憂剪蔬侑觴拾簭供爨足以自老才無一線而欲動王侯是持鈌盆而索重值也且以僕踈慵不能自束其筋骸而罄折為禮當索吾枯魚之塲耳不見夫海鳥乎一旦去平沙島嶼而遊上國且徬徨自失矣太牢九奏將焉用之客逡巡稱謝而退



姑蘇皇甫公百泉讀先生詩謂其無杞人仰天之憂室女倚楹之戚而復進之以湛欝廣之以激烈廣成大家余謂治世之音和平懽愉如必黍離麥秀則芣苢諸篇何如耶彭比部謂其爽然物外無少陵摩詰嘖嘖憂時之態比部之詩且知君黃內史言之矣

先生最善岣嶁李山人玄鈌吳山人三人氷玉相映每發論令一座灑然往往有倡和之作吳

越山水嘉處可成鼎立矣
先生從白嶽歸謂余景自天築快心處恨少汝在傍耳且孤巖絶澗處往往搭松成菴因石爲梁有老僧補衲其中雖匏樽土壘風致清淑意欲留居之永謝人間懊惱事矣柰爲僕夫輩苦促歸耳然至今夢寐恍恍如在彼處也
先生再從白嶽歸言始至促居海鶴山房坐定有綠巾卉服者二人飄飄而來因各道姓名一曰松窩子一曰百瓢道人皆丹渥長髯松窩者



所居石洞中有松曲屈如兩扉百瓢者持瓢可容十升飲必百瓢故各以名而鄉里姓氏亦絶不復道矣先生心知其非凡人也促膝與譚後因詢以內事輒多私秘語是夜留余處並榻二人輒兀坐不寐余因窺帳外月色殊蒲起舞崗上歌山中招隱之曲二人亦起和余山高夜靜空谷荅響清砭人骨遂皆團坐石上戲分韻爲聯句云良夜石壁淨 松 一掃浮雲空 百 高歌天地外 梅 結侶烟霞中 松 側足騎海鶴 百 凌袂招天風 梅 顧影吾獨度 松 掀髯爾亦雄 百 明月高可捫 梅 危岑窈難窮 松 舞見荷衣破 百 坐令蘭帶鬆 梅 願言協素志 松 何必追來蹤 百 乞我一刀圭 梅 遲子千萬峯 松 苔滋龜背綠 百 松露鶴頭紅 梅 談久心偏爽 松 吟窮句益工 百 引領望三島 梅 携琴操八公 松 斗柄漸回北 百 鍾聲來自東 梅 猿乘暗偷菓 松 人知曙呼童 百 夜闌柰若何 梅 何年復相從 松 聯成而天曙二人因別去復留絶句二章以訂後日之盟曰怪松斜壓



石門低天結危巢鸖並棲今日相逢巳相約爲君先製薜蘿衣 松窩子 一咲知君是道流貪看山月得淹留身閑若辦歸山計認取桃花野渡頭 百道人 余亦口占以酬之曰一落塵中巳四旬偶逢巖穴避秦人雲山萬疊仙蹤杳只恐他年難問津夫此二人者豈其方外得道故自晦其名歟而詩格瀟洒吐論清曠可謂與先生同調矣
閒雲館先生之別業也前俯白苧溪溪水清淺

菰蒲蘋蓼上下掩映先生醉則岸巾孤嘯嘗自爲村居十景一時流播爲吳下勝事云

先生揷梅三百株於後圃雪後花開瑩香蒲室先生倚杖吟哦咲問曰我主人何如林逋故余戲代梅花荅詩曰托根無地不春風知隔孤山第幾重多謝主人憐寂寞日來詩句勝逋翁先生咲曰梅花高潔當不令有譽舌因相與大咲而罷

先生村居中匏冠野服出入以蹇驢雖士大夫



來亦扶杖出迎不爲易服

先生朝夕糲飯一盂園蔬一盤晚酌或池鮮一尾而已待客亦不過麦餅杯茶壺酒豆肉而外無他味也親知嘗餽以美酒豚肩率辭不受曰細韭可剪牀頭白釀未罄無所用之

先生素好譚論品隲人物遍來恂恂不發一語人問之曰自無可言故不言耳

先生詩極捷援筆數首立成且無一日不作詩者至是竟日几坐或累月不執管余問何不作詩先生曰浮詞無益徒傷神耳

先生嘗終夜起坐一小閣中以白板爲之名曰縮殻蝸因銘其上曰蝸涎不蒲殻聊足以自舒升高不知止竟作黏壁枯昔人所戒吾其勉乎

先生書直追鍾王而泛覽百家石刻頃問輙變化不一嘗爲予書天馬賦宛然米南宮筆也後又爲予倣山谷東坡之法皆極其妙予珍藏之

先生性最巧嘗捜古柢爲几其蜿蜒屈曲如青虯春日藉草眠花率用以支膊焉又因木之擁



腫鏤而刳之以爲蹲象故有坐調狂白象眠扶怪青虯之句

飛江葦者野航也無帆無檝中容一人首容一鶴尾容一童先生倚琴孤坐放乎梅花春水任其所之有時令童撫檗竹笛爲落梅調鶴聲復戛然和之先生霧幪雲屩手執鉄如意泛泛烟水中遠近望者以爲神仙焉

鶴笠以鶴之墮羽爲之

琴名泛月以其音清越泛泛然如月中出也

劍名霄電當夜而懸之室中其光爍爍如電余戲爲霄電篇極先生所珍云

鍊鑌鐵爲如意茵頭平底握之自如銘其項曰歐冶之鍛鏌鋣之質既歛厥鍔不揉其直匠心匪隨伊可揮也繞指豈柔不可卷也貞人之操烈士之腸也

瘿木瓢鏤木之瘿爲之古色嶙峋内赭外紺狀類海螺之巨者中容斗二升行則繫之杖頭以爲酒貯



先生披百衲衣坐百衲榻憑百衲几欣然謂余曰群材畢供一任斤斧向也零落鎖碎稍加裁整便成美觀國家造就英才亦如斯矣曁嘗讀陸生所謂漱六藝之芳潤則又可通之文也

榻以古藤爲樊鹿角爲趾几高三尺平滑如砥捫之不知其爲攢簇也

鶴名仙壽以其最壽而可仙也間以硃砂褁飯啖之行坐必偕客至則盤旋廻舞狀如流雪臨溪顧影剔啄苔花孤高爽潔類先生之爲人焉予嘗有半癡戍鶴伴一拙任鳩如之句先生極爲嘆賞

先生室中器物皆陶匏之屬而工緻精絕雖一豆一觴令人垂涎稱賞

先生性喜飲飲輒微酡而止里中召客先生輒逋不終飲曰擎杯浮白政須領畧烟雲會意點頭耳乃牛飲螗噪徒作嘔也嘗自醖白釀味甚清冽和腴磁甌陶斚溢溢浮玉爲之贊曰寒香郁烈漂蟻萍布山泉溜清皓月涵素何者其儔



松頭之露因以松頭露名之

先生通醫術旨少時多購奇方皆以尊味投効甚異剩多不入本草如牛溲馬渤之類而奏功倍於他所料理者又雜之以符籙呪魘之術蓋海上之士所號學仙而譚長生久視者之指授也又如書霜雪氷雹數十字置人掌中則雖以鎔鉄烙之不爛及諸種種戲術悉奇幻不測言得之天台散仙黄叟者云至是皆火其不經者而獨存其療疾者數百有奇梓之曰玉枕奇方

盖取枕中義也

嘗按南北調爲招隱懐仙之曲而有禅泉石之趣者輯之爲鶴指清吟令侍童韮緩謳以佐客先生意到輙擊髀以節之客爲之灑灑曰一聞清歌輙喚奈何獨子野鍾情耶

八分之肇于邈邑草之盛于芝旭世遠法湮人出新意魯魚帝虎古法澌滅盡矣至於飾楷爲隸緣行爲草醜拙萬狀是使先民之意不傳而志士罕窺堂奥也每一譚及輙復咨嗟先生浸



淫二十餘年乃攄古蹟以釘今非然而粘綴補帖幾如衲被矣命之曰草書要領古隸鈎玄復冠以筆譚十章以盡點畫之妙其嘉惠後學意良勤哉

上遡巢許下迄 國朝諸隱君子撮其嘉言懿行討之爲景行録以備披覽曰此可與一丘一壑者共之

唐山人嘗爲先生圖小像皰冠野服鉄瓢鹿茵及所荷萬歲藤杖葉笠蒲簑之類纖悉可數灑然山澤中高品也山人又爲家君子小像則鸞翔鵠立藹如毅如令山人不知所之此二卷真可珍也有欲求先生以言貌者則予與山人共之矣

李日華曰淑人君子苟有清誼奇節動人企慕者則必思其言語思其嗜好至於冠纓杖屨之間莫不想像彷彿以概見其爲人鄉黨諸篇以下則唐宋名流可指掌也今跡先生所操誠不止是然即是豈不足以見先生一二者乃其大



概則當代鉅公有定鑒矣作先生別録

萬曆七年季秋朔日九嶷山人李日華書於豹隱山居

梅墟先生別録上卷終

名公跋語

冲溪叟曰九嶷爲梅墟山人撰別録甚詳且核盖山人涸跡塵中而格趣則灑然世外居常有天台鴈宕竺鷲石屋之思焉惟知山人者廼信斯録無一字誕蔓也

冲溪彭　輅識

鄭琰曰余盖未嘗過從梅墟讀九嶷別録夢寐其爲人所謂學士有道仁人非歟夫梅墟於世烟火無寸而泉石有尋跡其行



誼若楚塞夜鴻秦關曉鶴清警一聲心骨俱爽九嶷起家高第振釆清朝使謂阿其所好顧不誣矣哉

閩友人鄭　琰識

# 梅墟先生別録卷之下

閩友人鄭琰翰卿甫著

鄭琰曰靡靡頹風孰稱逸遺首陽之薇桐江之絲苦吟爲仙縱飲曰聖高情淑德爲我景行作逸之先生別録

逸之姓周氏名履靖檇李人也性恬淡無所適一切聲華玩好不入其心雅喜樹梅故以梅墟爲號人以其淵於梅若有大賚不可藥石者故稱之爲梅顛云



梅墟少學文不薦雄捨而學劒又不就卒學書自小楷以至大篆小篆八分章草行書草帖靡不精其旨趣若屠坦之見牛無施不當也所居閒雲館有十體千文等書石刻行于世

逸之搆草堂南湖之濵湖上烟雲朝夕變幻逸之徜徉其内顧以閒雲名其齋豈直以浮雲視此芥子耶

琴高八公之徒以養生之秘授人間世其語若誕妄不經見然稍稍行之不使肢骸不仁若僂

枯然若逸之玉函秘旨赤鳳髓珎函諸書試之
皆驗余生平善病而又以粲娙醇酎故不善攝
柰何弃此百體不從五禽
逸之所刻雅逸編皆隱君家具隱君徜徉湖山
非此數君不可為伍逸之勉之毋擁此君虛器
使猿鶴無聊亦自笑人
嘗謂漢武帝夜致王夫人語誕妄千載直掩口
逸之非文成五利術迺卒致三神山中人操觚
不休皆作出世語若眞挾閬風而遊羊角之上



者至於文太史諸名家翩翩從之而至其或文
士靈覺眞性不壞未可知也
詞家別一機軸宋人獨探其奧所謂工詞則害
詩直近宋矣逸之鶴月瑤笙百餘闋如錦城霞
綵片片剌背决眸卽大江東去未易軒輊余當
以三拍助君謌喉
古人有云食人之食山人豈不能自食哉迺知
黍藿不讓侯鯖淳熬奚若芝菌飡霞吸露之腸
一入烟火便自作酸有逸之茹草一書便當入

山從赤松子矣
逸之常自云有山水癖十日不汎舟登臨則足
瘯鴛湖為郡中勝故悉取諸名公篇什賡為倡
和篇暇復之雲間覽三泖之澄波尋二陸讀書
故處龜蒙野王遺跡無有存者鱸其無足不當
挾以片鴻汚我三萬汎泖吟一書直為四腮索
價耳且聞此二刻俱以一晝夜成逸之胷中其
藏木難若魚貫哉
常以臘月宿梅花齋中夜常夢白衣黃冠者從



素女數十百人謌庭中逸之旣覺庭中寂無人
唯花氣襲襲踈櫺間凉月如規漏下且三十刻
因憶馮海粟有咏梅百絶亟秉燭和之喃喃中
蒼雞且催曙百咏纚如若旃檀片片皆香噫夢
感也好則專專則感逸之其感耶專耶他日餐
繁英數十斗從姑射君遊尚談此日夢中一為
撫掌
靖節陶君芳聲高躅歷千古莫之與京檇李梅
墟君詞氣口吻直逼其眞觀之和陶諸什宛是

採菊東籬悠然南山之句風致梅耶菊耶何幸有兩主人耶逸之詩晚年精詣其和陶諸什儼若居五柳宅中作脫巾漉酒態讀之不能去手摘其神句如 雪窓讀陶詩即事 苔徑落花堆芳林宿雨積下帷瞑雙睛胡牀抱兩膝玉腋生清風靈臺開茅塞山林達者師百世稱高逸陶公愛黃花我亦愛梅質 和歸園田居 羨鳥棲高枝欣魚躍澄淵猛追風所好閒山成秫田樘枳遶籬茂槐柳蔭簷前 其二 心無俗事牽情間志亦



廣静觀宇宙內物物終成莽 其三 禽聲伴幽獨倚鋤看雲歸 其四 居廣心碌碌屋窄間有餘處世若萍踪斯言豈爲虛 其六 傾倒樂妻孥酕醄已終夕身世等浮漚流光駒過隙嗤彼世途人空將幻軀役苢孰得炊餐桑長有成績 飲酒詩 項羽烏江上焉想鴻門時 其二 疇昔無所嗜只今誰相傳 其三 達者能先覺死去不復生花前且一醉榮衰何足驚滚滚紅塵內首白嗟無成 其四 機心誰能息登高竟忘歸清霜飛短髩朱

顔暗中衰 其五 倚杖翠巖下閒看野雲還靜中得眞樂寐寐已無言 其七 歎然雅興集開樽花底傾夕陽下西嶺歸鴉林端鳴酩酊宇宙內豈肯虛其生 其八 羨此怡情物悠然折其枝翫對忘日夕相看興亦奇傾壺不足惜醉去亦何爲心遠志自曠豈爲俗情羈 其九 且傾壺內物青春去不回 其十 但與杯酒洽肯爲利祿驅何以爲高策誰勝巖壑居 其十 不肯折其腰與酒相諧老至今遺芳馨雖死名不槁不惜有限春惟



嗜世上賓殘軀伴土堆勤苦有誰表 其十二 名流天地間後世何敢欺 其十四 花下慢盤桓暢飲忽爾醉倡狂不知疲高歌無序次萬物揔歸虛此身誠可貴生平一無知獨識杯中味 其十五 蒿萊蔽行蹤門靜寡車跡徜徉天地間五十可抵百 其十六 蒼松覆茅屋踈梅發空庭孤雲戶外列幽鳥花間鳴 其十七 彈琴詠詩書精節如勁弓 其十九 逍遙山水間是非不干已靜覩辱與榮甘貧斯遠耻 擬古其三 綠柳颺夾岸白

雲靄吾廬一丘榮古木三徑任蘼蕪 其四 白衣送旨酒黃菊繞籬端每抱無絃琴解音何必彈孤松巢白鶴茂竹停青鸞 其五 何如身後事莊生夢一場幻軀一朝蛻寂寂歸北邙 其八 俠情空四海意氣窄九州 雜詩 老去不復少夜酌還達晨請看百歲者世上能幾人 其二 山鳥流新聲林風動花影誰知此中樂惟喜駿騎騁 其三 榮多乃有辱陰極必返陽古往皆如此思之欲斷腸 其四 金玉盈華堂終無千歲保華堂忽遷



更朱顏頊枯燥莫待老大至爲樂當及早 新詩 暢高懷宿醞開憂抱世人但愛名此話誰能道 其五 無術駐朱顏歲月忽爾去惜氣保天和猿馬牢拴住閑居一室中悠然愼獨處恐鑠精氣神數竭令我懼 其六 酩酊袪塵事陶然入醉鄉 其七 形容暗裏衰鬚髮鏡中白光景苦無多寸中何許窄屋舍似萍蹤我生如旅客何時登彼岸山中栖幽宅 其九 杯酒情更洽富貴我無緣 其十一 花邊堪對酒松底可納涼清風動襟袂

皎月映屋梁奔馳利祿途其如入醉鄉常使頽半酡莫待鬢染霜 貧士 其二 竹甑蒙塵垢土釜斷青烟蛛絲網甕牖經史猶自研 其三 糲飯時不足醇醪何由斟 其五 富貴非所願生平無憂顔不爲飢饉累蕭然閉其關 形贈影 人爲萬物靈榮悴亦同玆駐顔無妙訣幻化定無疑爲樂趂少年遇飲休云辭 神釋 得失滿目前驕奢艱苦附悟此先達機意到渾無語 述酒 梅花供逸興山鶴伴閒身 九日閒居 更喜實其腹何肯虛



斯名欲求千歲計此計胡能成 阻風 夢寐在鄉井身寄千里餘 夜行途中 晩烟渡口暝海日水底生夜闌天籟寂舟靜一川平 田舍 秋深滿場圃因知春日勤朝犁驅黃犢晝饔犬近人 田舍 疇畔特乳犢桑杪唱晨雞宿雨夜半發重雲停午開 西田穫早稻 岸水晨不寐宵織婦不安負鋤戴星出荷笠冒露還黃雀喧殘照西風襲袂寒 和張常侍 晴霞幻五彩投林倦鳥還焉能長壽考况多業緣纏遇酒不肯飲虛度此流年 和

戴主簿 獨坐北窓下幽情寄杯中人生匪金石百年亦有終慮寡心自逸身閒志亦冲 與殷晉安別 不堪對樽酒何忍襟袂分征鴈傳秋信梅花報早春交情貴相知豈論富與貧何年返故里壺觴醉友人 與從弟 鳥聲幽如琴梅英白似雪側耳聽清音翹首翫貞潔 答嚴參軍 高懷凌碧漢隱迹寄青山與君此夕訂相期樂暮年 送客 日落增人悵秋風聽更悲 連雨獨酌 得失任其所百樂酒爲先烏髩易堆雪青春不再還記



得學舞劒倏忽五十年不須憂貧賤爲樂是眞言 周家墓 衰草伴俊骨黃土覆朱顏 問來使 白雲滿徑閒牀頭酒初馥 悲從弟 眷愛一時絶遺容儼如生悠悠九泉下形朽名不傾几上硯無墨房中哭有聲白骨埋黃土丹青肖病形 挽歌 魂魄散幽冥一屍伴方木朋儕吊精靈嬌妻捧首哭榮枯総不聞成敗豈知覺 其二 生苦乏旨酒而今盈壺觴哀哉空列座死者豈可嘗東郊遮其軀兒女啼其傍耳不聞人哭目不見日光

房櫳虛枕席行跡絶故鄉扶柩入草莽黃沙掩中央 其三 精靈依故宅枯骨埋荒郊悲風吼長夜哀烏栖松條愁雲封壠樹狐兔走蓬茅

其效陶諸什如 勸酒篇 贈我百鎰金不如一斗酒金豈得延齡酒能適笑口情與酒相諧是爲莫逆友 野樵 白雲迷險徑綠樹繞危峯獨鶴溪前下群猨洞口逢 贈隱者 璠瑜惜離石離石終爲塵檜松慨辭柯辭柯倏作薪達人逃山谷木石成比鄰 鷲湖晩釣 藻荇漾輕橈纖月掛古木



清輝映廻瀾鷺鷥沙嘴浴銀鉤下碧波錦鱗競呑粟鄰舟問漁郎芳渚蘆邊宿烟雨布湖南得魚盈碧籠携壺易村醪酕醄笑鼓腹跣足濯清流披簑却凡俗滄浪如玉鑑舟艤滄浪曲閒情契綸竿跡遁烟波足 友人寄惠山泉 孤艇艤溪邊言從慧麓還憐余司馬渴碧甕寄澄泉紫缶分青茗竹爐松葉煎紙窓敲驟雨石榻靄輕烟雲氣罏頭襲月光曷內姸凭欄傾玉碗細吸味還全滌却閒煩悶消殘塵慮牽須教毀七椀靈扃

意通玄 池上竹 澄光涵紫籜翠影蕩清漣風入
琅玕響月來寶鑑妍還同蔣詡逕不讓習池先
夏夜苦熱 蘭湯滌形垢開軒爽煩襟醉來發長
嘯驚起栖樹禽 登山 欲採首陽薇漫着東山屐
高歌意氣狂長嘯遥天碧徜徉石徑中聊将山
水適開襟揮羽扇相對坐危石 聽泉 千尋穿竇
底一泒瀉山巔 滌硯 山童滌長流湖水蕩寒碧
恍疑烏龍潜鷗浴成鴉色寧教池水渾莫汚蓮
花白 白蓮 風動美人揺羽扇月來佳客汎銀杯



江干叙別 江干落殘照林杪停孤雲微雨晩欲霽長
亭氣氤氳解纜發征棹與子情難分還家不能
寐夜半猶憶君 觀画 乆懷筆硯想而失練素緑
玄機揮筆杪林石託松烟不盡乾坤妙還令逸
客憐 沈石田敗荷栖鷺 情慵懶擊楫回首喚六
郎忽覩丹丘興雲箋點淡粧羙彼孤屬玉志逸
倦飛昂窺魚情巳足栖遲機巳忘觀此瀟瀟景
令余一感傷 秋懷 碧漪縈迴瀾黄茅覆矮屋四
五六株松一二三竿竹秋陽映踈櫺凉颷起林

麓山阿蕨可飡隣家酒應熟焚香面碧山聊展
南華讀嗤彼名利徒浮生空碌碌 咏懐 脱巾
踈髮爽解帶幻軀輕蒿笠籠霜髩荷衣抗組纓
誅茅違俗境選勝遠江城櫺朗能留月林深可
待鶯垂楊依石沼翠竹繞簷楹日伴松筠色門
無車馬聲碧苔封僻徑春草閉閒閈菊梅敦夙
好鷗鷺結新盟壁間長劒掛膝上短琴横園葵供
素爨野飯飽青精囊内黄金竭甕頭碧醖盈任
彼呼牛馬從吾隠釣耕慮閒心更寂神静夢無



驚興發蘇門嘯壺漿寄此生 湖上寄友 家卜鶯
湖曲臨流嵌危樓足倦躡塵陌落魄日科頭偶
就濯足句寄僧索賡酬磯頭理釣絲鶯渚漾扁
舟欣然抛香餌幽志非魚求心比滄浪潔跡寄
滄浪流忽聞天際鴈嚦嚦還悠悠風高玉露白
葉墜使人愁爲問關山客芳音不寄投憶別渾
似昨屈指經三秋遐思客邊路縁何幾沉浮 送
陶大冶歸西山 青山爲故國黄鳥作嘉賓 其二
醉吟塵世逈狂嘯野雲低 其三 秋翫一輪月春

吟幾樹花山水無窮興休教對客誇 其四 薜荔裁秋服貧當製野冠 其五 形骸同木石蹤跡遠塵寰 其六 身隨和靖鶴杖掛許由瓢 其七 画寫成摩詰書翻究老莊松聲鳴甕牖日色照藜牀 其八 山雲栖有約菊枕夢無驚 其九 峯前旋野鶴松杪掛山猿 其十二 側耳聽啼鳥臨池羡躍魚 其十三 清風吹竹榻濁酒醉壺觴遥看飛雲迅無心出岫忙 其十四 寥寥居一壑默默撫孤松山窓緑樹翳石徑白雲封 其十六 洗耳追巢



父焚香禮老聃 其十七 清泉烹緑茗白酒餉黄虀 其十九 共看林中月同聽枝上鶯 其二十 秋宵吟月色春日醉花陰 其二十二 白酒賓朋送黄花籬落開 其二十四 蛙鳴方識夏葉落始知秋 南園 桑柘春前緑鶯花雨後稀 又 緑柳陰中啼鳥静翠微深處落花閒 春風 着柳揺金縷臨池動碧紋梅花半殘處香雪落紛紛 山居 花發溪前樹雲生屋後山 釣鱉磯 樹色四圍烟外碧湖光千頃雨中青 天台景 山徑雨晴瑶草茁溪

塘夜静榜人回 金明寺 落日疎鐘流澗響空堦孤鶴繞花行 玉楣觀 貧生經月莢松落半庭花 寄友 書沉薊北歸鴻遠路入江南去馬遲 暮春 柳塘魚沫絮花塢燕營巢 昭君 朔雲沾淚濕邊月感眉長 梅花燈 不藉陽春發偏依火樹明無香風外度有影月中横 初度 膝前兒女喜鬢上雪霜催 賞騎篇 蓮花亂撲仙人掌羅綺新裁帝女梭 寫懷 慮淺何希世身閒且對山 又 門静雲來慣家貧客過稀 避宣山中 往來謝塵鞅世遠



心悠悠眷言樂終日安生觀沉浮靄靄窓前雲泠泠石上流清齋理冰絃一曲松風幽 題風鳥集溪邊木人歸烟外村 郊墅 青門瓜五色玄圃樹三花 又 年華星鬢改生事石田貧 又 地迥心尤静人閒日更遲 春園 滿地白雲人不見一庭酥雨杏花香 除夕 綵勝裁春帖青燈剪夜花 秋懷 客衣京白苧鴈影落青天 懷仙 服食茹紫芝披霞騎赤龍 秋思 關河候鴈秋方度郷國懷人書未歸 園居 辟穀希松子全生事藥王 又 鳥鳴

欣傍桄客至懶披衣 江上 夢破篷窓今夜月愁
成霜鬓隔年秋 西湖 青山依舊水仍緑可憐花
落鶯亂啼 李峋嶁 瑶草侵堦碧丹爐伏火微 登
天竺 客到上方齋後磬僧歸幽徑雨中瓢 寄友
正是風光三月暮不教春信一枝來 登白岳洞
門雲暝龍常卧殿閣風高鶴自鳴 偶題 坐依行
處石眠枕讀殘書 夜坐 風聲入戸爽月色印窓
虛静慮忘諸趣澄心得晏如 寄友 月有清輝臨
北牖客無芳信附南鴻十年湖海懐長劒萬里



烟波逐短篷 又 十載交游虛歲月一緘書信托
烟霞 山居 山中自釀宜春酒窓下閒抄種樹書
貽菊 喜有故人貽白菊先分秋色到山家 送友
一樽酒對吳門月千里帆開楚澤風 贈武舉 錦
帳夜開湖渚月牙旗晴捲海門風弓藏曉霧狼
烟淨劍拂秋霜朔氣空 登山 水接三江近山連
五岳齊 勸酒 看花兩眼涙向月徒酣眠有酒不
能飲行營萬井田 竹 自存君子操不向俗人看
淇澳清風瀟湘夜雨寒 梅 雪深高士卧月白

美人來 琴 夜静人自閒張琴寫幽獨 山居 松深
鶴夢寒山曠鳥聲寂 丹室 爐中涵汞火衣上繡
春雲 山居 堦前流水碧坐外落花深 張公洞 樹
結千年實渠飛百尺虹 贈友 寶劍夜光廻斗柄
彩毫春色動江城 贈友 不貪恒自足無爲道自
尊 寄友 腰横三尺劒身向五陵遊 卧榻 借書過
僧寺貰酒問鄰家 羽士 雲林堪卒歲薇蕨可充
飢 又 屩躡千山雪衣披五色霞袖中藏紫籙笑
裏講黄芽 又 養雞逢甲子抱犢守庚申 又 餐霞



清五内服食去三尸白日常調鶴青田自採芝
送友 杯酒一宵月關山千里人 僧 杯從滄海渡
錫向白雲飛 玉女潭 滿澗寒濤松奏響一天清
露鶴飛回 雪 梅添新蘂白竹減舊枝青 懐友 客
路春光堪共惜燈窓夜雨向誰親 漁 蘆花洲畔
栖明月葦葉灘頭趁好風 寄友 聽鳥牽春思看
花憶故知條風五柳徑明月習家池 漫興 詩從
愁裏得狂是酒中來 秋興 霜氣侵衣薄蛩聲入
砌寒黄花能遣興緑酒自成歡 詠懐 採眞何處

尋三秀抱病閒居戲五禽 羽士 古垓誦陰符閒房煉梅核 山齋 山中紉蕙成春服海上流霞泛酒杯 村居 溪深行跡鮮樹暝宿禽忙 又 樽中不虛酒籬下又黃花 山行 覽勝寧辭遠逃名不厭深埜猿啼夕照山鬼嘯重林 園居 牛羊歸隴陌雞犬隔鄰家 又 閒披高士傳頻灌小園蔬晝靜聞山鳥林深少客車 又 遠山千疊翠春水一溪流 又 酒向樽中綠山當雨後青 又 對酒花相笑當歌鳥自還 贈友 三月鶯花吳市酒五湖書畫



米家船 贈友 文章一代推中壘名姓三朝重侍臣 詠懷 出郭望古墓但悲年命促歲艱秋菊芬倏忽春草綠榮華無定期光景靜中賜懶栥洛陽塵喜釣嚴灘曲石牀一枕高饕牖三竿旭五畝種瓜田此生聊自足 送友 紫綬飄颻日金閨侍從年 春望 芳草王孫路斜陽旅客船桃花三月雨楊柳萬家烟 訪友 入林驚犬吠隔竹聽鶯啼白幘耽樽酒青山信杖藜 春遊 遊思幾回芳草遍詩情多爲落花催 別友 吳山雲際斷越水

望中長芳草迷征袂飛花點去裝 詠史 草徑絕人閒仲蔚漆園傲吏寄莊周 泛湖 十里曉山縈野樹一溪春水遶烟蘿 訪友 入竹堪題句看花數落英 村居 浮雲世外一樽酒長日牀頭數卷書 病懷 酒薄愁難遣詩慵病已拋 有感 詩懷春更少酒債日偏多 出塞 白雪千山曉黃雲萬里秋 又 雕弓彎夜月長劍倚秋空陣結天邊鳥營連海上虹 贈友 當代文章推左氏清時辭賦重西京 書懷 閒來賸有琴樽興去老惟餘泉石心



狂失接輿歌遠道懶如中散卧長林 山居 枕聽黃鳥近庭轉綠槐新 村樂 曉霽虹妝千嶂雨晚香風度一林花 草堂 林靜茅堂眠晝永庭寒花樹發春遲廚分餘粒供雛鶴篋剩殘編讀舊詩 松 老榦宜巢鶴危枝欲化龍霜清存節古月冷羃陰重 寺 殿明長照然燈佛日落方歸乞鉢僧 琴 萬木澄秋色千峯竅夕陰平生幽曠志若個是知音 燈夕 月映萬家火星懸五夜光樓臺喧翠管車馬簇紅粧 茶 新莢半含嵐氣濕嫩芽猶

帶露華鮮　菖蒲　午日不妨華露重晴春宜與碧
雲滋　草　條風吹嫩緑華露浥芳痕仲蔚閒門閉
王孫別路繁　贈友　冥鴻高士跡獨鶴野人心　又
披襟邀海月展簟坐松陰　又　東林堪結社北海
漫開杯揮麈談玄理調琴寫落梅　餌松　凌風攀
翠華帶露摘芳茸　憶友　賦就凌雲思歌楊郢雪
春投簪玄鬢早結社白蓮新　贈將　三秋朔雪漁
陽冷萬里悲風碣石陰報國一身憑寶劍垂勲
千載在丹心　暮春　酒興每因貧病減詩情偏是



暮春多江村雨溢桃花盡茅屋風輕燕子過　又
落盡梅英猶見蝶飄殘栁絮不聞鶯　訪友　燕宿
梁間壘僮歸竹裡家　客至　漫携桑落酒遥帶洞
庭春　鷗夢　影息滄江上魂迷緑藻邊牙檣驚未
起莎草自成氊　山居　臨軒聞燕語倚杖看雲飛
幽徑閒花落長松野鶴歸　又　山雲凝几席花露
潤琴書　寄友　對酒懷高誼逢時記短篇　毛公壇
烟飛丹竈火風引步虚音芝草聯堦秀松枝翳
洞陰　又　地湧仙人宅天懸處士星臨風吹紫竹

對月覽黄庭　又　春巖猶積雪石室半藏雲鶴影
庭前度松聲洞口聞　松陰　不向浮雲度還從明
月臨　避暑　雲影拂簾梧竹蔭風聲入座芰荷香
寺　慈雲半護談經座甘露長濡法食筵　偶題青
錢懸竹杖烏角戴山花醉卧窓前月閒乘海上
槎　蒲劍　曉來帶雨磨猶濕暮入涵蟾試有光看
爾一經秋露滴凄其半夜委鋒芒　漁　沙上白鷗
時對晤渚邊紅蓼日盤桓釜烹蓴菜供朝醉被
綴蘆花禦曉寒　避暑　竹閒舒枕簟松下展楸枰



塔　翔雲連漢遠落鴈度風高　晝尋芝歸路晚踏
破一山雲　又　前峯聞虎嘯荷擔帶雲歸　燕　掠溪
翻緑藻補壘綴青泥尋花穿上苑歸去路應迷
蘇小小墓　香魂遊宇内膩粉弃人間衰草年年
緑哀烏夜夜還　尋隱士　行經石磴逢麋鹿步入
梅花見主人萬疊行雲凝北牖一灣流水是西
隣　寄友　十里湖山勞夢寐一春笑語隔風烟晴
窓堪作五禽戲夜榻還依獨鶴眠　閨情　月上紗
窓照影孤闌山書信隔年無青春豈是南山栢

愁見朱顏暗裏枯 廢宅 隙地每存四五竹荒庭惟有兩三槐寒烏作隊宵還至燕子無巢社不來 舟 水闊篙無礙風清帆可懸 歸棹 片雲斜帶鳥叢樹淡浮烟 客訪 閒雲浮石戶殘照度秋陰 泛湖 秋高碧水浮青雀日落凉風動白蘋 書懷 一庭懶身長日隨雲卧幻迹如萍逐水流 訪友 一庭楓樹葉三徑菊花枝野鶴常迎客家僮慣採葵 立春 灞上梅枝古堤邊柳色新莫辭樽酒醉應惜歲時頻 山居 攤書漸覺紅塵迥凭几時看黄



鳥還 寄友 吟成五字人爭貴散盡千金道不貧 又 追歡忘宇宙出句吐虹雲 又 笑談渾識舊相見即忘形 別友 盤飧蔬一味野興酒三樽世人怯白日我輩醉黄昏 寄友 栗里喜栽籬畔菊官居只飲石中泉偏招作賦山中客不惜尋春杖上錢 催粧 花鈿疑夜色錦袖拂春嬌鬢惹西施妬眉思張敞描 有感 湖上青山應有約尊前緑蟻若爲盟年來心似片雲淡醉去身如一葉輕 楊花 烟迷曲岸垂青線雪散長空滿碧塘燕掠

紛紛池上舞魚吹片片水中揚 杜鵑 三月繞林春欲暮五更啼夢淚沾衣戲棲危石看明月間踏喬松怨落暉 草堂雨 窓虛雲氣潤林迥曉風寒 文君當壚 素腕漫携蒼玉甕朱唇飛映紫金巵酒花風暖侵紅袖薪桂烟寒藹緑眉 看山 危石遮深竇斜陽暎淺灣清溪架石磴絶巘禪關澗面魚翻藻林端鳥語蠻叢桂飄金粟蒼筠戛珮環 睡燕 忽成莊子夢不向漢宮飛柳畔鶯啼醒花間蝶共歸 鸚鵡 丹榴朱觜妬翠羽緑荷



妨 入寺 天花飄色界野鴿聽眞詮貝葉翻松几鐘聲吞澗泉 隱士 鷗鷺一群堪作伴梅花幾樹若爲鄰琴書盈几聊供興葵藿叢畦未信貧 羽士 一卷黄庭懸竹杖數丸丹藥繫條絲 画 山峯峙野水桃李滿川原 梅 清光舒眼界香氣襲人衣素魄嫦娥影幽葩玉蝶飛 画 桃花洞口發楊柳岸邊繫漁艇維沙渚茅堂對竹軒 春閨 强將心事寄琵琶柳絮飛時未到家不信春光容易盡請看庭畔一枝花 訪隱 松風蟠野鶴䕃寺度

踈鐘石屋依千嶂烟霞隔幾峯 返照 返照一籬
穿竹徑歸雲萬疊靄江村土釜煮菘留醉酒山
童籠鶴未開門 訪僧 徑畔頻過童預識溪邊未
到磬先知函開貝葉翻新偈樹放曇花滿故知
暮春 幾種山禽啼樹密一畨春雨落花深牀堆
書卷從吾檢徑滿蒿萊謝客尋 煮茶 碧甃汲泉
分石鼎青松燎火煮芽茶靜聽蕉葉鳴秋雨喜
見銀釭吐夜花 送行 異政一施魑魅伏芳名萬
里玉壺清廬山風景雲中現楚水帆檣漢外行

遣興 採藥携筐登絶巘放舟投釣過廻塘一方
破硯盈烟霧幾卷殘編亂石牀 隱士 採藥芳春
穿險磴乘風長夏憩清陰白雲一片封孤榻黃
鳥數聲和短琴 又 深澗魚翻青藻葉閒門樹繞
紫蘿藤南山種术歸明月北寺携節訪老僧 雨
晴 春草萋萋迷野岸烟蘿梟梟暗柴門溪邊楊
柳揺青縷阪上桑條潤緑痕 別 盃酒歌三疊雲
山隔幾重此夜燈前別何年客裏逢 尋山人 芳
草凝蒼烟殘陽暎窓紙 春 江城雪霽梅應瘦野

岸春和柳漸柔 人影 春日每同花下飲月明伴
我夜吟詩不離幾步知君愛弃我棻牀熱睡時
信至 書致加飡飯人還寄折梅 隱居 木石成三
友琴樽伴一身夜邀山月朗朝聽鳥聲清 憶昔
騏驥芳春裝錦轡翠幗良夜醉銀甌輿來金谷
尋花柳醉去牙牀擁繡衾 輞川 飛泉百道通溪
水芳樹雙林暗石田夾岸碧桃藏鳥雀一汀緑
藻礙漁船 春閨 晴光侵錦箔花影上簾鈎倦對
奩中鏡俄聽枝上鳩狂蜂與浪蝶來往使人愁

秦人洞 山徑每逢麋鹿卧石門已被野雲迷桃
花零落崎嶇路春草芳菲屈曲溪 髮僧 六時持
梵唄孤夜對禪燈 行僧 定入秋巖淨心空止水
閒 講僧 揮麈天花落繙經實樹香神龍聽慧語
野鴿繞禪牀 詩僧 社結青蓮主吟遺白雪音推
敲明月夜嘯傲碧雲深 禪僧 苾草堦前長曇花
座上攢 胡僧 佩環雙耳耀荷擔一肩過 老僧 翻
經難辯字演法不聞宣 病僧 翻覺有身患難離
諸苦殃 狂僧 凌風馳櫪馬泛月卧江舟 懶僧 日

晏躭綮榻秋清卧竹樓 答友 囊裡芝三秀山中
服九華 寄友 茂苑曾逢長者車高談揮麈上皇
初春風三載沉魚鴈中散由來懶作書 送李明
府 善政能馴雉鳴琴不下堂 又 清風調玉軫朗
月暎冰壺 又 清秋飛彩鷁遠樹藹殘雲 早行 哀
鴻過海甸悽色動蘼蕪 又 林禽辭野樹山月落
江城 又 旅情山水外故國夢魂中跡似萍踪泛
年如雲影空 贈醫 風吹郁李落雨浥澤蘭肥 又
山島尋松實砂鐺煮石英 又 日中耘白朮雨後



藝青芝月白燒丹室泉香洗藥池 供田 有情諧
稼穡無意戀江城酒共山妻醉詩從農父賡 寄
友 荊扉傍橋北石榻對林西楊柳向人綠曉鶯
當戸啼 又 披襟明月下掃石白雲中山杳鳥聲
巧溪悠人跡空 晨起 湘簾江燕繞松牖野雲歸
掃徑花御箒分葵露濕衣 又 晝靜看花落人閒
卧草堂藥春山谷應茗煮澗泉香春鳥啼林樹
園蔬醉夜觴 又 凭欄看浴鶴隱几靜刪書 又 世
態隨雲薄機心共鳥忘 寄友 鳥歌助酒典霜髩

枕書眠 春日山中 遊絲隨蝶舞垂柳隅溪新水
暖魚吹沫風輕鳥近人 石湖夜泊 風蓬收息岸
江火遍歸途投鳥尋林樹明霞暎水蒲 美妓上
竿 如猿攀古幹似燕集危檣嘯舞銀河曲狂歌
月殿傍令人駭絶險遊子意彷徨 艷妹步線 羅
襪空中度弓鞋線上行如星流更疾比燕舞還
輕 吳姬走馬 驅馳神箭急蹀躞市人驚鉛粉沾
蹄汗衣香襲絡纓 橘釀 釀成霜後橘味勝雪中
茶作頌深知德排愁豈願醒 送應試 白玉粧星



劍黃金綴錦鞍天開虎榜耀宴集鹿鳴歡辭賦
追班馬從教雜鳳鸞 秋雨 促織鳴庭砌莓苔媚
石堦 又 蛩響偏來枕梧飄亂舞堦 荷 湘妃朝解
珮西子晚臨粧 又 翠葉如羅蓋青房恍佩囊 吳
江夜泊 客途聞塞鴈沙嶺看鷗眠野渡漁舟亂
孤村山月圓釣磯幽且靜維纜古楊邊 又 長橋涵
落照遠水接遙天漁艇移燈釣鄉心共月懸客
途方卜夜城角更悽然 過太湖 布帆迎落日蘭
槳擊廻波絶岸人家少遙空霞彩多 又 水光連

上下帆影入虛無序鴈排青漢浮萍伴綠鳬碧
波仍流滯何處問漁夫 宴集 山醪傾宿甕海錯
出殊方 秋夜 候蛩吟石砌鼓角動江城 立秋雨
閃電驚殘夜狂風駭早秋井梧初墮葉田水忽
盈疇 又 樹色寒烟暝鳩聲不斷啼每憐湘簟冷
漸覺客情凄 新秋五夜月 暫窺難比扇斜照半
如弦梧葉飄閒砌螢光映古編 漁唱 漁歌自欸
乃釣艇任縱橫 賞桂 葉密芬屏色花繁浥露鮮
絶勝河朔宴恍似廣寒仙 又 清光侵玉斝野饌



煑江鮮任我成狂客從人喚謫仙 又 冰輪斜度
影金粟暗飄香晤語情偏洽揮杯意欲狂 又 玉
露侵衣冷金風入座寒月光涵怪石桂影度危
欄 又 芳藍飄杯馥繁枝度影重 又 金英鋪蘚徑銀
闕靄秋雲對月同賡句持盃共論文 又 雙梅懸
淡月孤鶴遶閒雲 題瀟湘館 涼風飄曲徑清影
下廻塘老鳳棲蒼幹新根出短墻 贈妓 片雲烏
髻靄兩頰紫霞披 送姪 曉征須待曙夜夢恐勞
魂馬倦休爭路羙粗莫厭飧 又 越水行行盡燕

山去去深 又 慷慨一時別飄摇此日征 又 久懷
經濟術已屬鳳凰群 又 凍雲迷去路積雪冷征
裘 旅枕 菊枕夢囬鄉國境梅花影遶客君衣翻
身却恨華胥遠轉眼俄看月色微 送友 目盻愁
雲迷遠浦心隨流水下長川此夕一樽收別淚
不知歡晤訂何年 秋興 片片白雲迷北塞叢叢
紅蓼媚東滸千層碧浪江心湧幾樹丹楓林藪
披 又 漁唱溪頭凭檻聽鴻群塞外傍雲飛林泉
事業情能契蝸角功名意已違 又 昆明池畔皆



衰草長樂宮中遍薄霜張翰思鱸歸泖上陶潛
愛菊醉籬傍 又 漠漠澹烟迷野岸悠悠短笛起
滄洲嵇公僻性耽閒臥王子高情興味樓 又 玉
露暗侵衰草白芙蓉全映碧波紅 又 遊子天涯
思故國佳人窓下整寒衾晴暉斜照一山色鴈
陣橫排半漢陰 又 自甘野性栖泉石那羨將軍
佩寶刀興逐鷺鷗浮釣艇閒來詩酒共山樵 又
閒看沙鷺波間浴漫拉山僧醉後歌 春柳 繫馬
日嘶芳草地含烟時暝碧溪橋紛紛膏雨青枝

潤拂拂融風翠縷樫 巖壑吟 斜飈激松顛好鳥啼樹底置身安樂窩心追太古始垂簾得養和避跡能遺耻神遊五岳間身謝樊籠裏晩步出柴門殘霞半天紫 毛公坛 丹竈藏狐兎蒼松畔竹雞 又 荒壇嗟亂草古樹尚淸陰玉籙何年下金丹不易尋 友人見訪 簷前靈鵲噪溪上美人來 又 忽枉高人駕俄驚短竹扉烹泉滌煩思談笑得忘機 又 逸調驚詩骨雄章掃俗氛 寄友 句成西漢調書法上皇墳楓葉燃村徑寒風捲暮



雲 山中偶成 蒼翠謁遙空秀麗時掛眼閒雲任去來舒卷無心縮索興每不孤摘蕨烹山饌芳醪貰西鄰從容泛碧盞放浪咏淸吟閒居世外樸 隱士 釣魚北澗堪爲饌種荳南山可避飢老鶴焦桐皆是伴淸風明月総宜詩 梅窓 幽檻每因嵐氣潤虛欞常喜月光斜藤蘿千片簾前影鐵幹一枝楹畔花 廻瀾 遊魚翻荇葉流水浴鷗群月射沉金鑑風廻漾綺紋 又 風疾搖靑漢潮廻潄碧湍藻迷魚去跡影落鏡中巒 贈友 哦句渾如唐太白揮毫半似晋羲之琴懸馬首迎寒色劒佩腰間曜接䍦 荷葉 風翻翠羽動雨滴綠珠橫載酒山翁吸爲杯玉手摶 閒居 門傍陶公柳牀披列子書鳥音和澗水琴響出池魚 溪居 溪邊敷釣石世外寄閒身蘆笋時堪煑沙鷗日可親 寒山寺 碑文汚鳥跡藤蔓暗柴扉寶樹衣苔碧禪燈滅夜輝 懷古 向覩繁華地今爲荊棘叢梁園與蒿里一望捴成空 問疾 每想瑤華句因思病骨悲山妻調藥餌方士覔丹芝 贈醫 訪



客乘玄鶴尋山採紫芝 又 百道香泉能止渴數株橘樹晝成陰 寄友 欲買靑山共高隱不容有路達漁郎 觀畫 萬丈靑巖嶂千尋瀑布泉山禽栖樹底雞犬雜村前 贈邑倅 堂空雙鶴舞晝靜五絃鳴 又 琴臺鳥有跡村落犬無聲 宮人入道 玉臺掩鏡情方斷石鼎焚香火漸輝夜誦蓮珠心自悟朝飡霞氣腹難飢 又 玄關揮麈談經典白晝鳴鐘禮法壇拜別君王辭鳳輦叮嚀女伴拾琅玕 秋日卧起 山水新藜杖風烟舊草堂 秋

雨過峽石山 亂峯雲色暮蕭寺雨聲秋竹裡分
僧榻蘆邊繫客舟 送客 遠水孤帆去遥天片月
流浮蹤同過鳥離思併生秋 自壽 一生孟浪耽
詩句半世踈狂寄酒甌興至扶笻尋野寺閑來
俯檻看沙鷗 寄友 湖上暮雲成獨望山中春草
動相思愁來看劒頻雙淚老去行歌漫五噫 又
柳深南陌聽黃鳥花落東林醉白衣 雞冠花 朱
頂承朝露紅妝逞暮烟 過招提 因過黃葉寺來
訂白蓮期 溪上 寧知負薪者猶作帶經人骨爲



青山傲情因碧草親 寄友 秋水魚梁投遠釣夕
陽牛角掛殘書 又 雅興閑枰耽白晝幽懷戲墨
寫青山 夜 殘燈几上情堪對孤鶴松頭漏盡鳴
寶鑑溶溶窓乍朗銀河耿耿斗初橫梅花帳底
人堪卧一枕悠然夢不驚 松影 涼侵棐几淨暗
度石牀寒 登臺 一陣江風翻葉舞半鈎海月出
雲來撩人佳興同翹首與客清秋共上臺 聞笛
鶴樓分玉律梅蕋落江城夜靜水龍聽林幽松
鶴驚 蘆花被 毛骨巳隨霜雪皎夢魂猶入渚洲

類 秋閨 鳳錦機中息鴛衾枕上寒 芙蓉 臨風乍
入湘江夢帶雨還乘巫峽期 訪友 清風竹下題
新句流水溪南訪故人隱几青山當戶列臨軒
玄鶴向人親 早發 晨雞和露唱漁艇帶霜廻天
末星光隱村前曙色開 江行 清露侵衣冷涼風
送棹頻 虎丘 劒池碧水千年勝寶刹朱甍一境粧
步入長林情更逸行歌廣石興偏長 紅葉 御溝
流出新題句楓樹飄殘舊日枝映水渾如桃蕚
艶臨風却似杏花奇丹霞片片飛衰草遊子俄



驚春暮時 秋居 出岫白雲封綠牖辭柯黃葉點
蒼苔 又 地遠有松巢野鶴徑幽無客破苺苔閒
雲晝靜飛還住明月窓虛去復來 對菊 客來疑
是約花吐却成粧映月娟娟色臨風細細香 憶
友 夢去常携手年來不見詩 征人 常思塞外風
塵苦不見天邊鴻鴈飛却憐路杳無人到寫寄
焦桐碧玉徽 月夜客至 將來月可待適至客何
期擁滕聯牀夜從容論舊詩 月汀上人 皎皎澄
波面溶溶空道心百泒淵源妙皆歸支道林 擣

衣 鄰家砧杵急關塞戍人愁敲斷三更月裁成
萬里裘 贈友 画上題情渾子美石邊綴樹傚雲
林 皂林驛 傍橋堪寄艇看雪可登樓踈樹群鴉
集孤蓬獨客愁 又 公庭喧鳥雀江檻禦風湍隱
隱漁燈夜凄凄客袂寒 寒江鼓棹 雪岐瑩玉色
江渚水凝膏舟急冰紋破天寒日影高蒼烟迷
遠樹雲氣暗平皐鷗宿迷殘雪風狂似虎狒 梅
踈影近欄浮夜月橫枝帶雪報陽春 又 花疑千
片雪香逼萬叢蘭 秫隱園 松頭一二鶴屋角兩



三松雲影石牀譪鈞光曲几重林鳥多幽調山
花揔笑容銅盆栽古柏拳石列奇峯 寄友 菰米
炊夜餉荷芰紉秋衣慾海波流急故人晤對稀
望窮瑤漢末愁盼碧雲飛憶君聯月下倐爾出
處非幽情托微言芝蘭徒芳菲 秋懷 蒼松孤鶴
旋碧沙鷗鷺宿紫籜綴野冠綠蘿紉逸服山阿
蕨可飧隣家酒應熟焚香面碧山聊展南華讀
江行 沙上閒飛雙白鷺汀邊獨釣一蓑翁江村
野樹凝寒雪晚艇篷窓畏朔風 又 夜泊漁汀依

葦岸曉看星斗過松林霞光散盡千峯曉風色
飄殘一棹深 水仙 藥呈千片翠花散一庭香 冬
夜妓宴 紅鑪薰翠袖白雪映花鈿
觀其律詩庶幾王孟風致進乎技哉余謂逸之
胷中了了信手拈出不加鐫磨而自有天然趣
此迨別有肺腑世之知逸之者宜索之牝牡驪
黃之外所刻有閒雲館詩數卷余笥中太傅張
洪陽什閒雲館詩一帙旨趣相符出示逸之逸
之欣然經旬賡和殆盡梓曰和閒雲館詩 卷二



嘗以意造遊山具不盈一榼而盃杓樽罍種種
俱備登眺時一小蒼頭挾之遇水雲快心處輙
坐呼酒出所携榼中物命醉始歸
閒雲館豢鶴四頂以其二守柴扃則其二翺翔
霄漢更相遞也他日逸之火候既週迨從此君
飄然舉耶倘有刀圭遺我少許
逸之簡介不屑屑時名與人交啍啍無他腸至
於遇事則驤首吐氣雖豪貴不為動海內名士
莫不知逸之高潔常辟之孤松獨鶴絕無人間

烟火氣

閒雲館有梅數百株梅開時輒羽衣坐樹下命酒縱飲飲畢揮灑數十張少焉耳熱浩歌長嘯旁若無人嘗於蜡後中夜見月亟起披衣携酒至樹下舉大觴者三尋阿呵作維摩語敲木魚數聲時朔風颼颼香雪滿衣逸之大叫曰花神妬人不使此景再見耶

有牛一乘春日以竹鞍乘之野水尋梅蕭然幽致故嘗與人書云所乘野岸牛鞍何異灞橋驢



背

逸之常駕小艇黃冠箬笠與漁人爲伍然有所得句浩歌淒然毛髮俱上指冠漁父每聞之輒曰咄咄梅叟復作詩狂矣亟呼酒於黃蘆中就之飲

逸之有蝌冠大如斗蚶殼大如笠蝌可爲注蚶可爲瓢晨夕只此食飲皆海外異物也

對逸之談終日若坐層崖之澗聆百丈懸泉崩磕澎湃心骨如洗

逸之所勒繪林画𢿱諸書數十百卷皆博求諸名家所藏神品搨本上石分緝别類工緻絶倫大雅之家自當賞鑒

逸之所刻列仙羅漢大士諸像皆極鏤繪之巧余嘗與之書謂履下種種墨跡悉從無相中得本來面目伎倆乃爾究竟涅槃會上放刀成果使羡門偓佺諸君從菩薩會上參十二乘赤羽翬鞴翩翩過從履下也法輪可轉四大本空第子乞得舍利一粒便成黍米履下倘賜之不



逸之所摹蘭亭帖道然不順截然不枯即使永和暮春逸少可作未必減此更所搨黃庭尤濯濯快人惜無鵝羣報君朓朓耳余嘗過王元美齋頭謂逸之書法不求學古而筆意特似使無隻眼當爲遺珠

逸之製玉版箋瑩若冰綃輕如蟬翼用以染寫若驅驊騮駃廣路神理俱煒眞文囿奇品也其餘梅花箋紫紋箋亦稱珍翫皆弁所撰銘行于世

逸之採鹿麃毫造黄玉枝迨空中山毛氏矣余
嘗謂涿鹿將軍可當百戰披堅執鋭勇往直前
宜加封文成矦但使其脫穎而出則當不背魏
無知
逸之製玄精其輕以毫數其瑩以脂比常自銘
曰守雌守黒可磨可涅唯内固而外明是曰太
玄先生
逸之眞率其行類古人嘗纂諸代警世名筆一
帙爲逝哲金聲可知一言一行不悖古人取則



先正典刑後代其在斯歟
嘗輯諸名家論詩法爲騷壇秘語二卷夫大巫
製法久而愈訛一夜呻吟便自筏視正始逸之
非吾道赤幟耶
逸之集唐句爲宮詞名宮中語一百二十絶使
開元諸公復起當不易此口吻
逸之工書不律且有叢塜哉所撰書法通釋十
段合爲二卷漢隸鉤玄二卷書苑瑶華二卷墨
池臼璧二卷字學釋疑二卷字學要語二卷夫

揮寫失眞點畫無據操觚之家人人鍾王矣執
能考析別證上下數千餘載皭然不淆逸之其
稱數十百歳人耶
逸之常選漢晉唐宋金石文章彙成一帙其於
後學考古之方九淵如覺
趙承旨日作一萬字不信逸之迺能自秦漢抵
皇明名家碑刻悉自摹倣成帙其功以歳計其
多以牛汗計比張僧繇鐵腌不差重數觔耶
夫鍾期不作橘中虛無人七尺孤桐幾於絶響



三百桔子皆爲傍觀逸之緑綺清聲蓬壺異局
二書其發遺音而擅絶技哉
逸之梅塢貽瓊二卷皆海内諸名公所贈篇什
彙成一帙浪説木桃豈能傳瓊珠數斛耶
逸之演千文爲四千字名四千俠客傳字皆疊
絫調若球瑯豈但家求自成國雅
毛公壇爲洞庭南山之勝毛公被緑髮而乘紫
鸞去矣名賢登轍慨然有馭風之思篇什最彙
逸之賡和之殆徧其果得毛先生絳雪致飽矣

哉
山家語今人視古不勝退讓自謂古必不能復唱風滋下矣逸之作詩前無古人間嘗和貫休詩名山家語夫僧休淅之婺人應王衍辟賜號禪月詩畫方爲世珍逸之之賡不幾壓倒元白乎

野人清嘯孫登善嘯披載記千載令人耳響逸之野嘯逸之以詩得無聲振林木披靡作音耶故欲聞代之善嘯當以目聽

香奩集檇城桑稱舊族逸之繼婦娶桑門女名貞白字月姝能詩能書以此逸之之詩益進大都月姝點竄有香奩集行於世歸安鹿門先生爲之序

二姬倡和三百篇中多征夫棄婦緑窓紅女之釋聖人采焉以其本乎性情也女子能詩屬文自江芊曹大家而降寥寥無聞閒有善味如琰如濤如近代朱淑貞非不膾炙人口然非以寫怨郎以宣淫其奚取於淑人君子逸之有婦善



味而陸氏女文鑑亦善咏二姬倡和成帙諷渢乎周南之遺音矣

翫物成詠宇內洪纖無筭有一物之物有萬物之物味物詩由六朝而降唐人且置喙逸之翫物成詠如爲萬彙傳神

索咲集昔人云吟成五箇字用盡一生心用盡一生心嘯破他人口甚矣知音之難也賈浪仙有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之句可覘知己之艱老子謂下士聞道大咲不咲不足以爲道余於逸之索嘯集亦云

余耳梅墟道人且久而未識其面偶過長水晤其芝顏貌若有道者及探其梨上語與石中鐫舌吐出寸許不收因謂人言對周君貌始惡吾之穢讀周君文始知吾之誕對周君言動始知吾之孟浪而不可爲訓爰以所見纂爲別録模寫逼眞但欠丹青少許耳

太史曰余登孤山其上蓋有隱君冢焉顧其行不少概見寥寥可覩矣逸之世所謂有道仁人也庶幾哉稱隱君子與孤山等矣余門人鄭琰毋志之不虛也

葵陽黃洪憲



梅墟先生別錄二卷<sub></sub>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李日華鄭琰同撰日華字君實號竹懶嘉興人萬歴壬辰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明史文苑傳附載王維儉傳中琰字翰卿自稱閩人其始末未詳是編爲嘉興周履靖而作履靖字逸之能詩好事與其妻桑貞白自相唱和多刊書籍以行夷門廣牘即其所編萃亦趙宧光陳繼儒之流明季所謂山人者也上卷爲日華所撰載其生平甚悉下卷爲琰所撰亦畧具事實而多錄其詩中摘句

# 蘇米志林三卷

〔明〕毛晉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五年毛氏綠君亭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蘇米志林三卷》提要

序

文人之筆何以謂之文也必待其鄭重授簡抽思而出之及爲春容大篇累千百言而後歎其工天挩之





玄賞不与焉惟夫偶然落墨雜于酣夢之餘小言卒語動有意思碎金殘辭皆成至寶是爲不可及耳大蘇老米各擅筆妙

而游戲于一時至今人不敢
輕稱子瞻相与尊之曰坡
仙米在當日遂得顛號
今猶群然而顛之其實兩
公俱仙也蘇其猶龍乎黑



雲滃鬱不見其首或露
其尾或示鱗爪使人驚怖
未定便生歡喜謂見神物
米則虎豹所向猙獰欲
來攫人人亦拜不可近畧

捫一斑時有腥風盲霧之氣
存乎其間余偶嘗此論而
阿堵子晉風敦尚之好
在屋躍起曰得之矣兩公
各有志林合之雙美不其



韻事乎已何梨棗告竣刪
次既當字畫精好讀之者
恍遇蘇得意時潑裂短幅
已得其枯木竹石之侯而米
家片石所謂嵌空玲瓏可

愛者不必袖中奪取具列紙上矣且併兩公同堂相對一則長髯偉身揮灑談笑一則摩挲翰墨狂走叫絕之生氣儼然並作蘇米圖快哉誠



韻事也天啟五年十一月六日魏浣初題并書

蘇子瞻

章次卷上

古氏南坡
風篁嶺
栖賢谷
天籟
蓬萊閣望海
白鶴觀聞棋聲
適文登
曲江舟中



船泊吳江
羅浮半夜見月
浮玉買田
再至杭州
沙湖
城北放魚
慈湖草堂
白鶴觀嘗真一酒

太行卜居
雪堂
汝南檜栢
嶺南竹
海南菊
峨嵋雪水
春夜行溪橋
憩雲老溪亭

于嗜草次 卷上 二 綠君亭

游寒溪
約客湖上
梵天寺月廊
峽山寺訪僧
臨城道中
臥遊水精宮
華清宮夢
夢入禁中

潘谷
石晉筆仙
袁絅
朱炎
蘇佛兒
佛印
清顏
守詮

忠聰
剛上人
蜀僧
契順
仲殊
朱照僧
卓契順
石塙



參寥
楊朴妻
曹希蘊
柔奴
秀蘭
李琪
鄭容高瑩
營妓周妓

溫都監女
琴操
朝雲
妓樂殷作
是中何物

## 蘇子瞻

明東吳毛晉子晉輯

### 赤壁細石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既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群石之長

### 萬松嶺茗飲

予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 黃州訪海棠

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攜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脈呈露如老人項頸花白而圓如大珠纍纍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爲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飲往憩於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處修潔如吳越間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臥小板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氏琴作悲風曉月錚錚然意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東鬻大木盆意者謂可以注清泉瀹瓜李遂

實綠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何氏方作堂竹間既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餽油煎餌其名為甚酥味極美客尚欲飲而予忽興盡乃徑歸道過何氏小圃乞其叢橘移種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閩中以後會未可期請予記之為異日拊掌時參寥獨不飲以棗湯代之

夜月尋張懷民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蜀公卜鄰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箬笠放浪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若人久放浪不覺有病忽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日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別文甫兄弟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至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而髯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劇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車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隩尾高丘以望之髣髴見舟及武昌乃還爾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此而後期不可必感物悽然有不勝懷者

峽山寺

軾與幼子過同游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恨溪水太峻當少留之若於淙碧軒之北作一小閘瀦爲澄潭使人過閘上雷吼雪濺爲往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爲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云

錫杖泉

予頃自汴入淮泛江泝峽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澀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水之甘於井也審矣今來嶺外自揚子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益勝今游羅浮酌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峽水又在其下矣嶺外惟惠人喜鬬茶此水不虛出也

佛跡

與幼子過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縋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俛仰度數谷至江上月出繫槳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頹然不復能寐書以付過

晚休荔浦

詹使君邀予游白水山佛跡寺浴於湯泉風於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所從出山肩輿節行觀山且與客語晚休於荔浦之上曳杖竹陰之下時荔子纍纍如芡實矣父老指以告予曰是可食公能携酒復來意欣然許之同游者柯常林抃王原賴仙芝詹使君名範予蓋蘇軾也

縱步松風亭

予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

乏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如何得是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心若掛鈎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兩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恁麼時也不妨熟歇

合江樓

青天孤月故是人間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雲點綴乃是居心不淨者常欲滓穢太清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搖几席之上而有葵苦敗屋七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者奔避不暇豈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爲人眼中沙乎

碇宿大海中

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蜑舟並海即



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疎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在傍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不撫之而歎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已而果然

書臨皋亭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洄重門洞開林巒坌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慙愧慙愧

古氏南坡

古氏南坡脩竹數千竿大者皆七寸圍盛夏不見日蟬鳴鳥呼有山谷氣象竹林之西又有隙地數畝種桃李雜花今年秋冬當作三間一龜頭取雪堂規模東蔭脩竹西眺江山若果成此遂爲一郡之嘉觀也

風篁嶺

風篁嶺多竹風韻淒清至此林壑深沈迥出塵
表流淙活活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絕嶺故叢薄
荒密元豐中僧辨才淬治潔楚名曰風篁予訪
辨才龍井送至嶺上左右驚曰遠公過虎溪矣
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遂作亭嶺上名曰過溪亦曰二老作詩紀之曰
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
秋去作兩無礙人士爭挽畱去如龍出水雷雨
捲潭湫來如珠還浦魚鱉爭騈頭此生暫寄寓
常恐名實浮我比陶令愧師爲遠公優送我過
虎溪溪水當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游大
千在掌握寧有別離憂

栖賢谷

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
谷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
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



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
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
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
之趾僧堂立焉狂峙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
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
疑將壓焉問於游廬山者雖茲山之勝栖賢蓋
以一二數矣

天籟

錢塘東南皆有水樂洞泉流空巖中皆自然宮
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谿行兩山
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礱然眞若鐘聲乃
知莊生所謂天籟者蓋無所不在也

蓬萊閣望海

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而與天相際忽有如
黑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船至矣不一炊久已至
閣下

白鶴觀聞棋聲

予素不解棊因獨游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已闔戶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泉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從之戲予亦隅坐竟日不以為厭也詩曰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為棊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敲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剸琢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適文登

僕自東武適文登竝海行數日道傍諸峰真若劒鋩誦柳子厚詩知海山多爾耶子柳子云海上尖峰若劒鋩秋來處處割人腸若為化作身千億遍上峰頭望故鄉

曲江舟中

將至曲江船上灘攲側撐者百指篙聲石聲犖然四顧皆濤瀨士無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變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一事孰與且作字乎

船泊吳江

元祐六年三月十八日五鼓船泊吳江夢長老仲殊彈一琴十三絃頗壞損而有異聲予問云琴何為十三絃殊不答但誦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夢中了然諭其意覺而識之今晚到蘇州殊武見過即以示之寫至此筆未絕而殊老叩舷來見驚歎不已遂以贈之時去州五里



羅浮半夜見日

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冲虛觀後云是蓬萊

第七洞天唐永樂道士侯道華以食鄧天師棗
仙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得之予在
岐下亦得食一枚云唐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
仙府眞人問曰汝絕三彭之讎乎虛不能答沖
虛觀後有米眞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
銅魚一唐有夢銘云紫陽眞人山玄卿撰又有
蔡少霞者夢遣書牌題云五雲閣吏蔡少霞書

浮玉買田





浮玉老師元公欲爲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
田相近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
不歸山山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
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而不歸無乃食言於
神也耶

再至杭州

予十五年前杖藜芒屨往來南北山此間魚鳥
皆相識況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對但
有愧恨

沙湖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
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
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指畫字
不數字輒深了人意予戲之曰予以手爲口君
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
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





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予作歌云山下蘭芽短
浸溪松閒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
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
雞是日劇飲而歸

城北放魚

儋耳魚者漁於城南之陂得鯽二十一尾求售
於東坡居士坐客皆欣然欲買放之乃以木盆
養魚舁至城北渝江之陰吳氏之居浣沙石之

下放之時吳氏館客陳宗道爲舉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因緣說法念佛以度是魚曰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南無寶勝如來爾時宗道說法念佛巳其魚皆隨波赴谷衆會歡喜作禮而退

慈湖草堂

慈湖程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布



懸如風中雪如羣鶴舞參寥問主人乞此地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龍丘子欲作庫頭參寥不納曰待汝一口吸盡此水即令汝作

白鶴觀嘗眞一酒

予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時巳三鼓月色如霜有衣桄榔葉手攜斗酒丰神英發如呂洞賓者曰子嘗眞一酒乎就坐各飲數杯擊節高

歌合江樓下風振水涌大魚皆出袖出一書授予乃眞一法及脩養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書旣別恍然

太行卜居

柳仲舉自共城來搏大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巳在太行之麓矣

雪堂



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爲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眞得其所居者也

汝南檜柏

予來汝南地平無山清潁之外無以娛予者而地近亳社特宜檜柏自拱把而上輒有樛枝細紋治事堂前二柏與薦福兩檜尤爲殊絕孰使

予安此寂寞而忘歸者非此君子歟

嶺南竹

嶺南人當有愧於竹食者竹筍庇者竹瓦載者竹筏爨者竹薪衣者竹皮書者竹紙履者竹鞵眞可謂一日不可無此君也耶

海南菊

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藥也北方隨秋之早晚獨嶺南不然至冬乃盛發嶺



南地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而嶺南常以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潔如此宜其通仙靈也吾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汎菊作重九書此爲記

峨嵋雪水

臨臯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

春夜行溪橋

春夜行蘄水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少休及覺已曉亂山葱蘢不謂人世也書此詞於橋上云照野瀰瀰淺浪橫空曖曖微霄障泥未解玉驄驕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瓊瑤解鞍欹枕綠楊橋杜宇數聲春曉



憩耘老溪亭

子瞻歸自道場山遇大風雨因憩耘老溪亭命官妓秉燭捧硯寫風雨竹一枝題云更將掀舞勢把燭畫風篠美人爲破顏恰似腰肢嫋

游寒溪

余與郭生游寒溪郭生善作挽歌酒酣發聲座爲悽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爲略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

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樹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每雜以散聲

約客湖上

予瞻守杭日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於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晡後鳴鑼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



歸城中士女夾道雲集而觀之故其詩云游舫已妝吳榜穩舞衫初試越羅新又云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烟雀尾爐誠熙世樂事也

梵天寺月廊

宋時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庭前多楊梅盧橘子瞻詩云夢遶吳山御月廊楊梅盧橘覺猶香客有言閩廣荔枝何物可對者或對以西涼葡萄予以爲未若吳越楊梅正平詩云五月楊梅

已滿林初疑一顆值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重色比瀘南荔子深則古人亦有兼而方之者矣

峽山寺訪僧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其詩云山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關既至惠州殘臘獨出至栖禪寺亦不逢一僧其詩云江邊獨出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禪寺堂空不見人施了淨掃地



臨城道中

予始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頗以爲恨今將適嶺表過臨城道中天氣肅然西山草木皆可數忽悟笑曰予南遷其必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作詩志之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留柳可獨衡山解識韓

臥游水精宮

予嘗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端明予被褐草履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白眞所謂水精宮殿也其下驪珠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珊瑚琥珀不知幾多也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予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眞人南溟夫人造焉出鮫綃丈餘命予題詩予賦曰天地雖虛廓淮海爲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旗搖虹纛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世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迎看咸稱妙獨旁一冠簪者謂之鼈相公進言客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予退而歎曰到處被相公厮壞

華清宮夢

軾初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



太眞妃裙帶詞覺而記之今書贈何山潘大臨邠老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佩搖聲

夢入禁中

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既畢進御上極歎其敏

夢南軒

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將朝尚早假寐夢歸穀行宅遍歷蔬圃中已而坐於南軒見庄客數人方運土塞小池土中得兩蘆菔根客喜食之予取筆作一篇文有數句云坐於南軒對脩竹數百野鳥數千既覺惘然思之南軒先君名之曰來風者也

小舟至赤壁

予謫居黃州辨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太虛題名相示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辨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

洛陽

洛陽古帝都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





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山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山川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榭之盛實甲天下

夜登合江樓

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今歲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逾遲予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游豐湖西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歸杜子美詩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古今絕唱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殘夜水明樓為韻云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瀾正似西湖上湧金門外看氷輪橫海闊香霧入樓寒停鞭且莫上照我酒杯殘二更山吐月幽人方獨夜可憐人與月夜夜江樓下風枝久未停露草不可藉





歸來掩關臥唧唧幽夜話三更山吐月棲烏亦驚起起尋夢中游清絕正如此驪馳掃泉潘俯仰迷空水幸可飲我牛不須遣洗耳四更山吐月皎皎為誰明幽人赴我約坐待玉繩橫野橋多斷板山寺可微行今夕定何夕夢中游化城五更山吐月牕白室幽幽玉鈎還挂戶江練却明樓星河淡欲曉鼓角冷知秋不眠翻五詠清切變蠻謳

游飛英寺

僕爲呉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牕
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呉越不
見此景

游安國寺

昨日太守楊君采通判張公規邀予出游安國
寺坐中論調氣養生之事予云皆不足道難在
去慾張云蘇子卿囓雪啖氈蹈背出血無一言



少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矣然不免爲胡婦生子
窮居海上而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
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予愛其語有理故爲記之

游南屏寺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醇老仝翁元之敦夫
子瞻同游南屏寺寺僧謙出奇茗如玉雪適會
三衢蔡熙之子瑨出所造墨黑如漆墨欲其黑
茶欲其白物轉顛倒未知孰是大衆一笑而去

孤山訪僧

惠勤惠思者皆居孤山蘇子瞻作郡以臘日訪
之作詩云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
清石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
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
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絶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
孤紙牕竹屋深自煖擁褐坐睡依團蒲天寒路
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迴望雲木合



但見野鶻盤浮屠茲游淡泊歡有餘到家怳如
夢蘧蘧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羅浮五色雀

羅浮有五色雀以絳羽爲長餘皆從之東西俗
云有貴人入山則出余安道有詩云多謝珍禽
不隨俗謫官猶作貴人看予過南華亦見之海
南人則謂之鳳皇云久旱而見則雨潦則反是
及謫儋耳亦嘗集於城南所居予今日游進士

黎威家又集庭下鏘然和鳴回翔久之予舉酒囑之汝若爲予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爲賦詩云燦燦五色羽炎方鳳之徒靑黃縞玄服翼衛兩紱朱仁心知憫農常告雨霽符我窮惟四壁破屋無占烏惠然此粲者來集竹與梧鏘鳴如玉佩意欲相嬉娛寂莫兩黎生食菜眞臞儒小圃散春物野桃陳雪膚舉杯得一笑見此紅鸞雛高情如飛鴻未易握粟呼胡爲去復來眷眷豈屬吾回翔天壤間何必懷此都



局中早出

今日局中早出陰晦欲雪而子由在戶部晚出忽計十年前在彭城時王定國來相過留十餘日還南都時子由爲宋幕定國臨去求家書僕醉不能作獨以一絕與之曰王郞西去路漫漫野店無人霜月寒淚濕粉牋書不得憑君送與卯君看卯君子由小名也今日情味雖差勝彭城然不若同歸林下夜雨對牀乃爲樂耳

毛澤民

蘇子瞻守杭時毛澤民者爲法曹公以衆人遇之澤民與妓瓊芳者善及秩滿辭去作分飛詞以贈妓云淚濕闌干花著露愁到眉峯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細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子瞻一日宴客妓歌此詞問誰所作妓以澤民對公語坐客郡僚有詞人而不及知軾之罪也翌日折簡追回留連數月每預文酒之會澤民因此得名



李委

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下倨高峰俯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一曲曰

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靑巾紫裘腰笛而已旣奏新笛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佳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曰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李頎

李頎字粹老不知何許人少舉進士當得官棄去爲巾布裘爲道人遍歷湖湘間曉樂吳中山水遂隱於臨安大滌洞天往來苕溪之上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素善丹青而間作小詩東坡倅錢塘日粹老以絹作春山橫幅而書一詩其後付樵者令俟坡之出拔之坡展視詩畫蓋已奇之矣及問樵者曰我負新出市始經公門有一道人與我百錢令我至此坡益驚異卽散問西湖名僧輩云是粹老久之會於湖山僧居坡



因和其詩云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是也粹老畫出筆力之妙盡物之變而秀潤簡遠非若近世士人略得形似便復輕訾前人自有超神之妙出於法度之外者然不能爲特作世所有者絕少得其小屏幅紙以爲寶玩也

李世南

李世南字唐臣嘗與崔無咎同試南宮無咎有求橫幅長篇又有題扇詩蓋長於山水也東坡亦嘗題其秋景平遠云人間斤斧日創夷果見龍蛇百尺姿不是溪山曾獨往何人解作掛猿枝野水參差落漲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浩歌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

朱象先

朱象先字景初松陵人馳名紹聖元符間予跋其畫云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以其不求售也故得之自

然世亦罕見不知其所長也

劉季孫

劉季孫景文平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學能詩僕薦之得隰州以殁哀哉嘗有詩寄僕曰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

郭震

蜀人任介郭震李畋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爲莫逆之交游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亂震游成都東郊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教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朞年其言乃效震竟不仕介爲陝西一幕官而死畋稍達仕至尚書郎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臥歘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替名哉雖平生談諧之餘習然亦足以見其臨死而



不亂也

文同

文同字與可與子瞻爲中表兄弟子瞻數上書論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爲譏誚與可極以爲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判餘杭與可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及黄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與可既死崔公度於建康城中忽見與可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如餅引至眉間公度大驚然則與可已得不妄語菩薩道出廣長舌普覆十方世界如金光明經所云矣

眉山隱君子

吾鄉有隱君子失其姓名世居眉山之中軾即葬時會期已迫而墓甎未足謀之人人皆曰嘗往見此君則力可辦也但多游獵不在又所居山林夐絕亦未易到試往圖之軾凡兩日始得

至又俟日暮伏於道左乃見其從數騎歸蓋華
整少年郎也既下馬始通謁少年易服出外執
禮無違坐詢所以軾具以告少年曰易事爾已
具飯且宿於此當令如期辦所須少頃數青衣
童跪進盤餐皆是日所嘗鮮也進酒數大白飲
啖若無人食兼數人飲畢從容就揖翌日遣僕
馬送軾下山三日無兆明日且下手破土是夕
至曉輒猶無一口軾甚歎悔至明日曉視其墓




地之側則五萬口斬斬然羅列矣衆皆驚歎事
畢再往謁謝卒不得見送所直亦不得入嗚呼
豪哉

徐則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太極眞人徐君
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晉
王廣聞其名往召之則謂門人曰吾年八十來
召我徐君之言信矣遂詣揚州王請受道法辭

以時日不利後數日而死支體如生道路皆見
其徒步云得放還山至舊居取經書分遺弟子
乃去既而喪至予以謂徐生高世之人義不爲
煬帝所汚故辭不肯傳其道而死徐君之言蓋
聊以避禍豈所謂危行言遜者耶不然煬帝之
行鬼所唾也而太極眞人肯置之齒牙哉

端木叔

衛端木叔籍其先貲放意所好及病無藥石之




儲死無瘞埋之地禽滑釐笑其狂而段干生以
爲德過其祖賜漢楊王孫家故富饒厚自奉養
及病且死令其子裸葬以反吾眞祁侯諫弗聽
而班史以爲賢於秦始皇淵明詩云客養千金
軀臨化消其寶其二人之類與東坡曰寶不過
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淵明不知道吾不信也

郭文

溫嶠嘗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

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儞又問曰饑思食壯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獨無情乎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曰先生獨居窮山死則爲鳥鳶所食奈何曰埋藏者食於螻蟻復何異又問曰猛獸害人先生獨不畏耶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曰世不寧則身不安先生何不出濟世乎曰此非野人之所知也予嘗臨錢唐郡游餘杭九鎖山訪大滌洞天郎



郭先生之舊隱也洞有巨壑深不可測蓋嘗有敕使投龍簡云

溫公

鼂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對人不可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云怕人知事莫萌心此言皆可終身守之又嘗自反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

徐積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聵甚畫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楊孝本

楊孝本字行先居虔州城西一圃甚幽邃學博



行高東坡謫惠州過而愛之爲留月餘號曰玉巖居士仍作真贊居士平生不娶坡每來謁直造其室嘗戲以元德秀呼之居士曰某乃陽城之裔故坡詩曰衆謂元德秀自稱楊道州皆謂無妻也

馬正卿

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予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

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遂辭歸不復出
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正卿字夢得

郭忠恕

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
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洪州陰公辟從事與
記室董裔爭事謝去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
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
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

子瞻

綠君亭 三十七

猫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
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
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爲之郭從義鎮
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
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峰而已郭氏亦寶之
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
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
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

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太宗聞
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押班竇神興舍恕先
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
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於大學益縱
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刪決杖配流登州至
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爲穴度
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
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尸解也

子瞻

綠君亭 三十八

劉庭式

子昔爲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爲通判庭式齊人
也而子由爲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閭之言以告
子曰庭式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
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
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
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
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死於密庭式喪之逾

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子偶問之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也耶子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或笑子言之過子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親友皆告絕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為晉元臣今庭式亦庶幾焉若不貴必且得道時坐客皆憮然不信也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以吾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密人趙杲卿杲卿與庭式善且皆嘗聞子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為朝請郎杲卿字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



王翊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為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為獵人所得已中幾瘡翊發悟以數千錢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仁乃嚼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

張永徽

蜀人張宗諤永徽年六十七鬚髮不甚白而精爽緊健超逸澗谷上下如飛此必有所得相逢數日但飲酒嘯歌而已恨不款曲問其所行方罷官歸陽翟意思豁然非世俗間人也

张憨子

黃州故縣張憨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土人所言則有甚異者蓋不可知也

辛思順

辛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酤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喜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酒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劫掠於蘄黃間羣盜飲此酒驚曰此辛秀才酒耶官人識其意卽紿曰僕與辛秀才親舊賊相顧歎曰吾儕吾爲劫辛老所親哉斂所劫還之且戒曰見辛愼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



潘谷

賣墨者潘谷予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予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趺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明言如此

石晉筆僊

石晉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戶而出而街鬻筆實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置三十錢則一筆躍出以勢力取之莫得也筆盡則取錢携一壺買酒吟嘯自若率常如此凡三十載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年復有見之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

袁絢

歌者袁綯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政間供奉九
重嘗爲吾言東坡公昔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夕
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澒湧月色如晝遂
共登金山山頂之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
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爲起舞

朱炎

芝上人言近有節度判官朱炎者學禪久之忽
於楞嚴經若有得者問講僧義江云此身死後



此心何在江云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良久以
偈答曰四大不須無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
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其後
竟坐化眞廟時人也

蘇佛兒

予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年八十二不飲
酒食肉兩目爛然自言少齋居修行無妻子有
兄弟三人皆持戒念道長者九十二次者九十

與論生死事頗有所知佛兒嘗賣藥於城東見
老人言即心是佛不在斷肉子言勿作此念衆
生難感易流老人甚喜曰如是如是東坡居士
記之

佛印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公久與之游時住
持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爲留數月一日值
師挂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



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
用作禪牀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
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繫玉帶願留以鎭山
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
無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
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鎭山門公笑而與
之師遂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絕公次韻答之云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

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

清順

宋時西湖多詩僧熙寧間有清順字怡然可久字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順尤約介不妄交人無大故不入城市士夫有以米粟饋者受不過數斗盎貯几上日取二三合啖之蔬筍之供恆缺乏也東坡一日游西湖僧舍壁間見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



李亂深塢問誰所作或以清順對即日求得之聲名頓起

守詮

坡和僧守詮詩云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本嘗不喜其清絕及讀詮詩云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松扉竟未掩片月隨行屨時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其幽深清遠亦自有林下風

味也

思聰

思聰爲行童日東坡倅杭州令和參寥子昏字詩聰立成有千點亂山橫紫翠一鈎新月掛黃昏之句東坡大稱賞

明上人

有明上人者作詩甚難求捷法於東坡東坡作兩頌以與之其一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



咬嚼三十年轉更無交涉其一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

蜀僧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部隊相遠饑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對曰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餽以蒸猪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爲他有技也僧自言能爲詩公

命賦蒸豚操筆立成云嘴長毛短淺含臕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巳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熟眞堪玉筯挑若把氈根來比竝氈根自合吃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元祐九年二月十三日偶與公之玄孫訥道此因記之

## 契順

予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子分



寓許昌宜興嶺海隔絕諸子不聞予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慧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當爲子將書問之紹聖三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僵仆瘴霧黧面繭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予問其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所求而後來惠州若有求當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儻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予欣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好不逮魯公故爲書淵明歸去來辭以遺之庶幾契順託此文以不朽也

## 仲殊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辭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予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



故與之游

## 朱照僧

朱氏子名照僧少喪父與其母皆願出家禮僧守素守素參寥弟子也照僧九歲舉止如成人誦予赤壁二賦鏗然鸞鶴聲也不出十年名冠東南此參寥法孫東坡門僧也

## 卓契順

蘇臺定慧院靜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涉嶺海

侯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什麼土物來順展兩
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擔勢緩步
而去

石墖

石墖來別居士居士云經過草草不見石墖墖
起立云遮箇是塼浮圖耶居士云有縫墖云無
縫何以容世間螻蟻坡首肯之

參寥

子瞻在黃州參寥子自錢唐訪之酒中子瞻令
官妓馬娉娉乞詩於參寥參寥口占云多謝尊
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不作粘泥絮
一任春風上下狂子瞻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
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老收得

楊朴妻

真宗東封還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爲詩
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否朴言



無有惟臣妻一絕云且休落托貪杯酒更莫猖
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上大笑放還山命其子一官就養子在湖州坐
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予出門皆哭無以語之
顧老妻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
乎妻不覺失笑予乃出

曹希蘊

近世有婦人曹希蘊者頗能詩雖格韻不高然
時有巧語嘗作墨竹詩云記得小軒岑寂夜月
移疎影上東牆此語甚工

柔奴

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酒予作定風波序云
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
對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予問柔廣南風土
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爲綴
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

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時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秀蘭

子瞻

予倅杭日府僚湖中高會羣妓畢集惟秀蘭不來營將督之再三乃來僕問其故答曰沐浴倦臥忽有扣門聲急起詢之乃營將催督也整粧趨命不覺稍遲時府僚有屬意於蘭者見其不



來恚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蘭含淚力辯而僕亦從旁冷語陰爲之解府僚終不釋然也適榴花開盛秀蘭以一枝藉手獻座中府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但低首垂淚而已僕乃作一曲名賀新涼令秀蘭歌以侑觴聲容絕妙府僚大悅劇飲而罷其詞云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穠豔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

李琪

子瞻

先生在黃每有燕集醉墨淋漓有李琪者小慧頗知書札未嘗獲賜公移汝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濃取筆大



書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歡而散

鄭容高瑩

東坡自錢塘被召林子中作郡守有會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呈東坡

東坡索筆爲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
容我樓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
高山白早瑩骨氷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
風月滿湖時用鄭容落籍高瑩從良八字於何
端也

營妓周妓

子瞻通判杭州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有營妓
投牒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



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超絕爲一郡
之魁聞判亦來投牒欲援例脫籍子瞻惜其去
不許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羣
所請不允其善謔如此

溫都監女

惠州有溫都監女頗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聞
坡至甚喜每夜聞坡諷詠則徘徊窗外坡覺而
推窗則其女踰牆而去坡從而物色之曰吾當

呼王郎與之子爲姻未幾而坡過海女遂卒葬
於沙灘側坡回悲爲賦孤鴻云缺月掛疎桐漏
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
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栖寂寞沙
洲冷

琴操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
子瞻喜之一日游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



汝試叅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
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
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鬢挽巫山一段雲
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鼈殺鮑參軍如
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
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爲尼

朝雲

朝雲姓王氏錢塘名妓也蘇子瞻官錢塘絕愛

幸之綱爲常侍朝雲初不識字旣事遂學書麤
有楷法後從泗上比丘尼義沖學佛亦通大義
有子曰幹兒未期而夭後僕貶惠州家妓多散
去獨朝雲依依嶺外甚憐之贈之詩云不似楊
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
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
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陽臺雲雨仙未
幾朝雲病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葬之惠




州栖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塔子瞻悼之詩
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
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
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夜深勤禮
塔中仙又作詠梅西江月以寓意云玉骨那愁
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過探芳叢倒掛綠
毛幺鳳素面翻嫌粉涴洗粧不褪唇紅高情已
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妓樂般作

有美堂在鳳山之頂左江右湖與陳目下子瞻
九月泛湖而魯少卿會客堂上妓樂般作子瞻
從湖中望之戲以詩云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
正擁紫髯翁誰知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
中又云西閣珠簾捲落暉水沉烟斷珮聲微遙
知通德淒涼甚擁髻無言怨未歸通德乃趙飛
燕女史後爲伶玄妾魯公使車已先八月朝矣




有美妾故子瞻識之一日子瞻會客堂上妓樂
般作周長官邠同數僧泛湖戲以詩子瞻因和
二首靄靄君詩似嶺雲從來不許醉紅裙不知
野屐穿山翠惟見輕橈破浪紋頗憶呼盧袁彥
道難邀罵坐灌將軍晚風落日元無主不惜清
涼與子分又云載酒無人過子雲掩關晝臥客
書裙歌喉不共聽珠貫醉面何因作纈紋僧侶
且陪香火社詩壇欲斂鶴鵝軍憑君遍遶湖邊

寺漲綠晴米已十分

是中何物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入時宜坡捧腹大笑



蘇子瞻

章次卷下

# 蘇子瞻

明東吳毛晉子晉輯

## 題淵明詩集

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字大紙厚甚可喜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

## 題飲酒詩後



孔文舉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

## 又

清晨聞叩門倒裳自往開問子為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繿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

歡此飲吾駕不可回此詩叔猗愛之予亦愛之予嘗有云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予以謂寧逆人也故卒吐之與淵明詩意不謀而合故并錄之

又

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少時與劉潛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盞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飲百許盞然醉後高叉手而語彌溫謹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澹然與平時無少異也若僕者又何其不能飲飲一盞而醉醉中味與數君何異亦無所羨爾



題懷古田舍詩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偶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余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

記退之拋青春句

韓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春烏程之若下春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便醺人近世裴鉶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



表聖詩有僧態

司空圖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於味外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棊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吾嘗遊五老峯入白鶴院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惟聞棊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

富徤去表聖之流遠矣

題子美詩

子美自比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曰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聳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記八陣圖詩

僕甞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僕世多誤會子詩八陣圖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呑吳世人皆以謂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呑吳之意此爲恨耳子美死近四百年猶不忘詩區區自明其意者此真書生習氣也



書黃四娘詩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朶萬朶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東坡云此詩雖不甚佳可以見子美清狂野逸之態故僕喜書之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黃四娘獨何人哉而託此詩以不朽可以使覽者一笑

書屏跡詩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山影漾江流廢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子瞻云此東坡居士之詩也或者曰此杜子美屏跡詩也居士安得竊之居士曰夫禾麻穀麥起於神農后稷今家有倉廩不予而取輒爲盜被盜者爲失主若必從其初則農稷之物也今考其詩字字皆居士實錄

是則居士詩也子美安得禁吾有哉

子厚似淵明

詩須要有爲而作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

書子厚夢得造語

每風自四山而下震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蓊勃鄉氣柳子厚劉夢得皆善造語若此句殆入妙矣夢得云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拾揉翠于沙礫亦妙語也

書韓李詩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盃便醉作字數紙書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戲謂柳生李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不如韓愈倔強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仙也



書盧仝詩

盧仝詩云何時得去禁酒國吾今滿嶺南萬戶酒家有一婢昔嘗爲酒肆頗能伺候冷煖自今當不乏酒可以日飲無何其去禁酒國矣

對韓柳詩

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柳子厚詩云海上羣山若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公當時不相計會好做成一對東坡爲之對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此可編入詩話也

評魯直詩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入用亦不無補于世也

題子明詩後

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蕉葉乃稍醉與之同遊者削之嶽頤山觀佚老道士歌謳而飲方

是時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
不見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聲於蜀非復昔
日之子明也姪安節自蜀來云子明飲酒不過
三蕉葉吾少年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
矣然舊學消亡夙心掃地枵然為世之廢物矣
乃知六者有得必有喪未有兩獲者也

書遵師詩

遊湯泉覽留題百餘篇獨愛遵師一偈云禪庭
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
盡我方清冷混常流戲作一絕答云石龍有口
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
泉何處覓寒溫

董傳論詩

故人董傳善論詩予嘗云杜子美不免有凡語
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
耶傳笑曰此句殆為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



能識此所以為獨苦豈獨詩哉

參寥論詩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
簾看奕棋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爾僕言公禪
人亦復愛此綺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
江瑤柱豈免一朵頤哉

題李伯祥詩

眉山矮道士李伯祥好為詩詩格亦不甚高往
往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皆
可愛也余幼時嘗見余嘆曰此郎君貴人也不
知其何以知之

題憇寂圖詩

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為柳仲
遠作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憇寂
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脚葉裏松
子僧前落之句復求伯時畫此數句為憇寂圖

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蒼石留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題作輞川詩文與可嘗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

記白鶴觀詩

昔遊忠州白鶴觀壁上高絕處有小詩不知何



人題也詩云仙人未必皆仙去還在人間人不知手把白髦從兩鹿相逢聊問姓名誰

評詩人寫物

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花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工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

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

書辨才詩

岩栖木食已皤然交舊何人慰眼前素與畫公心印合每思泰子意珠圓當年步月來幽谷柱杖穿雲冒夕煙台閣山林本無異故應文字未離禪辨才作此詩時年八十一矣平生不學作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而參寥與吾輩詩乃如



巧人織繡耳

書參寥詩

僕在黄州參寥自吳中來訪館之東坡一日夢見參寥所作詩覺而記其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僕出守錢塘而參寥始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僕與客泛湖自孤山來謁參寥汲泉鑽火烹黄蘗茶忽悟所夢詩兆於七

年之前衆客皆驚歎知傳記所載非虛語也

記謝中舍詩

寇元弼言去歲徐州倅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甚作詩忽詠落梅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臣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云



題張子野詩集

張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技耳華州西溪云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草聲與余和詩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若此之類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昔周昉畫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皆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歟

記寶山題詩

予昔在錢塘一日晝寢於寶山僧舍起題其壁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全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數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予誚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世了多譁蒸僭者也吾嘗作李太白真贊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汚吾足乃敢瞋吾今後書此者欲使後之小人少知自揆也



書曇秀詩

予在廣陵與晁無咎曇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客去予醉臥舟中曇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氣藏慚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予和云閒裏清遊借隙光醉時眞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予昔對歐陽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云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

句與可拾得耳

書邁詩

兒子邁幼時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脫半腮迎日鬬先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無他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有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亦可喜也

跋黔安居士漁父詞





魯直作此詞清新婉麗問其得意處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眞得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大瀾浪乎

自記廬山詩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日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錢遊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旣而哂前言之謬復作兩絕句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懷淸賞神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眞箇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開元寺主求詩爲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唯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





日以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二詩最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横看成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山之詩盡於此矣

記黃州對月詩

僕在黃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

年余謫居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爲古人哀哉

題逸少帖

逸少爲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嘗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遊岷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況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疎矣

題二王書

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筆禿千管墨磨萬鋌不作張芝作索靖

題子敬書

子敬雖無過人事業然謝安欲使書宮殿榜竟不敢發口其氣節高逸有足嘉者此書一卷尤可愛



書張少公判狀

張旭爲常熟尉有父老訴事爲判其狀欣然持去不數日復有所訴亦爲判之他日復來張甚怒以爲好訟叩頭曰非敢訟也誠見少公筆勢殊妙欲家藏之爾張驚問其詳則其父蓋天下工書者也張由此盡得筆法之妙古人得筆法有所自張以劍器容有是理雷太簡乃云聳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鬬而草書長此殆謬矣

書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草書必俟醉或以爲奇醒即天眞不全此乃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嘗寄於酒乎僕亦未免此事

跋王荊公書

荊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無法故僕書盡

意作之似蔡君謨稍得意似楊風子更放似言
法華

書所作字後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可知其長大必能名世僕以爲不然知書不在於筆牢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爲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獨以其小兒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筆不然則是天下



有力者莫不能書也治平甲辰十月二十七日自岐下罷過謁石才翁君强使書此數幅僕豈曉書者而君最關中之名書者幸勿出之令人笑也軾書

書王石草書

王正甫石才翁對韓公草書公言二子一似向馬行頭吹笛座客皆不曉公爲解之若非妙手不敢向馬行頭吹也熙寧元年十二月晦書

跋文與可草書

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真行劉貢父謂之鸚哥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來何如僕對可爲秦吉了矣與可聞之大笑是日坐人爭索與可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劉意謂鸚鵡之於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

評草書

書初無意於嘉乃嘉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



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忽忽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忽忽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怪者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論書

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成書也

跋歐陽文忠公書

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

靑潤無窮後人觀之如見其淸㢘豈頻進趨瞬如也

贊文與可梅竹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又

風梢雨籜上傲冰雹霜根雪節下貫金鐵雖爲此君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跋文與可飛白

始見與可詩文及行草篆隸以爲止此矣既歿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飜飜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嫋嫋乎其如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此而予乃今知之

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

跋所書清虛堂記

世多藏予書者而子由獨無有以求之者衆而子由亦以余書爲可以必取故每以與人不惜昔人求書法至拊心嘔血而不獲求安心法裸雪沒腰僅乃得之今子由既輕以余書予人可也又以其微妙之法言不待憤悱而發豈不過哉然王君之爲人蓋可與言此者他人當以余言爲戒

跋文與可論草書後

余學草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鬬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各有所悟然後至於此耳

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則見蛟蛇糾結數年或晝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

見亦可悲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子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噱此語恨不令與可群之令其捧腹絶倒也

跋草書後

僕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也

記與君謨論書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韻於靜中自是一樂事然常患少暇豈於其所樂常不足耶自蘇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絶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往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君謨頗諾以謂能取譬今思此語已四十餘年竟如何哉

跋秦少游書

少游近日草書便有東晉風味作詩增奇麗乃知此人不可使閒遂兼百技矣技進而道不進則不可少游乃技道兩進也

跋魯直爲王晉卿小書爾雅

魯直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真實相出游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

跋王晉卿所藏蓮華經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今君所藏抑又可珍卷之盈握沙界已周讀未終篇目力可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棘刺之端可以刻沐猴嗟嘆之餘聊題其末

題所書歸去來詞後

毛國鎮從予求書且曰當於林下展玩故書陶潛歸去來詞以遺之然國鎮豈林下人也哉譬如今之紈扇多畫寒林雪竹當世所難得者正

使在廟堂之上尤可觀也矣

書張長史書法

世人見古德有見桃花悟者便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喫喫此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此書之法欲學長史書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跋所贈曇秀詩

曇秀來惠州見東坡將去坡曰山中人見公還必求土物何以與之秀曰鵞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着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法言華書裏頭有災福

題所書寶月塔銘

予撰寶月塔銘使澄心堂紙鼠鬚筆李廷珪墨皆一代之選也舟師不遠萬里來求予銘予亦不孤其意

跋山谷草書

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書如何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他日黔安當捧腹軒渠也

題自作字

東坡平時作字骨撐肉肉没骨未嘗作此瘦妙也宋景文公自名其書鐵綫若東坡此帖信可謂云爾已矣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游三州嵓回舟中書

論沈遼米芾書

自君謨死後筆法衰絕沈遼少時本學其家傳師者晚乃諱之自云學子敬病其似傳師也故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尋常人近日米芾行書王筆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然亦必有傳於世也

跋歐陽文忠公書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況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



耳觀與仲義書論可去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為進者之戒

書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宗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群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嘆曰彼觀其書以為魁梧奇偉人也書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為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險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末年偏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



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

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眞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我畧評之而此其



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題鳳翔東院王畫壁

嘉祐癸卯上元夜來觀王維摩詰筆時夜已闌殘燈耿然畫僧踽踽欲動恍然久之

書摩詰藍田煙雨圖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谿白石出玉川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詰之詩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

跋文與可墨竹

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練良紙輒憤筆揮灑不能自已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研即逡巡避去人就求索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可曰吾乃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一發於墨竹是病也今吾



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之與可之病亦未得為已也獨不容有不發乎余將伺其發而掩取之彼方以為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熙寧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書通叔篆

題趙岏屏風與可竹

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京師不及歲請郡還鄉而詩與竹皆西矣一日不見使人思之其面目嚴冷可使靜險躁厚鄙薄今相去數千里

其詩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
予所以見竹而嘆也

跋蒲傳正燕公山水

畫以人物爲神花竹禽魚爲妙宮室器用爲巧
山水爲勝而山水以清雄奇富變態無窮爲難
燕公之筆渾然天成粲然日新已離畫工之度
數而得詩人之清麗也

跋文勛扇畫



舊說吳道子畫西方變相觀者如堵道子作佛
圓光風落電轉一揮而成嘗疑其不然今觀安
國作方界界不抒思乃知傳者之不謬

跋趙雲子畫

趙雲子畫筆界到而意已具工者不能然託于
椎陋以戲侮來者此柳下惠之不恭東方朔之
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雲子蓋度世者蜀人謂
狂雲猶曰風云耳

書畫壁易石

靈壁出石然多一面劉氏園中砌臺下有一株
獨巉然反覆可觀作麋鹿宛頸狀東坡居士欲
得之乃畫臨華閣壁作醜石風竹主人喜乃以
遺予居士載歸陽羨元豐八年四月六日

跋畫苑

君厚畫苑處不充篋笥出不汗牛馬明窗淨几
有坐卧之安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而人物禽



魚之變態山川草木之奇夸粲然陳前亦好事
者之一適也元祐二年二月八日平叔借觀子
瞻書

跋宋漢傑畫

僕曩與宋復古遊見其畫瀟湘晚景爲作三詩
其略云徑遙趨後崦水會赴前溪復古云予亦
善畫也耶今其猶子漢傑亦復有此學假之數
年當不減復古元祐三年四月五日書

又跋漢傑畫山

唐人王摩詰李思訓之流畫山川峯麓自成變態雖蕭然有出塵之姿然頗以雲物間之作浮雲杳靄與孤鴻落照滅沒於江天之外舉世宗之而唐人之典刑盡矣近歲惟范寬稍存古法然微有俗氣漢傑此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若為之不已當作着色山也

又

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漢傑真士人畫也

書墨

余蓄墨數百挺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黑者其間不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黑自是人不會事也

書呂行甫墨顛

呂希彥行甫相門子行義有過人者不幸短命死矣平生藏墨士大夫戲之為墨顛功甫亦與之善出其所遺墨作此數字

書李公擇墨蔽

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室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云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可凄然云

書石昌言愛墨

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當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可以為好事者之戒

書沈存中石墨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甕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亦石墨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

鄜延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煙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耶

書懷民所遺墨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爲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精乃爲佳也懷民遺僕二枚其陽云淸煙煤法墨其陰云道卿旣黑而光殆如前所云者皆以報之




書求墨

阮生云未知一生當着幾緉屐吾有佳墨七十九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

書雪堂義墨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淺深若果佳當擣合爲一品亦當爲佳墨予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謂之雪堂義樽今又當爲雪堂義墨耶

記奪魯直墨

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常攜古錦囊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探之得承晏墨半挺魯直甚惜之曰群兒賤家雞皆野鶩遂奪之此墨是也元祐四年三月四日

書茶墨相反




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爲貴墨以古爲佳又相反矣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吕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此又可以發來者之一笑也

記溫公論茶墨

司馬溫公嘗曰茶與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

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黔晳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爲是

書鄭君乘絹紙

僕謫居黃州鄭元輿君乘亦官于黃一日以此紙一軸求僕書云有故人孟陽酷好君書屬予多爲求之仍出孟君書數紙其人亦善用筆落筆灑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勤甚殆不可不許後數日適會中秋僕與客飲江亭醉甚乃作此數紙時元豐四年也明日視之乃絹也然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云

書布頭牋

川牋取布機餘經不受緯者治作之故名布頭牋此紙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終不佳



書海苔紙

昔人以海苔爲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爲紙亦古所無有也付子過

書諸葛筆

宣州諸葛氏筆擅天下久矣縱其間不甚佳者終有家法如北苑茶內庫酒教坊樂雖敝精疲神欲强學之而草野氣終不可脫

記南兎毫

余在北方食麞兎極美及來兩浙江淮此物稀少宜其益珍每得食率少味及微腥有魚蝦氣聚其皮數十以易筆于都下皆云此南兎不經霜雪毫漫不可用乃知此物本不產陂澤間也

記都下熟毫

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軟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毫太熟使然也鬻筆者旣利於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惟諸葛氏獨

守舊法此亦可喜也

記古人繫筆

繫筆當用生毫筆成飯甑中蒸之熟一斗飯乃取出懸水甕上數月乃可用此古法也

記歐公論把筆

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



筆正柳誠懸之語良是

書諸葛散卓筆

散卓筆惟諸葛能之他人學者皆得其形似而無其法反不如常筆如人學杜甫詩得其麄俗而已

書杜君懿藏諸葛筆

杜叔元君懿善書學李建中法為宣州通判善待諸葛氏如遇士人以故為盡力常得其善筆

余應舉時君懿以二筆遺余終試筆不敗其後二十五年余來黃州君懿死久矣而見其子沂猶蓄其父在宣州所得筆也良健可用君懿膠筆法每一百枝用水銀粉一錢上皆以沸湯調研如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蠹且潤軟不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

書吳說筆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工人不能用若便於工書



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履豨豈獨筆哉君謨所謂藝益工而人益困非虛語也吳政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

試吳說筆

前史謂徐浩書鋒藏畫中力出字外杜子美云書貴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工虛鋒漲墨則人人皆作肥皮饅頭矣用吳說筆作此數字頗適人意

書鳳咮研

建州北苑鳳凰山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石聲如銅鐵作硯至美如有膚筠然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益墨熙寧五年國子博士王頤始知以爲硯而求名於余余名之曰鳳咮且又戲銘其底云坐令龍尾羞牛後歙人甚病此言余嘗使人求硯于歙歙人云何不只使鳳咮石卒不得善硯乃知名者物之累爭娟之所從出也或曰石不知惡爭娟也余曰旣不知惡爭娟則亦不知好美名矣

書硯

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眞書患不放草書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一大笑也

書硯贈段璵

硯之美止於滑而發墨其他皆餘事也然此兩者常相害滑者輒褪墨余作孔毅夫硯銘云澀不留筆滑不拒墨毅夫甚以爲名言

書許敬宗硯

都官郎中杜叔元君懿有古鳳字硯工與石皆出妙美相傳是許敬宗研初不甚信其後杭人有網得一銅匣於浙江中者有鑄成許敬宗字與硯適相宜有容兩足處無毫髮差乃知眞敬宗物也君懿嘗語余吾家無一物死當以此硯作潤筆求君志吾墓也君懿死其子沂歸硯請志而余不作墓志久矣辭之沂乃以硯求之於余友人孫莘老莘老笑曰敬宗在正堪斫以飼狗耳何以見硯爲余哀此硯之不幸一爲敬宗所辱四百餘年矣而垢穢不磨方敬宗爲奸時硯豈知之也哉以爲非其罪故乞之於孫莘老爲一洗之匣今在唐氏唐氏甚惜之求之不可

得硯之美旣不在匣而上有敬宗姓名蓋不必
舊也

家藏雷琴

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紋其上池銘云開元
十年造雅州靈關村其下池銘云雷家記八日
合不曉其八日合爲何等語也其嶽不容指而
絃不收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
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聲出於兩池間其
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出而隘裵回不去乃有
餘韻此最不傳之妙

張子野戲琴妓

尚書郎張先子野杭州人善戲謔有風味見杭
妓有彈琴者忽撫掌曰異哉此箏不見許時乃
爾黑瘦耶

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阮千里善彈琴人眷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





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何人所在內兄
潘岳每命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歎其恬
澹不可榮辱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
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戴安不爲王門伶人
余以謂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達

書李岩老棊

南嶽李岩老好睡衆人飽食下棊岩老輒就枕
數局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李
岩老常用四脚棊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
敵手今被陳摶爭先着時似有輸贏着了並無
一物歐陽公夢中作詩云夜凉吹笛千山月路
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
思家殆是謂也

劉伯倫非達

劉伯倫常以鍤自隨曰死便埋我蘇子曰伯倫
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

已矣何必更埋

淵明無絃琴

舊説淵明不知音蓄無絃琴以寄意曰但得絃中趣何勞絃上聲此妄也淵明自云和以七絃豈得不知音當是有琴而絃弊壞不復更張但撫弄以寄意如此爲得其眞耳自祭文出妙語於纊息之餘豈死生之流乎但恨其猶以生爲寓以死爲眞嗟夫先生豈眞死獨非寓乎



書孟德傳後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聳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己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觝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説



書東皐子傳後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予無病

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皋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皋子矣然東皋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



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皋子與仲長子光遊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志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為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尼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

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為醫以牛為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為卻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贇使以



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

書子由超然臺賦後

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於此文則精確高妙殆兩得之尤為可貴也

跋子由棲賢堂記後

子由作棲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

森草木膠葛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自評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書松醪賦後

予在資善堂與吳傳正爲世外之遊及將赴中山傳正贈予張遇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別紹聖元年閏四月十五日予赴英州過韋城而傳正之甥歐陽思仲在焉相與談傳正高風嘆息久之始予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求予親書其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賦不減前作獨恨傳正未見乃取李氏澄心堂紙杭州程奕鼠須筆傳正所贈易水供堂墨錄本以授思仲使面授傳正且祝深藏之傳正平生學道既有得矣予亦竊聞其一二今將適嶺表恨不及一別故以此賦爲贈而致思於卒章可以超然想望而常相從也

書淵明歸去來序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缾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缾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缾中見粟也耶馬后宮人見大練反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饑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爲好事者一笑

論六祖壇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尚少一喻試以喻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

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則是見性不緣眼有無無來無去無起無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爲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横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法身此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 跋

唐宋名集之最著者無如八大家八大家之尤著者無如蘇長公凡文集詩集全集選集不啻千百倍本而寓黄寓惠寓儋志林小品及子禪喜之類又不啻千百倍本似可以無刻此其小碎尚多脱遺余己未春閉關昆湖之曲凡遇本集所不載者輒書卷尾得若干則既簡題跋又得若干則聊存痴嗜見者勿誚爲遼東白豕云湖南

毛晉識

米元章

章次

奇絕陛下

上天梯

俊人

擲筆大言

刷字

請硯



書畫兩學博士

捕蝗

河壖石

拜石

潑淡使著

弄石

墨池寶藏

畫艇行間

張帆遁去

洗靴洗藻火

蜥精

露帽

吾從衆

大呼

長柄銀斗

唾點磨墨



眠石

放筆兩拜

河豚脣木

黃賓師遺小龍團

段拂

瀑布

遷坐

相石

甘露哥哥

親穴

墨王

提筆

與子瞻易書

臨搨

挺書去人丈餘

分類帖



追想筆法

畫松

知公不盡

天留米老庵

淨名齋

登金山

天開海岳

鹿門居士

長壽庵

竹簡

孔子爲佛

甘露寺石眞

命居爲寶晉齋

自寫眞

自畫宅圖

米家書畫船



卜居

中秋登海岱樓

稻孫樓

借亦不出

書法

自薦

敘畫史

敘書史

硯山圖
閱書帖
辯帖
跋褚臨蘭亭
跋歐率更史事帖
軟裹
跋白書雲山圖
顧愷之維摩



評書
李成
褚帖
士夫好畫
晋馬渡采石磯
蘇子瞻墨竹
老子
董源

勸戒
天下偉觀
遮壁汚壁
收畫
鑒閱
橫掛三尺幅
書畫以時卷舒
好事



無名人畫
眞絹
絹
印不可僞作
用印
畫帶
軸
又軸

不須背裱

紙畫不可絹背

自評小字

隸典

壺嶺

榜字

字格

思澀



入妙

率意寫碑

石刻不可學

隨好深淺

時易

蔡君謨筆法

碎支佛

十紙說

硯品

樣品

端州巖石

舉拂

衆生爲寺伽藍

# 米元章

## 奇絕陛下

明東吳毛晉子晉輯

元章初見徽宗於瑤林殿上命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召元章書之上出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果元章乃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飛動如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



上大喜盡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尋除書學博士

## 上天梯

米元章仕宦久不偶晚節大臣薦對嘗有詩曰笏引上天梯鞘鳴奮地雷誰云天尺五親見玉皇來或問其意答曰初叩軒陛闒門臣僚以笏引之升殿此上天梯也

## 俊人

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執札子上顧視令留椅子下米乃顧集殿云皇帝叫內侍要唾壺閤門彈奏上云俊人不可以禮法拘

## 擲筆大言

徽宗命元章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擲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古徽宗潛立於屏風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歎賞

## 刷字



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元章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曰卿書何如曰臣書刷字

## 請硯

徽宗取弁山奇石置之艮山名曰艮岳時米芾爲書學博士召令書一大屏上指御前一端州石硯使就用之書成芾捧硯請曰此硯曾經賜

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舞蹈以謝抱負趨出餘墨霑漬袍袖喜動顏色上復笑曰顛名不虛得

書畫兩學博士

崇寧三年甲子六月制詔今四方承平百揆時序小大之政畢舉增光繼志曠古絕無獨書畫之學未有高世絕人之風殆勸勵之不至也其議投試簡拔之法著爲律令建官養徒庶幾異



時彬彬者有紀焉是時元章名能書適官太常獨膺簡在遂除書畫兩學博士奉詔作黃庭小楷旋加褒美繼進所藏法書名畫皆不下一品優詔答之賜白金緡錢甚腆

捕蝗

米元章令雍丘蝗大起鄰縣尉司禁瘞後仍滋蔓責保正併力捕除或言盡緣雍丘驅逐過此尉移文俵保正語牒行雍丘請勿以鄰國爲壑

時元章方與客飲視牒大笑題紙尾答云蝗蟲原是飛空物天遣來爲百姓災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却請打回來傳者莫不大噱

河壖石

米元章爲臨江太守守濡須日開有怪石在河壖莫知其所自來人以爲異而不敢取公命移至州治爲燕游之玩石至遂命設席拜於庭下曰吾欲見石兄二十年矣言者以爲罪坐是罷



去

拜石

元章知無爲軍見州廨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言事者傳以爲笑或語芾曰誠有否芾徐曰吾何嘗拜乃揖之耳

澄淡使者

芾崇寧初爲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直達綱運置司眞州大漕張勵深道見其漫然玩世不能

俯仰順時深不樂之每加形跡芾不能堪會蔡元長拜相芾知已也走利僕恩於元長乞於銜位中削去制置發運司五字仍降旨請給序位人從並同監司元長悉從之遣僕持牧命來芾既得之閉戶自書新刺淩晨拜命畢呼殿徑入抵張公之廳事張驚愕莫測及展刺即均敵之禮始知所以既退憤然語坐客云米元章一生澄淡今日乃使著矣



弄石

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入玩則終日不出楊次公爲察使因往廉焉正色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峰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

盡天劃神鏤之妙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墨池寶藏

元章出守無爲州刻墨池二字及寶藏二字徑二尺許皆有神勢至今在無爲州州有太守泉舊景福寺地元章咏詩云甘泉如惠山者是也



畫艇行間

米芾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羈士夫共目之曰米顛蔡魯公深喜之嘗爲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去一日以書抵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魯公笑焉蔡條得是卷而藏之

張帆遁去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刹也唐沈傳

師有道林詩大字猶掌書牌榜其寺中常以一
小閣貯之米元章為微官時游宦過其下艤舟
湘江就寺主僧借觀一夕張帆攜之遁去

洗靴洗藻火

朝靴偶為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
可穿在太常博士時奉祀太廟乃洗去祭服藻
火坐是被黜

蚧精

元章知無為軍每雨暘致禱設宴席於城隍祠
東向坐神像側舉酒獻酬往往獲應得新茶果
輒以饋神令典客聲諾傳言以致之間有得緡
錢於香案側若神勞之者嘗晨興呼譙門鼓吏
曰夜來三更不聞鼓聲吏言有巨白蛇纏繞其
鼓故不敢近米頷之叱吏去不復問故郡人疑
其蚧精至今傳之又繫墨池嘗治事池上鼃聲
聒人因取瓦書押字投之池由是鼃不鳴



露帽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
欲置從者之手恐為所涴既坐轎為頂蓋所礙
遂撤去露帽而坐

吾從衆

子瞻在維揚設客十餘人皆天下士米元章亦
在坐酒半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米為顛願
質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大呼

芾在眞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
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
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
欲墮攸遂與之

長柄銀斗

元章盥手以銀為斗置長柄俾奴僕執以瀉水
於手呼為水斗已而兩手相拍至乾不用巾拭

唾點磨墨

周仁熟與芾交契一日芾言得一硯非世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而識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眞贋各半特善誇耳芾起取於笥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做觀狀芾喜出硯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芾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研汚矣不可用爲公贈緩歸之竟不納又元章嘗以端硯呈子瞻子瞻故唾之因以爲遺



眠石

僧孜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其麓受水可磨米後得之抱之眠三日屬子瞻爲之銘

放筆兩拜

元章爲人親舊書有密於隐隙窺其寫至芾再拜即放筆於案整襟端下兩拜

河豚贋本

楊次翁守丹陽元章過郡留數日而去元章好摹易他人書畫次翁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爲君作河豚其實他魚元章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無疑此贋本耳其行送之以詩有淮海聲名二十秋之句林子中見之謂次翁曰公無乃過獻次翁笑曰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顛子耶

黃實師遺小龍團



黃實師自言爲發運使時大暑泊淸淮樓見米衣積鼻自滌硯於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團二餅亟遣人遺之趣其滌硯未畢也

段拂

芾嘗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眞吾壻也以女妻之

瀑布

元章嘗大字書曰君有瀑布詩古今賽不得最

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其後自題云蘇子瞻曰
此是白樂天奴子詩見者絕倒

遷坐

宗室華原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大會賓客獨設
一榻待元章使數卒鮮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
環於他客杯盤狼藉久之亦自遷坐於衆賓之
間

相石





米南宮相石法曰瘦曰秀曰皺曰透

甘露哥哥

漫士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問露兄
故實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親穴

米好奇怪嘗平世葬其親潤州山間不封不樹
嘗自詫於人言莫有知其穴者

墨王

元章藏晉唐真蹟稱曰墨王無日不展於几上
手不釋筆臨學之夜則以小篋貯枕傍

提筆

陳寺丞伯脩子也嘗於他所效元章筆蹟書杜
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脩命出拜元
章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
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
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扆贊表筆





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
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無他每作字時不可一
字不提筆久當自熟矣

與子瞻易書

元祐末元章知雍丘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
具飯餉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
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傍子瞻見之大笑就坐
每酒一行即伸紙共作字以二小史磨墨幾不

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
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

臨搨

米元章書畫奇絕從人借古書自臨搨臨竟併
以臨書真書還其家令自擇其一而其家不能
辨也以此得人古書畫甚多東坡屢有詩譏之
云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饞水又云錦
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擬聖智又云巧偷豪





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山谷和云百家傳
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鈎輒
折趾皆言元章好奪取人書畫也

捉書去人丈餘

子瞻嘗疑元章用筆妙一時而所藏書真僞相
半元祐四年六月與張牧平同過元章致平謂
吾公嘗見親發鎖兩手捉書去人丈餘近輒掣
去者乎元章笑遂出二王長史懷素輩十餘帖

而後知平日所出皆苟以適衆目而已

分類帖

元章帖十二冊各以其類爲冊如手簡家書詩
文各分類冊是韓侂胄家故物中間韓魏公家
閱池詩各有閱古珍玩大印其後歸史衛王府
凡如此者五十六冊一一精好米帖家書內有
與友仁者有與寅哥者所謂虎兒是也花押乃
兩樣





追想筆法

闕蔚宗有褚河南所撫虞永興枕臥帖落筆精
微僅如絲髮既存骨氣復有精神元章見而愛
之崇寧閒遇其子長源於京口時蔚宗已下世
元章從長源求此帖長源靳之曰惟得公陛撰
徵師子乃可從之長源復靳曰此畫不足以當
此帖更得公案上盈尺硃砂乃可又從之長源
又靳之曰細思二物皆有愧於虞帖非得公頭

不可元章乃移書曰頃在揚州蔚宗待我甚厚示以此帖追想筆法寫一通去較其所藏妙若刻楮不復能辨

畫松

李驥元俊家藏元章二畫其一紙上橫松梢淡墨畫成鍼芒千萬攢錯如鐵今古畫松未見此製其一乃梅松蘭菊相因於一紙上交柯互葉而不相亂題其後云與大觀學士步月湖上各分韻賦詩芾獨賦無聲之詩蓋與李大觀諸人夜游穎昌西湖之上也

知公不盡

子瞻自海外歸與元章書云嶺外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淩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及得寶月庵賦琅然一誦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元章答云更有知不盡處



脩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游其時相見乃知也

天畱米老庵

米元章居鎮江常在甘露寺榜其所曰米老庵一日甘露大火惟李衛公塔及米老庵獨存元章作詩云神護衛公塔天畱米老庵

淨名齋

元章喜登覽山川擇其勝處立宇製名來者莫能廢作淨名齋於北固山下自爲之記

登金山

元章登金山賦云浮玉掩露石篺落潮

天開海岳

元章甘露寺詩石刻在多景樓中天開海岳四字在海岳庵庵亦元章建在山之西麓後燬乃移建於城東利涉門內

鹿門居士

元豐間米老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云火正後
人芾印

長壽庵

元章書長壽庵三字後題兩何人是西方無量
佛壽如南極老人星不知古人詩何或元章自
作也

竹簡

竹簡之法絕而不傳元章得古簡以竹丰行漆



如法更制

孔子爲佛

元章寫高麗經以孔子爲佛顏淵爲菩薩

甘露寺石眞

元章以所珍硯山易蘇學士家甘露寺地結庵
其中自號海岳日吟哦其間爲京口佳絕之觀
遂衍三山賦詠略遍如甘露悼古詩臨金山賦
焦山明應祠銘其猶彰著者也仍寫其眞刻石
甘露其子友仁爲贊

命居爲寶晉齋

予自首收晉帖止得謝安一帖開元建中御府
物右軍二帖正觀御府印子敬一帖有褚遂良
題印又有丞相王鐸家印記及有顧愷之戴逵
畫淨名天女觀音因命所居爲寶晉齋朱長文
收錦織成諸佛闊四尺長五六尺上有織成牌
子題晉永和年造與予家一古書僕織成山水



神僊錦一同雲鳳山禽猨鹿如畫也

自寫眞

元章自寫眞世有三本一本服古衣冠曾入紹
興內府有其子友仁審定贊跋云先子嘗手寫
晉唐間忠臣義士像數十本張於齋壁一時好
古博雅移摸流傳甚多至今尚有藏之者此卷
自寫眞也一本蘇養直題云米禮部人物瀟散
有舉扇西風之興一本唐嬰據案執論十七帖

者上有篆書淮陽外史米元章像八字及元章自書棐几延毛子明牕館墨卿功名皆一戲未覺負平生

自畫宅圖

元章有自畫宅圖又有小楷三帖又十帖珊瑚等帖

米家書畫船

黃山谷贈米元章云芾以能詩知名喜蓄書畫有米氏書畫史行世崇寧間爲江淮發運揭牌於行舸之上曰米家書畫船萬里風帆水著天麝煤鼠尾過年年滄江盡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

卜居

元章多游江湖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處其初未不能畫後以目所見日漸摹倣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紙



中秋登海岱樓

元章作海岱樓望月絕句云目窮淮海兩如銀萬道虹光育蚌珍天上若無脩月戶桂枝撐破向東輪一詩凡書三過

稻孫樓

元章秋日登無爲州城樓宴集見川禾青青可愛問之老農云稻孫也稻已穫得雨復抽餘穗元章喜而名其樓



偕亦不出

元章居蘇與葛藻近居每見公臨帖即收去逐裝黏二十餘帖出示元章不覺大笑後葛與江都陳叟友善贈之陳以爲眞元章偕亦不肯出

書法

翟伯壽問書法當何如元章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

自薦

元章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惜浮議荐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且死不得潤色帝業黼黻皇度臣其實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為何如芾皇恐

敘畫史

杜甫詩謂薛少保惜哉功名迕但見書畫傳甫

元章　　綠君亭　廿一

老儒豈不知固有時命殆是平生寂寥所慕嗟乎少保之筆精墨妙石泐則重刻絹破則重補又假以行者何可數也然則才子鑒士寶鈿瑞錦繅襲數十以為珍玩視五王煒燁皆糠粃埃壒哉九原可作漫呼杜老曰杜二酹汝一杯酒媿汝在不能從我游也故敘所睹見作畫史

敘書史

金匱石室汗簡殺青悉是傳錄河間古簡為法

書祖張彥遠志在多聞上列沮蒼按史發論世咸不傳徒欺後人有識所鄙至於後愚妄作組織神鬼止可發笑予但以平生目歷區別無疑集曰書史所以指南識者不點俗目

硯山圖

吾齋硯山被道祖易去仲美舊有詩云硯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峰潤色裛書几隱約煙朦朧巉嵓自有古獨立高崧龍安知無雲夜造化與天

元章　　綠君亭　廿二

通立壁照春野當有千丈松崎嶇浮波瀾偃仰蟠蛟龍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塵夢忽不到觸目萬慮空公家富奇石不許常人同研山出層碧岈嵥質天工淋漓山上泉滴瀝助毫端揮成驚世文立意皆詭原江南秋色起風遠洞庭寬往往入佳趣揮灑出妙言煩公珍此石莫與衆物有何必當少隱可藏為地僊近予亦有作云硯山不復見哦詩徒歎息惟有玉蟾蜍向予

頻淚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見每同交友往觀亦不出覩紹彭公真忍人也予今筆想成圖彷彿在目從此吾齋秀氣當不復泯矣

閱書帖

芾皇恐芾既幸稍出門得意無外却尚恐與目因見所知而有隱情不告者將遂得罪左右故有布露仰浼台聽蓋平生嗜書畫老親見聽直有不足至親授以首飾使購之常曰吾姬汝夢雙角人手攜一軸物自空下故芾每得一書初任客觀亦置於飯几亦升車手執之既窮其趣則以良日以紙鋪如書淨几上復用紙覆自紙間以皂莢灰水浸良久按覆紙洗之上紙糊即團以拂書塵垢一去然後覆書除背紙去手澤有不可除者則又加團洗潔白而後止觀用乳香作糊於白幅紙中心取剪四邊多近手有垢者而加背焉背訖即覆以紙加糊置一室中或

元章

綠君亭 廿三

綾錦皆洗軸妥訖亦洗加跋紙取跋紙如背紙工畢入一奩中非明牕淨几與見知客未嘗發每一發之文犀瑩玫紫墨錦綺粲然溢目即以米姓秘玩書印文其所謂書者皆非前所閱可比也亦非今好事者所多有也今每示人者印以米姓清玩之印文以待慕不可告以情之客秘玩者實懼客以手指點衣袖摩拂之偶一及之必洗書如初紙素不可數洗必欲戲一觸之是毀書也樞密康功志東欲觀而以情告見許遂敢出閱書之法洗二案相比芾以紙縲鋪訖濯手親取書於奩中鋪展以示客客拱而憑几案坐從容細閱芾趨走於前客云展芾展客云卷芾卷客據案甚尊芾執事趨走甚卑舍佚執卑者止求不以手或衣振拂之耳老母訓之不能改朋友誨之不能悛了翁誅之不能從惟蘇遐舉日君與日當以此忤要官芾念要官可忤

元章

綠君亭 廿四

不可改心行年五十老倦則輸之御府必不在乙品公亦能屈意而一覩乎或於公齋或過敝齋得進退如禮雖同予弟拜覩可也倘公不欲屑屑徇一蒙鄙固陋之人則亦非敢曲煩台覩而異日亦不敢受不告之罪芾皇恐載拜

辯帖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眞僞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精辨猶定為法帖此十卷是也其間一手偽帖太半甚者以千字文為漢章帝張旭為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為逸少如其間以子敬及眞智永為逸少者猶不失為名帖予嘗於檢校太師李瑋第覩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輩法若篆籀體若飛動著皆委而弗録獨取郗愔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歎又劉孝孫處見柳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其為逸少也公權唐名家尚如此顧何議著今長安李氏所收逸少帖貞觀所收第一帖著名已非逸少眞蹟餘可知矣獨未知徐嶠所訪者何如耳予抱疾端憂殘日文藝思而得之粗分眞偽因跋遂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有擊節賞我者全無富貴願獨好古人筆札每滌一硯展一軸不知疾雷之在傍而味可忘嘗思陶弘景願為主書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死為蠹書魚入金題玉躞間游而不害元祐三年倦游閣襄陽漫士米元章書

跋褚臨蘭亭

褚遂良字登善臨晉王右軍蘭亭宴集序本朝丞相王文惠公故物予未歲見於晶美叔齋之偕於公孫辛巳歲購於公孫蘇黃絹幅至欣字合縫川證摹刻僧字果徐僧權合縫書也雖臨

王書全是褚法其狀若巖巖奇峰之峻英英穠秀之華翩翩自得如飛舉之仙爽爽孤騫類逸羣之鶴蕙谷振和風之麗霧露擢秋蓀之鮮蕭蕭慶雲之映霄矯矯龍章之動彩九奏萬舞鵷鷺充庭鏘玉鳴璫窈窕合度宜其升堂帝所雷貫羣仙也至於永和字全其雅韻如觴字備著其真標張字無其於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若夫臨倣莫稱於時魏實別不開於歐虞信百代之秀規一時之清鑒也



跋歐率更史事帖

唐弘文館學士兼太子率更令渤海縣開國男歐陽詢字信長書度尚帖予元豐官長沙獲於魏泰處亮帖壬戌歲過山陽獲於鍾離景伯各著千古印適合縫文曰清河圖籍之印乃晉一書也究延年之化豈不有神祭孔堂之遺孰云致說元祐庚午冬至齋間外舍裴贊曰渤海光怪字亦險絕真到內史行自爲法若對越俊若跳擲後學莫窺遂趣厖步



軟裹

唐人軟裹蓋禮樂闕則士習賤服以不違俗爲美予初惑之當俟君子書意昔舊言士子國初皆頂鹿皮冠弁遺制也更無頭巾掠子必帶篦所以裹帽則必用篦子約髮客至即言容梳裹乃去皮冠梳髮角加後以入幞頭巾子中篦約髮乃出客去復如是其後方有絲絹作掠子掠起髮頂帽出入不敢使尊者見既歸於門背取下掠子篦約髮訖乃敢入恐尊者令免帽見之爲大不謹也又其後方見用紫羅爲無頂頭巾謂之額子猶不敢習庶人頭巾其後舉人始以紫紗羅爲長頂頭巾垂至背以別庶人黔首今則士人皆戴庶人花頂頭巾稍作幅巾逍遙巾額子則爲不敬衣用裹肚勒帛則爲是近又以

半臂軍服被甲上不帶右謂之背子以爲重禮不知市之士服大帶拖紳乃爲禮不帶左衽皆夷服此必有君子制之矣漢刻從者巾與殿服追同今頭巾若不作花頂兩四帶兩小者在髮兩旁大者垂則此制也禮豈有他君子制之耳予爲漣水爲民去巾下必有鹿皆皮冠此古俗所著良是矣也又唐初畫舉人必鹿皮冠縫掖大袖黃衣短至膝長白裳也蕭穎士御史至臧見

辯才云著黃衣大袖如山東舉子用證未嘗褰曰襴也李白像鹿皮冠大袖黃袍服亦其制

跋自畫雲山圖

紹興乙卯初夏十九日自溧陽來游苕川忽見此卷於李振叔家實予兒戲得意作也世人知予喜畫競欲得之妙有曉予所以爲畫者非具頂門上慧眼者不足以識不可以古今畫家者流畫求之老境於世海中一髮毛事泊然無著

染每靜室僧趺忘懷萬慮與碧虛寥廓同其流蕩焚生事折腰爲米大非得已振叔此卷慎勿以與人也

顧愷之維摩

潤州公庫顧愷之維摩百補是唐杜牧之頂寄潤守者本置在齋龕不攜去精彩照人前後士大夫家所傳無一毫似蓋京西工拙其屏風上山水林木奇古坡岸皴如董源乃知人稱江南

蓋自顧以來皆一樣隋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至今池州謝氏亦作此體予得隋畫金陵圖於畢相孫亦同此體予因題其顧畫幅上云米芾審定是杜牧之本仍以撥發司印印之蓋發勾謀刻石妄指爲人易去也予與穎發書記章倩工摹須切記似凡三筆緻本無一筆似者或可上之御府乞回上換賜世間爲千年之傳如唐文皇廟不曾并一代盛矣

評書

予采隋唐至本朝書法得一十四家僧智永書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冑偏工方術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糧道士神格雖清而體氣疲歐陽詢如新瘥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眞卿如項羽挂甲樊噲



排突硬弩欲張鐵柱將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舉動崛強禮節生疎徐浩如蘊德之人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沈傳師如龍游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如骨法清虛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空健而鋒刃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襄如少年女子體態妖嬈行步緩慢多飾繁花蘇舜欽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靑衫醉

眠芳草狂歌院落張友直如宮女插花嬪嬙對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嬌態

李成

予收李成至李冠卿大夫愛之不已爲天下之冠既購得之昔於眞州邵宣使宋用臣自舒州召還見之太息云慈聖光獻太后於上溫淸小次盡購李成畫貼成屏風以上所好至輙玩之因吳丞相沖卿夫人入朝太皇使引辨眞僞成



之孫女也內以四幅爲眞拆奉上別購補之敕用臣背於內東門正與此類因語茲然嘯吾愛惜予亦甚珍之及得盛文肅家松石片幅如紙幹挺可爲隆棟枝茂凄然生陰作節處不用墨圈下一大點以通身淡筆空過乃如天成對面皴石圓潤突起至坡峰落筆與石脚及水中一石相平下用淡墨作水相準乃是一磧直入水中不若世俗所效在斜落筆下更無地又無水

勢如飛空中使妄評之人以李成無脚蓋未見
眞耳劉涇自以李成眞筆多於是出示之乃良
久曰此必成師也

褙帖

唐人褙右軍帖皆硾熟軟紙如綿乃不損古紙
又入水蕩滌而膠古紙加有性不糜蓋紙是水
化之物如重抄一過也予每得古書輒以好紙
二張一置書上一置書下自傍濾細皂角汁和



水霑然澆之水入紙底於蓋紙上用活手軟軟
按拂垢膩皆隨水出內外如是續以清水澆五
六七遍紙墨不動塵垢皆去復去蓋紙以乾好
紙滲之兩三張背紙已脫乃合於半潤好紙上
揭去背紙加糊背焉不用絹四邊只用紙免摺
背重即損古紙勿倒襯帖背古紙隨隱便破只
用薄紙與帖齊頭相挂見其古損斷尤佳不用
貼補也

士夫好畫

有吳中一士大夫好畫而裝背以舊古爲辨仍
必以名畫記差古人名常得一七元題云梁元
帝畫也又得一伏羲畫封象題云史皇畫也問
所自答云得於其孫了不知軒轅孫史皇孫也
若是史皇孫必於戾園得之其他畫稱是嘗見
余家顧愷之維摩更不論筆法便云若如此近
世畫甚易得頋侍史曰明日教胡常賣尋兩本



後數日果見兩凡俗本即題曰顧愷之維摩陸
探微維摩題顧愷之者無文殊只一身是曾見
瓦棺象者也其一有文殊睡獅子故曰陸探微
曾見甘露陸探微有張口獅子故也此牧章得
象杜荀鶴之流其兄有鑒別曰舍弟極損終與
一日燒了會其先化不然梁元帝又夢秦始皇
也士流當以此爲戒其物不必多以百軸之費
置一軸好畫不爲費以五鐶價置一百軸繆畫

何用黃絹五經赤軸三史猶有俟於抄錄若如是佛畫止可渡江投水府也

畱馬渡采石磯

嘉祐中一貴人使江南攜韓幹畫馬一疋行及回渡采石磯風大作三日不可過又大作於是禱於中元水府廟典祀也是夕夢神告畱馬當相濟翌日詣廟獻之風止乃渡至今典於廟中因知天才神不能化天生是物自然而生自乘



秀氣而成才也天不能資神不能化所以玉樓成必李賀記也

蘇子瞻墨竹

蘇子瞻嘗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予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文同與可自謂與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爲面淡爲背自與可始也作成林竹甚精子瞻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吾自湖南從事過黃州初見公酒酣曰君貼此紙壁上觀音紙也即起作兩枝竹一枯樹一怪石見與後晉卿借去不還

老子

蔡子駿家收老子度關山水林石車從關令尹喜皆奇古老子乃作端正塑像戴翠色建華冠手持碧玉如意此蓋唐爲之祖故不敢畫其眞容漢畫老子於蜀郡石室有聖人氣象想去古



近當是也

董源

董源平淡天眞多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品格高無與比也峰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天眞嵐色鬱蒼枝幹勁挺咸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

勸戒

古人圖畫非無勸戒今人撰明皇幸蜀圖無非

侈麗吳王避暑亚樓平閑徒動人侈心

天下偉觀

予少收畫閱見奇巧皆不錄以爲不應如是及長官於桂見陽朔山始知有筆力不能到者向所不錄翻恨不巧矣因知范至能所謂平地荅王崛起爲天下偉觀第一者真非虛語也

遮壁汚壁

趙昌王友鐔贇輩得之可遮壁無不爲少程旦



崔白侯封馬賁張自方之流皆能汚壁茶坊酒店可與周越仲翼草書同掛不入吾曹議論得無名古筆差排猶足爲尚友

收畫

凡收畫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雪圖巨然或范寬山水圖齊整相對者裴堂遮壁乃於其上旋旋掛名筆絹素大小相當成對者又漸漸掛無對者蓋古畫大小不齊鋪掛不必端正若晉筆須第二重掛唐筆爲襯乃可掛也

鑒閱

鑒閱佛像故事圖以勸戒爲上其次山水有無窮之趣尤以煙雲霧景爲佳其次竹木水石其次花草至於士女翎毛貴游戲閱殊不入清翫家具眼

橫掛三尺幅

予嘗與李伯時分布次第作子敬書練裙圖



成乃歸權要竟不復得予又嘗作支許王謝於山水間行自挂齋室又以山水古今相師少有出塵格因信筆作之多煙雲掩映樹石不取工細意似便已知音求者只作橫掛三尺軸惟寶晉齋中懸雙幅成對長不過三尺標出乃不爲椅所蔽人行過肩汗不著更不作大圖無一筆李成關同俗氣

書畫以時卷舒

文彦博以古畫背作匣意在寶惜然貼絹背著
綳損愈疾今人屏風俗畫一二年即斷裂恰恰
蘇落也匣是收壁畫製書畫以時卷舒近人手
頻自不壞歲久不開者隨軸乾斷裂脆粘補不
成也

好事

好事者家多貲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
聲所謂賞鑒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



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翫如對古人雖聲
色之奉不能奪也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亦
不可看畫卷舒不得其法最為害物

無名人畫

唐畫張志和顏魯公樵青圖在朱長文處無名
人畫甚佳今人以無名為有名不可勝數故諺
云牛即戴嵩馬即韓幹鶴即杜荀象即章得是
也

眞絹

眞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彩色如新惟
佛像多經香煙薰損本色

絹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
以熱湯半熟入粉搥如銀版故作人物精彩入
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麄便云不是唐
非也張僧繇閻令畫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畫



皆麄絹徐熙絹或如布

印不可偽作

畫可摹書可臨而不可摹惟印不可偽作作者
必異王詵刻勾德元圖書記亂印書畫予辨出
元字脚遂伏其偽木印銅印自不同皆可辨

用印

予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眞跡字印
神品字印平生眞賞印米芾秘篋印寶晉書印

米姓翰墨印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秘翫之印玉
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
米芾元章印米芾氏巳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
皆絕品玉印唯著於書帖其他用米姓清翫之
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雖
參用於上品印也自畫古賢惟川玉印

畫帶

綠褊條闊指半絲細如帛者作畫帶不生毛以



刀剌褾中開絲縷閗套挂褾後卷即縛之又不
在畫心省損畫無摺帶隱痕尋常畫中多中損
者縛破故也書多腰損亦然畧畧縛之爲用力
必不損畫

軸

檀香辟濕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
糊氣又辟蠹也若玉軸以古檀爲身檀身重今
却取兩片刳中空合柄軸甚乃輕輕不損畫常

卷必用桐杉佳也軸重損絹軸不宜用金銀既
俗且招盜若恒靈寶不然水晶作軸掛幅必兩
頭墜性重蜀青圓錢雙鸞錦最俗不可背古畫
只背今人裝堂亦俗也

又軸

蘇木爲軸以石灰湯轉色歲久愈佳又性輕角
軸引蟲又開軸多有濕臭氣檀犀同匣共發古
香紙素既古自有古香也



不須背褾

古畫若得之不脫不須背褾若不佳換褾一次
背一次壞屢更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采花
之穠豔蜂蝶只在約畧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
失之也

紙畫不可絹背

紙上書畫不可以絹背雖熟絹新終硬文縷磨
背畫面上成絹紋蓋取爲骨久之紙毛是絹所

磨也用背紙書畫日月損磨墨色在絹上王晉卿舊亦以絹背書初未信久之取桓溫書看墨色見磨在紙上而絹紋透紙始恨之乃以歙薄一張蓋而收之其後不用絹也

自評小字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惟家藏眞蹟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旣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爲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旣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爲祖也




隸典

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如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足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壺嶺

林希逸送予詩壺嶺具傾銀雪水墨王猶展玉樓風壺嶺謂予硯山也又劉巨濟收右軍子敬帖作贊見寄其略曰乾黑帝矩作黑風雨大一尺許星五十五奇文也

榜字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頭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予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也




字格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在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是病也

思澀

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見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

入妙

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為一好縈之便不工也

率意寫碑

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脩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碑乃有真趣不陷醜怪眞字甚易惟有體勢難謂不如畫竿



子之句其勢活也

石刻不可學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已書也故必須眞蹟觀之乃得趣如顏眞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人意脩改波撇致大失眞惟吉州廬山題名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眞無做作之差乃知顏出於褚也又眞蹟皆無蠶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帖有篆籀氣柳與歐為

醜怪惡體但其弟公綽乃不俗於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怒張為筋骨不知不怒張自有筋骨焉

隨好深淺

有人收得虞世南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之至磬卿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硯一枚房郵二字得芋千頭隨人好之深淺

時易



予家晉古帖千軸蓋散一百軸矣今惟絕精只有十軸在有奇書亦續續去矣晉畫必可保蓋緣數晉物命所居為寶晉齋身到則掛之當世不復有矣書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亦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即厭時易新翫兩適其欲乃是達者

蔡君謨筆法

近年筆法蔡君謨獨步當世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處所君謨以爲能取譬

辟支佛

張修家有辟支佛下畫工維仙桃巾黃服合掌頂禮乃是自寫眞與世所傳關中十大弟子眞法相似

十紙說





福州紙漿硾亦能歲久予往見杭州俞氏張長史惡札禪師不合爲婚主是也入水亦不透

越陶竹萬杵在油拳上緊薄可愛予年五十始作此紙謂之金版也

河北桑皮紙白而慢愛糊漿硾成佳如古紙予得川淮陽守糊背二幅硾亦頗佳仍發墨彩

六合紙自晉已用乃蔡侯漁網遺制也網麻也人因而用木皮油拳不漿濕則硾能如漿然不耐久唐人以漿硾

六合慢麻紙書經明透歲久水濡不入今人以油拳策經爲卷則不耐背古書耳

饒州竹入墨在連上又有黃皮紙天性如染薄緊可愛亦宜背古書

連紙不可寫經用小便浸稍餘非竹也天陰便臭又連蠢非佳品漿硾亦不成

無爲紙亦有細白者硾亦入川川麻不漿以膠





作黃紙唐詔敕所以有白麻之別也長沙雲益廿年前未使灰透明有骨古紙擣細者不在唐澄心之下因康王教紙匠遂入灰品不及康王展之則石灰滿手

康王作紙錢紙遂使天下近利厚故俗更不作好紙在筠上術紙上領嶠梅紙品在池上術韶藤背有紙而韶大行於嶺南不入墨如術也

唐硬黃摹書背今冷金向明損也紙細無如川

紙故詔敕用而禁臣下上表不得借也

用品

器以用爲功玉不爲鼎陶不爲柱文錦之美方暑則不先於表出之絺綌楮葉雖工而無補於宋人之拙夫如是則石理發墨爲上色次之形製工拙又其次文藻緣飾雖天然失硯之用

樣品

晉硯見於晉顧愷之畫者有於天生疊石上刊



人面者有十蹄圓銅硯中如鏃者予嘗以紫石作之有上圓下方於圓純上刊兩竅署筆者有如鳳字兩足者獨此甚多所謂鳳凰池也蓋以上並晉製見於晉人圖畫世俗呼爲風字蓋不原兩足之製謂之鳳足至今端州石工以兩眼相對於足傍者謂之鳳足鳳之義取五色英文燦然成章也今人有收得右軍硯其製與晉圖畫同頭狹四寸許下闊六寸許頂兩純皆綽慢

下不勒成痕外如內之製足狹長色紫類溫巖中凹成臼又有收得智永硯頭微圓又類箕象中亦成臼矣又有人收古銅硯一龜銜一硯如蓮葉兩足龜腹圓墨水不可出以筆頭就之則出又參政蘇文簡家收唐畫唐太宗長孫后納諫圖宮人於瑪瑙盤中托一圓頭鳳池硯似晉製頭純直微凸如書鳳字左右純斜用下不勒痕摺向頂亦然不滯墨其外隨內勢簡易其後



至隋唐工稍巧頭圓身微瘦下闊而足或圓爲柱已不逮古至本朝變成穹高腰瘦刃闊鉞斧之狀仁廟已前硯多作此製後差少資政殿學士蒲傳正收眞宗所用硯與仁廟賜駙馬都尉李公炤鳳池硯形製一同至今尚方多此製國初已來公卿家往往有之仁宗已前賜史院官硯皆端溪石純薄上狹下闊峻直不出足中坦夷猶有鳳池之像或有四邊刊花中爲魚爲龜

者凡此形製多端下巖奇品也嘉祐未硯樣已
如大指麄心甚凸意求渾厚而氣象益不古純
斗故勒深滯墨難滌心凸故點筆不圓常如三
角簇蓋古硯皆心凹後稍正平未有凸者始自
侍讀學士唐彥猷作紅絲碎雅硯心高凸至作
馬蹄樣亦心凸至磨墨漏向身出觀墨色則凸
高增浮泛之勢援毫則非便也其晉銅硯雖如
鏊然頂殊平以便援毫今杭州龍華寺收梁傳



大夫甓硯一枚甚大磁褐色心如鏊環水如辟
雍之製下作浪花擺環近足處而磨墨處無磁
油然殊著墨古墨稱螺亦恐不若近世堅不然
殆不可磨也又丹陽人多於古塚得銅硯三足
蹄有蓋不鏤花中陷一片陶今人往往作硯於
其中翻以爲匣也唐墓中間有得如蓮葉中凹
兩足如鳳池之製甚薄足或如鏊也今歙人最
多作形製而土人尤重端樣以平直斗樣爲貴

得美石無瑕必先作此樣滯墨甚可惜也大抵
石美無瑕方可施工璞而厚者土人多識其藏
疾不復巧製人或因其渾厚而美之余嘗惡歙
樣俗者凡刊改十餘硯纔半指許便有病見頓
令人減愛其端人不斷成衹特璞賣者亦多如
是陳文惠丞相家收一蜀王衍時皇太子陶硯
連蓋蓋上有鳳坐一臺餘雕雜花草捏之以金
泥紅漆有字曰鳳凰臺此製方直上狹箭在硯



上中甚平也唐之製見文房四譜今之製見歙
州硯圖故不重出此人力所爲也吾收一青翠
疊石堅響三層傍一嶽磨墨上出一峰高尺餘
頂復平嵌巖如亂雲四垂以覆硯以水澤頂則
隨葉垂珠滴硯心上有銘識事見唐莊南傑賦
乃歷代所寶也又收一正紫石四疊下有坐有
足巧於瘦盂足上起一枝細狹枝上盤兩疊長
七寸餘闊四寸餘如靈芝首銳下闊天然鳳池

之象中微凹點水磨墨可書十幅紙石理在方
城之右此非人力所成信天下之瓌寶也

端州巖石

巖有四下巖上巖半邊巖後礫巖予嘗至端故
得其說詳下巖第一穿洞深入不論四時皆爲
水浸治平中貢硯取水月餘方及石石細扣之
清越鸜鵒眼圓碧暈多明瑩石嫩甚者如泥無
聲不著墨溫潤着墨快不熱無泡然良



久微滲若油發艷亦有不乏者然方城溫巖十
磨此石三十磨方相及下巖既深工人所費多
硯直不補故力無能取近年無復有聞有仁廟
已前賜史院官硯多是其後來歲貢惟上巖石
上巖在山上石性乾紫色深理麄性硬眼黃差
不圓而青色淡其巖深處則有潤者而眼終不
如下巖也有着墨者拒墨者其着墨者初用半
月前甚快蓋細砂石所發出理也半月後則退

生光拒墨又須以柔石發之已而復然拒墨者
雖新成便拒墨此等石扣之聲皆堅響而老半
邊巖者在山半石理同上巖色多青紫近墨多
瑕而眼長如卵有瞎眼者中是白點死眼者黑
點而暈細翳眼者或青或黑横偵亂其眼又多青
不成眼圓點横長青間道如松木紋其極麄者
費筆而稍細者多乏後礫石上人刻爲盆印合
壓紙兒戲之物多火砂無眼少眼間有極細軟



者發墨不乏扣之無聲土人不貴而用實有在
半邊上巖之上者不可常得又偏詢石工云子
石未嘗有其在巖中實於大石版上鑿豈有中
包一子者予嘗謂若溪流中多有卵石容差偏
可斲而磨墨所謂石子世因訛爲子石至有斲
樣相似而爲之者於理必不於大石中心復生
卵子也世之好奇者又以欽州羅紋石作子石
硯紋木直兩頭取鈍則紋脈短至在石類自然

成漩紋便謂之是負了石可笑綠石帶黃色亦
爲硯多以爲器材甚美而得墨快少光彩已上
硯平生約見五七百枚十千已上無佑

舉拂

元章晚年學禪有得知淮陽軍未卒先一月作
親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造香楠木棺
飲食坐臥書判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
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偏請郡僚衆拂示衆曰衆



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

來生爲寺伽藍

潤州鶴林寺有馬素塔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
話即此地也襄陽米元章愛其松石沈秀誓以
來生爲寺伽藍永護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無
故嚙下里人知公欲還宿願於此至今祠於寺
之左偶

余覓寶晉三集十餘年矣惜乎不傳凡從稗官
野史或諸書名画間見海岳遺事遺文輒書寸
楮散白岳山投一磁瓶中亦可云金鼎一臠也
辛丙秋仍編東坡竹紀友人索余合元章拜刂
因簡向來拾得者錄成一冊衆各詮次与其淨名
亝西園諸名篇久已膾炙人口不敢復載　云湖
晋淺



米元章

蘇米志林三卷內府藏本

明毛晉撰晉有毛詩陸疏廣要已著錄是書掇蘇軾瑣言碎事集中所遺者編爲二卷又以米芾軼聞編爲一卷大概與蘇米譚史互相出入

# 邵康節先生外紀四卷

〔明〕陳繼儒輯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邵康節外紀四卷》提要

邵康節先生外紀卷之一

雲間　陳繼儒　輯

檇李　曹其昌　顧雲鳳　校

伯溫曾祖母張夫人遇祖母李夫人嚴甚夫人不能堪一夕欲自盡夢神人令以玉筯食羹一杯告曰無自盡當生佳兒夫人信之後夫人病瘦醫旣投藥又夢寢堂之左右木瓜二



株右者已枯因爲大父言大父遽取藥令勿之及期生康節公同墮一死胎女也後十餘年夫人病臥堂上見月色中一女子拜庭下泣曰母不察庸醫以藥毒兒可恨夫人曰命也女子曰若爲命何兄獨生夫人曰汝死兄獨生乃命也女子涕泣而去又十餘年矣夫人再見女子來泣曰兒爲庸醫所誤二十年方得受生與母緣重故相別又涕泣而去則

知釋氏輪廻鬼神之說有可信者康節知而
不言者也親謂伯母當作某云
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因山行於雲霧間見大黑
猿有感夫人遂孕臨蓐時慈烏滿庭人以為
瑞是生康節公公初生髮被面有齒能呼母
七歲戲於庭蟻穴中豁然別見天日雲氣往
來久之以告夫人夫人至無所見禁勿言既
長游學晉州山路馬失同墮深澗中從者攀

康節外紀卷一　二

懸下尋公無所傷唯壞一帽熙寧十六年公
年六十七矣夏六月屬微疾一日晝睡覺且
言曰吾夢旌旗鶴鴈自空而下下導吾行亂
山與司馬君實呂晦叔諸公相分別於一驛
亭回視其壁間有大書四字曰千秋萬歲吾
神往矣無以醫藥相逼也嗚呼異哉
太學博士姜愚字子發京師人長康節先公二
日從康節學稱門生先公年四十五未娶潞
州張仲賓太博字穆之自未第亦從康節子
發與二君同白康節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先生年踰四十不娶親老無子恐未足以為
高康節曰貧不能娶非為高也子發曰某同
學生王允脩頗樂善有妹甚賢似足以當先
生穆之曰先生欲婚則某脩聘令子發與王
允脩言之康節遂娶先夫人後二年伯温始
生故康節有詩云我今行年四十七生男方

康節外紀卷一　三

始為人父鞠育教誨誠在我壽夭賢愚繫於
汝我若壽命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欲
願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子發本京師
富家氣豪樂施登進士第月分半俸奉康節治
平間知壽州六安縣以目疾分司居新鄉子
發死康節以其女嫁河南進士紀輝視之如
已女伯温以姊事之元符三年紀輝與妻女
俱亡生二子樂道未遇時　與子發交游

甚善樂道苦辛教小學京師居州西予發居
州東相去遠一日大雪予發念樂道與其母
寒餓自荷一杴棧雪以行至樂道之居扣門
久之方應樂道母同束坐日高未飯予發惻
然亟出買酒肉薪炭往復同樂道母子附火
飲食樂道覺予發衣單問之以綿衣質錢買
飯食也予發說論語士人樂聽之爲一講會
得錢數百千爲樂道娶妻樂道登第調耀州



判官妻卒予發又爲求范文正公夫人姪汝
陽李氏以繼其賢義如此熙寧初樂道以翰
林侍讀學士爲西京留守予發老益貧且喪
明目新鄉駕小車來見樂道意樂道哀之也
樂道遺酒三十壺而已予發殊悵然康節館
於天津之廬與衣驢其行歸新鄉未幾卒

康節先公少日遊學先祖母李夫人思之恍惚
至倒誦佛書康節亟歸不復出夫人捐館康
節特毀甚躬自爨以養祖父置家蘇門山下

康節獨樂室百源之上時李成之予挺之東
方大儒也權共城縣令一見康節心相契授
以大學康節益自克勵三年不設榻晝夜危
坐以思寫周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數十遍
聞汾州任先生者有易學又往質之挺之去
爲河陽司戶曹康節亦從之寓州學貧甚以
飲食之油貯燈讀書一日有將校自京師出



戍者見康節曰誰苦學如秀才者以紙百幅
筆十枝爲獻康節辭而後受每舉此語先夫
人吾少艱難如此當爲子孫言之康節又嘗
謂伯溫曰吾早歲嘗徒步遊學至有所立艱
哉程伯淳正叔雖爲名士本出貴家其成就
易矣因泣書之以示子孫

康節先公慶曆間過洛館於水北湯氏愛其山
水風俗之美始有卜築之意至皇祐元年自

衛州共城春大父伊川丈人遷居焉門生懷州武陟知縣侯紹曾字孝傑助其行初寓天宮寺三學院劉諫議元瑜字君玉呂諫議獻可節居張少卿師錫及其子職方君景伯狀元師德之子諫議君景憲王諫議益柔字勝之子中散兄弟薦字師柔及其子孫南國張太丞師雄及諸子劉龍圖之子祕監几字伯壽脩撰忱字明復侍講李寔字景真吳少卿



執中王學士起字仲儒李侍講育字仲象于頏字端伯姚郎中奭字周輔交遊最早或稱門生洛人爲買宅於履道坊西天慶觀東趙諫議借田於汝州葉縣後王不疑同鄉人買田於河南延秋村康節復還葉縣之田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宮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琦宅故基以郭崇廢宅餘財爲屋三十間請康節遷居之富韓公命其客

孟約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熙寧初行買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田地榜三月人不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蒙恥矣司馬温公而下集錢買之康節先生以詩謝王宣徽曰嘉祐壬寅歲新巢始肆功正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宮檻仰端門峻軒迎兩觀雄窗虛嚮灑澗臺迥槩伊嵩好景尤難得昌辰豈易逢無才濟天下有分樂年



豐水竹腹心裏鶯花淵藪中老來歡不已端節嘆何窮嘯傲陪真侶經營荷府公丹誠徒自寫匪報自恩隆後以詩謝温公諸公曰重謝諸公爲買園買園城裏占林泉七千來步平流水二十餘家爭出錢嘉祐卜居終是僦熙寧受券遂能專鳳凰樓下新閑客道德坊中舊散仙洛浦清風朝滿袖嵩岑皓月夜盈軒接籬倒戴芰荷畔談塵輕搖楊柳邊陌徹

銅駝花爛熳堤連金谷艸芉綿青春未老尚
可出紅日已高猶自眠洞號長生宜有主窩
名安樂豈無權敢於世上明開眼會向人間
別看天盡送光陰歸酒盞都移造化入詩篇
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堯夫筆似椽今宅契
司馬温公戶名園契富韓公戶名庄契王郎
中戶名康節初不敢也康節蓋日貧家未嘗
求於人人饋之雖少必受嘗謂伯温曰名利



不可無也吾本求名既為世所知矣何用利
哉故甘貧樂道平生無不足之意嗟夫洛陽
風俗之厚人物之盛不可見矣重念老境可
傷因詳書之以示子孫云

康節先公謂本朝王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
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卽位
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
無心腹患故覩盛化詩曰紛紛五代亂離

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
里舊山川尋常巷陌猶簪紱取次園亭亦管
絃人老太平春未老鶯花無害日高眠又曰
吾曹養拙賴明時為幸居多寧不知天下英
才中遁迹人間好景處開眉生來只慣見豐
稔老去未嘗經亂離五事歷將前代舉帝堯
而下固無之伯温竊疑未嘗經亂離為太甚
先公曰吾老且死汝輩行自知之永念先公



當本朝太平盛時隱居求志謝聘不屈其發
為詩章每如此

康節先公與富文忠公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謂
門下士田棐大卿曰為我問邵堯夫可出當
以官職起之不卽命為先生處士以遂隱居
之志田大卿為康節言康節不答以詩二章
謝之曰相招多謝不相遺將謂胸中有所施
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閑安用更名為願同巢

許稱臣日甘老唐虞比屋時滿眼清賢在朝列病夫無以繫安危又云欲遂終焉老閑計未知天意果如何幾重軒冕酬身貴得似雲山到眼多好景未嘗無興咏壯心都已入消磨鷂鴻自有江湖樂安用區區設網羅文忠公終不相忘乃因明堂袷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公意謂河南府必以康節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康節康節不屈遂以福



建黃景應詔景字于蒙亦從康節遊客李邯鄲公家公之子壽朋薦於潞公時天下應詔者二十八人同見宰執於政事堂至河南黃景以閩音自通姓名文忠不樂各試論一首命官爲試銜知縣文忠奏天下尚有遺才乞再令舉詔從之王拱辰尚書尹洛乃以康節應詔潁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文忠招康節而不欲私故以天下爲

請知制誥王介甫不識康節繳還辭頭曰使邵某常民一試銜亦不可與果賢者不當止與試銜宜召試然後官之上不納下知制誥祖無擇除去不理選限行詞然康節與常秩皆不起是時富公已丁太夫人憂去位矣熙寧二年神宗初卽位詔天下舉遺逸御史中丞三司副使吳充龍圖閣學士祖無擇皆薦康節時歐陽公作參知政事素重常秩故潁



川亦再以秩應詔康節除秘書省校書郎潁川團練推官辭不應既受命卽引疾不起答鄉人二詩一曰生平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爲眞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二曰邵恐鄉人未甚知相知深後又何疑貧時與祿是可受老後得官難更爲自有林泉安素志况無才

幷勤門葬荀楊若守吾儒分免破韓文議小疵常秩以職官起時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常秩賜對神宗問曰仁宗召卿何故不起朕召何故起秩曰仁宗容臣不起陛下不容臣不起因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介甫主之不忘然亦知其爲人矣熙寧初介甫之弟安國字平甫爲西京國子監教授



從康節遊歸以出處語介甫介甫歎曰邵堯夫之賢不可及矣神宗正史康節列傳史臣書云與常秩同召其卒不起有以也夫

康節先公與富韓公有舊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大第與康節天津隱居相邇公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節曰某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舊間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公謝客戒子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康節一日過之公作詩云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閑絕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身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嘗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康節和曰道望閑話儘多時塵外孤蹤不浪飛初上小車人已識醉和風雨夜深歸又題康節擊壤詩集云黎民於變是堯時便是堯夫德可知更覽新詩名擊壤先生全道學無遺其知康節如此



公常令二青衣著頭挾之以行一日與康節會後園中因康節論天下事公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康節不爲起徐指二蒼頭戲公曰忘却柱杖矣公深居託疾謝客而公常苦氣痞康節曰好事到手畏愼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公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爲嘉祐建儲耳雖剛勇過事詳審萬全不發康節因戲之公一日有憂色康節問公曰先生度其之憂

安在康節曰豈以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參知政事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公曰然康節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惠卿安石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至公謂康節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一日薄暮司馬公見康節曰明日僧顒修開堂說法富公呂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



果往於理未便某後進不敢言先生曷止之康節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公果往後康節因見公謂公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公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康節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公驚曰某未之思也與康節食筍康節曰筍味甚美公曰未如中堂骨頭之美也康節曰野人林下不食筍三十年未嘗爲人

所奪公今日可食中堂骨頭乎公笑而止康節疾病公日遣其子偕醫者來餽藥物不絕康節捐館公賻贈之甚厚伯溫除喪往拜公公惻然曰先生高年嘗勸之學修養復曰不能學胡走亂走也問伯溫年幾何娶未伯溫對曰年二十四未娶公曰晚娶甚善可以保養血氣專意學問吾年二十八登科方娶嘗白先公先夫人未第決不娶弟妹當先嫁娶



之故田氏妹先嫁元鈞也伯溫自此得出入公門下悲夫今海内之士嘗獲拜公牀下雖伯溫一人想公英偉之姿凜然如在世也

熙寧三年司馬溫公與王荆公議新法不合不拜樞密副使乞守郡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後數月神宗思之曰使司馬在朝人主自然無過舉移許州令過闕上殿公力辭乞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遂居洛買園於尊賢坊

原缺第十六葉

君家深上年時燕過社今年尚未廻請罰謙
君凝竚久萬花深處小車來又云天啓夫君
八斗才野人中路必須廻神仙一語難忘處
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有懶起吟一詩云半
記不記夢覺後似愁無愁情倦時擁衾側臥
未忺起簾外落花撩亂飛公愛之請書紙纛
上字畫奇古其家世寶之公與康節唱酬甚
多具載擊壤集公嘗問康節曰某何如人康



節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爲知言至
康節捐館公作挽詩二章其一曰慕德聞風
久論交傾蓋新何須手舊面不待一言親講
道切磋直忘懷笑語眞垂言家蹤定佩服敢
背紳記康節之言也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
也其重之如此後公以康節之故遇其孤伯
溫甚厚公無子以族人之子康爲嗣康字公
休其賢似公識者謂天故生之也公休與伯

溫交游益厚公薨公休免喪元祐間方欲大
用亦不幸時贈諫議大夫公休有子植方數
歲公休素以爲伯溫如范純夫內翰輩皆曰
將以成溫公之後者非伯溫不可朝廷知之
伯溫自長子縣尉移西京國子監教授俾植
得以卒業因經紀司馬氏之家植字子立既
長其賢如公休天下謂眞溫公門戶中人也
亦蚤死無子溫公之世遂絕



王荆公與呂申公素相厚荆公嘗曰呂十六不
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
言仕矣其重之如此荆公薦申公爲中丞欲
其爲助故申公初多條例司人作臺官既而
天下苦條例司之爲民害申公乃言新法不
便荆公怒其叛已始有逐申公意矣方其薦
申公爲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覬之賢未
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奸荆公

之喜怒如此初亦未有以罪申公也會神宗
語執政呂公著常言韓琦乞罷青苗錢數爲
執事者所沮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
荆公因用此爲申公罪除侍讀學士知潁州
宋次道當制辭荆公使之明著其語陳相暘
叔以爲不可次道但云敷奏失寔援據非宜
荆公怒自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
與對輒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無事



理之寔申公素謹密寔無此言或云孫覺莘
老嘗爲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
折者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
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
以爲申公也熙寧四年申公以提舉嵩山崇
福宮居洛寓興敎僧舍欲買宅謀於康節先
生康節曰擇地乎曰不擇材乎曰不康節曰
公有宅矣未幾得地於白獅子巷張文節相

宅西隨高下爲園宅不甚宏壯康節溫公申
公時相往來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
亦不過數言而已一日對康節長歎曰民不
堪命矣時荆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
薄之士天下騷然申公所歎也康節曰王介
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作
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陽河南尹
賈公昌衡率溫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上



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
實與晦叔席上各辯論出處不已某以詩解
之曰二龍閑臥洛波清幾歲優游在洛城願
得二公齊出處一時同起爲蒼生申公鎮河
陽歲餘召拜樞密副使後以資政殿學士知
定州又以大學士知楊州哲宗即位拜左丞
遷門下侍郎與溫公並相元祐如伯淳之詩
云伯溫以經明行脩命官見公於東府公語

及康節咨歎久之謂伯温曰科名特入士之門高下勿以為意立身行道不可不勉伯温泣謝焉公三子希哲希績希純皆師事康節故伯温與之游甚厚三年公辭位拜司空平章軍國事六年薨

錢朝請者名景諶忠懿王孫嘉祐間官殿直巡轄西京馬遞鋪鎖廳登進士第師事康節先生仲父同塲屋仲父之墓康節屬以為誌



熙寧八年與王十三丈詔景猷同從瀛帥張諫議八丈景憲定國辟為屬官因康節寄錢丈王丈詩張丈見之寄康節詩曰橋邊處士文如錦塞上將軍鬢似霜錢丈與王荆公善後荆公用事論新法不合遂相絶終身為外官

邵康節先生外紀卷終

# 邵康節先生外紀卷二

雲間　陳繼儒　集

檇李　岳和聲　黄承昊　校

司馬温公初居洛問於康節曰有尹材字處初張雲卿字伯紀田述古字明之三人皆賢後處初明之得進於温公門下獨伯紀未見康節以問公公曰處初明之之賢如先生言張



君者或聞旅殯其父於和州久不省未敢與見康節曰張雲卿可謂孝矣雲卿之父謫官死和州貧不能歸因寓其喪雲卿奉其母歸洛貧甚府尹哀之俾為國子監說書得月俸七十千以養若和州一行則罷俸數月將饑其母矣其故如此温公悵然曰某之聽誤矣伯紀自此亦從温公游未幾伯紀之母死徒步至和州迎父柩合葬三君子既受知温公

公入樞元祐處初明之以遺逸命伯紀以累舉特恩同除學官温公好賢下士尊用康節之言如此伯紀學問該洽於文潞公經史注疏或有遺忘多從伯紀質之

康節先生與趙宗道學士游宗道年長康節拜之其諸子皆以父師之禮事康節宗道早出富韓公門下熈寧初宗道自西都留臺領宮祠以卒先是宗道孝子濟爲提舉劾富公不



行新法朝廷坐其言罷富公使相宗道卒富公以致政居洛賻恤其家甚厚其兄弟服除欲往謝富公濟獨未敢行請於康節康節曰以富公德度尚何望於君第往勿疑諸兄行君不行是自處以不肖也明日濟偕諸兄以進富公撫之甚恩濟不自安起謝罪公止之曰吾見故人子前日公事不可論也濟謝康節曰微先生濟之過不可贖也

熈寧癸丑春大名王荀龍字仲賢入洛見康節先公其議論勁正有過人者康節喜之和其詩曰車從賞春來北京耿君先期已馳情此時隕霜奈何重今歲開花徒有聲既辱佳章仍覆刺寧無累句代遒名天生美才應自惜料得不爲時虛生仲賢魏公客也因出魏公送行詩類體大書極奇偉康節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學書妨學道故皆有詩云



憶昔初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仲賢又誦魏公詩云春去花叢蝴蝶亂雨餘蔬圃桔槔閑康節愛之曰怨而不傷婉而成章之言也仲賢之子名嚴叟字彦霖元祐初自知定州安喜縣召爲監察御史有直聲後位簽書樞密院彦霖父子皆魏公之客魏公守相州薦彦霖爲簽判康公代魏公康公欲留彦霖彦霖謝

曰其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

康節先公嘗言李復圭龍圖臨事有斷年二十八知滑州與郡官夜會有衙兵奪銀匠鐵槌殺一人者一府皆驚擾公捕至立斬之上章待罪諸司亦按公擅殺仁宗曰李復圭帥才也除知慶州責光化軍有放停卒自陳乞添租刻佃其人官田者公曰汝揀停之兵如何能佃官田卒曰觔力未衰也公曰汝以衰故



揀停既未衰却合克軍呼刺字人刺元軍分人皆稱之公才高爲衆所忌故仕宦數不進公居多不平康節因和其詩作天吟一篇曰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斷腸日往月來無少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幽暗嵓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千葩爛爲三春雨萬木彫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消詳蓋其意使有所感悟也

康節先生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坐客以爲的對可謂善謔矣

熙寧初王宣徽之子名正甫字茂直監西京糧料院一日約康節先公同吳處厚王平甫食飯康節辭以疾明日茂直來康節謂曰某之辭會有以姑聽之吳處厚者好議論平甫者



介甫之弟介甫方執政行新法處厚每譏刺之平甫雖不甚主其兄若人面罵之則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辭會也茂直嘆曰先生料事之審如此昨處厚席間譏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於府某解之甚苦乃已嗚呼康節以道德尊一代平居出處一飯食之間其愼如此爲子孫者當念之

熙寧中洛陽以道德爲朝廷尊禮大臣曰富韓

公侍從曰司馬温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知邵先生知嗚呼盛哉

康節先公嘉祐中朝廷以遺逸命官辭之不從河南尹遣官就第送告勅朝章康節服以謝



即謁如初至熙寧初再命官三辭又不從再朝章謝且曰吾不復仕矣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縚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温公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縉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常謂康節曰先生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爲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温公嘆其言合理

富公未第時家於水北上陽門外讀書於水南天宮寺三學院有行者名宗顥嘗給事左右及公作相顥以爲僧用公奏賜紫方袍號寶月大師公致政築大第於至德坊與天宮寺相邇公以病謝客宗顥來或不得前則直入道堂見公曰相公煩悶院中讀書時否公每爲之笑時節送遺甚厚康節先公自共城遷洛未爲人所知也宗顥獨館焉可見宗顥非俗僧也康節登其院嘗作洛陽懷古賦



熙寧間宗顥尚無恙伯温嘗就其院讀書宗顥每以富公爲學晚事相勉曰公夜枕圓枕庶睡不能久欲有所思冬以氷雪夏以冷水沃面其勤苦如此

康節先生常言本朝祖宗立法非前代可比内無大臣跋扈外無藩鎮彊横亦無大盜賊獨夷狄爲可慮故有十六國詩曰普天之下號寰區大禹曾經治水餘衣到獘時多蟣虱瓜

當爛熳足蟲蛆龍章本不資衽寇衆魏何嘗
薦亂胡尼父有言堪味處當時欠一管夷吾
又作觀碁詩歷叙古今至西晉云二主蒙霜
露五胡犯禹畿世無管夷吾令人重歔欷常
曰孔子念管仲之功自不以被髮左衽爲幸
若管仲者可輕議哉嗚呼有以也夫
熙寧三年四月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
進少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爲



矣康節先公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
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先公康節先
公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嗚呼康節先公深達世務不以沽激取虛名
如此所謂康節先公爲隱者非也
康節先公出行不擇月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
蓋曰人未言則不知既言則有之而必行則

鬼神敵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
錢程伊川怪問之則曰明器之義也脫有一
非豈孝子慈孫之心乎又曰吾高曾今時人
以籩豆簠簋薦牲不可也伯溫謹遵遺訓而
行之也
伯溫侍家庭請於康節先公曰大人至和中仁
宗在御富公當國可謂盛矣乃謝聘不起何
也先公曰本朝至仁宗政化之美人材之盛



朝廷之尊極矣前或未至後有不及也天之
所命非偶然者吾雖出尚何益是非爾所知
也伯溫再拜稽首不知所以問
康節先公遺訓曰汝固當爲善亦須量力以爲
之若不量雖善亦不當爲也故有詩曰量力
動時無悔吝隨宜樂處省營爲若求騏驥方
乘馬只恐終身無馬騎又嘗曰善人固可親
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

慾去必招悔吝也故無吝君序曰見善人未
嘗慾合見不善人未嘗慾去伯温佩之終身
不敢忘

康節先公言東京有一道人日飲酒於市嘗曰
今日當有某人來已而果然自此莫不信之
不知何術曰無心耳曰無心可學乎答曰才
欲使人學無心卽有心矣又程伊川先生言
謫貶涪州過漢江中流船幾覆舉舟之人皆



號泣伊川但正襟安坐心存誠敬已而船及
岸於同舟衆人中有老父問伊川曰船當危
時君正坐甚嚴何以伊川曰心守誠敬耳老
父曰心守誠敬固善不若無心伊川尚欲與
之言因忽不見人果無心險難在前猶平地
也老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爇唯無心者能
之

康節先公見一道人言嘗泛海遇颶風泊岸與
數人下採薪有巨人長十數丈餘相呼之聲
如禽獸盡捉以去用竿竹魚貫之食鷰酒道
人者偶在其竹末巨人醉倒走歸　船得脫
以衲衣出其所穿跡在脇下康節先公曰四
海之外何所不有但人耳目不能及耳

熙寧中有一道人無目以錢置手掌中卽知正
背年號人皆異之康節先公問曰以錢置蹞
之足亦能知之乎道人答曰此吾師之言也



愧謝而去

伯温少時因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
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
於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公見之怒曰汝知
武侯猶不可妄論况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
賢安知不能興禮樂也後生輒議先賢亦不
韙矣伯温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

伯温上世范陽以中直篤寔讀書謹禮爲家法

大父伊川丈人克質直平生不妄笑語年七十有九以治平四年正月初一日捐館初無疾不食飲水者累日除夜康節先公以下侍立左右伯溫方七歲大父鍾愛之亦立其傍大父曰吾及新年往矣康節先公以下皆掩泣大父止之曰吾兒以布衣名動朝廷子孫皆力學孝謹吾瞑目無憾何用哭大父平日喜用大杯飲酒謂康節先公酌酒與汝別康節同叔父瀟酌大杯以獻大父一舉而盡再酌飲及半氣息微矣謂康節曰吾生平不害物不妄言自度無罪即死以肉祭勿做佛事亂吾教無令吾死婦人手汝兄弟候我就小殮方令家之人哭勿叫號俾我失路康節先公泣涕以從康節謀葬大父與程正叔先生同卜地于伊川神陰原不盡用葬書大抵以五音擇地以昭穆序葬陰陽拘忌之說皆所



不信以是年十月初三日葬開棺顏貌如生伯溫尚紀之熙寧十年夏康節先生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溫公曰某欲觀化一遭如何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先生曰死生常事耳張橫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康節先公曰若天命則知之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先生曰先生知天命矣某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康節先公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　主張時康節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康節先公已知呼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其治

命如大父伯温不敢違先是康節先公每展
伊川大父墓中塗上官店必過經孝傑殿丞
家孝傑從康節先公最早孝傑死有八子康
節先公過之如子姪每過之則迎拜侍立左
右甚恭康節先公捐館之年夾食過之謂諸
子曰吾再經此與今日異矣諸子不敢問至
塋喪車及上官店諸子泣言之以爲異張景
覲字臨之學行甚高康節先公喜之將赴涪



州武龍尉告別康節先公泣數行下謂曰吾
不見子之歸矣張峋字子堅康節先公於門
弟子中謂可語道者赴調京師康節先公愀
然色變曰吾老矣不復相見也皆是年之春
也嗚呼康節先公所以預知者何止此哉伯
温不肖不能有所述也惟脩身俟死下從九
原耳尚追憶其遺言以示子孫
康節先公與呂微仲丞相不相接先公與橫渠
先生張子厚同以熙寧十年丁巳捐館今微
仲文集中有和母同州丁巳吟云行高名並
美命否數皆殂嗟爾百君子賢哉二丈夫世
方敦薄俗（邵堯夫樂道不仕）誰復距虛無（張子厚論佛老之失）望道咸瞻若脩梁遽壞乎
裔章熾漢綬環徑泣秦儒賴有諸良友能令
紹不孤爲先公與子厚作也蓋河南府以先
公訃聞詔贈著作郎諡康節子厚自秘閣病



免西歸及長安以役門人衰服挽車葬橫渠
云伯温獲見公每語先公則悵然有不可及
之歎後伯温初仕長子縣尉公入相元祐改
西京國學教授未久公罷政嗚呼亦所以爲
不孤之惠歟康節先生居洛凡交遊年長者
拜之年等者與之爲朋友年少者以子弟待
之未嘗少異於人故得人之歡心每歲二月
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

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寒大熱會有四不赴公會葬會生會醵會每出人皆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爭具酒饌問其所欲不復呼姓但名曰吾家先生至也雖閨門骨月間事有未決者亦求教康節先公以至誠爲之開諭莫不悅服十餘家如康節先公所居安樂窩起屋以待其來謂之行窩故康節先公沒



鄉人挽詩有云春風秋月嬉遊處冷落行窩十二家洛陽風俗之美如此康節先公過士友家晝枕見其枕屏畫小兒行藏以詩題其上云遂令高臥人欹枕看兒戲蓋熙寧間也

陳恬云擊壤集不載

熙寧初歐陽文忠公爲參知政事時遣其子棐叔弼來洛省王宣徽夫人之疾將行語叔弼曰到洛時可見邵先生爲致吾嚮慕之意康節先生既見叔弼從容與語平生出處以及學術大槩臨別猶曰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後十年康節先公捐館又十年韓康公尹洛請謚於朝叔弼偶爲太常博士次當謚議叔弼常謂是說之以道云棐作邵先生謚議皆往昔親聞於先生者當時少年一見忻然延接語及平生學術出處之大故得其詳如此豈非先生學道如絶世前知來物預以告



耶蓋驗於二十年之後異哉

康節先公少時遊京師與國子監直講邵不疑初叙宗盟不疑年長康節先生以兄拜之蓋不疑自河朔遷丹陽康節先公上世亦河朔人故也至康節自衛入洛不疑爲京西提刑嘉祐中河南府爲康節先生以遺逸不疑自作爲章其詞有厚德足以鎮澆俗清風可以遺來世相推重如此熙寧初不疑以龍圖閣

學士知成都府過洛詣康節先公曰某陛辭
日再薦先生矣康節先公追路洛北別去不
疑中途寄康節先生詩云我乘孤傳經崤澠
君擁旌書別洛城富貴人間亦何有閒怡趣
味甚分明不疑次金牛驛恭至喪歸康節先
公哭之慟女嫁楊國寶應之應之亦康節先
公門生康節先公視之猶子也聞禮元豐中
爲河南府推官康節已捐館伯温復以兄拜



之宣和己丑伯温赴果州道出閬州有知閬
中縣邵充美孺者相邀自稱同姓姪云伯温
以宗族源流爲問美孺曰充之上世自潤州
入蜀龍圖公先人叔父行也伯温曰康節先公
以兄弟龍圖公伯温不敢忘自此與美孺之
中外皆論親癸巳伯温奉使西州美儒居郫
嘗至其家拜刑部公廟美孺資和厚與人言
如恐傷之至臨吏政是非毅然不可奪君子

人也丹陽河南成都之邵其弟如此嗟夫世
不講宗盟久矣具載之以示三家子孫
伯温之叔父諱睦後祖母楊氏夫人出也少康
節先公二十餘歲力學孝謹事康節如父熙
寧元年四月八日暴卒年三十三康節先公
哭之慟既卒理其故書得叔父所作重九詩
云衣如當日白花似昔年黄擬問東籬事人
生定杳茫及死殯後圃東籬下噫人之死生
是果前定矣



康節先公既捐館二程先生於伯温有不孤之
意所以教載甚厚宗丞先生謂伯温曰人之
爲學忌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人
故廬廳後無門由傍舍委曲以出甚不便之
因鑿壁爲門侍講先生見之曰前人規畫必
有理不可改作甚亟塞之侍講謂周全伯曰
邵君雖小事亦相信勇於爲善者也其初入

仕侍講曰凡作官雖所部公吏有罪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宜愼之恐其或有所誤也伯溫終身行之熙寧八年秋與士人十餘輩講學於洛陽建春門裏廣愛寺瑞像院以待試一夕夢至殿庭唱第望殿上女主也覺謂同舍言之皆不曉至元祐二年秋以經行薦明年春唱名集英殿宣仁太后垂簾聽政也方悟前夢驗於十五年之後果有數矣



卷之二終

# 邵康節先生外紀卷之三

雲間 陳繼儒 輯
檇李 黃承乾 岳駿聲 校

方潞公作耆英會時康節先生巳下世有中散大夫吳執中者少年登科皇祐初巳作秘書丞不樂仕進竟休致其年德不在諸公下居洛多杜門人不識其面獨與康節相善執中未嘗一至公府其不預會者非潞公遺之也



文潞公嘗曰人但以其長年為慶獨不知閱世既久內外親戚皆亡一時交遊凋零殆盡所接皆邈然少年無可論舊事者正亦無足慶也范忠宣公亦曰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何足樂者嗚呼皆達理之言也

康節先生嘗誦希夷先生之語曰得便宜事不
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
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
宜是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英宗即位侍
御史呂誨獻可言歐陽修首建邪議推尊濮
安懿王有累聖德并劾韓琦曾公亮趙槩積
十餘章不從乞自貶又十餘章率其屬以御
史敕告納章帝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此位



出知蘄州徙晉州神宗即位擢天章閣待制
復知諫院權御史中丞帝方勵精求治一日
紫宸早朝二府奏事久日刻晷側隔登對官
於後殿須上更衣復坐以次賛引獻可待對
於崇政司馬公為翰林學士侍讀邇英閣亦
趍賛善堂待召相遇朝路並行而北溫公密
問曰今日請對何所言獻可舉手曰袖中彈
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王介甫素有學行

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
色曰君寔亦為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好執
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
則美施於用則踈若此在侍從猶或可容置
諸宰輔必天下受其禍矣溫公又諭之曰與
公相知有所懷不敢不盡未見其不善之迹
遽論之不可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
夕謀議者二三執政爾苟非其人則敗國事



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
未竟閤門吏抗聲追班乃各趣以去溫公自
經筵退默坐玉堂終思之不得其說既而縉
紳間寖有傳其疏者多以為太過未幾中書
省置三司條例司相與議論者以經綸天下
為巳任始變祖宗舊法專務聚歛私立條目
頒於四方妄引周官以寔誅賞輔弼異議不
能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州郡或奉行微

忤其意則譴黜從之所用皆憸薄少年天下騷然於是昔之懷疑者始愧仰嘆服以獻可爲知人温公與安石相論辨尤力神宗欲兩用之命温公爲樞密副使温公以言不從不拜以三書諷安石冀其感悟而改也安石如故所言終安石不聽乃絶交温公旣出退居於洛每慨然曰吕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獻可言安石不已出知鄧州康節先生與獻可



善方獻可初赴召康節與論天下事至獻可謫官無一不如所言者故獻可之爲鄧州也康節寄以詩云一別星霜二紀中升沉音問不相通林間談笑須歸我天下安危且係公萬乘几前常蹇諤百花洲上略相從不知月白風清夜能憶伊川舊釣翁獻可和云冥冥鴻羽在雲天邈阻風音巳十年不爲聖朝求治理尚容遺逸卧林泉羡君自有隨時樂顧我官閒飽晝眠應笑無成三黜後病衰方始賦歸田獻可尋請宮祠歸洛温公康節日相往來

程宗丞先生名顥字伯淳弟侍講先生名頤字正叔康節先公以兄事其父太中公二先生皆從康節遊其師曰周敦頤茂叔宗丞爲人清和侍講爲人嚴峻每康節議論宗丞心相契若無所問侍講則時有往復故康節嘗謂



宗丞曰子非助我者然相知之盡二先生則同也横渠張先生名載字子厚弟戬字天祺爲二程先生之表叔子厚少豪其才欲結客取熙河鄯鄯之地范文正公帥延安聞之館於府第俾修制科與天祺皆登進士第方同二程先生修中庸大學之道尤深於禮熙寧初子厚爲崇文院校書天祺與伯淳同爲監察御史時介甫行新法伯淳自條例司官爲

御史與臺諫官論其不便俱能上猶主伯淳介甫亦不深怒之除京西北路提點伯淳力辭乞與同列俱貶改澶州簽判天祺尤不屈一日至政事堂言新法不便介甫不荅以扇障面而笑天祺怒曰笑甚不知天下人笑參政也趙清獻公同參大政從旁解之天祺曰公亦不可謂無罪清獻有愧色謫監鳳翔府司竹監舉家不食筍其清如此未幾卒於官



子厚亦求去熙寧十年吳充丞相當國復召還館康節已病子厚知醫亦喜談命診康節脉曰先生之疾無慮又曰頗信命否康節曰天命某自知之世俗所謂命某不知也子厚曰先生知天命矣尚何言子厚入館數月以病歸過洛康節已捐館折簡慰撫伯溫勤甚見二程先生曰某之病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縣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亾

矣門生衰絰挽車葬鳳翔之橫渠是謂橫渠先生伯淳自澶州請監洛河竹木務以便親除判武學未赴以中丞李定言罷知開封府扶溝縣失囚謫汝州監酒元祐初以宗政丞召將大用未赴卒葬伊川文潞公表其墓曰明道先生正叔元祐初用司馬溫公呂申公薦召對初除職官再除館職除崇政殿說書歲餘出判西京國子監兩除直秘閣不拜紹



聖中坐元祐黨謫涪州遇上皇即位赦得歸久之復官以卒是謂伊川先生二先生俱從康節遊康節尤喜明道其譽之與富韓公司馬溫公呂申公相等故康節四賢詩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調暢四賢洛之觀望是以在人之上有米熙寧之間大爲一時之壯則康節之所以處明道者戚矣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

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携酒飲月陂上歡
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明日悵然謂門
生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議論振
古之豪傑也惜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
如明道曰内聖外王之道也是日康節有詩
云草軟波平風細溜雲輕日淡柳低摧狂言
不記道何事劇飲未嘗如此盃好景只知閒
信步朋歡那覺大開懷必期快作賞心事却



恐賞心難便來明道和云先生相與賞西街
小子親携几杖來行處每容參劇論坐隅還
許瀝餘盃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重
開時泰心閑兩難得直須乘興數追陪明道
敬禮康節如此故康節之葬伯温獨請誌其
墓焉悲夫先生長者已盡其遺言尚存伯温
自念其脫景可傷不可使後生無聞也因此
載之

陳瓘字瑩中閩人有學問年十八登進士甲科
紹聖初用章惇薦爲大學博士先是惇之妻
嘗勸惇無修怨惇作相專務報復首起朋黨
之禍惇妻死惇悼念不堪瑩中見惇容甚戚
謂惇曰公與其徒自悲傷曷若念夫人平生
之言蓋譏惇之報怨也惇以爲忤不復用會
布爲相薦瑩中爲諫官爲都司蔡卞據王安
石日錄改修神宗寔錄曾布亦主熙寧元豐



之政瑩中上布書謂卞尊私史以壓宗廟及
論時政之不當時布又以爲忤出之瑩中爲
諫官時爲上皇極言蔡京蔡卞不可用用之
決亂天下蔡京深恨之屢竄責例用赦放歸
猶隷通州一日瑩中之子走京師言蔡京事
詔獄下明州捕瑩中甚急士民哭送之瑩中
不爲動既入獄見其子被繫笑曰不肖子煩
吾蔡京用酷吏李孝壽治其事孝壽坐廳事

雍中列五木于庭引瑩中問之瑩中從容曰蔡京之罪其實知之不肖子不知也多求紙自書孝壽懼以瑩中爲不知情即日放歸再隷道州其子配海上瑩中撰尊堯集以辯王安石妄作日錄以詆祖宗者今行于世靖康初不及大用以死特贈諫議大夫瑩中晩喜康節先生之學嘗從伯溫求遺書曰吾於康節之學若有得也



昔者河圖洛書出聖人因之而畫卦數則未有也黃帝之世大撓氏始作甲子以天干地支配五行吾易已寓乎其中及周文王之重爻夫子之十翼易之道於是乎大備其數已炳炳乎具已其數本於河圖其言休咎本於聖經乃萬世之固有非由外以附鑠乃漢唐以降世衰道微以巧辯曲說亂正經以鑽灼龜兆言休咎斯數所以無傳我宋埶祖撫有區

夏寰棄浮僞崇尚德化圖南先生方以斯數顯其推明爻象皎如日星指陳休咎應若影響其言至廣至大其道至易至簡得其道者雖愚可哲雖庸可智福可以就禍可以避苟從事口頰輕棄聖人之道如土芥賤物雖得之必失之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斯聖人之深意也宋堯夫邵雍序

或謂康節曰河洛數不許行到後天五爻行到



四爻方可斷人生死今有不備二十而死者亦有八九十而死者禍福安在對曰此人不達物理貴賤壽夭吾數已備言之矣公便熟看都來商量

邵康節曰讀河圖成變化行鬼神不外乎數數具五行萬物與天地同體則氣同五行亦同萬物不離五行之數天地開闢以至混沌元會運世計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天地之大數

也人物生死於百歲之中者人物之小數也天地假河圖以示人惟伏羲聖人識得故畫卦以示人畫雖無文終日所言不離乎是考之地理書算命書麻衣相書■■書聖人制禮作樂皆出於河圖之五行洛書之數亦五行而已蓋天地間理無二理氣無二 氣數豈出於理氣之外乎此大易之書所以爲大而數已具於易故爲數小也要之亦不過一



陰一陽以兩其五行而已

邵伯溫曰河洛數以乾坤爲大父母姤復爲小父母乾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漸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得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先君得之李之才挺之李之才得之穆伯長穆伯長得之陳圖南書不專言數以義理玩味之可以趨吉避凶不可形之於書妄言禍福輕泄天機必有天譴昔有王夬竊是書得科第後遭貶謫之禍異人指以爲天譴也

邵伯溫辯惑云沈存中筆談言江南人王夬字揚庭曾爲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云同前即邵氏先天數也予復見兵部侍郎秦玠論夬所談駭然曰何處得此法玠云嘗遇一異人受此曆數推往古興衰運曆無不皆驗嘗恨不能盡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



略已能洞知吉凶之變今此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所得聞也切惟我先君易學微妙其不肯不得知也其傳授本末則受易於李之才挺之李之才挺之師穆伯長穆伯長師陳搏圖南先君之學雖有傳授而微妙變通則其所自得也平時未嘗妄以語人惟大名王天悅榮陽張子望嘗從學又皆早死秦玠王夬嘗欲從先君以玠頗好任數

夬志在口耳多外慕皆不之許天悅感疾且
卒夬將其僕於附內竊得之遂以爲已學著
易傳易測宋範五經明用數書皆破碎妄作
穿鑿不根夬竊天悅書入京師補國子監解
試策問八卦次序夬以所得之說對而有司
異之擢在優等既登第以所著書投贄公卿
之間後以贓罪竄秦謂必有天譴恐指此也
秦既知夬竊書乃謂夬何處得此書又謂邵



其聞大略近乎自期矣然謂得之異人蓋指
希夷而言也

康節先公先天之學伯溫不肖不敢稱贊平居
於人事機祥未嘗輒言治平間與客散步天
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
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
節先公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
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
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
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　南方疾病瘴
瘧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
異哉故康節先公嘗有詩曰流鶯啼處春猶
在杜宇來時春已非又曰幾家大第橫斜照
一片殘春啼子規其旨深矣伯溫後開熙州
有唐碑本朝未下時一日有家雀數千集其
上人惡之曰豈此地將爲漢有耶因焚之蓋



夷中無此禽也已而果然因并記之以信先
君之說康節先公於書無所不讀獨以六經
爲本蓋得聖人之深意平生不爲訓解之學
嘗曰經意自明苦人不知耳屋下蓋屋床下
安床滋惑矣所謂陳言生活者也故有詩曰
陳言生活不須矜自是中才皆可了以老子
爲知易之體以孟子爲知易之用論文中子
謂佛爲西方之聖人不以爲過於佛老之學

口未嘗言知之而不言故有詩曰不使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其所著皇極經世書以元會運世之數推之千歲之日可坐致也以太極爲堂奧乾坤爲門戶包括六經陰陽剛柔行乎其間消息盈虛相爲盛衰皇王帝伯相爲治亂其肯爲訓解之學也

邵康節先生外紀卷之三 終



# 邵康節先生外紀卷之四

雲間 陳繼儒 輯
檇李 黃金鉉
李肇亨 校
查顏散

## 經世本先天方圓圖說

康節先天之易尚象而不尚辭觀物篇有所謂律呂圖聲音圖八卦交爲十二辰圖十二辰交而爲十六位圖太極圖既濟陰陽圖掛一



圖三千六百年圖諸圖之傳並無一字言其所以然蓋欲示不言之教如伏羲六十四卦初無言語文字也然其圖雖多特只本之先天六十四卦方圓圖且以先天圖言之圓圖象天包於地外方圖象地處於天中是一大陰陽相配也分圓圖而觀乾兌離震居左爲天卦巽坎艮坤居右爲地卦分陰陽立兩儀而主運行不息之事分方圖而觀西北十六

卦天卦自相交東南十六卦地卦自相交其斜行則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自西北而東南皆陰陽之純卦也不能生物西南十六卦天去交地天卦皆在上而生氣在首故能生動物而頭向上東北十六卦地去交天天卦皆在下而生氣在根故能生植物而頭向下其敘行則泰損既濟益恒未濟咸否自東北而西南皆陰陽得偶之合也所以能生物也又



合二圖而觀方圖乾處圓圖亥位謂之天門是天氣下降也方圖坤處圓圖巳位謂之地戶是地氣上騰也此兩十六卦所謂陰陽互藏其宅也方圖泰處圓圖寅位謂之鬼方方圖否處圓圖申位謂之人路此兩十六卦是天交天地交地而生生不息所以泰居寅而否居申所謂陰陽各從其類也夫圓圖主運行之事方圖主生物之事運行者氣也生物者質也氣非質則無所附麗質非氣則豈能生物哉康節經世書本先天方圓圖其作用大略如此

## 經世要旨

余孟宣

先天之學本來只是先天六十四卦大橫圖一一八八之序橫圖者卦之所以列一一八八者數之所由肇卦之於數猶形之於影耳由是取橫圖復至乾三十二卦自北歷東以至



于南取姤至坤三十二卦自南歷西以終于北以應天之運而天根月窟自然之理不假作為莫不作對待而圓圖立矣取橫圖乾一宮之八卦自乾至泰橫布於圓圖之內而兌二宮之八卦自履至臨皆布於乾宮八卦之上餘六卦以次橫列而乾居西北坤居東南否泰陰陽之交居于東北西南以應地之方橫斜曲直之妙理無窮而方圖立矣若夫圓

圖之蘐用則以乾兌離震三十二卦爲陽爲在天日月星辰之四象爲元會運世之大四象震離二宮爲陽中陰兌乾二宮爲陽中陽又分天道之陰陽太少坤艮坎巽三十二卦爲陰爲在地水火土石之四象爲歲月日時之小四象巽坎爲陰中陽艮坤爲陰中陰又分地道之柔剛太少其數則自一一二二以至八八竝以十二三十累因而爲分杪之數



全數悉具觀物篇中如天地各十六象皇帝王伯走飛草木等錯綜數暢之妙自見本篇今不繁具若夫方圓之取用則分爲四比西北十六陽卦爲天卦而乾主之東南十六陰卦爲地卦而坤主之否泰所主元會運世凡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皆有當時直事之卦泝其始如星甲辰子之直事卦所謂晝前有易也直事卦者即掛一卦也運世年月皆有之以掛一全卦之序分去如每運每世每年每月竝用四爻直之其餘爻即閏也爲說甚多今不纂具或以世卦配運卦或以年卦配世卦須合方圖天地卦分位置左右若世卦配運則運卦居左年卦配世則世卦居左左爲天卦右爲地卦須變爻變以合方圖考大四象掛一之卦以求分數攷大四象元會元會運世是何位即合掛一何卦亦得其竝之分數矣按掛一本圖可見也以此所得之卦一卦而質於圓圖以察理亂休咎而圓圖陰卦爲歲月日時主動植事物自有律呂聲音數合方圖天地卦位置左右橫看既濟卦考大小四象而得掛一之



卦以求分杪二數入用分物用杪亦質於圓圖以觀臧否謂得掛一卦以質之圓圖在何處如陽中陽則極治之時事物皆美陰中陰極亂之時事物皆惡陰中陽亂而將治事物終美陽中陰治而將亂物事終惡又察其陰陽進退饑乏卦氣發歛屈伸之類凢古今治迹只是憑一定之卦以推步動植事物則隨時取聲音數以求卦而占測也一定卦者掛一之序也聲音者方圓天地卦以求得卦一卦也所謂經者猶言經緯經綸之義觀天之數以元經會者猶以十二會爲經而三百六十運

以下爲緯觀地之數以會經運者猶以二百五十運爲經而以二千九百八十四世以下爲緯觀人之數以運經世者猶以一百二十世爲經而三千六百年爲緯謂一元則經之以會大會則經之以運十運則經之以世也雖曰斷自唐虞以下而百世亦推也邵子志存斯世故惟以經世人事名篇但動植事物之數雖屬圓圖陰卦而歲月日時[illegible]分杪太細故以四卷載律呂聲音之



變而悉歸之方圖矣盖方圓二圖錯綜而用變動不居不可爲典要也皇極取河圖天五地六二中以立數取圓圖太少陰陽剛柔之倡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凡日月星辰之變水火土石之化律呂聲音之實數同歸于此以此一萬七千二十四自乘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爲動植通數而用之以取掛一卦二百五十六者也以圖

圖大四象每元之元一大位各全具六十四卦係十六之乘十六又四其六十四也取掛一卦之法乃用前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爲九位掛其中五之位看左右位陰陽進退消息虛張其說繁[illegible]今故略之學者但按邵子所傳掛一卦之序定攷之似不須布籌以自感也掛一卦起於元之元之元泰卦乃方圖東北之位終始萬物之義故運世與年各用掛一全卦之序而直事仍取合於方圖天地卦圓圖大小四象而後分杪之數歸宿矣今當一元之午會癸運酉世即一歲之五月初十日酉時也是謂大小四



象

皇極歷世以六十四卦四之爲二百五十六卦一千五百三十六爻分直二十四氣三百六十日每一氣首分四爻直閏謂之藏閏二十四氣共九十六爻其餘每四爻直一日五行生旺休囚定其休咎據一歲如此大之而元會運世小之而歲月日時一以此推之謂之加一倍法程子所謂一月之運即千歲之運

其理不過如此二百五十六卦謂之拐一卦
起例在祝氏鈐中以萬物之通數而消息之
不知果是康節置卦之原否也
五行法只以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爲序以兌一
爲例季秋冬廢休季冬春死囚季春夏沒胎季夏秋相旺

家傳邵康節先生心易數序

宋慶曆間先生隱居山林潛心學易冬不爐夏
不扇心在易而忘於寒暑也猶爲未至遂糊



易在壁坐卧未嘗忘心目無不在焉一日午
睡有鼠遊於前以所枕瓦枕頭擊之鼠走枕
破覺枕中有字取視之云此枕數當卯年肆
月重四日巳時見鼠而破先生嘆訝之曰物
皆有數於是詢問竟往窯家問其匠曰昔嘗
有一老者手執周易來憇于上所書之字必
斯人也今不至已久矣吾識其家乃索同往
訪焉及門問其故家人曰今則亡矣但遺書
一冊在家囑云至某年某月某時有一秀才
至吾家可以此書授之則終吾身之事畢矣
其家將是書授先生而觀之乃易書也就以
此例卜其家曰汝卧床下有白金一窖取之
可爲營喪事其家從而掘之果得金矣先生
受書謝而歸暇日究玩皆不用筮卜而知吉
凶之理無不應驗是乃易數精微之妙也後
因觀梅見二雀爭枝布算而知晚有隣女折



花墜傷其股蓋此寓卜有此後世相傳遂以
爲觀梅數也與夫卜落花知明日午爲馬所
踐毀算西林寺額知有陰人禍蓋此皆爲先
天數也未得卦而得數以數起卦故曰先天
若夫見老人有憂色卜而知其有食魚之禍
見少年有喜色占而知其有幣聘之喜聞鷄
鳴知鷄必受烹飪卜牛鳴知牛必遭宰殺此
皆論後天之數蓋未得數先得卦以卦起數

故曰後天一日坐一椅就以所留年月日時
推卜之書于椅底曰某年月日此椅當被仙
客坐折至期果有道者來訪坐椅而破仙客
有愧起謝先生曰物之成敗皆有定數又何
足介意且公真神仙也幸得款話因舉椅揭
所書示之其道者愕然趍起出忽不見乃知
數之玄妙雖鬼神莫逃而況於人乎況于物
乎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
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
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爲書
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
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千
古而吾獨未及四方于是踰河汾涉淮漢周
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
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
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
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義
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
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奥汪洋浩博
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
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
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
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



衍宓義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然
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芘
雨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
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
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
恒相從游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
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
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常不及

醉也與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猶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過洛者有不



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荅之未嘗强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于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

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謚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淸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



議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内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絶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于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

聞衆人所言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既葬顯爲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子伯溫別有傳

邵伯溫傳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雍名重一時如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皆交其門伯溫入聞父教出則事司馬光



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與伯溫爲再世交故所聞日博而尤熟當世之務光入相嘗欲薦伯溫未果而薨後以河南尹與部使者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初蔡確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詣闕恕召康詣河陽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爲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他日全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光門下康遂作書如恕言恕蓋以康爲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既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之



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以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爲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既至官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爲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于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

節之學曰嗟乎吾于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于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于咸平見范純仁于潁昌或爲之恐不顧也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



得累數階伯溫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王后之謗伯溫既辨之又著書名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久之知峽州靈寶縣徙芮城縣丁母憂服除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爭出其門伯溫聞其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綵綿數十萬以寬民力除知興元府遂寧府邠州皆不赴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破武休入漢利窺劍門伯溫與成都帥盧法原合謀守劍門賊竟不能入蜀人德之除利



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邵雍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于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

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
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
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温游及當相
乞行追錄始贈秘閣修撰嘗表伯温之墓曰
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于崇
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温出處云著書有河南
集聞見錄皇極系述辨誣辨惑極經世序觀
物內外篇解近百卷三子溥博傳



邵康節外紀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陳繼儒編繼儒字仲醇號眉公華亭人事迹具
明史隱逸傳是編取邵伯温聞見錄所載邵子事
迹略爲詮次始末併其自稱伯温及稱康節先公
諸字亦未削殆不免剽襲作奏之誚又附載伯
温易學辨惑與查顏散先天方圓圖說余孟宣經
世要旨及家傳心易數序三篇而終以邵子及伯
温本傳繼儒號爲隱君其作此書殆以自寓然伯
温之錄具在何必復述其文也

#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外紀二卷續集二卷

〔明〕姚履旋等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清康熙項亮臣增補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遜志齋外紀二卷續集二卷》提要

方正學先生外紀小引

嗚呼先生續聖眞之緒扶綱常之大肩任詎不重哉於文章求之進而得其節義於節義求之弘而顯其道德蓋體備性靈淵邃自韞脉分派衍莫窺其涯際矣至於染翰摛詞所謂籠天地於形内挫萬物於毫端夫何所不有然而黜華存質是能爲長卿而能不爲長卿者也若乃臨難申忠如歸赴義此豈蹈烈士之忿矜矯激以雄逞者仁不求生識蚤定耳總之諧於大道則窮達語默生死之際先生豈有意焉其於以振俗維風不將終始天地者乎所傳遜志齋集序者爲説已詳集中皆先生之自爲言也因别摭夫言先生者以爲外紀自附錄而推廣之由表揚以迄祠典分爲十則後有續者當再紀之

萬曆壬子冬白下後學姚履旋紀事

方正學先生外紀目錄

【表揚】

仁宗皇帝諭

孝宗皇帝詔

上登極詔一款

萬曆元年令

王稌與童景庸書

給事中吳世忠奏疏

吏部侍郎楊守陳言

南京吏部侍郎儲巏議



殿閣詞林記

、南京京畿道御史陳禹謨奏章

、應天巡撫周孔教移文

【像贊】

蜀王一首

謝鐸一首

【傳銘】

故愚庵先生方公墓銘文 宋濂

文學博士方先生傳 鄭曉

又傳 革除記

又傳 忠節錄

又傳 忠節錄

又傳 敖英雜言

又傳 陳建

方先生小傳 郡齋舊刻

方希學傳 赤城新志

方孝友詩紀 石龍集

方氏二烈女小傳 章嶽

書方正學先生傳記後 吳應賓

【記狀】

正學齋記 王紳

正學先生事狀 陳紀



【賜言】

蜀王賜方漢中書二首

送希直先生還漢中詩

賜方教授詩三首

送胡志高赴漢中兼柬方希直

讀棊命錄

【附遺】

送方生還天台詩有序 宋濂

碑記



祭弔

復姓



祠典

明方正學先生祠堂記　王弘誨
重修方正學先生祠堂碑記　葛寅亮
方祠義舉碑記　朱國禎
方正學先生祠祭田記　王弘誨 施浚州跋
方正學先生祭田記　汪國楠
同鄉公助方公祠記　余養蒙
祠田收支數目
嘯風亭記　余養蒙
成都府正學方先生祠堂記　趙淵
題正學先生祠墓錄　趙參魯



同鄉祀典議　錢士完
大京兆姚　請延世及奉祀并捐錄文移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外紀目錄

方正學先生外紀續集目錄

松江府建求忠書院記　董其昌
求忠書院記　陳繼儒
重建方正學先生祠碑記　洪若皐
祭文 附歌三章
捐貲姓氏
重修方正學先生求忠書院啓　魯超
重修求忠書院碑記　魯超
求忠書院落成記　項亮臣
助修求忠書院姓氏



奉祠文移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外紀卷之上

南京操江都御史寧海丁賓　南京翰林院孔目仁和錢養廉　仝校
南京鴻臚寺卿歸安錢士完　南京禮部司務仁和魏大冠
南京翰林院諭德餘姚孫如游　訂　後學　上元姚履旋　編

表揚

仁宗皇帝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
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爲忠臣云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晩年走京師上六事
其一請表祠方孝孺諸死事忠臣通政司官見恭
奏大駭繋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



孝宗皇帝詔勿罪放恭還鄉
萬曆元年今
上登極恩詔内開一欵革除被罪諸臣特許建祠歲
時以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僱有存者厚加卹録

王稌與童景脩書　稌字叔豐仲縉先生之子　景脩名士宏

王稌再拜書奉景脩契家兄長執事二十四年之別
山川阻修莫遂一會晨夕惟翹企尺素之書稍慰契
闊至今未奉一字其於馳戀之懷奚啻饑渴去秋得
剡西孫孟昭書知有教輸至東陽煩單宗陽付趙希
德轉達舍下不意希德領書遂一疾不起後問其諸
子竟失所在惟增悵恨而已兹會貴邑祁姓庠人詢
知使門與其同里葉宅有姻聯之雅從而獲寄文候
動履廼吉賢伯仲均綏多福爲慰僕今歲假館於金
華郡城義士袁仲仁家童冠㕸㕸遊日學無寸進徒
於世有生無益死無聞之憂懼耳視執事賢伯仲德
修而業廣文雄而名振士林者不可同年語矣敝郡
斯文寥寥潛溪文脉之遺僅有浦江鄭義門叔度先
生檢討叔美先生乃弟叔端先生三數公而已聚會
間談論同門往事未嘗不慨然興歎先師遜志齋及
先人諸公之不作而深有羨於賢伯仲能繼斯文於



兹時也遜志遺文鄭氏收輯四五冊缺逸頗多長史
公每從臾僕抵貴郡會賢伯仲補完之貧病多故未
卜何時可遂僕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没欲執事與
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家傳行狀
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而謹藏或可待
時發揚於萬一此事惟賢伯仲從之久而知之深餘
恐未能暴白其志而遜志冥冥間寧無望於賢伯仲
乎擬次成幸附便來或躬造義門一遊甚佳遜志表
姪鄭季溫珣近有消息否或歸隱鄉里執事幸囑其
來與僕一會或可謀往聚寳門旅殯之所負遺骼歸

瘞故里此區區之素志必欲行之而未遂也執事幸
加深察因祁歸便特此聊達遠懷餘不能悉惟萬萬
自愛以副交遊遠望
弘治中給事中金谿吳世忠請表祠方孝孺周是修
練子寧黃子澄等諸死義者
吏部侍郎楊守陳曰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靖難後史臣不紀建
文君事遂使當時忠於所事者湮沒不傳及今采輯
尚可補國史之缺
南京吏部侍郎儲瓘曰方正學一時諸公必不可泯

瓘不自揣念其忠於所事嘗欲蒐輯遺事稍發其潛
殿閣詞林記略　　廖道南
方先生得家庭之教於書靡不通究常慨然以古聖
賢自期以經綸天下爲已任在宋濂門爲高弟子從
辭後每私居念及或見其手跡或對客談及濂事輒
交淚既官漢中濂墓在夔每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慟
哭移時乃去在　建文時羽儀斯文隱然爲當世重
以蜀王嘗賜號正學齋世號正學先生先生文章似
宋蘇軾然逸發放直浙龍門狂流倒峽而氣不可遏
雖博極群書而根據六經意章孔孟宋程朱以前無
有也濂嘗推之謂歐陽少師蘇長公姑置勿論自餘
諸子與之角逐文藝之場未知孰爲後先其後李文
達亦稱先生師景濂而忠義之氣凜然不可犯景濂
不能及世以爲知言
南京畿道御史陳禹謨一本爲極忠極烈極
久極公謚典未須幽寃未妥懇乞
聖明亟賜舉行以快天下萬世人心事竊惟人能與
天地並垂不朽者恃有一腔之正氣
國家維持正氣以振作人心者恃有褒崇之
大典臣念遜國翰林侍讀學士方孝孺者理學淵源

爲
國朝文章之冠忠義激烈爲古今人物之衡據其生
平每以聖賢自期人亦以爲程朱復出及教授
漢中時
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名其讀書廬曰正學我
太祖嘗稱之爲莊士又稱之爲異人又欲留爲子孫
光輔太平
建文君大名名儒修
太祖實錄以孝孺爲總裁後北兵渡淮誓死社稷
成祖令其草詔不從磔之於聚寶門外并戮其三服

之親上怒不已必欲誅其十族乃以門人廖鏞
等爲十族誅之是孝孺之忠實古今無兩而孝
孺之慘亦古今無兩
仁宗極憐之詔奸臣黨與從寬典至今二百餘年其
成仁取義之節人人能言猶凜凜有生氣臣頃
承差南畿刷卷每出入聚寶門中天氣清朗若
有一片激昂之氣在目天氣昏暗若有一片沉
鬱之氣不散總之孝孺之忠凝結於斯二百年
來令咸慨若與目相觸焉今
國家報忠之典猶然未及無惑乎道經此地者不惟



有遐思且多扼腕頃
皇上俯諭廷議大舉易名
盛典有忠如孝孺而謚法尚未頒行何以風厲
天下何以激勸人心昔
英廟時少保于謙亦以忠烈獲罪後
憲宗嗣位卽遣行人諭祭且曰
先帝已知其枉朕心獨憐其忠仍
賜謚曰肅愍錄其子孫爲杭州衛指揮世襲迫我
皇上復俞撫臣臺省之
請改謚忠肅晉其子孫爲錦衣衛指揮世襲是

皇上優恤忠臣之意有加無已乃兩臣皆浙產其事
同其忠同其死惟孝孺最爲可憫于謙叨蒙累
朝福澤幽魂稍慰獨孝孺尚未沾被
賜謚賞延之典久鬱而不暢臣亦浙人自幼聞鄉
之父老談及兩臣無不欷歔感泣今臣聞見旣
眞若不仰陳于
君父是有忠不舉不惟負
國且負鄉曲臣心何忍雖孝孺一腔忠義爭光日月
卽不加謚而天下萬世之公論自在但以
朝廷崇故之公與論之卹錄當以孝孺爲首況孝孺



之死總爲
聖祖神孫又與異代之死忠者有間如
皇上不以臣言爲謬亟
敕禮部比照于謙事例議謚仍於聚寶門外祠墓
特
賜表揚奏
請定奪庶上體
聖祖列宗在天之靈可稱達孝下慰天下萬世之輿
論可以作忠所關非細冒瀆
宸嚴臣不勝恐懼激切待

命之至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　憲牌爲褒崇忠義以培氣節以維風化事照得方正學先生學術源於濂洛忠清並之夷齊寧海十族蘭摧雲間百年椒衍羨此乾坤浩氣結爲峰泖孤雲如尚書魏公文學余公重圍可脫縱蹈海其何辭祠部俞公叅政任公一綫可留即遜野所弗顧大義一堂盛事千古前院立祠表章該府加意振舉其激勵人心之蓁遠矣仰府支無碍官銀製區一座大書取義成仁四字前書年月後列本院銜名懸之正學祠中以示



褒崇　周公名孔教

像贊

蜀王賜贊

綠鬢紅顏金精玉粹聘束帛於山林厝綸言於殿陛身遊乎蓬島方壺之間道泝乎伊洛洙泗之滋潜溪之後學名聞九重玄英之雲孫華聞奕世是所謂孝於父毋友于兄弟者也

又贊　太平謝　鐸

我台之學考亭是師逮于愚菴實聞而知愚菴之子是曰遜學益擴而弘上泝伊洛如麟在藪如星在辰旁觀一世絕類離倫潛溪之門蓋天下士驚咤起立謂莫敢比心實希聖自覩歆然銘盤書紳雖誠惓惓家人有箴宗儀有紀謂道之行莫先於此學以氣充磅礴四行孰顧孰忌禍福死生迄宋歷元士氣益下有復古初不在作者

傳銘

故愚菴先生方公墓銘文　宋　濂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爲世適益衍而彰傳道受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爲極盛時



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如此者不能偏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敷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徽疊照於斯爲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菴先生方公其殆聞而知之者歟先生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睦州玄英處士干宋初十五世祖廿四府君其始遷寧海侯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烱元鄞縣儒學教諭毋葉氏宋丞相夢鼎從曾孫女也先生幼而端凝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老先生實驚異目爲神童年垂弱冠徧窮濂洛關

閫道書及尋鄉先達授源委凡涉性命道德之秘窮
研探索寢食爲之幾廢因喟然歎曰爲學必合天人
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嘗一踐場屋言國家
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飄然東歸益閉戶
潛心于一卦一爻必欲驗諸事爲至於天文地理禮
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如指諸
掌會海民爲變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募
民爲水兵先生詣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爲盜未爲
盜者亦挺挺欲動柰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
也金剛奴怒不答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

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
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答納失里至郡招諭劉
都事基爲之副先生上書陳勦殄之略不宜姑息都
事韙其言而不能用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
發憤入山谷採松栢食之累日不返當路延先生入
幕府先生謝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吳元
年冬　大明兵取台州先生欣逢
聖主之出乃大有爲之時　疏舉賢才安人心黜豪
强除暴斂明教育十餘事將上之未果洪武二年詔
立郡縣學以訓導辟先生樂於育才即起應命自叙
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遺
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薰爲善良俄以母夫人春
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踵相接學舍爲空四年
夏
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
先生以母老不忍離左右辟去旁縣郡承使者風旨
雜逮媚連督索之先生上　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執
政奇先生材命就銓曹試考覈入格名列第二
上特命知濟寧府事偕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以行先
生至官爲書一通懸於康衢諭

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胥不
得呵問日引耆耋坐語詢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
堂頹圮聘前進士爲師弟子員有未備者選補之役
浮屠以葺廟堂廟南鑿爲泮池傍列兩序闢射圃於
廟北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中
否屬縣之內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二
千人兵後號爲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閱三載乃
稅吏徵近功不俟期歛之復以田定起科繇民益隋
田不增闢先生與民約定爲簡書列爲丁產爲上中
下三等等役析爲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爲則吏不敢

因緣爲姦歲且暮轉戍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
誅別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於道破產者十
八九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
民便抵法非所辭也卽載以舟具白山東行中書省
省義不問郡倉絕糧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病
不能適漕運者自淮安輸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就
輸郡倉而俾濟南致青州告于行省弗聽卽以聞戶
部戶部奏可行省臣愧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
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
號而卽工聲聞數里先生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



石爲寄閒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
之胡丞相惟庸以聞卽日　詔罷先是不雨先生
袒跣徧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
詔下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
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
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秋鄰境盡
蝗先生省愆不食稽首告天夜聞空中薨薨聲燭之
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則決
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繫牘尤慎於庶獄月錄
囚省不使久淹或文有未具時作糜徧食之夏秋之

稅每命斛卒斠槩高下出其手或至累旬不收民競
指倉爲穽先生令民自槩斛卒斂手不敢出氣遇將
西成預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遣一吏而稅常先
登江西浙西二行省運糧百萬濟寧水陸數千里先
生視如部民不使有錙銖怨對舊比每斛益四升以
裨姦耗先生憫其道遠言於朝蠲之府召州縣官屬
皆役皁隸往往索賂無厭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
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托月日稽違以
媒利先生私藏之緩急有程一自己出復行其法於
封內壹以信符召民民得竟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



相望于道初赴官時戶僅三萬稅萬餘石三年之後
稅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七百戶亦增至六萬有奇
二州二十縣家有積粟野無餓莩羊牛鷄犬散被郊
坰富庶充實如承平之世至於社稷山川諸祀先生
修崇壇壝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之外一如儀
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內庳陋汚濕居者弗寧先
生料揀材木候農之隙更作於城南庭堂室房弘敞
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令舟人伐木爲炭穿土穴
藏氷因其餘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
引河濟地勢高瀉搆石爲牐而時蓄洩之曾橋橫濟

二師歷歲久壞石塡河中舟道難之役師丁絙壞石
治灰而甓之故以葦囷庤糧火屢爲災救民爲陶瓦
甓屋百餘間中戒火令編民居爲曹伍遞相救恤其
患遂止大將軍魏國徐公達副將軍曹國李公文忠
統士馬十萬之燕駐郡稍久要官勢吏爭索糧芻相
膠葛于前先生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
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水涸舟膠不可
動脅先生曰即趣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日且
暮先生不忍煩民泣禱於天夜二鼓天雨黎明水起
數尺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爲政以風化爲急務以



德勝佐貳始雖倨慢先生委誠待之卒自愧服武夫
悍將不知禮久亦化戢在官縱無事終日冠衣坐堂
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髥辨方諱先
生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
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之間不
陳杻械箠鞭懸楹間示不妄罰省憲考績爲六府最
八年春入朝　皇上以爲善治民錫燕儀曹使踐
其舊職濒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秋八月
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省心銜之上封事言狀
詔御史楊某廉按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

服游索先生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如府中卒吏盡
繫之栲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誅誣先
生用倉中灰葦時十月囷未嘗附火而葦則苦公宇
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辨遂就逮民號呼塡道隨
行百餘里者將千數先生次子孝孺上書政府大臣
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
吏又誣及之孝孺復草疏將伏闕上訴而先生歿於
京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又一孝孺
與兄孝聞奉柩東歸十年春二月二十四月窆於縣
東北深潸童施山之原禮也先生娶林氏諱姬婦道



爲一族冠先十五年卒至是合葬生子二人即孝聞
孝孺孝聞年十三居母之喪不肉食至服除人以純
孝稱之女一人再娶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
王卒少房董氏育之董氏生子一人曰孝友二女皆
在室未行先生面白如玉須眉秀整不妄笑語動容
周旋必合禮法兵亂負母逃入深谷兩踵血流遇二
弟訓有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眞任質不事
表襮不以久近爲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肝膈衙冠過
郡者必以米醪備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萊蕪丞
陳川欲迎母爲養厄於無貲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

事奪祿買布帛給其用且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厩
逢其飲醉投案大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
若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平
奉養簡素不服紈綺御一布袍數載不易日不再肉
不治官事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毛不取諸人每
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進二水瓜
努以童十召州吏還之鄉人有爲饒陽令者以燖雁脩
書力却去乃已初至官府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
軍食告乏月取十斗爲食餘悉儲于倉或尤其迂不
恤也晚年益加畏愼書所爲之事夜則白於天俯仰

遜志齋外紀八卷之上　十五

皆無愧怍榮辱利害恒視之若一坦然不疑古所謂
體道成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其爲文章質而不華
平而中理有汗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濂私自念齊
國文公之薨殆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學寖微譁世
取寵者徒剽掠爲談辨誇多鬬靡者務組織爲篇章
文公所以扶世教淑人心者率棄爲空言故其臨事
之際仰攖俯拾唯恐利不入槖至有肅大賊暨之不
屑爲者嗚呼可嘆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
求實踐參前倚衡儼若上帝鑒臨涵養既純發舒自
異仁民善俗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大命雖止於斯

而其率性會道無愧於文公者尚皦然弗誣也孝孺
久從濂受經頗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歷叙其故而
繫之以銘銘曰
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爲大宗入天出人
完傳翼經有過必疏無幽不明嚌不詖篋千里來過
燦如聚星惟台獨多流光所及寧有驕昏揭彼日月
輝于天門逝者沄沄滅景銷聲不有人豪聞風孰興
猗歟先生行知尊聞養氣弗餒充乾塞坤實乎名隨
上徹九天鴻書翩翩降於丘園爰自布韋專城以居
象笏朱衣於赫其儀寵恩之加其廣無垠曷以報之

遜志齋外紀八卷之上　十六

誓不顧身敷宣帝仁逹于齊民以煦以嫗以致其亨
民或勞只如紡之緪乃平更繇俾遂其生黠胥舞文
其貪若狼乃障乃防而扼其吭人相告言久嬰亂離
父母孔邇我胡弗歸十百爲羣其來如雲操厥耰鋤
以播以耘我行其原萬桑沃然俯瞰于隰黍苗芊眠
鄰多孽蝗刺天而飛避不入境絕類有知眞儒之效
小試則殷誰曰漢吏專美其循太龢熏蒸郁紛輪囷
自此而升何澤弗臻大命止斯傷如之何視天方高
淚如懸河我又奚嘆數奇則然中心無慊生順死安
譽入殄瘁斯道之哀顧瞻無依胡寧不哀惟崖吾闕

渺渺者伐其中亦莫之識之悲

文學博士方先生傳　　鄭濟

先生諱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寧海人父克勤元末隱居　國初守濟寧有惠政孝孺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年十四五侍父宦遊齊魯間歷覽孔子周公廟宅閭陋巷舞雩所在從宋濂遊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孝孺顧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世咸以爲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



窮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召見　上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以輔汝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　闕下上識孝孺名特開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五年又薦召至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必陳說道德王喜甚請經論文無虛日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太孫即位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侍經筵備顧問孝孺[illegible][illegible]眷隆一時倚重凡將相大政大議輒咨孝孺

上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孝孺嘗作詩曰斧扆臨軒几硯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煙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遶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延名儒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會改謹身殿名正心孝孺獻銘作凝命神寶孝孺又獻頌皆用以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孝孺爲文學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兵既渡淮及江上畫策堅守誓死社稷建文君遜去　文皇以姚廣孝言



召用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諭再三終不從又詔孝孺草詔一見悲慟聲徹殿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　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文皇曰此朕家事先生無過勞苦置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即死詔不可草　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戮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

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
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先已經死宗族
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孝孺和粹貞諒事親孝處師
友篤恩義克勤守濟寧被誣謫戍江浦上書乞以身
代父不報宋濂坐夔州孝孺自漢中走荆榛往祭且
言之蜀王矜恤其孤備至與林右王紳郭濬劉浩葉
見太王叔英諸名士友善切磨道義被薦時王叔英
與書大率以時措之宜為言孝孺深然之及柄用輒
慕古王政即欲見諸行事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
過之嘗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為二十八箴又作



雜誡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
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
以篡臣女主夷狄雖一天下不可為正統作釋統三
篇多先哲所未發者四方夷裔得一字寶於金璧所
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
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
洪熙初　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詔奸
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
祀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或云錄孝孺家時得魏典
史澤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公詩
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是也孝孺死節事至今百六
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雖言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死
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
名史有別書以故彭惠安公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奸
佞儒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澤字彥
恩應天人為刑部尚書謫寧海 吾學編

又

先是　上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啟曰臣有
所託江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圍城之日必不降
請勿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上頷之及靖



難師駐金川門孝孺為鎮撫五雲等執以獻不屈乃
繫獄事具載前傳中　上大聲謂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
十族令復繫獄以俟乃據其宗支及九族盡抄沒之
每抄提人輒示孝孺孝孺執不從　上怒甚乃及朋
友門生廖鏞等為十族誅之然後詔磔于市時外親
之外親盡數抄沒發興州等衛充軍華謫三萬衛冉
調甘肅衛外親自抄沒後坐死者復數百人 華除記

又

廖鏞無為州巢縣人祖永忠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
嗣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　建文中

與議兵事宿衛殿庭靖難後　上以廖侯永忠子鏞與
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來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
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　上怒令軍校收孝孺
已而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廖氏兩子拾遺骸葬聚
寶山上甫畢廖氏亦見收兩子遂逃去永樂元年四
月錦衣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　忠節錄

又

王稌字叔豐褘之孫紳之子積學能文有祖父風受
業方孝孺孝孺甚器重之孝孺之及于難也稌感憤
涕泣與孝孺表侄鄭珣至聚寶門外求覓其遺骸歸



葬坐逮繫獄　上念褘忠特宥之方欲向用而稌以
疾辭還金華讀書青岩山中將終身焉稌與童景庸
書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與同志搜輯其學行
幽潛生卒始末爲行狀以傳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
遂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　忠節錄

又

靖難初齊黃方練上觸天怒俱罹赤族之誅于是
建文遺臣有行遯者題詩蛾眉亭云一箇忠成九族
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
首陽　敖英雜言

又　陳建

方正學之忠至矣然獨惜其不死于金川不守之初
宮中自焚之際與周是修輩爲伍斯忠成而不累其
族也考閱至此令人有餘悲焉嘗槩　建文諸臣論
之周是修王叔英之死從容就義者也方氏之死殆
昔人所謂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一時死節行遯諸
臣亦各行所志其在忠與智之間乎下此無論矣　粵瀆
遜史

方先生小傳　郡齋舊刻

先生方氏名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嘗以遜志名其



齋　蜀獻王更之曰正學世稱正學先生遠祖自桐
廬徙居寧海父克勤洪武初擢知濟寧府言行政事
名一時母林氏元至正丁酉生先生生時有木星墮
其所雙瞳炯炯如電甫髫齔日讀書積寸人以其善
屬文呼爲小韓子十五六時侍父濟寧歷齊魯之墟
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有願學之
志洪武八年父被誣逮獄上書政府願以身代不報
明年以文謁宋公景濂深驚器之名流老輩皆讓不
敢及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　闕伸理而父沒扶
喪歸葬又明年宋公致仕還浦陽復往卒業凡四載

所歸公尋徙蜀先生欲往省不果為文籲天願輸已
壽以延師齡洪武十五年　上用吳沉揭樞等薦
聘至陳說多稱旨　上謂樞曰方孝孺孰與汝對
曰十倍於臣　上以是不忍輕用諭遣還家數年
復辟至　上知先生志存教化謂群臣曰今非用
方孝孺時乃除漢中學教授　蜀獻王延之處以賓
師恒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先生久于蜀因得訪宋
公墓卹其孤遺癸酉丙子校文京府三十一年戊寅
太孫嗣召為翰林博士尋進侍講禮遇甚重當是時
天下識與不識咸仰之以為顏孟程朱復出既靖難



兵下城破嗣君亡　文廟納姚廣孝言召用先生
不屈死之夷其族時革除建文之五年永樂元年也
年四十六所著周易枝辭周禮考次目錄武王戒書
注宋史要言基命錄文統皆燬不傳宣德以還　國
禁漸開遺詩文始出于世贊曰方先生在當時名重
行尊故得禍最慘然以身殉主自其常分而心之安
也自晚宋來士習大衰先生無所待而與其志願學
聖人慨然以經世宰物為心謂三代政教鑿鑿可行
於今其本在修身故篤志力行箴儆之道無不備心
事皦然無毫髮可疑信乎曾子所稱君子人也誠得

師孔子將不為曾子矣乎

方希學傳　赤城新志

方孝聞字希學先生伯兄也少有至性年十三喪母
[illegible]稽典禮疏食水飲[illegible]越三年及父卒斷酒肉居宿
於外祖母亡亦如之每一號慟聲盡氣極嘔噦出血
扶而後起於是寖成羸疾行步傴僂然守禮益確親
戚鄉閭莫不稱為孝子家素貧窶一錢寸帛不私妻
子奉尊撫幼衣食賓祭喪葬婚嫁費用百出經理補
葺以身任之曲中儀節儉而不陋平居未嘗去書徧
[illegible]五經而邃於易精求聖賢旨趣由致知而誠身由



[illegible]而愛物務篤踐履不為空言發為文辭理深意
遠存心仁厚接物和恕里中有爭訟者不至郡縣而
相率以質是非聞以一言莫不悅服德器完精才具
優長通達世務議論甚偉先生嘗曰其所以粗知斯
道者非特父師之教抑亦吾兄之訓飭也卒于家　見修史私錄及赤城新志石龍集

方孝友詩

方孝友字希賢先生季弟也[illegible]傳　文廟召先生草
詔不屈親屬皆函縛就戮先生目之不覺淚下孝友
乃口吟一絕云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

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爲不愧先生之弟云石龍集

方氏二烈女小傳　　臨海章巘

正學方先生一門四節之盛世所共知而二女子之死未有聞也先年天台老儒西軒王宗元九十歲時與石梁王君度言授經烏傷山中有祝監生者老矣謂及見西楊閣老嘆方先生二女當先生死時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投橋水死其事甚烈當時西楊欲爲傳未就西軒以屬王君後石梁由南部出守建昌亦未及爲當時巘與石梁之子胤東實與聞之茲錄此附載記中以見先生篤學守道不貳厥心而殉君難精誠薰浸家庭閨閫閒雖二小女子臨變赴義視死如歸不懾不回與先生伯仲之死同時爭烈者



嘉靖庚申仲冬

書正學先生傳記後　　皖舒吳應賓

王子而降迄于信公成仁取義者踵至獨我　明正學先生糜百體湛十族千秋萬歲髮猶指冠尚論之林所無有也先生不以自哀而後人哀之哀愈至而愈不可解則爲先生謀盡不爲周廣文死不失義辟不及孥而忠智附焉嗟乎先生固可以爲廣文使先生復爲廣文則人知君之可以七尺殉而不知君之可以十族殉也有褁糧坐甲而俟于軍者退不暇爲廣文而進不必爲先生則將以中庸解乎長平坑卒同業則然與其死降孰若死戰睢陽之役刑善馬烹愛妾而可爾乃至驅老弱以饋壯士夫非率土地而食人肉乎兩將軍曰生者必死爲虜臣者不可復爲唐稰旦暮之間榮辱相萬誰謂兩將軍不仁釋種之殃孽自漁獵六通彈力莫之能圖慈被十方禍窮三億死實於生契乃獨知彼十族者自引自滿而先生贈之以死所爾使必先生能圯其族一時株逮之憲不謂不嚴告訐之綱不[illegible]不密何物藐諸能以余氏祀耶之死不生後死不死命有所制妖有所興爲先生也族者不害爲先生也死爲先生也死者不媿爲先生也族九原有知固可以彈冠而相慶矣況爲先生之伯之季之妻之女者乎而稱先民之鉄以教萬世雖謂先生爲終古一節可也



【記狀】

正學齋記　　金華王紳

漢中府教授天台方公希直備神明之資負正大之學慨然有志於聖賢者也蜀王殿下素加禮敬間嘗

聘置左右以咨諏正道公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前王方大肆力於緝熙之學日以誠意正心躬修體驗爲務與公論辨若律呂之諧肯綮之中無不脗合于愈加欽容納之與臣下言必曰方公今之賢者也遂賜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期其底聖賢也公退以告于紳紳聞三代之隆大道昭著風俗淳厚人倫明於上教化行於下故人之學焉者多出於正周衰列國分爭人尚詭異各負知能自立門戶而異端之術競起矣若楊墨之爲我兼愛老聃莊列之虛無張儀蘇秦之縱横韓非申不害之刑名管仲晏嬰之事



功有不能枚舉者逮至漢唐世愈降而道愈漓著書動以百計其爲說必曰我著書所以明斯道也而道卒不加明我立言所以開人心也而人心終不加古非徒無益於人其所以壅塞正途聾盲耳目者爲甚大天下之士莫不隨波逐流而相上下其於聖賢之道遂若岐逕之異趨矣比之三代之學其邪正爲何如哉尚幸間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足以回人心破邪說挽頹波而振餘風然亦不能多見若漢之董仲舒其言明白坦易爲得聖賢之心唐之韓愈卓乎特立於百世之下皆間世之奇才也至宋周茂叔以洒

落之懷得理與於默契心融之妙及其門者若二程子之主敬行恕窮神知化而道益宏遠矣其後新安朱子出又能推明周程之旨而集羣賢之大成於是世之先後雖不同要皆羽翼斯道而所學純乎其正者也故自三代之下論者莫先於宋有元之時若許衡氏若吳澂氏若許謙氏輩彬彬和附于下者益莫非朱子之傳嗚呼上下千數百年求其人僅僅如此而邪說之惑人反有過之則夫凌高篤虛勵志鼓勇而跌足於異途者可勝道哉此志士仁人所以扼腕而深悲也今公才足以振俗德足以服人生逢聖明



之世而又遭遇賢王之眷顧則所以追諸子而遡三代者公其可無意乎紳識志卑淺於公之學無能爲役幸嘗辱知於公最久故敢竊公之餘論以繹睿念之萬一苟以爲然則繼今以往益圖執鞭以爲御焉

## 正學先生事狀

臨海陳紀

先生名孝孺字希直姓方氏裔出桐廬玄英處士宋初徙居寧海侯城里曾祖子野祖炯元鄞縣儒學教諭父克勤母林氏以至正丁酉先生生癸卯母没時方六歲哀慕如成人洪武辛亥隨父知濟寧謁曹國李文忠公公[illegible]禮之期爲國士乙卯父被誣下獄上

書丞相府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丙辰以文謁金華宋太史公于翰林公視其凝重不遷於物穎鋭洞釋諸理有喧啾百鳥中見此孤鳳皇之喜館置左右諱經歷三時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　闕伸理值父沒扶櫬歸葬丁巳太史公謝事還浦陽先生復執經往侍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絶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言之析於一絲會歸大通每粗發其端即能逆推而底於極見於論著文義森蔚辭意灌然常新未始有竭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寒暑而已庚申之秋歸省祖母公惜别因叙其



素有之善昴以遠大之業且曰予所許者不獨在文後二十餘年當信余爲知言辛酉公徙蜀先生往省不獲爲文籲天願以巳之壽年輸委乞延師命壬戌秋在蘇城會葉林張陳四君子登巾山絶頂縱談千古竟夕不寐先生自以此樂乃蘇子瞻死後三百年所無也癸亥召至京以疾還壬申復召除漢中府學教授有令許至家與妻偕往癸酉閏四月到任時京府啟　儲君四川遵　蜀王命俱以鄉試考文見徵先生辭四川赴京府甲戌春朝　蜀獻王道經褒得謁宋太史公墓而卹其家　王好善忘勢召對不名賜號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學者稱爲正學先生自是書啟往復無虛時其賜教有曰闔門忠義爲百世光華先生謝云惟當克巳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丙子考文京府戊寅　高皇帝賓天　皇孫嗣位召爲翰林博士巳卯陞侍講命考文京府庚辰復司會試一時君臣道合有大制作若省躬殿銘凝命神寶頌御史府記東甌王神道碑銘皆出先生手是時海宇謐靖幽州兵起先生憂國追惟劉中丞基爲之淚下未幾天命有歸先生以死殉君至於夷滅不變上距宋太史公惜别時適二十餘年矣知德



之深知言之至至是信哉爲文雄邁醇深所著述有僅存者然當時有禁又五十年鄉之儒紳始蒐輯成帙鋟梓以傳南安守華亭張弼題其卷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僅見此老九原有知亦足以少慰也夫子小子景仰先哲直以甲子書其所信者以示不忘弘治巳酉五月朔

## 賜書

蜀王賜方漢中書二首

公西州之冠冕有識者無不心悅誠服而新學晚生亦有所依歸也余一日不見有如三秋況在遠道乎

[illegible]氏有言能自得師者王又曰務學不如務求師良
有以哉
予以眇躬藩衛宗社之重亦必愼簡賢良以備顧問
爾懿文清節有東漢之風尚志立言爲當代之重祕
閣閑書燕閒賜對經帷進讀道德坐論矧乃郡庠之
責學課之繁別既數月良非得已忠言嘉謀予所饑
渴竭乃心力副予眷待遺書指不多及

蜀王送希直先生還漢中詩

嶓山峩峩江水泱泱我疆我理俾民以康
庠言匪乏孰善匪得闕士孔多我敬希直



謙以自牧卑以自持雍容儒雅鸞鳳之儀
有學有識乃作乃述追之琢之金玉之質
侍我經筵不倦以勤非德不言非道不陳
職思其歸義不可奪采采者芹伺教如渴
爰抹其馬爰振其衣拜手稽首載辭而歸
昔之來也春日遲遲今之歸也凉風凄凄
悠悠我心念子良苦爰命僚臣飲餞江滸
王道如砥既歌且詠八月初吉抵于南鄭
沔彼江漢亦合而流瞻彼岷峨鬱其相繆
心之知矣臨別繾綣子如我思道豈云遠

歲行在子文閣秋開較藝至公遜之西來

蜀王賜方教授詩三首

伊昔開東閣相看眼獨青文章奏金石衿佩覩儀刑
應世遊三輔焉能困一經前星垂炳耀染翰侍彤庭
聞說環空天下士只疑身是洛陽人少年有學談仁
義高論無慚問鬼神九載之官看教育萬言[illegible]
敢陳曳裾已在長沙日知己相逢此志信
四十雖聞不動心平生富貴豈能淫屢蒙論薦來天
府自負文章入翰林養望也須添白髮觀光仍遣教
青衿河間好古嗟予慕多士從遊愛子深



蜀王送胡志高赴漢中兼柬方希直二首

趣裝何處去驅車赴漢中欣然遊大郡況復依方公
學問日益博道德日益隆丈夫志遠大那肯局樊籠
仙年居館閣步武接夔龍
胡子蜀中士受公知更深不憚三巴路欲成仁者心
伊昔韓門士籍湜蒙賞音暴哉今胡子願無媿鄭林
鄭公智　林良顯

蜀王讀某命錄

武皇稱汲黯近古社稷臣卓乎天地間百世有餘芬
宋公廊廟姿志慮殊精純由來慕前烈願學在斯人

雖處江湖遠擬欲踐臣鄰苟非堯舜道肯向黼扆陳
嘗笑賈大傅前席對鬼神著書累萬言所言皆歸仁
爲君觀此書四海屬經綸爲臣觀此書有儒能致君
聖賢友多聞我亦忝嘉賓持此以贈我讀之至夜分
撫卷再三嘆艮可媲典墳

贈遺

送方生還天台詩有序　宋潛溪濂

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求師而爲師者得
一英才而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顏色此無他
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已也予以一日之長來



受經者每有其人今皆散落四方黍稷雖芃
芃不如稊稗之有秋者多矣晚得天台方生
希直其爲人也凝重而不遷於物穎銳有以
燭諸理間發爲文如水湧而山出喧啾百鳥
中見此孤鳳皇云胡不喜越一年別去感慨
今昔又云何弗思退朝之暇懸燈默坐因發
於聲詩一十四章以送之末章用來字者冀
負笈重來以迄於有成也詩曰

北風何逶迤雪花大於手之子有遠役忍勸尊中酒
念子初來時才思若繭絲抽之已見緒染就五色衣
成之行儒林孰不生豔慕蹤躡媚學徒三步一回顧
余生老且至秋鬢垂兩肩得之喜欲舞如獲[illegible]璐然
素編躭清晝靑燈坐深夜探玄欲忘寢薦味如啖蔗
一朝別我去何以釋離憂不禁秦淮水流于江上舟
但願逆風起吹舟不得往共穿鍾阜雲時看白石長
凰本無情物豈能知我心事既不得諧贈言如贈金
須知九仞山功或少一簣學貴隨日新愼勿中道廢
羣經耿明訓白日麗青天苟徒溺文辭螢爝欲爭妍
姬孔亦何人顏面了不異肯墮盆盎中當作瑚璉器
不見金谷園瓊芳委塵沙泰山有喬松老榦凌蒼霞



四海皆兄弟知己獨難遇伯樂倘不逢鹽車厄駿驥
明年二三月羅山花正開登高日盼望遲子能重來
洪武九年冬十一月書于蘿山石室精舍

送希直歸寧海五十四韻有引　潛溪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寧海方生希直以文爲
贄一覽輙奇之館寘左右與其談經歷三時
乃去明年丁巳予蒙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
經來侍喜動于中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
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
肆言之離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生精敏

絕倫每粗發其端即能逆推而底于極本末兼舉細大弗遺見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辭意灌然常新袞袞滔滔未始有竭也細占其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爲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逐於文藝之場不知孰爲後孰爲先也今爲此說人必疑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爲知言而許生者非過也雖然予之所



許生者寧獨文哉庚申之秋生以不見大母者久將歸省焉予深惜其去爲賦是詩旣揚其素有之善而復勗以遠大之業云詩曰

昔在辟廱時英才常駿奔水碧與金膏價重駭見聞終然無根蔕歛散空中雲方生海上來玉立而春溫袖携綈緗書面帶黼黻文揖遜入禮域陳義凌秋旻同飡大倉粟共勘典與墳潛深索幽邃穹高攀嶙峋踏雪忽言別涉險航江津梅花似相憐沿途慰孤貧湛恩來九天憫我髮如銀特勑還故山許與煙霞親生聞抱經來處此寂寞濱滸蒼扣無始溟涬窮無垠宇宙所管攝載籍所敷陳終始鈞鈐之若大樂建鈞律呂按高下宮商肅君臣啓和免沾懘疊奏歸繹純桑濮咲靡斥淫哇竟何存黃鍾歷瓦釜庭燎滅鬼燐似玆稽古力可敵戡定勛濡毫寫雄顥勢足移峨岷漏泄渾沌竅出入造化神變幻波起伏淸溫玉璘珣盡抽神奇秘不墮臭腐塵所以日出之愈見光景新山鬼當灑泣湘靈且逡巡振古著作家後先各繽紛豈知萬毛牛難媲一角麟古今二千載有如星在晨豈意瓦礫中見此席上珍予生髮未燥立言鄙河汾結交一世士暮齒越七旬姸媸與苦良入目無留痕



自非病狂藥顚倒甲與稺寍因一學徒謏辭浪云云大言心不怍秪爲所見眞生今省行期序飲松竹根笑摘黃金花起泛靑瑤尊酒酣兩耳熱劇論如抽緡寧無贈別言有志須當遵眞儒在用世毋徒滯彌文文繁必喪質適中迺彬彬有虞號多士九官展經綸惟時亮天工外夷悉來賓不聞有著書鼓蕩摩乾坤生乃周容刀生乃魯璵璠道眞器乃貴奚須用空言孳孳務踐形勿負七尺身敬義以爲衣忠信以爲冠慈仁以爲佩廉知以爲鞶特立睨千古萬象昭無昏此意竟誰知爲爾言諄諄毋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

洪武十三年庚申秋九月吉日

先生與伯欽書云太史示予此詩未嘗以示人蓋以其知者少故也今特錄寄吾兄前輩勉後學惓惓之意不特在乎文辭而已望相與勉之

贈太史公送方希直還詩　　臨海林佑

天下之士不能皆賢拔其尤賢者而訓廸播揚之則天下之未賢者亦將觀感而興起矣此善教之道也孔子論仁論學之際一則曰顏子二則曰顏子而三千之徒亦自以爲不及日夜勸勉求其所以爲顏子者終聖人之世雖庸才末學聞風而起者皆有所成



非教者約而所成者博哉苟不擇賢愚槩而進之非惟彼未有所悟而我之教無迺屑屑矣乎當今之世去聖人已遠孰聖人之道以戶牖天下者太史公一人而已天下之士登公門者奚翅千數而公許與之間特於希直深有望焉觀所贈詩拳拳之意蓋可見矣雖然使天下之士其立心其操行其爲文辭誠如希直者公之心也幸而僅有焉又烏得不深望哉又烏知所望於希直者不爲天下學者之所望哉吾知此詩之作不特於希直見之

又　　臨海葉見泰

見泰覩宋太史公以年則父兄也以道則師也少爲學子時常思從公遊而不可得洪武初自安南還始拜公京師公一見即呼爲忘年友而不屑以師父兄自居頗疑公有所惜既而侍公者數月辨論規誨未嘗不爲予盡乃益服公學鉅德溥信乎其爲一代偉人而非拔爾小子之所能測也其後爲廩祿所縻挈挈然往復南北雖或問至京師一再見公而不得久嗚呼公今不可作矣閱其遺稿輒潸然出涕公高弟方君希直性孝友爲文章雄邁醇深登公門者皆莫能與之齒公特鍾愛之雖親子姪弗及也在金華時



嘗辭歸省公作詩二百餘言送之所以期望之甚重今年冬予與希直同徵赴京師希直於舟中出以見示相與收淚讀之予且哀愧無以荅公之知希直方富於齒尚益自力以求副詩中之所稱也夫洪武十五年長至日

又　　同邑郭濬

濬事愚菴先生時希直年纔十四五操筆綴文固已不凡後希直從先生守濟寧由京師還值予武林出示今太史公所贈詩觀其規勉屬望之厚情詞藹然濬疑天下能文之士莫不以得出太史公之門爲幸

如希直者宜非一人而希直以童冠之年厠於其間獨何道以致此哉去年冬太史公來朝往拜之頃復得與希直晤叙且得盡見其所謂遜志齋稿文氣渾成識見卓邁動以聖賢自許其身不但盲詞之古而已然後知希直之致此者有在也雖然古學不明久矣世之人以時代觀人而不知今之可以為古故特達抱負之士恒見累于多口是雖習俗與時移易抑亦吾道未有以信之爾希直尚益勉循古道與復古學不負太史公屬望規勉之意使先生之學大被于世斯為善為人後矣惟希直念之



## 染說

金華蘇伯衡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為色取屋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棠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涗水取欄之灰以為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淫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為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為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眾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于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目而愛翫之乎此惟善工者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釆人之所為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之所同也出於口而書于紙而巧



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染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辭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况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况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潁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于妙矣其視六經豈不

有徑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illegible]言於爲
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
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
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辭氣非六經不
足以言文玄非天黄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
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緅非雀紅緑非草木不足以
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
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
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縉紳以至四方之
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爲不可及余每



過宋公退即希直讀其所爲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
有得於文之玅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
故因以此勉焉余自蚤歲徒盡心於文章垂五十而
迄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
余説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予哉此予之所
以致愛助於希直也洪武十九年秋八月望日

古詩贈希直　葉見泰

吾友方濟寧其人世希生有如炎燉之雪曙天之星
平生持立不狥俗窮年矻矻惟究心乎羲文周孔之
道徑一旦起作郡卓然爲羣黎之怙恃列牧之儀刑
[illegible]原長往不可作使人思之法然雙涕零我言濟寧
令不死濟寧有子字希直外焉才華已絶世内焉持
敬恒惺惺往年我謁宋太史見之坐右愛其風神秀
發目光如月雙眉青太史文章擅中土東播腧若木
西流入崑冷每稱希直稟間氣旁馳餘子猶以淸渭
臨濁涇太史猶巨鐘而我猶寸莛我誦蕪陋辭一一
爲我側耳聽只今遠行不可覯迸入樊籠仍剪翎我
歸已五載俛首類拘囹每一念疇昔中心若生螟今
年希直忽相過使我洒淚如醉醒握手塵市中顧影
兩蛉蠏雄文細字塞巨帙咄哉著述能爾馨振袂快



讀不可了雅辭宏論開心扃其顯遏雲漢其幽通窈
冥瞻如戈甲積晉庫奇如盤鼎鐫商銘麗如勾芒青
春布花卉壯如豐隆白日驅雷霆千流萬派怒奔放
終然帖帖趨東溟顧我欽退餘守口動如瓶今日得
子文眈誦不暫停有如赤日途解渴得楚萍又如藜
藿腸忽咀五侯鯖瑣瑣彼何人迺工月露形劃然周
廷覩巨燎光彩不復窺微螢嗟哉希直執經太史門
聞禮濟寧庭以文比行益峻持以用世不啻如養
生之穀粟濟疾之參苓胡乃僻處東海裔坐閲晦朔
[illegible]蓂我欲其爲不朽計鋋鍔淬礪重發硎至音詎

能秘錫鑾若和鈴並須上追虞書姚周雅豈肯下比秦晉方魯騶于以作春秋之羽翼爲禮樂之藩屏嗟哉載道器靴謂在世猶綴靈上帝閟世惘斯文寧復下取勑六丁水爲江漢星作斗鑄之金石垂千齡

洪武十年夏五月吉日

送希直遊金華　　同邑許繼

良會古所惜光景不可留故人今有行出門復悠悠晨鷄號遠陌行色滿道周惻愴意莫宣慷慨意難酬願言力古訓所貴德業優千里從明師豈徒事遠遊川原渺何極仰止在山丘余生學苦晚賢哲忽我尤



顧乏馳騁力重增離別憂遙遙金華道逸駕邈難儔瞻望兩相失從君去無由願爲東南風吹上八詠樓願爲雲端月照彼雙溪流君情諒不違我心復何求

答希直　　許繼

癸嶺隱天末遙思正屬君慰情來遠札動目有新文逸驥莫並駕離鴻常念羣山空歲華晚舊話幾時聞

送希直應聘赴京　　許繼

陋學窺千載古今極寥寥奇才不世出先哲何其遙方子間氣英孤鳳翔九霄經史歛胸臆早歲能充饒深造入玄閫精研味腴膏發爲五色文光燄萬丈高吐辭信雄筆江河勢滔滔聞者但縮喙白首慚俊髦父知潛溪翁恩義猶同袍顧託有深意揚言豈虛褒聲價凌海嶽山澤焉久遯神珠隱自現寶玉終難韜中使隆優禮特起推賢豪天衢麗雲日盛際宜有遭紀載小班馬明良慕夔皐微猷諒已著榮名非所徼同鄉託交誼眷戀豈一朝因依附勁翮愧我腹背毛會難思少留去馬疾若飈情至不能別病懷空鬱陶

問希直自京還　　許繼

玉音初捧巳殊倫天意深嘉得異人衆謂歐蘇才復出我知孔孟道當伸賜歸使就林泉養期用留爲瑞



世珍一旦巳成千載遇高風矯首在清旻

寄方正學內翰　　樂平程仕簡

三十年前下董帷姓名早見註黄扉古今文字非無託天地精華信有歸金匱入編嚴斧鉞紫泥承詔落珠璣斯文盛代惟公輩林下何曾有布衣

答方希直先生書　　王紳

紳向時嘗立於道邊見有行者揖羣兒而問曰其將往于某敢問何之羣兒指曰當從此往有頃行者悔曰羣兒之言不足信乃更揖於父老父老曰當從彼往行者從父老言果得周道以此自懲學問之道果

何異哉自孔孟沒後道術分裂百家竝起各自以所見爲言上下數千年其人不可勝數大抵皆得其一而遺其二剽其末而失其本者也甚至敗道傷化流毒遺害者有之況至於今風俗愈瀉敎化愈澈則其言又豈不甚乎此豪傑之士所不忍見而自默稍有志者當愼擇而聽信之也紳質性愚陋固不能立言以攻之然切欲愼擇而聽信四五年來問道之心甚切羣兒之言喧囂閧鬧于耳者亦不爲不多及求如父老之言惟執事也故紳於執事之言毎心融神會旨解意通獨恨力不足耳苟其可强雖水火在前弗



顧也今執事乃惠書以紳能聽執事之言爲獎嗚呼以善道告人而從之人之情也又豈紳有過人也哉雖然執事所謂知言難遇發口祇覺無味故默默自解此則紳之所惑者也自昔聖賢之生豈必逢聖賢而後言皆俯躬曲就喋喋而誨之惟恐其道不明也孔子嘗環轍於魯衛陳宋之邦至老不倦後雖有無言之歎然亦發憤之辭也孟子奔走於宋梁之國汲汲以仁義闢邪說時人不察或譏其好辯而孟子不沮觀其所爲可槩見矣今執事備精誠之才背純明之德日以立言明道爲己任而期底乎聖賢之域庶日談論於衆人之中是者進之非者斥之使開其心化其質是其宜也胡爲默默以自解無乃與孔孟之心異乎雖然紳之愚世所不取而執事且敎之又安知執事之言非孔孟之意乎徒以紳受執事之知而不以是爲復是負執事之心也又豈紳之心哉

上侯城先生書 先生又嘗號侯城生　王紳

君子負天下重望者必有副之之道也然言其衆非一士安得人人而誨之哉言其久非一時安得日日而語之哉古之立言著書者正以此也紳切見執事以英妙之年早膺天下之重望然而副之者非無意



也第恐有所未盡焉姑以近日目所及者言之自卯而入見于王口談堯舜周孔之道日閱書詩六藝之文及申而出接見賓客學徒者十數輩扣之以律而應之以律倡之以呂而和之以呂無不各中其節其用心亦云至矣而其勞亦且甚矣然復以爲言者蓋以陳于王前者雖甚盛而尋丈之外人不得而與聞也接于往來者雖甚美而閭巷之間人不得而共知也是則執事窮神憊力於一日之中而所及者止此則又何以慰遐陬僻壤之望哉此紳之所以拳拳望執事立言著書以明道也且道之不明亦已久矣自

孔子沒異端竝起至孟子塵而斥之其言見於七篇之書其書雖爲門弟子之所記述然莫非其精神心術之所萃後乎萬世斯道藉之爲保障生民倚之爲粟帛其功不在禹下者豈止及數人而利一時哉其後若荀卿若司馬遷若劉向揚雄班固輩莫不各以著書爲事而其所至亦各不同惟韓愈獨不喜著書故張籍切切爲言愈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紳未嘗不慊于懷以爲著書必待五六十且萬一天不假年則賈生之策不及陳而文中子之中說不及著也切意愈之卓立豪傑適于近世其書之不著固不足爲



其重輕第人之仰望者不無觖意焉今執事之才之美固將轢馬劉駕揚班而底孟荀也天下之所仰望者豈外此哉執事苟不亦有以副之吾恐望之弗得必繼之以怨怨之不止必隨之以詆且毀也或者又謂凡著書必其道不行于時故托於書以自見耳今侯城藴才蓄德筮仕云初方將駸駸見用以究其志奚以空言爲事乎曷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竝列非一日矣孔子亦曰有德者必有言未聞立德者棄事功而建勳業者遂忘言也周公其德大聖也其位冢宰而攝政也其言散見於詩書周禮也迄今未有病之者而著書豈足以病執事哉今執事之德厚矣言之見於文章日用者大而至矣苟遂因而筆之於書則雖安處一室終日如愚而遠近之人均受其惠矣何必窮年竟月披剽冒暑奔頓於道途以副人人之望而卒不能周其望乎惟執事其納而圖之

上侯城先生第二書　王紳

向者不揣愚惑輒獻瞽言於左右蘄執事立言著書以振天下之聾盲情激于中不覺覼縷執事以爲然耶誠笑納之俾副其望可也以爲非耶訶叱而麾



斥之不爲過也今既不遂其請顧乃賜荅以千數百言若有所論辨者尤見執事之德之弘不以言之不善而遺之獨固守其謙撝而不變又且道之使盡其言者是豈紳之所敢望哉然而有不可已於言者故不得不終其說也執事懲揚雄王通之徒未明道而著書爲無益於世遂欲躬顏子黃憲之行俾默默無片簡之可傳而後已是猶懲人之病風而惡出畏人之溺水而却游也不其矯之太深而過情也哉且天之生聖人也豈特獨厚其身邪亦將用其有餘以備其不足爾觀乎堯舜禹皐陶益之典謨高宗湯武成

康伊傳周名之訓詁若孔子之所以刪述曾子思孟之所以繼紹其大要皆所以成已而成物也以是聖人雖不出世而斯道不終泯者以有斯文之足徵也今執事又謂斯道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縱著書不能加於孔孟故辭讓不爲是尤不可也且所謂成已成物之道六經已具載矣孔子無言可也而猶不忘於弟子之問荅孔子大聖也其言該博無遺宜若無以加矣而曾子猶用心於大學子思親承曾子之授且聖人之澤未遠可以忘言矣亦汲汲於中庸孟子時異端雖起苟舉聖人之說而闢之亦可矣



乃反覆乎七篇之言至周元公道絕千數百載文獻昭昭尚在也亦必以心得之妙筆而爲書其後若二程子若張子若朱子若呂子輩莫不各以著書爲事其餘紛然作者不暇論彼諸聖賢者豈不知天下之道一揆也聖賢之至不可等也然且鰓鰓焉若此者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至仁之心也今執事言行皆取則於賢哲顧獨於斯而避之此紳之所以未曉也且執事之所以脩于已者美矣而士之所以望於執事者亦至矣正宜寢不安席食不下咽拳拳夜以繼日而圖副人之望尚何暇恬居晏處而俯與紳論辨去取乎哉惟執事深思而毋忽

【碑記】

明方先生墓碑記

嗚呼先生精忠大節可謂得死所矣以先生才志遭時秉政經綸三四載竟不能止靖難之戈豈杜萌防潰固有遺畫與抑天授聖人匪人力所能支也

肅皇帝既悏大公鑒諸臣之烈迨今上且從京兆請得祠表忠庶幾幽魂以慰乃先生死南門外其葬所竟無識者余甚慨焉因遍詢諸士



人數月得一二耆髮爲言先生死戚友多蒙難無爲主者士人或以甕收遺骨竊葬於聚寶山之側在今永寧寺後余懼其久且湮沒無傳也因爲立石其上併誌歲月於碑陰俾後有攷古君子得覽鏡焉嗚呼湯武革命夷齊叩馬聖人益兩賢之後世爲人臣懷二心稍臨利害輒變節易面以從之者聞先生之風其能無惕然愧哉先生故浙寧海人或云邑有先生墓夫先生浩氣塞宇宙何論首丘且度當日時勢以徵諸故老所傳必藏魄玆山無疑今北邙雷首及孤山皆有夷齊墓忠義神靈

所在惟人欽祀亦無足深辨也已
皇明萬曆己丑一陽月既望南京禮部主客司郎中
新安汪應蛟謹識
祠祭司主事臨川湯顯祖
前判撫州事新安程心德　同立石

方正學先生石墓記

方正學先生殉節遜禍于建文諸臣中最烈而近
日所以卹錄章顯者亦最盛其後人得自雲間最
奇于是雲間金陵各有祠以其後爲諸生典祠事
相傳廖氏子拾先生遺骸瘞聚寶山新安汪公訪



求故老得其處封而識之今在祠旁祠以墓故建
而雲間處士徐鯨用石甃之爲之華表爲之除道
爲之畫界諸謁祠展墓者不施哀而哀不施敬而
敬矣先生九世孫諸生道行受臺檄主金陵祠墓
造余言曰先人沒二百餘年而忠義寖著有合祠
有特祠
列聖之所褒叙學士大夫之所揚詡休有烈光矣維
此一片肝腦塗地其誰不傷心流涕者而徐君計
久遠使先人九京之魄若加肉于白骨東北顧而
大內東南顧而

孝陵
高帝與
文子文孫陟降在天先人忠魂儼然侍從其間寢廟
陵園上食奉酎如將憪先人而分卮酒杯羹之饗
也方氏萬子孫其何敢忘徐君之賜所以墓謂之
撫子幸爲記之余嘗稽古死諫死事之臣若周于
比干齊于顏蠋楚于巴蔓子漢于溫序皆修其墓
爲臣鵠其他若信陵文翁名父盧植之屬往往出
上人弔古墓駕非下意也若蒼頡投刺董江都下
馬延陵季子南州高士征虜度遼掃除畢域有舉



無廢名德遺愛衆所曹好非一人手也若擇葬而
祔于蘧瑗要離西門豹以古人取重非爲古人地
也若侯巴曹敞趙曄王忳范式繆彤爲師友故舊
營墓非異代人也若李翰請招魂葬張巡盧志黄
橋劉昌旌義懷忠大抵將士鋒鏑喪亡且上下同
心爲之非有諱禁也若何點家園有卞忠貞冢植
花于側每飲必舉酒酹之非于冢有功也徐處士
以貨殖起家而慷慨好義加隆方先生墓不遺餘
力上以補
朝章德意之所未備而下以啓風雨霜露怵惕悽愴

之思樹高山景行先民大猷之望豈惡其聲而內交要譽則忠義之所感深耳夫墓有卜兆而厝之者草臺之東孤櫝之西化鶴眠牛之類是矣有遊樂而安之者習郁魚池曹植魚山秦頡鄧芝范順柳世隆之類是矣有富貴而侈之者丘虎池鯉五丁翁仲武擔祁連葛陂岑京兆阡丹陽郭之類是矣有任達而薄之者成子高地不食莊生萬物齎送楊王孫贏葬之類是矣有好名而傳之者龜趺蘇辭遺讖懸記題甓勒銘杜鄴趙嘉之類是矣有鬼神而憑之者許子將曾子敬蘇節王濬託于夢



寐武里不舉火石室聞異香鼓角管絃講習詠誦聲隱隱可聽之類是矣有詐託而逃之者曹瞞疑冢桓溫繆處石虎僞陵之類是矣然而時移勢替兵燹焚掠樵牧蹂躪狐兎窟穴荆榛蒙翳其免于孟嘗雍門之悲者誰與方先生墓刀鋸葅醢烏鳶螻蟻之餘也昔曾不得蓬顆被尺土至于今久而愈彰湮而彌伸是寧有異故哉忠義者天常地紀民彝物則永貞堅固不刦不朽之物也先生往矣精忠大義塞兩間並三光即石有時以泐陵谷有時以遷而正氣英聲能使百世之下匹夫聞風興起因是以見忠義爲人心同然國家政教邦治雖草野中有行直道扶清議如徐處士其人者良可紀也先生事國史野史竹素碑板不一書而足與其立孤復姓置祠與田之詳別有記錄不具論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兼按察司僉事
予告前兩任浙江山西按察使七任江西河南四川山西陝西左右叅政五奉
勑提督陝西學政整飭江北河西洮岷兵備督理山西糧儲翰林院修撰



國史官京山後學李維楨譔

重修石墓門聯

十族遺骸埋聚寶
千年孤塚表長干

山杇徐鯨題

正學先生遜志齋外紀上卷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外紀卷之下

南京操江都御史嘉善丁賓　南京翰林院孔目仁和錢繁庶
南京鴻臚寺卿歸安錢士完　南京禮部司務仁和羅大冠　僉校
南京翰林院編修餘姚孫如游訂　後學　上元姚履旋編輯

【祭弔】

過侯城里有感　金陵魏滐

尹與衝雨過侯城撫景依然感慨興黃鳥向人空百囀青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謁侯城方先生祠　天台謝省

侯城里侯城亡人死不死萬丈文光射列星正流一派分洙泗忠肝義膽照冰雪烈氣憑憑塞天地神遊帝側騎箕尾行天還整義和馭寒爲陽和旱爲雨精靈颯爽誰能閟冥交不用覓逢干脩撰王郎舊知己



靜學先生

又二首　太平謝鐸

我憶侯城人不見侯城里悲風忽何來令人淚如雨侯城西薄山侯城東逼海西山不可餓東海不可死千秋萬歲心慘惻竟誰語惟應劒光血夜夜衝斗起

欲問西風酹一樽乾坤何處著英魂百年事過風前燭千古名傳海上村香火半龕誰地主孫枝一葉是君恩夕陽滿地傷心淚付與江流自吐吞

謁正學先生祠堂　吉安袁道

我從東南行清風東南至往事垂百年行人口如矢大商有夷齊大虞有王魏稽首拜先生地下知誰愧

侯城里二首　姑蘇顧璘

萬壑千崖控海門愁雲不散晝長昏王京枉積林間淚歎息難招闕下魂直以孤忠懸日月不勞遺草落乾坤椒漿欲奠知何處古木含風自吐吞



一點緋衣入帝庭九天風雨晝冥冥雲迷杜宇遊魂黑草染萇弘野血青四海衣冠收節槩萬年宗社屬神靈英雄已去心難死長倚南箕化列星

弔正學先生祠六首　四明趙參魯

太祖知遇

神武開天泰運新大廷名見禮儒紳坐延鶴禁占莊士面試芝文詡異人立釋仇誣恩獨解暫令敎授用猶屯貽謀光輔留它日應向文孫效致身

文皇赫怒

草創鴻圖世未平赫然靖難起燕京炎飛大內千官散霆凜精忠一族弃天命有興應有廢人臣殉義詎

列生萬年綱紀從茲肅一死誰言似羽輕

仁宗恩恤

居守登庸纘緒年獨憐死事沛恩先仁開黨禁踈湯
網忠許誅夷廓舜天若壯干逢蔣地下豈論楊解結
生前卓哉善繼　文皇志總爲乾坤恤故賢

今上記祀

二百年來缺表章幸逢　明詔植綱常臣憐節義先
朝盛俎豆春秋後代光祠拱　孝陵雲漠漠墓依寶
阜樹蒼蒼景行不盡湘纍思英爽還看在　帝傍

篤行全倫

遜志齋外紀　卷之下　三

獄降弧辰虺大星生來至性篤天經上書代父甘江
戍遠道追師泣蜀靈旣翁二難棠棣煒先幾自決室
蘭馨更奇少女雙成烈共與先生照汗青

明德胙後

一葉君恩借姓余昭昭名筆紀詩書雷霆顯赫無噍
類雨露潛滋有子餘俠尉間關當抱托義民保抱任
程渠天憐正學斯文脉故遣千秋奉藻蘋

正學祠聯

聖鑒天昭食祿懸知心自盡
恩綸日煥表忠特許祀初隆

十族已甘同化碧
一抔何意獨招魂

嘯風亭聯

鍾峰凝望紫雲深處結精誠
鷺渚紆迴白浪高時橫浩氣

取義成仁了當一生臣節
廉頑立懦興起百世人心

大司寇心翁老師題方正學先生祠分爲各欵
賡和未能聊成四律　福唐葉向高

太祖知遇

遜志齋外紀　卷之下　四

少年誰負洛陽才紫禁親承　帝寵回但使文孫成
羽翼不妨異世寄鹽梅纍臣自學秦庭哭　聖主還
從代國來回首　孝陵煙樹裏寂寥弓劒不勝哀

文皇赫怒

燕歌一夜滿都城此日千官奏　聖明不見鑾輿隨
舊主猶聞天語喚先生兩朝事往　恩還在十族魂
銷詔豈成爲問精靈何處是雨花臺畔子規聲

仁宗恩恤

聖朝基業地天同得失何須問楚弓九鼎依然歸洛
下兩都猶自壯江東空山久沒孤臣骨青史誰傳義

士風可足　仁皇恩浩蕩　綸綍千載見精忠

今上詔祀

松楸冷落傷長干獨有遊人淚未乾一自墳頭沾雨
露遂令祠下走衣冠江聲欲向荒城咽草色愁從舊
苑看廟貌好留歌舞地六朝臺榭已凋殘

祠聯

木末起悲風魂魄猶疑來十族
墳頭餘宿草功名應不羨三楊

又聯　西吳朱國禎

皆死不回既判著麻衣十族江南皆義士



表忠第一想拾來殘骨千秋木末莫名山

又聯　天台王萬祚

國家庠序學校之教得力在臣無二心
聖賢格致誠正之功到頭總死完一是

又聯　雲間鍾　徵

寒谷回春十族洗魂依俎豆
天威既霽千秋峻節侈乾坤

又聯　武林錢養庶

爲君臣而及朋友十族成仁
登丘隴以覽山川千秋仰止

古風一首　揚州衛承芳

峩峩聚寶臺新祠弁其巔上有忠烈魂發之二百年
問祠爲誰歟先生方正學高文燦星斗懿行挺山嶽
龍雲既以會魚水欣相投鼎革自帝命廈傾匪人謀
當其雷霆摧肯愛肝腦裂刀環已築口弗輟吹堯血
正氣塞蒼昊哀飈連赤城十族嚀不死千秋懍如生
烏鳶亦云廣遺骸倏無據那知國門邊却是埋玉處
古來叩馬者采薇稱逸民　明德詎遜周無乃成其
仁才蒙　聖祖憐節荷　神孫許嗟彼崩角徒引鑑
色慚沮我欲竟此曲此曲殊未央祠與天壤敝風隨



水山長

七言律一首　嘉善丁　賓

雨花臺前石子岡孤墳松柏自蒼蒼從來灑淚成新
土何必游魂返故鄉山色一林俱積翠江流千古半
斜陽欲知直道人心在祠廟于今信有光

五言律四首　江寧顧起元

同姓非黃鉞孳方有赤符誰爲下殿走甘作闔門誅
橋半血猶碧山中骨已枯新祠嚴伏臘千古激頑夫
白馬魂空結朱蛇讖豈眞　九重元叔姪一死自君
臣鼎鑊當時事蒸嘗異代人西山一坯土寂寞亦多

瀦

金華清夜直玉几北風侵　五位飛龍日千秋扣馬
心孤忠　天語在首祀　國恩深不改鍾山色無勞
涕滿襟
匿孤悶縣幕收骨有將軍禁簮趣烹客心枯絕命文
淚痕臺北土魂夢海東雲勸進同時士麒麟自紀勳

七言律一首　嘉興徐必達

負郭叢林一逕幽忠臣遺骼此荒丘百年碧化萇弘
血千樹春啼杜宇愁自許丹心膏草野忍教嗁類晝
朋儔凜然生氣應常在北拱　鍾陵暮靄浮



七言律一首　沁水孫居相

南國歡呼奉至尊何人痛哭向君門亦知草詔承新
寵不惜誅夷爲舊恩木末悲風寒古寺臺邊花雨竄
游魂　孝陵咫尺神來往寧負生前託太孫

五言古一首　博南馬㷀如

去去城南路懷前爲式輿寒松祠宇掩勁草墓門踈
先帝靈如在孤臣憤未舒心原存漢節地不改殷
墟已定千秋議寧辭十族除高天不可問大地欲何
居命委鴻毛外魂歸烏鵲餘江山留壯氣詎敢泣歔
欷

五言古一首　高安陳邦瞻

維昔草昧初人文驟開張劉宋既沓躍夫子復軒昂
力能扶輿運志欲恢皇綱制作追成周風俗慕虞唐
天意竟難諶大命信靡常廟堂方拱揖干戈忽搶攘
乾坤既重造日月遂移光嗟哉命世士堂堂委刎鋩
天未與禮樂世徒惜忠良千載茲岡下六月凜寒霜

五言古一首　海寧徐紹曾

乾維不必改坤軸不必摧孤忠張目憤排獄氣如雷
九死血愈赤十族頭不回寧看白骨爛肯上黃金臺
北溟煙霧起長安宮闕灰魚水一朝涸龍逢曁枯崖



精靈化日星山閣表崔巍仰吸香葩雨霏霏滴芳埃
轉磴嘈雜風颯颯動地來巨鰲冠天柱扶桑歘寒荄
過者無愚詰低佪咄嗟哉

七言律一首　四明周汝觀

芳祠培塿對禪臺落日登臨首重回白骨一丘荒谷
草丹心千載故宮灰風生灌木經秋颯露浥寒螿向
夕哀欲附枌榆薦明水離憂無限寄山隈

七言律一首　侯官曹學佺

岡頭古塚自纍纍魂氣微茫何所之清露不曾沾宿
草白雲長自護南枝越城跡廢江流外杜宇聲哀春

莫將幾度游人歌舞散獨將雙淚吊芳祠

七言律一首　　同安陳基虞

一夜天兵破九關精忠凛凛折龍顏可憐國步虔金
注自擬剛腸比石頑氣作白虹翔日下名垂青簡照
人間平生我亦存風烈駐馬長干淚自潸

七言律一首　　平湖倪壯猷

宮井低回誰國謀微臣殉主又何求百年殺運騰鍾
阜萬疊濤聲撼石頭周粟不移孤竹憤楚弓寧計故
園收堪嗟廟貌凌孤巘奕奕英魂向帝丘

七言律二首　　山陰王思任



西風何處吊英魂萬死先生覺未寃一箇心堅留是
字千秋口實遂難言追陪叩馬終多事成就龍逢亦
至恩此語尊前知曲折低頭空自拜黃昏

當年大節未能稱此日荒堆價豈增十族有魂依暗
月九原無愧付青燈江流過墓俱成淚野雀攀枝盡
作藤浩氣萬年應不散朝朝暮暮對鍾陵

五言律一首　　晉江秦鍾震

明主充庭彥孤臣何所求還將叩馬節空逐化鵑愁
故國魂歸後虛亭木落秋登高一灑淚山月碧悠悠

古風一首　　惠安莊毓慶

古台何學樂古木鎖蒼煙千秋長留晶烈士鐵石堅
先生道[illegible]心肝討論周官墨未乾漁陽烽火漲天
起難將一[illegible]狂瀾陰霾蔽天天慘澹悲風瑟瑟故
宮暗當年魚水空留恨忍向御前美鉛槧雷霆震怒
驚辟易丈夫由來輕七尺賜劍原非明主心半腔血
灑倒流碧人生誰不念懿親採薇高誼屬何人寸心
只恐孤天地雖陽何必問生民茫茫千古荒草埋玉
魚金盌翳枯荄湖有樵兮鍋有匠寧有忘死不忘依
噫嘻今時桿楔嚮鳶食前主挾劍後主盡春風乍綠
亭前昔雨花木末皆生色流落歸來恨銷滅孤臣姓



字留殘碣　鍾陵咫尺應南枝俯聽江濤長帶咽

古風一首　　古閩董應舉

偶出聚寶門言遊聚寶山聚寶山中一坯土使我見
之慘心顏當時十族一朝盡血肉波道紅般般鬼不
敢哭誰敢覷乃有遺骨藏人間枯松半死白日晚墓
上片石蒼苔班東望　孝陵色紫紫玉河之水尚潺
潺魂乎何歸帝左右手扶日月雙迴環狂呼大叫周
四極下覷孤竹猶少孱天開地廓當雨霽正氣明白
塞人寰骨肉泥土何足問此地舊遊魂來還

七言古一首　　豫章劉洪謨

忠臣持節酬主知何論後先暨速遲揚解異趙志已
定鏞銘反命血併踏溫求厲應夏日敞渤降怒凝秋
霜欺瞻顧若牽剛腸軟涸瀾須結鐵石忠

七言律一首　閩中陳　勲

臣心未數首山薇無邪謳歌屛數歸百雉連雲惟燕
人千山墜月有鵑飛秋原虎旅銷金甲煖閣鴻儒賜
錦衣何意纍纍埋骨地到今椒酹薦芳菲

七言絶一首七言律一首　慈溪王　猷

眞主雷霆爆九丘孤臣百碎不旋頭試看濺血袍衣
上一死寧知十族收



大廈支傾一木難靈臺敢負寸心丹吞聲不禁泰廷
淚剖腹猶懷衛國肝鼎鑊甘臨無怖色　詔書痛却
有餘酸霜天寂寞哀猿斷總爲長弘碧未乾

七言律一首霜鶴唳詞一首　蒼溪劉珩

貞孤不畏殺身危上殿猶然一斬衰詰問頓令　天
語塞悲歌寧忌領鱗批斷觥自古雕陽烈桃股誰同
晏子悲回首故城風撼木忍聞啼鳥叫荒茨
西山千載後剛腸薄若個寸心丹悼兩禁影纓羞稱
[illegible]謬托凝頑誰則侶披衰明赤膽仗節
[illegible]嘆走軒哀逾桃股低回焦土劍甚藏肝

危詞凌降樹龍鱗不可觸舌骨無完却比那離焚荆
淇慘毒辛酸碧草殷殷猿啼夜半悲風發發鶴唳雲
間多少冠裳掩淚節俠銷顏

七言律二首　會稽來自周

海國鍾靈産異人　高皇預識重賢臣師生誼結金
蘭契孝友名全伯仲親烈烈孤忠仰正學轟轟大節
植天倫蒼穹嘿相留公後廟貌維新景仰均
長千里外一孤墳傳記先生信是眞千載忠魂誰作
主百年正學德爲鄰夷齊叩馬心尤壯孔孟同堂意
更親祠宇鼎新　孝陵遍歲時瞻拜仰明神



七言古一首　內鄉李雲鵲

黑雲壓城城欲催金川不守禁門開須臾內苑烟如
縷百萬嵩呼屬新主此時天地色無晶詔書未下靑
崔析日呼學士几數至九死不能回一字直以痛哭
答深恩肯將榮寵移初志可惜忠魂竟何許樹暝鳥
啼淚如雨世遠方逢廟貌新時淸乃見人情古君不
見木末亭前春草寒風雨淒淒客倚闌憑使峰頭一
片石至今猶作首陽看

七言古一首　武進沈應奎

乾坤莽莽自今古朔腥百年日初霽燕雲殺氣正未

欲百[illegible]有　眞帝帝子遜位事已去先生尚抱
河山誓同面立躋卿與相嗔目忍見浮雲翳詔草隻
字重九鼎血痕一滴千秋淚腸可斷不可曲十族
成灰亦非細赤心獨對鍾陵寒白骨總任空山煙漫
云屈子忠太烈孤魂灝渺東流逝丈夫七尺殉知已
吳越同舟矢同濟況乃所從得所事肯論存亡與興
替所恨先生絕代儒龍驤虎搏非其際天生貞骨玉
可碎安能覗息人間世危巖怒石松鬱盤大陸荒煙
晝昏曀只今　祠皇德音沛九地沉淪不終閉豐碑
華袞照夜臺俎豆衣冠太常隸茫茫天道邪足問紛



紛世路殊多蠡前身定是採薇根芳名不逐繁華劇
六朝舊恨寒暑換一代孤忠星漢麗苜蓿聊陳愴落
聊與味敢曰同蘭蕙　帝心見說怜幽壑大汗何年
到蘿薜我聞秦淮月下多哭聲悠悠昊穹兮誰使華
池風鶴之無唳

五言古一首　海虞陳禹謨

自昔忠義士志皆甘楚毒吁嗟方先生受禍倍慘酷
先生丁不辰皇輿適遭辱代來自　聖明一旦改圖
籙業爲故主臣忍食新主粟義旗恨未捷草詔寧所
欲一身荷綱常何知愛血肉寸心懷忠丹追惜存[illegible]
[illegible]痛哭不自禁嚴威固寧觸[illegible]先生此埋
玉千古弔英靈猶堪起頹俗方今際　清朝孤忠膺
首錄徘徊祠宇前告處藉醽醁

七言律一首　博南馬燁如

[illegible]依微草色新誰開堂宇剪荊蓁半生須問憐
英主萬死凌夷感舊臣丘壟未移周社稷杰然猶藉
漢明禋莫嫌十族誅求盡題遍豐碑有後人

七言律一首　歸安施浚明

當年涕淚犯龍威一掬丹心拱北微血化萇弘應有
碧魂隨杜宇已忘歸江山奕奕依金葉墓草凄凄傍



石磯此事由來始天授英風猶戀首陽薇

七言律一首　廣濟張邦翼

由來忠烈立綱常萬死先生姓字香肝膽只懸南日
月精誠長貫古冰霜赤城舊業餘芳草白下新祠對
夕陽兩地藻蘋俱與薦臨風惟有一霑裳

七言律一首　湘覃周　徐

絕巘通江帶咽聲松楸寂寞夜烏鳴當年百口歸何
處此日孤墳孰主盟北望涕痕胥野草西傾月魄冷
青華委裘故事原圖畫懍懍于今氣尚生

七言律一首　古閩楊百朋

木末亭前弔古魂當年僂𠍴不堪論繞携兩袖香煙馥忽見孤臣血淚痕日落松楸依紫阜天寒風雨對黃昏何須細問埋芳骨千載精英處處存

五言古一首　上元俞　彥

大塊徒茫茫所重在知已傾蓋慕然諾一語尚九死況在臣主間雅志素所履北風旣已勁南冠一何靡牧野臣三千首陽槁二士亮節各有執豈復較彼已我來巖窀下再拜薦明水　聖代方崇厲彼哉謝穢史

七言律一首　南平游於廣



生平凜烈振綱常抗節鴻名重四荒絕命有詞扶正氣丹心無地不生香金川門外浮雲慘聚寶山頭孤月涼億昔九宗歸那處秪令芳草慨忠良

忠烈歌　平湖金汝礪

孤臣一身擔綱常成仁取義歸帝鄉雷霆赤族古未有九原百口洵凄傷矗矗節烈甘萬死誼不返顧從首陽嗟乎從首陽兮忠孝彰淵源關洛扶天綱髫齡呼爲小韓子愚溪傳鉢欽蜀王三旬九食匪獨我太祖講幄綣　高王木天特　召倏龍驤携得爐煙兩袖香無奈規模草刱間孰爲韓白爲子房臯城壘壁長驅下鐵騎如山定四方　眞主渡淮入建業遜國圖麟問頗牧都督縛面迎義旗搢笏　晃旒祝萬禩先生抗志抑何堅羞言茍或負　君托上有周武下微箕離黍故宮將安屬丹心片片泣鬼神二女十族塡溝壑惜哉落葉待秋霜自來金陵色黯白太平　天子萬萬年明光貢詔褒忠賢首膏草野重九鼎山靈呵護紫雲邊嶄岩正氣塞宇宙何論浮名寄夜泉惟有微箕夷齊最知已三綱混沌復中天鳳翔千仞今何在月殿亡宗依舊圓朝雲暮雨凛生氣瑞日祥風寒素旃　大明社稷身番扞地久天長竹帛傳



君不聞聚寶山銘碣鮮嗟嗟萬禩千秋抽銅管公乘虹霞憩金川數聲愁鳥徹山前

五言律四首　浙姚朱　錦

正學傳洙泗英㦯表縉紳恩元銜　舊主骨自瘞門人原廟衣冠近江山俎豆新　聖朝寬禁網孤塚待麒麟

國步愴多虞臣謀豈盡迂孤忠堪自奮十族敢辭誅石路秋煙冷籬門夜月孤淵芳羞過客雙淚洒應枯

伏質先皇日廉頑異代風比干今樹墓裴矩恥言忠木末松楸外江流涕淚中千秋遺憤在灰冷未央宮

慷慨辭家意艱難戀國恩藏孤借死友遺命屬 皇
孫壯益山河氣寃沉越海魂荒堦愁繫馬雲樹易黃
昏

七言律二首　臨海余養蒙

隱隱鍾山王氣廻孤臣涕淚委蒼苔龍爭未定中原
地鳳去誰思故主臺萬國衣冠隨輦入三軍歌舞渡
江來應知天授非人力空逐濤聲日夜哀

腥膻洗盡戰功留舜入堯天戴不休夷夏車書朝
九廟山河帶礪建諸侯宮花寂寂愁偏綠江水滔滔
咽亦流但願 皇圖千萬載小臣魂魄耐荒丘



七言律二首　武林陳禹謨

春風原上宿寒煙欲慰忠魂倍黯然九死有人同入
地一身無計獨何天祗餘黃土生芳草不學丹心化
杜鵑青塚石羊悲往代千秋應許議華阡

羅拜陳辭酒一卮當年草詔事堪悲尸從北向方甘
鼎山在南原合建祠城影儼然懸雉堞江聲不獨弔
鴟夷凄其風雨青郊路爲奠鄉賢益感時

七言律二首　莆田黃起龍

楓林霜葉冷蒼煙讀罷殘碑倍黯然草詔當年曾抗
節菁麻何路可回天荒原埋骨餘秋草落日悲風怨
杜鵑耿耿忠魂終古在山靈長自護高阡

仰止臨風酒一卮松杉蕭瑟使人悲千秋雨灑忠臣
淚萬死天留國士祠雲影何情屯馬鬣江聲有恨憐
鴟夷 聖明褒詔恩如許寧忍易名斬此時

七言排律一首　延陵王堯封

木末悲風噪女蟬揮毫弔古淚潸然大横卜兆移種
廡下淚占星託杜鵑　靖難侈誇林若旅敷　綸
誥筆如椽煌煌特　詔宣方急挺挺英姿步局遭虔
[illegible]困懸策合成王片語射楊穿兆頻訐恃渾身膽
噴舌驚張赤手拳慷慨良繇明義素從容信屬得天



全家披不羨紆朱侶族滅應榮拔宅仙皎節纔稱霜
後柏完名競說火中蓮　文皇曾許子寧用　后命
陡頒書禁錮都道李孤王氏匿更聆嬰臼趙宗延精
英星斗奚終晦氣類夔蚿竟互憐礎玉冶城新奐廟
埋香高座屹營阡夷齊偶脫孟津刃介子仍銷寒食
煙受禍似君乏食報懷賢凡我並圖鐫還饒　聖祖
栽培蚤非只潛溪心鉢傳

五言律六首　京山李維楨

高帝孫謀遠儲才輔後人比肩同事主強項不栟臣
氣壯河山色神留宇宙身曾塗肝腦地灑泣薦江蘋

大宣深鑒汝爲主蓋心忠大義乾坤正高名日月同
須知關氣數未易論英雄鼎葉分茅土猶多靖難功
國破心仍在身危舌尚存一生何足惜九族不須論
電閃瞋時目星躔變後魂　孝陵相望在法從自辰
昏
玄黃龍戰血漂杵大江邊白骨紛相藉丹衷炯自懸
人瞻新廟貌地負舊城壖金爵觚稜日流光照九泉
一炬宮爲燼孤臣何所之出肝無可內斷臂莫相疑
汨沒鴟夷革橫陳井榦尸忠魂依故主如豆叱聲時
采薇商義士抱石楚靈均獨着麻衣哭何辭堊刃狗



朱弓心欲折碧草血猶新　帝紀編年事于今有直
臣

七言律一首　婺源程宗道

先生正學遡朱程台海從來間氣生執杖披麻全節
重殺身滅族若毛輕千年皎日光祠宇萬古青山壯
墓塋更喜裔孫能紹祀九泉應可慰忠靈

七言古一首　上元姚履旋

木星降瑞扶天常煇煌宇宙生祥光聲華丕振驚四
方古今緗帙羅胸堂時流避席不敢當潛溪桃李無
能雙寤寐周孔見羹墻匡時直欲追虞唐

聖祖儲材需廟廊培養貽謀又平康楷模早契
蜀賢王　嗣君諮詢備展旁啓沃夙夜期明良忽聞
遜國悲彷徨頻宣草詔增感傷麻衣血淚啼千行十
族纍纍就鈇鑕一身萬死惟剛腸英靈磅礴昇穹蒼
陰霾慘淡靡沙黃雨花臺高類首陽開風百世俱霑
裳孤兒幸比程嬰藏亦有韓厥爲表揚化碧愈久名
愈芳崇岡俎豆爭馨香人心至今得未亡死者誰短
生誰長君不見空山草木留文章

七言律一首　登木木亭　廣陵張元芳

上不仰止此嵯峨孤節亭亭爽不磨樹染秋霜遺孽



火鵑啼夜月淚痕多鍾簴已定三仁業風雨猶聞七
發歌酹酒荒原覓欲斷當年實錄竟如何

祠聯

千古有綱常爲千古維之父子君臣存定論
一生無爪髙指一生聽之晦冥風雨泣英魂

祠聯　慈水張九德

有天地不可無此孤忠
自古今僅乃得斯完節

謝文肅公詩解　甬東項斯勤

方正學先生被難時魏公澤藏其幼子托余公學夔逃至海中縣華亭青村里登岍投俞公允任公勉俞納其子爲館甥改姓余氏太平謝文肅公鐸過寧邑有詩紀其事至今人知傳其詩而未會其詩之意遂致紛紛聚訟岔謝去方未遠是時

网禁尚嚴已知方之有後而未敢明言故作詩以紀其實而隱顯其辭以示冬青傳信之意必非泛焉落筆者今讀其詩云欲向西風酹一尊乾坤何處着英魂蓋先生之魂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岳此不必言



獨是恭肯缺於百年遯航匿於他族緱城之首丘未正聚寶之俠骨何依雖一綫尚存未敢澆一醆以酹忠魂者乾坤雖大終奚着落乎又云百年事過風前燭千里名傳海上村蓋自永樂至弘正已近百年而自緱城至雲間恰及千里望海上之青村思當年之遺事真憑吊者所心傷也又云香火半龕誰地主孫枝一葉是君恩蓋是時寧邑雖建祠而寧無其嫡裔故云爾不然使血胤在寧而又云誰地主則無謂矣孫枝句正欲明言其嫡裔所在而此句未堪畫說故後云夕陽滿地傷心淚付與江流自吐吞蓋源在寧海而流在松江但此時江裔未顯正在欲吐未吐之間尚留以俟白於後之人以爲令威之鶴不然寧邑千山之中有何江水而云江流也耶蓋謝公既幸先生之有後當爲先生紀其真此詩似吐似含難啼難笑業已字字説破以待後人解悟若云孫枝句焉知非指寧人則誰地主句何以不表其在寧耶且千里江流等語施之於寧甚無辭縱云不以詞害意亦烏有着辭背謬至此以啓後人疑訟者又記魏公收方後亦有過緱城詩其末語云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固已預知江流之必返於寧矣合二



詩觀之如出一轍二公之言豈欺我哉故二公言之於前遂有吾學編弇洲集幽奇錄等發之於後余睹夫今之訟詩者未會其全文而反以是詩爲聚訟社友呂子三畏鄭子開灝與余所見相同爲之憤懣而釋之亦竊附於仰止之末云爾

松江府求忠書院落成祭文一首

求忠書院落成奉方正學入祠松江府率寮屬釋
奠文

維
萬曆三十八年歲次庚戌十一月壬寅朔越八日
己酉松江府知府張九德同知朱勲方應明華亭
縣知縣聶紹昌等謹以香帛剛鬣柔毛清酌庶羞
之儀致祭于
明翰林院侍講學士方正學先生之靈曰嗚呼自公
之逝二百餘年凜凜生氣麗日經天其骨雖朽其

神則全自公絕系亦廿紀餘漠漠若敖鬼泣神嘘
人禍已酷天道疑虛誰知造物巧于施設十族同
胥一枝潛茁埋名讀姓待時昭揭公生台岳公死
金陵公祠天下公胤茸城萬夫吐氣九天躍靈嗚
呼古今奇遘惟公第一豈無牧野大白小白鷹揚
叩馬異同毋諦西山之薇尚可採食皆是壬午踐
祚同室子燕孫貽天無意必君義臣忠事可兩適
逢天殫怒殄盎交殛烈烈先生長嘯形畢鞭風叱
霆慘罵格澤心可瀝丹血可藏碧雖山颷震龍江
雲愁公既奇節亦感奇友若魏若余梓里朋舊市
有紅詞那無巢覆類孤九齡禍負而走遁海南來
波濤傺侘逐投谷水間關樹後祠部俞公緈帷恩
厚爰及任史慷慨維翔風高羊左誼敦嬰臼六尺
全生三孫挺秀以嗣以續椒聊蕃茂禁網未弛忍
冒它胄鄙非莒滅陳寧楚投百年一日洗滌訛謬
憲臺持衡李官諸究復顯其裒益快山斗德等並
屬浙產一時遜迺爲刱厥祠爲立厥後亦有圭田
煌煌俎豆公實式臨霜飛滿晝一介爲宇一息爲
宙維玆灝氣無疆悠久凡我衿紳忭舞欣遶自叟
黄童趨塵輻輳始知冥漠若有微權難奪者志難

滅者天連城自碎孕珠自完有倬
聖皇追紀忠賢立祠建業表墓長干烈魄來往峰泖
之間華表若歸庶同故園拜公廟貌頑夫懊然此
一覺念來從何緣是卽學脈是卽心傳成仁取義
奚待遺編請常質對正學爲前尚　饗

## 復姓

松江府儒學申文

方氏復姓建祠立嗣奉祀紀略

松江府儒學奉
學院訪方正學先生裔孫申復　毛節推揭稿

革除間抄沒方氏時有寧海縣典史魏公澤護匿
方先生九歲幼子德宗與台人秀才余學夔併一
家僅逃至海中後從華亭青村所上岸投進士俞
公允允係正學先生門人故隱居不仕洪武癸酉
科先生以漢中府儒學教授典試京闈公與任公
勉皆先生所取士初入城投俞公允覆庇後任知
之亦以金傀遺逐冒姓俞氏後十四年俞公納爲
館甥復與改姓余氏德宗生三子友直友諒皆俞
氏出後繼娶許氏生友竹今三友子孫繁衍約二
百餘丁散居華亭之十四保白沙鄉金滙塘二處
人衆不能查現有府縣學生員四人繼儒係友直
後忠祚係友諒後忠胄忠裔係友竹後
德宗墳墓在十四保白沙鄉北列字圩柘烈港
友直二子長從仁次從禮從仁生孟愷孟愷二子
長瑆次璣理之子孫俱務農璣生廣廣係松江府
學歲貢生廣生三子長采遷居上海廩邑庠後貢
貢任南昌訓導晉江教諭陳州學正慶遠府教授
見上海縣人物志采號秀洲生二子長道東係上
海縣學生員早卒次道南青浦縣學廩生卒俱無
嗣廣次子果生道恭道恭生繼儒係松江府學附
學生員今繼采子道南後
友諒生二子從義從讓從義生仲謙謙生瑛瑛生
恩恩生士楷楷生道行道傳道光行生忠祚忠裕
傳生忠祐
友竹二子長從智早卒次從信從信生養志養志
生杞杞生煜煜生埰埰生有穀有穀生四子長忠
胄松江府學廩膳生員次忠裔松江府附學生員
教授余采墳墓在上海縣二十一保婁實河西一
圖潜字圩
的據有由余宗派譜係成化九年重修今在生員
余繼儒處
進士任公勉子孫今居城南有任如尹係松江府
學生員俞公允中洪武癸酉舉人甲戌進士七世
孫汝爲今任南京工部郎中餘子孫在學者頗多
洪武中由魯山知縣徵脩國史官禮部主事時正
學先生爲總裁革除後隱居不仕隱居遺址在鳳
皇山有山月軒記載青浦縣志治行載河南通志
祀魯山縣名宦書籍有洪武癸酉科京府試錄方
正學祠墓錄南中刻有方正學先生傳方先生後
嗣復姓記復姓辭忌解略余氏刻余秀洲墓誌銘

係少叅王公圻譔余學博傳係大叅陳公所纈撰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　日

松江府申文

松江府理刑廳申復

學院條議

旌忠條議六款

一復忠姓

按台郡葉文甫瑛記先生後嗣復姓甚核而詳有吳郡元美敬美二王先生跋之矣文甫又有復姓諱忌解反覆論之今血胤之猶冒余姓首宜改正



且列名黌序改姓改名皆

學臺得而主之止須憲移到府下學改正似較題

請尤便

一建忠祠

按先生故里台州有祠金陵有祠成都漢中濟寧等處凡先生講學舊遊之地無不貌像而祀矣雲間實衍傳先生一脈子孫生長於斯則先生忠魂血食於斯氣脈所接也室諸生輩具呈

學臺

憲批官爲以倡好義查得府治鶴城書院空址堪作祠基前設先生牌位後立講堂或名正學書院或名求忠書院不惟人心樂成工役易辦且以忠孝立名題目尤爲真切正大

一報忠友

按台州之祀先生祔配門生林嘉猷鄭公智字叔貞見於葉君瑛呈請可據也先生幼子德宗之得衍一線則金陵尚書魏公澤台人秀才余公學夔華亭訓導俞公允叅政任公勉四公保護之功莫大焉祠成宜即奉四公配享其東西二廡置設八百七十三人十族忠魂牌位二座祔食報忠



報友于禮允當

一議忠謚

按先生之稱正學

蜀王所賜書院名也學者遂尊爲正學先生漢中有先生祠和順王公雲鳳按部至郡率諸生稱先生爲文貞而告之以文今省臺有請謚革除諸臣者未即擬聞或仍稱正學或別草私謚一議俟

題

一錄忠裔

按余姓譜牒今其後在松江府學有名繩儒者名

忠胄者名忠裔者在上海縣學有名忠祈者共四
人其未經入泮者或以奉祀例量給衣巾使先生
之後濟濟一時誠爲盛事

一定忠祀

按金陵台州諸祠即有祠田以供春秋二祀建祠
之後或官帑義助有餘悉倣其例置買祠田若干
畝備辦牲醴之外稍贍其後裔恤錄忠胤庶爲大
備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　　日

欽差巡按直隸督學察院楊　憲牌爲表章忠裔以



維風化事照得天台方正學先生忠昭日月義貫
古今百世頌其姓名猶使齒頰芳芬豈有聞其後
嗣有在宗派分明可不亟爲之表正耶向聞吾學
編已知先生遇難後嗣有託尚未知所在及按部
吳中始聞的派在雲間已又得葉公琰書記王大
司馬世貞復姓記王奉常世懋書跋與上海誌閲
之若合符節則先生孫枝原自歷歷有據秖爲
國禁森嚴無敢顯然承認耳
今上初年首詔旌忠建祠歲祀則事已無諱忌何妨
明白闡揚哉爲此仰牌行府官吏即訪先生的派
長房先送扁額大書忠臣後裔左列本院銜名右
書方氏世系諸姓名俱改正方姓擇日導送其餘
表章事理仍照另牌施行須至牌者

督學察院楊　爲表章忠裔以維風化事照得前
事已經行府將方正學先生子孫改復原姓去後
不爲建祠則忠魂無妥與後學景行之思亦罔所
寄爲此仰牌行府官吏即於本府起建求忠書院
院後爲祠奉正學先生神位仍動本院項下銀三
百兩爲起造工料之用餘糧不敷該府查堪動銀
另行申請再查本家長房堪奉香火子孫報名本



院給與衣巾奉祀其祠中配位并陳設額祭聽該
府另議詳請　楊公名廷筠　浙江仁和人

松江府爲表揚忠裔以維風化事照得方正學先
生忠貫日月氣塞乾坤身殞一時名尊千古伏蒙
憲檄行府建立求忠書院以崇祀先生竊思既有
祠典何可無奉祀生員查得長房裔孫余顯節年
青質美繼述可望伏乞准復原姓給與衣巾奉祀
仍許學業有成與附學生員一體應試庶似續有
人而俎豆益光矣本府未敢擅便擬合詳請
學院批　余顯節名更方顯節准給衣巾奉祠此繳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　　日

蘇松兵備李　奉三院批文

直隸松江府爲表彰忠裔以維風化事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蒙

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　憲牌照得前事已經行府將方正學先生子孫改復原姓去後不爲建祠則忠魂無爰而後學景行之思亦罔所寄仰府即于本府起建求忠書院院後爲祠奉正學先生神位仍動本院項下銀三百兩爲起造工料之用錢糧不敷該府查堪動銀另行申請再



查本家長房堪奉香火子孫報名本院給與衣巾奉祀其祠中配位并增設領祭聽該府請詳施行等因蒙經查有長房裔孫方顯節年青質美繼遜可望堪奉香火仍許學業有成與附學生員一體應試具由呈蒙

本院批允給與衣巾奉祀寄入松江府儒學仍行華亭縣置備扁額導送并擇地建祠外及據方忠孜方忠奕方樹節亦係先生正派呈願返歸台州故鄉親承俎豆已經移文該府呈詳

學道批給衣巾奉祀俱寄入寧海儒學續蒙

欽差整飭蘇松兵備兼理糧儲水利湖廣提刑按察司副使李　憲牌蒙

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史　批據華亭縣民籍方道行呈詞呈稱古人顯忠良之蹟寄意墓材後人窮水木之源興悲蒿里道行九世祖方正學諱孝孺時際革除乃日月重新之會心堅冢嗣有江河必赴之貞衷經家居但憑一腔熱血金川既潰自甘十族全除逮及八百餘丁歷今二百餘載幸存孤派托處雲間有正學公嫡子德宗避姓改方爲余意實衍忠爲孝幸指一時之忌諱至



蒙累代之訪求題疏掛名咏歌盈帙近蒙

陞任學院楊　念茲一葉之未彫可作千古之生氣特檄復姓捐鍰建祠准給長房奉祀生方顯節衣冠給胥香火仰慰忠魂氣吐九京直明三代但道行伏讀令

皇帝登極恩詔內開革除被罪諸臣特許建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僃有存者厚加卹錄欽此

近蒙

撫按兩臺念南京雨花臺墓道奉祀牌行本府縣查確倫序相應候

章詳奪切念次序炳然宗譜表章出自上裁越序
混爭有乖盛典從公確議自有清評懇恩准批審
據宗支世系議推庶上不孤闡揚至意下不愧先
烈遺芳道行係先正學嫡次房長孫荷遇卹錄披
陳上請等情蒙批蘇松道查報蒙此案照先奉
三院批據華亭縣申詳議立方正學先生後裔
方顯節守祠方台宗守墓緣由俱蒙批蘇松道查
報仰府即將華亭縣議立方正學先生後裔方台
宗看管塋墓是否倫序相應果否族議允協再一
查確具由詳報等因已經備行松江府查議去後



今蒙批發前詞擬合併行爲此仰府務要從公查
議的確以資序相當者立之不許越序混爭作速
具由詳報以憑通詳等因又據方道行呈詞呈稱
行係天台方正學公九代孫伏念卹錄先公後裔
遵奉憲檄表揚守墓許容另詳實蒙推廣憲惠頌
德自天報恩無地本月初七日呈蒙
學院准送　台臺査議思得雲間奉祀首推長房
白下墓塋理應倫序云　云宗枝世譜除長房方顯
節奉祀雲間外道行係嫡長次房直下九世孫奉
守墓祠應否敘及伏乞查明轉詳正倫杜越實切

培風維化等情俱經備行華亭縣查議申稱卷查
先奉府帖蒙
本道憲牌奉
撫院周　按院鄧・鹽院韓　批據華亭縣申詳
議立方正學先生後裔方台宗看管塋墓緣由批
道行府轉行該縣及儒學查議呈稱據方氏族衆
弁生員方繼儒方忠胄方忠裔當堂面議將方氏
宗枝圖細查得方正學公生遺孤德宗流寓雲間
所生三子長友直次友諒再次友竹今生員忠胄
之子廷縉更名顯節承繼長房友直冢枝方繼儒



奉祀雲間蒙給衣巾業無別議南京雨花臺墓祠
枝倫序相應該屬次房友諒之冢枝看管台州係
先生故土原有祠堂則該再次房友竹之冢枝奉
祀今據族人方應文方士隣方道傳方蘊大等結
得方道行係次房長孫又據生員方忠胄忠裔繼
儒忠祚并族衆忠胤等結得方樹節係再次房友
竹冢枝倫序輪當還台奉祀各結前來㕘看得方
氏子孫繁衍族衆紛爭一向未閱譜系止據再次
房數人一面之詞遽以方台宗爲正枝耳其實守
墓奉祀必務循枝推派則當依方應文等結以方

道行移置南京看守学墓庶與圖譜不致參差等
情到縣該本府署縣事推官毛又經覆查無異參
看得方正學忠貫日月氣凜氷霜委宜錄後裔以
妥先靈者也第倫序不容少千卹錄亦須有次今
該學查勘甚明雲間建祠以方顯節入繼大宗批
給衣巾專主歲祀然南都雨花臺爲先生被難之
區收骸之地不得一正派子孫俎豆其間又何以
慰十世之忠魂耶今查九世孫方道行爲次房友
諒之長孫譜牒學申歷歷有據相應一體收錄俯
給衣巾令世世土著永奉墓祠庶松楸有主體魄



可寧情理似屬兩宜存歿亦得均霑具由回申到
府據此爲照方正學大節靡一身而弗悔赤十族
而不移忠魂雖乘箕于天上而苗裔尚隱姓于雲
間近巳建祠令其子孫出姓而長房冢孫方顯節
者入衣冠而俎豆之矣此宇宙間之大快心事也
至于金陵雨花臺下乃正學當日殉難之鄉埋玉
之處也設無子孫以守之又何以慰地下之忠魂
耶今查得九世孫方道行委係次房長枝合應一
體收錄俯給衣巾令其奉祀庶幾一龕燈火常動
水源木本之思而半畝松楸足寄春雨秋露之想

矣等因具由呈
道轉詳去後續蒙
本道憲牌內開該本道看得方正學十族同傾地
下何心于門戶而一綫不絕上天若衍其箕裘今
雲間之奉祀雖明而雨花之守塚爲亟行據府縣
查得方顯節既以倫序入繼大宗而方道行亦係
次房長枝應與並錄以奉墓祠相應轉呈合候詳
示准將本生俯給衣巾俾其世守塋墓于以繼蒸
嘗于兩地而慰忠魂于九原等因具由申奉
撫院周　詳批方顯節方道行准給衣巾以示崇



慰忠魂之意繳又蒙
按院鄧　詳批如議方道行准給衣巾案正學先
生之墓仍候
學院詳示行繳又蒙
鹽院韓　詳批正學方先生十族殉節耿耿精忠
與日月爭光錄其世系樹之風聲慰幽魂于地下
畱餘韻于來茲司世教者之責也候
學院詳示行繳等因備蒙仰府即將方顯節方道
行均給衣巾顯節雲間奉祀道行金陵守墓以慰
忠魂仍候

學院詳示至日另行冢經備行華亭縣遵照外今
據方道行同男上海縣儒學生員方忠祚呈稱道
行係次房長孫節冢天臺將行申詳各
院道批給衣巾■令雨花臺守墓在卷但無文憑
未敢前往懇給文投遞
應天府入籍管理臺墓仰承德意俯慰忠魂等情
據此爲照方道行已蒙
院道批允衣巾令守金陵雨花臺學墓今據呈懇
移文管理相應俯從擬合呈達爲此除給批付本
生齎文赴府告投外今將前由合行牒呈伏乞

照驗施行須至牒呈者
右牒
應天府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初三日知府張九德
同知朱　勳
方應明
通判楊文輝
推官吳之甲
承行吏陳明潘
應天府正堂陸　批正學方先生一腔忠血百代
如生墓祀雖虔松楸無主誠白下之缺典也次房
冢枝方道行旣倫序相應詳給衣巾允令守塚忠
魂永慰于九原矣仰江寧縣查照行繳
禮部大堂署印侍郎史　批仰候
學院詳允報奪
禮科給事中晏　批方道行奉有
院道批文准令守塚以慰忠魂此繳
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熊　批方道行
旣查係次房長孫准給衣巾奉祀正學先生之墓
此繳

浙江巡按張　優復戶籍移文
欽差巡按浙江等處監察御史張　憲牌爲優復戶
籍以恤忠裔事竊照天台方正學先生靖難時百
折不回一族殉
國正氣可塞天地芳名直亘河山追千古之孤忠準
百代之臣節迺家嚬蕩
皇仁首下褒崇之典乃茲不絕弱緒始沾雨露之榮
木末高風沕沕行將解慍長千徧草芊芊漸以生
色惟是藐諸孤姓雖復而柏未復也戶雖免而役
未免也庚戌冬行部台州過先生舊廬其裔孫〻

忠枝忠奕者偏弟子貝執袂相訴以爲昔年避諱
竄入海濱玆承再造衙袜烟居該本院看得先生
學遡淵源忠昭日月守義惟承一是金石莫比其
剛堅得仁無愧二賢乾坤直同其悠久洵五百年
殊絕人物繫億萬載激烈綱常所當十世宥者合
先生之苗裔而誰歟況可以重役困之耶備經行
查去後今據松江吳分司勘覆前來據此合行諮
免爲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即將冊開方忠枝等
余姓竈丁陸拾玖丁催役叁名柒分悉行開除照
僉頂補各復本姓嗣會總司一體知照仍令忠枝



將前由刊入紀略俾後之人知先生嗣脉之間關
若此云俱毋違錯未便須至牌者

萬曆三十九年三月 日

題葉秀才爲方氏復姓記 王世貞

建文末天下之名能殉義者莫如方先生其得禍之
烈亦無如方先生先生歿三十餘年而天下乃敢舉
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
乃有求其已絕之裔而爲之記者蓋先生當圍城時
則以其幼子托上海余氏友若伍員之托王孫於鮑
者遂冒余姓其後人秀洲氏爲南昌司訓有聲先生
之鄉人葉君刺得其狀業欲爲置田宅要司訓君歸
天台奉先生祀其書與記甚詳烏呼先生方駕驂澤
駱殉故主而賓于帝所其正氣沸鬱宇宙間世之日
星先生之名而金石其言者耿然若以爲不没即其
後之存與否無足爲先生輕重第以一時萬乘之尊
挾不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其意於意外之不及者
亦可想也葉君名琰爲先生纂述遺事又能推其別
居爲文信公祠令得及事先生庶幾哉趙朔李固之
客即千古吳讓焉

祠典



方正學先生祠堂碑記

我
成祖文皇帝靖難師入金陵一時抗節死義之臣則
正學方先生爲尤烈云始門人王稌葦收遺骸葬
聚寶山其事秘不傳越二十年袁黨禁除而先生
之事駸以章顯迨
今上初下褒祠之
詔天下言者益以不諱而先生之名遂炳烺寰宇
間矣萬曆巳丑冬客部新安汪君祠部臨川湯君
間過聚寶山吊古訪先生墓而封志之於是余與

少宗伯常熟趙公爲辟基道建祠山上一時南中大小九卿及諸搢紳捐俸相工不謀而合祠部將君爲之潤飾有加焉於戲是不可以觀人心哉夫以先生天挺之才醇儒之學

高皇帝常稱爲異人欲老其才須後用稍擢漢中教授建文中

召入翰林進文學博士日侍

宸扆備顧問其遭時遇主爲何如也

文皇帝靖難師入所至響應乃卽位一詔非得先生草定不可其倚任托重又何如也藉令與時委蛇



埀勳竹帛天命人心之際先生豈不籌之熟哉乃衰絰哀號峻詞拒命至赤族不顧鼎鑊如飴先生之心何心也余讀其絕命之詞至忠臣狥君兮抑又何求感慨噓欷有足傷心流涕者間嘗律之夷齊叩馬之事則易姓受命視家事慰諭之日其所處孰難首陽全身視萬死不悔之秋其爲倚孰苦要以取義成仁可爲後世人臣懷二心者之愧則所謂易地皆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乃若夷齊得武王而臣節益彰武王得夷齊而主度益顯今天下知與不知皆謂先生之節

文皇帝成之矣至

文皇帝他日有言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然則

文皇帝之度謂自先生啓之奚不可乎余故表而出之俾後之知先生者因以知

文皇帝而尚論千古君臣之際我

明與成周實異代比隆云

萬曆壬辰季秋吉旦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前

太子賓客吏禮二部左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掌詹事府事



會典副總裁

經筵講官後學瓊臺王弘誨撰

侍郎常熟趙用賢　同立石
豫章鄧以讃

## 重修方正學先生祠堂碑記

聚寶山之陰有方正學先生塚焉鄭端簡稱廖鏞廖銘拾先生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蒲圻廖公亦云門人王稌輩收遺骸殯之聚寶山此其徵也當時禁網嚴密卽有爲瘞骼計必荆棘不剪墳土未封其誰能過而問焉而百年荒翳追慕一朝余竊

疑之然玉匣珠襦北邙纍纍貞珉林立松檟成行過者掉臂不顧而獨於荒蓁野蔓若滅若沒之間憑墟壠而吊之則豈非悲纏敘義痛切衣冠不瞑忠魂天實爲啓其會哉當時十族堪夷九死不避亦寧計及有骨可埋而知有今日也周之頑民猶不失爲殷之義士我

明堂搆克承鐘簴如故安見忠

聖祖忠建文之非忠

成祖也者今

上建極首下　詔褒嘉武周達孝斯其旨矣嗣是大



宗伯瓊臺王公及其僚汪登源氏湯義仍氏爲豎石表墓庀材刱祠而制未嚴飾也拓以亭廡翼以俏寮周以欄楯則南臺蔡余元初氏實拮据焉余惟先生之神揮斥八極旁礴兩間似不眷眷身後一坏土然祠踞雨花木末之巔爲都人士修禊之所而北眺

孝陵儼然咫尺益山之泉聞絃赴節東平之樹西望傾枝先生儻亦有北面之思歟薦紳大夫之聯駟結騎而遊者徘徊墟墓俯仰乎榱桷几筵撫跡懷人永嘆實深則廉頑立懦之風又將在百世矣先生亭獨無意乎哉是役也余公爲先生里人業首倡義而協助則少宰福清葉公大司馬餘姚孫公大中丞麻城耿公大京兆長洲徐公侍御沁水孫公內鄉李公前民部郎華宇張公比部郎寅所潘公暨坊則上海徐生鯨平道則華亭蔡生高巢臺則嘉興吳生顯科置祀田則別駕休寧程君慕其宗人子岷事具余寅汪公祀田記中請易名之典則余疏之

朝而未得　報不無望於後之君子者也

皇明萬曆丙午歲孟春穀旦



賜進士出身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錢塘葛寅亮撰文

上元縣知縣歷城劉伯綬

江寧縣知縣盩厔劉儀鳳　立石

方祠義塚碑記

正學先生既歿二百三十餘年學士大夫慕義者習遺躅故事即聚寶山樹之祠之碑之弔且錄之大司寇趙公建議每歲首祭而餕之勒慕義姓名于碑石以益鼓其後司成氏爲之記曰此

文皇帝之意也當夫金川啓鑰　皇祚頻移固曰此

家事曰周公輔成王成王而既逸矣新主舊臣先生不得不死　文皇不得不殺先生以一死自誓衰麻號哭計不返顧　文皇帝以必殺之心脅以必留之勢先生即欲自死快死亦何可得是八百七十三人者斷股支首于前愈殺愈勁愈勁愈殺辟如隤山之充勢不得中止至于血肉已盡形影都消死者皓然死死者[illegible]然怒不少殺而其計其感固已[illegible]則悔悔則思亦寧不怛焉若夫曰[illegible]何以家事[illegible]若曹而特不可以告人萬機之[illegible]



孝陵又[illegible]其文以觀天下踣踣[illegible]敢誹而不敢[illegible]不敢出於無以釋然于天下于是脩文[illegible]其身不敢自逸甚至殉渝川之役曰[illegible]無利于天下者君子何自苦為哉二百年來怳[illegible]無事者而還斷而續追所謂三代之盛則　文皇帝之功而先生及諸死節者憤激之力也夫忠臣孝子所以糜爛不回者豈惟千秋日月之名其心謂不如是天柚絕地維折人類滅故決然以一[illegible]係期于安天下而止今文皇帝之功可以謝

太祖即可以謝成王與先生遺詔特祠正是善繼之大而先生以一死安天下其魂魄所之太虛來往任夫自逃自積與後之人自憐自歌自碑自記而終無怨于殺者夫張許不能昌唐文陸諸公終不能留宋而先生獨以聚寶一片地圖有明萬世之業豈非亘古亘今忠臣之第一乎先生浙人浙之宦于南者協然倡助其道胤在台者台人感愴悉還其故址固知後之衮衮而流者直窮終古而數君子其嚆矢也

萬曆丙午歲秋七月南京國子監司業後學西吳朱國禎頓首撰



## 方正學先生祠祭田記　　瑯臺王弘誨

方正學先生遺骼瘞在聚寶山之陰成化中有寺曰永寧其地也南中士君子既奉今皇上表忠之意墓而祠祀之矣祠不田牲殺粢醴于何供垣墉屋宇之圮壞于何葺新安義民程子烑遊憂之捐百金置田三十五畝以歲入定租為春秋二祀費而其羨則存之修葺焉將使祠與祀俱永永無廢壞也然住祠非其人田且復沒入于寺故辯之祠部而鐫之石此子烑意也祠所禁者八

曰毋內婦與女毋留飲與博毋入祖且臥毋汙塗
毋樵牧于林而坑其石于山議者四曰祠之修修
于公僧舍之修聽于私祠之中宇奉先生而扃其
門門其耳垣出入焉寺仍以昇寺祠自以為祠春
秋之祭祀辨之以宿于部請事焉將使寺不涉于
祠而祀與祠可永延也此祠官所詳允別駕程君
議而定為約以付之祠者也嗚呼先生不恡十族
之肝腦以殉君其徒稱又不避雷霆之怒以殉先
生其義皦然千古不兩矣子烝山澤之屏不恡重
貲為先生蒸嘗費而別駕君亦非嘗若事者又詳



為條畫不避寺僧里少之怨詬務期田與祠俱永
不亦翩翩高義哉夫崇奬幽忠勸義與化宣
朝廷之德意而施于永久此吾秩宗事也故記以詔
來者而預事者之姓氏爵里與二田之丘落有不
著于他刻者則并以勒碑陰
萬曆己亥冬月瓊臺王弘誨記

貞臣殉君自古非乏其用心最苦而受禍最烈
者莫如方先生先後祠祀可徵秉彝然大都在
事之賢耳子烝故編氓耳而能捐貲鬻田以供
伏臘別駕已散髮懸車徜徉山澤而孜孜議所
以不朽先生者曾不遺餘力財施法施此其中
皆有灼知獨契非世俗士所能解者別駕既捐
館子烝亦久不履長干矣為兩君嗣者上舍維
垣近暉感祠宇之載新懼祀田之湮沒出
大宗伯王先生所為記於十稔之後請於祠部
而議鑱石以永之嗟乎愍忠魂者義士也揚親
德者孝思也紀丘落者垂永也一舉而三善備
焉不佞竊嘉之因為之跋以識歲月云
萬曆戊申孟冬吉旦
客部大夫吳興施渙明識併立石



方正學先生祭田記

正學方先生不惜十族以殉節豈祠田與廢能關先
生榮枯哉業已有祠矣而不血食其祠惜在祠業已
有田矣而不經理其田惜在田非庇墟藉祠田不朽
祠田藉先生不朽也粵自萬曆己丑歲祠始剏踞永
寧之巔堂僅三楹漸而有木末亭以阻其背木末之
前蹬巖嶮嶮又拓露臺冑以憑欄墓道有坊坊久圯
又伐石新之延袤約百餘丈鳥道紆迴沙石隱見則
砌以磚直達嘯風亭左抵祠于是壁立萬仞中俄成
坦蕩平直規模登此山者徘徊四顧愀然若見先生

焉惟祭田未有定額慮及寺僧則有敓田奪牛之詭慮及檀越則有因噎廢食之嫌俾當年義舉湮鬱不彰殊可慨嘆今歸其租于僧錄稽其出入于祠部庶兩無猜而佃亦不苦于輸納僉手之變端在斯夫田主爲誰休陽程君子烑也募其田者金陵前別駕程君遂所也定其額者南臺司廳元初余君及予寅僚毗贈葛君二華施君也余君修墓修垣置器置皿亭廡僧舍既多所擘畫而於祭田尤惓惓屬余輩竟前志時則上海徐君樂野雅與別駕遊因得案亂稽稅委管收支種種釐正春秋二祀燦然備具矣嗟乎首



陽之下汨羅之上莫不俎豆輝煌廟食不絕獨方先生尸祝越二百年始克猶使祠田有遺慮不重爲先生惜哉家司空登源聶在客部佐宗伯瓊臺王公肇其端予又從諸君襄其成要亦爲祠惜爲田惜而何能爲先生惜爲先生惜則有議諡議贈之典在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仲春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婺東汪國楠頓首拜撰

同鄉公助方公祠記

方公祠堂諸脩理如豎坊平道葢亭砌壇收復祠田具載汪葛兩祠部傳記中不啻詳矣乃大司寇四明趙公暨少司成烏程朱公以吾鄉實產是人而希希以烝嘗屬祠部則宦是邦者悵然悲缺典焉因爲題以歲首之上元大會同鄉弁醵餕於公祠如江右故事仍爲詩章歸恩

烈聖次及公一門忠孝師生道義之故復書大字門簾捐俸立石碑過公祠者人人望而興起時大鴻臚嘉善丁公欣然出俸資若干助公爲舉且以俎豆未餝爲鑄器象鼎前神主更以瓊石以表公質又爲復祠側僧舍別立小僧守忠給牒顓理公香火日洒掃堂廡亭宇以寧公神惟是大司馬餘姚



孫公光祿嘉興徐公職方郎海寧徐公比部郎四明周公前車駕郎恕銘朱公輩及宦游南中諸名公各侈爲歌謠諷咏雖言人人殊要以感憤激揚摅寫忠烈旋命剞劂分爲上下二卷用識不朽其公費之餘賚以俟公裔孫之歸宗象賢者爲燈火費俾公書種日益滋茂傳所稱明德若不當世必有達人意在斯乎計前後諸役督課竟程具屬上海樂野徐君鯨而首事捐資贊諸公成則歙邑吳生現現係前祠部汪公門人踵唱義舉葢亦奇遘云

萬曆三十四年中秋穀旦臨海余叅蒙書於木末之

雲樹軒

又聯

木末平分來爽氣

雨花遙洒見禪心

臨海余叅蒙

祠田收支數目

計開

一祭田叁拾伍畝計壹拾伍坵坐落上方門外潘村土地廟前賣主徐思賢買主程子焜用價壹百兩



田買自萬曆二十五年七月隨名佃戶駱可節等世家承種每年麥租每畝肆斗共計壹拾肆石每年稻租每畝壹百觔共計叁拾伍擔

田糧輸納額在上元縣興賢鄉六圖駱可繼戶下出納每歲秋糧共該銀兩伍錢自萬曆三十四年爲始僧錄司徵收稻麥照時變價送部發縣交納

一每年春秋二季祭儀每祭用猪一口約重七十觔羊一口約重三十觔價有長落未可預定祭席一卓香紙五分候將祭時管祠僧赴司預禀差吏一名赴僧錄司支銀買辦備祭仍開報

一祭日本部廳司用飯每三四位共壹卓人□不得過貳卓每卓銀叁錢各役候散胙不必賞錢

一田租每年夏麥秋稻隨時價易銀若干兩內除去納糧及二祭猪羊香燭備飯等外淨存租銀若干留貯僧司爲該祠修理之費每祭時總開報一次存案以便稽查

一散胙 堂上各猪六觔羊四觔廳司每位猪三觔羊二觔禮生二人每人猪二觔吏書庫三名每名猪肉一觔七馬門皂轎夫每馬猪二觔其置田修祠脩坊脩路砌臺諸君次第送胙以誌厥功



嘯風亭記

嘯風亭者續南句臚丞恒叔爲正學方公香火署也公祠始於南大宗伯瓊臺王公碑載公顛末盡悉邇茲亭則恒叔以公祠崎嶇阻山遊人登陟瞻拜公祠者趾相錯多躊躕不進因命僧隆義緣山築塹爲一面亭以便往來稅止乃業未半而恒叔捐世遂棄而不舉是歲春新都殷公與可氏自公多暇邀集同臺諸公借遊其地余指曰此友人所營壞而未就者儻邀寵靈得藉手爲吳斯寧辭拮据不以竟前志諸公遂慨然僉嘉余舉遂以其狀白大中丞耿公公喜

㫖如請因各出公貯若干爲版築計時又値繕部蕆
公竣役將作亦庀餘材佐之鳩聚結搆巋然孤嶽一
奇觀矣嗟嗟先公伏節九死不知葬地越二百年而
汪公始爲表墓又越五年而王公始爲享祠又越五
年而恒叔始爲壇未成又越五年余以薄遊始遨寵
諸公卒業自古稱伯夷叔齊風起直百世上下良然
要厥未之名邇吾鄉李麻伯虔王君自晉陀來出其
橐中所說公詩二律麻梁足吊千古遂屬渠爲額且
竟伯氏請因名曰鳳凰云者取詩人[illegible]愁孤憤秉
風長嘯之義且以俟後之君子登高懷古慷慨撫[illegible]
遷志齋[illegible]集卷之下　[illegible]
共議不朽云耳是役也則大中丞麻城耿公侍御灃
州王公內江蕭公高安朱公泖水孫公蒙鹿胡公海
豐關公內鄉李公晉郡部蕭山戴公實藉義舉云
萬曆癸卯歲仲夏穀旦臨海余養蒙撰

成都府正學方先生祠堂記　臨海趙淵

君子之學曷爲正特其志養其浩然之氣而已矣是
故志立則氣充氣充則人與天一無是氣天地亦幾
乎息矣而況於人乎吾台方先生希直素以聖賢自
期其言曰學聖人者須先識孟子學孟子者須先識
浩然之氣又自名其齋曰遜志蓋其平生所得力處
端在是矣我
高皇帝時兩名語合稱除姦中敎殺　蜀獻王復數
延之尊之曰正學先生於是天下識與不識咸望之
若孟子建文初累官侍講與決大機天下倚之若伊
尹靖難兵至姚廣孝輩中以烈禍屹不爲動天下義
之若夷齊若此者正孟子所謂不能淫不能移不能
屈爲者矣非學之正志之篤有得於所謂浩然者耶
卒之國禁開於　仁皇廣孝奪於　今上遺文盛流
天下實之蓋出於人心之同然而不容以終泯者如
此頃淵遊蜀謂先生遇禍之地義宜建祠適借僚寀
遷志齋[illegible]集卷之下　[illegible]
白于都御史唐公鳳儀御史丘公道隆旣復聞于
王王曰隆眞儒以光我　先王余責也於是承奉君
周宣陶宣寧儀周琦者復慨然各輸數伯金以襄厥
德祠成仍題之曰正學初潛溪宋先生客葬于夔
獻王惠王凡兩遷之其墓其祠則宋承奉景之所自
營者而今先生祠則其東曠壤也越蜀幽明之遇似
亦非偶然者矣嗚呼師生之緒君臣之義　列聖
列王之德此誠關一代大故而奚可以不書若承奉
諸君之效義夫亦人所難者因幷及之且以語蜀之
多士相與游心於先生之學云

嘉靖壬辰年夏四月既望

題方正學先生祠墓録

嗚呼先生死事後遺骸不敢顯收姓名不敢聚問史臣不敢直書今合諸死事而表爲忠祠亦既被恩曠矣而好義乎古者又求先生死所而表爲墓且爲之耑祠而置祭田焉又爲之亭以憑仰止舒嘯又爲之侈其篇什以致咨嗟咏嘆于是集吾鄉之士大夫期以每歲首會祭而宴餞于祠中因以徘徊墓下怳然先生英爽遠在列星河嶽而乍若近在茲丘洋洋乎盛矣其覗昔不敢收且不敢問不敢書也顯晦何啻霄壤 叠嘗論之厥初金川不守火起



大内

天命有興胡然無暦歸附者生違拒者死既辭草詔
戴鬍威嚴糜身夷族心固甘之分亦宜爾譬之迅雷霹靂震動物有相遭靡不焦碎彼一時也及其殺運既除
國是大定熙洽之久禁網潤疎
今皇御宇善繼厥志見謂周頑孰非殷義
登極一詔德意甫宣羣情胥奮諸所表建象指事新

譬之凍極春回風和日霽幽遐闇洳得耀光明此一時也時之晦也人心惕慄先生無懼時之顯也人心豫悦先生不聞時非聖人之所能爲而總之皆天也顧顯晦無加損於先生而有關於
列聖知人之哲則烏可令先生晦而弗顯蓋昔
太祖名見目爲壯士復稱異人
仁宗即位許之忠臣旋開黨禁且當抗詞拒命之時即
文皇亦洞其肝膽而慰諭再三然則先生之忠成之自 文皇表之自
今上而
太祖與 仁宗寔後先簡注而遜國魚水之投更無論矣是故表先生所以表
列聖之知而匪臣下所敢私也迺世之爲先生惜者謂生不效龍大夫俞國之謀未必及君於難又謂死能同周廣文自經之智庶幾禍止其身嗟乎千秋尚論是或一道竊意先生所以處此籌之必熟蓋難言哉今日安可揣度而今日之崇祀先生要以風天下臣子使知義無所可逃宅無一可顧謀不必其周旋而必於盡瘁智不必其巧避而必於

得仁雖上有順天應人之
聖主下有攀龍附鳳之良朋而終不容以易而二心
借托於叟吾王魏以玷鈌倫彝今自靖難以來二
百餘載三綱明九法振凜然君君臣臣將垂之萬
世無窮明良固幸際乎而忠義所維殆亦先生嘿
有助焉用知先生之精誠浩氣磅礴宇宙而豈區
區一俎豆一丘阜間哉然而俎豆丘阜足寄遐思
則是錄為可已也

萬曆丙午歲後學四明趙參魯題



修正學堂小記

山陰朱啓九

吾浙赤城正學方先生藏碧聚寶山因崇祠焉祠側
建正學堂志景行也昔年鄉紳仕于南者舉歲祀于
祠以鐵作坊若干壓授民居收僦貲賂之稍羨則貯
為修堂之費凡在仕以次司其出納是為方公祠會
予承乏秋官適叨掌記先生之後孝廉茂才二方君
向自雲間歸赤城嗣續先業茲來瞻松俶過予言堂
楹且圮綢繆為急遂聞諸在事太卿五芝茅公諫垣
咸池陳公抱冲錢公司成鴻寶倪公司馬聯華陳公
象穀陸公竹孫玉林両徐公起部季常王公廣霞李



公敏山周公濬然黄公廼以歲貯所餘鳩工葺治而
二方亦捐貲丹雘之時崇禎巳巳孟秋之吉二方則
孝廉名忠奕茂才名樹節也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外紀卷之下

禮部清明七月十五日祭文

維

萬曆十九年歲次辛卯季春壬辰朔越祭日庚戌南京禮部主客清吏司郎中汪應蛟祠祭清吏司主事湯顯祖謹以牲醴祭于

正學方先生之墓曰嗚呼惟

先生本三代之純儒遭

國家甫傳而多難忍知天命但識人倫以粉骨爲忠春秋止四十六歲以赤族爲孝親踈死九百餘人上不虛



高皇帝留輔

皇孫之心下足報

皇太孫倚重

先生之意誅生氣之不泯得死所之在茲仰奇烈而二人同心循歲序而千秋春致奠

正學方先生祠公舉歲祀簿引　錢士完

夫兩間所以不毀人爲之人之得稱爲人綱常維之撐持綱常是男子事一旦勝利害顧妻子炯炯方寸自亂自撓咿嚶啼垂于浮腥欲散之頃眞庵一息寧獨如此而已受形以來種種牿心毀譽亂之榮辱奪之趨避二端焦火凝水相尋不已而眞體幾于澌滅世且簞豆見色何論生死哉倘于生死俄頃曾不幾微介意眞毅然丈夫氣然而宗魯之爲利動而死荊聶之爲名使而死姑無論至於慷慨結纓排憫投淵千古感嘆猶以處義未精有餘憾焉是死非難所以



死者難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孟云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果能于道有聞獨全剛大視死如歸以身爲綱常之身則正學方先生之謂矣先生英資勁骨得之夙成又稟學潛溪先生出入於洙泗濂洛間粹如也比受知

高皇爲主上心膂講求典訓躋世平康幾與皐夔爲伍一旦天命有歸至於捐七尺沉九族怡然受之曾無囁嚅怵以爲分內事了却初心如洪河汩汩順流過底柱耳所稱朝聞夕死塞乎天地如先生其人哉今先生往矣獨留其耿烈之氣昭爲日星森爲河嶽

詞爲千萬世忠肝義膽充滿兩間于今猶生當是時
與宗姻八百餘人等之飄芃寧復戀戀一杯
今上初年奉　詔秩祀好義者嘗衣冠之地而吾櫄
又特祀歲首孟望而拜焉嘗文具云爾見先生如見
其心平居效其職臨難致其身生死脫然况復嘗嘗
于毁譽榮辱間者否矣士完叨攝郡事庀鍰之羨用
庀歲歲舉祀其久而湮也爰共諸君子創爲之約因引
其端如此

議約開後凡十二條

計開



一議得歷年舉祭取給通省公費銀簿舊係每月一
輪輪正月者即舉之今既取租供費若一年更十
二人首尾難稽合另舉一人正管一人副管取足
一年之租公舉正月之祭照常置辦祭品公宴逐
項開銷外其餘銀併租簿即於祭畢交與副管之
人接管隨又公舉一副管人以候補次年接管之
缺其收發出入之正管者爲一正管有事公出即
暫交副管庶無違悞
一議得租銀既不入通省公會簿議另置簿一扇詳
開某書房屋幾間用價若干房租人某人每年該

租銀若干租錢若干但經徵者即寄呈登簿以便
合總稽查討取租銀每年置一長單某人該租銀
若干某月納銀若干令催事人約日持單令租户
自書某人納銀若干於其名下正管者驗過即用
圖書於單與簿合縫處連銀收貯以防侵漁
一祭品公宴舊規俱發銀南城兵馬司辦用猪一口
重七十觔羊一口重三十觔價銀壹兩伍錢祭筵
壹席銀貳錢香燭帛錠銀伍分裝帛祝板帛匣銀
米分辦公會酒席人衆或十五卓人少或十三卓
每卓銀叁錢三百酒叁包價銀叁錢筭該銀若干



照數發南城兵馬司辦
一禮生武庫司借撥武學生吹鼓手二副職方司借
細樂一副禮部司廳借卓圍坐褥酒壺盞筯當會
人設法自備
一賞賜守祠價銀貳錢吹鼓手錢叁拾文細樂錢叁
拾文看茶錢叁拾文催辦人錢叁拾文似俱少查
得房租留剩有餘酌量增給
一賞賜隨從各馬上人舊規大堂馬上每馬錢壹百
文部屬以下馬錢叁拾文臨期開數
一禮生四名舊規茶盒銀壹錢猪胙捌斤

一守祠生員舊規送席壹桌如無席折銀叁錢又猪
胙貳觔
一送胙隔日具帖當日會與副管公同分送八座大
堂猪首連肩羊首連肩俱有舊額部屬以下每位
猪胙貳觔羊胙壹觔如人衆不敷臨期買奏
一祭期定於每年正月十八但主祭老先生或不暇
容有改期者正管人須于十日前於主祭訂期五
日前知會通省同鄉如期俱至
一祭文未具臨期卒辦或難相應求文登簿不以煩
輪管者



一正管既已任勞本年免值通省公會以均勞逸後
有接管照舊輪流副管不得比例但舉祭亦照此
例祭非之日衆議已定即大書某年正管某衙某
姓副管某衙某姓倘有逋負衆為查清文代應便
接管且可垂永久

立絕賣文契人袁應芳係湖州府籍今有自己佃房
壹所坐落鐵作坊縢字鋪地方計門面平房叁間半
貳層平房叁間天井在左首壹小披井壹眼在房裝
修俱全立契出賣
本府錢宅爺臺下為佃房取討房租言定房價紋銀
捌拾貳兩正其銀本日應芳親手收足銀契交明今
恐無憑立此絕賣文契存照
萬曆肆拾壹年正月十六日立絕賣房契袁應芳押
經紀梅應科押
正契永遠存照
外粘裝修單
計開
門面叁間半前簷板壁叁間半全
大門叁扇 分間竹籬全
貳層平房叁間前簷中壹間風窻欄杆窻門全



上層門陛扇左右分間板貳槽全 右首房門貳扇
右邊前簷竹笆全 左無
後簷右邊壹間板壁窻扇全上有仰塵
左邊壹間後簷窻槅五扇又叁扇
東淨門壹扇
租房居民謝順租門面壹間每月租錢壹百伍拾文
程少山租門面房貳間每月租錢叁百文
褚小峰租房叁間半每月租銀陸錢

同鄉祭文

嗚呼忠哉先生嗚呼痛哉先生運丁改革宇宙震驚國不易姓九五遞更玄黃血戰獨悖殊刑亦有明詰迹隱身存亦有死難不及其親忠而被禍先生獨酷鼎鑊如飴眉無頻蹙屢詔不回擲筆慟哭皇怒斯赫刑及十族八百餘人血污溝瀆禪受征誅天命攸歸扣馬孟津夷齊芳躅商義周頑君臣分爲殘骨遺骸收埋林麓易世而後燬回幽谷祠墓華表

聖慈霑渥爰訪苗裔青衿卹錄駿奔俎豆惟梓與桑風雨霜露怵惕悽愴忠魂灝氣愈久而光聞風興起陟降在旁嗚呼尚



應天府正堂姚　請延世及奉祀文移

應天府經歷司爲乞念孤忠僅存血胤廣開卹典永賴烝嘗事蒙本府案令據本府儒學申奉本府批據本學奉祀生員方道行呈詞呈稱照得先臣方孝孺氣完光嶽身任綱常偶緣靖難之師不知忌諱遂銜草　詔之命致忤　尊嚴九死不移日照寸丹之耿十族共盡天留五尺之孤幸遇

皇恩浩蕩特賜表忠因之臣節隱微得蒙寬政在雲間繁衍之倫身躬祖稅即天台宗祊之胤世有章縫惟



聖祖留都之地實先臣赴義之方雖有祠有墓木末亭前猶瞻正氣嶙峋而可樵可採金陵陌上未盡忠魂依倚況道行雲仍九代未副箕裘衿佩踰年僅存綸祀但世延未賞恐孤香火之緣揃例可推敢爲子孫之計恭遇

太公祖太宗師姚老大人恩臺蒼生滿望玉筍昇班于甸千宣

帝倚江南保障作舟作楫人登川上津梁一身砥柱中流雅志主持名敎謂先臣仗節死義加意表彰即後裔吊影儔形不忘優卹況道行有男忠裕年

巳弱冠身可承宗念此孤寒無由振拔伏望 俯
賜提携曲加申請倘借鼎力扶持得與公門桃李
併依台州事例甞叨此地章縫庶俎豆以冠裳不
泯先臣増妥衛之光人心與世道共維 國運享
靈長之慶等情奉批方正學先生忠昭日月義貫
古今應天府乃十族殯身之地既有祠有墓何可
無後胤以守之仰儒學會同師生查確議報奉此
遵依原傳會集諸生去後案查萬曆四十年正月
二十九日奉本府帖文爲恩揚祖烈義展孝思事
准直隸松江府牒呈奉



欽差蘇松兵備右參政李 憲牌奉
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熊 批該本道
呈詳請給方正學先生九世孫方道行衣巾守祀
金陵塋墓緣由蒙批方道行既查係次房長枝准
給衣巾奉祀正學先生之墓此繳蒙此案照先蒙
各院批同前事已經具由呈達入籍去後今奉前
因合將本生送學奉祀仍具收學日期呈報學院
查考仍行本府知會爲此合行牒呈照驗施行等
因准此備帖下學奉遵將方道行收入本學奉祀
塋墓仍具文申報訖在卷今據本學廩増附生員
姚殿旋劉金幣劉一桂于伯騤張啓芝何應成到
學公議呈稱前事照得方正學先生秉乾坤之正
氣義微穹蒼雅今古之文章才洪渤澥孔孟學術
願接統緒于微言伊周事功擬振光華于昭代抱
偉志而時當顛頷惟知摹倣前修生多艱而勢值
阽危莫肯曲撓衷悰自分九死而不悔爰偕十族
以俱亡侍中之血濺長空身殖醢而名揚青史趙
武之孤延如綫世俎豆而節表忠魂正學祠隆巳
慰人心之景慕遜志集顯益弘道術之源流第祀
典既興祗是不忘先哲而奕葉未振尤當培植後



人況楓木淒神實爲殉難之地而箕裘嗣業宜先
首善之邦生等謹以博採輿情遠諏公論即將前
呈正學先生之後名忠裕者有志向上堪爲承宗
合無比照台州事例世給衣巾俾在留都祗奉方
公祠事使先生之後濟濟一時庶乎䘏禮及于生
存報稱申于逝者大忠永昭而大典不匱矣等情
據此奉批前因該本學教授王 看得方正學木
末忠魂十族共瞻 錮身方道行雨花冢胤九傳
孤守風亭二百年長弘之碧星漢爲昭累奕葉滕
公之城箕裘可問允宜予以及于世而收之青子

矜之條兼得賢以推賢階而引之黄金臺之路此
蒙批旌忠祠事理未敢擅便理合申乞照詳裁奪施
行等因具申前來該本府看得方正學先生學術
接孔孟節義埒夷齊抗九死于雷霆正氣光昭日
月捐十族于鼎鑊芳名貫徹古今幸蒼天留六尺
之孤致雲間存一綫之緒殘骸餘骨雖僅收葬青
山遺孽孤踪尚爾飄留白下真裏無托樵採誰何
行路昔爲傷嗟義士無不隕涕以故留都部院立
祠立墓于木末亭前宇内名流紀詩紀文于雨花
臺畔但墓守之緇流終非氣類倘血胤未列黌校



何慰忠魂且飄泊無一椽之棲每嘆誰居誰止雖
糊口以半畝之入堪憐無食無衣查先生原籍浙
江于萬曆三十九年將裔孫方忠枝方忠奕方樹
節俱收入學校給以衣巾浙江巡鹽韓御史檄支
院銀壹百兩爲買田安頓之資浙江提學陳僉事
留動學租銀壹百兩爲助婚買田之費至巡撫高
巡按鄭或助伍拾兩或助肆拾兩布政司台州府
或助叁拾兩或助貳拾兩歷歷在卷班班可查浙
爲先生鍾靈毓秀之地尚爾尊崇金陵爲十族粉
身碎骨之區猶當嚴奉爲此具文請詳合無俯念
千古精忠一綫苗裔將裔孫方忠裕比照浙江台
州事例給賜衣巾俾在金陵世奉方公祠事如此
生有志上進聽其與諸生考校送入鄉試至于無
屋可居無田可食本府于鑄錢餘利銀内動支銀
壹百兩給本生買田爲饘粥之食之需房屋查得
萬曆三十八年間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批發入
官房屋三間外六披坐落平市街每年房租與本
府儒學賑濟貧生懇撥賜方道行方忠裕父子二
生共住庶幾蒸嘗有主上可慰忠魂于九原伏臘
有資下可安孤裔于百世其于世教臣節不無小



補也擬合呈詳除呈　撫院照詳外今將前項緣
由開具書冊案令該司呈乞　學院徐照詳施行
須至呈者

萬曆四十六年四月十四日蒙

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徐　批方忠裕
准給衣巾祀守祠墓官房係賑貧生之需俟酌妥
另奪繳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應天地方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王　批方先生維萬古之綱常千載而
下猶切景仰況

聖明在宥詎當令世守血胤致有陵替之嘆該府
議請衣巾區畫田里所爲培植世道甚盛餘鑄銀
准再動壹百兩麥置其學房衣巾俱候　學院詳
示行此繳
欽差提督學校直隸監察御史徐　照得先生之忠
而欲優郵其後各捐貲義助一廛使道行父子居
之朝夕奉守祠墓此盛舉也本院可無助歟秉經
票行廣德州吊解矣合行知會爲此仰牌本司呈
府併廣德州解到本院空缺銀五十兩查驗色數
以助方道行父子買居之用完日仍將買過房屋

緣由具院毋違
萬曆四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助刻各衙門姓氏
吏部侍郎兼署戶禮二部印史繼偕
操江都御史兼署兵刑二部都察院印丁賓
通政使署工部印陸長庚
光祿寺卿署戶部總督印吳達可
大理寺丞署戶部總督印余啓元
翰林院諭德署太常寺印孫如游
光祿寺卿吳華

國子監祭酒蔣孟育
應天府府尹汪道亨
太僕寺卿劉日升
鴻臚寺卿錢士完
應天巡撫都御史徐民式
應天巡按御史王國禎
淮揚巡按御史顏思忠
屯田御史張邦俊

鳳陽倉御史傅宗皐
上江御史曾陳易
上江御史周逵
下江御史張養正
京倉御史王萬祚



小引

莫爲之先雖美不彰莫之爲後雖盛不傳方正學先生以一代大儒抗千秋奇節其日星河嶽之靈余既巳宮庭而俎豆之雖然古今聞有七尺殉君者未聞有以十族殉君者自蛾眉題咏之後使畀櫂坐甲而俘于軍者笑比屈原之忠士君子處定哀微詞之際事經三百餘年矣至今日而不有以大白之則余滋懼今年春爰借



采風兼命輶軒課士誠以學校者名教之重地人心風化所自出也況金陵人士沐先生節義最深其飲食寤寐之間各有一先生憑依於其際乃多士有心有口有手有目氷稜霜簡離離三寸不律間或高談宏議白日爲光或切響哀彈寒生六月繇菲從入識田中自輪至實爰拔其中尤者二十四篇勒爲一集嗟乎是集出先生之論定矣先生之論定天下萬世爲君臣父

子夫婦昆弟朋友者皆定矣抑余聞之雷首風
高得龍門紀傳而益著睢陽節偉得昌黎論敘
而益昭彼雷首睢陽固至今峙也然而天下萬
世履雷首睢陽之地者少讀龍門昌黎之書者
多則是藉黍稷薦馨香又不若藉隃糜供蘋藻
也余故亟亟焉祠先生又亟亟焉輯脩祠之文
俾四方慕義者不必攬長干木末之勝吹將骨
吊寒烟於空山之土沐而一披卷間覺先生當



日鬚眉言笑直從毫楮上噓吸之欲活瞻拜之
欲下也則是役也雖不能彰美於前亦庶幾藉
多士以傳盛於後矣謹序

旹

順治庚子玄月　赤城後學洪若皐撰

遯志齋文集序

方正學先生殉節於靖難之時至參夷九族而不悔
純忠大節震爍天壤童孺婦女皆知感慕而稱述之
其文章具在炳炳烺烺揭天地昭萬古而不可磨滅
若也今世之誦述先生者以其忠義而已而不知先
生之學得統於有宋大儒爲道學之宗子世適理義
明而識趣定是故歷患難臨死生而不可變蓋道學
之與忠義非二事也揚子雲著法言太元僭擬先聖
而失身新莽至爲作劇秦美新之文馬季長以經學
教授弟子爲世大師而阿附梁冀爲代作論李固奏



章以其未聞道也道學之統不明而天下始有依違
涵忍欺罔君父以求利者矣先生之學得統於朱子
觀其幼儀箴誡諸篇皆得古人謹小慎微之旨而君
學君職諸篇則治國平天下之道具是焉蓋朱子得
統於孔孟而先生得統於朱子惟其見道也明故能
精於義利之辨而達於死生之故及建文之變先生
衰麻慟哭蹈白刃甘鼎鑊而不辭則孔之所謂殺身
成仁孟之所謂舍生取義者先生誠不愧矣觀先生
所著云敵贊云人知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可以
爲生人知義之或至於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不

朽是則先生之贊云儆者卽其所以自贊也先生爲宋文憲公入室弟子公常稱先生之文謂其文義森蔚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辭意翟然常新又常贈之以詩曰濡毫寫雄顥勢欲移峨岷漏洩混沌竅出入造化神則太史公之於先生其推重之也亦至矣今讀先生之文典重肅穆如入宗廟之中而觀其俎豆法物使人斂容而生敬也讀先生之詩冲和古淡如淸廟之瑟朱絃疏越一唱三嘆使人彷徨而感動也所謂道學之淵源忠義之質性皆於斯可覘焉而豈猶夫文章之士纂組雕鏤飾鞶帨以爲工者哉先生



惟禍特其家藏焉門人俞允匿其幼子德宗遁走松江得免故先生之遺嗣在松而松故有先生祠留久頃圮余爲撤而新之祠成余爲設羊豕之奠登堂而瞻拜焉先生之文集板故在松而多有刓缺脫落敎諭項君亮臣爲之補綴闕遺增加鋟梓以久其傳余故不揆檮昧而爲序其梗畧如此詩有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斯則余與項君之志也

康熙歲次癸亥孟冬上浣吉旦江南松江府知府加六級會稽後學魯超頓首拜撰

## 遜志齋外紀續集小序

遜志齋外紀有上下二卷其上卷則載先生殉難時事其下卷則載當日前賢爲先生存孤以及後賢爲其子孫復姓與建祠祟祀諸事而諸名公鉅卿之序記題表無不附焉然查松江求忠書院堂之東西有董宗伯陳徵君二記未入集中非闕遺也蓋當時板鋟於金陵松郡祠成後之序記題表未之續刊耳抑非獨松江爲然也卽江寧雨花臺續修之序記題表亦未入集由此觀之凡事始之爲難繼之尤難也茲修建求忠書院成　郡守魯公立石記之董是事者



亦贅數言更以董陳二公碑文同付梨棗將欲敎先生之光共垂姓氏且以見忠臣孝子天地之正氣日在人心未嘗須臾間斷續有序記題表先生者源源委委知所從來庶成文章之一大觀也乎至先生文集之板故明時貯於江寧墓祠甲申間其裔孫將來者懼其散失攜載來松藏之家廟歲久亦有殘闕余照原本一一爲鋟梓而補完之今固全矣闕者全之繼者續之後之君子其[illegible]繼前人之心也夫

康熙癸亥孟冬古歙縣[illegible]新安後學項亮臣敬題

松江府遜求忠書院記

先立學者必釋奠於先師書院之有祠也禮也方
遜志先生之學傳於宋景濂自景濂而遡之爲金
履祥氏何栢氏許謙氏授受有緒實惟正嫡顧其
死節爲獨著夫書院未有以死節祠者也吾郡之
祠先生何也謂是血胤在乎先生巳自絕於
文皇矣亡國之餘猶有攜妻子示不辱此藐者孤也
非食首陽之薇則麗侍中之血先生志不存也謂
吾鄉先正任公俞公皆先生弟子而可籍以乞靈
乎當是時朋友皆族矣獨爲嬰也德玉也招乎然



則何以綏先生之靈曰以吾黨之求忠綏之也孔
孟違而士無純師談忠孝者迷厥指矣自濂洛開
關諸大儒精言之於是委質之義家律令人斧鉞
無敢以斯説奸其剛者文謝之死節與張許同而
淵源遠矣彼如擊石之火其性真此如傳薪之火
其用廣也
高皇帝以綱常爲治首庭余闕薄危素惟勸忠爲惓
惓乃其大者在於罷黜百家顓立宋氏學維時天
地初肅士鮮偷心父兄之所敎率師友之所誅討
靡不與

真主應萃千夫决拾以射臣鵠而先生其繁弱巳商
肸六百不爲不久扣馬二士不爲不奇壬午之事
胥斧齒劍者胥量乎澤燕夫室女不夷齊愧史冊
有是乎是
高皇帝以三十餘年磨鈍之權遡商賢聖六百年養
士之報方先生以九與十族之飾表朱夫子繭絲
牛毛之功先生死而世有迂宋儒無益人國者昨
舌退矣此朱子之忠臣也豈惟朱子昔孔子大管
仲之功於召忽乎耳夫悉一世之忠義而輸之
周天王則忽安得有私君春秋法也他日不云殺



身成仁乎世儒不察很云聖建節賢重死管仲不
一有而勸進者接迹金陵之稱説長樂老抑何舛
也微先生聖法幾爲盜奪此又孔門之忠臣也先
生足不涉吾土意其英魂浩氣惟忠是歸惟學忠
者是類繼自今書院肄習之士因朱之傳孔之筆
以羨墻先生之忠雲車風馬若格而歆矣九峰一
拳石不隱然紫陽白鹿重哉祠成於郡侯明州張
公前司理睢州毛公會大中丞浦城徐公以撫吳
至爲丹艧之中丞之先有善安公者官於浙爲僉
事奉詔收方氏族脫其娠婦事發斷一臂家戍保

安衛語具浦城誌今所稍於祠與任公余公同祀
享先生者也嗟乎僉事公既已得罪即立孤事竟
不躬閱能無飲恨及是吾郡之方有亢而慰可知
已義澤綿遐厥有聞孫建旌楹璧將事祠下非天
之合哉昔公孫杵臼謂程嬰曰死易立孤難願爲
其難者余亦曰建祠易易名從祀難中丞公方以
天下名教爲已任願爲其難者是惟紹前人之休
於無斁若夫復姓作祠始末余友陳布衣詳哉其
言之矣

郡人前史官後學董其昌撰并書



大明萬曆三十九年八月朔郡守張九德立石

督工照磨謝天表

縣丞徐守文

求忠書院記

松府治之西有求忠書院者何爲特祀遜志方先
生而創也先生生於天台死節於金陵於松何居
曰松有先生後在焉後何居曰秦公琰謝公鐸張
公弼王公世貞詳哉言之矣且方氏宇跡支譜甚
叛而詳先生血胤在松則血食亦宜在松此特祠
之所由建云當先生抗命時魏澤以刑部尚書備
寧海尉受詔捕方氏列子德宗匿九歲澤匿之有
台人秀才余學夔者乞食翔於市口喃喃唱歌以
諷澤澤心動此日扶顛于去越兩日途遇歌如前



澤知其爲義士也乃寄托德宗於余入松江島嶼
中歷青村諸鎮以織網貿米得飭余又潛入郡屬
祠部郎俞允護翼焉任勉爲孫政冢居聞之就見
德宗德宗初引却佈而欲逃勉出發酉錄示之知
允與勉皆門生乃始安自此各爲異人陰相往來
允妻以養女胃俞氏恐同姓買膈旋改余轉選白
沙鄉而學夔亦遠遁不得跡矣德宗有三子要俞
生者友直友諒繼許生者友竹子孫繁衍具居華
亭本末詳載譜萬曆己酉督學侍御楊公延節訪
其事於松司理毛公一鷺得實楊公捐俸三百金

馳檄立祠復其姓冠其大宗之孫顯飾而祠尚
有待也太守張公九德遽起挺身許曰九德先生
之鄉人也我而不任誰當任者天以方先生六尺
之孤委之雲間昔日方氏之存滅在魏在余今日
方氏之存滅在我有如聽其自續自絕自明自廢
豈惟塗視先生實與屠剪劊禁何異異日
天子詔求先生後其安所置對將遂爲子虛亡是公
而已乎古者愛羊及烏存犬體也子弟爲尸迎生
氣也況以先生之血胤薦先生之血食肸蠁相屬
夫寧不獸於是謀之華亭今蕭公紹昌錫吉鳩工



莊嚴廟貌崇祀先生而魏公犀余公學夔俞公允
任公勉徐公善安配焉搆以重堂繚以峻垣翼以
兩廡門敞而墀潔祭器而田備秋毫皆太守張公
力也祠成之日太守以庚戌冬至率僚屬迎主入
祠謁奠成禮士民樂觀者萬餘人及辛亥端午命
陳子儒爲之記陳子再拜稽首而謝公曰異哉此
舉昔者
高皇帝以夏變夷
文皇帝以叔代姪此古今一大鼎革也先生縗麻入
闕哭聲震殿刀環築口扺及兩耳收妻女赤十族

市先生肉者賜之金簽先生之祖骸者投之井此
古今一大慘也
天子與孤臣爲難豈趙朔李固比哉子遺所在前有
賞後有誅蹢天蹐地晝伏夜行千鈞引絲所餘有
幾此古今一大險也遺蛻不敢收遺札不敢藏子
孫不敢自名其祖春秋家祭嘿對飲泣即有好義
弔古之士𥈞敢向先生禮一瓣香者此古今一大
鬱也今
皇帝登極首詔表章諸君子復天台之故墟脩金陵
之舊塚請補錫謚而未及子孫特不知一塊忠義



血正在松耳今二百餘丁悉復故姓退而耕鑿進
而絃誦蹌蹌蹌蹌歌斯哭斯
九京無必伸之威而十族無必餒之鬼此古今一大
快也忠義激而爲憤哀湘詛楚之詞非後史之所
必及者歟而先生俎豆儼然箕裘無恙以此謂人
鬼之不平而關百世之橫口此古今一大繼述也
廟貌既新講學院中瞻仰先生則夷齊尚在同難
者八百七十三人則田橫五百義士尚在若魏若
余若徐若任則趙朔之杵臼程嬰李固之王成尚
在此古今一大榜樣也先生爲浙中第一名儒爲

國朝第一忠臣而發潛闡幽訪求先生之後者則督學楊公自武林司理毛公自睦州太守張公自甬東又皆先生之鄉後進也意者當年伏義共事諸公分身應現或抱孤於覆巢完卵之時或報命於禁網潤疎二百四十餘年之後何淅多忠義士哉此古今一大因緣也噫此又古今一大奇也是故陳子儒拜命額手而為之記

松布衣後學陳繼儒頓首謹撰

孫孟芳頓首謹書

龍飛萬曆辛亥季夏吉旦立石

督工照磨謝天表

縣丞徐守文



## 重建方正學先生祠碑記

今夫抗節死義事不諱於盛朝旌烈顯忠典不湮於易世所以然者整天綱而扶人極道萃存乎廣厲也明初方正學先生遭遜國之變伏鑕死闕下樹烈特奇蒙禍特酷其殉難本末業光照史冊炳炳麟麟無庸贅惟是梅崗一抔土相傳為門人王涂輩瘞骼地自洪熙解網之後南中士君子因慨焉弔之錮之碣之且又從而祠之若宗伯王公客部汪公祠部湯公爲公以淮南臺慕余公固斑斑可考者嗟乎忠義在人心其不容晦滅如是迺歲久而圮圮且鞠為茂草矣豈人心果異于曩時哉抑世數興衰使然也余屬先生梓里歲巳亥奉命權西清公餘攬勝南郊遊雨花臺過先生祠故址慨咨者久之思有以修舉焉而未逮也越庚子乘風爰報命是題課士而學博朱君謨久懷是志遂相率弟子員輩以庀材鳩工來請余曰此余素心也然而實難難名因而實創也難時詘而舉贏也難銳始怠終而余且迫簡書也朱君曰是甚易天下事事集於力為爾力集於心焉爾心與力交集則功奏必逼觀厥成而余

則又曰唯唯然代異矣懼時悖里同矣惟齊私非
守土而任之分越矣懼時咎且奈何朱君則又曰
否否悖不悖于天疑私不私于朽骨咎不咎于猶
訢諠譁當事而以身倡焉齊議之弗協莊其言
翻然覺有當于余心也遂偏白之三臺百執及都
人士羣曰悖士以從事焉祠舊[illegible]之顛顛負
風故勢不可久今從日者言徙之北[illegible]山壘土
倚基道以[illegible]坐艮向坤與兩花對峙卜善地
也祠堂三[illegible]以桷合而[illegible]環其東具如堂數有
門伉然有[illegible]有場表官[illegible]然而其內明俎豆



[illegible]庭罔不畢備[illegible]也[illegible]落風寫僧寮茲
祀以特牲迎之上座丹青而繪畫之衣冠一如其
故備舊制也祠右有亭曾名木末今亭與木偕盡
而蹟不可滅并改建于祠北數武上比淇鍾阜南
挹大江西瞰浮屠東憑高座安隱諸名刹錯焉散
四面之勝額曰古木末亭示新構也土木營繕邪
許力作之徒靡至而無所棲息咸假憩于永寧寺
供朝夕焉寺舊有守祠僧系祠成仍令析居用與
香火兼前勞也歲時遊觀毋內婦女毋留飲博毋
縱牲畋毋污塗毋牧踐而坎石並莞鑰乎守僧申

往禁也討肇丁孟秋上浣訖竣事季秋中浣貲不
訴公帑力不征民間出勸諭者什三出捐橐者什
七費儉以給功斂以完曾不數月間而載觀百年
丹漆之盛式妥千秋陟降之靈微朱君言孰成余
志哉嗟乎血埋化碧墓草猶香心鑄成丹鬢蒼皆
映過先生祠者其亦可感奮而興起矣而或有爲
之說者則謂先生之在當日瀆九死且不回淇十
族且不顧其浩然孤往之氣眞有槺粃六合云者
抑何有于區區環堵之宮而必借一祠爲先生重
似乎近淵寡當然余聞諸上志矣曰無廢祀事夫



祀事之不可廢非以爲牌祠也所以勸義而興化
也故曰國祀勿廢野祀勿廢野祀又所以佐國祀
之闕也今
聖天子龍興首崇風敎諸凡卿忠有時典褒舊有殊
恩亦既烝烝乎作新宇內矣而獨此一坏土者爲
朝贊封事所未悉余竊不自量捌然起而圖之用
以宣
朝廷德意廣厲來者豈謂先生藉祠重哉政藉先生
重祠耳後之君子身際盛朝卽無願享先生之事
迫而不可不心先生之心庶幾鞏天綱扶人極于

古而下俾先生不朽先生之祠不朽即余與諸君
子今日從事于先生之祠者亦賴以不朽

順治十有七年歲次庚子季秋下浣之吉

賜進士出身戶部湖廣淸吏司郎中

欽差監督西新關兼理江南等處糧儲赤城洪若皋

撰　同男百藥百穀勒石

祠聯

登正學之堂學爲臣學爲子致君期堯舜

入遜志之室志于仁志于道希聖得夷齊

又



舉前朝建飾之明禋

推昭代作忠之盛典

又

現百億宰官身說法勝因務報君親

弘大千菩薩願度人正果咸本忠孝

又

管仲不爲十族疑千秋碧血

成王安在一言繫萬古丹心

迎神

君之乘兮龍驂風前導兮雲旂。逝飃馭兮霞際。倏如
西兮欻若駛左神君兮右仙吏英飃颸兮大塊噫休
冥冥兮肅寒。驚心兮江波思楓陛兮心酸涕舊都兮
滂沱。

降神

巍巍兮高冠。峩峩兮形端左御琪兮右璩璧黷黷兮
不歡拊丹衷兮凝覷風瑯瑯兮鳴戶雲韡韡兮覆宇。
日晶晶兮即暮。醑錙兮桂醑。琴瑟絕兮萬舞。儼有聞
兮太息。祝中中兮告予曰奇禍兮遭凶。一忠成兮十



族恫。邦殄瘁兮大木顛。社稷墟兮心憂蕪。

送神

天門兮幽通。騰高上兮雲中。陟降兮帝左右。佩琳琍
兮曳文綬。駕丹鳳兮驂飛揚。凌倒景兮靡浮光。仰正
氣兮歆止儼常在兮。無終無始。

祭文

維

順治十七年歲次庚子十月丁亥朔越六日戊子後

學官　等謹以剛鬣柔毛之奠致祭於

明翰林侍講學士正學方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之

精忠亘千古先生之大義塞兩間先生之英靈耀三辰而冠一世而先生之功德則又在人心風化足以立億萬世姦逆之大防正億萬世君臣之大分而稽諸祀典爲不刋此在人心世道者所當以王持名教爲巳任而嗣續振起之以承報其蘋蘩夫何陵谷甫更之後即爲樵夫牧豎所躪藉舉所謂一坏馬鬣者竟數椽不具蕩冷風而泣寒烟某等備官玆土每以公餘攬勝之下感先生之節槩不覺臨風扼腕相與欷歔而辛酸是用槩焉脩舉藉洪計部爲義倡而予儕各率金錢以從事俾斯



壟斯葺屹然復高峙于長干吁嗟乎在上爲日星在下爲河嶽其浩然長存之氣固不與鐘簴玉步而並遷況

與朝褒舊纍纍有殊恩夫豈獨靳先生之一祀而吾儕今日之舉正上以宣

朝廷德意下以立懦而廉頑維豐有酒維俎有牷拜前賢之遺像爰展敬于几筵惟先生之靈氣無不之也而連蜷嚮習來俯鑒此微虔尚

饗

捐貲姓氏

周天成 漢軍遼東人江寧織造府助銀拾兩

徐爲卿 治寧遼東遼陽人江南左布政助銀拾兩

毛一麟 聖光遼東廣寧人江南右布政助銀拾兩

胡　光 辛西北直滄兗人戶部西新關助銀拾兩

蔡含靈 子虛北直寧晉人工部龍江關助銀捌兩

呂和鐘 大呂山西長治人工部龍江關助銀叁拾兩

孫允恭 堯表江南丹陽人工部蘆政助銀捌兩

王同春 石幢山西汾水人江寧提學道助銀拾兩

張能麟 玉甲北直大興人蘇松提學道助銀肆兩



李翀霄 息六山西絳州人江寧兵備道助錢二十千文

徐　埏 綠吾浙江山陰人江南都使司助錢二十千文

危列宿 星聚北直大興人江南都使司助銀拾兩

朱　謨 勅江南無錫人江寧府學教授助銀拾兩

李全生 僕菴江南靈璧人江寧縣學諭助銀壹兩伍錢

周鴻緒 啓昌江南合肥人上元縣學諭助銀壹兩伍錢

夏洪疇 元錫江南高郵人江寧府學訓導助銀壹兩

王方來 息存江南金壇人江寧府學訓導助銀壹兩

葉　挺 御濤江南望江人江寧縣學訓導助銀壹兩

何景宣 在中江南宿松人上元縣學訓導助銀壹兩

鄉紳

黃國琦 布公江西南昌人兵科給事中助錢二十千文

徐必達 寧菴貴州貴陽人江南督河道助銀叁兩

鄧旭 元昭江南壽州人翰林院檢討助銀拾兩

何釆 省齋江南桐城人翰林院侍讀助銀貳兩

胥廷清 永公江南江寧人工部主事助銀叁兩

徐珏 二玉江南上元人浙江臨海知縣助銀拾兩

康范生 小范江西安福人己卯舉人助銀貳兩

白夢鼐 仲調江南江寧人辛卯舉人助銀壹兩

汪觀 我生江南上元人壬午舉人助銀肆兩



王潢 元倬江南上元人丙子舉人助銀壹兩

洪若皋 虞隣浙江臨海人戶部西新關助銀壹千

## 先公建祠敘畧

聞之名以人傳亦人以蹟傳蹟湮而名幾湮人亦幾與之湮矣此念先德者恒痛乎有餘思也先公際明初遜國之會一時巷遇之知感心合意遂至家修禍而不悔蓋忠義之分逾明則身家之心逾淡退計一傳再傳以迄數千百年爲僅僅身後慮哉永樂間禁網日密遺孤必昌公棲迹于松之青村所變名更姓潛自韜晦寧海故鄉竟成丘墟矣逮洪熙解網後始下卹忠之典然祠未建而事猶有待也萬曆壬辰則有若王公璣臺湯公義仍汪



公登源錢公屺瞻余公元初來官于南中訪先公隴相與悲歎顧嘆謀捐金爲立祠計祠踞梅嶺巔即先公隴畔也歲己酉淇園楊公哲學南臺慨然爲裔宗復姓建祠于松設祭田以贍春秋自是而先公凡族始得炳然人世間矣必昌公以來支分爲三仍命一支守寧海示弗忘本本水源之意然比時尚中廟貌雖新歲時肸蠁猶野服如故芝岡熊公特給先君諱道行奉祀守墓繼浮姚公瓞明安撫移文學憲準裔得從事儿芹焉崇禎末予忖飾疏請膺五經博士令

天子規制聿新殊恩曾洽先朝朽骨並蔭澤沐恩命
之玄佩李公學憲首給男完節奉祀先公之貲田
可謂光矣乃名雖熾于汗青而迹或湮于人世則
時移歲久知者半不知者亦半矣抑或賢士大夫
知之草野之人未必盡知之矣不幾古今來爲精
忠絕續一大要會也哉裕等忝先公餘學不能成
名不能立唯兀守一經典俎豆于廢祠方且對梅
嶺之巔遡顏垣之畔而悲風酸楚寒日陰霾徙倚
鹿友之餘愧不能人子者自不能人臣于抱慚衾
影正未有極也頃者計部　廣騎洪先生奉



簡命撫西清惆先公之忠念桑梓之誼慨焉以興新
仕隨策之各憲臺汨廣文朱師臺先生作于前諸
學和于後一時義衷所發真有感乎木而動天人
者蓋天下事因易而創難創于近易而翔于遠難
翔于同世易而翔于異代難湯王諸公合力鳩工
易而先生獨力規爲不旬月告成則尤爲難之難
者也嗟乎三百年來興祠祀者僅一覯耳而乃于
易世之後復起而振拘之則先公之忠見于一時
者第一時之盛見于
新朝者爲

新朝之所益隆其以表揚舊德先扶人極者顧先生
之心爲何如心而先生之人爲何如人哉乃或謂
先生以梓誼故則前乎先生後乎先生結綬南中
者未易數計惟先生于堂廉顏廢荒烟蔓草之餘
圖此不朽之盛舉也則又豈得以小小意計中撝
測我先生爲乎裕年朽耄不勝踧踖一振謝先生
祇命兒完節稽顙臺下謁建祠顛末大畧附勒于
后用颺先生之德并以見先生之德符于前人而
愈以大于前人爲先公之令名庶幾藉以並壽也
夫



順治十有七年庚子歲一陽月朔旦十世孫方忠
裕同男完節拜識　孫男大經　大綸同勒石
十月六日位先公神像各臺鄉侯邑侯學師咸
集仍大醮祠中因念先公歿且三百餘年乃惠
邀獎勵若此皆　廣務洪師臺主持之力也感
念崇恩短章賦頌　十一世孫方完節拜頌
塞烟遶玥夕陽西梅嶺蕭蕭只鳥啼丹楯忽新神有
托巃雲肆啓倕誰逃千載日色崇堦煥一座風光弱
草栖此會遐榮真不朽赤城高義臥碑齊

重建方正學先生祠小引　學博朱　諛

竊惟國運初開賁先培忠臣義士之氣斯文未喪期無傷正人君子之心未有俎豆不先于奇節黍稷不薦于幽賢而克風勵人倫激揚名教者也明方正學先生生自臨海仕于陪京當初見高皇帝之時順老其材以成大器迨授命文皇帝之日僅收遺骨以葬荒丘伏節固之死而靡他受職較他人而冤酷允宜建祠表墓流芳百代者矣然人但知先生爲氣節之冠不知先生爲理學之宗方其甫仕南雍日集諸士于正學堂講道論文析疑伊



川濂溪之法脉參證象山考亭之異同觀其語金華俞君而借喻于溪亦可以知先生淵源之建自處之卑而度量之有容矣先生不得終事建文先生之不幸也先生不能終事建文而正所以終事建文又不幸中之幸也知先生之爲人臣而後可以教天下後世之爲人臣知先生之爲人師而後可以教天下後世之爲人師雨花臺畔一祠何足爲先生重哉雖然先生遺骸葬于斯則祠不可廢金陵人士春秋登眺於斯則祠不可廢[illegible]華以來遺賢舊德有祠名臣烈女有祠則先生之祠尤不可廢况目覩邇年來風雨摧殘牛馬踐踏遺址雖存榱瓦無存凡屬有心能無惻然傷懷耶敬告我同學諸君子慨然樂助量力捐修物力雖艱衆擎易舉固一時之盛事而先生之靈其千載如生也與

又　金陵陳丹衷

語云崇祀烈無使湮泯所以勸後教忠也事不可立教不舉也古今死國有修于正學方先生者乎陰霜沍結高山爲平原有憾于天有歉於地以十族之死塞之我知十族九原不懷怨先生也古有



及十族者乎先生蓋曰若胥里覓須之言羅至十族未足塞責先生之靈如有傷不能存君於亡故無慰藉引導也歸藏究穀藏墓也日聚人以完丘之故有墓古壘日無廢祀事國祀弗廢野祀弗廢野祀佐國祀之不及也今夫憤不畏死死矣感十族止矣死又何求豈計後有祀者廣文朱公與討部洪公圖再創往祠于木末亦云惟食喪祭以典明致娶則置予者天下乃知晉之功故忠在家爲孝在友爲義在民爲順民何爾非私私生抗見古節烈忠憤生哀哀生禮禮生義或云先生忠

## 重修方正學先生求忠書院碑

方正學先生生於寧海殉節於金陵而祠故在於松則以先生之道嗣在也當有明靖難之初成祖以叔代姪而一時忠臣義士駢首就戮至於葅醢斬𨵎亦族門誅雖易姓革除其忌滅未有若斯之慘者也先生入見成祖衰麻慟哭誓必不屈至於誅及十族爪蔓之抄禍延四海即故吏門生不保腰領況乎先生之子以鼎鑊爲性命以天地爲網羅朱家之柳車無復敢載孫嵩之複壁無復敢藏又豈有自全之理哉然先生之幼子德宗年九歲逃匿至松賴魏公澤余



公學夔俞公允任公勉共護之得免而俞公復以養女妻德宗生三子至今方氏之子孫不絕此不可謂非天也夫以成祖之威至抗暴也然能殺先生之身而不能絕後世思慕之人心能赤先生之族而不能斬萬世血食之苗裔豈非天道昭然有非人主之威豈所能移奪者哉萬曆間郡守張公九德爲請於大府建求忠書院以祠先生而以魏公余公俞公任公附焉歲久不修棟宇傾頹赤白漶漫予過而傷之謀所以更新之者而力不能獨任也夫先生之祠固不以在於松而祠之有無亦非先生之所以爲重輕者

然以先生之忠義故常有祠而聽其圮壞不加繕葺揆之人心豈無有不安者乎以先生之大節足以正天綱而立地維入其廟者瞻仰肅拜萇弘之碧血如新溫序之鬚眉儼在可以教忠焉春秋饗祀子孫序立當破巢完卵之餘留一綫千鈞之息卞壺雖沒尚存敬騎之孫杲卿已亡不替泉明之祀可以教孝焉魏余諸公配食左右觀其捐印俱走破家相容程嬰後死終存趙氏之孤王成變名用保李公之子可以教義焉吾故揭其義於簡端用告同志庶幾共相攸助以成勝舉云



康熙歲次癸亥清和朔吉雲間守會稽俞超拜手題并書

重修求忠書院碑記

方正學先生生於台之寧海死節於金陵而松故有祠則以先生之子孫在松故也先生當明成祖靖難時衰麻慟哭誓死不屈以是觸成祖怒參尸之刑條及九族先生幼子德宗在台年甫九歲刑部尚書魏澤時謫寧海尉受詔捕僇而匿之有天台秀才余學夔者佯乞食於市曰嗚嗚唱歌以諷澤澤心動越二日塗遇復唱歌如前澤心知爲義士乃密以德宗託之學夔挾德宗遯至松江歷青村諸鎮以織網匄米得活學夔又潛入郡屬祠部郎俞允共爲營護而



先生門人任勉者爲參政家居間之就見德宗因妻以養女德宗由此冒姓俞氏後恐以同姓買禍復改姓余轉遷白砂鄉德宗生三子友直友諒友竹子孫繁衍世家於松至萬曆間督學侍御楊公廷筠詢訪得實檄郡建祠命其子孫復故姓夫成祖之時忠義之士殲滅無遺瓜蔓之抄禍延海內而稚禍之條無知先生者至於種族門誅而怒猶未息東漢冠葉所[illegible]張羅四海設罝菑里雖楚購伍員漢求季布無以[illegible]過者也以事勢言之雖有朱家之柳東孫嵩之複[illegible]能容合保藏存先生一綫之祀哉然而成祖之威至抗暴也能殺先生之身而終不能奪先生九死不移之節能赤先生之族而終不能斬先生萬世血食之嗣此不可謂非天也余魏諸公不憚滅族之誅脅身協力隱匿遺孤卒全先生之祀此皆有天焉相之而其至性高義同符古人雖程嬰之全趙孤王成之保李燮其蔑以過之矣予觀有明一代忠義之士一殲於靖難再殲於魏奄而至於甲申之難忠臣義士不屈於闖賊蹈白刃赴鼎鑊而死者猶不可勝數此固先生及黃練諸人忠義之節有以倡之也然則如先生者上爲日星下爲河嶽足以立天柱而奠地



維其繫於世道人心豈細故哉祠久毀不治予特爲斥而新之祠既成予又爲設牟豕之奠中奉先生而旁以余魏俞任四公祔焉俾方氏之子孫賢而有學行者世守其祀凡夫松郡之士及四方來遊者入先生之廟正容肅拜有典型如在之思可以教忠焉覩余魏諸公棄家忘身保全忠裔有古人之節可以教義焉方氏之子孫世世相承烝嘗勿替當思所以不愧祖德而勉爲君子可以教孝焉所謂舉一事而三善備焉者其在此也因書之以爲記俾鐫諸麗牲之

康熙歲次癸亥孟冬上浣吉旦江南松江府知府加六級會稽後學魯超頓首拜撰

## 求忠書院落成記

明興三十餘年即有靖難之變其時仗節死義者實多其人惟正學先生受禍最毒或曰先生以十族殉何其忍也余謂先生惟不忍使萬世綱常泯替敗壞而無所底止故寧忍於十族之親戚骨肉而不忍於一時之君臣所以甘心滅絕而不悔也卒之天不忍使忠臣之無後乃九歲藐孤又有人焉潛扶默護而俾延先生斷而不絕之一脈越二百年後更有人焉



搜根發覆爲先生之後嗣伸從前鬱而未舒之一氣顧茲浙江左右子姓繩繩求忠院祠春秋凛凛噫豈惟先生之神所憑依抑亦凡爲人臣子者所當過廟而生敬畏之心登堂而肅景仰之志者也自　興朝鼎革海濱未輯士馬駐防詩書之鄉多張弓矢禮樂之地悉入戎羽衆向之所以爲先生妥靈爽薦烝嘗者浸假而兵廝家室其中不衣冠而介冑不俎豆而秣飼矣郡邑師儒雖歲以兩祭至祠而足不升階泝巳及膝傷何如乎幸　郡守會稽魯公力起而廓清之然棟梁壞矣榱桷崩矣頹然之宇不足以奉忠靈亟措資葺治以亮臣爲堪任是事者命董理焉時有好義諸同志或捐淸俸或出餘錢亮臣亦竭力經營其間少有佽助不半載而壞者整矣崩者固矣頹然者巍然煥然矣公偕諸同志顧而落之曰此乃可以奉忠靈矣余亦於是而思此祠當日締造與今日之修治其事爲不偶矣前建是祠者四明張公也今修是祠者會稽魯公也先生本浙人而前後興修之兩公皆浙人以同鄉之後賢爲同鄉之先賢崇此不祧之世祀立此不朽之令名而兩公之政理人和得以其暇舉廢墜而興教化亦于此可想矣繼自今以往



此祠設有傾圮而官斯土者時知所以整頓而更新之則正學先生之靈其妥於雲間者不猶然在天台也哉抑余更有一言爲先生之後裔勗焉先生殉節爲忠臣先生之孤全身起家爲孝子忠孝之後家聲不可或墜余觀先生之後裔如時熙者孝友性成而於先生之祠事與其姪世求兩人拮据不遺餘力惜時熙之齒已長而世求又應主祀於江寧將來葺治之責惟守是祠之孝子慈孫念之果其念之斯亦勉而圖之矣祠成矣郡守　魯公志之矣董理者亦記是事其猶有事爲榮之意也夫

康熙歲次癸亥孟冬吉旦古歙邑傳新安後學項彪

臣頓首敬題



奉祠文移 康熙乙丑年

其呈方正學裔孫奉祠生員方時熙呈爲懇恩恤忠世守特賜轉詳以光祀典事切熙始祖方正學諱孝孺十族殉君一孤延祀歷蒙國恩憲恩江浙二省分立三祠除浙台爲生身之地建有特祠外埋骨於江寧則江寧有祠存孤於松郡則松郡有祠俎豆春秋於今不替　本朝優卹先臣錄後爵循恩尤至渥松祠歲久圮頹蒙憲天篤念忠貞特捐氷俸委婁學師項揭歷經營重新廟貌一時修舉之隆百代儀型之切豈止寒家存殁均感江寧先公墓祠于順治庚子



年間亦蒙西新關榷部洪會同各憲鄉紳捐貲重建但自前朝以至　昭代其崇祀之地皆准子孫奉祠三支並列碑籍星炳可考江寧墓祠自故祖方道行至熙世給章縫典司祀事今熙年逾七十不任趨蹌有家姪世求係先公十二世的長孫束修有素倫序相應例當襲守江寧祠墓以奉烝嘗熙雖奉祠江寧籍貫原属松郡幸遇學憲李太宗師秉斯文之柄吾法人倫伏乞憲天俯念江寧爲先公遺骸祀松台两地爲尤重不有衣冠以奉血食無以妥侑忠魂准將嫡姪世求詳請學憲給以衣頂俾奉江寧祠事承補

熙之名鈌行江寧學入冊庶松楸有主香火無虧名
教幸甚典禮幸甚
松江府正堂加六級爲　批仰婁學查報
婁縣儒學署教諭事舉人項　批申查得故明靖難時
殉節方正學先生生係天台之人殁葬金陵之土祇
緣九歲遺孤潛身避患於松改姓余氏一綫不斷者
再二百年至萬曆年間荷蒙憲歸始復原姓爲方由
是天台金陵雲間各立專祠原食三支苗裔分主祀
事子孫襲替代有其人載在外紀確有考據方熙則
承其祖道行之衣頂於金陵者也田因戸籍原隸於
遜志齋外紀續集　二
松崧當日以孤存于松子孫蕃衍於松故一切奉祠
春蘋之舉皆由松起方熙本屬松人而春秋俎豆則
應主金陵之事茲以年老不任奔走趨蹌願將本身
衣頂交替親姪世求查世求亦篤志好修無忝斯任
是誠忠烈之祖宗而又有孝友之子姓矣前院憲下
馬之日方熙曾具呈上控蒙批應寧應松果係嫡支
由縣學詳奪今熙具呈控憲又蒙憲臺批職查報合
備據實申明伏乞憲臺轉申院憲俯蒙俯允准以世
求襲替行知江寧府學俾承金陵祀事則上可廣
朝廷恩卹之仁而下可慰泉壤忠烈之志其於世道人

心均有[illegible]益也爲此今將前[illegible][illegible]造[illegible]連原呈另備書冊
具申伏乞照詳施行須至申者
本府正堂魯　批申看得明朝方正學先生一代孤忠
千秋師表葬衣冠於白下綿瓜瓞於雲間裔孫生員
方時熙載事焄蒿歷有年所祇因衰邁不任趨蹌請
以親姪方世求代主祠事行學詳查先生祠宇江浙
有三苗裔相承咸居松郡一應公務例由松郡詳請
方世求查係十二世長孫禔躬自好倫序相當相應
詳請憲批頂補方熙名鈌行江寧府學入冊承奉江
寧祀事庶俎豆無虛而忠魂有托矣職府未敢擅便
遜志齋外紀續集　三
爲此云云
起居註日講官提督江南等處學政翰林院侍講李
批正學先生大義昭天孤忠貫日方世求如果係
嫡裔守祠允宜但祠建金陵可否相沿移行江寧府
妥議詳奪繳
婁學正堂項　覆申覆查得方正學先生後裔守祠一
節先朝萬曆年間由松江府申文改姓分祀三祠故
雖俎豆設於江寧而襲替本於松郡其子姓世居於
松郡例以主祭之人前赴江寧守墓此載在外紀歷
有考據者也今奉憲批移行江寧府妥議恐彼處無

此原案可否即移文往來亦徒費查駁耳不若仍求
憲臺俯賜批允即於松江府移知江寧俾其在祠奉
祀似爲恩便況查方姓在彼又無田土錢糧有關差
役事務似亦不必於江寧妥議者也且世求的係本
派嫡支理當承襲據其本支方忠袍等具結到學又
經確查無礙合當一併申呈伏乞轉申批准則忠臣
之廟得衣冠以妥侑於春秋生榮死安有裨于名教
不小也爲此云云

本府正堂詹 覆詳 覆看得方正學先生之及于難也
以九歲遺孤逃死雲間子孫家焉迨禁網初開奉祠



復姓祠墓雖設於江寧而繼守必由於松郡歷有紀
載成例可稽奉憲批查守祠名色可否相沿但先賢
祠墓必有衣冠主祭之人與冒濫名色者不同方世
求的係本支允宜承襲伏乞憲批賜允以便移知江
寧一體遵行則坏土未乾松楸有託忠魂不沒俎豆
常新於以礪世維風裨益誠不淺矣茲據該學申覆
前來爲此今將前由粘連原奉批詳學結本支結狀
另備冊具申伏乞照詳施行須至申者

學院李 批既據查覆方世求准其在祠看守主祭
仰即移知江寧府知照可也此繳 乙丑十一月初七日

遜志齋外紀二卷續集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姚履旋撰履旋上元人是編採諸書所紀方孝
孺殉難後事及文移案牘之屬彙爲一篇共分十
類曰表揚曰像贊曰傳銘曰記狀曰賜言曰贈遺
曰碑記曰祭弔曰復姓曰祠典其復姓一類載孝
孺幼子德宗冒姓余氏及歸宗建祠事頗具始末
其書成於崇禎中後有續集二卷則
國朝康熙中婁縣訓導徽州項亮臣所補輯也